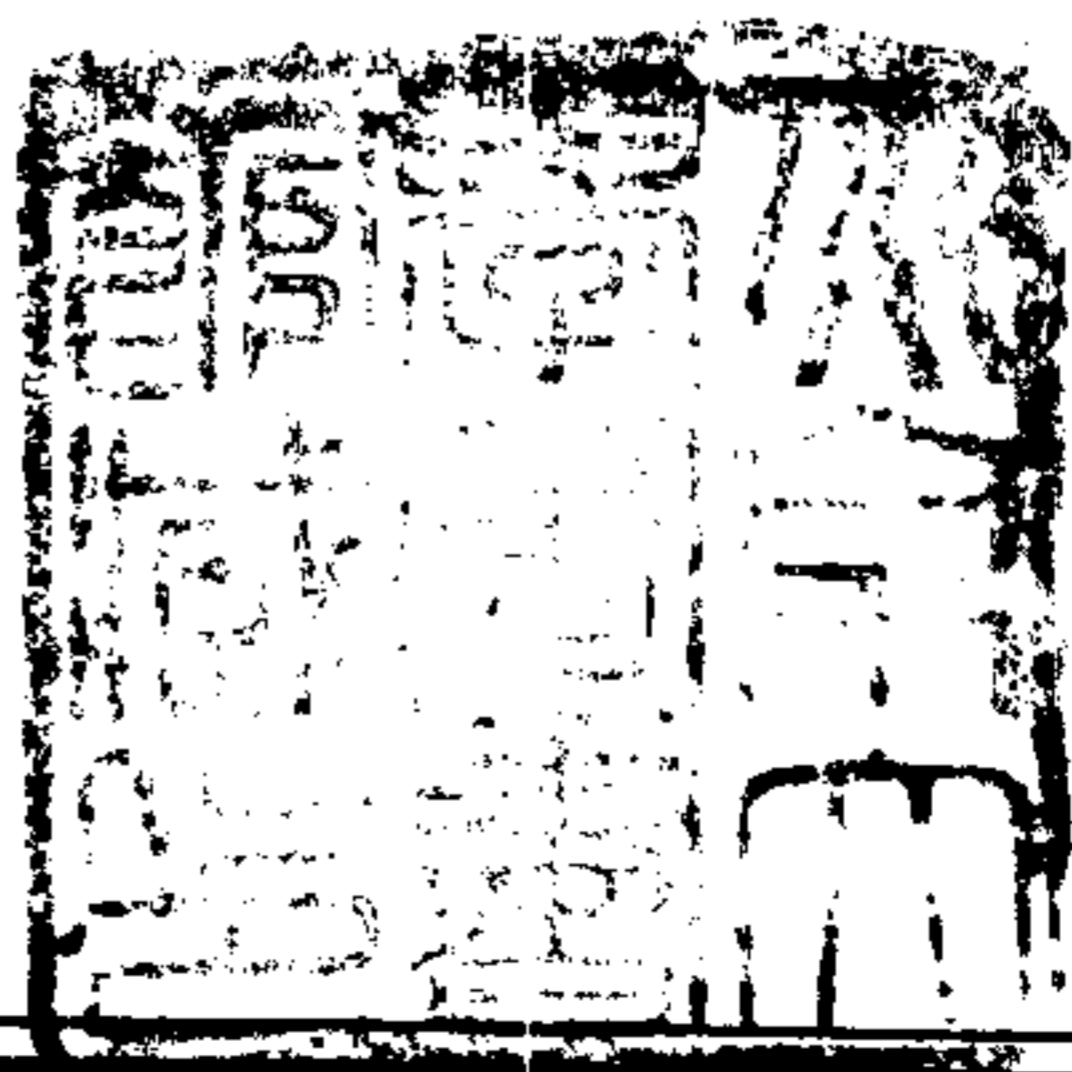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八七・史部・紀事本末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存卷一至卷五、卷八至卷一百十三、

卷一百二十至卷一百五十)(卷七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宋〕楊仲良撰……………一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首二卷〔清〕張鑑撰……………五三五

西遼立國本末攷一卷西遼疆域攷一卷西遼都城考一卷丁謙撰……………六五五

2183/07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上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黃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楊完何洵直滌諤充檢討官先是手詔講求郊廟奉祀禮文記并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禮官數員及許辟除官屬討論歷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已未提點南郊事務向宗儒乞自東壇門內布黃道至望燎位下禮院詳定關報入式從之 閏正月甲申詔編修明堂式所併歸提點南郊事務所 二月庚戌詳定禮文所言有事於南郊為饗景靈宮朝饗太廟大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二

皆踵唐禮至於壇壝神位大駕輿輦伏銜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禮固已不同必兼用歷代之制則其間情文訛舛甚眾蓋有規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於更制者有事出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謹先具一二奏陳恭俟訓勅以為體式詔詳定合更事以聞 七月癸酉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大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所以致其嚴潔誠通於神明也今既無三滌繫養之法每於祭前三月市於民而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樞星門朱雀門南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八

黃門皆勅前照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勅前而勅箭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動天行無容疑或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寶禮咸平中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伏請自今車駕出門罷勅前從之 二月癸丑詔自今親祠太廟焚冊於南神門外其郊祀圓邱乾壽真而不酌內壇之外眾星位周環每二步別植笋格一網青繩三重以為限域 九月戊子詳定禮文所言伏請親祠圓邱惟天子升中陛及從升之臣依舊外其司徒祝史當升東陛若有司攝事則大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禮意從之又言伏請自今行禮亞獻終獻公卿祝史並由西陛以應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二

美景靈宮亞獻終獻及司徒司空升降東階亦乞改正詔詳定所再參詳又言臣等備考禮經無臣子升降階階階天子踐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贊衛臣僚從君升降者既從於君自當由階從之 又言乞據禮改正春祠夏初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壘六秋嘗冬蒸用羊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壘尊二壘六六秋嘗冬蒸用豕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壘六為十八尊禘享如禘但減山尊二為十六尊以本周禮從之 己丑言祀天之有醴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是皆敬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未燔燒之餘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即依舊於壇次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

一

之禮備矣又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胙則於禮為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福受胙以專受祉於神然後賜胙自下以示均福之義其賜胙及有司攝行事進胙於天子自如常儀從之 十一月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米飾單合皆不同今羣官助祭服一以緋白羣為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乞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二年七月戊寅樞密直學士錢藻言五帝壇宮隘狹敞陋望祭殿宇不嚴執事之人寢興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無吉蠲之室以待薦羞疲老之兵負祭器於道路尤為褻慢下禮官院請增五帝齋宮殿四房立紗子禁人非時升降別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三

神厨饌庫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齋宮餘數藏太常以備他祀並從之詳定禮文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莫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鴈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以謂漢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視詩禮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刑定孟春薦韭以卯以葍仲春薦冰季春薦芻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羞以瓜李夏羞以芡以芟孟秋嘗栗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

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麋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為闕典伏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餘乞依章形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俟寢廟成薦新於寢庶合典禮從之詔王鮪闕以魴鯉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詔祠祭以法酒庫內酒坊酒實諸尊壘以代五齊三酒今法酒庫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內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給諸軍吏工役人以奉天地宗廟社稷恐非致恭盡物之義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從之 三年五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者詳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國之中王者嚴父配天於此而月吉以聽朔焉故孝經曰宗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四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禮記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蓋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謂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記匠人云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赤九階四旁兩夾窻白闕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赤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廟也重屋路寢也夏舉宗廟商舉路寢周舉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自漢武帝始作明堂出於說說以茅蓋之水閣宮垣為複道上有棟從西南八名曰崑崙違經背古其後議者紛紜至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蓋已不勝其誕

矣本朝親祠明堂寓於大慶殿大慶路寢也然非明堂其
有司攝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階緣後世不即以
聽政及修廢之度謂宜量時增損取適於世 又言祀帝
於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享明堂
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
故事禮院參詳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五帝
五人帝用犢五羊豕各五皆未應禮臣等看詳禮以角齒
粟謂之犢角握角赤謂之牛犢者誠慈是以小為貴故凡
犢則特薦之所謂祭天特又曰用犢者貴誠非可與羊豕
相參也若牛與羊豕各一則謂之太牢宗廟賓客俱用太
牢是也今未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請各

用牛一羊一豕一

禮文兩事皆無月日又未知從違更須考詳

六月庚子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
注球美玉或謂之大圭其實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禮考之
則長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則長赤二寸七朝延按王之
有無制之從之又言皇帝親祠至壘洗奠玉幣飲福皆云
指鎮圭此既非笏不當指之伏請改為奠鎮圭其盥手飲
福謂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執鎮圭者其贊也指大
圭者其笏也禮見於所尊奠摯而不投伏請自今皇帝親
祠郊廟指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
圭為贊執大圭為笏所有儀注皇帝指鎮圭蓋必襲之誤

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圭日施行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
今儀注凡享大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
古義伏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俎一豕膚
俎一所有牛羊腸胃其數各三其長皆及俎俎離肺各一
小而長牛割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各三與腸胃共為一
俎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剝肺次之腸胃在下端豕
膚為一俎橫載今其皮草相順從之 又言伏請自今郊
廟薦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腸并脊為七體左右髀俱用
其載於俎則以兩髀在端兩肩次之兩腸次之脊居中皆
進未至薦熟洗肉於湯止用右髀解不升其十一體在俎
之序則肩也臂也膈也正脊也腹脊也橫脊也代腸也長

胷也短胷也膈也胎也依此設之肩膈在上端膈胎在下
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為腥俎半為熟俎腸胃膚俎亦然
從之 七月甲戌詳定禮文所言鹵簿所用二十八宿五
星攝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為人形於禮無據伏請
改製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 又言郊特牲曰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說者曰百姓王之親
今誓百官於尚書省誓宗室於中書於禮無據伏請戒百
官於廟堂戒宗室於太廟從之 又言祭祀時刻今泰酌
秋夏即用丑時一刻春冬即用丑時七刻行事至明皆十
五刻庶合舊禮不至迫遽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者
詳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今乘詔車次開封收乘單

車陣旗次太常卿乘車風旗次司徒乘車瑞馬旗次
御史大夫乘車象旗次兵部尚書乘車虎旗以臣
等考之皆為非是謹案周禮中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
纁大夫乘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旗大夫建物儀禮覲禮
曰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則縣令五品秩比大夫當乘墨車
而建物牧比諸侯當乘墨車而建旂太常卿古春官卿當
乘夏纁而建旂司徒今三公當乘夏篆而建旂御史大夫
三品秩比卿兵部尚書古夏官卿皆當乘夏篆而建旂伏
請公卿已下奉引先開封今奉引乘墨車建物次開封故
奉引乘墨車建旂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纁建旂次司徒奉
引乘夏篆建旂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纁建旂次兵部尚

禮記卷之八

七

書奉引乘夏纁建旂所以參備周禮九旗之制貼黃稱禮
經不著三公所乘車所建旗又偏駕不入王門諸侯朝乘
墨車今約孤乘夏篆建旂之文定司徒之制從之仍令疾
速講求車旂旂物制度以聞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
言明堂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伏
請改用蒼璧禮天具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
之制陳玉各放其方之色從之 甲午詳定禮文所言乞
親祠景靈宮太廟伏請設御洗於階東南當東雷皇帝
立於洗南北嚮監侍臣奉漿者東面於庭南奉匱者西面
於漿東執巾者亦西面於匱北諸祀祭并有司攝事並準
此從之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今禮皇帝歆福乃古之受

誠而儀注則以內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進皆無所本伏
請改命太祝從之 又伏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
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燔
牲之左解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庶合禮從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與張璠等中中書請將來祀英宗皇
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禮官趙君錫等亦別
具狀請准以配上帝君錫等以謂上帝者一帝而已準中
書批下二狀奉聖旨依趙君錫等議施行 九月癸亥詳
定所言國朝衣服今乘輿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則與虞書
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書之文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

禮記卷之八

八

章在衣縹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詔送禮院 四年
四月戊寅詳定禮文所伏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
從之 六月己巳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詳君體至尊也
故燕禮君不為主而以宰夫為主示羣臣莫與君亢也天
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為主而以日為主示百神莫敢與
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掃地而祭於其
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
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
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為主非
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
以百神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孝恭盡於事祖故凡奉神

之物雖無所用而不敢忽伏請凡奉神之幣皆埋之西階
 東冉則藏諸有司之匱從之 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室
 帝后一體故禮有鋪筵設同几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祝
 以明天地訢合之美近例凡告及祈報惟出帝王而不出
 后主殆與同几之文異矣今來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
 牢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更不出從之 九月甲辰中
 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熙寧八年禘祫併在一年奉旨
 送詳定禮文所再參詳臣等謹按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祝
 追享朝享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書叙昭穆
 之祖蓋然則朝享及昭穆皆祫之謂也魯文公二年有事
 於太廟躋僖公而公羊穀梁傳俱以為祫是祫之義存於

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在氏之說則禘有而無祫祫之
 名見於禮記若止據夏商而言則曰祫禘然審若通據三
 代而言則曰祫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其行禮相距之
 年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則曰前二後三謂祭
 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
 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
 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三年
 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
 一祫一禘按春秋書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宣公八年有事
 於太廟皆因事而書其不書者可以逆推知僖宣當於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八

年喪畢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爾由此言之鄭氏
 依做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然自唐開元六年以後禘
 祫各自數年不相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
 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後驟為三祭并誤為甚本朝慶祿
 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近歲又以二祭年數各不相
 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請自今十八
 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頻事神不責及據禮
 院檢會禮傳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
 熙寧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豐元年十月行祫
 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當行祫享謹按公羊春秋
 傳曰五年而再盛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蓋漢魏故事唐

貞觀以後並用此禮開元中禘祫之年不通數禮官既
 覺其非乃用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
 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說此
 最為得本朝自慶祿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
 後始不通計年數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所謂一歲再
 序也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
 祫享即是比年頻祫復踵前失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
 而一祭當是五年冬祫詔依見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
 時祭從之 壬子詳定禮文所言古者下宗廟欲乞親祠
 大輅入太廟西門近廟南門即降輅步入廟少東升輦就
 大次仍自今羣臣奉祠並於西楹星門外下馬從之 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八

言謹按禮曰冬日至作樂於地上之圓邱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又曰有以下為貴者至恭不壇掃地而祭則古者祀天奏樂於圓邱升煙於泰壇並以降神設饌在地所以祭之故崔靈思云燔柴升煙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時皆於地上故馬昭高堂隆等親近鄭義以對王肅皆云祭大不在於壇後世作壇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禮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壇以為圓邱奏樂其上而於邱南設饌於地以行正祭庶合禮經有以下為貴者且明尚質之美臣等雖稽古制謂宜如此然郊邱大事乞以聖意裁之不從 十月戊午詳定禮文所言天道遠而難致尊而難親以其遠

禮記卷之二十八 十一

而難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難親也故常以人事親之易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人道親之也禮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禮薦熟之外不設血殊為闕禮伏請南郊先薦血於座前或以梁次薦腥次薦熟并北郊準此仍先瘞以致神從之 又言者詳祠祀嘗蒸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多文詞為祠而王弼以禘為祭之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以嘗為大嘗周禮以烝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口享禮料無祠約嘗烝之別伏請春加韭卯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絜之節薦於神座其違亘于常數

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從之 又言國朝時今秋分饗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邱階之南設角亢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心房心尾箕同祀尤為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

禮記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己未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乘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為之主有神以為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乘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為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嘗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又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血

祭社稷五祀社常對天神而不言地祇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則地道可知故其神屬于地道者祀皆為陰祀然而陰祀必以血為敬神始者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陰幽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是以類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經禮伏請社稷以埋血為始從之 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牖下所以答陰也今社壇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非是伏請大社壇內設北牖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謂宜立北牖下少西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少宰之職凡祭祀贊玉裸將之事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將瓚祝蓋孝子之求神有於陰而求者以其形魄歸於地

故於陰而求之凡裸是也禮記曰周人尚臭蓋先濯而後作樂求諸形魄之謂也今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謂宜先濯而後作樂從之 又言宗廟之有裸也滿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所以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韋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情志云梁天監初何修之議鬱鬱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氣自然示天至恭合質陽之義北郊請用口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事郊廟明堂罷服牲幣一用古典至於上香乃襲修之議如曰上香以裸也燭蕭之北則今既上香而又裸燭求之古

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

禮文無日月從違當考今附先濯後作樂下

又言古者郊廟助祭之臣皆親疏異等貴賤異位主客異儀華夏異制然後禮容不亂而君道益尊故儀禮特牲饋食禮有門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禮者在西貴者在北賤者在南尊者在前列者在後主人在東眾賓在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門外諸侯之位皆在門內皆不可得而易也國朝之制天子親祠南郊亞終獻及百官統于至尊之後而公卿與分獻執事之臣獨在內壇東門之外又太廟明堂公卿在東宗室在西皆無親疏尊卑之別伏請親祠南郊設助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設分獻

之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設亞終獻位於階東設宗室位於其後皆西向北上設助祭公卿位於階西文武百官於其後皆東向北上設蕃客位於門外隨其方國貼黃稱檢會開元開寶禮及本朝儀注親祀圓邱明堂即無宗室立班位詔禮院新定朝會圖及行禮地步參定聞奏 因又言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解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功德所致雖丹漆竹箭之微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功之美致於祖宗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皆不本之先王

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之於太廟良為闕略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為後從之 又言國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謂坐而論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請親祠命吏部尚書一員掌誓戒刑部尚書一員涖之詔掌誓戒用左僕射開即用右僕射 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監二員分獻自後又命它官攝司天監行事日官既非習禮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禮殆非禮意伏請應以司天監分獻者並改差禮官入言唐六典以待中奏中嚴外若及郊壇諸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經庶皇極佐天子統大政八軍國

五卷之二三十一

十一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焉自唐以來謂真宰相非復秦之丞相史漢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請奏中嚴外辨以禮部侍郎奏解嚴以禮部郎中並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罷從祀羣神以明事天不二 又按禮書壇當國南今寓圓邱非是乞改築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行則嚴羽衛處則厚宮闈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壇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則有瓦殿木朝沿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

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禮院俟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聖旨實錄不載今持著之元符齋宮修甚或由此始

又言謹按儀禮曰嗣舉奠又禮記曰登飲獻受爵則以上嗣尊神之道則知古者生嗣本為宗廟神明擁佑故當顯相人主虔恪禮事以報神靈之貺然後舉奠而飲以明上受祖宗錫羨無疆之休下示尊宗正統之緒臣等歷選前世奉祠宗廟雖有皇嗣侍祠之儀而未有舉奠之禮欲乞將文親祠太廟既祿之後太祝以尊爵奠鉅南俟皇帝正祭受獻訖命皇嗣舉奠以明上受祖宗錫羨無疆之休下

五卷之二三十一

十一

示尊宗正統之緒從之 又言古者墮祭今無之誠為闕典伏請增脩儀注仍藉以白茅從之又言祭祀之禮神有尊卑故禮有隆殺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稱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則貴遠人之物故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爛次薦熟以人道接之則貴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熟至於羣小祀則又其卑者故薦熟而已禮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至敬不貴饗味而貴氣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薦熟皆未應禮伏請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熟四方百物宮中七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薦熟從

之又言祭祀之有樂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庶幾求神而得之也周禮大司樂凡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皆分樂而風師雨師所以發生萬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禍福功亦大矣豈可無樂以降格神靈說者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者是其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說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師之職曰小祭祀不與舞說者曰宮中七祠則無舞小師職曰凡小祭祀鼓鞀所謂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既已奏鐘鼓鞀則是有樂明矣伏請特詔有司祠司命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二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下禮部等議附見

元豐四年十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煙以報陽也煙陽之氣也陽祀而用陽之氣以求之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亦各從其類也近古惟親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為柴升煙以為獻神始又言熙寧祀儀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一

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禘用犢與羊豕各一春秋祈報社稷用羊豕各二謹按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氏云小祭祀王元冕以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唐韋彤五禮精義天寶二載詔減用犢之數配帝無犢大歷六年詔方邱減用少牢開寶通禮曰聖朝除祀天地之外大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竊以感生帝神州地祇歷代崇奉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雖是有司攝事謂宜俱用犢而去羊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乙鳥至之曰以太牢祠於高禘說曰求子口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今祠禘用犢而羊豕各一謂宜改犢為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

非穀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為天下報功後漢
置社稷太宰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唐禮社用太宰大庖中
減用少宰正元五年包信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太宰今自
太社太稷下至郡縣社稷皆用少宰而祭殊不應禮夫為
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宰為天下報功者當用太宰所有
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謂宜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
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北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
祀儀北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於北
風師於國城東北北雨師於國城南北司中司命於國城
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類也
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美北風師於西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

祠以立春後丑北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北司中司
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北則從其星位仍以
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兩師
雷師則為一壇同司中司命司祿則為四壇同壇其
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啟
冰之日熙寧祀儀蓋冬選吉日祭司寒宜履罷其季冬藏
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羊穀用秬黍仲春開冰但
用羔而已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
緣非禮之物不當設於神座當以孔穎達所說出冰之時
置此方夫於凌室之戶從之又言本朝郊廟祭器陳設
既已無法至臨祭之且實遵豆盞蓋者皆賤有司紛然雜

亂非復禮制其三牲之俎獨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徹其
盞蓋遵豆之荐皆不廢大宗伯而又不徹伏請祭前一日
司尊彝以監察祭器官充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陳
設之法具別圖上 儀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祭之旦光
祿卿率其屬取蓬豆盞蓋實之既實及其位及薦腥之初
禮部尚書率其屬薦蓬豆盞蓋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
尚書薦三牲之腥俎又薦熟俎禮部尚書徹蓬豆戶
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徹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
出 又言國朝郊廟明堂禮以郊社今設玉幣太祝取玉
幣以授門下侍郎進皇帝門下侍郎取爵進皇帝更爵皆
未合禮伏請郊廟明堂吏部尚書一員奉爵以次從皇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

至神生前左僕射闕即右僕射以玉幣進皇帝奠於地及
酌尚書左丞闕即右丞以爵授僕射進爵皇帝酌獻訖侍
郎受幣受爵以贊飲福及焚外宗廟仍尚書設玉几又言
國朝親祠太廟門下侍郎取瓚於篚進皇帝侍中酌老進
贊皇帝裸地置瓚皆未合禮伏請親祠太廟命禮部尚書
一員奉瓚臨老禮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老裸地訖
侍郎受瓚并盤退 又言國朝南郊太廟儀注雖有太常
卿宗正省牲之文實未嘗行至於明堂又無省牲之官惟
太祝巡牲而已其省牲則以光祿卿而又未嘗視腥熟伏
請祭前一日禮部尚書禮部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
告備禮部尚書省牲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

之 丁卯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荀子禮論曰饗尚元尊而用醴酒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并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所以貴本而親用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腥其俎饗其有鄭氏謂此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鉶羹鄭氏謂此薦今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園寢上食而唐天寶五年始詔享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與三代運豆簋蓋並薦雖亦貴本親用之意然而草形菜堪等議以為宴私之饌可薦寢宮而不可薦於太廟臣等考之享太廟宜自古制其牙盤上食請罷從之 又言季春已饗先蠶氏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蠶

此禮記卷六十九

四

為天駟謹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為瘞始於壇之壬地禮義口曰今禮饗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饗先蠶其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公襲唐月令以先蠶為天駟誤也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為尊伏請就北郊為壇以饗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又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今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衮冕朱絲組帶為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為元冕用纓不赤而微黑者為之又別圖上徽制從之 辛未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

古禮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曰遠廟為祫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曰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曰不告朔猶朝於廟此所謂月祭也至於儀禮月半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禮也然而五廟皆月祭而二祀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疎禮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而不與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禮唐天寶末因而舉行於太廟非禮甚矣本朝緣唐故未暇釐正伏請翼祖宣祖時享止於秋嘗信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若不親祠則以太常卿攝

此禮記卷六十九

三

事牲用羊禮正義曰按羊人云嘗積其羊牲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又其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祀祭候廟制成日取旨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依奏 又言謹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曰五春其祀戶祭先脾蓋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蓋秋其祀門祭先肝蓋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祖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特牲曰一獻熟注謂若

宮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此所祀之版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自周禮廢漢興始祭族人於宮中而謂之廟又南山正祀南山秦中而謂之厲唐祭七祀於太廟今布席於庭西門之內以至近世禘祫而禘祭之其四時分祭又隨時享以廟卿行禮而版七旒冕分太廟牲以為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臣等量今之宜參用古義伏請立春祭戶於廟堂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脾及靈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司命及國行於廟門外之北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

通鑑卷之六十七

六

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其親祠及臘享即依舊禮編祭從之 甲戌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謹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朝享說者以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詩周頌雖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周無四時之禘則雖序以為禘太祖也商有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

祖之所自出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廟追崇遠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親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時各於其廟而祭之於是有祠禘嘗烝馬既有祠禘嘗烝矣而毀廟之主不及猶以為未也緣生有合族緦食之恩乃於始祖之廟合毀廟親廟之主而祭之於是有禘馬既禘矣而遠祖不及猶以為未也又推而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而不為禘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湯高陽高湯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禘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

通鑑卷之六十七

三

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自漢魏以來世系不明傳襲莫紀皆以口口口晉南北幅裂百宗蕩析士去墳墓降及隋唐譜錄都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護無足考則後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漢自太上皇以前無聞故高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處士君而上亦無聞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已晉自征西將軍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而魏不禘漢相國曹參司馬氏出於程伯休父而晉不禘司馬印宋出於楚元王交齊

出於漢相國蕭何陳出於漢太邱長陳實隋出於漢太尉揚震皆不禘以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譜牒不明故也唐之黎幹言禘非祭天作十詰十難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以還千餘歲其禮遂闕恭惟藝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雖禘祫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說舛莫甚焉臣等輒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謂當闕之也推見祖之所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裁擇從之 又言親祠係注皇帝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至要洗侍中跪取匱沃水又侍中跪盥承水皇帝播圭盥手門下侍郎跪取巾於匱以進按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大夫祭祀沃盥御僕下士有二人大夫祭祀相盥而登鄭氏注云相盥謂奉盤授巾也今侍中門下侍郎皆執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請親祠以御藥院內臣一員沃盥一員授巾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冬祀昊天與黑帝諸皆服大裘被以衮其餘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衮從之 十一月己丑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柝象輅建大赤草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又言臣等看詳周禮中車天子五輅曰玉輅曰金輅曰象輅曰草輅曰木輅皆載旂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

載戰常崇於受四赤首于常有四尺崇於戰戰牙皆插車騎謂之兵車至戰國之間左為上故增插四戰謂之闕戰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南簿前驅有鳳凰闕戰猶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榮戰於車之右輅以敵繡之衣益為亂禮後周司輅左建旂右建闕方六尺而被之以敵惟天子之輅建馬滋為謬誤伏請五輅除去闕戰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已具義闕訖 又言看詳法駕之行所與共輿者以承清問古者天子居左僕居中央參乘居右僕必授綏以備驚奔則許之至也周官有六僕參僕道僕所以御車而參曰吾執御矣至禮參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九

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伏請親祠乘輅除舊已有太僕外仍增近臣一員參乘止車右又言謹按周禮中車之職一曰玉輅建太常有二旂以祀又云馭玉輅以祀及祀載逆駟之此祀則乘玉輅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周禮齊僕馭金輅齊右充金輅之右此齊則乘金輅也齊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禮之明證也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於禮非是伏請致齋文德殿翌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進玉輅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討

論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編類 癸酉詳定禮文所言太廟每室設豆蓬十二蓋承唐顯慶舊制情文不稱乞從典禮遵豆各用二十有六詔候廟制成日取旨 禮文第十一卷豆蓬俎蓋鼎銅之實并禮科改更事件有十二項此但第一項爾亦無月日及取旨等詔不知實錄何據當考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禘祫儀為位後漢隸司徒府不於祠所所以違慢戒書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堂於大慶殿皆近於禮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為恭從之 六年正月癸未詳定禮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報萬物之成功然歲

禮記卷之六

之堂荒有異四方之順成不等則報功之禮亦不得一故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伏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農闢有不順成之方口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廟用樂二十蕤若遇雨雪則覆以幕臨祭恐不能應辨自今如望祭即設於殿庭 監察御史王相言祭祀牢禮之具皆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蒞失事神之敬伏請大祠皆輪光祿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輪丞士簿監視並從之 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九宮貴神功位上帝德庇下民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

為比伏請依熙寧祀儀為大祀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開寶通禮書御名不稱臣又兩師先農皆中祠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貴神九位異壇別視尊為大祠共用二少牢於醴熟之俎骨體不備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謂宜用九少牢庶有情大相副從之 三月辛巳禮部奏有司攝事祀昊天伏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之舞亞終獻曰神娛錫羨之舞初獻曰孝熙昭德之舞亞終獻曰禮祐儲詳之舞從之 庚子詔加上仁宗英宗尊諡至十六字於大禮前擇日行之 詳定禮文所言儀禮曰夫婦一體故皆禮則同牢而食合卺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惟周以姜嫄為稷神而帝嘗不一廟

禮記卷之六

又不可下八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門宮周禮謂之先妣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後姜嫄以為此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顯乃祭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美則非禮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一體而胖合故聖王重嫡所以重宗廟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繼所當異也恭惟太祖考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則太祖之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而不許其配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若以為未嘗正位中宮則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為繼則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

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詔恭依 五月乙卯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製近世所為惟梁隋唐為可者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為裘黑縵為領袖及裏緣袂可運肘長可蔽膝謹按皇侃說祭服之下袍前袍前之下中衣朝謁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則今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棗伏乞改制從之 甲申禮部狀太常寺修定郊禮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方邱及上公攝事儀詔依親祠北郊儀畫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備官其俎豆樂懸圭幣之數史官來祝冊如親祠 閏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竊見修定升祔儀注內有四后更不造冊臣愚以為朝廷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九

欲姑狗禮官之議今不用冊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異於常享庶幾上副陛下致嚴宗廟之意詔下太常寺詳議太常寺言欲比景靈宮安奉神御禮例遣重臣行事比親祠太廟用竹冊宗室遣郡刺史進冊史官讀冊差親王使相以下為三獻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祠宗室係正任以上並立班其告遣神御每位用細伏二百人詔升祔四后用絲殿告遣差宗室行禮并西極星門外亦用儀物稱事陳列從之 七月丁未詔以十月丙午有事於南郊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太祖太宗真宗廟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為次 庚申禮部

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壇制方邱三成級高四尺本部常看詳以為壇制既為方邱難設八陛欲乞別選擇澤中之邱以為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邱壇制度皆不經見周禮以黃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說不肯變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以方邱且在澤中乃是經據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與方壇於禮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遠且有親地之意乞送別司再定詔壇高一丈二尺設四陛餘依所請 八月庚子詔南郊式有皇帝稱臣遣使所遣官不稱臣自今依舊稱臣舊儀皇帝稱臣遣官亦稱臣熙寧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為被遣官亦稱臣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九

不應禮改之至是復舊 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實尊壘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以醴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醴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日撥醴夏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醴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醴其下齊汁與津相埒今謂之醴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醴芽置焉其中其齊蘆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醴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日醴之變飲亦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醴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醴造者蓋寧酒也今論歲成

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醞酒者皆冬
醞夏成蓋清酒也此皆謂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
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饗以齊養人以
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沉酌以經
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變齊沈齊
則以清酒和之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且
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
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
郊廟供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
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 乙酉南郊禮儀使
言將來南郊行禮當差行事官詔更不用式差攝止以見

五禮記卷六十三

四

任兩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員數今後準
此其儀仗內六引開封牧令闕差知府知縣太常卿闕差
侍郎其僚佐即以條差官 辛卯禮部言親祠儀注南郊
則先奏樂六變升煙以降神然後皇帝升壇奠鎮圭玉幣
以禮神太廟則皇帝先詣運室奠鎮圭裸於地奠幣訖
退復位然後作樂九變以降神伏緣祭祀必先求神而後
禮神今儀注奠圭幣二事俱在未作樂之前且裸求諸陰
樂求諸陽二者主於求神移裸作樂之前可也圭幣則降
神之後禮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禮焉不近經意乞止依舊
儀先奏樂然後詣運室裸奠圭幣或必欲先裸以合周
人先求諸陰之意也即乞晨裸之時先指大圭裸也復位

作樂饋食畢再指大圭執鎮圭奠於綠藉次奠幣庶禮神
並在降神之後又於儀注別無所增從之 十一月丙午
祭昊天上帝於圓邱始罷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禮部
言親祠儀注享太廟祀圓邱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伏緣
車駕自大慶殿赴景靈宮太廟翌日赴南郊並服通天冠
絳紗袍且祀以進為文宜有隆而無殺前一日既盛服以
赴祠所及行事之日所謂三日齊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
靴至大次未協禮意謹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也說禮者以為通天冠猶古之
皮弁則通天冠者齊服也今禮部奏中嚴外辨所謂告時
備者也伏請太廟圓邱祭日之旦自齋殿赴大次服通天

五禮記卷六十三

五

冠絳紗袍從之 乙酉禮部言親祠祝策文云謹以犧牲
粢盛嘉齊庶物恭薦歲事宜並準曲禮備舉牲幣粢盛之
號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詞稱嗣天子臣某蓋用魏晉之
制本朝儀注祝儀於上帝五帝日月皆稱臣至於五福太
一與九宮貴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稱臣檢會九宮貴神祝
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
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又請以神
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於神高禘以伏犧高
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無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
祝文伏請改云配食於神並從之 八月己丑禮部言社
稷之祭瘞玉而無禮神之玉開元禮奠太社太稷其玉以

兩圭有邸之下有司造兩圭有邸二以為社稷禮神之器
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樂器

元豐三年五月戊辰詔秘書監致仕劉幾乘驛赴詳定禮
文所議樂幾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幾
嘗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遂變猶
昔之衣冠使令人被之乃所不稱儒者況古詳於形名度
數之間而不知輕重清濁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諧於聲則
不能入徒紛紛也嘗遊佛寺聞鐘聲嘶而悲不利主者至
夕主僧斃而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守臣憂之以秋
為應至則而幾疾其洞曉如此然所學多雜鄭衛 六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二

庚子王朴言近詔秘書監劉幾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范鎮
嘗論辨雅樂乞召鎮與幾參考得失從之 壬子命知禮
院秘書丞楊傑赴詳定禮文局同議大樂從秘書監致仕
劉幾請也 己未秘書監致仕劉幾言祀明堂樂章字與
樂曲聲數多少不同殊失虞書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
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隨樂章字數審定聲音以
一聲歌一言八音隨之又古編鐘磬其歌皆十六蓋十二
律之外有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四清聲也今聖朝大樂舊
鐘磬皆十六自李照議樂以來不復考擊全失古法况周
禮鄭氏注編磬盡具十六之數李照不曉四清聲助成四
律宣導陰陽之和今若不用即惜唱和之理乞依法具

四清聲詔禮院按試後如幾所議 八月乙巳同知禮院楊傑言先於去年八月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調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草聲隆大失之則宏貌聲蕞集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適其聲伏請節制煩聲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蓋以蕭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以磬為依也數有十六示天子之樂用八鐘磬蕭為眾樂之本又倍之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數也四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二

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唱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即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鐘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於眾樂中聲數最煩請鑄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眾器節奏不可連擊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無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宜向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湘歸所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

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威德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鄭衛之雜也詔送議樂劉幾等幾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樂志載傑所言七夫甚詳今但從寔錄

戊申劉幾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大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鐘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三

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譏其聲奔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蓋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樂志甚詳今止從實錄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鍊况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抄忽精微以修之後或陛下躬臨素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無舊器考驗詔許借王朴樂鐘為清聲母得銷毀磨鍊初劉幾揚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

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敲者一懸樂工皆不半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 九月乙酉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勅獎諭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合升豆區補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泰以定黃鍾而幾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與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開封人葉防言太常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古法送前同議樂楊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全奏不用晉鼓節於經有據又言奠簋之制不合經禮乞

因大禮雅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為樂正 十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鐘十二鑄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持磬一蕭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枚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如樂法有可行事件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學士兩省御史臺館職秘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存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觀晉以下曹鄴無識豈徒鄭觀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錄秦

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翼羨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又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定朝會儀注

元豐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更館修撰修國史宋敏求權御史中丞蔡確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詠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權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先是敏求同閣門御史臺看詳上批以違處官多議論難一恐曠日引久不能畢宜於御史臺閣門太常禮院各差一員與敏求詳定故也 二年四月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元會受朝執鎮圭非是伏請不執上壽準此 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 又言御殿當設折帳仍闕大慶殿門皇帝即御座禮官等引中書門下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劍不脫履賜並從之 五月己巳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司言正旦御殿合用黃麾仗按唐開元禮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

受羣臣上尊疏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七門殿庭列仗衛
今獨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
定從之 七月戊寅詳定朝廟儀注所言太常樂節樂器
并文武二舞未應典禮伏請皇帝舉第一爵登歌奏和安
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
笙餘樂不作第三爵間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
禾成丈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
上下之樂交作別定二舞制度文舞所執翟羽依轟崇義
圖以翟羽為之舊指疊堆尾插於髹漆之柄其狀如帚者
廢勿用武舞當左執干右執戈舊承誤執玉戚非是又言
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六

西各設三巢一和又請將作樂時先擊鞀次擊應然後擊
建鼓又請去樂懸內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又請宮懸內
設鼗以為樂節仍并乞付有司講習參訂可否詔下太常
寺以為可行乃從之又朝會之禮本起西漢則後世難以
純用三代之制等筮等器亦乞如舊詔並如舊 五年十
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己巳詔正旦朝會
日引駕殿前左右班及人員俟至殿間及即分立於殿東
西挾行門立於龍墀東西勾欄內起居即舍人左右巡使
並就木位拜其起居即舍人朔日視朝拜亦準此 六年
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先是上以朝會儀物弊當改
為詔問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

始陳於殿既而儀駕司夜半徹覆輅幕屋屋壞毀新玉輅
上不憚久之乃詔儀駕司監官衛替繫大理寺問罪并案
大僕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封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
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
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
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
祿卿至少府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
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七

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
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
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
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
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
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
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侍制以
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
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
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
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

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
繫大物御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
食邑及萬戶並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詔臣僚加恩並依
舊勲已至上柱國即併加食邑實封給諫待制許加實封
省副知雜許併加勲勲已至上柱國食邑自今當加減數
今中書本房立法本房尋奏自來大禮加功臣階勲食邑
實封凡五等今已罷功臣在元豐元年十一月事見政述
及以階易官即至有勲及食邑實封凡三等勲上柱國而
食邑依舊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戶實封自一
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戶仍乞各於舊條官序上遞減一等
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戶上加七百戶之類其實封亦以此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〇

為率即食實封一百戶并初封食邑三百戶仍不減欲乞
先行下候成書日別刑定從之 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
依舊除授外餘並罷 十月丁卯詳定官制所言詳經僧
官有授光祿鴻臚少卿者改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
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詳經三藏大法師試
少卿者改賜詳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休之類並依舊
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詳經三藏
餘依舊 十二月甲子詔應選官除授者並即寄祿官除
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
勳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
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為朝議大夫諸卿監為中散大夫秘

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起轉
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
官為太中大夫兩制磨勘者舊不轉卿監即於今制不當
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
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
是詔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
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四年
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龍圖閣曹輩言伏覩修定官制即百
官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
同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任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
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〇

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投諸此有當警於官有
當布於眾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勅已
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
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之
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之事者使之區處
自今僕射尚書侍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
之煩簡使尚書審決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
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
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
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
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

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投諸此有當警於官當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錄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出今之日聞而後辨推而後通也試即吏部而言之體當如此其於百工庶職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長意竊以謂無易此也夫然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弄倫庶政推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詔送詳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詔三省印用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之印十一月丁亥詔今少府監鑄省臺寺監印記凡六十三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奏宣旨事別以黃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黃紙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八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錄黃批密院準此惟以白紙錄送面得旨

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省被受錄黃畫錄白畫旨留為底詳駁無件繼奏得畫以黃紙書侍中侍郎給事三省審讀訖錄送尚書省施行三省被受物旨及內降實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省執政官兼領尚書省先赴本省視事退赴尚書省申明及條法並送尚書省議定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頌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所屬無定法者送司勳樞密院軍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樞密院各置具員中書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儀注過門下省並侍中侍郎引驗訖奏候降送尚書省若老疾不任事及於法有違者退送改注仍於奉鈔內貼事因進入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詣都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本曹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議定關刑部覆定干酌賞者送司勳如無異議運送本曹赴都省議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本院吏部差注官圖甲申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退吏部以事因帖奏諸稱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無法式上中書省有列條者依本法違防禁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曹寺監者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舊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職事新紀書頒三省六曹條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百官見執政三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者寺監長官及侍制橫行以上

諸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廳處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舊紀條之癸酉新紀於五月一日乃盡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尚書願拜橫齋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與安禮俱蒙大用翰林學士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遷朝奉大夫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

通志卷八十一

十一

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應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諱榮之

新舊紀既書王安禮等執政已乃書省臺寺監以次除授

詔自今更不除館職凡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三省上擬定百官番宿制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給事中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尚書侍郎以上並免宿尚書部省及六曹一員遞宿省寺監長二五日期一宿餘官番直詳

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職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辟置條佐止給使謀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其無品及一時差違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結黃牒樞密院降宣今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微恐不勝盡給也今擬陪官職事官選人凡八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物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 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正官日不帶行

賜服佩魚當考

五月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手詔朝廷

通志卷八十一

十一

議吏官制本欲嚴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迄今頒行尚失條理若口口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為式令蓋上嘗論蕪蕪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體統如一今先自京師始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乙酉給事中舒宣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駁司限當日抄錄關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檢封駁司歸門下省為封駁房如今依舊關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官司為名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關報 己丑

王珪言故事書進熟進單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不得書草舒夏疑之因以為請上
曰造今行今職令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若為令 三省
言九事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
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
曹隨事統屬若為令 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
小大諸事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
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事之憂未知留滯處
所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使大率止似舊中書速發可也
於是三省言尚書省六曹如吏部尚書左右選舊係審官
東西院流內銓三班院戶部左右曹係三司司農寺舊中

王珪言故事書進熟進單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二四

中書省今合中書省其應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舊
內外諸司皆準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
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逆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
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
此據蔡惇官制舊與附中稟留滯下
詔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八內侍省於三省用中伏尚
書六曹用牒不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許言事御史彈
奏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乙未詔三省樞密院自今應
入進文字自未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 又詔直
翰林醫官院至祇候依舊更不改換其見帶太僕丞至化
外主簿並罷仍今後更不除授今詳定官制所立法以聞

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為翰林院惟使副尚樂奉御
依舊外直院而下隸太醫局今復如故 乙亥詔翰林學
士兩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尚書以下見執政
官並靴笏 六月乙卯詔自今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
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
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
省體均中書省按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
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
制所雖做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
中書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
言遂合體統也

王珪言故事書進熟進單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二四

已上據墨本已下據朱本
初上欲做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
書進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
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
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
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為然已而
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
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同
議上許之三省并建改事目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
書又其次出尚書皆以黃牒付外東以為當然王安禮初

不與官制事乃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持所經
歷異耳今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異秦齊二王
教物雜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無巨細宜於中書奉於
門下至尚書行之則宜善矣詔從之蔡確既為右僕射且
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官移中書當加上字
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禮宜均
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
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材術卓異有絕
人者抑亦序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又曰固
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如
此

皇宋通鑑卷八十八

十六

前事並據田畫行狀附此更須考詳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
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劃行下
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物
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體式令官制所
取房元齡官告者詳改定以聞 詔翰林醫官院改為翰
林醫官局使副已下如舊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
職 又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過門下省文字皆隨
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日具件數錄目尾結
已已詔尚書侍郎兼事郎中員外郎看次隨上殿不得
獨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獨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事

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隨秘書殿中者官

寺監長官視尚書二丞以下視侍郎六曹於都省稟事亦
準此侍郎以下仍日過尚書殿議事乙亥給事中陸佃言
三省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處成重複上批
可勘會差紊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以詔旨皆
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既行猶備舊至是始罷之 丁丑通
直郎監察御史壘稷為著作佐郎先是稷言聞吳安持除
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請囑檢正官劉奉世庇相州
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博以門
口為門下侍郎王安禮以樞密守尚書右丞以至六行尚
書列曹侍郎諸司郎官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實黜降

皇宋通鑑卷八十八

十五

或以職私坐廢朝廷不應輕法守略清議致謫籍之徒首
與稷選萬世肇新之官府為罪人之淵藪如李士京韓鎮
之嬖人韓宗文維之孱子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峻王
安禮之佞人為將作少監減罷知禮院葉祖洽司農寺軍
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違繼材識卑凡豈不
優於宗文之徒與夫鍾峻之頗嬖側媚有間矣去取如此
名實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所犯罪欲望令
中書省條具事稍重者先放罷故有是命 詳定官制所
言御筆院乞依舊隸太僕寺其與鞏及應供奉事隸殿中
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兵匠八牛羊司從之惟
御筆院不隸省寺 七月壬午尚書奏自五月一日奉行

官制推原注意每事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節纖悉備具
即施用者明奉行以來於今踰月凡續降指揮申明條制
雖未周詳謹備大略竊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繕寫為
二冊乞賜覆覈 丁亥詔詳經潤大使同詳經潤文並罷
自今令吏部尚書領之廢詳經使司印 八月癸丑詔三
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八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若言
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
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詳
定官制所言準尚書省劄子官制所定雜事奏鈔奏有司
事舊令式並尚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蓋以朝廷
以法在所司素法閱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司之成務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二八

付之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
以天下事衆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之六察以察之六
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
維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於理為當其房元齡
等告身四道內三卷勅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內一卷
奏鈔並著尚書都省官而不書名按勅授制授則尚書省
有不書者唐告體制不一至於奏授則尚書省具奏鈔上
未有不具尚書都省官者然於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
翻錄奏鈔其鈔已付吏部翻錄為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
書名即告身止今代從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勅令
安燾等同詳定 己未詔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李清臣

通議大夫守侍郎蘇頌奉議郎試中書舍人蔡卞通直郎
試起居郎蔡京各遷一官樞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團練
使張誠一領秀州防禦使故起居郎畢仲衍賜絹百匹檢
討詳定官一年以上減一年唐勘三年以下減二年離局
第減一年並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
國子監公試所策問諸司之務寺監有所不究寺監之職
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責者殆未
足以盡小大相維上下相制之道焉宜制而用之者法未
足與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與明敷欲度今之宜循古之
舊而盡由其長則事之衆多且將有迂滯之患也諸生以
為如之何則可策題乃起居郎蔡京撰詔京具所問事理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二九

當如何教正其所取諸生如何者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
百職百職之有佐屬猶心之運臂臂之使指蓋臂之作止
不期運也而應之於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聽之於臂
何則其血脉各相倚屬而通達洞貫故也今設官分職有
相隸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責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
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則
小史猶豫而不敢行大史依違而不肯事至而莫主決則
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責則長貳佐屬同利共憂若手
足相營也事之不舉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國察事矣臣曰
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
治之者有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

詳御史非其長也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則其法當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考其成然則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庶乎其可也故策之於諸生而諸生皆未能有至當之論其上等者多以經義為主至於對問之言或取其文詞而已未本以為施行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兩朝國史

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脩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黃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上服靴袍內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黃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及乞修表竊惟太史公書封禪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歷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於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又紀傳雖備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二

不可無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天聖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宮觀符瑞屢錄遂著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別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書則恐真宗朝事無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請詔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國史日別取旨是時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豐元年七月庚寅知禮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兼修國史院編修官肇奏臣史學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不聽 四年七月己酉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於後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

史館修撰專與史事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
成一處修定仍詔羣官均編修院羣所為文章句非一律
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正於仁義
至於行不能違其文也呂公著常評羣以為人不及議論
議論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
寺詔鞏專與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為難事
如魯史亦止備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
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
之徒宋祁歐陽修羣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
之實為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述

通鑑卷之八十一

二

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
誤被聖旨付以史事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竊惟前世
原本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頌所紀
由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
開建宏業更立三口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
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
由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
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
於篇敢結寫上歷臣內省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
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
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

知不世之資非羣臣所能望如賜我定使臣獲受成法更
去純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
稱明詔萬分之一詔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
以下編年體式宜做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別立義例即先
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
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嘉言善行歷
官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
口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所修國史須當收采載述
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
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係者延至
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畫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

通鑑卷之八十一

三

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備寫校正其嘗任兩府
兩制臺諫官之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
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詔副本
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
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
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若曾鞏進讀紀傳賜珪銀絹
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並聽辭免珪賜一子解
章服清臣存若鞏各遷一官同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
蔡卞劉奉世各賜銀絹有差故相吳克銀絹六百故史館
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內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
月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

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后 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
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丙辰昌王顥樂安郡王顥
乞解官行服不聽昌王顥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顥進封嘉
王 熙寧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顥嘉王顥言皇子已授節
藩况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宮之地當為子舍
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
曰朕上承先帝兩宮顧口豈以子舍之嫌而有問天論之
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
皇城之內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八

通鑑卷八十一

四

年閏四月丁巳岐王顥嘉王顥言蒙遣中使賜臣等園玉
帶各一條準閭門告報已著為朝儀臣等乞寶藏於家不
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
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 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
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元
豐二年三月岐王顥之夫人馮侍中極之曾孫也夫愛於
王屏居後閣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遣大尋撲滅夫人聞有
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今視
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譖之曰火殆夫人所
為也王怒命內知客鞠其事二婢不勝考掠自誣云夫人
使之縱火王杖二婢且泣訴於太后曰新婦所為如是臣

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為左
右陷之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案驗得失然後
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鄭穆同鞠於皇城司數日
獄具無實又命聖善馮浩錄問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
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
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與
上繼至詰以大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妾
小家女福薄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
為尼太后曰汝詛詈岐王有諸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
乳母及二嬖人命使送夫人於瑤華宮不拔戴舊俸月
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通鑑卷八十一

五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
輦又豫為百寶酒冰於是馳以上壽 十月庚戌以太皇
太后服樂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詔太皇太后違豫
日久命輔臣等分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子詔以太皇太
后不豫度在京宮觀寺院重行為僧尼道士令御藥院於
啟聖院作大會以度牒授之 乙卯太皇太后崩於壽慶
宮百官入班宮庭時宰臣吳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階宣
遺詔因陵制度依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極
誠孝所以娛悅后無所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
定省惟謹后侍上慈愛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展
後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始終十餘年外廷無由備知

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嘗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倫亦老
 上為后言宜數召見以自慰釋后既不許請遣倫官亦不
 許一日倫因侍上從容上固為之請得入謁后乃許之上
 自與倫同至後閣坐少頃上先起令倫得伸親意后遂謂
 倫曰此非若所當留也執遣隨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勝
 喪后卧內緘封一匱上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
 火失寶更鑄之後洵并得舊寶故后藏之匱中而人無知
 者 十一月戊辰詔諸路並禁樂至卒哭既而禮院言樂
 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
 百日為卒哭卒哭後不禁樂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
 不當施於朝廷乃詔改卒哭為百日 壬辰翰林學士章

聖訓卷之六十一

六

博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諡曰慈聖光獻詔
 恭依 十二月甲子禮院言唐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
 太后諡號不應稱太禮部奏曰八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
 稱太后義繫於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狀恐不合除太字如
 諡再入陵神主立廟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發旨詔
 大行太皇太后鹵簿不用繹稱內臣二十四人捧梓宮
 三月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 己
 亥詔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創為地官非嘉祐治平故事安
 厝梓宮須別為規度可命都大提舉修奉宋用臣專一管
 勾 甲寅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上至慶壽殿步導梓宮且
 行且哭至宣德門外立班俟時號慟不絕聲王珪及雍王

顯曹王顯更進開釋不能止百官士卒咸動悲咽高麗使
 至於出涕靈駕既行上哀服還內百官辭靈駕於板橋進
 改常服入門明日詣闕門進名奉慰又慰皇太后於內口
 門 上自庚戌不視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廟乃御前
 殿 三月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昭陵 己丑上以慈
 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
 者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倫為
 正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况
 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濶典第
 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爾公若固爭乃以節度使兼中書
 令他日倫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今除

聖訓卷之六十一

三

中書令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倫除兼侍中曹氏
 子孫皆不遵故特以何故進其三子今倫三子已用泛恩
 進兩官矣豈可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
 違爾上又曰襄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願以慈聖光獻有
 功于孫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
 過親小人任官官過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
 然時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做此以諷上既退薛向
 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六年十二月戊
 寅右諫議大夫趙彥若言王事之本陰陽為先月令孟春
 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慶下及兆民所以致懽聲而
 違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眾人同樂臣比陪從至繼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紀事本末類

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少陽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時令有所未順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暫從隱蔽抑思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命自景靈新宮十一殿成上海行獻酬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禮畢進湯大哭或宣書許曾誘行家人禮至是孝若以為言上深嘉獎之然猶不聽

聖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一萬朵已下至同州榷榷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八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主押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盡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謂之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 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八直回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 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 太宗端平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而群臣懇

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詔設之臣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使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遣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一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學者至今稱文帝謀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福被此鴻名有慈面目誠如卿言可善為答辭非是欺眾以邀名遂終不許二年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至罷此詔雖加虛名澆余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亦何益然受與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之富弼曰陛下受則德宗不受尊號願其時與今異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為宜即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為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遂降此詔 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閣天下奏疏羣臣章疏達至昏夜又御燈火所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晷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

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九月壬申先奉
團練使向維為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
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
知其人而起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一
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徵莫維由是亦頗欲以不自
見數請補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詔天下見
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
萬七千四百石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值
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七年三月乙
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淺昧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
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為虐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既

正德皇帝本末卷八十一

二

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
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
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
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
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倣成朕志焉翰林學士承旨韓維
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
維曰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
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
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
悅 七月癸卯羣臣請加尊號曰法天憲古文武詔不許
自是五上表終不許 元豐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觀

水嬉燕射瓊林苑上射中的羣臣稱賀乃命羣臣射又特命
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射酒罷御苑門觀軍士射柳枝上
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後不復至矣 癸酉羣臣奏事
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
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慮治及執御者
而掩之實非飛蟲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內
供奉謝裡奉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
產止二萬斤耳恐不足數上亟詔寢之 十二月己未梓
州奏奉詔收買青綠彩色凡二千斤已計綱起發餘數見
計置收買次上批速降指揮罷買恐勞民故也 六年八
月己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

正德皇帝本末卷八十二

三

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勿妄出兵慮戎人寇邊吏或守詔書
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為
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口選於教
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
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
中書省記姓名 上日閱歷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
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學博士邵材為監察
御史材宜與人上臨朝甚肅初賜對者往往震懾不稱旨
材入見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歲郊祀臣以太學博士
陪祠事陛下至太廟及圓邱執禮甚嚴陛下臨天下將二
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廟愈恭此誠德也然成天下

之大業亦在於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稱孝慈聖先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酌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羣臣禮遇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諸公主宗室恩義篤備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詳於度數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通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變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十一

哀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嘗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趨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而惡逸誠欲以勤勞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公羊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必以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思咸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使其術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靈

夏滅西羌乃國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載興為建立追法三代由漢以下迺而不取而謀冲遠託去羊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寧四年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康吏令欲月增縣令錄事參軍俸錢至十五千米參四石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錢十二千米參三石每月通增俸錢一萬二千餘緡米參二千八十餘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綱運並原費不易欲令三司勘會開畫以聞從之先是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十三

人原給下者至請錢七千參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往往陷於苟賤不廉之地土闢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詔詳定職田知州藩府三京北成德太原荆南江寧府延秦陽杭潭廣州二十項節鎮十五項餘州及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軍並十項餘軍監七項通判藩府五項節政四項守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項五十畝方集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項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項丞四項不滿萬戶令五項丞三項不滿五千戶令四項丞二項五十畝簿尉各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事比本處判官餘比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比萬戶縣簿尉餘比不滿萬戶縣簿尉尉

運轉運使副比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點比餘州知州發
 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點官比藩府通判同提舉官比
 萬戶縣令發運使勾當公事轉運使管勾文字提點刑獄
 司檢法官比節鎮通判茶何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勾
 機宜文字開封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比節鎮判官總管
 比節鎮知州路分鈐轄比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
 轄比節鎮通判藩府都監知比本府判官承宣諸州都監
 都同巡檢都大巡河並比節鎮判官巡檢堡寨都監寨主
 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比
 幕職官巡轄馬遞鎮監播井諸州鎮寨監當並比本縣簿
 尉諸州路學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選人比本州曹官

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十四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
 驥管太醫局後詔太醫局不隸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
 尚二員其判尚選知醫事者為之每科置教授一員選翰
 林醫官以下及上等學生為之亦許本局察舉在外醫人
 素有名實者以聞願充學生者略試驗收補勿限員常以
 春試取合格者以三百人為額太學律學武學生諸營將
 士疾病輪差學生往治各給印紙令本學官及本營將校
 書其所診疾狀病愈及死經本局管押或詐言不可治即
 別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書其狀以為功過歲終比較為
 三等上中書取旨等第收補上等月給錢十五千母過二
 十人中等十千母過三十人下等五千母過五十人其失

多者本局量輕重行罰或勒出向其受軍營錢以監臨強
 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違求 元豐元年
 十月丁未重修都城畢工詔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撰記
 刻石南薰門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大廣五丈九
 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自熙寧八年九月癸酉興
 工以內侍宋用臣董其事後羨卒萬人初機輪以登土財
 力皆不出於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萬有奇至是所省者
 十之三後洙卒改命知制誥李清臣撰記
 十一月己亥宰臣吳克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
 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感世猶襲
 陳迹况陛下即位以來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

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十五

乃例蒙恩乞於銜位之中悉減罷詔答曰唐之中世時屬
 多虞制為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實繁溢美過情
 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過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卿等
 為國丞弼相恤無華紳先臣鄭願罷功號朕欲嘉嘆其敢
 弗從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繼請從之遂詔管軍
 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 七年六月己
 巳朔戶部言準批狀提舉汴河司言畿內諸縣民間茶鋪
 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其法施於京師眾以為使府界宜與
 準數下不殊從之候二年立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審官西院

熙寧三年五月詔國家以西樞內輔贊翊本共任為重矣而狃於舊制自右職升朝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憲也今使臣增員至眾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礪中外之才宜以審官東院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閤門祇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違命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為知院兵部郎中韓絳同知以太常禮院治所為審官西院其禮院歸太常寺直句先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違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曰屢與大使臣因差相見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審官則愈不知緩急難為選擇矣上曰欲知之不在數見彥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樞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安石曰綱紀修視聽不蔽則人主權自然歸一不然則樞密亦能專權如文洪聲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攻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詔議者謂韓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差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

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 六月詔樞密院逐季進納使相

以下至閤門祇候以上姓名差違班簿一再今後依此諸司使以下至閤門祇候以上并內常侍以上諸司使姓名差違逐季合進班簿令西院抄寫進納使相及正任橫行內臣昭宣使以上及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違逐季合進班簿令樞密院抄寫進納應臣僚奏舉大使臣奏狀今通進銀臺司依逐項發放舉路分都監知州軍以上使臣送樞密院本院依前項指先付吏房上脚色訖却批付審官西院舉常程差違等使臣並直送審官西院施行此據會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刪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甲午樞密院言嘉祐二年詔諸司使攝大將軍副使承制崇班 小將軍共不過二十人自今攝南班有開缺差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於審官西院除有過犯及年未三十未入親民人外取未有差違人定差

大理寺獄

元豐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權知審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為右諫議大夫大理卿也田郎中直文館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塞周輔太常博士權判都水監楊汲為少卿丞及檢法官令舉官以聞先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左右軍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

三院繫囚最多難以隔訊又感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
司各執所見吏屬苦於詰案因緣留滯動涉歲時深為未
便參稽故事宜屬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廳三司及寺監
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
大理獄結斷其應奏者并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部詳
斷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鞠檢法官
二人餘悉罷應合行事委本寺詳具以聞從之台符等既
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詔
大理寺日者修舉隆典釐正職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
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推檢規模不
少寬假必難稱辨苟官吏各懷顧忌於驅遣之際或至違

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三

巡則稽留弊害無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鞠可且依推制
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旬具犯由中
中書樞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
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 丁酉置大理寺勾當公事
官二員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詔大理寺官人可依
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長
貳丞主簿家屬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輪一員在
寺餘歸休沐庶制可經久人無憚倦其著為令 九月壬
午詔翰林學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記凡朝廷修廢官事
之本末小大無不該載惟在台符等首被選檢考舉隆興
而能口口滯訟獄無淹回獨不得掛名其間尚為闕漏宜

送清臣增入 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鞠罪人依開封
府例報糾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
之開封官準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
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 六年六月元豐間詔大理兼鞠
獄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重少卿韓
晉卿獨持平氣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冤上知其才凡獄難
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

孔子廟庭配饗

熙寧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國子監常秩等乞立孟軻楊雄
像於孔子廟庭仍加詩號又乞追尊孔子以帝號詔兩制
與國子監禮院官同詳定後不果行

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四

翰林學士楊繪以為加帝號非是當求繪議附見於此
范祖禹誌繪墓云繪言不必追尊

元豐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
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
肆祭器實牲體盪手滌爵奠幣請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
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
孔子師也顏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議欲禮官
薦享祝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
禮詔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案永徽
之今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
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送為先聖今看詳孔子顏子

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配享正享禮意本一儀物
 祝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儀
 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各設
 簋二豆二俎蓋蓋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
 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
 之 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
 食文宣王設位於充國公之次荀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從
 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況蘭陵雄成都愈昌黎初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為鄒國公謂宜春秋
 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
 古楊傑辛公佑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
 孟軻並配非是禮部者詳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
 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
 廟堂至今猶為從祀豈必其同時之人也孟子於孔聖之
 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聖人之道
 有益學者未及配食誠為闕典伏請自今秋釋奠以鄒國
 公孟子配食荀況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卯
 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案左卯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
 伯爵乞荀況楊雄韓愈亦封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
 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充國公仍蓋荀況等
 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卯明之下楊雄在劉向之下韓
 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為非是禮部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五

均等援據不經無足取者於是從禮部議而有是詔又詔
 學士院修撰贊文

景靈宮繪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命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
 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內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
 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直燾因請圖乾
 興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按景靈宮實始大中祥符以奉祠聖祖建天聖初乃易
 其旁之萬壽殿以為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
 曰孝嚴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之
 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德

廣孝皆舊寓於佛老之宮亦在都邑與夫郊野之外歲
 時真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
 疲於奔走涉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齋莊之誠廣
 孝欽之本也神宗天錫聖智超然遠覽功成治定之際
 乃詔有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之靈設
 以昭穆之次列於左右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
 其經營締構規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即工成不期月
 觀者駭異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
 又以宣祖潛真隱權實基王述麻敷所鍾自口流澤故
 名其殿曰天元藝祖膺命造邦撥亂反正兵不再試五
 版奉享故曰皇武太宗親執音停混一區夏履戴之內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六

莫不嚮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成珍符上瑞應圖合謀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濟天下涵養覆露四十二年納斯民於仁壽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誕膺景命以紹文祖天人和同遠通經緯故曰治隆事辭稱情名實無爽雲漢昭晰揭諸門閭四方播紳傳誦於今不絕

元豐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靈宮儀注所言儀制令諸廟社門宮門各二十四戰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竊惟景靈宮天興門及宮外門本以欽奉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殿既緣生禮以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令宮門之制每門立戟二十四從之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壬午景靈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二

宮奉安輝德殿三后行慶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不持拜詔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 辛巳奉安禮儀使宰臣王珪蔡確知樞密院孫國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韓維尚書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門上詣藥珠凝華等殿祖宗神御行告禮禮至慈聖光獻皇后英宗皇帝生號愍久之羣臣莫能仰視於是珪等奉神御升綵輿赴集英殿有司請皇帝還內上不聽每神御步出殿次第導單始還宮時將奉安景靈宮至是塑像工畢始還坐於集英殿也 壬午質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禮儀使以神御綵輿行奉安於景靈宮 十二月丁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未支下兩旁以上取無人食祿者

如俱無人食祿或俱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為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更不問別房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及別房者聽 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為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羣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 八月乙亥詔自今後執政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差閭門祇候或看班祇候一員體直官一員隨逐入殿引揖祇應 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人法者詳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六

限之官欲並為不食祿人從之 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 九月戊申戶部尚書王存言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繪像因依勘會所采臣僚勲績並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政績當預繪像其據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豫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贈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管勾官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詔

修太一宮

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將作監宮度地修太一宮先是
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
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
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八元之終或元之初陽九百
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
都可以消異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蘓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
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伏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迎五福
太一於京師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宮於集禧觀之東
五年六月乙卯禮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
太一惟五福君恭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九

天神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
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
宮成以右街都監真靖大師陳景元為宮主景靈宮抱一
大師蓋善言副之餘知職散衆道士令景元博選有行業
精潔之人毋過二十人歲披戴悉依東太一宮例 九月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為奉安太一使樞密院陳升之參知
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充蔡挺為前導官龍圖閣直
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繫囚雜
犯死罪徒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計
致違者限不該檢放者監司體量檢放先是上以久旱欲

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
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日進呈上於禁中增入檢放一
節蓋上察於政事郵民如此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神諤城絳州

治平四年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神諤招西人朱金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間使其君臣搆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舉

皇宋通鑑本末卷八十三

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也戍去遠就勞不知軍情不習地勢坐糜廩食欲戰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力也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絀急稍失經畫則徒困良民而無補國用宜鑿康定之失蠲倉卒之暴任公實之謀使府庫充牣而農商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嘗置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遣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對密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

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宰相曾公亮獨贊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彥博令其可否條列錄進彥博奏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經費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然謀政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謹至重向謀雖可採言亦似輕誠願謹之重之九月先是薛向神諤言蕃部寇名山有歸附意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寇名山則橫山之民皆可招來己亥司馬光上疏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輕沉嚙側欲以橫山之眾攻諒祚歸命朝廷許令招

皇宋通鑑本末卷八十三

納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為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謀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庫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定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為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沉嚙側司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疎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壬寅司馬光對廷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

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之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噉羌叛而招之以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為端方以為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為利邊事則未知也 九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願勅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小諤奏諒祚累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三

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崑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既已直奏且申經畧司陸詵報諤先諾崑名山自能捍禦夏人則受之若欲入居塞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今於綏銀住坐其七月詔下諤奏付詵乃詵薛向至延州台諤赴經畧司審實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諤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保兩界不折地遣張穆之入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穆之或言招納之利尋有詵從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謀者與崑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詵口說累戒諤母深入應抵時諤已先諾崑名山度諤必不許發兵丙辰悉以所部

兵兵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寧寨庚申入綏州遂與版築土成繼世入銀州崑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族帳於茂村及懷寧寨詵始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搆與兵貽書大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崑名山本熟戶自幼被虜為銀夏綏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牙頭史史屈子者狡獪為眾貸諚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諚祚數點兵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託名山諤即奏之募熟戶韓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也及輕報諤如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諤初城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四

綏州縛還為棲櫓狀眾望見驚以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敵兵三至諤輒擊却之其後詵遣中使按邊帥台諤議事因感兵入寇諤回宿懷寧使崑名山率其屬以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并據其險諤曰彼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其中指呼若將持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諤居中為三軍令聽吾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撻張布囊為疑兵諤手劍不介而馳之城上上下下皆鼓噪其眾方披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彼益紛亂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為孤城深寄北境難守不如

素之誇獨謂此扼三大川口夏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省饋餉邊足以強因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書夏人方八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黨端無益於事十一月廊延經畧司言夏國宥州謀蕃部寇名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以寇名山等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即繼世著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為諫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種諤罪以安西夏不聽丙戌韓琦判相州上前以寇名山事欲令琦暫往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五

州却宋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種諤所領熟戶又復若干朝廷又不曾與邊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控扼要害扞衝投漢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賜手劄取令治襄并封示茶擬李肅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種諤擅取絳州啟此舉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諤議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眾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師及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耶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帥臣肆意妄作

自素嘗約取恐西北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成算願召二府大臣早決之丁亥夏人欲執景詢來獻以易寇名山判延州郭達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詢而拒名山則素前恩生後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寇名山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癸卯廊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寧寨張時庸與西人於界首議榷場事被誘過界並為所殺楊定每奉使至諫祚所常私見諫祚稱臣拜謁許以緣邊熟戶歸之及種諤取絳州諫祚以定為曹已故并臻及時庸誘殺之十二月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預戒諸路帥凡十四條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六

躬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三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偽四鑿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六緣邊小堡若遇大寇併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牽制毋得觀望及輕舉動八精選間諜候其動息九詳行軍賞罰倉卒易以處分十度惜邊儲毋得妄用十一機宜官整比文書以待緩急處制報應十二機宜官毋得與兵官過從結納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守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節帥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亟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賈遠等議欲留絳州令折繼世

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絳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達等議樞密院以詔旨詰之琦復奏絳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地若令降人蒐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絳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有產業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諒祚似合機會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絳州城與蒐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蒐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敵攻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三

上

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不勝其計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饑困以琅瑤鎖鑰銅鼓楊定將獻之求和未行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弃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敵情他日再許約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樞密使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絳州如琦議熙寧元年二月神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初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各諤諤曰蒐名山舉眾約降既聞於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眾殃於敵手為邊生事不細吾寧生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

簡賚置對無一語置人惟自引伏雖該陝西曲赦終坐責先是樞密院以上意與郭達毀棄絳州曰國家封疆萬里豈與夏人爭尺寸之地達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機宜文字趙高言絳州不可棄毀勸達招集降羌使還守絳州不然且為邊患達從之及韓琦令廊延勿給蒐名山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蒐名山亦勿救也逵以為不可琦遣劉航往詰逵固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琦從之是月運舟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強壯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手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及絳州旁近閑田給之使耕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三

上

去僅存萬餘人耳 三月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鎮陝西經畧司勾當公事劉航就都亭西驛詰問所殺傷楊定等及擄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上乃令鎮諭旨今為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責任事首領亦必止三五人欲並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數定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口効順中國 五月丙戌郭達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偽六宅使李崇貴韓道喜及所擄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詔遣使臣二人監管崇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達密詞達吏得殺定等首領名

謀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遠曰此特斬口以給我檄宥州詰人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口曰殺之矣遠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初薛宗道受韓鎮所議歸白秉常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遠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縷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遠所言 六月癸亥賜知渭州蔡挺勅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業變會乃控抗西界要害處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築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廣招弓箭手使不費衣原而兵備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九

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遠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饉來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歸朝廷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許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遂以便宜檄挺與役業變會後賜名曰熙寧寨 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初升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貶信州道遠升之威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彥博異議 十二月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曰朕肇膺皇麻奄宅萬邦凡撫遠

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懲故矩以至間令首領誘害遠臣夜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才行詰問忽報山哀而能德事以謝愆愆瀝哀而請命今方罹於荼毒當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首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 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國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罷分賜首領之議止今歸納二寨還以綏州重進凡三往反諷之於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谷秉常詔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十

行封冊然猶未遣使也 丙辰詔夏國殺楊定人李崇貴韓道喜並免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 己未奪楊定出身以來文字籍役田宅子仲通廣南編管定左右賣國朝廷初不知既被殺猶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國主秉常進誓表請給還綏州即歸塞門安遠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還綏州 七月己丑上嘗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邊朝廷每遇罷兵處置無法以致悔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禦之策及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採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便宜與邊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候至則再具擬

定取旨 十月改絳州為絳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
使臣委郭達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
置以聞先是韓煥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
絳州郭達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煥詰夏人曰二寨
之土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手煥信之乘
常既受封冊遣使來交二寨遣令主管機宜大字趙高往
受之夏人欲二寨絳州同日交達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
還絳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高曰若不得
地界但得此二墟墟安用之因言絳州與之亦用兵不用
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時已有詔俾達焚棄絳州達曰一
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
死守之藏其詔不出具奏乞召高赴闕詢之上得奏大驚
顧謂文彥博曰不知絳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
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
之見何也達徐出示之皆歎伏達乃以前詔上言絳州具
存且自劫違詔之罪詔褒達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
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絳州不復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寬
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姓趙名懷順以其防托絳州日久
故也 己未夏國使者周旨訛來謝封冊王安石曰今既
封冊東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安立城堡爭小利
害自作不直上以為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國主秉常遣

使昂焉寬名懷榮等八貢表乞絳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
所言絳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絳
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廊延路安立絳德城界至外
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墩掘壕塹
內外各認地分想牧耕種責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
進誓表迴願誓詔恩賜如舊其表詞曰臣近承邊報傳及
審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骨悅海宇
歡呼仰戴誠深抃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
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
累世之盟凱斥邊吏之云為乃是天心之惻隱況此絳州
居族歲久悉懷德土之思構情情深終是爭心之本速施
命令早為拔移得遵詞藝之封永奉凝嚴之德矧使枕戈
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埃願惟勿嗣敢替
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誓約貢獻寶寶豈憚於踰沙向日傾
心彌堅於述職偽學士景珣之詞也 十二月甲寅詔廊
延路經畧司定立絳德城界又遣官往諸路緣邊封土掘
壕各認地分知登城縣范育陝西轉運司均當公事呂大
忠皆辭行育言溝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務其不可為有四
抑又有大於此者臣聞言至不納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
爭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場常嚴矣一旦約敗兵爭鬪者
跌於前耕者沒於後而封溝不足恃矣震動情朕詭計百
出使人左復甲兵右與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其約誓不

足制矣故保疆場不如立約立約不如敦信信定於心而已矣臣又聞周官大司徒立封溝於邦國都鄙至於不服則職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員而蕃國不與焉蓋聖王之於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為號令賞罰之所不加則責之意略爾西人之情難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輕臣願陛下蒐簡軍實選將屬師積穀塞下以御其變消患於無形制勝於不動凡此今日撫綏之先務也大忠言伏聞朝廷將使立定夏國地界此誠陛下安邊息民之策恐不在此臣竊有五不可之說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無定河東滿堂鐵箭平一帶地土最為膏腴西人賴以為國自修綏德城數年不敢耕墾極為困撓竊聞今來願於綏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十三

德城北退地二十里東必止以無定河為界如此則安心住坐廢田可以盡開彼之奸謀蓋出於此若違使得志一旦緩急廊延可憂此所謂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國體萬一疎虞則朝廷如何處置移文詰問必護然不報舉兵討罪又力所不堪復與之和勢皆在彼百端呼索須至含容挫損天威無甚於此不可不慮也王安石不以有大忠所言為然白上曰臣謂朝廷但遣育於延州立封溝非遣育於夏州立封溝於周禮有何違異大忠言但當擇帥不當立封溝臣謂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溝即不責大忠擇帥育與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劉宗傑及鮮于師中樞密院初不欲立封溝及議差官

先擬詳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與大忠議復吳昌朝育皆中書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彥博等設意沮已云 五年四月丙寅詔廊延經畧使權發遣延州趙高於綏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高欲乘夏人不意占據生地築堡寨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為高不肯安作宜從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與夏人絕即明絕之要與和即須守信誓既約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據生地非計也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數里地不計有無上曰朕亦疑此計未善因令高具析利害以聞高請築堡寨於界內乃降是詔 丁卯詔趙高候分畫地界畢繳納先許便宜行事指揮 八月壬午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十四

又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國與夏人要以宗社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彥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使得誓表如何使保彼不使為變彥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變若更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則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使敢旅拒彥博又以為夏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使敢弛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恐不足慮徹備無妨彥博又曰有明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無辭馮京曰太祖得蜀人與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

有此語若蜀可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國既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為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乃降答詔 辛丑權發遣延州趙高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初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上手初問方畧高審料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曲珍呂真分巡東西路與兵千人鈐轄李容自恃宿將謂高儒者不知敵情曰彼豈盛夏來耶誠遇敵千兵何為請罷之以待防秋高笑不答賊方以四萬眾自問道欲取綏州至魯班崖遇曲珍以吾為知其謀皇駭亟戰呂真繼至寇敗走俘斬千餘是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十五

謀言夏大閱將入寇容懼亟請濟師高不聽邊亦無警生謀者容等慙服夏自失綏州懷未能已屢測朝廷意高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重綏州界望今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以通和之日復焉於是事定高謀居多故賞之

此據范百祿所為墓誌銘

韓琦築甘谷城

熙寧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築築城也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築築城樞密院難曰築築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與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琦復奏曰

竊觀後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時之謀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得明元吳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肅諸郡至寶元初始敢僭號遂一向攻脇秦渭諸蕃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泰軍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漢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諸知邊事者皆謂城築築則可通難川古渭城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山藥木征肯唐等族相結之患臣復見湟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藏原奴之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聚集不起後范仲淹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葺靖安城一寨併空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二十一

平耳塚城二堡其明珠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若謂修城之後有積粟糧草之費臣以為不然蓋軍築既城則秦川三陽伏羌永寧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初置酒務場課利相兼充贍詔從之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築築城文廣即飭諸將聲言城噴珠率眾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築城屯列既定遂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白國主以數萬精兵進攻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探秦鳳路於搆珠谷築一大堡候軍工乞廢罷納連山丹築園白石了鐘五堡使

臣戎兵播珠堡成賜名通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韓絳經營西事

熙寧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安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先是絳奏以夏人寇度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也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獨韓絳耳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機事不可待奏報聽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詔當考甲辰詔執政官同詣絳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呂大防與絳建攻守二議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一止絕歲賜以所費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糧分給諸帥別募奇兵騎將伺其間擇利深入破蕩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共大舉眾寡不敵則勿與戰俟彼退兵散豫約隣路間道設伏邀其歸路其二嚴為守備西兵至則堅壁清野退則出奇兵邀擊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為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舊兵於京師立標簡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功此募兵之功也漢魯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以御史應募為猛士此募將之效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彊劫賊盜及亡命罪人為奇兵又分著漢兵為七軍以行擾

擊牽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諸將尚循故態則必致誤事
乞惟聽宣撫司統制則事歸一體矣又言朝廷已絕歲賜
又斷和市此二者是絕彼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
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
彼之所短也建營立戍一二萬之眾旦夕可集者我之所
長也分路置帥舉一路將兵除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
短也率數十萬眾專向一路以多擊寡者彼之所長也異
時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伺
其未集便行擾擊似是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
使其防救不暇制敵之命無出於此然後招懷無所不可
矣 十一月癸巳趙鼎權同發遣提點陝西刑獄時絳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四

議大發兵取橫山高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
無險阻可控扼臣竊危之若乘兵威於山界人戶處之
生地不先備峙不建城寨則難以安集今夏國屢為西蕃
攻擾必欲乘虛破之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
不然勞師遠攻未見其利也 乙卯詔判延州郭達赴關
韓絳用種諤謀將以兵取橫山達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
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絳與達議出兵遠力
言其不可使幕府與達論難達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
他憂詔朝廷憂絳怒奏達沮軍事遂有是命 命陝西宣
撫使韓絳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判官呂大防為陝西河
東路宣撫判官絳時治兵鄜延欲通河東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種諤領兵次撫寧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
左右欲收其甲諤曰今為一家即吾人也聽以自隨 已
丑次囉兀城夏帥都囉馬尾與其將四人聚兵囉兀之北
與馬戶川謀襲諤諤知之以輕兵三千潛出擊破之馬
尾脫身遁去復與其將三人駐兵立嘗口諤遣以婦人衣
三襲明日遣將呂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夏人驚曰漢
兵至矣皆潰而去連城囉兀凡二十九日而舉大小四戰
斬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橫山有積粟
今民兵多輩販菜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
官米二斗二升易六束餘悉因糧於敵 二月癸酉西兵
攻撫寧堡陷之 上嘗問宣徽南院使郭達曰種諤取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四

兀撫寧二寨或問夏人復欲取之當如何達曰願速備撫
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達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
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
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囉兀隨之矣上深以為然未及
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囉兀 三月己亥上問執政以囉
兀存棄王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
怯乃於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眾當力爭之寇
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陝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饋手上曰囉
兀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
論但如李牧趙盾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囉兀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出

於奉事倉卒也今人才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
行出一令尚惠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
云云上悅及是遂棄囉兀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
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
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黃丁馳驅重疲齋餉之役邊書旁
午朝廷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辭也 初朝廷命絳宣撫而
校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彥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
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
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 四月癸酉檢校水
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种諤為賀州判駕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王安石論諤當深責以慰謝開輜人心諤置之居南上曰
須諤離陝西於是再責 五年正月辛巳諤已丑詔諤延
路經畧使趙鼎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
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邊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
降蕃部可用為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部恐
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 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歸蓋
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善戶陛下
亦必不以此為功縱遣去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淵為此何
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害不
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為方今所急在知將帥之
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情欺慢然後邊鄙可治人主計事

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疑其人心有所
快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孰敢復為人主盡力非特臣所
懷如此前曰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計事陛下尚疑有
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為陛下計事上曰王廣淵
每事輒言宣撫司過失安石曰陛下不當恠廣淵屢奏宣
撫司過失方慶州兵未變廣淵數為韓絳言如此使使兵
士非使絳屢數毀廣淵以為不忠而陛下亦疑廣淵後果
為廣淵所奏廣淵反降兩官廣淵豈能內無不平之心乃
有不平之心則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為曉著情今
今問番人願歸聽歸豈有番人不曉著情者种古但云可
為鄉導即不知如此人乃能為口鄉導今若推恩問願留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四

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為我所用去者亦必懷惠異時討
伐固宜有為內應報德如食秦繆駿馬盜袁盎侍兒之類
則我雖遣去未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東經畧使
劉庠言被旨取問願歸夏國人姓名今具條上詔不須俟
夏國議界至官到界止據所奏願歸善戶於麟州相對界
上發遣人夫綵絹一疋小口一疋及令保定軍移謀宥州
照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上

熙寧四年八月著作佐郎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為太子中允遣僧智緣乘驛隨王韶驅使仍賜銀三百兩置洮河安撫司古自謂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並令王韶主之調發軍馬及計置糧草即令秦鳳經畧司應副韶以董種木征多與僧親善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眾故請與智緣俱至邊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錢給招降羌人未嘗輒廢官本文彦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羅結等作過秦州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不能捕況有豪傑能作文法連結黨與者哉亦豈得言其脆弱也彦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所獲魚角蟬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為夏人所收則為患大矣彦博曰既收為內屬彼有警急恐須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為一尚能自守不為西人所并今既連結則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軍矣若能為我屏扞則雖以官軍援之亦所不計況又無此理馮京吳克皆曰此等事未經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樂如此不願行下今當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須別為一路如麟府軍馬司上曰須如此令得專達安石曰仍當絹十萬緡錢委之市易令兵馬事則取經畧司節制撫納蕃部市易司則一面施行 十二

月中書樞密院同進呈韶奏俞龍澗及汪奇已等舉種內屬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龍澗殿直著巡檢又分其本族大首領四人為族下巡檢既分為四頭項自此可今不復合為一免點集作過又乞除汪奇已殿侍秣邦山一帶巡檢

上曰如何便言舉種內屬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謂之舉種內屬上曰須點集得方為內屬彦博曰分却俞龍澗族下人作四頭項恐俞龍澗不肯又言未須與殿直與軍主恐見得力蕃官缺望生事安石曰分為四頭項既責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過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缺望彦博曰如韓絳厚蕃兵便致漢兵作過上曰此事不類今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達判渭州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出師倉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達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 丁丑郭達奏聞王韶招俞龍澗甚屈辱上謂執政曰韶所奏乃與達不同乃詔達分析時經畧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獄鞠擅用市易錢賦狀未竟也其後安石進呈遠分析韶招俞龍澗事上曰乃無屈辱須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安遠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於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 上將恢復沙龍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 庚寅青唐大首領俞龍澗為西頭供奉官仍寵以階勳賜姓包名順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餘萬口 六月詔
權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磨勘三年初奉東熟戶
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蕩而秦鳳路經畧司
以聞故賞及之初議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彦
博曰打族帳與軍賞格不同難用軍賞上曰惟賞無常輕
重視功蔡挺曰比捉口賞未為厚以此捉口則其勞績豈
不過於捉口乎 壬辰改武勝軍為鎮洮軍高遵裕兼知
鎮洮軍先是遵裕以慶平堡兵夜行展至野人關羌人旅
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眾渡洮馳去遵裕
其城王安石曰洮西為內地武勝更移市易即必為都會
洮河據夏國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吳克建議以為師屯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三

露糧餉間關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誘木征以
城還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
兵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上不聽 十月戊戌改鎮洮
軍為熙州以鎮洮軍為節度軍額分熙州洮州通遠軍
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十二月詔賜王
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鳳角馬占
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 六年
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州路經畧司言二
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復河州上謂王安石曰非卿主謀於
內無以成此時河洮岷州雖共為一路而實未復韶方圖
進兵上手詔令所議不須申覆及上奏亦不必過為詳謹

防事 四月乙酉熙州路經畧司上河州得功將卒三千
七百二十七人詔獲首一級賜絹五疋於是王安石白上
士氣自此益振要當養之而勿傷爾文彦博曰使更不怠
則南征北伐將無不可矣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
言會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納然王韶新推沮
不敢開闢學畫須朝廷喻意乃今中書密院論意王安石
言將帥事事指教關防不得必有智畧自肯建功人乃
可使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豈患無人但患
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則人才自出
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盜若尚氣節自克去久矣安
肯後屈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四

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之士上曰既被人
証固須與辨明安石曰被人証固須與辨明試是然陛下
前出手詔專委密院指揮令市易司息錢別封樁藩戶料
錢以省錢文陛下以為人言市易司全無息錢言此事者
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實即未見陛下行法
上曰郭遠使行遣安石曰郭遠若但膺受浸潤雖百年無
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遠自作孽至於不可復容故也
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獮獮不
可復容然後行法也 七月庚寅王韶為右正言直集賢
院權管勾秦鳳路鈐轄高遵裕為引進副使落權字進士
王夏為江寧府法曹參軍韶等並以招納蕃部特推恩而

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
管勾秦鳳路公邊安撫使王韶等言收復武勝軍詔具合
修堡寨處所以聞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屬降人者並給還
或已支用者償其直先是七月韶舉兵城渭原堡遣將破
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時處高恃險諸將
欲置陣平地韶計其苟不肯捨險離巢穴速闕則我師必
且投歸而師已入險地則當使險為吾所有乃徑領師至
秣邦山踰竹牛嶺壓寇而陣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
退者斬則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親擐甲麾帳下兵逆擊
之其衆潰走獲首將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秣邦山可
一舉而定會木征渡洮為之聲援餘黨復集乃令景思立

王存將涇原兵由竹牛嶺南路張其軍聲示以不疑而韶
潛師由東谷路徑趨武勝未至十里遇敵破之瞎藥等棄
城而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復武勝 庚寅
熙州洮河浮梁成賜名永通橋 六月丙子上謂執政曰
昨洮西香子城之戰聞官軍貪功有新巴達角部蕃兵以
效級者人極嗟憤此為害不細不可不察蓋李靖陣法以
漢兵為一隊蕃兵為一隊用人如此自無紛亂可令王韶
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盧彭濮人但
為一法今欲用夏變更則宜用蕃兵稍與漢同與蕃兵異
王珪言當別給衣為號上疑別給衣費多安石曰今欲用
夏變更必先其豪傑所謂蕃勇敢者既收其用豈可借

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為多蕃勇敢既樂為用則其餘漸
皆慕嚮樂為用矣 七月己未熙州經畧使王韶言奉旨
今臣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涇原
兵馬而委臣就本路擇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鳳路
先差下策應強壯三千盡以付臣為思立後繼若有警急
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
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聲言應接河州遂自洮西由
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計既而韶果以
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無如之
何上依韶有此言合以為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帥多不能

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興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
韶項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與餘人不類不至
不能容偏裨亦恐遠方情有不得以自竭 中書言王韶
景思立入河諸羌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河
州前已收復但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
有安石等再三陳請以為熙州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算
前定舉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縣例皆稱慶上猶不允
安石曰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脩河
州城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
破木征弟已達角盡逐南山諸羌木征震恐留其黨守河
州自將精銳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獨思念

兵抵城下木征必為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聚集則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踏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猶以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詔入岷州瞎吳叱及木征來降詔諭以不討口無所得食兩人各獻大麥萬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於是王安石請償其價上疑此犒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獻償其價乃所以懷慰新附也上從之 十月詔河州安鄉城黃河渡口置浮梁築堡於河之北上曰安鄉城郡廓通道也濱河戎人嘗割木以濟行者艱滯既甚何以來遠故命景思立營之 戊寅詔熙州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威德河州德廣禪院歲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為漢蕃障亡人營福 庚辰熙河路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元凱為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經畧司提奏諸關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今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族於緡羅川通熙河南岷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已遣角而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關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千里斬首千餘級獲牛羊馬以數萬計 呂惠卿墓誌云於是西直黃河南通巴蜀北接皋蘭幅員踰三千里當考見今依本傳并書於此

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覆沒及奏捷上乃大喜蓋洮岷疊宕連青唐林邦山林木翳蒼交道險阻不可行韶欲為兵險道乃先遣人以伐木為名令青唐羌為衛以大兵駐谷口鎮之至是可連數騎而行而鹽井平川初既築城又據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 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復熙州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小大蕃族三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道內侍李舜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進速可成功今朕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曰陛下拔王韶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政奉承旨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令舜舉諭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以傳遺子孫朕與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賀故再御紫宸 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之原淺可涉蓋不証也然問之本原未見所出尚貢但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萬蒲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陛下所考尚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當收復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湜等八人各遠三省蕃官李蘭禮訥支溫王等十一人各

遷兩資善備馬尊等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殿
侍至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混獨辭所遷官
曰西人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
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混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混自知
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混憐子也 三月甲
申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元凱戰死於踏白城 乙
未上始聞景思立等敗殺熙河路經畧司具奏也開天章
閣延訪輔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
朔有警卿當行矣 丙申上批熙河邊事亦有安靖之期
其湖南廣南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速還兵馬併
力一方庶幾不至乖張而貽大患 三月辛丑涇原路經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九

畧使王廣淵言自渭州至熙州運米計錢四百三十萬圓
錢六百五十諸處關廂軍若差倩義勇之類驍費尤甚必
大失生業如支移糧草乞詳酌所以應副詔劉與王韶吳
克建議乞棄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須棄翌日邊奏木征鬼
章大兵轉入岷州上以為憂安石與王珪皆言彼師已老
必難涉險遠攻岷州保亡慮馮京獨不謂然已而奏至果
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團
練使旌守城功也寇承景思立踏白之敗圍岷州蕃僧溫
遵率容李龍族應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違偏
將及包順引兵縱擊選精兵百餘人由南門鼓噪而出合
擊之寇遂敗走遵裕謂容李龍三族應之而龍氏實破床

州岩度不可盡誅乃以二十餘募取龍氏一級斬捕幾盡
丙戌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乙未通判河州鮮于師中
為祠部員外郎錄城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謀結景思立
云木征有衆數千在踏白城將來降請逆諸河上思立信
以為可取率兵騎往襲之師中知其詐勸思立不聽遂行
師中即治守具思立既敗鬼章遂圍河州師中卒全其城
故賞之置南山堡通會關於河州 丁酉李憲言木征出
降詔木征及母妻子今王韶李憲發遣赴關初韶還至興
平聞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於熙州謀所向諸將皆欲趨
河州韶曰彼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
伏以待我且彼新勝氣甚銳未可與爭鋒不若出其不意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十

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
此也乃以兵直趨定羌城寇知黨援既絕且恐斷南山歸
道乃拔寨遁去 乙酉進築珂諾城前後斬七十餘級燒
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
降王韶言己遣間門祗候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關思立
之覆軍也寇勢復張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乘論者欲乘此
棄河湟上亦為之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
且諭高遵裕今退保臨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賜手詔褒諭
曰將在軍君命所不受寧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
詔熙河路歲計用錢令秦鳳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開
具無事時各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

萬曆七年以來計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馬為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額乞賜國子監書許建州學從之 十二月丙寅詔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留五十七員從經畧使王詔都運使熊本請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詔分熙河路正兵三萬三千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為四將其下蕃軍馬隨地遠近分隸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為五人額從之 九月岷州置鑄錢監名曰治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秦隴之外數年用兵剋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為國朝美事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十一

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奈何罷兵後惟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內地支撥糧草自此國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願陛下親選無所畏憚公忠臣僚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貨足用否人情可安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以為未等之家有十全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為天下之計哉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詔知洪州時詔以母老乞外因

抗疏言決里廣源州之事以為大臣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費於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遠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廣費以自累也又言李憲欲聚兵六萬人為攻討計臣以為用眾不如用寡兵多則與糧競兵少則與敵競詔知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說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復相至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樞密吳充為相五月壬戌李憲為皇城使徐高臣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先是冷難模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西人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感表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十二

出諸羌僻視皆無關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難模董遵愷因作旁行書諭之遵遣使入貢 十月壬午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王詔落職知鄂州詔謝到任表云為官而任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諭時有小差臣言未嘗曲徇又云陷人君於不義莫如退縮又云曉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變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贊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言詔表皆怨憤欲歸過主上而妄為自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是命詔既罷樞密口動頗不常上

法身三門一篇且云發明自身之學一曰鴻樞獨化之門
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又募印偏報軍
執人以為病狂 元豐元年十月戊辰經制熙河邊防財
用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乞於近城各更擇
沃土上腴地二十頃為營田專差使臣等管勾從之 三
年正月乙亥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置司以來實收
利八元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貫石二年六
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萬貫石 朱本削此今從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王韶
卒輟視朝謚襄敏韶為人巖嶷用兵頗有方畧每召諸將
指授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十一

交下呼聲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
熙河所奏多欺誕故蕃部老弱不可勝計軍以首級為功
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屬諸將諸將皆降羌
老弱或殺戮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臟亦其報
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下

元豐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
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
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淵五六重
僅通人馬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
蘭州城及通固堡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
列郡並從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八內
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事李憲為涇原
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四方館使 知蘭州兼熙河蘭會路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一

經畧安撫副使李浩兼權涇原路安撫副使 二月乙亥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相度通遠軍去定西城路為便乞
自女遮堡以西隸通遠軍龔谷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五
月丁酉李憲請發關中民運糧蘭州為五月之儲朝廷將
從之王安禮言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斬植立而不動彼
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開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
貴乃欲調難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橫絕賊壤未見其可臣
竊料蘭州戍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以為用
以為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為難
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
蘭會路鈐轄王文郁為西上閫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

圍蘭州數十萬奄至浩開城距守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遠所以全合肥也走馬閣仁武曰奉詔今守不令戰必欲啟關當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當十勢有萬死豈畏劫哉况守則有必死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眾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有尉遲故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詔李憲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索狼狽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級為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二

二月戊子手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眾果可以致傾國點集否文天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攜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柱內作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揚吉等出寨已見事驗為忽往倭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 癸巳李憲言于毅漸可驅使乞一隨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持差數充熙河蘭會經畧安撫制置司勾當公事又詔憲近據具析到熙河岷州通遠軍及熙河州擬修三關堡合用守禦器具萬數非本路可

辦今擇甚緊急要用者先次發去仍令憲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結凍時月空隙無逾百十日寸陰至為可惜理須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見程緒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結凍非二月末所當云更詳之

九月辛丑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上歲計合用錢帛糧草詔歲給二百萬緡以本司十案息錢川路苗役積剩錢續起常平積剩錢各二十萬緡權茶司錢六十萬川路計置物帛赴鳳翔府封樁錢三十五萬陝西三銅錢監錫本脚錢二十四萬八千在京封樁券馬錢十萬裁減汴網錢十萬二千統自來年始戶部歲給公據關送候元豐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三

十年終今經制司具支在數以聞 八年三月甲申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會河蘭路經畧安撫制置使李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以憲遣將討賊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觀察支使管勾機宜文字鍾傳除名勒停彬州編管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書寫機宜文字李宇追閻門祗候右侍禁照檢文字蔣用左班殿直熙河北關守把兼置司譯語米安並追一官罰銅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軍編管左侍禁通遠軍榆木全巡檢何貴西頭供奉官熙河路監牧所指使張守營降一官免勒停憲等坐奏邊功不實下御史臺劾憲三問不承臺請追攝詔用東證結案

至是奏案特責之

詔用眾證結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未本并入此
舊錄李憲傳哲宗即位會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奏事異
同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軍都總管先是神宗委憲招納
董種斷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種種猶與旦報不實
故連坐責新錄辨曰按皇甫旦事與神宗實錄所載不
同今以實錄刪修新錄李憲傳初詔憲間諭阿里骨結
回鶻達剌以撓夏人繼而憲選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
國首領赴闕復命責詔諭董種阿里骨出兵憲憲事不
出已奏旦難以集事必無可為之理與初奏不同且入
蕃為青宜等所遏止據山寺不得前又妄奏獲賊功狀

皇朝通鑑卷八十六

四

上察之命追旦付臺獄遣御史就劾憲獄具罷內省職
事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新舊傳並云降永興軍路都總
管據實錄乃云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如舊六月十六
日乃責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新舊傳皆誤也

戊戌哲宗即位 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
武信軍留後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水波并龍并羅
合川轉戰斬首四千七百級虜獲牛羊駝馬器甲凡八萬
餘至是賞之 五月壬寅詔以築熙蘭通遠軍城堡成賜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匹
兩權管均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權發遠熙州趙濟銀
絹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獎諭 六月戊寅詔延福宮使

武信留後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軍
路副都總管以疾罷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
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今乃責永興軍路副總管
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詔朝散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
孫路朝奉大夫權提舉清河軍運務行相度借置熙河蘭
會路經制財用事

時執政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決或謂衍曰此行可以
自致不然反為累也行徐對顧利害何如爾王事靡盬
違為身謀運朝請以經制事還轉運司條罷為公私利

皇朝通鑑卷八十六

五

害者二十七事歲減費一百九十餘萬緣因與路更論
疆事路以謂蘭州素則熙河危熙河素則關中搖動唐
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遠今二百餘
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寇恐
不足以止之徒滋後患爾熙蘭卒不棄行與有力焉此
據張舜民誌穆行墓刪修更須詳考

二月壬戌司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條取蕩穢小
大無遺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
年不來賀正且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帑慰祭
其吉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
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未指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

寨今延慶二州志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
并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木花麻所居趙元昊
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
有名禦邊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
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遠稱熙河蘭會
彼疑中國更有開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
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况
其人類豈得不鼓舞并蹈世世臣服者乎 丁亥詔熙河
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其本路財利併入陝西轉運司如有
合措置事件速具聞奏其熙河路合得錢物許兌那應副
即不得將充別路支費經制司舊官候交割運司方得離

正德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六

任仍於本路朝廷封樁內支撥三萬貫與劉昌祚充經略
司準備支用從昌祚請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蘭會路
經制財用孫路言蘭州定西城一帶新邊地土除已招置
弓箭手外有曠土萬頃未嘗修築堡障而有兵馬抄掠之
虞請自蘭州東關堡東修完盾孤勝靈護耕三堡及於高
減六族中心悶罕灘內定西城東王樓山各築堡護耕差
那人兵與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劉昌祚相度如何
修築即漸次興修 丁丑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言本路五州軍數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舊田或廢新田
未闢地產全少請懲客人進求厚利及銀絹鹽鈔公據價
必平和經費漸省仍著為令從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

河蘭會路為熙河蘭岷路由周維澤依舊分為兩縣從河
北路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奏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正德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討交趾

熙寧三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言經制交趾事宜
上以珪所進文字付參知政事王安石言伏奉手詔
賜示王珪所進文字且論攻交趾事竊承聖主以豐財靖
民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萬里之外計議於初不容不審
臣聞先王知足以審是非於前勇足以斷利害於後仁足
以宥善義足以誅姦闕廷之內莫敢違上犯令以肆其邪
心則天下可以不誅而自服即有所誅亦何憂而不克哉
中世以來人君之舉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難後常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壞至於無成而終不寤忠計者更
得罪正論者更見疑故大姦敢結私黨託公議以沮事大
忠知事之有敗而難於自竭如此則雖唱而孰敢和雖行
而孰敢從彼姦人取悅於內而誕設於外愚人冒利徼倖
於前而不圖患之在後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舉事則事
未發而智者前知其無事矣蓋天下之憂不在於疆場而
在於朝廷不在於朝廷而在於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詳
於論道而略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臣愚不足以
計事然竊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於先王而以中世人
君為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詔管勾麟府路軍馬蕭注於
太原府聽旨會有言交趾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可計日

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傳云夙陳交趾可取此云眾不滿萬或是夙所陳
也當考

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方是時洞漢
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
兵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訓
之又十五年矣謂其眾不滿萬恐傳者之妄也 五年八
月甲辰罷諸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官內廣西經畧司勾當
公事二員檢會差置月日取旨時樞密院已罷諸路經畧
安撫勾當公事而溫泉在廣西實上所命且方有意圖交
州故不即罷也 六年正月注罷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依陝西四路止申經畧司
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當上顧
安石曰如何指揮安石請依所乞劉與監司上曰可安石
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所奏
請皆報聽

陳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神考曰用
兵安可無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無名於是
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為事成
則歸功於安石事不成則引咎於已韓絳而事既敗神
考降詔罪己未嘗責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賜
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

於安石及其奏功則神考權倖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於安石及其敗也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神考之於安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為人游說即欲改授蔡輝然後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謂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復張大至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於韓絳敗事則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又曰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

紀事本末卷八十七

三

事而恣為誣誕歸過之言神考愛民之志乎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慶事致令交趾犯邊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盡知也違事未作之時神考有賊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護起神考重違其情不欲盡行爾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密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違事

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己二敗則斂怨於君呂誨之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閱從之

據沈起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先是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州經畧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為難起言南郊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受密旨擅令強吏誘詢羈縻州儂善美即融宜溪洞強建城寨奏云內附板築才與皆忿怒而叛殺官吏丁民千計神宗責其生事南方開墾猶陳命劉彝代之彝施置復縲戾奏罷北來屯兵啟新招土

紀事本末卷八十七

四

人槍杖手以守廣造戈船禁與交趾互市且遏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眾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民死者數十萬事聞既起彝團練副使起安置鄂州徙越又徙秀而卒彝安置隨州又除名為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李憲充副使燕達充馬步軍副都總管須時與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既北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威懷敵愾之氣然

王師所至弗逆克奔谷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論王內附
率眾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
宿員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
朕言不渝眾聽母感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
恩指暴征橫賦即為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王安石之
辭也時交趾所破城邑即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
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
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
桂管點閱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
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詔安石最
不信洪範災變之說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軫丙申而長三尺丁酉長五
尺乃以彗聞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至丁未夕始沒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賊陷邕州蘇緘死初張守節敗生獲
於賊者數百人賊知北軍善攻城以厚利使為雲梯既
成為緘所焚又為攻濠洞蒙以生皮緘候其既度縱火焚
於穴中賊計盡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者
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傾刻高數丈賊眾登土囊以入
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緘曰吾義不死賊
手乃還州廨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
火自焚賊至求緘及其家遺骸皆不能得殺吏卒土丁居
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州

所殺無慮十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圍凡四十
二日緘率屬將士固守糧儲既竭又歲旱井泉皆涸人饑
渴汲涸麻紵水以飲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無叛者緘
憤沈起劉彝致寇彘又坐視城覆不救欲盡疏以聞屬道
梗不通乃列起彝罪榜於市冀達朝廷初緘子元為桂州
司戶參軍挈家往省父將還適聞有交賊緘以郡守家屬
出城見者必以為避賊則人有去心獨遣子元還桂州而
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緘既死交賊謀復寇桂州前鋒行數
舍或見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
怨賊師懼遂引歸其後邕人為緘立祠歲時禱之二月丁
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太原府郭達為安南道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

行營馬步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
高為副使仍罷李憲先是趙高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
於軍事並須共議至於節制號令即乞歸一於是李憲銜
之已而語高今邊事止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
院高對以朝廷與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敎於是未
便憲又言將來若至軍中御前有指揮事當如何高曰事
若未便軍中不聞天子詔當從便宜爾二人由是交惡屢
紛辯於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監軍唐叔世弊事不可謹
上因問高若憲不行誰可代憲高言遠老邊事上曰卿統
師今副之奈何高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為禱贊上
諾之始吳克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克謂

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罷憲而達達及高安石雅不喜
達乃有是命亦充所薦也 乙未安南招討司言行營九
軍合用鐵蒺藜三十二萬四千以山險減半從宣撫司請
也 廣南西路經畧司以蘇緘死事聞上嗟悼為之不食
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上
田十頃聽其家自擇官其親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戶
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
將賜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
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
昔唐張巡以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
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圍邕州也王安石

通鑑卷之六十八

七

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
詔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止就
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於辭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
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
乎對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安石曰是與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達辭宴垂拱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之
壬午詔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劉彝追毀出身以來諸
勅送涪州編管以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雖已降責
尚未有盡乞治彝張皇之罪重行誅戮故也 四月永興
軍掌機宜官范育從郭達辟為安南道掌機宜官至潭州
奏論交趾事勢畧曰朝廷宜講所以輕治緩救之策制勝

於萬全不當為重且急之謀又曰治大以重雖無事不可
緩者西北守邊是也救緩以輕雖有警不可急者征討安
南是也遂辭疾 五月戊寅知皇州皇城使陶弼以本官
充康州團練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張述權發道宜州時邕
州新破遺民逃山谷不敢歸弼單騎從百餘人先入左江峒
招諭民始翁然歸業因點集舊所籍丁壯得二萬七千餘
人分三等以二萬隸諸將凡踏白開道及輦輜重皆峒丁
也餘以自隨 六月壬子富弼言秦爾蠻獠犯我封疆二
廣構災五嶺嚴備雖為手足之患諒煩宵旰之憂竊聞淮
南累歲尤為荒歉南方鄉村城郭重疊適久官司錢物諸
處興脩水利之類後人甚眾伏願陛下深詔有司并下諸

通鑑卷之六十八

八

道竊以寬民為務況所通欠可蠲者與蠲放理難蠲放者
多分料次且令遠遞輸納及權罷諸般興作完聚民力一
意專以破賊為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別上圖謀
以稱朝廷有為之心張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賦
已廢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隘茅竹
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
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慮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
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
聞其城柵墮墜乃有數重兵力民眾必益充足頗畧旁近
占城等諸小國事勢掩蔽比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吏猶習
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為國生事

謹條九事列於左方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七月乙亥詔諭郭遠等謀言交賊既歸巢穴日聚其黨教其戰陳及搜集象馬閱習奔衝此輩素狡猾今又操危心慮大患其於姦智必有出人意者深恐八月

中果來犯邕州見在彼將官口於忠勇便與接戰慮誤大事蓋深入之師利於速戰故也仰更切審為處置嚴與戒約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遠遣廣南東路鈐轄和斌及楊從先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進詣將九軍自廣西進八月街尉少卿直昭文館石鑑知桂州鑿初罷桂州非緣罪戾改知虔州尋又改知桂州鑿登對具言交賊機智姦巧極不可輕上即令李舜舉諭郭遠等曰如鑑所說賊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洞入交州縱二蠻俾使歸賊果自守不敢動賊始設伏於火口隘以待我師遠知之乃由間道兜項嶺以進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艤戰艦四百餘艘於江南岸我師不能濟欲戰弗得遠請示弱以誘賊果輕我師數萬眾鼓譟逆戰前軍不利遠率親兵當之遠等繼進賊少却叱騎將張世矩王慤合闕諸伏盡發賊大敗入江水者不可勝數水為之三日不流殺其大將洪真太子禽左郎將阮根乾德懼奉表詣軍門乞降納蘇茂恩琅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於是遠與諸將議帥大兵濟江諸將曰九軍食盡矣凡兵之在行者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瘵遠曰吾不能覆賊業俾乾德

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萬餘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旨 十年二月乙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韶知洪州韶時以母老乞外因抗疏言決里廣源州之事以為大臣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云云上不悅故出之 餘見取沈河 丙午宰臣吳充等上表賀安南平由赦廣南西路諸州軍以廣源州為順州 已酉知邕州陶弼為西上閩門使知順州初郭遠以重兵壓賊境使弼將精銳殿後李乾德既納款遠欲班師恐為賊所襲不先號令而中軍夜起兵夫爭前自相蹂踐賊隔江對壘陰伺之弼命帳下無輒動遲明整隊徐引還遠方築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源城又使弼往視即奏用弼知順州賊數入寇復據梳榔縣揚聲欲攻州城弼率屬將士固守素得人心賊動息皆知之獲覩者因令諭賊以禍福不則來戰賊始懼順州以寧 四月甲辰詔已差徐禧會計安南與師費用聞廣西民自供大役之餘極為殫弊令禧具可以寬郵振補事以聞後禧上振郵事一曰蠲賦稅減役錢二曰除欠負養孤遺三曰罷折變禁科買四曰放銷夫省役人五曰計地里省私撥並從之 十一月己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狀詔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今經畧司優加撫納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趙高乞專委橫山寨至監押招誘蠻人買持磨道等戰馬從之 元豐元年二月辛未詔權桂州司理參軍徐伯偕攝廉州石康縣尉徐伯準並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並杖脊編管以不知覺徐伯祥赦前通書交趾特斷也伯祥初以布衣募眾擊交賊授右侍禁為沿邊巡檢王師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寧六年書至其書自稱巨宋遊士臣伯祥敢以援邊且以朝廷為負其功故積怨欲捨墳墓奔親戚而歸彼於是詔捕伯祥伯祥自經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準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學趙世卿進安南遺說五篇及自陳安南戰棹司差使有功詔世卿與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趙高為天章閣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問

高交人逆順之情彼將入貢於新疆降民必有邀求應之緩急與之多寡宜如何高對賊勢未敢動者三時或議再舉上得奏罷之而赦乾德嶺表遼安 二年四月丙辰廣南西路經畧司言順安州貢峒等舊隸邕州昨宣撫司因取復廣源分隸順州乞還舊隸從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熊本試吏部侍郎初宜州蠻擾邊以本知桂州始至即戒邊吏毋輒生事勞問溪洞酋長人人得其心乃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而朱崖黎人之圍解土人蔡寶珍導降蕃引兵與熟戶訟欲取以為功本問之色動縛寶珍投海上交人以為神謀者云交人將以明年入寇使者實其言詔問本本曰安南使人在道不應有此藉今有謀不應先使人知後果妄初郭達宣撫安南劉凡以廣源郡建為順州朝廷以為不足守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徂窺宜州之際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搗虛掠歸化逐智會智會寬右江乞師本遣使問狀交人為欲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柔八峒不毛之地嶺表遼安 十月戊子初交趾郡王乾德省廣南西路經畧司奏昨準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惡勿陽等州峒疆土未明令本司計會本道差職官辨正今惟安南報差黎文盛等至邊界以辨正乞降詔旨付安南遵守事向觀奏牘陳叙封疆特命邊臣計議辨正卿保膺寵祿世載忠純欽奉詔旨申飭官屬分畫州峒本末已明

勿聽勿陽二峒已降指揮以庚儉邱矩叫岳通曠庚巖頤
利多仁勾難八隘為界外保樂練苗丁放近六縣六縣下
恐有賊字時政記亦然宿桑二峒並賜卿主領卿其體此
春私益懷恭順謹遵封約勿縱交侵初熙寧十年乾德言
乞詔回大兵即遣使謝罪奉職貢詔從其請令安撫司遣
人畫定疆界而宣撫使郭遠以為昨大軍至富良江交趾
納款日偽文思使矯文膺已嘗議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
今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畫元年乾德遣陶宗元入貢乞
四州土詔令交趾畫歸所屬邕欽廉三州人口即給廣源
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額刺曰天
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婦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撫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司復索三州官吏婦人而交趾固稱無有以故久之不決
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楊壽安寇歸化州宿兵謀入順
安等七州峒歸化州故勿陽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
使劉初以為皆廣源州故地開寶中廣源道坦綽儂民富
願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蠻內附輸納朝廷授民
富以官知廣源州事後雖因劉紀納土朝廷以通儂州賜
智會智會民富之宗也交人無厭失信妄動不若因此處
置以息將來邊患而交人以為昨采銅於勿陽峒即不知
有歸化州也經畧使熊本亦言嘉祐中儂宗旦以勿聽等
峒歸明賜名順安州治平中儂智會以勿陽峒歸明賜名
歸化州今儂氏所領州峒初不隸南平而歸化等州係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江控扼咽喉之地制禦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諸蠻之要路
乞詔交趾詰其侵犯歸化州之故及令盡還虜去生口絕
其長惡未萌之心是歲成卓鄧闢乃與南平使黎文盛阮
陪定議如十月己巳詔書而黎文盛寓書熊本曰成卓言
上電下雷溫潤英遠勿陽勿聽計城責深類任峒景思苛
紀縣十八處從南畫界以為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聽不
敢爭執然儂氏所納土皆廣源之屬也幸遇聖明萬政更
張何愛此硃碣瘴癘之地不以回賜本道存庇外臣或曰
昨王師所取者當還其守吏挈而歸明者難復也文盛以
為土有主屬守吏挈而逃去盜主之物也主守自盜不赦
之賊盜物寄贓法亦不許況可污於省籍乎而本及卓以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十七

文盛雖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聽不敢爭執以為大
意已定故降詔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六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討梅山蠻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南南江北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羣蠻擅其地虛立州名十六國朝並隸辰州許合貢奉則給以驛券其後有歙州舒光秀者為之首領提點刑獄趙鼎言歙州峒首刻剝無度蠻衆願內屬時熙寧三年也明年辰州布衣張翹上書論江南蠻雖有十六州惟富歙叙州僅有千戶餘各戶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路與績鶴叙口州蠻自相讎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

五

一

撫富歙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師宴孱懦衆不畏服爭鬪讎殺不已皆有內向心近師晏嘗於辰州自陳願以石馬鎮一帶疆土歸化乞乘機招納建城寨定稅賦詔以翹書并鼎所陳下知辰州劉策詢度於是請如翹言領兵壓境密行招諭直下溪州修築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圖上方略 上曰策言兩江事所規畫甚善非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 九月丁卯詔比差章惇經制梅山蠻事今令知潭州潘鳳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與惇協力處議毋致失誤梅山蠻素凶獷數出抄掠漢界嘉祐末鼎州人張頡知益陽縣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裕及戶部

判官范子奇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復奏蠻恃險為邊患宜臣屬為郡縣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會遣惇察訪南北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鳳□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諭梅山蠻往今作省戶皆懼喜爭闢道路迎所遣招諭人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戊戌以歸明人黃全諫為三班奉職辰州指揮使仍賜銀絹袍帶初洽州蠻李光全等欲連富州村因為亂全諫執送官故賞之其後章惇言賞全諫太優恐難繼其次三人止乞與殿侍上以問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踊躍有趨賞之心而口治不敢出而求助陛下每恐賞輕重不

五

三

等即有人觖望如漢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趙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趙人心今賞全諫正是封趙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較量厚薄操券以責人主恐人主不可勝責故太祖責三班援例求賞盡誅之所以銷人臣恃慢之氣而長人主威權若能如漢高祖收趙子弟即人臣有觖望為亂者□□今衆誅之而已 四月壬辰權邵州防禦判官郭祥正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給梅山甲及根括增稅有勞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岡徭人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丁七萬九千八百九口田二十六萬四百三

十六畝起稅租及修築武陽關破城寨其提點刑獄朱初
平管勾常平司喬執中知潭州潘口並協力同議詔各遷
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歸明人向永昭奉其祖防禦使通
漢所受真宗金交椅銀衣劍及富川印來獻詔以劍椅
先朝所賜還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詔置沅州以懿州
新城為治縣以盧陽為名從章惇請也

南江傳云懿州賜名沅州潭陽縣名盧陽縣並繫之七
年六月案實錄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
惇請建州縣城寨當參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陽郡熙寧
七年收復溪洞黔街古顯叙映中勝富流續允雲洽俄
獎見城宜十七州即唐叙錦獎州地置州治盧陽縣領

盧陽麻陽黔陽三縣及寨二熙寧五年收復以破中勝
雲鶴縵五州即唐叙州龍標縣之東境置安江寨富境
圓三州即唐叙州龍標縣地置鎮江寨食貨志云章惇
初築沅州亦有七田務

八月甲午併辰州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 十一月戊戌
賜江淮發運副使張頌獎諭勅書并銀絹二百先是章惇
言構置梅山實自頌發之詔頌具元奏事節以聞故有是
詔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比建州學令聽請者已多乞
賜國子監書庶一變舊俗皆為禮義之民從之 十一月
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構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內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新

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築寨難制弼以謀間其黨保靜
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為諸酋所攻殺僅
以身免弼乃為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福師晏遂
與興及眾數千來降弼取地築城寨五弼永州人也 十
二月庚子荆湖南北路轉運使孫構言沅州招納偽地林
錦等十三州歸明得戶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
逐州分認歲入課米以鹽耐之州界遠者六十里近者四
十里請補知州等官詔授地林錦州楊昌慶等十三人為
班行軍將 元豐五年正月戊申容省副使知誠州謝麟
言本州旁近戶口或遠隸它州見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
割戶口山川并降屬縣名額詔沅州新修貫保托口小由

豐山堡寨係控扼蠻峯形勢之地宜以瀕渠何貫堡寨為
治所合置渠陽縣隸誠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誠州公
遷安撫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閻門通事舍人周士
隆知誠州置兵馬監押職官司戶參軍各一員並令謝麟
舉官一次誠州官任滿依沅州酌獎

九域志云誠州唐溪峒誠州皇朝熙寧九年收復元豐
四年仍舊置治渠陽縣
六年四月湖北轉運使言誠州開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廣
西都懷寨若通此路中徹融州實可扼三路溪洞之喉於
望下廣西協力經營詔熊本應副無得請張致失機會
五月戊子西上閻門使果州刺史謝麟言先準朝旨撥托

口小由貫保靈山四寨并若水倉隸屬誠州緣沅州與誠州元自梅口為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約三驛又從托口寨盧陽縣界至梅口江約四驛削取沅州封守附蓋誠州太廣不惟沅州戶賦人兵不足以成郡兼誠州見招納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開拓封疆兼結狼九衝等諸洞並在托口寨西南見隸沅州水陸道皆由托口寨設或漢洞入寇誠州地遠力不能制沅州又為托口等所隔難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兩寨依舊隸沅州以大由等漢洞割隸誠州從之

平清井蠻

熙寧六年晏州六縣夷自清井謀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五

員外郎熊本察訪梓州路常平等事并體量措置瀘州清井監夷事

新紀但云遣熊本措置瀘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討清井蠻不當發西川兵既弱又遠當發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蠻不當發兵討之蠻急則恃山林官軍不能入也然有田以為生若以兵擾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務擾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討之我罷則彼出我出則彼藏瀘州糧食難繼我師必困上以為然欲即遣遣此兩人王安石曰臣欲更與計議請取旨時李曼建議欲以王命撫納甫望个起晏子安石又白上此兩人皆以為甫望个起晏子不可以王命崇獎成其氣勢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六

不可測臣愚以為此二族多不過萬人夷俗以王命為重今寵以爵命歲時稍加優賜約以勿相侵擾若懷惠乃所以絕其兼并之謀今縱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侵疆上謂受失策安石曰受奏亦但云各領本部不得相侵擾而已撫二酋以王命恐當如此上乃以為然既而安石曰熊本子細必能了當遂獨遣本仍令諭本此意 九月詔故長寧州土刺史蓋子斗辣為長寧州土刺史隴屬村首領斗始該為巡道使以措置邊事熊本言斗辣族距清井監十里領山前十二村夷眾未嘗為寇昨以一馬七牛吉刀等結斗始該攻討三里寇賊來劫首級斗辣乞與父時封爵隴屬村亦控制諸夷水陸形勢之地緣始該隸南廣州土刺史李行從而使之同至故有是命 戊辰察訪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漢戶典買邊人田土者聽今訪聞或瀘州縣分前此漢人亦多私典賣邊人田土者皆出情願即無爭競但不敢經官印契謂宜許令賣契赴官陳首如無交加即印契給還其元無稅租地土不以初前後並令量認租稅從之 十月辛未王安石因進呈瀘州事言得熊本書以為甫望个起晏子可羈縻初本在京師臣與言如此本不以為然及今乃知須合以爵命羈縻緣甫望个起羈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盡有才略或是豪傑若不羈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諸夷不難并制遂致強大即為一方邊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羈縻

旁近諸大族各隨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並為內屬部
落即難相并合所謂為大於細圖難於易也上悅曰已令
熊本經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請命議除瀘
守上曰專令熊本經制却令本自舉一人知州事更求人
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訪熊
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議買田為民誘三里夷人斗設等
至寨因語問傷殺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相殺
尋斬訖斗設等劇賊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誘而誅
之或為它日之害謂之口殺特以此為名耳後本乞賞功
上弗許蓋本以檄召戎州司戶參軍程之元權領江安縣
密圖之元即召諸酋見於廷問景左藏安在諸酋呼噪

通鑑卷八十八

七

不服因殺九十餘人斗設手刃思忠者械送瀘州凌遲斬
之以祭思忠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親
將蜀兵東兵募土丁凡五千入夷界捕殺小路大小四
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因即撫定之及於
所得地內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檄等處
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建置橋閣里埃悉已周
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小路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即至
軍前作誓永不犯者地凡得其所獻地一百四十里已募
人墾耕其屬悉已聯為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
范百祿於今月辛酉同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
及差次軍前功狀續具以聞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也按熊本集清并享士題名本以六年五月自東府據
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寧遠二月二十
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祿至清并享士其稱今月辛酉是
二十三日無疑但不應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實錄誤編
八此姑從之

四月辛卯賜瀘州軍前効用黔州弩手魏忠勝義軍人賜
錢三千有功者別議賞清并蠻寇邊此軍出力死戰蠻隔
溪語曰相與無怨何致力也義軍罵曰朝廷遣我擊賊不
知其他以藥箭射賊當之者立死賊惡之曰此黔州弩手
箭也五月乙亥西南蕃烏蠻羅氏鬼主僕夜為銀青光

通鑑卷八十八

八

祿大夫知羈縻姚州南望介怒為銀青光祿大夫知羈縻
歸休州沙取陸路乞第並為把截西南蕃部巡檢從經制
夷事熊本請也

討茂州蠻

熙寧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體量邊事王中正言茂州
所管靜州州將楊文緒因蕃部謀燒劫市戶圍通州城并
率張仁貴結連背叛今雖擒獲文緒然已病困恐且死無
以狗眾運輒斬之具張仁貴并妻女等乞裁斷詔張仁貴
凌遲處死并楊文緒妻女並依謀叛已上口行法仁貴茂
州牙校也十一月癸酉內侍押班王中正為昭宣使劉
昌祚為皇城使狄諤為客省副使王光祖為引進副使以

討納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為邊防賞功也昌祚詠等皆
中正所搆以來者先祖為梓夔路鈐轄受命策應以兵三
千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中正等破難宗開次蕩軍
策谿諸族得級數千他物稱是遂軍難宗聞去茂州五十
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為賊所據中正患之召先祖與昌
祚詠議先祖獨請行既叩石鼓賊恃險矢多如雨先祖以
銳兵分四路登山出賊背以取其隘賊不意遽適追至茶
山迫夜親執旗鼓擁之以進追斬數百級墮崖谷死者無
算遂招納餘族及營諸堡若會中正等於茂州乃歸始中
正至成都而茂州既與蕃部私誓當罷兵中正獨言受御
前劄子有所討殺六月引兵自雞宗關入恭州乘蕃部不

五五本末卷八十八

九

設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焚蕩族帳幾盡尋復與私誓七月
又襲之隨復與私誓具奏以恭延慶雖云私誓官軍至雞
宗關蕃部輒渝約距戰故也時延慶已坐措置乖方被責
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當先私撤兵求和物官司籍
所掠人畜物財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
口未報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
下過刺牛羊豕血敵之掘地為坎反縛羗婢坎中如未報
及口於上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咒云有違誓者當
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輸撤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
掠買羗婢以禮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又先過劍門蕃部皆
輕之自是剽抄未嘗絕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縣

置威戎軍使及置鎮羗寨難宗聞

討瀘州蠻

熙寧十年羅苟夷犯納溪寨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
存寶召乞弟等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國蠻乞降乃詔
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
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繞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蠻數百
乃引去知瀘州喬叔達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
仍奏以乞弟襲歸徠州刺史召乞弟拜物乞弟不出喬叔
以賄招之乃肯來蠻以為畏已益恃慢五日遂以衆圍羅
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圍結熟夷也王宣馳救之蠻解圍
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沒事遂殲存寶怯懦不敢進乞

五五本末卷八十八

十

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綿梓遂間四年詔以環
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後以存寶逗撓誅之五月癸丑林
廣言差借職史利言貴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蠻兵
士及說諭為名陰圖進兵之路勇勁可嘉詔廣問利言道
路巢穴險易遠近及應有聞奏具析畫圖以聞初利言到
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義隨還獻馬四匹并歸所
虜兵士七人辭款甚速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決所陳
道路大軍進發訖不由此十一月林廣進軍特容琪落始
兜臺相率據隘我軍是日廣分遣諸將腹背攻之斬二千
餘級得王宣王慎言陷賊時印賊大震恐呼漢兵為生鬼
從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當者遂進軍阿徐池 十二月

林廣之駐軍阿徐池 十二月一日 乞弟遣人投書求降廣
納之及軍次落婆遠越三日廣復令乞弟所遣蠻奴阿義
阿生同往諭乞弟乞弟又遣人納降書翌日乞弟又遣其
叔阿汝獻馬五十四請退軍廣隨阿汝所指擊即退四將
行營於後山然實扼賊歸路乞弟又請不解甲廣策其有
異謀為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
人稱降廣從十數卒出壘以待之乞弟伏弩毬寨下猶豫
不肯謝恩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首豪二十八
人俘三百餘級獲馬鎧仗及乞弟父子所投告勅歸休州
印納江有二橋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馬上橋王光祖父子
追迫墜水斬之軍中以為乞弟爭其尸得金絡項條脫者

皇宋通鑑卷八十八

十一

以故乞弟得徑下橋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詔昨與師討
乞弟今既蕩平窠穴即與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軍兵等
除留戍守外餘各遣歸林廣候措置新立堡寨畢回本位
初廣失乞弟於納江眾十萬人皆無人色官吏噓噀不能
食乃令進寨追賊越七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
人山山形皆刀劍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
崖丙戌過鴉飛不到山己丑至歸休州大小茅屋纒百餘
間乞弟所居則以木為之亦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菁
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墜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勝
數往往取僵尸鬻割食之留歸休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參
丈兩問廣軍當何如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不獲

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昞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詔云將
來大兵深入討賊期在巢窟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
守要害雖未得乞弟萬一糧道不繼亦聽班師軍中皆呼
萬歲曰天子在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定計班師發已發
歸休州循寨而還月癸丑朔次江門廣與苗時中參文
昞輕騎同往樂共等處相視要害修築堡寨仍以樂共為
城江門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為堡西通清井寧遠安溪
以達江門東於大洲壩置堡以通納溪包括上下底蓮窠
等利悉居腹內皆時中及程之才初為韓存寶先事經畫
者也廣之進寨追賊中軍皆由四出獨留疲老三百餘人
在寨暮夜刁斗無聲時中問廣何故廣曰既失賊當就死

皇宋通鑑卷八十八

十二

不暇郵此耳時中曰公誤矣朝廷付公以十萬眾豈可同
偏裨劫一死為勇耶乃命追者整軍而進又欲移兵討落
母部索乞弟時中曰公師十萬眾深入死地元惡既失豈
可妄加無罪族帳為朝廷更生事耶要當圖此十萬眾生
還計耳廣從其言自納江至歸休州暴師四十餘日糧道
不至乏絕時中之力居多 是歲置瀘州樂共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樂之敗

元豐五年七月戊子，鄜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堞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開樂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守備，則賊不敢攻；兵眾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已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為晚。已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石堡高延至長城，崩置六寨，自背岡川長也。孟也羅韋囉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圓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圓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園要務，占盡地勢，以為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則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股削為城。工料但如所約，可足從之。八月壬戌，徐禧奏：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漢軍十餘將，凡八萬。使夫荷糧者倍之。既定議，而神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

之必敗，敗則死拒節，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行，有詔留諤守延州。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初與版築，砲數宋爭皆敗去。及是，旱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口兵甚重，給事與救使宜退處內寨，檄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將，乃爾怯耶？不聽。丁亥，口三十萬眾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寇偉等八百餘人戰歿。故遂圍城。乙未，神諤言：臣止與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已，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丙申，上批付沈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累降處分軍前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濟園棄城。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眾才三萬，彼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城以困之。禧不從。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棄其未集，夜往襲之。禧又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輒加咎，則氣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既梁，將無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寡眾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持其請，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敵，不成列。永能退，附肩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騎稍逼，禧乃

命曲珍等志城中兵陣於岸下水際禧植黃旗手知坐城下臨視之敵先以騎五萬嘗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不可動三戰則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情在後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遠出其後擊其老稚彼眾必亂此政兵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永樂城依山無水下瀆無定河為井十四築壘營之寇眾驟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糧餉掘壘為磴道爭先登壘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僅能足飲將領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寇知沈括退保絳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

通鑑卷八十九

三

且壞不若盡庫幣以募死士突圍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不從又責珍曰曲侯以軍敗又欲棄城邪及圍城決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寇帳其首生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蹙失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邪首見思誼言若還吾爾會未脂事在元豐四年並見西邊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人囚之初思誼去時惟禧舜舉有水而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人亦不知攻稍緩

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則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思誼泄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餓疲不能復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言禧實不死有陷敵還者常見之十月戊申朔李桓神誘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八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寇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

通鑑卷八十九

四

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石丞相滿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乙丑詔廊延路計議官試給事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轉運判官李稷自永樂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禧贈金紫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舜舉贈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忠愍各推恩二十資舜舉子充遷十資自借職為供備庫副使兄舜聰五資自左藏庫使為皇城運郡團練使舜欽并姪瑜各遷一資妻任氏封夫人稷贈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資並賜銀絹各千八內高品張禹勤贈皇城使賜銀絹各五百推恩七資禧為

人狂踈而有膽氣尤喜言兵以為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種諤素以邊事自任上遣往經畫之既入其境不為備狂謀輕敵猝遇強寇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聽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自呂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也新本以復存之今從新本邵伯溫見聞錄云自今更不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五

兵與卿等共圖太平蓋指此事

丙寅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永能遣散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候見即依沈括已行曉諭給賞錢遷資酬弊初永樂城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掖永能由間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未敢從事西陲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奮戰而冠不知其為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尸以歸 六年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文州刺史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

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詔劉昌祚本路士氣自永樂不守以來折索摧喪非往日之比近聞訪將互出頗獲首級軍氣小振則豪勇異軍之人宜有推別將以氣作之使鼓率士心樂於攻戰今賜御製線戰袍紅線勒巾金線烏梢弓虎紋帳軒銀繖桿槍朱漆團排金鈐銀裝手刀各五十宜擇果與之人量所宜賜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見陷沒夏國人一百四 九人以晉州進士邢達原為本州文學賜袍笏先是永樂城失守達原等為夏人所掠既遣使詣闕請罪至是其籍以歸

經制安化蠻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六

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為人蠢疎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工乃見材實侵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王中正高遵五路代靈州事見西邊 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十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為索羅箇牟國骨價復私怨耳王宣過分往救之為乞弟所殺事遂張大比及事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蓋嘗起於至小章惇曰天下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為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

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覆悖又曰善師者不陳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藝字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字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又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為憂王安石以為不足虞不閱月安南叛前年彗出即位沒於張去歲與西師乃去即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

兵可以無悔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為大事蓋事神治人莫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蓋兵至於用則謂之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為難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禁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蓋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

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一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璠曰非陞神聖孰能知之六年正月丙申經制宜州漢洞知沅州謝麟言招降元謀賊首羅世念并逐洞頭領獲族四千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八

百人納木甲器械二萬并生界思廣洞酋長具到人煙戶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納土歸順其傑點酋首已付有司聽旨詔謝麟領果州刺史和斌領榮州團練使知安化州及惠廣等五十二洞首領羅世念為內殿承制蒙承想蒙全聖蒙光趙並為西頭供奉官蒙全叫蒙全件蒙懷忽蒙光連潘曹並為侍禁潘全鈞為奉職並給俸與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道鎮月赴宜州公參及八中賣板木宜州歲四管設前知宜州錢師孟通州曹覲擅裁損例再酒食不如舊買板木不及償償答貢物估價虧其實邊補文字至五年不給故自五年三月侵略省地五月費萬錢戰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戰死事聞詔以麟

斌經制漢洞事以口師孟屬吏焉先是和斌為廣西鈐轄
經畧司委斌率步騎三千討羅世念當盛夏晝夜趣兵趨
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矣或曰奈何背龍江邪
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驕之將士悉聽其暇進自
如既兼旬迪大閱蠻人既知兵少果大至斌親至營出俸
錢市酒肉以勞諸軍曰吾雖老思効死以報國朔日見敵
進退唯吾所視不如令者誅夜選將迎敵密戒以望敵則
走口眾聞報皆恐斌高卧不動凌晨報益急斌從容會食
度誘之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戒軍前
賈販者瞰江壁立賊登佛子嶺見兵眾大驚斌分騎兵出
其傍身不乘馬被甲步出策先鋒陣將士皆力戰蠻大敗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九

或欲益兵進討開置城邑會朝廷以斌同經制蠻事斌從
容講畫進屯要害以圖撫納世念遂率其首黨內附云
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英世忍為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
號其子姪九人並賜官勲以經制宜州謝麟言大軍討安
化蠻獠世忍獻木弓百紉二百藥箭五千自言世為外臣
修貢不懈故有是命

撫遇蕃戶董種

嘉祐六年八月邈州首領唎囉既年老國事皆委其子
董種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種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種
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方爵許口
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種與之

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
種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首長皆懼以為諒祚且求并吞諸
族臣詣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以為守禦之具盡籍諸
縣馬悉發下蕃兵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
關西震恐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州遣人言口
欲入寇者甚眾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
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以
引兵西之擊董種矣諒祚尋復為董種所敗築堡於古渭
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先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
謫奏三上甲申徙知秦州張方平知應天府 八年四月
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詔增邈州首領唎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

唎囉年賜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
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七月丙子以邈州
首領唎囉子誠州團練使董種為順州防禦使 治平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寧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
學士吏部侍郎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種用舊
事貽公弼以書且稱教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稱教
董種自是不復稱教 元豐二年六月甲寅董種貢奉大
首領景青宜黨今夫等辭上召通殿陸諭曰歸告董種所
遣貢奉人甚恭恪今已許汝納教此後可數遣人來任使
交易又聞部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
奉詔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詔西蕃邈州首領西平軍節

度使押蕃落等使董禮封武威郡王賜金束帶一銀器二千兩色絹細三千歲增賜大練五百疋角茶五百斤阿合骨為肅州團練使鬼章甘州團練使心年欽禮伊州刺史各賜金束帶一銀器二百兩練絹三百進奉使李叱臘欽廓州刺史增歲賜茶練有差青宜結鬼章止稱鬼章阿合骨稱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禮死阿里骨繼立阿里骨于闐人非咽氏後其母孛年暗適審侍董禮因養阿里骨為子既而董禮得風痺病卧帳內妻政於阿里骨甚親信之阿里骨又得幸於董禮妻喬氏內外咸服逆謀篡奪董禮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鶻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輕仇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陰使人賦殺欺丁及董禮死阿里骨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一

與喬氏匿表出令如他日悉詔諸族首領至青唐城始董禮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害事我今當以種落付阿里骨仍厚賂大酋鬼章溫溪心等於是諸族首領共立阿里骨為董禮嗣阿里骨并取欺丁二妻為己妻母事董禮妻契丹公主其貢奉朝廷猶如董禮在日未遽以喪告也 此據哲宗實錄阿里骨傳注汪藻青唐錄高永年隴右錄錄增修青唐錄但云得幸於董禮妻不指誰氏隴右錄稱董禮妻喬氏又稱董禮妻契丹公主不知喬氏與契丹公主為同為異當考明年六月乙亥詔并王羣甲申雜見可考

十二月癸酉李憲得錄奏董禮阿里骨蕃字觀其情辭忠智兼盡願中國食祿士大夫存心不過如此綱緝再三嘉美無已兼爾所回委曲頗中事情甚得朝廷口命之意緣今夏口去謀不小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裏襲我之虛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騎待之也宜大為經營廣作枝梧勿令得志貽患異日昔六合首耳羅支斯錚督輪忠朝廷協力擊賊後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禮阿里骨既効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稱朝廷撫厚之意 董禮進奉人辭上顧董禮首領曰自歸屬本朝後與夏國通好乎對曰昨夏國屢來言若歸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二

屬聖朝荷國厚恩義不敢負上曰嘗與夏國戰否對曰西人寇邊累曾率眾出戰奪得其城堡及獲首級甚多上曰歸報董禮今盡心守國各賜器幣分物有差首領嘗與夏國戰殺敵有功者賜槍旗器甲 通使高麗 熙寧三年高麗八貢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誥王益柔以草高麗答詔非工罷直學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麗國王徽表求醫卜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極於四色人內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赴闕 庚寅詔國子監許費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燾假左諫議大夫文館修撰為高麗國信使林希復右正言直

昭文館副之先是權知高麗國王徽比年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待遇良厚故遣燾等使其國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陳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為高麗國信副使代林希希謫監杭州樓店務以上批聞希雖迫懼朝命不敢終辭然形貌憂鬱不少舒且高麗望中國使人久矣苟一見希顏狀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識達朝廷眷顧遣使通好之意今雖已啟行理終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 丁亥詔使高麗涉海新舟並賜號其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其次曰靈飛順濟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學士院錢藻撰進遣押醫官賜高麗國王王徽詔上批宜令許將孫洙更各撰一本以進尋命洙為翰林學士御史何正臣言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三

燾陳睦使高麗日以所得市馬易銀及於高麗界使人索驛料算直害義辱命啟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與恩命仍詔高麗諭以使者失職之狀以慰遠人詔劉與燾睦令知 二年五月辛卯賜明州及定海縣高麗貢使館名曰樂賓亭名曰航濟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麗貢使乞市坐船詔以靈飛順濟神舟借之 又言明州象山縣尉張中嘗以詩遺高麗貢使詔中銜替 三年二月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并館伴所言高麗使柳洪等乞過奉慰入寺觀燒香比羣臣服黑帶從之仍以帶賜之 戊申高麗使柳洪以國王之命貢日本國所造車賜詔答之洪以禮訪侯不貢車不敢與貢物同進而館

伴使以聞詔許之乃進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麗進奉使崔恩齊等百三十五人見賜物有差 癸酉高麗國王與二府親王書詔親王二府土物今受而不答止以書謝應臣僚答高麗國王書差著作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詔在先朝時金人常至登州賣馬後聞金人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來可降詔國王諭旨金人如願以馬與中國為市宜許假道後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統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四

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佃弟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與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佃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聖文武聲教之威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與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



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
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縣其興也自建始與抑建之先
已有與者與自天聖至熙寧四年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
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
徽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
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
知四裔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詔下畢仲衍
以所與使人崔思齊李于成語來上其所知不詳於羣論
著也所可紀者新羅百濟內亂王建遂合三韓易高氏姓
誦於治為遠宗王徽詢之子也又云高氏聖歷元和間事
皆有記錄三韓自有史元和中獻樂兩部蓋唐樂御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五

上曰他邦歸附中國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尚文其國
王頗識禮義雖遠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
禮遇皆在諸國之右近日進伶人十數輩且云口樂無足
取者止欲潤色國史爾安素等出使其國中館伴乃與上
節人從庭下相揖蓋以其國主與素均禮故也 六年九
月庚戌詔高麗國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縣擇
廣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場一月罷散又作水陸一
會徽立凡三十餘年其境東南臨海西北接契丹金國黑
水自王建并新羅百濟之地至此蓋百七十餘年王居蜀
莫郡曰開州號問城府新羅曰東州號樂浪府為東京王
居東北二十日行百濟曰金州號金馬郡南十二日行扶

餘舊地曰公州號扶餘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鎬州為
西京鴨綠江為北徽東所臨海水絕青下視十丈大凡海
至高麗界則清水登州經千里長沙即濁地寒多山國王
出平地嘗乘車駕牛或以馬涉山險乃騎官有中書省中
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
中朝國子監四門學學者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舉進士
詩賦論明經試一大經一小經進士夜試給場三為蠟八
兩燭盡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書有東觀漢記百官以米
為俸或給田投罷隨官增減致仕乃已貿易亦用米而不
用錢不禁民釀酒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好佛法開城
府有寺七十餘區興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給田三百結俗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十六

以田四方方四百步為一結田結收二百芒芒為斗十五
正與中國一石等天聖以來使由登州入熙寧以後皆道
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磧不可行其自明州還遇便風四日
兼夜抵黑山已望見其國境以黑山八島嶼安行使風七
日至京口陸行兩驛至開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
麗國使楊景略等奏辟李之儀書狀官聞之儀雖諸達吏
方隨器可使然文章之稱不著士論緣高麗倍喜文中夏
詞格乃彼所視仰宜得問學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稱茲選
可召赴中書擬用書狀進呈昂慰蕃辟官準此 七年正
月壬戌詔高麗王子僧統從其僕三十人來遊學非入貢
也其令禮部別定儀勞之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確邢恕邪謀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於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欣懌及珪等升殿上又諭王與珪等相見珪等復前分班再拜稱謝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嘗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哲宗熙寧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歲也舊紀書丁巳燕羣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於御坐之側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新紀但

書侍側廷賀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為圖帖定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宋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為師保
此據邵伯溫元祐辨証及呂大防所為呂公著墓碑大防止稱公著不及光當考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
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
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
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
入問聖體違為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故宰臣王
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殿
間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
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
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上不能言首
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

三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故自此惟一入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丁
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
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閣三
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
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
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願
視肯首既遷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簾下
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
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

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
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親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
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後再
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
與邢恕謀為國位計起故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
寧州團練使公紀游上初寢疾起密問公繪且言疾可憂
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起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
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起曰家有桃
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
花也驚曰白花安在起執二人手曰右相今布腹心上疾
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

三

曰君欲詢我家徑去已而起反謂雍王顯有觀觀心皇太
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
任王棫共造誣語械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
傾巧士也故起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
珪他日亞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
御殿起微哂曰上疾再作矣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
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為
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
夫素歸心乎確竊然曰然則計將安出起曰延安郡王今
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蓋以問疾率同
列俱入至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

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怒又曰此事當略設儀
令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
使知子厚章悖字也確謝謂起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悖
固凶險即許諾逆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
領壯士侍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
建儲事既退乃與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悖屢以語迫珪
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
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口縮不能先
事約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悖願無如珪何尋復入奏
得請俱出遂雍王顥及曹王顒於殿前悖更厲聲曰已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四

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
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悖京怒
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
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實本起發之 三月甲午朝
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皇太后
諭珪等皇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
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
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
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
降敕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

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
自此執政日再入 乙未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策立皇
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
冊大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
王珪請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
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
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
有司更加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五

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悖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
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于入內庭確悖當時亦
必有他說始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
事此政坐珪愚聞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
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
潤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
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証証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為
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宜
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
曉然究其真實諛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
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 哲宗新錄宣

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廷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令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芥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先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起確為右僕射累遷起居舍人一日確遣起要后侄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起曰家有枕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八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起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政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起反謂后與王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鎮兼前具陳起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起生黨與諫監永州酒新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起責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起但為職方員外公繪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

抵梧今改之趙子崧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璜叔夏謫監潯州監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丈若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說與看韓乃語韋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為然約集議於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巳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疑張璪推筆硯紙與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設素珪將所書紙鋪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眩不能語但慘怛久之眾皆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王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廉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孩兒直自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裏帽子着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止

皇太子內外所載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
一字案子崧所書與伯溫辨証所載並同辨証具注在
三月甲午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簾皇太后

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
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后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
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
命有司更加討論 是月辛丑羣臣詣閤門上表請皇帝
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荅不允自是表
三上從之 乙卯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
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
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啓子皇帝雙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一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宮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
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
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殿下以閤門凡軍
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請具條奏吏部磨勘奏
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辭臣寮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
殿門次內東門應得賜者並門賜從之 四月乙亥詔以
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為坤成節 五月甲午詔太
皇太后母韓越國太夫人凡給賜倍常儀 七月甲辰禮
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太皇太后於皇太后稱賜皇帝稱奉
百官不稱臣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甲午承議郎守起居
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先是恕已除中書舍人而言者謂

其游歷權貴不自檢慎故也起常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并以起新命絀之

起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溫辨証邢起之孫緝作其父言行錄之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崇吳靖方窺伺宣仁旨意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雙然遂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訝公繪太

起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溫辨証邢起之孫緝作其父言行錄之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崇吳靖方窺伺宣仁旨意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雙然遂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訝公繪太

二

許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容奏太母無不欣納往往以為得之於公也直道人語曰誰教汝為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緊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實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緝容也乃入削言公開與政事文游執政遂以為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溫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先居政府不能為和叔剝白負愧誠深蓋以中口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前兩月溫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為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溫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溫

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為言官初旦事溫公欲為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為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違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旦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迎去時申公方或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公也緝所載如此蓋多妄說姑附見

辛丑詔太皇太后出入儀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內故事不可考者依慈聖光獻皇后例施行 辛亥詔以時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詣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閏二月丁

未軍臣韓絳等上表請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宮殿太皇

三

太后宮以崇慶殿以壽康皇太后宮以隆祐殿以慈徽為名詔候過諒閣令有司檢舉施行 十月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摯先進前謝侍讀之命宣諭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巖叟即前謝侍御史之命宣諭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摯先進奏劄子乞罷武臣試換文資法請罷巖叟進劄子論聽言與用人二事又請摯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動搖乞陛下守定差法巖叟曰昨司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餘年行之已使之法祖宗時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後因王安石誤朝廷行履法遂至紛然祖宗法

莫最好又曰今只爭差字在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勢又曰自陛下因司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無毫髮私國家不幸勢曰司馬光雖致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誰為私昨罷章惇知揚州甚合公議太皇太后曰章惇昨來得罪為無禮豈可使移勢曰應是失勘會太皇太后曰應是差錯前時問他執政來不知誰主張云為其親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為親老不成不備命有對者曰於法父母年八十無兼侍亦貸命勢曰國家典憲於大臣不說如此巖叟奏曰若歲月合移及若告詞引明堂恩霽則自不消論應曰極是極是豈可裁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持者亦上

此類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四

書言執政陷他父故除揚州今日三省進呈宋呂大防言臺諫官又言執政取悅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與降出教他執政輩知勢曰小子狂妄敢如此勢逆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為今未修祖宗實錄須要合辨明勢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記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為太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只知是韓琦已前文秀博富弼輩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賢者與時敢指名巖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比是子細不勝幸甚勢又進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進正人在朝巖叟又曰正人或則小人消正人不厭多太皇太后曰

正人可知不厭多正人多小人自出頭不得也巖叟又曰先詔諭令二三老臣多方進拔正人勢曰二三老臣亦必體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為近日差除中也則老言語勢曰些小須有臣等不敢放過勢又奏曰臣曾薦數人已蒙用一二餘更望採用又論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來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來 十二月庚子傳堯俞王巖叟同對延和殿堯俞前謝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用卿堯俞拜訖未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墮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閑慢者且休

此類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五

嫌於更改太猛巖叟進曰若果是閑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堯俞既請劄子大要謂謹始故終巖叟奏第一請廢葭蘆吳堡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不獨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劄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試巖叟奏曰試之已見疎謬又進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長一日正要左右前後皆正人滋養威德豈可故此等人在左右極為不便應曰待相度巖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當陛下置臺諫只要察執政除改不當今若不存則執政遂將自肆言路亦無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職臣只是忠於陛下應曰此固是

堯俞曰王巖叟忠實言不輕發又曰待相度巖叟曰今日
乞陛下一言果決遂應曰待指揮巖叟又曰不知臣等章
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巖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進與不曾
進曰未曾進呈巖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應曰待使降
出 二年二月己丑禮部言太皇太后玉寶請以太皇太
后之寶六字為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四字為文皇
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四字為文從之 辛丑三省同奉
聖旨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皇太后
受冊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
於殿上發冊令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 三月甲寅
內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

皇太后故事

六

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願予涼薄豈敢上此章獻明肅皇
后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敘述太皇太
后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後數日執政奏事延
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冲幼權聽政
事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
宣女子所當御宰相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
今加以恩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書舍人曾
肇言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時發德音不欲
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
士至於感泣況臣待罪侍從嘗獻替言不謂偶合聖心特
加收採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

外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附天聖三年故事施
行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日有
司之議將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
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
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
乃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
前之所未有其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
本末似不相稱 己未太皇太后詔坤成節可只依天聖
八年以前章獻明肅御崇政殿上壽禮 九月辛亥太皇
太后遣中使賜宰臣執政酒菓并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
諭旨云知卿等於邊事極留意勞心故有是賜其御封物

皇太后故事

三

仍不許辭免 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於大慶殿太皇太
后御崇政殿受冊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詔皇帝
嗣位於茲四年華夏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
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
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
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於典故
有裨崇未盡今開具以聞 八月 十月庚辰禮部
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緣尊無二上理有屈
伸考之歷代又國朝典故無稱殿立殿名者先是詔禮官
詳議皇太后所居宮閣名號以聞太皇太后諭執政曰皇
太妃並依皇后當若如之漢唐典故如何文彥博曰固有

不可盡同者呂大防曰漢唐間非正之事於聖朝不可引
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持恐於禮有關也呂公著
等請依禮官所定從之 閏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諭
輔臣曰近已降指揮裁減雜流本家所得恩澤亦宜減四
分之一呂公著等言陛下臨朝聽政本殿恩澤自不當限
數向來止用皇太后例豈可更有裁損再宣諭曰今來官
究自宰執已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
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討究本末以聞已而詔
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
太后皇太妃準此四年三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見
變注 四月乙巳左諫議大夫梁燾對延和殿奏以春夏屢

正德皇帝本末卷之二

八

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議無
留政事方今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制政廉
惟臣下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
坐使明恩實惠偏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將來臨
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曰年來內中進呈文字常同
商量官家出意決事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日新天下幸
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
熟記實訓故事上納之 五月丁亥燾奏請降英州別駕
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等登對太皇太后稱獎曰卿等於
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詳見梁燾對時十月
甲寅詔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皇太后皇太

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並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 十
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詔曰吾總機務協助政綱雖克享
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
之儀願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於
常規是日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顯邦
家之慶而形孝謹之風何必外朝乃為具禮來年正月一
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門
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會天聖年章獻明肅皇太后元
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奉賀上壽及宰臣百官拜丹使已下
起居稱賀之儀為請故有是詔 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
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

正德皇帝本末卷之二

九

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蘇轍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
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詳見
詞傳六年十一月辛亥詔曰朕獲承至尊休烈託於王公
之上蒙成慈訓海內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
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既
稽歲甲環循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
昔在神考有奉先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與言傷財而
誠悉罷永惟大德未報此而不圖將何以示孝欽於萬世
而遠感於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旦日
齋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於

中太一上清儲祥集禧建隆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
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
罷散日該照一坐在外州軍自正旦日辨食設獄三日
並支係省錢嘉與臣民共增吉禱庶幾中外均被餘禧先
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今日同皇帝聽政不可比先獻兼
恐費國用呂大防曰所費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
韓忠彥曰謙抑過甚王巖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須過
有退託遂降此詔詔學士梁燾所撰也 七年四月立
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
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
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人事上下協應維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
威之舉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為然伏望而
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書左丞梁燾言臣
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聖慈致陛下每
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
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衷遠慮深誠用臣前言自適其時
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旨歸斷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
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
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
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
上不視事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

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
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
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皇太
后於禮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
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丁卯呂大防范
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問太皇太
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
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
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
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
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致
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
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
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此段據邵伯溫辨証并恭傳直筆刪脩恭傳云是日社
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
不相見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今止從實錄
係之二十二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聖體見上於崇慶

殿之西極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為之奈何應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 已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誥園陵制度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庭聞者無不推墮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迎先帝之臣此乃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十三

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又曰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而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上言 見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紹聖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

陵 已未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戊辰詔曰朕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雖已備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雖全比皇后而宮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來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慙慙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上牋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聞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取問所奏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其事於籍其所降付某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頒降未嘗以聞上聽問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十三

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匪其奏置樞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以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疾發扶掖坐殿後御閣行指揮簾外使臣依次第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召文彥博平章事於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右諫議大夫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信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恣據權要公肆詆誣無所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逭深懼一日陛下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顧却慮陰違內外

包藏禍心密為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官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忌惡而棄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為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心同惡相濟意在不測云云臣等竊觀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蹟狀明白揆之以義識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陳行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泄其刑 徒士良羈管於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十四

青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愜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聖烈果有廢立意及士良既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銘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呈摯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

摯等已責遊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哲宗皇帝

講讀

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憲也 朝奉郎秘書少監孫覺兼侍讀 五月己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來傳赴闕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 七月丁酉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侍讀孫覺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仍賜三品服 甲辰資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事 庚申中書省言管勾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講筵春起二月止五月秋起八月上旬止冬至前十日本所今來未敢依令施行詔候祔廟畢取旨 十月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秘書監傅堯俞兼侍讀先是侍御史劉摯言恭惟皇帝陛下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上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士是接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讀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眾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

任於是佃卞皆罷而彥若堯俞有是命 丁亥天章閣侍制范純仁兼侍讀 十二月辛酉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進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輪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丙寅御史中丞黃履兼侍讀 乙亥初御通英閣詔三省樞密院侍讀侍講脩注官講讀官賜宴於資善堂香銀帛有差 辛巳詔增講讀官職錢為三萬 元祐元年正月丁巳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等言臣等見進讀三朝寶訓其間有祖宗事與今不同者蓋是當時天下初定與治平之後事體自別君臣論議亦從而異又有祖宗一時處分難以通行於後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許臣等者詳更不進讀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二月庚午朱光庭奏乞以程頤為講官 甲戌上御通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教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眾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於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真宗自澧淵却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蟻蟻輒遠而過之且教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且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是月丁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黃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 閏二

月甲寅龍圖閣侍制兼侍講趙彥若為兵部侍郎兼侍讀
三月癸酉詔講讀官更不輪資善堂宿直 辛巳宣德
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十四日辭恩命
乞進見即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曰竊以知
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項
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臣不敢必辭只乞臣再上
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
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聽其
辭避劄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
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
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

三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
化德若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既罷嘗
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乞擇內臣十人充
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有剪
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正調護聖躬
莫過於此其三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
尊儒重道之德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生
別欲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
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
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
重程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

行宮中而避嫌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誠恐傷之耳頤
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六月崇政
殿說書程頤上疏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
默坐當講者立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
幾何或以為主上方切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伏自
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
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
異也今人家子弟亦不肯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
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說道義縱
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將來伏假
既開且乞依舊輪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

四

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為至切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
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過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
因令文官入侍崇政殿 八月庚寅吏部侍郎兼侍講傅
堯俞以職煩目疾乞罷侍講司馬光請改堯俞為侍讀而
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塔也請避嫌光
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遂以祖禹兼侍講 丁酉御
史中丞劉摯兼侍講 癸卯詔不帶職官充侍講侍講崇
政殿說書其請俸以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質錢
使或疑未得祿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詔戶部戶
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
侍士便當原人繼果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

戶部初欲折支執政為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
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與折支今始
給見錢 十月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
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兼侍講 二十二日降詔除侍講

二年四月丙戌先是中書省言景祐二年置通英延義
二閣以設講筵延義閣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講
筵所經度如得寬涼以備夏講詔修內司畫圖進入 八
月辛巳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
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汚天性儉巧貪
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
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五

項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全無發明上德未有
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間嘗以勿用
小人宜唯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因
咳嗽罷講及御通英學士以下侍講諸者六七八人頤官最
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過甚並無職分因然之 癸
未禮部員外郎顏復充崇政殿說書兼判登聞鼓院 辛
丑吏部尚書蘇頌翰林學士蘇軾侍講 九月甲子賜宰
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宮上新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
語終篇也 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太皇太后曰皇帝
天姿聰敏宮中維好學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
庚午呂公著言伏觀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論語畢賜

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
等各一篇臣次日與延和殿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
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
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
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
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願陛下念茲
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
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
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
一助也他日三者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書
論語等要義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月書寫者覽甚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六

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公著與同列皆言此聖人經
訓有補於治日宜親閱 十月壬申詔講筵官大開講日
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
先是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舊史
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人主所行日
進數事以備聖覽故有是詔 實錄院檢討官著作郎兼
侍講范祖禹辭免起居舍人從之是夏權住進講祖禹言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閣燕聖學日勤然臣等
無由整竭愚短輔助萬一又言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
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如不好學則天
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又言凡人

之好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不無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願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之則陛下聖意先已有得矣四年春正月甲申詔講筵官許依秘書省職事官例觀新樂賜聞喜宴許依帶職人並赴從崇政殿說書顏復請也二月壬戌御通英閣召講讀官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別更有德康對曰韋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疆而毅之類是也先是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

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因欲諷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生致也臣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三月壬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等奏臣等撰進漢唐故事得旨分門編修成冊進呈詔以通英要覽為名十月癸丑上御通英閣召講讀三朝寶訓侍讀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疎不能發明上資聖覽上達內侍宣答曰祖宗治道茲有本原速此終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五年春正月庚寅御

史中丞梁燾兼侍讀燾再辭免從之燾嘗奏疏曰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必由聖學乎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政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熟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口再三詢考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又奏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伏願陛下當天眷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而勉皇帝早開經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八

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官中慎選茂進之人以誘掖誦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與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智之助疎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於誠意喜畫正心樂道終到海內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養成靜治為天下之真主焉二月壬寅通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夏四月癸丑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於通英閣奏對八月丙午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觀大學一篇論大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問之燕以備觀覽從之庚戌給事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言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

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邁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恐其傷缺况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衡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尼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而諮于二虢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九

於闕天而謀於南宮詠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文王問於史佚四聖維之眾賢翼之是以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哉惟強學問而已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義下訖神宗伏惟陛下道於三王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永口矣

范祖禹進帝學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

九月丁丑御選英閣召講諸官講書諸實訓召宰臣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冬十月庚申講書終篇賜筵於東宮宰臣執政講讀修注官

預六年二月丁巳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事過多已錄進請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唐故事詔依前旨進故事八月辛亥三省言翰林學士范百祿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奏請詔修通英延義二閣記注今陛下嚮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一纂錄欲乞復修通英殿閣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從之仍令講讀記注官同共編修甲寅宰相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通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通英延義二閣記注六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論議嘗講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金紫仁宗謂侍講丁度曰老子云治大國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十

烹小鮮正謂此也學記曰知類通達謂之大成仁宗可謂善推其類矣臣嘗進仁宗聖學事述有未備者欲寫二閣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之其後詔國史院修寫兩本進入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燕間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難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嘗觀書不廢也十月丙寅通英諸實訓至節費呂大防奏曰浮費固當節至於養兵以禦患而民不勞故養兵之費不可節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者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庚午幸太學講尚書無逸終篇詳見太學十年秋七月庚寅詔復置翰

林侍講學士范祖禹為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祖禹固請補外乃用王洙避兄子竟臣故事持有是除某處行狀云復置翰林侍講學士實盡廢之

八月壬申御通英閣

侍讀顧臨請實訓至王公論引漳水灌漑王幹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公幹所論孰長臨奏釋公所論意上曰是何說可行臨曰公畧可行上宮中恭默不言惟講讀時發問元祐八年春正丁亥上御通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訖讀實訓顧臨請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之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法

皇朝紀事本末卷之二

十一

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穆獻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閭闔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尊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

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正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改復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五月乙酉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進呈將漢唐正史內可同進請漢唐史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乞專令讀官鈔節進讀從之 紹聖元年六月癸酉詔罷講禮記候秋涼日講

皇朝紀事本末卷之二

十二

詩 七月壬寅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御史中丞黃履言舊令講讀說書每月職錢十貫 元豐八年十二月聖旨侍讀侍講職錢特添作三十貫臣等備員講職未有補報而坐糜厚祿實為僥冒欲乞寢罷只依元豐已前數目詔不允 三年五月丙申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竊見講筵於經史之外間以祖宗實訓進講聖謨英烈具在此書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世之迹散於御批日歷時政記起居注聚於實錄然記詳辭博未易周覽請選儒臣取其尤繁治體者分別義類著為神宗實訓一書授之講官以備勸講之闕詔候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 四年十月辛巳御通英閣召講讀官講詩讀實訓侍讀蔡京經筵

奏事上曰早來卿所讀實訓朕於宮中已詳閱而朝實錄其實訓內事多係實錄已載實訓可不須進諸京言竊見王安石有實錄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熙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略行修纂進諸上曰宮中自有本朕已詳閱數次矣 戊申起居郎充崇政殿說書沈銖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皆中批也曾布等對上以銖除命諭之且曰銖講說極佳近講南山有臺極通暢有理上欣然頗自以為得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豐八年三月司馬光入臨畢遂徑歸洛太皇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充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十三

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關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即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捨其所短其愚狂鄙陋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臣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

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
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
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
乙未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諫言虛已以
待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且
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於理不切於事雖
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而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
非有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
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則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
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
得已也願以即政之初羣臣不能偏曉凡列位之士宜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此心務自竭盡朝廷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
史臺出榜朝堂

舊錄云上新即位姦人乘隙誣謗宰臣蔡確患之請降
是詔然其後上書誣訛無復忌憚臣等辨曰哲宗新即
位司馬光上言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
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思壅而
不下達請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從之時用事之臣方持
兩端而草詔者希望風旨名曰求言而實設六條以拒
之光乞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朝廷務在
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
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未幾果別下詔今實書其事

上自新即位至無復忌憚三十一字並去之

詔新知陳州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司馬光過闕今先入見
先是光上疏乞開言路曰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
以臣愚空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
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稱慶以為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
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
朝廷維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快天下積年
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頒於四方而大府少卿宋
彭年言在京不可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
乞今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今太學
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銅三十斤臣愚聞之悵然失圖憤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
直為朝廷惜治體耳又曰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
事得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任者欲冠
戴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有所不照下之情偽
有所不達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
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
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
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納忠之人皆源源而來也於是今
光過闕入見

光此疏不得實日因令光入見故附載元祐容疏以為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以知陳州遇闕未入對上疏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今入見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者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微俾希進下則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四

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惑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鉗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

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 六月丙子司馬光言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機例身虛已渴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明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諫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五

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關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誣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宥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周攸伏聽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

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帶於
大運夙夜祗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
天下之民以防壘蔽數求謏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偏以
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於落止此成王所以求
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
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在京於登聞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
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
是始用其言也

舊錄云以資政殿李士通議大夫司馬光有請時光欲
招其黨人眾議新法以欺廉惟故降是詔於是小人乘
之誣詆說紛至矣新錄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詔開言
路此誠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馬光奏疏乃見事實自有
請至紛至矣三十四字刪去按光乞開言路疏凡三奏
新錄惟載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
請今悉依集附其疏於本日於此但云始用光言聽言
之不易如此故必詳著之

七月庚申司馬光言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
月臣察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未見有
付外今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
所裨益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機之煩未暇
遍加省覽竊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

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
司施行從之 八月己丑司馬光言近詔天下臣民皆得
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今臣與執政者詳
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
及冗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
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
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
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有一事而眾人共言者臣亦重複
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忠眾人所同欲也

十科舉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馬光言臣竊蒙甄擢備位宰
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短淺見聞褊狹知人之難
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秀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
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扶私難服
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遠
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臣不勝狂愚欲乞
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無官人皆
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
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亦許於籍已上之人舉四
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已上資序人五曰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
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 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 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 舉有官人 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貼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侍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合應所如某人堪充某仍於本人除官告初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職舉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如河渠馬牧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

通鑑卷之六十八

八

此法所首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從之 丁丑監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竊見前日勅令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羣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論取士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事之日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訟者未必能長於斷讞能此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今所謂長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為舉關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舊序不加選擇恐未得人臣欲乞於十科內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勤矣不報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縣縣令治劇保舉考較法 八月

辛亥宰臣司馬光言先舉孫準行義無闕堪充館閣聞準與妻黨訟坐罰金舉非其人請連坐上批還其奏曰準緣私家小事罰金安有連坐光又言臣舉狀奏準行義無闕今準聞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闕於臣為責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為執政朝廷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眾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屬羣臣審慎所舉不從尋詔準更不就試館職 十一月戊午中書省言臣僚上言元豐薦舉今被旨特舉官者奏說具所舉官報御史臺比詔大臣薦舉館閣又設十科舉異

通鑑卷之六十八

九

材請休元豐令開報御史臺非獨內外之臣各慎所舉庶使言者聞知得以先事論列不悞選任上言者御史孫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舉士近據所舉到官多不係見在任人慮致游謁奔競有傷風教詔應所舉十科除草澤外其餘並須舉見任及資序應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鄭雍言頃司馬光建法許諸侍從之臣以十科舉士今其法雖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為信近臣不以真賢碩才報朝廷求其得人難矣臣欲乞詔宰臣執政大臣各選賢能不限人數以時上聞仍令內外從官待制以上約十科法隨人才所長歲各薦三人內中置籍錄所薦及薦者之姓名以

備聖覽每三省進擬間用其人陛下可以從中觀省且以
察近臣之能否無以空文示其必信則陛下之臣皆用心
於求賢而堯舜之治可臻矣 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
李之純言比歲朝廷十科舉士之令蓋已行之累年近年
所薦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輔臣詳擇稍稍進任其智勇
過人可備將帥科多是武臣推舉其類必有可用之人宜
加考察 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并亮米請
罷十科舉士法從之

聖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師文彥博言北使見於紫宸殿宴
垂拱殿左右內侍執政所用白紙及柿油蕉葉扇率不直

通鑑紀事本末

十

十餘錢乃士庶便於日用今萬乘臨軒採用有以見堯舜
儉德之美臣與三省宰執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謂
漢文帝之服弋絺前史書為盛美方之於今固有慚德乞
付史館詔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選英閣宰相呂大防奏
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恩寫
置坐隅以備親覽從之 丁亥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每
於內中看讀餘暇頗亦習射人君自當兼治文武皇帝敏
於事業統執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數斗弓矣 十二
月庚申開封府火府廡一空知府事李之純僅以身免翌
日執政於講筵奏曰大通夕傳報必驚動上曰迨近原廟
極可懼執政退相與嘆曰言詞雅馴殊有口裕之風 七

年三月甲申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曰陛下官中何以消
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
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
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言陛下
近者郊見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
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恭惟
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
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
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遂悉集仁宗聖政三百
十七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 紹聖元年
七月丙辰上曰甚憂雨未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視之京城東低田已傷而北郊猶無害然懇祈晴霽未之
應宰臣章惇奏曰高原雖無所害聞低田已傷曹濮陳蔡
間應須為害猶賴雲雨細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薦享景
靈宮 庚戌朝享八室 辛亥大饗於明堂以神宗配宰
臣章惇奏幸從屬車恭陪元祀伏見陛下十七日自廟門
降輅步至齋宮秋日尚炎卻繼弗御翌日薦獻至神宗廟
室涕泗沾服感動左右禮畢復自齋宮卻繼步升玉輅備
殫考謹之誠以昭事祖宗風化四海宜載典策垂示萬世
乞宣付史館詔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獻景靈宮初元豐
中四孟月皇帝徧詣上以崇奉祖宗禮不可簡諸殿朝獻
至元祐二年議者煩之乃以四孟分詣至是仍命依元豐

禮顯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獻拜起一百三十餘
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謂輔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
於農事無害否三省對曰宿麥已收暑雨時行於農事未
有害也然上每加詢訪蓋憂民恤農如此 元符元年十
二月知樞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圓邱
自奉祠景靈已微黃道祠得詔請冊官至御名勿與及進
大次詔百官不許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廟門降輅
入趨齋宮及升輅赴郊皆屏蓋卻華步趨以進薦獻之際
至神宗室悽愴泣涕連還復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館書
之典冊從之

政迹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三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元豐六年以前積欠夏秋稅租及
緣納錢物並依三月六日敕指揮特與除放 丁亥詔諸
民戶欠元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錢各時減放五分買
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春夫防河急夫開
脩京城壕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分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元祐元年閏二月壬辰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窳
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逋戶已納過息罰
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今有無
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茲報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
酉詔府界諸路人戶撲買坊場見欠課利并抽納買稅錢
及逋限倍稅錢今戶部許以息罰錢充折官本即放免并

坊場淨利錢見今孤貧不濟即權住值理積欠免役錢與
減放一半餘帶納其數闕坊場委實停開官司不為受理
詞訴今依舊認納課利淨利者疾速根究諸實所欠課利
特與除放訖以聞 二年四月丁酉詔早曠為災減膳責
躬勤脩闕政以祈消復尚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請
文字或賞罰難明或民情有冤廢置未決即官怠於省覽
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難不行使抱冤之人無所赴愬差
御史中丞傅堯俞右司郎中杜紘殿中侍御史孫升赴吏
部侍御史王巖叟右司員外郎孫覺監察御史韓川赴戶
部給事中張問監察御史上官均赴禮部左司郎中韓宗
道監察御史張舜民赴兵部右諫議大夫梁燾右司郎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十三

范純禮殿中侍御史呂陶赴刑部右司監王觀監察御史
□□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以受到文字抽
索事狀行違次第子細看詳用范純仁之言也 五月已
巳三省言吏部狀文彥博奏請委本部尚書侍郎依唐六
典三類之法將本選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効為上中下
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委本選長官引對問有人材
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
左右司郎官吏部禮部參詳應守令通判訪依元豐考課
例通取善最為三等候罷任委監司密覆具事狀保明以
聞付吏部定本選合入差違內知州通判尚書省覆驗可
否定訖付本部官候注擬日引對即守令通判內才德功

効過惡顯著今尚書侍郎銓量高下特以名聞乞行陞黜
歲無得過五人從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舊制京
朝官已上各分進士餘人自改為寄祿官後並一等改轉
別無分別除朝議大夫已上置左右兩等改轉外承務郎
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議大夫已上分左右兩等進士
出身加左字餘人加右字遷轉磨勘自來依見行條制其
所加字仍自寄祿官朝奉郎職事官監察御史已上並給
黃牒餘職事官尚書省給劄子寄祿官吏部給牒從之
舊錄云神考以先王用人無流品之異故釐新官制寄
祿自京朝官以上合為一體至是改之新錄辨云記曰
凡執政以上者入卿不與士齒今日用人無流品之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十四

而合為一體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刪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樞密院上本院條二十一冊目錄二冊
看詳三十冊請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從之 八年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書右僕射呂大
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備成官制一書以為國朝大
典仍乞令脩史院官兼領從之 甲寅詔令於秘書省置
局差范祖禹王欽臣充編脩官內范祖禹兼領回報交字
宋臣躬晁補之充檢討仍具畫一申尚書省 紹聖元年
二月李清臣首唱紹述鄧溫伯和之詳見紹述 閏四月
乙酉左司諫程思言先帝考古成憲脩定官制循名辨實
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浸已變亂請召有司應職名

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脩官置局考具合字
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所請集成
六典更不纂脩 侍御史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 九月
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課監司考察吏
部開折等八優等者中書省取旨其法雖具然自知州考
課而蒙超擢者幾何人蓋法有未盡則不能無弊願詳考
課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優課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銓
量人才與治効參相得然後條析聞上或者部監司藩郡
有闕則隨其資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將見天下郡守翕然
嚮風而循吏出矣詔令諸路監司考察知州每歲具其的
實課績優等一名保明聞奏如無即闕若不實即依貢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十五

非其人法 十二月己巳河東路轉運司言本路鹽課利
往年最厚其法之弊無甚今日自元豐已後至今官場賣
到見錢兼客人算請所收課利比於元祐間取其最多一
年之數不過十二萬六千緡以方元豐最少之年猶未及
三分之一近雖專差奉議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舊法行
之二年課利愈虧蓋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盜販從
而得行豪奪公家之利按照熙寧八年六月中書劄子云云
當時相度只以一色鹽從官場出賣得旨推行累年頗有
實利自後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緣積習遂致
額廢兼近年裁減私鹽賞錢不許根究賣主來歷法禁廢
弛滋長姦弊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

依熙寧元豐間行私鹽條禁并置官提舉除舊條獲到鹽
 不許根究賣主來歷外餘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
 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口敷董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
 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
 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十月己丑戶部侍郎孫覺奏臣昨在陝西備見本路鹽
 鈔鐵錢之弊前後累有言者奏請改更終未見有經久可
 行之利勘會即今鹽鈔民間價直甚貴客人買至京師折
 錢一倍商旅往還既無回貨鹽鈔折錢既多故物重貨輕
 公私俱病鐵錢不可流轉常預鹽鈔以為用官司能低昂
 物價以權鐵錢之輕重則鐵錢可以流轉是鈔與錢相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而後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賣鹽鈔以見錢格充糶本
 賣鈔折糶亦是舊法蓋舊來鈔價增長以來以私利於收
 鈔而錢折糶解斗故不肯賣鈔鈔面錢雖多解斗價直亦
 從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鈔而之名而販糶之家常增價
 以相當若以見今鈔價量行減定出賣收錢格充糶本官
 司支遣並許以錢鈔中半兼行民間輸錢入官準此公私
 通用鈔自均平上下為利鈔價既平錢乃流轉此蓋文子
 之法特名目不同陝西習知鹽鈔賣錢人自樂行無復疑
 惑決可經行不能破壞救弊之術莫良於此伏望聖慈少
 賜省察試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講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
 見成效詔送相度措置陝西路錢鈔所 三年二月癸未

臣僚上言每歲諸路應舉官臣僚許選人充改官職官
 今任使各有員數而選人惟以舉主應格方得陞進若舉
 主不足雖老於銓調亦無由改轉寒士所係利害非輕欲
 乞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只許奏舉職官縣令如歷任通
 及三考已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奏舉改官任使所
 責稍抑權勢使俾請託之弊從之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
 黃履言今來兩場及時舉必大檢若前期選官二員就陝
 西諸郡平價折納則官餉民用愈獲其利欲望聖慈詳酌
 施行詔諸路州軍熟州軍諸欠員並比市價添錢折納解
 斗其所添錢每斗市價以十分為率比市價外每斗添錢
 一分足召人戶情願折納河北路差朝散郎提舉解鹽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景陝西路差宣義郎新差知齊州章邱縣李諱前去逐路
 計會轉運司據人戶合值理欠負折納施行務在儲積不
 致傷農已而曾布自上余景李諱皆刻薄匪人外議皆以
 謂豐凶未可知恐兩人者因此暴斂人以為憂更乞諭三
 省嚴戒諭之上欣納曰當令深戒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

變新法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戶部侍郎李定取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領事并提舉京城所課利條析以聞

五月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詔尚書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納支錢窠名取旨

舊錄云先帝以濁流入汴澁淤湍急都人有水憂乃導洛道汴置司提舉又官司市物洎行人供應吏並錄為姦至逃亡破產民患之乃等第納錢免充行役以錢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於民民得不擾至是姦臣欺

罔兼幘以為非是時先帝崩繞越月變亂法度由此始

其後事無小大悉更革上未親政也新錄辨曰神宗皇

帝嘗詰興利之弊曰事太傷都有害國體蓋深責有司

之過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詔墨具在

可考而知通汴司本為救患免行錢本為便民其末在

有司皆近於興利之舉至是詔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

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濁流入汴至未親政也一

百一十六字並刪去

又詔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價錢撥買配填河東廊延環慶關馬軍分自今府界并

京東等路養馬指揮並罷餘見保馬 又詔在京并京西

及泗州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在京委監察御史黃降駕部

員外郎賈種民京西令本路轉運副使沈希賢泗州令權

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路昌衡點磨物數會計當職官

夫交割樁管條析措置結罪事件以聞 詔曰恭以先皇

帝臨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厲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

下垂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為煩擾

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寔惠或妄意窺測

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墮弛其申諭中外以自今

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

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舊錄云時蔡確等慮法浸改廢故降是詔然卒弗能禁

新錄辨曰蔡確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當過為煩擾

寔惠不孚則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則身必不安於位

是語誠確等有以啟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愛民而飾

確之謀以欺後世今合刪去呂大防政目詔有司奉行

先帝詔旨失當事以聞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黃履言福建鹽法惟邵武軍汀州受數為

重邵武縣近以鹽多民匱難於出糶遂以人戶產錢紐定

賣鹽不循朝旨辦鋪之法至於建寧光澤等縣其弊亦然

汀劍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體量監察御史安惇言福

建轉運副使王子京等畫官膏臘茶歲三百萬斤訪聞抑

認乞委官採訪遂詔昨先帝以諸路監司責任不經朝廷當加考覈其煩急措克與曠弛不職者當有所懲去歲已詔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舉之法可依先帝詔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監察御史陳次升福建路遣監察御史黃降乙酉振密院言保甲詳見保甲已丑司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淚不知所從願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詞遞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三

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闈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眾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畧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寔負萬死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先者臣

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又曰昔漢文帝除肉刑新石趾者棄市者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若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天下困樂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美唐代宗縱官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為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時人誰復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四

曉然知朝廷子愛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難忍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感哉五月丙申戶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舉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聞奏又奉聖旨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件詔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場京東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廣濟河船渡京城諸處房廊四壁花菓水池冰雪菜園並依舊方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園東西麵市牛園塚麻場肉行西塌場各廢罷令賈種民等依罷物貨已行指揮堆探般運東南及西河客人物貨亦廢罷其見差官吏人等并京

東西收力勝錢並仰賈種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洛口兩岸灘地令提舉京西北路常平張綬相度措置開奏其依舊去處已前并向去及廢罷案名所收課利並於內藏庫送別作帳樁管以備朝廷支用綬言洛口兩岸灘地除係官者量減二分租錢外餘依舊輸稅從之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都水監專一製造軍器所隸軍器監

舊錄云先帝導洛入汴繕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導洛水造軍器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所置司不當歸之有司邪始則專置一司以嚴寔既就緒當有統屬故各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十九字

並刪去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投錢寬富而因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卒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盛何為而不可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三

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焉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願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素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而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土為塲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器習擊刺之事豈非可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六

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廐河北保甲漸亦作過凌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地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聖慮詳酌施行 癸未詔戶部提轄拘推市易錢物准歲除放息錢外其合納本錢特與轉限三年戊子呂公著既上十事見復用舊法 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維簡諭公著覽卿所奏深有關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庶政何者為先更無減裂具悉以聞 庚寅公著復上奏曰臣伏

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力為意自王安石東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恣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催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稍得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七

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二路保甲猶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駭物聽而寔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日執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制臺諫官誠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職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 八月己巳詔青苗不許抑配詳見青苗法差役詳見差役 十月己巳太

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 丁丑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乙酉詔罷方田見本事 十二月辛未罷後苑西作院 丙子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 己丑司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神宗繼統材雄器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志張置官吏收藉賦後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遠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為苛求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据拾財利剖析秋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八

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孔蔡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歐賊之民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遘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干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効胡服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權取坐列販買增商稅色件下及菜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孫破其家及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隣保籍沒資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

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送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於是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急無備縱寇延敵圍城之人剪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諛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九

乾德拜章征戎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寔封狀買坊場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羣臣又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願皆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餉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羣起其為國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九王安石等所

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劉摯言神宗皇帝以仁聖之慮遠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強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眩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詳見役法 市易務詳見市易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熯如茶鹽之法流害畿路朝中之大害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狼戾 丙辰戶部言相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四

一

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 二月丁卯承議郎章元方言兩浙每歲舊買鹽本錢嘗以三千萬貫為額近來又以四十萬貫雖本數有加而計利益寡刑嚴賞重私鹽盜販州縣積壓巨萬欲乞廢罷諸處買場將見管亭戶召情願分等令每月納淨利錢許依舊停池煎鹽出賣餘人願納錢煎鹽者聽仍許通商於所過州縣輸稅詔本路轉運司相度以聞 復州縣見神宗朝廢後郡縣 議詩賦經義賢良方正明法等科見貢舉 閏二月甲午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

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穀非尚書奏請得指揮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司門郎中呂陶言初熙寧十年朝廷依李杞蒲

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推買川茶收息出賣遠方不便本州茶戶累有陳數及塌口茶場減價虧損園戶臣嘗三具論列已蒙施行從來李穰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論奏後來漫生弊害歲月愈久爲患愈深近聞遣使入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伏乞詳酌指揮詔剴與黃廉一 甲辰戶部言陝西轉運副使呂大忠言臣察上言解鹽兩池自來通行貨賣今京西轉運司設官置局使民間不得貨賣頗爲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貼價錢一貫或五百文并京西轉運副使范純禮相度到本路增收貼價錢無數乞依舊法許令通商將來見在鹽并鈔令本路依客例變轉撥還逐處從之 庚戌戶部言

廣南西路桂州修仁縣等處茶貨昨劉何逐年差官置場收買出賣收息止及一萬餘貫慮遠方因此茶價增長有妨民間食用乞依舊放令通商所有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廣西路推茶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辛亥詔以劉贊所言乞罷坊場新法及創增吏祿付韓鎮等相度以聞先是劉贊言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寮論列乞行廢罷尚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年二月遂禁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費津置出入至當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於是商賈以茶至者觸藩抵禁須至中官

入官而又使牙儉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遠過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唐河之水下流壅蔽浸灌民田被害者數邑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磨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寬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綏天下之意 丙辰詔在京水磨茶場廢罷其結絕官物等令戶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觀刑部郎中杜絃將元豐勅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意乃增多條目雖折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

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臣竊聞中外之議以為今日之患切於人情者莫甚於元豐編勅細碎煩多難以檢用於是有利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祿條 五月戊辰詔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見學校

六月辛卯監察御史陳次升奏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顧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辨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益不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叛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致過有誅求而民無搔擾之患 癸巳戶部言百姓昔年請鹽謂之蠶鹽及至採蠶之時大有所濟然後隨稅納錢入官昨因言者罷所依蠶鹽止令百姓虛納錢於義未安請依舊依蠶鹽從之 庚子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並罷將兵官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久闕雨澤賊盜頗多州縣全無武備侍衛單寨禁軍盡屬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悉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所憂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 丙午左司諫王巖叟言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見功過而不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四

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材薦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允公議 七月丙辰尚書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侍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臣竊見內自大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自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但奔馳之遠滯留之久願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崇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呂公著家傳云文靖公之當國也每搜訪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便民者手筆記錄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數十事其後浸益多至是始盡貸青苗市易息錢及其他通負貧不能償者凡蠲放數百萬官吏坐違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並聽收敘總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歡呼以為新天子赦令以憂民為意無不稱慶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諫王巖叟言三省胥吏許引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四

為恩幸可謂厚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望勅勵大臣裁抑僥倖杜絕姑息棄舊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清四方詔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悉定以聞於是試給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諸房緣事陳乞件數不多近年酌獎乃有歲歲轉官者其他因事陳乞率多如請比治平以前委是過厚今將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看詳參酌到合行裁定事九十有七條從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坊場一事猶有餘獎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費至今九十五年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二五

始則有寔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價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尚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因貧民因而廢劑或繫獄或受笞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何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九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廣先志偏登異恩以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為簡

易不為官吏之沮退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議郎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見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典河東路刑獄商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使議變更又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軾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黜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二六

此據新錄商英傳及邵伯溫辨誣修入邵伯溫作章惇傳云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商英為諫官蔡卞為王荆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置已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自中書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蕝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府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孫汴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云 八月癸未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揮廣武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 九月壬申戶部請立明狀增錢買坊場法從之 十月庚子范純仁言竊見賞功舊格其間亦有未盡未便合行修正

者皆須隨事便行改正陛下臨御之初將臣方立功効之際
際賞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情其闕志後雖有改更
衆人未信必於邊事有損追悔莫及伏望指揮三省樞密
院應今來推賞舊格中有人情未便者即且據事改令均
當行下仍一面將舊格別行修正庶幾不誤聖政邊事早
了詔裁定軍功賞格 三年正月庚戌復廣惠倉 丁巳
詔改封樁錢物庫爲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 四年三
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臣侍罪近輔再歷年所近
與同列奏事延和殿兩蒙宣諭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
盡心畧有成法惟以久遠守之爲念又聖慮深遠因論及
他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十一

若萬一奸邪復進熒惑動搖則反覆可憂然辨別邪正全
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領
臣退而嘆息歡喜以爲愚臣平日之所懷爲國遠慮者正
在此事未及上達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臨御以來法度
之難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
先帝之盛德美志傳於無窮可謂備矣然前者二三大臣
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結納睥睨正人腹誹新政今布
列中外搢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
確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寢食寒心獨爲朝廷
憂也又曰其所進之說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爲離間之計
此最易入易聽而其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四

其次又有二說其一曰先朝造法爲治而皇帝陛下以子
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
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此二說者
自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而考之則無所取也
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之類敢不改乎改之所
以順人心救民命耳試考察今日百姓安與不安便與不
便則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見矣若謂凡繼體之君於先朝
之政皆有不可改則古聖帝王繼政而有改者皆非耶
夫立政而違民改之是也而異論者非之以謂改父之道
此豈公議哉是穰間之說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
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權佑開導以成就皇帝陛下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二

德凡人之才如何爲正如何爲非日夕講論以立萬世不
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鑑古事體漢昭帝之明以辨忠
邪使他日姦言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
言無疑於心無怠乎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一一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用舊臣上

元豐八年二月庚申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潞國公文彥博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資政殿學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紫衣金帶銀帛有差 辛酉初司馬光四任提舉崇福宮既滿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或國子監未報會神宗崩光欲入臨又避嫌不敢已而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二

韓維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云云見求直言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講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新錄於此別書云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當以呂公著為保傅至是呂公著侍經筵遵先帝意也按神宗諭輔臣前已具書此不必重載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錄自為一書故不得不爾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知陳州秘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寺丞劉次莊為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真定府路安撫司句當公事孫升為監察御史

按新舊錄孫升傳並云中丞劉摯引為監察御史此時摯未入臺黃履為中丞舊錄既誤新錄因之然則升必履所薦也當年三月十四日履坐舉次莊自龍學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職梁燾奏議可考

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郎中奉議郎黃庭堅為校書郎 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辭免兩鎮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二

六月十一日甲寅己載考博許免兼永興節度今復有此詔當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許免

五月乙未詔新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通闕令先入見 戊戌詔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孫執復朝奉郎知登州 右監門衛將軍潁州安置王誥免安置許在京居住 己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乘傳赴闕 庚子承議郎程顥為宗正寺丞 甲辰河東節度使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言乞免兩鎮恩命或以霽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寔封從之仍令學士院降詔 丙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事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

為門下侍郎光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詳見變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竊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奉命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呂大防為翰林學士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更易措置保甲保馬事又奏乞刊去求言詔七十五字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 戊寅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叟為監察御史巖叟荀龍子也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三

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竭愚誠考論聖道繫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坐朝夕願省庶於德威少助萬一 戊子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者何先更無滅裂具

悉以聞 庚寅公著復上奏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鹽茶之弊是日又上奏曰臣近具手奏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此最為當今急務臣尚慮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孰敢冒陳愚見以助收采臣伏觀秘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劉摯資質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議郎蔣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器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輒有論薦更乞聖慈詳擇 司馬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尋準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四

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今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無復疑問臣承命皇恩惟懼不稱豈敢阿私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飾朝請即傳堯俞清立安怡滯淹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朝議郎唐叔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秘書監正字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節操堅正雖不敢言遽當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人或與臣有親或有過失臣竊慕古人內舉不避親不以一眚掩大德既蒙訪問不敢自避嫌疑致國家遺才自餘如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侍郎尚

書王存禮部侍郎李常秘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
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
監察御史王叢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朝散大夫范
純禮知登州蘓軾知歙州績溪縣蘓轍承議郎朱光庭或
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為衆所推者臣與之往還不熟不敢
隱蔽伏望陛下察其愚衷各隨器能臨時任使然知人則
哲自古所難況臣愚陋加以屏居歲久與士大夫全不相
接豈能盡天下之賢才伏望聖慈更加採訪如文彥博呂
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國之老臣可以倚信乞亦令各舉
所知庶幾可以參考同異無所遺逸

此奏得之實錄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借宴

三

五

上言用人事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但光集獨無此亦
無二十五日所言用人事當考

七月甲午朝奉大夫范純禮為戶部郎中 戊戌朝奉大
夫守秘書少監兼侍讀孫覺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
三品服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為
尚書左丞 甲辰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
一宮兼集禧觀事 丙辰寶文閣待制吳讀為戶部侍郎
起居郎范百祿為中書舍人右司郎中胡宗愈為起居郎
右司員外郎邢恕為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劉摯為秘書少
監朝散大夫監衡州鹽倉劉攽知襄州 八月丁卯翰林
學士兼侍講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吏部郎中

曾肇朝請郎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郎職事官有兼職自
此始蓋兼職始自希此據林希傳當考 承議郎蘓轍為
校書郎 己巳鎮江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加開封儀
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癸未禮部郎中林希為
秘書少監 九月庚子工部郎中梁燾為吏部郎中李周
為職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為考功員外郎 己酉朝奉
郎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 朝奉郎蘓軾為禮部郎中
邢恕家傳云先是呂公著欲復引恕為中書舍人然與
恕素厚衆所共知不欲專自己發孫固時在門下乃責
公著所援進因召固至閤子中口令開端公著從而贊
之詰公無他言及劉摯云恕到河陽亦未久且除集撰

三

五

作帥如何諸公皆不答遂罷是時宣仁已有召恕之意
公論亦以恕當還朝勢不能奪衆意故始欲以集撰塞
之因其子慙過河陽即令告恕本末摯於恕初亦相親
特以蔡確故乃見疎忌恕始為起居舍人因諸公論先
用摯聞之云和叔此舉鬼神也須服及三省初合蔡確
第一筆除摯侍御史蘓軾禮部郎中問恕曰以此二人
破題如何恕猶戲答確云所謂德動天鑒祥開日華也
恕意取唐李程日五色賦破題如此遂冠多士古今傳
誦耳蓋摯元祐初任言責確猶在相位與王叢叟排摯
不已司馬光深不以為然時傳堯俞為秘書監溫公即
口令見摯止之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形迹摯既已

奏疏即答堯俞云已做到這裏如何住得方確之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嘗為起言欲假蔡以節旌處之北門或穎昌矣蔡初見力引光已而同在門下相得甚歡章惇則自任語快嘗以光為絕不曉事論事之際數以語侵光光亦不能平間語所親曰光若不是持正容可處也時京師知事者皆聞此語起家傳因之也姑存之使後世有考

十月丁丑朝請郎知處州唐淑問為左司諫朝奉郎朱光庭為左正言校書郎孫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尋改為著作佐郎詳見官制錄官 朝散大夫傅堯俞為秘書監 承議郎集賢校理顧臨為朝奉郎吏部郎中 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卯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韓維為資政殿學士仍依守尚書例給俸廩以維先帝宰臣也 正字范祖禹為著作佐郎承議郎孔文仲為校書郎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李察並遷一官再任 丁亥天章閣待制范純仁兼侍講朝議大夫趙瞻為太常少卿開封府推官趙君錫為司勳郎中承議郎呂大忠為工部郎中 十一月辛卯權發遣京東路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十二月辛未門下侍郎司馬光為正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為金紫光祿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范純仁為給事中純仁以司馬光親嫌辭不許 承議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請郎起居郎胡

宗愈並為中書舍人 二十七日起罷 左司郎中滿中行為起居郎孫軾為起居舍人中大夫太僕卿李之純直龍圖閣知滄州朝請郎呂陶為司門郎中奉議郎孔武仲為正字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開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 己酉司馬光始以疾謁告 丁巳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有詔開門光及公著正謝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謝景靈宮神御亦止再拜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正謝及恭謝光皇恐不敢奉詔乞候疾間入謝拜依減拜指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和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二月甲申司馬光具表乞罷門下侍郎又劄子言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勢亦稍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室堂况於拜起固所未易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官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或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乙酉詔答不允仍遣入內供奉官陳衍宣諭光復言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嘗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真之廟堂之上不謂一旦嬰此沉疴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皮骨羸瘠氣力疲

之必不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陞
下寬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
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
安其分 閏二月庚寅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
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
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令閣門就賜制書光又固辭乞
留制書閣門須疾損入對 辛卯司馬光言臣竊見文彥
博沈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
入相功效顯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彥博今年八十一朝
吏不過得其數年之力耳願急用之臣但乞以門下侍郎
助彥博為政庶亦時有小補若以已除臣左僕射難為無

文彥博傳

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彥博自代乞御批依臣所
奏以臣表付學士院草麻施行不聽 壬辰三省言元豐
八年三月六日赦恩已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今年來進狀
訴理據案已依格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
從寬減者欲委官看詳聞奏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
夫孫覺看詳以聞 三月辛未管句看詳訴理所言看詳
進狀訴理人若不立定期限切慮無以結絕欲乞應照元
元年正月已後至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前命官諸色人
被罪合行訴理並自降令來指揮日與限半年進狀先從
有司依法定奪如內有不該雪除及事理有所未盡者送
本所詳定從之 壬申先是太皇太后遣句當內東門司

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予宮中聞故書得卿神宗時所
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
用嘉歎卿平時所益如此況當茲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
佐助機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寮因革庶政公議可
乎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
薦用副東求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
是日文彥博具奏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降手詔詢訪臣
仰被訓旨俯集眾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虛佇夫治體之
大在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擢臺諫皆久積時望
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
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免納復錢寬保甲按問之類逆農民

文彥博傳

耕種之業市井歎詘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
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
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寮急進僥倖成風
率務妄起事端自求總領粗有微効則過求恩賞事若有
害會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
要當革此弊又謂臣之所堪大任者熟聞士論謂樞密直
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
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孫
頌性行惇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
謀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
精明所守堅正向在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朝參

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補 乙亥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
御呂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方
欲進用又曰近除胡宗愈摯職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
曰盡自此中自除兼獲執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
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無言語又曰
卿等公正不畏權勢但安心言事此中必主更張有事但
來言 已卯朝議大夫孔宗翰為鴻臚卿度支郎中劉奉
世為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郎林希為起居舍人修
實錄檢討官 四月己丑中書侍郎韓縝知穎昌府命入
內押班梁從吉齋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薦更二
府弼亮三朝名聞四裔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形宜

疾其驅副我虛佇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貽慶居
中隨侍令河南府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
以疾乞召用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事而已佐之不聽及
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曰前者所奏文彥博為
相今韓縝乞罷欲如卿前奏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
射事與卿協力贊治光奏彥博勲德爵齒遠在臣前今恩
制已除臣左僕射若以彥博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
則事體俱正仍乞差近上內臣一員往京西宣彥博赴闕
翌日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憂國遠慮不為身謀其亦
可知今若一旦使彥博居卿之上於予所以待卿之意深
未允當卿更思之光又奏曰為惟彥博光輔四朝勲德著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五

明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為京官時彥博已為宰相比彥
博乃是後進臣昨日所奏蓋為國體非臣飭小廉竊虛名
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即遣中使召彥
博蓋用光奏也 癸巳詔已降指揮守太師致仕文彥博
赴闕獨班起居減拜令閣門取旨與國寺戒壇院安下班
迎朝見日就與國寺戒壇院賜御筵宰臣執政官赴肩輿
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見任宰相 乙未
朝奉郎左司員外郎高遵惠為直龍圖閣大理少卿吏部
郎中梁燾為太常少卿吏部郎中顧臨為秘書少監太僕
少卿韓宗道為右司郎中司勳郎中趙君錫為左司郎中
甲辰詔守太師文彥博到闕朝見亦令四拜起居所有

謝衣物等禮並特免拜 乙巳詔宰臣司馬光特賜告治
疾給俸如故 右正言王觀奏伏觀召文彥博外議皆謂
虛右相之位將以中書長官處之臣竊不以為然若更煩
以機務則不惟禮意之薄而已致政事微重裁決小差而
同列者順從則將誤朝廷紛辨則有傷國體言責者緘默
則廢大臣盡忠之義彈劾則違陛下貴老之心伏望採前
世故事使文彥博以太師任職數日赴講筵訪以經術朔
望一對便殿問以大政 守太師文彥博乞免班迎從之
辛亥河東節度司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
文彥博入對命其子承議郎權發遣提舉三門白波鞏運
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乙卯先是太皇太后

遣中使陳衍齋御劄就賜司馬光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為師臣備顧問可以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為帝師勿勞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蒙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 五月丁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中書侍郎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常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教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東政乃日詣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又詔賜文彥博曰朕紹承皇緒臨御賢圖涉道未明罔知攸濟乃矐元老弼亮三朝功被生民名重當世天賜眉壽既艾而昌宜遷師臣輔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可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政其

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俸賜依宰臣例 戊午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講韓維守門下侍郎正字李德芻司馬康孔武仲並為校書郎 詔尚書左僕射司馬光所患已安惟是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光言竊念臣職將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擬倫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許就賜以告身臣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 辛酉司馬光言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身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觀中書省錄黃奉聖旨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時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願臣何人乃與為比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

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並依前降指揮 壬戌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令赴大朝會慶賀其筵宴臨時有司取旨國忌六參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從駕並免 戊辰左僕射司馬光初入對於延和殿子奉議郎正字康扶持賜康緋章服 壬申司馬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言近臣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執事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過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緣足疾未愈乞過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一一關決所貴議論詳盡事無留滯從之 辛巳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及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臣之上 八月丁酉司馬光以疾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能入朝矣 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

疾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章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恟 上亦感涕不已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遼夏者彼中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及奠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 丁卯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范百祿為刑部侍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五

郎錢勰為給事中太常少卿鮮于侁為左諫議大夫太常少卿梁燾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蘇轍為起居郎右正言王覲為右司諫 十月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提舉中太一宮集禧觀公事兼侍讀 十一月戊午朝請郎御史中丞劉摯為中大夫尚書左丞中大夫尚書左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兼侍講傅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壬申給事中胡宗愈為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龍圖閣顧臨為給事中 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 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新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先是鎮會葬永裕

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而為利乎及降詔令赴闕鎮辭及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早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勞鎮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授與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作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復出也 辛巳詔戶部侍郎趙瞻往陝州夏縣臨視司馬光葬事候葬訖就墳所致祭 癸未詔免太師文彥博北使朝辭日起居十二月畢仲游等除館職 見官制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二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哲宗皇帝

用舊臣下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師文彥博表乞致仕 右僕射呂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 四月丁亥呂公著再乞罷不允詔公著勿復請且召公著入對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歸私第時閣門及通進司皆被旨無得受呂公著等章奏乃具中書省以聞於是遣內侍陳衍諭旨押赴都堂公著復位 己丑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 甲午宰臣呂公著等以時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二八

不繼詔書責躬乞賜降黜詔不允 五月劉摯等遷官詳見張舜民罷官職 六月戊申朝奉郎太常博士丁鵬為右正言鵬自行新法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其得太常博士因王觀薦也 朝奉郎充集賢校理趙挺之承議郎方蒙宣教郎宗正寺丞趙岷並為監察御史 七月丁巳通直郎姚勗落致仕為中正寺丞勗山陰人嘗為龍遊縣令母老思歸就侍養居二年遂致仕於是復起 辛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丁丑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崇福宮范鎮乞致仕詔還銀青光祿大夫仍前職致仕 舊錄云是時凡得罪先朝者悉相校以起羣奸引鎮以

助已鎮力辭卒不起士論嘉之新錄辨曰元祐之政起老成以自輔而鎮以瘖老力辭非緣議事不合也史臣之言如此寔爲厚誣今刪去鎮所以卒不起已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舉崇福宮時新錄要亦未考

八月辛丑吏部尚書蘇頌翰林學士蘇軾兼侍讀兵部侍郎趙彥若充實錄院修撰校書郎李德昂爲集賢校理癸卯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爲禮部員外郎朝奉郎集賢校理孔平仲爲太常博士 癸卯詔賜文彥博呂公著曰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耆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疾自力對於延英詔使無拜令吾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三

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圖有爲之報畧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丙午翰林學士蘇軾言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者無拜於堂下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輿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宜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耆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有司

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憂憫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探從之 丁未文彥博上章辭不拜恩命詔曰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並拜爲可畧古之道也卿尊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所請宜允 九月辛亥詔呂公著今後入朝或有失儀無得彈奏 丁巳詔文彥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 癸卯尚書左丞劉摯言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濟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魏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陞下職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三

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言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因陛下素所獎愛必有弃捐然臣私憂過計恐其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効一言伏願聖慈深賜省察特加眷斷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謀以消毒黨幸甚 甲辰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爲太常少卿右司郎中韓宗道爲太府卿承議郎直龍圖閣張汝賢爲左司郎中前華州司戶參軍廖正一爲正字 十一月丁卯冬至詔賜御宴於呂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賜冬至節會既辭免矣至是以嘉雪應期朝廷無事中旨特令公著與輔臣近侍宴樂其日又賜教坊樂七十人又遣中使賜上樽酒及禁中果實練金花皆環奇珍異十倍嘗宴

又遣近侍賜香藥以御飲器勸在席酒甚苦惟於公著頗寬又出御前錢賜教坊樂人百緡開封衙前樂人五十緡及管句使臣四十緡至晡賜棹燭二十秉且傳宣云繼燭坐皆異恩也 甲戌中書舍人蘇轍為戶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為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為中書舍人十二月庚辰承議郎殿中侍御史豐稷為右司諫朝奉郎楊康國為監察御史 朝議大夫李杲卿為太府少卿三年二月甲申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等言去冬積雪甚於常歲今春以來沈陰不解跨時越月民被其灾望賜罷黜以答天變詔不允 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鶴為左正言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為右正言司馬光既歿太皇太后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四

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朝散大夫王子韶為衛尉少卿奉議郎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劉唐老為太常博士四月戊寅詔勿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告老章奏以屢請故也 辛巳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為司空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 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為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范純仁為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壬午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孫固守門下侍郎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劉摯守中書侍郎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王存守尚書左丞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試御史中丞胡宗愈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試戶部侍郎趙瞻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兼侍講孫覺為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趙鼎為樞密直學士 甲申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情惟胡宗愈未允耳 丙戌詔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遇後殿垂簾同三省進呈六參日仍起居奏事自兩宮同聽政常以雙日於延和殿垂簾故詔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視朝皆雙日也於是公著復請六參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詔從之 戊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六

五

朝請大夫太府卿韓宗道為權戶部侍郎朝散大夫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為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起居舍人彭汝礪為中書舍人右司郎中王涉臣為起居郎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為起居舍人 庚寅右正言丁鶴為禮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趙岫為都官員外郎以滕與胡宗愈岫與孫固親嫌故也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免冊禮令學士院降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元豐改官制文彥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彥博罷節度使入為平章軍國事即去守及公著為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貼麻改正 戊戌朝請大夫集賢

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汾為左中散大夫直秘閣 庚子龍
圖閣待制傅堯命為吏部侍郎承議郎侍御史王觀為右
諫議大夫朝奉大夫右司郎中咸陶為侍御史朝奉郎秘
書丞集賢校理孔平仲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詔呂公
著休賜依宰相例 五月丙午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日
當關呂公著者定為令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及公著平章事去重字前所未有也

此據公著家傳修入按呂大防奏蔡元作軍國重事却
抹去重事不知何故其後亦因此致人言當考

丙辰詔以元豐北庫為司空呂公著所守 朝奉郎考功
員外郎歐陽棐為集賢校理 七月丙午衛尉少卿直龍

皇宋通鑑卷九十六

六

圖閣文及甫為光祿少卿 己酉故大理寺丞王安國特
追授宣德郎仍復秘閣校理 丙辰右中散大夫直秘閣
諸王府翊善王汾為秘書少監朝奉郎集賢校理杜常為
左司郎中國子司業咸僑為揚王府侍講 朝請大夫直
集賢院諸王府侍講鄭穆為揚王府翊善 丙寅承議郎
翟思為殿中侍御史從翰林學士蘇軾許將給事中顧臨
趙君錫中書舍人曾肇劉攽彭汝礪所舉也 八月戊寅
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歐陽棐為職方員外郎
以劉安世等言也 丁酉承議郎直集賢院知齊州王巖
叟為起居舍人 九月戊申朝奉郎監察御史楊康國權
發遣開封府推官 詔無得受文彥博告老章奏 乙卯

給事中顧臨為刑部侍郎 己未戶部尚書李常為御史
中丞御史中丞孫覺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
講覺引疾求罷故有是命

劉安世言去年五月中臺臣劾胡宗愈未蒙施行孫覺
楊康國相繼解職而去當考安世言在四年三月初七
日

辛酉知定州樞密直學士韓宗彥為戶部尚書 朝奉大
夫直龍圖閣太府卿葉均為秘書監 癸亥承議郎校書
郎孔武仲充集賢校理 辛未詔文彥博章奏非陳乞許
受進 十月丙子御史中丞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刑部
侍郎顧臨充天章閣待制 庚寅朝請大夫陝西路轉運

皇宋通鑑卷九十六

七

副使孫路為考功郎中 戊戌秘書少監王汾為太常少
卿王欽臣為秘書少監前太僕少卿直龍圖閣高遵惠復
為太僕少卿 十二月辛卯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劉攽
為中大夫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端明殿學士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范鎮卒 乙未詔故端明殿學士范鎮本家
不曾陳乞生前致仕恩例遺表外特與恩澤一名詔太師
文彥博男保雍丁母憂每過入許令孫男扶掖 四年二
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報視朝三日乘輿
臨奠成服苑中勅有司治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著
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
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

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已酉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梁潞州梁燾為左諫議大夫 癸丑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王汾為直龍圖閣知明州 朝散大夫衛尉少卿王子韶為太常少卿 三月己卯尚書右丞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劉安世言行錄云安世申三省凡二十次論胡宗愈乞請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罷執政皆退簾中有語云右丞且住劉某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對不知言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何事宣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為去就遂罷政此事當考

丁亥翰林學士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 已丑承議郎著作佐郎范祖禹為中書舍人仍賜金紫 乙未朝請郎禮部員外郎吳安詩為右司諫朝散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賈易為禮部員外郎 五月辛未著作佐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依前兼侍講充實錄院修撰賜三品服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 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朝散大夫太常少卿朱光庭為侍御史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 乙亥朝議

大夫起居郎充秘閣校理鄭雍為中書舍人 朝散郎充崇政殿說書顏復為起居舍人尋復為起居郎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也中書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也 中書舍人曾肇為實文閣待制知潁州辭給事中請補外也 朝散郎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韓川為太常少卿 辛卯朝散大夫衛尉卿王子韶權知滄州 朝奉郎金部員外郎孫升為殿中侍御史 丁酉吏部尚書蘇頌為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許將兼吏部尚書 朝奉郎新除禮部員外郎賈易為殿中侍御史 七月甲戌右諫議大夫范祖禹為中書舍人兼侍講 丙子天章閣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制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為戶部侍郎光祿卿直龍圖閣范育為樞密都承旨 辛巳右司郎中林旦為秘書少監吏部郎中晁端彥為左司郎中承議郎直秘閣提點秦鳳路刑獄張舜民為考功員外郎中散大夫集賢校理蔡河發遣王哲為直秘閣提舉崇福宮 庚寅權吏部侍郎王巖更為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甲午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著作郎黃庭堅為集賢校理 八月壬寅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為戶部尚書刑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權知開封府給事中趙君錫為刑部侍郎 癸丑詔徐王府侍講黃景為秘閣校理以翰林學士承旨 孫頌中書舍人鄭雍薦其行義故也 十月丁酉詔無得

受文彦博乞致仕章 已亥國子祭酒直集賢院兼徐王
府翊善鄭穆試給事中侍御史朱光度為右諫議大夫仍
並賜金紫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讀傅堯俞為吏部尚書
兼侍讀 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御史中丞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范祖禹為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宣德郎劉安
世遷通直郎為左諫議大夫仍賜緋 右司諫吳安詩為
直集賢院兼侍講 甲辰中書舍人起居郎兼侍講顏復
為中書舍人 十一月癸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
為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申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為守
門下侍郎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傅堯俞為中大夫守中
書侍郎 五年正月初文彦博起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

是年九月劉摯王巖叟再上疏論韓琦定策功明年二月
韓宗彥復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賈易為
殿中侍御史乃上疏申言韓琦定策之功庚寅太皇太后
以易疏示三省宣諭曰韓琦定策功甚詳悉在仁宗朝無
敢言此事者惟韓琦一人言之劉摯因請檢摯與王巖叟
二疏悉付寶錄院從之

或曰易等為此二傳會忠彥也彥博於是不安於位尋
罷去云

甲午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言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彦博
求退降詔候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
極惟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

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
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
川之亂名聞四裔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為相八九年先帝
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
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
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卧置京
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邊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
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今
舊老惟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前輩
矣陛下若欲彥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
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一

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之心所得實多 二月庚戌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潞國公文彥博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兼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彥博自言嘉祐年封潞國
公經今三十餘年為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尋詔麻制內
特不用守字以彥博嘗正任太師也 壬子太師文彥博
乞免冊禮詔允所請 壬戌太師文彥博乞免兩鎮節度
使祇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 甲子詔即玉津園宴餞太
師文彥博宰臣呂大防主之 三省樞密院暨侍從官赴
三月壬申申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蘇頌為右光祿
大夫守尚書左丞 已卯禮部侍郎范百禄兼侍讀 兵

部侍郎趙彥若為禮部侍郎禮部侍郎陸佃加龍圖閣待制為吏部侍郎 光祿卿范純禮權兵部侍郎陸佃尋復故純禮改刑部國子司業豐稷為起居舍人 已丑詔文彥博致仕恩澤依條外特與一名 辛卯新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楊畏為監察御史 四月戊申太師文彥博言蒙聖恩候臣出門日於瓊林苑賜錢送御筵緣前日孫固薨昔臣與固同在三省供職義均休戚乞罷詔至日三省樞密院官于瓊林苑會餞送更不用樂 五月辛巳直龍圖閣樞密都承旨韓川為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王巖叟為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丙戌秘閣校理張舜民為殿中侍御史工部員外郎楊康國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楊畏為工部員外郎 庚寅御史中丞梁燾權戶部尚書左諫議大夫劉安世為中書舍人燾安世皆以乞罷鄧温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也 壬辰翰林學士蘇轍為龍圖直學士御史中丞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百祿為翰林學士給事中鄭穆為實文閣待制國子祭酒 右諫議大夫朱光庭為給事中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劉唐老為右正言 六月乙酉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曾孝寬為吏部尚書知成都府實文閣直學士李之純為戶部侍郎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為左司諫 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秘書省校對黃本 辛丑禮部侍郎陸佃權禮部尚書兵部侍郎趙彥若權兵部尚書 乙卯監察御史

楊康國為殿中侍御史以張舜民辭免也 秘閣校理張舜民為全部員外郎 正字張耒為著作佐郎 已下見調傳 六年七月癸亥三省言張方平元係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元祐二年復置恩數儀品如舊詔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宣徽南院使致仕 十二月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卒 七年三月辛丑知穎昌府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太子少傅致仕從其請也 紹聖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路國公致仕文彥博卒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一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七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上

元豐八年五月戊午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殿中侍御史黃降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通議大夫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十月丁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眾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二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此況陛下所除數人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為諫官御史之人惇為大臣既不薦賢以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靈駕發引在道確為大禮使當與扈從臣寮先後徐行常以妥安神靈為慮而確不務此每靈駕行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而靈駕一行在後畧不顧省為臣不恭莫甚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章惇上其言甚切

此據新傳附見當求章惇事編入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功韓縝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呈確等奸狀由是東朝與外朝備知之及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為待制張璪為郎官韓宗文為館職太皇太后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璪中書侍郎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賞擢非次傳聞中外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

此據韓縝新傳不知得之何書邵伯溫辨誣云縝素不平蔡確章惇用邢恕奸謀誣罔太后遂簾前具呈之太皇太后與外庭方知其詳新傳或據此也確初為山陵使劉摯劾其不恭第一章也山陵畢事確還朝不退言者踵至蓋十一月間其發端則自摯始外庭既知確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謀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確先罷縝尚少留當緣發確等奸狀故東朝以為忠耳更須考詳之

十一月丁巳侍御史劉摯言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狂橫肆作俳諧之語以陵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為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未盡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思有臣以謂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劾令前後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竊聞昨來執政大臣初議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日門下侍郎章惇嘗對眾肆言曰侍與

此禮數臣子聞之無貴賤無賢愚莫不變顏失聲一意共
怒臣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正得罪 十二月丙寅
侍御史劉摯言宰臣蔡確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
行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為蔡確奉使回必須引咎自劾
闕門待罪既而還朝畧無忌憚安倨自處以為當然伏望
聖慈深以天下為意無或容養奸惡早賜睿斷罷確政事
以明國憲以安中外 辛未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
確既為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顧寵
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羞耻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
章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
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公議不容姦臣敗風俗壞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三

章而扶持天下之名節以勵事君者則臣等雖死無恨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再具狀論蔡確違勅廢禮驕慢不恭
無大臣進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之回
自裕陵即使其門下之人揚言於眾曰確有定策功嗣皇
之所倚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之
正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
所以歸戴也確等輩奉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者確
等軍恩轉官學士革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
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今乃誇眾以自名貪
冒欺罔謂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遜去
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聖慈深察早賜睿斷罷確職任以

慰安中外 十二月丙子侍御史劉摯言臣近者累具封
章論奏宰相蔡確乞行罷黜未蒙指彈施行須至再陳列
臣今且舉大者一事試言之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
書門下省同共進擬所以合用眾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
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蔡確為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權既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省察奉
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
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
太后陛下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
時眾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事正其事者或恐忤確之
意乃言官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會王珪覺謝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四

政通運確以左僕射進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任則
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即時降令御史中丞王履上言以為
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
取旨差除誠是也乃所謂公道也乃所謂善政也然以確
在中書貪權之故朝廷之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設
使王珪不死確不還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非止三年而
已也明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為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視
以私自成至於如此無以達於聖聽豈不可為嘆息也哉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見自冬
涉春時雪未降倘歲一不稔則民將何賴當審明之在御
方責任於輔臣若不判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竊以蔡確

一萬... 升... 日... 年... 三... 書... 卷... 六... 十... 七... 三... 四... 一... 三... 四...

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韓鎮之不耻見於行事已極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臣雖已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協順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為晚欲乞檢會臣前奏早賜審斷施行 庚戌御史大夫劉摯言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臣森險有犯公義臣若失職誰敢言者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勅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者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畧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五

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還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寔周輔承勅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覃恩運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耻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消磨同列牽制善政內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並愆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寔由確姦邪所召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寬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偽變更祖宗政令

誅求民財確任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陛下至今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六

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論以新政元之政天下幸甚 辛亥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說韓鎮不耻而冒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已累奏而備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今夫內有青苗免役茶鹽等害未盡更張外有邊防疆場之事未經處置以臣觀之是皆枝葉之害未足為憂惟其姦邪未去實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則枝葉之害何患不去哉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近以大早上章乞早去大姦以答天戒指言蔡確章惇相為朋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於兩朝乞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會議以決是非今復累日未蒙施行伏緣朝廷

之上忠邪並立内外人情不安臣以言為官備耳目之任
 義難苟止確之罪惡前後論列已詳今再論安危所係大
 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於是天下
 之人無遠無近莫不歡欣厭服以望蘇息然光以至誠直
 道獨行孤立所恃者惟聖明特達之知而廟堂同列畧無
 誠心助光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
 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於己也上則陛下雖有仁惠之政
 為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於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
 之節為確等脇制而不得自竭於君則確與博之為今日
 害豈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不去天下之大害也
 戊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七

相者以其責在變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霖百餘日陰
 陽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災罷梁適以苛虐並作
 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為大災變為宰相者當任其責宰
 相不以為任則誰當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親政以來陰陽未和早氣太甚經冬無雪春又無雨彌數
 千里粟麥失種此其為憂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將恐編戶
 乏食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為遠近之憂皇帝陛下親出
 祈禱憂勤切至編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其憂而蔡確輕
 鎮視之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已憂者但臣以為此非大臣
 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罷黜以警百
 官 二月丙寅侍御史劉摯奏大姦大猾持權當路譬如

毒蛇齧手壯士必斷其腕蓋所去者小而所全者大也今
 確與博矜功肆惡而陛下恐傷前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使
 為後日國家之大患則無乃異於壯士之取舍乎 辛未
 左正言朱光庭奏夫以道事君者大臣之事也難進易退
 者大臣之節也若蔡確之進本以游章獄事章博之進本
 以安輿邊事韓縝之進本以傳會地界是豈以道事君之
 義哉今日確以故事當去而不去懷私自營儼然安處博
 之肆為邪說復懷觀望以固寵祿縝之冒處大任內有賢
 兄不為引避顧豈有難進易退之節乎況司馬光之賢已
 為陛下信任范純仁韓維今進在講筵是二三臣之賢者
 有志於臯夔周召事業願陛下進此三人以代蔡確章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八

韓縝之任其張璪以下皆持祿備位之臣固不足以當也
 甲戌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之懷私託此二人為之魁
 主天下之抱忠守義者畏此二人不敢自効今陛下能濬
 發剛斷罷確與博則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之奉承詔令
 更張政事者莫不專志盡慮無復疑畏朝廷之福萬世之
 利在此一舉臣所以區區冒犯威聽而不能已也 丁丑
 左正言朱光庭奏如蔡確章博韓縝者其心私徇安有經
 邦之道其迹回邪安有表世之德其蘊蓄空疎安有推行
 仁義之政觀望逢迎安有耻君不如堯舜之志因循苟且
 安有愛民若保赤子之口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累章
 論列蔡確章博姦邪境險不可久持大柄親近陛下恐日

月浸淫惑亂聖德辨之愈難去益不易今天下之人皆言蔡確章惇天性姦邪無由變改恐於陛下不覺不疑之間潛行私意陰作身謀或欺罔聖聰或詭隨容旨或沮格公議或傾陷善類千機萬巧陛下如何可防諫官御史如何盡知雖或知之幾人敢言此姦邪之所以不懼也 甲申蔡確言已再具表辭位準朝旨令臣管勾門下省臣見候解罷欲望差權官管勾詔差尚書左丞呂公著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誦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爲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艾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乃以爲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剝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蕪疲民而彼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寬先朝之政包異同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已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已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不謂之大姦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三省議確之惡重刑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君之道 左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

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邊界而至執政臣不敢論其小節細事以瀆天聽直以其進身本末爲陛下下一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確按濬川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官觀確即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溫伯治相州獄溫伯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潁州確即遷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寬確皆批其頰拉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爲左僕射所謂大臣以道事君難進而易退者其若是乎韓縝不學無術士大夫不以輔相期之先朝嘗以北邊事地事付之衆謂縝必尋命已而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邊邊人怨之切骨以爲奪我祖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之地棄之寇敵非獨惜其地也又歸怨於朝廷敵人得地之後日益桀驁今縝爲右僕射臣見邊使來朝問知其官名相顧微笑意以爲中國無人乃使是人爲相也益有輕中國之心每執驕慢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確縝別選有德有言衆所畏服者使稱其大位外足以鎮撫四裔內足以悚動天下以懷徠桀傲不軌之人不勝幸甚 覺又言臣聞蔡確已遷出東位上章求見傳報表章方更自陳功勞願更矜伐大抵欲自明有功無罪以言攻之者爲非也確雖避求去陛下未賜詔認可確更遲遲有欲留之心伏願早賜罷免如韓縝非才士論所駭臺諫雖聞有所彈擊縝方晏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伏

願以臺諫臣寮所上章疏悉以示鎮并令罷去如此則確雖去位不敢更懷快快不平之心伏望聖慈早賜睿斷丙戌左司諫蘇轍言謹按左僕射蔡確愴愴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閭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右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所有確縝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屬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三

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君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英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 閏二月己丑右司諫蘇轍言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悌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自供職以來累具章疏言退三森進三賢乞陛下早行睿斷以幸天下今日蔡確請去是天欲去一森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臣已兩進愚忠願陛下留神果斷以順天意外有章惇森臣

尚安殿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又言韓縝素無行義不自度德因緣闕聞遂至大用然而內有賢兄外有賢士大夫顧利懷寵不為引避蓋只知爵祿之為榮不知名教之為貴可謂無耻之甚矣是亦固位之森臣願陛下早行屏去勿使僥倖大任以遂其貪 庚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 甲午右諫議大夫孫覺司諫蘇轍進對有旨候簾下內臣盡出方得敷奏覺言臣竊諫右僕射韓縝素無德望稔有愆惡百揆之任非縝所宜前後臺諫臣僚章疏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三

不一未聞縝有避位之心臣不勝憤懣韓縝物情不歸人望不屬言者紛紛久煩聖聽遲遲不亟罷免深恐為朝廷生事蘇轍言臣伏見陛下採聽羣臣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據位畧無動意衆情疑惑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遭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自以為國排森有死無貳惟陛下裁察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孫覺為給事中覺言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

一日去職使鎮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韓鎮去位之後別有行違且不敢辭後二十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覺又言今左相之位以司馬光論者以為得矣韓鎮尚為右丞相則賢不肖混淆賢才雜處所謂冰炭同器也伏願聖慈罷鎮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左司諫王巖叟奏臣昨為御史日累上章言蔡確章惇姦邪險惡同惡相濟員先帝之恩誤天下之事不可當大任蒙陛下採納公言因確之請遂許其去制下之日天地改容人鬼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歡喜今大姦一去而一在人心猶以為鬱陛下何惜而不去之以成曠然之治耶 癸卯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立身居家有不可言之惡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向以附會王安石欺罔朝廷進不以道遂塵政路近者陛下改免役復差役人情欣快上下莫不以為是而惇獨以為非敢建異議以詛詆聖政非毀詔令然惇安為之者蓋寧負朝廷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以親戚最先引用布為檢正判司農寺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至於濫刑賞開僥倖排勳舊進姦諛安石一以咨布而

以為然然後落筆遂使流毒肆惡人被其害皆安石為之布實成之今安石已歸老田里而布猶在近侍出入省闈中外之人莫不指議考之典憲宜重加貶廢若聖慈欲全大體不欲傷包荒含垢之恩即乞止罷布戶部尚書別移一職任以允公議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三上章乞罷右僕射韓鎮至今未蒙施行竊謂鎮姦邪無狀畧與蔡確等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鎮定地界時多與邊人燕復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讎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其心不可知而鎮與狎暱畧不知愧訪聞河東當割地之時邊民數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七

父老痛入骨髓而公邊險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恨鎮一死為謝猶未塞責今蔡確已罷相而鎮尚未動臣愚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誅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 左正言朱光庭奏所謂姦邪害正者韓鎮蔡確章惇張璪其人也今陛下幸已罷蔡確職任中外人情莫不慶快然鎮等猶晏然自固而不知退非徒不知而已退又為確游揚論列欲陛下更加恩禮於此尤見其朋邪之迹也 庚戌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近因段繼隆賣官事論列知開封府蔡京特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已放縱姦強若不明行典憲何以風動四方伏望特出睿斷早賜罷黜以警

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今大理寺推治繼隆責
官事狀已明開封府人吏已行對定訖緣昨曾該球決德
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無罷黜之理伏乞特賜檢
會前奏將蔡京早賜罷黜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蔡京知
府已來殊無治迹聽獄斷罪失繆極多於段繼隆之事則
親書塗抹故縱冒法賣官之人於僧惠信之事則遂非妄
奏曲庇重祿受賂之吏方當至公之朝宜檢舉京前後過
惡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撫使考
之公論殊未為允伏請寢罷新命候大理結正小阿賈等
公事三件了日別取朝廷指揮 右司諫孫敏言臣近奏
乞罷蔡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十五

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以京陳乞
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
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
見有私徇公事未經結絕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
加獎助校以名藩意欲以此陵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
言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迫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
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臺官所言訖不行 御史中丞劉
摯言臣昨者累具彈奏知樞密院章惇乞行罷黜未蒙施
行謹按惇佻薄險悍無士人之行其不遜無禮非獨施之
於同列至羈陞之前強復慢肆舉止僣蹇專以沮壞善政
更無臣子事君之節此士論人情所以憤嫉疑惑而不服

也昨者陛下裁保甲之法而惇常疑不以為是近者陛下
改正差役而惇又肆橫議賴陛下深燭利害主張法意不
為邪異所動然而論說紛紛攪擾沮害躐於聰聽者已多
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賜睿斷罷惇使補外以全聖政以
慰羣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力除姦
盡天下之人皆喜之惟章惇不喜每聞於羈前辨論惇便
無禮且辨論公正猶不可失人臣恭順之禮又況其邪說
之多而敢為悖慢邪肆橫行義不修而不能自治何以治
人代天理物之任豈行義不修之人可以當之子伏望陛
下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睿斷施行 監察御史孫升言
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諉先王之言先朝安國而聽之然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十六

石天姿強復棄衆自用趨近利無遠識非宰相器憤賢人
君子不為己用於是拔小人之材者布於朝廷既蔽王明
且誤國事呂惠卿章惇二人皆小人之材而尤黠者也惠
卿自小官三年拔為執政安石之德不為淺矣一旦見利
忘義與安石為世仇推是以觀之則其事君之節可知矣
賴先朝聖明察知其姦竟不復用不然善人君子今無與
類矣章惇不逮惠卿而姦惡過之二人所謂材足以文其
姦而資其惡罔上殘民偷合苟容而已臣竊恐人或以惇
為材進說以誤聖聽故陛下遲疑而不決去也伏望聖慈
早賜裁決以清朝政以慰人心則天下幸甚 辛亥詔正
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累有臣僚上言輕薄無行好為

俳諧俚語及嘗受內臣宋用臣饋遺以其大臣彈糾章奏不欲付外又議役法明知未完俟其令行始為沮難近者再於簾前同輔臣議政動多輕恃全無恭上之禮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言者既數劾悖悖居位如故及悖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悖有口安能奉陪喫劍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右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悖之大姦臣先已論之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謀不正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燾之闇茸不才臣不知此四人自執政以來有益國家者何事惠及生民者何功啟沃陛下者何言天下之物望輕重陛下聰明必皆坐照不待臣言而後知伏望陛下重惜名器別圖賢才任以大柄以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十一

社稷之賴以為生靈之福 乙卯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左司諫給兼權給事中王巖叟言謹按燾姿才闕茸器識闇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備位樞庭不能自立惟知佞事章悖陰助邪說以養交取容曾無建明少裨國論公議所鄙中外一辭臣當言責方以逐大姦為先未暇及燾非敢不為陛下言也今大姦既逐適欲論奏而燾更超用其何以慰天下之望弭諫臣之言燾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額兵柄今邊鄙大事正賴謀謨使燾當之何以勝責 丙辰諫議大夫孫覺言韓縝不可任以為相未蒙聖旨稍賜施行陛下即位逾年自開廢中擢司馬光以為執政未幾用為上相天下之人

無知愚無賢不肖莫有一人以為不可不幸有人焉曰韓縝者與光為左右僕射對秉國鈞同持大政光欲為此則縝為彼矣光欲為一則縝為二矣為光者不亦難乎 三月己未王巖叟言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勅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論卿今後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口無執所見者臣以燾為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推別感激自勵是謂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宰臣韓縝才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十二

望輕不學無術多利欲而好富貴習淺陋而無庶隅前者諂附張誠一夤緣進用備位樞庭近者以王珪死亡次第推移遂至宰席臣伏見皇帝陛下收延眾正以紹承祖宗之志而太皇太后陛下因革庶事以深圖社稷之安方此之時如縝何補伏望聖慈降臣此言并臣僚論縝章疏付之於外罷縝政事以清朝路以協師言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謹按縝素無學術言行淺陋夤緣執政無一可道自中春以來自知為公議所輕揚言於人曰過寒食當乞退罷既而又曰候神宗小祥近者但見時時絮致行李一二於外以示欲去然終不聞有決請之意其無庶隅至於如此乞將臣僚章疏付外正其罪罷之以允清議 辛未門

下侍郎呂公著言安燾范純仁除命雖已依中旨發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為門下省失官若言者論奏不已則恐轉雖處置開燾固辭不敢受宜因其請特賜俞允則朝廷命令不至乖失其於待燾亦為得體 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右司諫韓職言臣竊見臺諫前後十章論韓績過惡乞行斥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測聖意所在臣頃與孫覺上殿奏事面聞德音以為進退大臣當存國體雖知績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禮過大臣雖感德之事而臣等自有言責言苟不効義不可止臣等所論韓績過惡必不下二三十章並乞降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二十九

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鎮罪狀不誣亦乞顯行誅責使天下明知降黜事端發於臺諫蓋是公議所迫雖先朝舊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無毫髮議論 乙酉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向來呂溫卿升卿和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親驟遷大用多據要利乃確惇孫等以此報安石惠卿之恩也自確惇外補孫等在朝與其黨與日夜冀其復用但畏陛下聖明照見情狀陰謀邪計秘未敢發指諫官論事太煩動搖人心以惑聖聽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誠特賜省覺每因執政進退之際特留宸慮深究羣情如涉傾邪毋憚斥逐以折姦謀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確章惇張璪等門下干預時政

又傳達意指與臺諫官黃履等陰相表裏口弄事權以致驟加進用趨附者盈門氣焰可畏尚賴陛下聖明照見姦邪令與外任差違朝士聞之相慶以恕之責淺罪大出之節鎮已是寬恩執政中有素黨恕者密加營救漸乞召還以為鷹犬姦邪入朝必無安靜之理伏望留神省察 四月己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績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臺諫前後論績過惡其眾皆留中不出內批績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績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辭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乙巳林旦言前御史中丞鄧綰人質猥下天性險佞先帝聖明察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三十

綰之情狀正其罪而斥之今綰復待制又復龍圖閣直學士自鄧從揚而頑然不起尚懷不足伏望特賜聖斷重行誅殛詔以綰知滁州 旦又言公議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議者諫官御史也今臣舉公議而摘大姦陛下何惜一鄧綰不以慰天下之望邪借使今日盡削官職遠投荒裔固未能壓塞眾議奈何止罷揚州而已乞盡削官職置之散地終身不齒以謝天下詔綰依舊綰未去鄧州尋卒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昨日簾前奏陳為言事官彈奏鄧綰責降臣謂鄧綰既然後來果經赦宥牽復至此今自鄧移揚蓋為曾考寬所口且非進用自此言者不須論奏朝廷亦不須再行貶責況陛下臨御以來先朝舊臣

雖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貸豈獨館可深罪徒使人心反側不能安職無益清淨之化所繫朝廷治體不細上遣中使密賜手詔曰覽卿所奏鄧綰事誠為允當朝廷以向者附會措克中最顯者已行放黜蓋當時希世苟合言利進身者甚衆朝廷若人人加責則無窮矣似非安靜之術使向來附會干涉之人日夜恐懼不能自安欲降一詔書一切視以寬恩更不行違當各安職業改過自新欲作此意行下如何卿可更仔細相度具可否親書實封進入純仁奏曰臣伏讀詔旨欣歡感歎之不暇豈復更有愚見可助睿明使望只以此意付之詞臣更使敷衍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垂之萬世永為帝範愚臣不勝幸甚 癸丑朝奉郎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三

起居郎滿中行爲直龍圖閣知明州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中行器質淺陋性識吝愴頃在先朝常自御史進擢臺端既無忠言謹論切救時病惟務從史承意陰附柄臣如王安禮等上書不公宰相深銜其事中行乃力爲排詆以附其意竟坐欺罔於是中行出守 左司諫王巖叟言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爲樞密都承旨日有盜發其父墓誠一以修墓爲名謁告自往因於壙中取其父所繫黑犀排方帶以歸易櫛而自腰之其與劫父墓無以異新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而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而左右反覆巧爲疑辭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巖叟論誠一及定前後凡三

奏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報究誠一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司報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乃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 五月丁卯右司諫蘇轍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遠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目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壞成法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七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八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下

元祐元年六月戊戌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璪天姿傾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已阿諛柔佞朋附憚人無自立之節其始進也以邪說奉王安石其稍退也以姦謀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諂蔡確黨章惇數人之性雖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臣向者上殿兩會論奏璪之姦邪自恭聞聖旨謂曾經受遺未有顯過不欲傷其心臣是以久未論列今璪過有顯狀士論所疾伏望速賜睿斷罷其職任以清仕路以副公論 右司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蘇轍言謹按全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其後與惠卿力行事實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權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舒亶之流一星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為撓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之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詔和卿權知台州 己亥殿中侍御史林旦言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姿性狡任本以諸科挾法而進熙寧中王安石破律改條變易輕重台符附會新意因得進用其後議建大理獄擢諫議大夫首冒卿選昨來初建六官執政私之又竊刑曹之任士望物論於今不平伏乞睿明先次罷台

符本職具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令別聽指揮 庚子刑部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所奏也詳見神宗朝呂惠卿事 是日內出手詔付三省樞密院曰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寬厚愛民而搢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或謀法失當或措敘母節或姦回附勢或構事飾非或多結權貴或妄舉邊事殘民靈物久益加獎致使羣言文攻不已苟無澄肅必紊紀綱止以其罪顯者乃行寬逐自餘干涉之人夙夜悚惕不無憂虞予當新政務存大體一切示以寬恩更不追劾成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可倣此意作書布告於外 甲寅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措克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狂獄積其原流久乃知獎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勅正風俗修振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庇濶畧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為御衆以寬有虞所尚為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天下體朕意焉 給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勅黃內有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以謂此二句於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後所頒詔無言者

勿復彈劾六字蓋從宗愈奏也始鄧綰知滁州言者未已
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
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
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日慮
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寔難
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乎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
不可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
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言儻果如此臣寔未諭伏見陛下
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
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若謂日者斥責一二臣僚
恐附麗黨與無不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不甚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三

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近者朝廷法令方且功罪明白吏
民安堵自如正宜鎮定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
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
下也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 監
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聞陛下詔書慰安中外大臣以前
日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之
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播紳士人傳者愈衆始以爲信臣竊
惟詔旨必以謂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措斂罔上
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慰安之是行
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 監察御
史上官均言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寶文閣待制知廬州

楊汲大理卿王孝先自元豐以來繼爲大理卿每有內降
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實專務刻深高下其意雖知
所告不實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徇報者之語委成獄
吏不復親聽而報聞者往往得於仇怨之人巧潛誣陷無
所不至願陛下因臣之言察中外之議特行黜罷以允公
論仍乞精選儒臣通明端厚之士典領刑獄庶幾刑不失
中以副陛下寬仁好生之意 詔寶文閣待制知廬州楊
汲落待制知黃州刑部侍郎崔台符知相州大理卿王孝
先知濮州仍各降一官其劄詞云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
人之獄中書舍人蘇轍所草也 右司諫王巖叟言今所
謂罪顯者莫如惠卿誠一惡鉅者莫如蔡確章惇而蘇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四

同之欺君罔民天下稱其一體固宜並行寬伏以信服天
下之心而矜乃令獨留天下之人見此詔書還肯信否此
臣之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察臣之忠納臣之諫一
奮威剛正孫之罪斥孫之惡以信詔書 七月丙寅始領
甲寅詔書去言者勿復彈劾六字臺諫累有論列故也
庚辰右正言王觀言彼張璪之姦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
以來累有封事具陳其狀及竊聞臣僚論列非一陛下不
惟置而不問方且明詔中外論以既無罪顯惡鉅之人餘
皆一切不問使璪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無射隼
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也 八月壬辰右司諫蘇轍言
張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者王安石呂惠卿首

加擢任被以卯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為死黨熙寧弊法皆孫等所共成就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順遂以為可用也臣聞孫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為社稷計因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 已亥王巖叟未光庭入對延和殿巖叟進曰臣言者邪之狀指張璪事皆有實狀陛下必經聖覽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論卿自有時節不須更着文字對曰既有姦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之上曰如教換紙改張誠一告詞事誠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衆家意巖叟曰不然只是此人黨惡詛論中書舍人令不顯其事耳賴換紙不從故得告命明白不然為姦人靄昧以欺陛下陛下以此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三

其心於正道如何上曰會得 九月癸亥御史中丞劉摯言今大享禮成風聞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尚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顧託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雖然臣以為無難也俱去之則難俱留之則難蓋俱留之則害天下而屈公論俱去之則傷國體而惑人情今於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權其輕重則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請論之璪以傾邪柔狡竊位最久朋姦害政前後言者累疏其罪臣曾上殿亦屢蒙宣諭以為璪過大禮必聽其去自此臣更不復論列今大享已畢璪之引去乃其時也陛下許之亦其時也璪得掩其姦惡以禮罷去蓋已幸矣此臣所

謂必宜去者也若乃燾及清臣比於璪輩未有顯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為留之實有其名亦無其害此所謂不必去者也欲望聖明照察於三人中罷璪所以安天下留燾與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遺舊臣之意 辛未右司諫王觀言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舍人希雖薄有文藝素餐儉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不至與其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縝作相希復為其鷹犬今中書侍郎張璪傾邪著聞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耻游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讖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伏望指揮除一外任 監察御史孫升言姦險之人易進而難退苟引類而來陛下遲疑而不去則其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六

將至於成羣此君子所以為憂也所謂姦險之存者中書侍郎張璪也附麗以交結者林希也前日林希召試中書舍人諫官御史極言論列而天聽未回告命已下希為中書屬官朝夕與璪謀議而希弟旦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則其類馴致臣恐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少加省察檢會臣前奏特行追寢則天下幸甚 癸酉詔林希為集賢殿修撰知蔡州 已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十月壬辰同知樞密院安燾乞補外郡不許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於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願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三人內罷璪以安天

下留安燾李清臣以全國體後蒙聖慈因臻有請進其官
 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
 帝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無所
 不及其於威德之治不為無損伏望再煩思慮無聽燾之
 去 庚子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除知汝州章惇知揚州
 命下累日物論喧然以為未允伏讀告詞又不為經明堂
 恩需直是無故寵遷臣愚不解此意又汝海善里王畿近
 藩物物便安非為貶所罪大責輕公義已稱其大幸豈可
 會未數月遽易大邦伏望聖慈深察臣言特加裁處左司
 諫朱光庭亦以為言 壬寅詔章惇依舊知汝州先是在
 僕射呂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罷既經赦宥故遷之
 便郡又欲以次甄敘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
 文章謂惇不宜遽遷語侵執政太皇太后怒問主惇者誰
 邪公著前對曰衆議也時惇子又上書為其父訟寬且侵
 執政詔并責之公著曰子之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
 特至國門詔追揚州勅復遣歸知汝州自是當敘復者皆
 稍艱矣 十一月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知
 揚州龍圖閣待制知宣州蔡卞知江寧府 二年二月已
 亥詔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
 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位居宰相竊弄威
 福故縱其弟養成姦賊故也 四月癸卯御史中丞傅堯
 俞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尚書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八

材聞其無補事功而性行險邪陰能害政方王珪蔡確輩
 用事之時欺君罔上無日不有清臣則唯阿其間未嘗進
 一言之忠泊陛下登用者皆修復舊章興滯教弊惟日不
 足清臣又陰拱於中亦無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
 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識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
 若醉若夢旁觀衆人而已省胥臺吏皆能笑之伏望聖慈
 早賜罷黜以伸公議 戊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李清
 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御史既有言清臣亦果奏乞補
 外故有是命 七月辛亥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少府少監
 沈季長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塔鼓唱王氏經義
 龔贛東學令一旦召從外路副貳寺監季長之黨布散如
 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
 亦以為言詔罷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 八月甲辰新京
 西轉運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上疏曰臣
 詳悉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略願陛下知之者六款
 後退就鈇鉞其六曰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落郡
 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膽粗豪神宗亦嘗稱為惡
 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關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許將今冬成
 資宜今速赴新任慮東者昔任兩浙提刑創興鹽法虐害
 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惟求合李憲之意
 曲奉於憲有如募親憲嘗薦之東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
 置之散地苗時中李南公路昌衡輩皆刻責之資見於已

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思
 養元元矣 是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職
 九月資政殿學士王安禮提舉崇福宮言官論其託疾辭
 避而安禮亦自請奉祠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庚子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鴻慶宮盧秉落龍圖閣直學士為資文閣
 待制秉前以父喪去渭州喪滿得知荆南東辭疾奉祠於
 是言者謂秉熙寧間推行二浙鹽法所配流亡慮萬餘人
 故責之 五月辛酉知湖南府資政殿大學士張璪知定
 州知河陽資政殿學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襄州朝奉郎
 直龍圖閣邢恕知河陽 閏十二月丁卯資文閣直學士
 知揚州謝景溫為權刑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永寧府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九

卞知揚州右正言劉安世言按景溫在先帝時為河南安
 撫使附會章惇先於沅誠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十年
 之內所費不貲又崇故人目為聖母左右多恃勢毆人擢
 守成都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伏望收還景溫之命
 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溫進之
 門 四年二月壬寅資文閣直學士新除刑部尚書謝景
 溫知鄴州 己巳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為觀文殿學士
 餘如故 三月丁酉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
 德軍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河陽邢恕為集英殿修撰知滄
 州時恕已遭喪去河陽矣 壬戌校書郎集賢校理李德
 易為都官員外郎右司諫吳安詩言德易往在宗正司德

籍王安石氣焰後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程思亦以
 為言乃詔德易依舊校書郎 五月辛巳詔知鄧州蔡確
 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安州車蓋亭詩
 譏謗也 詳見本事 七月丙申龍圖閣待制知揚州蔡卞
 知廣州新江淮荆河等路制置發運使龍圖閣待制蔡京
 知揚州 九月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韓琦知河南府
 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興軍 十月己亥翰
 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為龍圖閣學士知亳州 甲辰殿中
 侍御史孫升言恭惟熙寧之政務在興廢補弊出於仁民
 愛物而小人僥倖一時貪功冒賞競為苛刻肆行已見故
 周上壞法為市易者呂嘉問吳安詩為之唱鉞錄附會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一

大理者崔台符楊汲為之首以至吳居厚呂孝廉肆標剝
 於京東賈晉王子京極捷剝於福建蹇周輔朱彥博配百
 萬之鹽於江西則父子不保李琮增無名之稅於江東淮
 浙則老幼流離呂公雅霍翔促保馬之期限沈希顏范岫
 哀歲課之羨溢四方之人侵削肌骨破散家室愁怨之聲
 盈滿內外此數人者天資殘忍視民如草芥實為首惡而
 李琮朱彥博一除相州一除慶州皆大落名郡如此則何
 以懲姦宥惡成聖朝仁厚之風乎 十二月丁酉正議大
 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
 己未詔書惇始除喪故也
 舊錄云以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言惇強買民田不

法故有是命新錄因之安世所言不止為博強買民田其曲折具於章疏初有候服闋與宮觀指揮安世又論其不當而朝廷訖不從也

甲子寶文閣待制知穎州曾肇知鄞州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肇資稟姦回趨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人民所共疾怒而肇揭為邪說惑亂眾聽以至掉圖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無所不為伏望收還新命以允公議詔曾肇改知齊州 五年三月己卯知亳州龍圖閣學士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詳見鄧温伯罷翰苑 五月丙寅龍圖閣待制蔡京知穎昌府

通鑑筆本末卷之八

汰監司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京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吳居厚降知廬州以言者論其苛刻也 當考言者姓名陳瓘錄劉安世語云元豐大京東劇寇數千欲取培克吏吳居厚投之鐵冶中賴居厚覺早間道遁去不然賊殺一都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 十月丁丑前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責授成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副使呂孝廉添差監郴州茶鹽酒稅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 己卯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府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

罪惡已著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之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觀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願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郡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自過為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澤資任稍高練達民政機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 十一月丁酉朝議大夫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

通鑑筆本末卷之八

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憂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於前云 元祐元年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監司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則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焉應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知州以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

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過轉運使副提典刑獄有闕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 癸酉侍御史劉摯言臣昨者曾論天下監司多無善狀乞朝廷考察澄汰別行選任後來未聞指揮臣伏見河北轉運副使李南公險薄刻害無士人之行天下所知往者以不嫁其妹委於他人先帝惡之黜置散地未幾資緣再被任用本路昨起鹽禁南公虐行其法科配勞費一路被患近蒙聖恩遣使經畫已皆廢罷則害人之狀臣不復言南公職任監司親被委寄未嘗有一言論可否於朝廷意欲取勝京東有邀幸之望而不顧為國斂怨朔方劇部非他部比朝廷顧為重而南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十三

者豈宜久便居之肆其殘虐實不足以副朝廷厚風俗安疲瘵之意伏請特行貶黜以充口口不從南公尋徙河東路 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添差監衡州在城鹽酒稅務轉運副使王子京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管酒稅務先是福建路按察張汝賢言青兼提舉事不究利害嚴督州縣廣認數目令鋪戶均買子京相承行違又違法過為督迫故有是命 戊子臣僚上言竊見祖宗朝為天下州僻縣守令僻在遐遠多不修舉職事遂令諸路置轉運使按察糾舉使諸路郡守縣令無不職之人則天下至廣一無寬枉故知轉運使之職豈小補哉其後任用至久弊病寢生又置運司續添管勾官雖得人已是煩冗不得人姦巧竭

上凡一州郡已是事多加之教人職司文檄往復與舊叢委糾察廢置與舊繁多一州一縣莫不騷擾蓋只知進己而不知害人只知益上而不知損下若久任用如此之人卒無安靜之理臣今欲乞將天下諸路轉運司除留運司一人乞罷隨行管勾官若廢之則運司亦不至於闕事置之則徒成煩擾也又臣僚上言頃年添差勾當公事隸轉運司者曰運勾提舉司者曰提勾監司者曰鹽勾措置司者曰措勾安撫司者曰撫勾官號之異昔所無有竊計河北一路亡慮二三十員出入乘駟請券所過州郡口發皆有酒食之饋油燭柴炭之給特優於他官而無有限數此等皆小官新進鮮顧事體憑恃勢要妄自尊大以邀郡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十四

之承迎小有違忤則吹毛求疵動生瘡痛州縣畏而奉之過於監司而天下無事郡邑皆循守法度監司無大措置徒使此曹紛紛無益而有損甚無謂也宜一切罷遣俾還選部則監司之職清肅郡縣無擾矣取到吏部進奏院狀諸路監司等屬官詔並罷 元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政目諸路管勾官更不奏差口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乞罷諸州管勾官從之 閏二月丙申司馬光言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或時置轉運判官以

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
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
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
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薄之士爲之或知縣通判監當
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
陛下必欲蕪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
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
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
要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
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
之人方得爲監司 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二十五

餘路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
提舉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一本路錢
穀財用事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
獄司管勾其轉運使副提刑今後選一任知州以上轉運
判官選通判一任實曾歷親民差遣并所至有政迹人
一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用盡括作常平倉錢物委提
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一監司今後每歲遍
巡諸州外更不遍巡諸縣如差本部官勾當除司理司法
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
差選人勾當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
差出之類指揮更不施行 一盜賊委提點刑獄差官或

行移文字監督捕盜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
先令權攝承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
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聞奏朝廷臨時詳
酌比類恩澤直賜指揮 四月乙未詔內外待制大中大
夫以上舉第二任通判資序曾歷親民差遣堪充轉運判
官者各二員餘依今年二月二日舉監司指揮到官之後
才識昏愚職業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
小並舉主並加懲責施行 五月壬戌詔自今監司落權
及權發遣字母給告從中書省言也 八月丁亥右司諫
蘓轍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
盡知其要寄於監司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採公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二十六

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
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皆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
貪冒無耻程高詣附賈青借名買珠鍊後天資邪峻累作
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璠久領市場與牙儂
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
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臣欲乞應目
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除
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
得良更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辛亥右正言王
覲言臣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
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闕冗不才

如王公儀庸暗無耻如威南仲與賈青朋姦如程高為李
憲奴使如孫路者皆得以為之則彼一路生靈在城官更
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為痛惜哉方二聖臨朝羣
賢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
官論列又不施行故竊疑之此非朝廷之福 二年四月
癸巳給事中顧臨為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
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為陝西路轉
運使 癸卯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檢院趙抃之權
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權發遣
河北路提點刑獄尋留為開封府推官 十月壬申兩浙
轉運判官朝散郎葉仲為轉運副使 甲戌戶部侍郎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十七

頤為寶文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十二月庚辰朝請
郎太府少卿王子淵為京西路轉運使承議郎知口外都
水丞事張景先為京東路轉運判官 三年三月辛酉朝
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晉州范子奇權河東路轉運使 十
月丁亥通判河南府韓玠為利路轉運判官 右正言劉
安世言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
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祚之
初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
時玠之叔祖縝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
以實奏乃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其告詞責之曰西
南之政俾民驚擾今來遠復職司何自懲戒况兩川之人

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於鄰路何以
副聖明仁愛遠民之心 庚寅知徐州杜純為陝西路轉
運使 四年三月甲子承議郎新陝西轉運判官張景先
為京東路轉運判官中書舍人曾肇言景先前後議河事
反覆依違觀望事實朝廷以四方萬里視聽所不能周故
置監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後可以付
托如景先口口述狀甚明恐不足以當一路寄任有所送
到詞頭未敢修撰後二十日詔景先知同州 九月己丑
詔責授秀州團練使本州安置沈括敘朝散郎光祿少卿
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吳居厚敘朝奉郎少府少
監並分司南京朝散大夫監常州茶稅賈青管勾洞霄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八

十八

監泰州酒稅呂孝廉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監海州
酒稅王子京管勾鴻慶宮仍並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括
等並以該明堂赦恩有司檢舉故也權給事中左諫議大
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封駁前詔燾言居厚等被先帝詔
旨按臨一道曾不少留意於究宣恩澤詢問疾苦專以苛
切乘傲為事東南之人恨之痛入骨髓此命一下恐無以
慰天下之心伏乞收還恩命例與量移詔沈括吳居厚前
命勿行內沈括更後一期取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哲宗皇帝

調序

元祐五年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臣朝廷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耳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致交爭薰蕕異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二

之調序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前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慈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伏退切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口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故以此調序其黨臣謂此人若還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殘害正人漸復舊事快其私忿人臣避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眦者多創造語言動搖貴臣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

聞其奏而蔡可料矣疏奏 太皇太后命宰執於薰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薰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口而和之自此薰用邪正之說始衰

此據轍遺老傳自敘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確母明氏奏狀乞量移確呂大防劉摯云云詳見蔡確傳堯俞口遷惠卿上意亦難之曰第恐致人言是日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為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王巖叟以責傳堯俞堯俞不能對又以責蘇轍謂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欲且依前降指揮刑部以謂量移後別理三期大防摯欲用檢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九九

二

後三年堯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摯不答壬戌進呈皆持兩端稟旨 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樞密院都承旨劉安世言 陛下初踐宸極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繼貶逐之遠方謂且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敘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 八月癸卯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前此惇坐蕪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歲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悖狠戾慢上不恭交結姦臣強

市民田蕪邪貪污不法之人不當用常法敘復詔章惇更
 候一尋取旨 辛亥青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母明
 氏乞量移一內地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為渠吟時誘
 讒只為此入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亦
 須與掛惹詳見蔡確時勢閏八月甲子龍圖閣待制知鄆
 州蔡京知永興軍初執政議用安燾守鄆州移京帥渭代
 劉舜卿王巖叟謂京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或試之慶
 陽召章燾還令權諸曹侍郎劉摯不欲多置權侍郎呂大
 防請移京守雍從之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
 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此非密院所預然必
 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為尚書有何議論巖叟曰前執政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三

尚書固不為過第恐公議不肯放入來耳既而奏可巖叟
 謂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為然錄黃過門下省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先是摯語大防
 曰若寧帖須朝夕論之乃可大防曰俟明日摯曰俟明日
 則不及矣除命既下 左正言姚勗又論其不當巖叟謂
 摯曰邦直如何摯曰給事中已再封駁諫官亦有言今
 更欲用蒲宗孟為兵部尚書那得安靜巖叟曰子由宜力
 爭摯曰彥霖當相助巖叟許諾及會議巖叟謂大防曰一
 人議論未已更可進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却無他事巖叟
 曰要之亦非公論所與摯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
 何皆不應摯欲於簾前敷陳巖叟曰此所望也及簾前大

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
 須用前執政上有詔勉從之之意摯遂言前日如李清臣
 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
 闕官何摯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
 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第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
 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類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
 得亦恐朝廷難奈何且朝廷只責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
 得不言臣恐自此開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靜遂卷
 除目持下然大防摯更欲用清臣知揚州代王存召王存
 入為吏部尚書巖叟意不然遂以語摯摯曰闕許官曹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四

有甚人補巖叟曰用與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摯默然巖叟
 又語摯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摯曰保則不敢
 巖叟曰公宜無忽 壬申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
 知成德軍實文閣直學士知成德軍謝景溫知揚州 庚
 辰詔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靈仙觀宋用臣與致忠州刺
 史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乞不收敘詔用臣候今任滿
 日取旨先是呂大防與同列議南都宮闕不修可以五萬
 貫修之因移用臣為管轄鴻慶宮令措畫王巖叟以短封
 告大防及劉摯曰若復使用臣預土木必動議論摯甚然
 之大防不答逾半歲而用臣敘復卒罷之 呂大防劉摯
 朋黨見朋黨十一月乙酉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鄂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
辭 十二月庚午詔呂惠卿光祿卿分司權給事中姚勳
封還罷之

姚勳封還罷之政目十六日書惠卿光祿分司二十二
日書姚勳繳惠卿詞頭實錄並無之按惠卿家傳亦不
載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許任便居住今且依政目附見
十六日當細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寧移宣州

七年三月辛亥知河中府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永興軍
四月癸丑朔知永興軍蔡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曾布知瀘州 六月辛酉左
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為右光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五

大夫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蔣頌為左光祿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九月壬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
軍蒲宗孟知大名府 丙戌端明殿學士知蔡州鄧溫伯
知永興軍 十一月乙巳尚書左丞梁燾言先帝大臣多
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八年正月
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 三月壬午詔尚書左
僕射蔣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 四月甲子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永興軍李清臣為吏部尚書
五月己卯新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為資政殿學士知真定
府以權給事中姚勳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 七月丙子
朔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仁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朋黨劉呂罷相附

元祐五年六月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
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
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中書舍人
職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掌典其事知與所在報曰其
與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煩莫過於
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
吏數倍之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脈絡則不欲人多以分所
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脈絡比舊為
少則不忘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六

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厘以下積
若干分為一人令賦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
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職以中書之言為然
即與僚屬議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
大有所損將大致怨懣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執
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
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
吏知非身患則各自安心事乃為便執政以為然自申尚
書省乞取諸司兩月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懼莫肯
供遂再申乞榜示諸司使明知所立吏額候他日見闕不
補時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

裁損成書以伸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將別加詳定而三省諸吏皆不能曉無可委者任永壽本非三省吏也為人精悍狡猾嘗預元豐吏額事適以事至三省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創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曰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裁定宗室冗費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

三年四月六日摯自左丞遷中侍畫黃誤下當在此後不必此時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門侍

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過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七

此摯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邪即稟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兼示摯曰吏額事必欲慎密而速故請行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致仕官法者近創以臣寮疾病請致仕多緣經歷迂滯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書雖三省簽入而直付都省摯曰此非其類也當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兼謂摯曰勢不可不爾摯乃從之吏額事尋畢永壽等推恩有差議者皆指其僥倖永壽急於功利不顧後省前已得旨又嘗榜示諸司更勸大防即以立

額日裁省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次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闕便司分發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吏額事在後省就己十八九永壽等擯去才數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循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為言章數十上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輟時為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眾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畧如輟前議行之 八月癸巳朔劉摯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議稍不合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八

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謹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關其間謂大防與摯於是有所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謂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是日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故摯摯尋

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 丙申詔門下
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已降詔不允可令合屬去處如再
有文字無得收接投進 十二月辛卯中大夫守尚書左
丞許將為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御史中丞蘇轍
等屢言許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資
政殿學士許一官知定州 甲辰侍御史上官均言呂大
防堅強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惟許將
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憾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
同輩盡心排許將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
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又
言轍等合為朋黨動搖聖意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謀并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九

逐一執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
德軍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為端明殿
學士禮部尚書 丁未鄧溫伯稱疾卧家因辭所命五上
疏乞補外癸丑三省進呈降詔不允初王巖叟勸劉摯可
因溫伯自請遂出之摯曰待與梁當惡其意為呂大防石
溫伯故也會大防謁告摯攜以進呈既復攜以下及大防
出始同進呈皆相顧不言傳堯俞獨進曰欲且依前降指
揮乃卷之而退先是巖叟移書督大防堯俞摯答曰敢不
以身任之然不果 四月癸丑戶部員郎楊畏為殿中侍
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
會呂惠卿舒亶以進亟罷之踰年復用又加進馬王巖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九

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
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風旨也
然畏卒助大防摯云 六年閏八月壬申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王存為吏部尚書 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鄭雍殿
中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
言摯累云摯久據要路偏歷三省始因言事得進即與其
意合者共進退人又云摯為執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為
兩省屬官或在言路摯所不悅則舍人執事繳駁言路彈
奏又言摯引趙君錫為中丞摯厭賓客君錫申明謁禁朝
行中言君錫為執政約關又薦葉仲為臺官以合摯意陰
與賈易相結摯所不悅則奮力排摯又云葉仲曾任臺簿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九十九

乃摯所舉未久除兩浙運判又升運副召為省郎為趙君
錫薦仲御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運副又云趙彥若
男仁恕自盜賊滿不候勘正便取旨斷放彥若是摯親家
又云王鞏不檢事體量未到問堂除密州體量得實罷密
州無衝替指揮趙君錫莊公岳承望風旨新通判密州任
林積不敢體量謝景溫妄奏鞏非罪緣摯男娶鞏女又云
未舉御史為朝臣多摯門下人摯善年髦士人不問善惡
雖賦污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如龔原王沈之詹適孫
諤悉與落罪名與呂溫卿湖州升卿明州延接章惇男援
有同骨肉送簡帖與邢恕云云又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
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觀會肇賈易楊

一五七

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叔之威陶龔原劉彞揚
國寶杜純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王子韶吳立禮
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勳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 右正
言虞策四奏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 甲
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
乞正典刑詔答不允轍言臣昨以鄭雍揚畏言臣薦王鞏
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
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與鄭雍揚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
謂臣欺罔詐譎機穢深巧不速謹責恐臣挾朋誣謾日恣
月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
既已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曲直然鼎與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二

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詛周臣兄弑以惡逆之罪當與君
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明昭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
易即時降黜易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
若不逐臣易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
降使易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生死幸甚 是日
劉摯蘇轍俱先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於僧舍
乞罷賜免 戊寅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今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固出於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効然一時戮
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無變
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說輕捨
遐棄臣恐適足快羣姦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為國

家計也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
若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
所不允奏入不報 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
早入省供職轍再奏乞外任劉摯言臣再具劄子陳乞外
任伏蒙聖慈復降中使賜詔不允者恩遇未替豈勝犬馬
感報之恩重念臣居位歲久畧無勞能心寔自知果招彈
劾雖有指陳罪狀仰蒙聖明洞賜察照然大臣既致人言
已為累國若又安然不去臣寔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食
眷寵遲遲於進退之際取輕於天下也 辛巳上諭呂大
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為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
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為他日計此何也待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十三

少禮數令去大防曰書簡往來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簡
中道何等語太皇太后曰簡中道則不知言事官必知之
大防曰須後日取旨太皇太后曰蘇轍只薦王鞏耳無他
事也初邢恕服喪貶永州喪除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摯與
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
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
也數有求於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揚畏
二人者方彈劾摯與王鞏連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釋
簡語并奏之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
太后他日復辟也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於府第故太皇
太后怒面責摯曰公當一心朝廷若章惇者雖以右僕射

與之未必喜也勢皇恐不敢對 壬午勢上奏曰臣近因
降出臺官言王鞏事尋即待罪及宣諭押入對面承聖諭
乃知除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等罪雖聖意一
一照知謂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縱使無罪既被彈劾
理當引退遂具劄子陳乞外任見聽持揮臣今再三思之
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謂不用此無以動陛
下之聽貼黃稱臣舊識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調官來謝
曾一例隨衆接見邢恕近過城外曾一次有書往來只是
敘寒溫問安否而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
跡面奏至於牢籠之意寔無此心亦曾曲賜聖諭照其無
有今料言者專以此事搆臣於禍論列不已不敢不再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十三

詳悉奈煩天聽奏入不報 甲申王巖叟言臣每見勢感
荷寵榮常有以死報國家之意豈復肯負陛下此真陛下
腹心之臣也今大姦未死人心疑危朝廷之上與之為敵
者勢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疏棄天下之人不知所以
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謂反與大姦報仇也前日
陛下用勢作宰相姦黨之氣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羣邪
相顧已復氣口蕪穢之進與勢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係
望而姦黨皆所忌嫉者也願其去就豈不重哉夫姦謀難
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急於傾擠陛下於此
不可不察竊聞御史楊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
最深舒亶作中丞日舉為黨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議涕勝

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疾正人常有報復之志後又
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為人所使再三薦引竟除此職諫官
虞策亦張璪相知之人常受璪極力論薦陛下誠持本末
考究還可保其所懷無他意否時已有詔領學士院草麻
制罷勢而巖叟未知也 十一月乙酉朔大中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
以從摯所乞為辭 戊子冬至劉摯罷相麻制過門下給
事中朱光庭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
為朋黨願并被逐不辭御史中丞鄭雍言朱光庭朋黨乞
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
切勿聽太皇太后納其言故光庭與摯相繼俱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十九

十四

鄭雍舊傳云宰相劉摯用事久黨與中睦雍因劾摯威
福自恣天下士爭趨其門宜罷黜以收主柄疏入不報
不知舊傳所謂黨與睦者指何等入當考雍新傳第云
劾摯威福自恣宜罷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巖叟等三十
人以為勢黨不知雍所謂勢黨三十人者姓名當考舊
傳乃無此又不知新傳何自得之
壬辰朱光庭罷給事中知亳州呂大防嘗召光庭諭旨光
庭不至故第以本官出
此據王巖叟日錄朱光庭再知亳州呂大防以其召而
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以本官出兼中殊不知也
當考

七年六月辛卯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兼領為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大夫守尚書
右丞兼為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翰林學士大中大夫
范百祿為中書侍郎 八月己卯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
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揚州召入為吏部尚書才期歲朋黨
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
東漢朋黨之獄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
修為朋黨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
之由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求補外既除大名辭
之改杭州 八年三月詔兼領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兼集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一五

禧觀使見燕頌罷相 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右光祿大夫守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
位首相踰六月上春秋既長大防第專意輔導未嘗建議
親政雖宣仁聖烈皇后有復辟之志卒不得申嘗因日久
羣怨交歸焉及宣仁聖烈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先
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
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
哲宗皇帝

紹述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
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
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温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
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
清臣此時召自真定未至也後三日遣使賜茶藥舊錄
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述也
新錄辨曰清臣首倡紹述以得柄用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清臣之謂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刪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一

三月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
明之德有舜禹之學幾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
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敢
忘今博延豪英於廣殿策之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有為
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効見於時朕之臨御幾
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
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後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
滋賜土以柔遠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
賈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利闕飢饉荐至冠盜尚
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夫亦何必
馬子大夫其悉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清臣之言也

舊錄云上親政內出策問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
新錄辨曰祖宗之所以望於後世子孫之所以不承先
志者要歸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間也况策問固
曰可則因否則革矣亦曷嘗必哉而云士莫不欣慶知
上紹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刪去

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已下通禮諸科經律及第
出身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
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為之首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兼職依前官知汝州先是鞏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
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
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三

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
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
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
設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為陛下指
陳其畧先帝在位二十年而終身不加尊號裁損宗室恩
止於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
破家之患罷黜科舉誦教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
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
策以折西人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
設抵當賣熟藥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
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

之而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
也昔漢武帝外事兵戎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
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委任
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纖決事
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寬仁愷悌
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號稱太平
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
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
下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有過計創濮廟
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
寢而不議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三

帝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以
廟社之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祖父不失聖
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
願陛下反覆臣言 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
擢用曩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
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奏入不報轍言
近臣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
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
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
陛下以臣言為然否然竊觀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
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自當宣

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畧聞此言而忽以策問進士宣露寤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設法一事遂改遂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為諫官後官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如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獨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急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匆匆則天下之幸也輟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輟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機事不可宣於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

請秘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輟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兵戎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第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手輟恐懼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畧為漢七制之主輟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輟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

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革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口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為含忍在爾亦自難安原誠終自愛君薄責尚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着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祇懼然以丕揚休功寔賴左右輔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為姦言拂於眾聞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之東則經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為寬典姑務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此段參取實錄及蘇轍遺老傳并邵伯温辨誣前制吳安詩所革後制當求主名附益之此時呂希純及蔡卞寔為中書舍人後制必卞所革也當考伯温作元祐辨誣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呂相大防欲遷楊畏為諫議大夫范相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楊畏不可用呂相方約畏為助謂范相曰豈以楊畏曾言相公邪蘇門下在坐誦畏彈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願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罷政哲宗不許呂相更趨遷楊畏為禮部侍

郎范相恐傷呂相意不復言後呂相充宣仁后山陵使楊畏首背呂相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用其說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明年春殿試李清臣作策題以熙寧元豐元祐政事相參兩存其說問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楊畏覆考取主熙寧元豐者故以畢漸為首清臣遂自禮部尚書拜中書侍郎欲取相位以蘇門下在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蘇門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軾方起請籍知登州入為郎官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監酒被召是時清臣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聲色甚厲蘇門下頓首待罪范相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此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起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謝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門下初對范相誦楊畏彈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賢蘇門下尋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溫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日當考按照寧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勅令國子監雕印詩書周禮義矣不知伯溫何故云爾也李清臣既為中書侍郎乃出策題伯溫謂清臣先出策題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六

體朕意舊錄云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新錄辨曰紹聖初惇卞等主紹述之論身持上下改元曰紹聖其意已明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為相紹述身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詔書惇猶不與耳范祖禹代言集載改元詔書乃祖禹所草當考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役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之法詔府界諸免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指揮到日為始左司諫翟思言祖宗以來中書差除銓曹注授各有條格不相參錯元祐大臣括權市恩舊像銓注昔多歸堂除奔競請托恬以成風望詔有司依祖宗以來中書差除立為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授庶幾人無覬望詔送給事中中書舍人看詳 閏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并亮采言罷十科舉士法從之 癸未權發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久年終未就緒而寬郵優剝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為便也望復熙寧舊法令民均納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戶部看詳後法所 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歲四試從之餘見太學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備名辨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寢已變亂請各有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六

應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釐正詔令編修官制局考
具合完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所
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 五月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
治經術見貢舉已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
復免役法未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並詔依熙寧
舊勅施行 七月戊申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
而斷刑之官選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
二等者其取常難口為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為斷
刑官自是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
考閱裁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
斷刑官恩典常重故責考任舉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縣令優課為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自
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刪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等條
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為斷刑官庶手官得其人而職事
舉矣又監察御史都知章言乞條法官並依熙寧元豐條
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詔令刑部大
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詔取司馬光等見運元祐
黨人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寧之初將欲有
為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材
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與利福獎功烈較著元祐以來天下
用度復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於今日正當參酌
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國裕民

之效然事之可興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
聖慈檢會熙寧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選通
達世務之賢同共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詒萬世其後
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以聞

新錄辨誣曰元祐節行愛民府庫充實而云天下用度
浸以匱竭今刪去八字

九月庚戌詔罷制科詳見貢舉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
戶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
所有賑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勅令立法以聞 十
月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為監察卿
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民對曰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
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熙寧元豐為是皆為
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有
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
靜稍更作為之政今進言者一切以為非願陛下公聽並
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間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
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十二月己巳河東路
轉運司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
寧行私鹽條禁詳見政述二年三月庚申給事中中書舍
人言先帝以文散官定為寄祿法實一代之新制議者淺
陋妄加穿鑿遂請分為左右元法本緣祿秩不為流品今

合除去若謂正議大夫光祿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轄細轉法有未盡合行口補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及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存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無出身人依舊作兩資遷轉從之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監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內外兩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繼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六月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

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一

姦臣建言請遵省儉自太皇太后以下逸有裁損宗室正任皆被減損意在詆誣元豐哲宗親政察其姦心至是始復元豐法舊錄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見小人心無忌憚也

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言奉詔措置財利竊見熙寧中先皇帝稽參先王補助之意行散斂之法云云今陛下紹述先志將大有為生財之道無以易此乞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立為定制以幸天下詳見哲朝青苗 九月詳定重修勅令所言府界諸路應緣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今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三年正月詔罷合祭自今間

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 二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 丙寅詳定勅令所言京東河北河東轉運司奏元豐官印契書既有法式而紙劄厚大不容森偽元祐之初有司觀望申請廢去天下契書森巧之弊復如往時今乞依元豐條例委得經久於民有利從之 新錄辨曰小人觀朝廷之向背揣所樂聞馳騫迎合非無耻者孰能之方紹述之說興雖契券紙劄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濟其說可以見一時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當書之實錄今口刪去要見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謂二府以元祐減省功格不當令修定久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二

上眾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以有邊事故優立賞格其間不無太厚者然今日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元豐賞格候邊事息別議增損 上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 四月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已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鹽當仍各委本路轉運司奏舉從之 丙申右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眾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

學士詳定修勅令蔡京言孫諤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姦
感天下之聽詔諤罷右正言差知廣德軍 七月癸巳樞
密院言據知邢州張口稱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養馬第
與蠲其租課仍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違呼勞擾之患
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為條畫榜示云
云從之 詳見馬政十一月辛丑中書省勅會元豐四年正
月九日中書省劄子應兩省待制以上並轉朝議大夫中
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勅寄祿官並
置左右字因此許帶職人待制已上職事官諫議大夫已
上自朝議大夫便轉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邊
轉近降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勅正議大夫光祿大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一

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并朝議大夫中散大
夫亦依舊依兩資運轉其朝議轉中大夫一節亦合廢罷
詔依議定其已轉過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詔
罷春秋科
舊錄云詔罷春秋科先帝以經術進士獨春秋不設科
以魯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復設今罷之
新錄 曰不設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見私意班固曰孔
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是以為之傳
自漢儒據傳以通經六藝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
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魯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
之故今刪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
等及第出身釋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殿封讀三人程文
至第四人展讀數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
三人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諭
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於事變近
於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間有
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
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
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第言事當損益者
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
卒降為第七人及啟封則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三

同林希口言前侍集英殿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
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可不得增
損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況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國教
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經修改終未如舊法
凡此之類豈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不第不失
大意可矣布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設
此羅網以為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
安即便以為非毀朝廷黨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蓋正
直自守之士無他罪惡加以此名則無由自辨然以臣所
見言之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視所以搆
附朝廷者只是經營官職求利而已却於今日自投元祐

黨中以取禍患亦無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陛下於人情事理無不洞達願更加審察林希進曰法度無不損益之理如編勅熙寧中修成元豐中又修今復重修若不可損益即第當檢熙寧元豐勅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類此今日之論誠中傷羅織之端爾上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之資產當籍沒之古今政事中殊無義理此姦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禁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聞宣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為臣言此必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四

若及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驚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况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冢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頓之天若興化人也 四月甲申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榷 己酉臣寮言文德殿視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其來舊矣建隆御劄曰今後內殿起居應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並依舊例轉對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亦皆與焉元祐間因臣僚建言乞免侍從官轉對續有旨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差御監郎官而

已臣以謂侍從之臣皆文學極選以脩顧問公卿之才由此途出乞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從之 十二月甲辰三省言熙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探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罷去民實病之詔戶部太府寺同詳立法意復置市易務許用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監官惟立任滿賞法即不得計息理賞其餘應新物並不許輒有措置限十日條畫以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一

哲宗皇帝

逐元祐黨上 編類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於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口及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聰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耶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邪害物蔡確毀謗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誡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措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自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臣又聞昔者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

關失仁宗察見情偽降詔止絕應明肅皇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請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度越古今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十一月先是樞密院出劉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換入內供奉官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命既下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 戊戌執政同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為禁中關人兼有近例大防曰雖如此眾議頗有未安忠彜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卒然施行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澆瀆聖聰此實臣罪今若不從其言其餘舍人亦未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禘廟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相慶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中外之人以至庶民無不藉藉私疑深以為憂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令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眾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伏望聖慈更加審察

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報遂請對垂拱殿劄子言臣
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
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災異不恤衆言悉
變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
后早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改解倒懸
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無不
咸賴惟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
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奸言上以
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
而小人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
振矣 庚寅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著作佐郎張耒除起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舍人按耒性質狃薄士望素輕雖經權用資格猶淺平居
惟以附離權貴供撰書疏以謀進取爲事故措紳之論未
嘗少與其爲人而執事大臣獨以爲賢也望寔耒成命以
慰士論 侍御史楊畏言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來
時論喧然以爲未允按耒雖粗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
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
膝密交或代爲文字故大臣力爲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罷
耒新命以協輿情 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
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
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
已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耶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

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與聞遂因求避位大
防竟趨遷畏爲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

此據邵伯溫辨誣及聞見錄范純仁墓誌行狀言行錄

刪修

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
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
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
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
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
納焉

此據王銍元祐八年補錄十二月事今因畏遷禮部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

郎附見補錄稱禮部侍郎楊畏則畏遷禮部侍必在十一
末或十二月初也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
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
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溫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
清臣首倡紹述溫伯知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陳州龍
圖閣待制蔡卞爲中書舍人 乙亥右光祿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門下侍郎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丁酉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詳見結
述 四月甲辰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
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史左朝請郎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蓋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叛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口口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門或包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汾分明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虫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搆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關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運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廟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寔息醇曠之化日乎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 壬子知定州蘇軾落端明殿學士知英州詳見二蘇集運癸丑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為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乞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俟執政有關明日蘇軾責汝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軾也既而沮之者甚眾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 甲寅資政殿學士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胡宗愈為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

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為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為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純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詔禁約并錄詔以進不從純仁數稱疾求罷晨後出居慈孝寺再錄詔以進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目云嘗經聖覽又臺官章颺或以取用其說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政保祐聖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詔以信萬方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慈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 癸亥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為侍御史 閏四月辛未監察御史郭知章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殿中侍御史 甲申禮部侍郎孔武仲為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乙酉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尚書李之純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以為其用御史中丞黃慶基言軾誣詆先帝董敦逸言軾以國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用忠良乞行寃逐故慶基等再被降誥之純朋邪苟容望賜照責詔之純落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按軾敢以私忿形於詔告中厚誣醜故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憤其誣罔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示天下觀游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視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

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前宰相呂大防天資強狠懷邪迷國嘗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黨附同惡相濟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 五月辛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為端明殿學士充真定州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葺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逼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危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願行黜責博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七

司馬光文彥博而下九十一人傳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鼎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暗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於趙鼎范純粹明知其口而首尾異同以傳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夫妄議者猶可挾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為然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以歷代典禮詆謬置詳定禮官考合異同請脩典禮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刻蕩前美既畫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牢不可破之論乃降手詔曰云云請再下禮部詳議如南北異郊不違經訓天地合祭非出聖斷則前此立議

之臣詎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黃履言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呂大防觀文殿學士知青州劉摯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當垂簾日俱為柄臣燾先鼓唱邪說吳居厚繼陳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辜中外憤嘆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奸誣寔復確官責於泉壤切謂遭橫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斥以允公議 左司諫程思言近論元祐以來內外奸人附會大臣抵先朝以希進擢乞出章疏條例是非明論中外雪先朝之誣謗又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未聞施行望出睿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八

以慰公議 右正言上官均言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政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為御史中丞楊畏叟策來之邵等皆任為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切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政柄大防蘇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考察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謹責然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右正言張商英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援引朋黨肆行機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之人置口理所當罪犯則盡自熙寧元以後棄渠

揚州縣則甘言假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諛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決別鄙薄嗤笑當垂簾之制際內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 監察御史周秩言呂大防前為尚書左僕射居官日久恣為奸惡與臺諫官陰相黨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則風諭擊逐凶陷日熾人莫敢當於是專已自任不循法守大森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傷和氣詔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呂大防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 侍郎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寧初屬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將以惠澤天下後世而當是時司馬光以為非是貽書王安石詆斥論難安石為之援經引古開論曲直而光膠於流俗決意不回乃以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劉摯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歷詆朝廷政令坐是責監衡州酒稅至元豐中稍加擢用未幾復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則以暗諤強復自置閑地一則以數十吏議相繼退熙元豐末光入持政柄摯為侍御史既而首引兇徒王巖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結成黨與宰相自確而下摯等相與誣毀摯搆盡力排逐由是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畧盡而陛下孤立於上矣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黃州 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

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 左承議郎新知英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殿侍制知廬州詞頭按欽臣資性險邪本緣傳會宰相呂大防以至進用大防朋黨甚眾欽臣為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餘黨正當寬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以加侍從職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詞未敢撰進 詔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汝州 監察御史劉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學術無聞出於奏補豈能為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為官擇人別與差違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可秘閣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

理知懷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襲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窺測結固朋黨鼓唱虛名上惑聖聽罪惡甚大未經譴黜豈可更冒職名出守便郡詔呂希哲守本官差知懷州左司諫程思言呂大防劉摯執權以謗訕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奪官諸守方州安置履表中外聞命舉皆忻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發事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謚自可追奪王巖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寬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彥博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乞各正典刑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議郎充寶

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劉安世落實文閣待制降授左承議
郎南安軍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管勾西山崇福宮吳安
詩落直集賢院降授朝請郎監光州鹽酒稅左朝散郎充
龍圖閣待制知魏州韓川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
知坊州左朝請郎充集賢院學士權知應天府孫升落集
賢院學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 丁亥詔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兗州景龍宮趙彥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范祖禹
提舉明道宮左朝奉郎充集賢院校理新知鄂州黃庭堅
管勾明道宮各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
文字 戊子詔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
軍 七月丙辰諫官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當繳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一

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蕪轍事上曰去冬以宮中關人
使令因召舊臣十數輩此何繫外庭利害而范祖禹豐稷
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
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爲人所使
上曰必蕪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嘗草宣仁聖
烈皇后族人遷居誥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
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
制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
長縱羣兇毀訛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
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
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置不問初章惇請責純仁上

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
即黨也上勉從惇請 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
昨自先帝職拔進位樞庭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
威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
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
謂光真能弼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念先
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
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歟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爲咎者
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
改父失宗廟之計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
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曰遺詔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二

白必以嗣君爲主則光豈不知當循皇家父子之正統又
曰光之謚曰文正夫謚法之美極於文正死而加以極美
之謚所以勸後也今其所爲乖戾如此當正其謚號之美
惡庶以懲後世又曰呂公著親爲先帝輔弼之臣受國厚
恩又非司馬光之比當司馬光釋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
正又輔導之爲右僕射歲餘遂除司空平章軍國事切蒙
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奸
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軍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
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
皆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

此職未有敢當之者況垂簾之時大臣宜謙畏而公著但為子孫計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引為國大姦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則公著所處皆為國朝故事以兆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落職為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為皆大奸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為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臣所論事為罪名若論其營私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軾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為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州鄭州各差官計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三

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大防守本官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知黃州降授左朝議大夫劉摯守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新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議大夫蘇轍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提舉靈仙觀鄂州居住劉安世管勾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冢斷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去上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塚斷棺恐非威德事上曰朕亦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拆去碑文此據邵伯溫雜記及會紆南游記口修不知許將果能不言否當考又蔡卞此時未執政不應與三省同對惇

但用其議耳邵氏誤也會紆亦不記許將止云會布納說耳

又言秦觀已落館閣校勘左宣德郎差監處州茶鹽酒稅罪重罰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義郎依舊處州監當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勾儲祥宮大防之子數往謁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允公住御藥院與衍關通尋援引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軾兄弟道達言語其奸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行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宮省內外人人畏肅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四

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新錄辨誣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實已繁日書之今刪去瑣碎文致之詞而存其大槩然其曲意誣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燾以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誣則瑣碎文致之詞雖具存之亦無傷今並依舊錄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倚任者艾所

冀恢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志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缺
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奸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
立要塗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或
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威恩惟其
所出周旋敷載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訕謔朝廷號令
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訐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
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傲則淫蠲苟免之道誣厚藏則
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
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贖武城埋保民而罷增濬
器械資用而輟繕完凡屬經論一皆廢黜人材淆混莫辨
於品流黨與從橫迭分於勝負務決乘時之憤都忘託國
之謀方利亮陰之不言殊非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
吞聲敵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維開國之聞
江左雖微與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
怡視古有愧况復疎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
而抗論述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於體
貌自奸明憲爾今復迫於誅夷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
盡從申徹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
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復勿言惟有見
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依別勅處
分咨爾羣工明聽朕命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進奏院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一

牒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有是詔 右正言
張商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
臺諫之職義當論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
遇恩禮至厚宜加潤卷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 庚申章
惇等對曰前日再謫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并司
馬光呂公著謫告贈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衆論以為
寬餘人連連尚衆陛下許其自新一切不問莫不欣悅仰
服聖德仁厚惟其親黨之論則不可知上曰據其罪狀甚
可誅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輕典聊示恩責爾 八月辛未
詔丁憂人左朝請即實文閣待制范純粹降一官為直龍
圖閣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請棄
安疆葭蘆吳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書少監充
秘閣校理張舜民為直秘閣權發遣陝西轉運使 十月
己巳左司諫程思為侍御史右正言張商英為左司諫監
察御史劉拯為右正言 十二月甲子詔祖禹責授武安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
安置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詳見實錄二年八月
甲申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蕃數及赦恩故復其見
廢務者任滿日視見今路分遠近口一般差遣不曾落職
降官者展一春取旨先是曾布獨對既論路昌衡等又言
更有一事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
應聲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遽徙布曰誠如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十六

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居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為臣言錢總已曾來京處探問請降人奉復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黨類日望其辜復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簡近押送峽州九月中未知到否豈可便移上曰豈有此理又問惟簡此行象頗善否希曰此舉固足以警兩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黨未免以為過當也布錄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章惇建議以將近郊禮呂大防等不當用恩赦募敘復憂憤累日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竊江湖已更年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繁疾病不諳水土氣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七

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溢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髮徒隸咸蒙恕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大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悲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啟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冤讎以疑似之言為訛謗遠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豈可尚違前轍靡恤効尤 癸卯上批范純仁立吳遵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純仁草奏親密多勸

止曰今決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遠責純仁曰我曾為大臣今日國家事如此無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負天地萬一主上以我言為然於國家所繫不細苟不以為然而得罪雖死無憾也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純仁知隨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與監當差遣詳見常安民罷監察御史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兩見錢總罷內翰已已詔翰林學士錢總罷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見錢總罷內翰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等皆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八

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上以為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上從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先是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又面請曾布以欲得鎮陽又曰章惇陶鑄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奸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違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 右正言孫諤言揚畏在元豐之間為御史其議論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鞏等用事則盡變其趨向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樞機則又欲變其趨向倫合苟容交

開執政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聖意含忍久
稽典刑今畏罷帥真定府仍以實文閣待制知河中非所
以慰公議也伏望陛下揭其姦險特行顯黜詔揚畏落實
文閣待制依舊知河中府其後以中書舍人歐陽言未敢
命詞行下移知魏州 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樞密院
承旨自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僚章疏及陳請
事逐名編類申納樞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
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勅牒榜節次云
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
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人外其餘一切不問議
者亦勿復行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詞歡呼鼓舞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十九

者切見汪洙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
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勅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語殆成
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
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錄洙仲等得罪之
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望睿旨檢會
前件勅榜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
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答置而不問庶無
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諭
大臣遵守勅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
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之輿論實有
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

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實
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勅榜又
所以誑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
疏指揮乞行寢罷 壬子樞密院言實文閣待制知熙州
范純粹元祐初嘗獻議棄地及稱蘭會猶為中國之慮雖
已削官職今朝廷方經營西陲而仍使純粹帥邊非便詔
純粹差知鄧州 癸丑右司諫劉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
給舍左右司郎官編錄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嘗
為言官者相半伏望別契勘無妨嫌者使領詔內有元祐
中曾任臺諫官令更不干預拯言蓋指徐君平也 二月
先是曾布言三省編排自前歲累曾奏陳以謂施行元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十

之人殊無倫理今亦盡矣兼降勅榜更不施行今方編排
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
有罪如何只為有勅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聖斷
但恐詔令失信耳兼如劉摯等已皆施行恐難再行上曰
只是本輕布曰如文彥博輩未經施行將來致仕遺表之
類若一以宰執例推恩則似太過上深以為然 六月己
卯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見常立以誣詆貶責 七月己亥詔
知渭州實文閣待制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違議不為利
回兼領帥日久宜進職名以勸守正之人協心違計特除
實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誠未嘗披露
忽蒙獎擢方敢具陳竊念臣弟大防自罹謫籍流落累年

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思至大雖獲保全手足凋零猶以
遼遠為念況皆在得謝之年既衰且病來日幾何一旦不
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方過朝廷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蟲魚咸被恩澤特軫聖慮少賜哀
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只量移臣弟大防陝西州郡
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終鮮急難之情臣今日得從私
便推而以及臣弟舉族懷戴宜如何為報哉不聽始大忠
自涇原入對上詰大忠曰久欲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
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
知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
忍耐大防樸為人所賣候三二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特前日上語也不知
惇既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八月
丙子詔王巖叟遺表并呂大防等緣宰相執政官罷政所
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梁燾劉安世並分司各於
本處居住今依元豐六年十月指揮其依元祐令減半指
揮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
梁燾宜守本官少府監分司南京依舊鄂州居住降授承
議郎主管洪州王隆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宜守本官試
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南安軍居住
劉安世非執政與梁燾俱責必有故當考紹聖即報載
當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貶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

貶此又不知誰作

庚辰詔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責授承
議郎試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在元祐
中構造誣謗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誅殛聊從遠竄以
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
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論禁中覓
乳母事也乳母事見劉安世彈劾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蹇序辰言中書省送到姚勔磨勘轉承議郎錄黃
一道按勔素以無行取羞鄉里賭博私酒嘗親為之外雖
寬夷中寔險賊本緣身犯清議勢不可進事已暴露遂即
棄官至元祐中呂大防等當路乃以勔不仕前日為高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於閑散處顯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會專以詆訕先
帝政事人物為功至乃稱引蕪穢誇訕之語執以為據及
陛下親政尚敢陰與其黨合謀并力表裏相應公肆指議
務欲遏絕紹述之意以成其私則勔之盜名欺世懷詐逆
國其罪蓋有不可勝責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
二十餘人皆被顯斥獨勔以從官善郡掛名其間物論不
平至今歎息謂宜依梁燾劉安世等例追正其事豈容使
之復與有勞無過之人以歲月序進望詔有司詳議勔罪
明正典刑以厭天下之公議詔姚勔永不磨勘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二

哲宗皇帝

逐元祐黨下 詔榜訴理編類附

紹聖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類定姓名責降人宮觀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鄴州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違已授未赴并見在任人並罷

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責降人姓名未見

二月丁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王存上表陳乞致仕故事當除東官官詔特授右正議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其蔭補恩例各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之初論事附會故也已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兇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釋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創艾至於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奸回盜竊虛名昧冒休寵可持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說激之行以盜虛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眾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巖叟資險狡之智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二

濟以敢為挾兇邪之權而為之死黨可追貶雷州別駕詔趙瞻傳堯俞奪所贈官以上除王巖叟已罷遺表恩例外餘并詳維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蔭補陳乞恩例孫因范百祿胡宗愈遺表子孫親屬蔭補陳乞恩例並各與兩人餘悉追奪非奸兇悖惡無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 初議再貶光及公著等會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於仇怨則吾人子孫皆為人所害兼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十年一旦奪之於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於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奪惇曰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為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願惡且置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莫亦無他惇曰與光唱和者政此人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惟許將無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為嫌故爾 壬戌詔罷承議郎張競辰賈州路提舉常平官以御史蔡路言其儉巧邪佞元祐中詔事呂大防蘇轍之徒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壻與會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寔為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極惡競辰亟罷之 庚辰又詔趙瞻傳堯俞謚告並追奪三

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造為奸謀批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常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示其懲艾制畧曰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之恩於先帝廢君臣之禮於朕躬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趨操回邪性資險諂向由言路力附黨魁唱和奸謀毀黜先烈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孫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為抵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晚同相光協濟險惡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塔構造邪謀詆誣先朝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為流俗之原人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職官或京職官已上監當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劉奉世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密布心腹踴躍要塗可落端明殿學士依前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扶偽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資政殿大學士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觀資賦儉回善於原俗附會奸黨毀刺先朝

可落寶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頃者大奸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忿徇私為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訛與譏無所忌憚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頃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時之心起背公死黨之計附會邪說專為悅諛挾持陰謀共濟兇惡夙負欺君之責久逃附下之誅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

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顧臨附會兇黨力破薦屬緣洞察於奸謀不使起躋於近列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傾邪險故出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弟兄倡和協助奸兇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頃由遠官召至臺閣附會奸黨躡處要班連于親政之初敢為怙終之計失刑既久衆論未平可特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毀衆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因緣奸黨躡處要班挾持諛謀鼓煽兇焰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信州

居住未可落直龍圖閣口口依前官添差監黃州酒稅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爾父公著當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黜先烈變亂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特降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希績可降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姚勳向附兇邪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吳安詩頃者爾以邪朋竊處諫列鼓煽凶口附會邪謀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爾向以險邪之資力附奸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導誤可落秘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務通直郎口口程頤追毀出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已上逐人并錢勰楊畏仍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永不敘復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差得力職員押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澤趙鼎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李周追貶廣州團練副使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

舊錄云上親政三年追述先志審度考核奸臣誣詆跡狀方顯斷以不疑皆正典刑於是繼述之孝彰矣新錄辨云實錄載呂大防以下貶竄首尾甚備制書盡存之

庶幾後世猶有考焉自黨錮禍起忠賢奔播奸邪無所忌是以極於大亂而後止蓋本於紹述之一言甚矣其為生民之禍嗚呼烈哉自上親政以下刪去制詞恐須畧加刪削不必備載更詳思之布錄庚辰晚乃聞再貶大防擊鞞叢等於嶺表以次黜責者三十餘人三省素未嘗以此語布及已得旨亦不復道上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頗惶惑於命詞然何可遇也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甲申制曰文彥博色厲而往行偽而堅備公師於三朝更將相者四紀曾靡云報尚何所仇可落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任依前潞國公二月丙戌詔太師文任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上批張天說所進書觀其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進呈取旨詔張天說送開封府取勘具情節申尚書省其後開封府言天說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帝情不可恕詔特處死丁亥詔曰韓川孫升爾等以顯附奸兇肆為譏訕早負罪譴久稽典刑川可特責授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詔知福州朝奉大夫葉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書舍人蹇序辰言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韓忠彥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勲舊遂蒙先帝擢用寵遇甚厚官為尚書超躐夷

等元祐之初遠忘大恩附會奸惡同為毀管望早賜黜責
制曰韓忠彥進由世臣擢自先帝歷躋禁從久贊事摠當
體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誣民之浮說行威國之匪謀可
依前官降充資政殿學士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
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撰文並書 壬戌詔朝奉郎
守太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觀改送袁州居住
故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及追遣表
恩例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 故朝奉郎吳處
厚追貶歙州別駕 中書舍人蹇序辰奏劉安世等皆緣
棄地及附會奸惡訪毀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為近例而
孔文仲鄭雍安燾等猶未見行遣比之奉世等責罰其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七

失當不倫甚明制曰鄭雍頃由附會得列言官乘時抵隙
驟至丞轄助成奸惡無補事功可特落資政殿學士依前
官差遣如故 壬寅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安燾被過先帝
至為執政方文彥博司馬光親為棄地之論燾實與其事
內結張茂則與之表裏外同奸黨為之借留及蔡確得罪
又從而出力擠之當是時舊臣相繼被斥獨燾徘徊數年
偶緣喪母方私去位則協助光等為多非特附會阿諛而
已究其本末背負舊恩見利忘義尤在韓忠彥上此皆中
外所傳聞朝廷所照見伏望聖慈更賜裁度比附同罪已
罰之人一體參酌施行制曰安燾持祿保躬協謀感國依
憑奸黨為己助留誣熾勞臣隨時擠陷上辜寄託久負謹

詞可特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 甲辰詔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送昌化軍
安置昭州別駕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新州別
駕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壬午中書舍
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奸惡明
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謫宗廟睨
兩宮交通近習分布死黨考言觀事實狀具明而包藏禍
心跡跡絕絕相去八年之間已有不可備究者至其章流
文字行違案牘又散在有司莫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
類必恐歲久淪失或邪黨交搆有藏匿景毀之獎欲望聖
慈特賜指揮選官將貶責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八

類人為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成從
之乃差給事徐鐸及序辰 四月甲午校書郎陳瓘通判
汝州曹布林希同白上近聞陳瓘補外瓊口登科二十二
年猶作權通判若罷校書郎與除一校理不為過以人材
論之豈在周禮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云其當作館閣但
議論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訛蔡卞耳
他無所聞林希曰瓘嘗為越州簽判與卞論事不合遂拂
衣去然人才實不可得布云主張士類正在陛下願少留
聖意上欣然納之惇言陳瓘議論乖僻以瓘言神宗晚年
疎斥王荆公不用此乃瓘賦之語也 辛丑故追貶建武
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故追貶清

海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公著制
詞曰先朝擢居樞府迨予纂服復任宰司宜竭忠謀協贊
王室而乃廢體國之大義志事君之小心陰結奸臣私懷
異意謗訕先烈變亂舊章積惡終身久益暴露孽實自作
刑難幸逃雖嘗示於小懲尚未符於衆論是用追貶顯表
降秩州掾庶期幽冥知有所畏光制詞曰爾以訛訕宗廟
迷誤朝廷戮有餘辜死未塞責久稽罪罰追正典刑而隱
慝愈彰公言難掩嘗與兇黨竇藏禍心至引宣訓亂亂不
道之謀僭口口慈聖烈非意之事與言及此積慮謂何雖
死戮誅再加貶職庶幾來世永有創懲先是邢恕章惇言
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九

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船中光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
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妻太后宮名也妻太
后廢其誅少主般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專謗宣仁聖烈皇
后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已譏然祖禹賢以七年
冬未赴召雖惇亦知其誣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
謂光志在傾搖猥用齊武明事擬宣仁聖烈皇后並呂公
著復追貶之惇稱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為呂公著素有家
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 壬寅詔范純仁元祐四
年罷相恩例不追奪並給還王巖叟依例追奪 又詔趙
高道元任大中大夫中大夫兩官並歷任職名所有贈官
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吏有請也

王珪為臣不忠詳見王珪語五月辛未詔榜示朝堂朕
以眇躬獲承先構永推休烈感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
羣奸同運宿憾輿說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才廢毀殆盡
夙夜憚懼靡敢違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
傳信無窮念今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為善
士造虛譽以進無能以文私合黨為先以奉法守公為據
才智勝任則闡茸共嫉趨向至正則顛側深仇端亮動擬
有特立之權者不見容於衆人坤阿回通持兩可之說者
必得名於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思顯廢公
議以奸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更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
為不然所褒擢為非常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

能淳一扇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長小
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幸時事
之中變庶人情之翁從每懷及茲良用慨歎朕察言觀事
灼見邪心欲正典刑常申儆戒繼自今日爾其自新式懲
厥愆畢起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咨爾在位尚克欽承 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有云
役法可以緩改非如山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
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蹇序辰謀共造詔榜惇不從乃
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居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
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喑不能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
云 丁丑三省言降授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帝東宮

舊臣在元豐末明附司馬光最為盡力仍於奏狀內稱止
 為上謝太皇太后特賜策論更不奏謝皇帝顯有無君之
 心詔韓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於筠州居住維訪
 子乞盡納已官聽父里居詔以維先朝舊臣年八十一特
 許之其諸子告革惇云父執政與司馬光議論不合故得
 免行 十月乙酉三省言大中大夫知成都府鄭雍先緣
 棄地及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落資政殿學士今雖未及期
 該非次赦恩合敘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指揮永不引用期
 數及赦恩敘復 十一月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劉奉世
 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為謀主頗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
 利王室之意昨責郴州階官猶為中大夫公論未免切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

近復堂除其弟當時知常州見關按當時才智梁燕有過
 人者奉世陰謀密議莫不通知請罷當時常州別除一
 廟差遣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舊郴州安置詔
 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劉當時差監南嶽
 廟 辛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願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
 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又曰程願妄
 自尊大至欲於廷英謀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雖
 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輔臣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
 而上怒願為甚又曰使與編管章惇曰合為管上曰只與
 編管再對又及之後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願編管蓋口希
 力希意想必放願則因以傾想怒語希云便新願萬段怒

亦不救聞者笑之 雷州別駕化州安置梁燾卒 十二
 月癸未島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 先是蔡京安惇
 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將大有所誅
 戮會星變九月五日上怒少息然京惇極力煨煉不少置
 已而梁燾先卒於化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後七日摯亦卒
 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 丁酉
 詔秘閣校理劉唐老落職添監桂陽茶鹽酒稅賣務務以
 唐老元祐奸黨時出險言故有是命 甲辰責授黔州別
 駕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親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
 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為廣南東西路察訪 二月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日罷升卿 蔡京等完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
 升卿及必領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
 廷猶未知也 乙丑御史中丞邢恕言張舜民除直龍圖
 閣權知青州按舜民資望輕淺未宜遽得青州況舜民在
 元祐間踪跡駁雜今不次擢用實駭觀聽義不得已須至
 彈奏望寢罷詔張舜民差除指揮更不施行 甲戌權吏
 部尚書葉祖洽言伏見太常寺定到韓鎮議議申尚書吏
 部覆議按鎮在先朝權於罪廢之餘致位樞密之地其受
 先帝恩德為不淺矣然垂簾之初內則交結張茂則梁惟
 簡以取宰相外則附司馬光輩逐蔡確為自安之計至於
 更改法度鎮嘗陰致其力兇虐貪穢之跡暴著中外莊敏

美謚非續所宜詔更不定謚 四月丙戌詔化州安置梁
燾卒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六月壬寅御史中丞
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將元祐中訢理所一宗公案看詳如
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詔蹇序辰安
惇看詳內元狀陳述及訢理所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
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先有是請上難之於是章惇復
建白蔡卞勸章惇使必行令序辰與惇及徐鐸同主其事
自後緣訢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啟之 七
月乙丑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巖叟前後論事包藏奸言
最為兇悖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譴周聖德陰蓄
邪謀雖各行遣累據臣僚上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十三

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
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 九月己酉吏部尚書葉祖洽言
近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仍各於元口定州軍
居住伏見王珪罪惡比摯等最為甚者今罪罰輕重不侔
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王珪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 庚
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
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丙辰朝奉大夫充
秘閣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閣校理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平
仲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毀先朝所建立雖罷衡州猶帶館
職上察知其入故有是命
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詳訢理所文字也新錄辨曰元

祐賢才之盛如平仲輩皆一時之望而史官概誣以黨
附用事者自平仲黨附以下刪去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訢理事上殿曾布以訢理事干人眾
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奏中外皆以為平允但
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以謂訢理之人本無
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
來以至今日凡得罪經斷鮮有不更訢雪者但一切付之
刑部自有條格及前此或行否皆自有司上條其間得雪
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實有形迹先帝之意故
別置一司以張大其事若當時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則今
日亦無復有此紛紛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為可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十四

訢雪者似不足深責蓋人數眾多動失人心孰大於此者
真宗踐阼有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
赦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遺陛下以因結天下人心真宗欣
然從之蓋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訢理之人若先朝言有
不順此天下之所共怒自當行法臣今日所陳無他但願
朝廷守已降指揮勿令議論者更有所增加耳上深然之
已而聞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壬戌看詳訢理所言
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鄭俠上書謗訕朝政并王安國
非毀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抗王焘進狀
內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
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鄭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抗罷京東路轉運判官添差監銜州鹽酒稅王游監江寧府糧料院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己亥詔朝奉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真並除名勒停永不收敘行送昭州真送封州編管仍備坐本人所上書行出先是蔡京薦真上殿章惇惡之具言真及衍元豐末各上書詆誣先朝真又元祐中會上書乞宣仁歸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同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盡臣於此時首蒙擢為右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五

員外郎職為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為千載之一時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元祐初所上書白上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特責之 癸卯詔朝請郎秘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元祐權臣迷國之際棐朋附大奸每希進用故有是責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元豐末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奸臣欲盡變更先朝法度元祐中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臣詔朝散郎王鞏特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通直郎張保源勒停仍

展三期敘於峽州居住 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圓邱以太祖配禮畢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應見貶謫官員除元祐餘黨及別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給事中范鏞言中書省送到新知明州葉清易知淮陽軍為元祐中訴理先朝被罪不當詳濤所進呈詞情不避侵黷先朝今降知州軍猶有民社未敢書讀行下詔濤知興國軍鏞再論奏改管勾崇禧觀 庚寅看詳訴理所言看詳到責校成州團練副使吳居厚稱罪止緣公全遣朝廷推廣恩惠凡有罪戾盡蒙滌洗人情莫不悅豫詔居厚特罰銅三十斤 二年正月辛未詔張舜民畢仲遊孫樸趙振梅灝陳察李昭玘並罷館職此當詳考二月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十六

陽棐朝見上目之詔會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於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上領之 己未會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始皆謂過當然此豈為詆訛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反其事入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猶與惇不足布曰惇與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為之屈衆尤哂之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寬飲恨之語也 五月戊辰詔朕閱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日一二章奏觀其微意極甚奸

邪附會權臣詆毀先政如張官置局許之訴理其用法過
重事涉冤抑情可矜恕皆得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格錢
物不致過有誅求而民無搔擾之患之語朕嘗含容其過
庶使自新委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多不中理
久居其位殊無小補可罷職與遠小監當差遣添差監全
州鹽酒稅 七月壬子權禮部尚書塞序辰言請將六曹
諸司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
書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着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
宣德郎李積中言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
者取會某事因何人申請乞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當
職官具冊申納三省言如有盜匪棄毀增減隱落以及漏

十七

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序辰及積中先有是
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序辰既貶乃復檢舉降詔會布謂
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龍圖閣待制知流
州盛陶知河東府言者論陶昨在元祐中詆誣先烈協比
奸臣排毀舊弼詔陶知和州 九月乙卯通判澤州畢漸
言請應元祐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並令碎毀從之
閏九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持授保靜軍司馬邵州安置
以易在元祐中嘗任臺諫內懷比德羽翼權臣諂誣先猷
盜竊虛譽故有是命 十月庚戌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文
及甫落職知單州依呂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四月辛酉先是韓忠彥言哲宗

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
制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為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
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
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哀所編類文書
納之禁中詔取以入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
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
日終應於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以給舍都司郎官兼領
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據本局人吏已編寫
一千九百冊投進又各寫淨冊納尚書省門下省乞見今
進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未嘗申納續准中書送下章疏
約五百餘件見行編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切見祖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六

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
彈劾臣下皆是忘身為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
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
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人子
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
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以前上
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
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諭臣欲乞指揮將見
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修寫了當外其
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手分
書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多留更人

枉費請給上嘉納之乃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 癸亥吏部侍郎徐鐸奏准紹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朝旨口口塞序辰奏切見朝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乞將賤責過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仍錄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又准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朝旨塞序辰奏昨準朝旨編類賤責過司馬光等狀事狀俟編類畢繕寫一本進入以備省覽今勘會編類臣僚章疏局已準朝旨將前後編類章疏並一宗行遣盡納入內臣契勘上件事狀多於章疏內節出文意類編成書事體一同今來合與不合依編類章疏局已得朝旨將一宗行遣盡進入詔並進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一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
哲宗皇帝

臺諫言蕪歎 策題詩諄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子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論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臣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為人臣者惟感揚其先烈不當更置之議論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以仁祖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一八

名之威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論刻為議論獨稱漢文宣之全美況謂仁祖神考不足以師法不忠莫大焉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蕪歎文也詔特放罪光庭又言賦罪不當放其言攻賦愈峻且稱賦嘗罵司馬光及程頤賦聞而自辯曰臣切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規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倫與刺者專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於二帝何與馬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用第三首臣愚意

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詭譎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
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眾口所鑠詔追回放罪指揮
或言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堯俞
侍御史王巖夷恐遂逐光庭則所口益大乃各上疏論執
不當置祖宗於議論之間猶未顯斥其有譏詭意也疏入
不報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
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帝也朱光庭
指以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
而蘇軾嘗戲薄程頤亦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軾
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軾亦未為得也且軾為王
鞏為不知人戲程頤為不慎言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
過矣 又言明堂降教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
光是時程頤言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哉才了却
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
哭今已賀教了却當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戲程頤云
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結寃之端蓋自
此始軾非無過也 二年正月乙卯傅堯俞王巖夷相繼
上疏論蘇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問其意欲以救朱光庭
也既皆不報是日巖夷堯俞又各上疏論之 甲子詔王
巖夷傅堯俞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
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詭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

令執政召逐人面論更不須彈奏 庚午翰林學士蘇軾
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不敢深辨蓋以
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
章四不允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
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
申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臣自聞命以
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
問似亦有罪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臣昔於仁宗朝制科
舉所進策論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
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
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舍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
二帝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
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
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矯而使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
頹壞深慮數年之後取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
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臣竊憂之故輒用
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詭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
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
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
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詭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願因臣此
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

死且不朽 幸未傳堯命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
堯命既口劄子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對
曰此雖數句言語緣係朝廷大體不是小事須合理會又
曰蘇軾更不是譏諷祖宗對曰若是譏諷祖宗則罪當死
臣等不止如此論列既止是於思慮言詞失輕重有傷事
體亦合畧有行違云云巖叟因於袖取軾所撰策題就簾
前指陳未終簾中忽屬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巖叟又進
請劄子簾中極不以爲然堯命曰如此則是太皇太后主
張蘇軾又屬聲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張蘇軾又不是太皇太
后親戚也巖叟曰陛下不主張蘇軾必主張道理願於道
理上斷事適蒙宣諭言官有黨臣等不知有黨無黨但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四

據事之是非論列陛下亦只當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
臺中堯命與巖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
廷和殿蒙宣諭謂臣等黨附諫官朱光庭彈奏翰林學士
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事臣等誤承厚恩上辜任使更
不敢詣臺供職伏候謹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
堯命巖叟劄子付三省 己亥三省進呈傳堯命王巖叟
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后不聽
因曰軾與堯命巖叟光庭皆逐執政爭以爲不可 丙子
詔蘇軾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
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別與學士
院令知蘇軾傳堯命王巖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

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亦言蘇軾
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聞言者未已蓋此事或聞
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訐流弊漸大望聖慈深察召來宣
諭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諫官蓋爲補朝廷闕失及奸邪
害政今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諫官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
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爾等當共成朝廷之美
則必不敢更有他說 十二月壬寅監察御史楊康國言
臣昨於朝堂見百官聚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
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據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
視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
也此必無人爲陛下言不可狀致朝廷尚稽覈責臣今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五

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誠恐倫安竊祿有孤陛下任
使之意故撰策題者蘇軾也 甲辰監察御史趙挺之奏
曰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
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
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王鞏雖已斥
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試學術本出戰國策
蘇秦張儀從橫揣摩之說近試學士院廖正一館職乃以
王莽曹操董卓曹操莽漢之術爲問此數人者忠臣烈士
之所切齒而不忍言學士大夫之所忌諱而未嘗道今二
聖在上軾代王言專引莽卓曹操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邊
遠之術此何義也考其設心罪不可赦使軾得志將無所

不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觀奏蕪執去冬學士院試館職策題自謂借漢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國之難易措紳見之莫不驚駭執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此前日策題所以虧損國體而驚駭羣聽者非偶然過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或未欲深罪執即宜遣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三月辛未蕪執言臣伏思念頃在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從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執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醜醜謂之誹謗未入試院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眾人側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執對於內東門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諭執曰官家在此執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執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執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

不關官家事執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也執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侍要學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蕪執文字也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執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執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 十月己丑翰林學士兼侍御蕪執言臣近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寔亦有故臣與故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論有言不便約共攻之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維翰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汝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汝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榮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求公文來往士人傳笑後汝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眾言汝之聚斂小人豈堪此選又汝之之妻父郭概為

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概體量而概附會隱庇臣弟鞏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概並行黜責以此提之疾臣猶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議所言利害不許相度近日王親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抗推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奸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曉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伏望聖慈念臣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學士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蘇軾傳卷一百三

八

從軾請也既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指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補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鞏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奸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復因臣言鄂州教授周禮以小臣而為大奸故黨人共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朝廷何惜寬遂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附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

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 四月癸卯給事中趙鼎錫奏蘇軾乞外任遂除杭州雖聖恩優渥待軾不替而中外之望然解體何者軾之文追扳六經蹈籍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揚億歐陽修數人而已今軾飄然去國則儼人奸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奸臣且將乘隙侵尋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為吏部尚書 二月癸巳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轍除尚書右丞轍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官學皆兄所成

蘇軾傳卷一百三

九

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凡口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違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違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 五月丁丑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始緣銜前差役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先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責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饗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

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禍患云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六月丙午詔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賈易言謹按尚書右丞蘇轍云云其兄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寬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二

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撰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田極小事而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常論之又作呂大防左僕射制猶更悖慢其詞曰民亦勞之庶臻康靖之期譏者聞之為軾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與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培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

刺其亂也先朝行免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軾則以免役為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負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頽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浙蒙貸免矣既而專為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蔽以竊忠蓋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比年飢饉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是者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間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釜錡之類虐使捍江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二

卒築為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忌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檢按其不法耶今既召還則慮引貪利小人相與創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事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伏望聖慈鑒觀用人得失所係輕重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 辛卯宰臣執政於延和殿薦前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言易不惟搖動朝廷政事陰以中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旨以本官知壽州 壬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穎州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臺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賈

易相繼言之易與軾皆得外補君錫又言臣昨論蘇軾於先帝上仙之初作詩喜幸乞正典刑及賈易劾軾之罪不可使之補外事體至大並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恭確之事坐不言與救解自宰臣以下罷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責臣子之背公死黨使天下明知無禮於君者不可不急擊而去之也今賈易憤軾之負恩懷怨首行彈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賤逐豈非與前日行事大相違戾乎蓋恭確無禮於太皇太后與軾無禮先帝其罪一也確則流竄遐荒軾則一切不問太皇不以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為母者皇帝不以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為子者有臣懷悖逆之心形容於言詞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將何以教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十二

下之為臣者伏望二聖質以近事早賜睿斷以解釋天下之非議後數日軾入見言臣弟軾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述陳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挂服了當速還往常州自是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與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香鳥

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切記之於詩書之當進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就挾私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從之

軾於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題詩事令軾具折君錫亦以是日罷中丞今並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賈易出知壽州以犯祖名改廬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為天章閣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勗論君錫本無風節偶至從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十三

中憲內外駭聞及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秦觀才美既極薦論及屬官有言施行陳首取舍反覆貽笑多士諫議大夫鄭雍論君錫傾邪柔佞風節不立供職之初即言百僚見執政官謁禁蓋向來宰相欲求自便故設此禁君錫觀望言此朝廷目為趨客中丞在臺中惟持兩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鞏不檢事君錫素與鞏杯酒相從獨不言鞏仍指船別之望斷自宸衷寬逐以警在位又論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強君錫為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污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易初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皇太后不悅論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乃詔君錫復為吏部侍郎及三省進

呈太皇太后曰君錫非有罪但無執守耳呂大防曰誠如聖諭大抵賈易強君錫弱為所劫制也它日樞密院奏事已韓忠彥問趙君錫賈易罷不知因依豈非為言蘇軾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輒將題詩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張云軾別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日前事不言却尋許多時事顯是摺拾初賈易言相次君錫被賈易使之亦言軾幸無事乃似此生事忠彥曰君錫素無執持臣從舊識之大抵不能違人情耳王巖叟進曰君錫雖無執持然亦非助惡之人又曰聞賈易昨來除命出聖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薦巖叟曰此人有風望忠彥曰陛下亦必是聞此擢用乃誤陛下任使巖叟又曰賈易除侍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一三

史日中外翕然稱當及來聞京師百司官望而畏之臺諫官難得如此有風望者今罷去士論甚以為惜進退人太速亦人主所當慎願陛下留意別除丞雜猶所當慎太皇太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者巖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 己亥詔朝散郎賈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趙君錫為天章閣待制知鄭州 七年三月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川黨之論二黨雖道不同而互相排毀詳見程頤臺諫言程頤 川洛黨並賈易附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擢賈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

著及西京留守韓絳為其學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閏

二月甲辰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王巖叟奏曰伏見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於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無不為之咨嗟以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起頤而用之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願不獨願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頤言蒙恩授宣德郎校書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辭免準朝旨令乘逸馬赴闕祇命而未獲進見遽有此除伏望聖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一三

今臣入見所降告命不敢當受詔程頤許朝見仍令上殿已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願固辭及朝廷詔赴闕除宣德郎校書郎頤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說書足以超擢 辛巳宣德郎秘書郎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願既上殿十四日辭恩命乞進見即以經筵命之願面辭不許遂而具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御史中丞劉摯言願之辭遜不已而陛下恩命

有加臣恐願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聞願方辭恩旨乞降指揮依願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謗願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戶部言按舊例侍讀侍講說書請給一同其說書程願未敢依侍讀侍講例支破詔程願職錢特添作三十貫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願兼權判登聞鼓院願再辭之再辭據願集從違當考本傳乃無此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願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未得祿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願言願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使當康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十六

繼果危人繼由也即今戶部自為出歷子戶部初欲折支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折支今始給見錢十二月獲就嘗罵程願見臺諫言藉執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諫呂陶上疏論朋黨其畧曰今韓維之客程頤之死黨猶指張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頤素不與文仲往還忽搗文仲盛稱賣易所言之事詳見韓維解機務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稱執以題策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口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執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竣賣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願切直

惟故大臣為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社切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此之時方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願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願人品纖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除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十六

觀願陳說全無發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嘗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嘗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咳嗽罷講及御通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骨過甚益無職分臣居京師近二年願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嘗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願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願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

重也推願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論正願罪倘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仍舊因深斥願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願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願言奏遂詰問疾上不悅故默之

此據舊錄稍刪潤之但削去願流俗雅為羣奸所知如是言者以為間亂黜之非其罪等語新錄辨誣云願知上疾而告於宰相斯未為過而言者乃以騰口為罪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二八

取市井間語以加之甚矣今刪去按史官但當錄其實以劾願願亦坐是黜安可沒而不書若辨其是非則付來者可也

願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九月庚申侍御王觀奏願程願向緣小忿深結仇怨於是願執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乃至臺諫官一年之內章疏紛紜多緣願執之故也前日願罷而言者及執故執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關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朝廷憂也執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然其文采俊進少及陛下若欲保全執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執不及

於大海杏 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既罷諫職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補外詔不允於是軾言易謝表皆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諛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以告人志在朋黨而害正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為諫官今出守郡於條口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密狀如所言有實臣甘俟朝典於是御史交章論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為諫官而易惟諂事程願默受教戒願指氣使若驅家奴願於人物少有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十九

憎易乃抗章為之毀譽附下周上背公死黨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於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舊錄云御史交章論易謝表文過按此時胡宗愈為中丞王觀為侍御史豐稷為殿中丞趙挺之方蒙趙岷為監察不知言者為誰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則御史或御史蒙也交章當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珣身亡一子願素蘊學行嘗為通英講官今其父亡寤於喪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卹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等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所屬葬日

量行應副 六年五月丁丑蘇軾言臣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之以色詞見蘇軾詩於七年三月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闕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入以為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川黨之論二黨道不同而互相排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日蘇軾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竊見丁憂服闕人前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頗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始除幕職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因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召之即欣然就命蓋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志在躁進故辭卑居尊遠冀顯達又曰備位經筵執事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臺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顯黜前請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還其舊任足矣一旦罷擢無名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戒妄人聳勸多士 丙寅吳立禮又言按頤素履非正狂妄躁進言其內行則娶甥以為妻論其沽名則索隱而行怪以游說為事業以排闥為功能邪說詭詞足以亂政兼頤昨以罪黜論會未滿秩即丁父憂朝廷因其除服免喪遽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寵濫逾分懇辭優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歛歸就田里夫人臣進退固有義苟無意任祿自當求致

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就輕易率爾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懲戒在位 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詔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種放不是過也陛下用頤實為希濶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詣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臣非為欺罔以誤聖聽者也頤在經筵切望皇帝陛下進學語及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推勢動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而能傾大臣役臺諫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無不恨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五月甲申監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見左通直郎直秘閣程頤辭免職名表謝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可縈敷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疎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議人皆以為笑談而又奔走公卿之門動搖言路陛下聖明察其疎謬止令罷職亦朝廷之寬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與議沸騰皆云在

投今願猶不自揆肆為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眾慢上無甚於此伏望朝廷追寢新命以協公論 丙戌詔程顥許辭免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管勾崇福宮願初表言臣昨被責出為外官夙夜靡違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為斥逐之人將何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後聽豈可力辨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思內生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三

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告去今來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內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歸田里詔不許願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投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以講學待人生苟得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執過於此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辨詞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庶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冀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嘗肯首應臣知陛下聖資崇學誠自以為

千載之過也不思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蹟入朝見接世俗之常口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求於事道義當盡於為臣既屢懇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憲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口今俾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於貸尚俾甄陞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耻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壘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三

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況朝廷乎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願即承領勅牒第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單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四

哲宗皇帝

張舜民罷言職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仍令赴館供職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挾乾順專橫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朝然權臣爭權傳聞多端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且起居即天子近臣不宜屈節屬羌今戎心桀驁宜且加兵問罪大臣指文彥博也三省樞密院奏舜民謂文彥博照管劉奉世送差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四

二

充夏國封冊使勘會差奉世即非文彥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御史中丞傅堯俞言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彥博照管劉奉世失實罷言職切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聞廣口聰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陛下亦非彥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叶易不遠復之義侍御史王巖叟言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彥博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撰乃是收採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君常體復有何罪伏望特回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

不當罷升言舜民所論彥博得於傳聞不敢隱默以負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虚心行之其言非苟無邪枉附會之意亦當察其疎直無他以開諫爭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竊恐自是言者以舜民為戒權臣過遷不敢復言願還舜民職任以安士論右諫議大夫梁燾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人主或有闕失猶直言正論至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臣下過失安得畏避不言口者今御史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願還御史示天下以納諫求助消權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諫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置御史士論皆以為得人今視職才兩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四

三

月正直之節未獲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竊為陛下惜之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効右司諫王觀亦以為言俱不報 五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同舉監察二人堯俞巖叟等言臣先準勅同舉監察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罷職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補被黜無名清議沸騰不以為允累章論奏乞陛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職上以全國體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開納施行其監察御史闕難別舉官所有勅二道不敢祇受 己未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侍御史王巖叟司諫朱光庭王觀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絕庚申詔三省樞密院

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朝廷選任卿等耳目之官正要別白是非視聽無惑故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言不當豈止言文彥博主張劉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其言豈不為國生事今只令解罷言職蓋恐將來更有論奏難於取信若復留言職恐誤視聽今將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詳悉之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請不是欲與師問罪亦非要終了不封祇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過速此語甚明別無他意惟欲朝廷審慎而已伏望聖慈更加省覽則舜民之過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後疏付三省公議早賜施行 右僕射呂公著慮言者將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三

者之失乃奏曰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開廣言路登用直臣納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官數人例各供職日久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忠欲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如此則陛下於言職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 癸亥手劄付呂公著覽卿奏以臺諫官供職日久欲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詳詳御忠意深欲用之宜先且可罷言職人名開坐除擬次第密具實封進入公著即依旨條上明日後降手劄數條付公著問可否且言不須別作文字只於逐條下貼出奏入復數日堯俞等皆遽遷蓋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為尚書左

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書王存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承議郎大理少卿杜純為侍御史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呂洵為左司諫朝奉郎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諫監察御史韓川上官均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侍御史王巖叟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諫朱光庭為左司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孫升差知齊州右諫議大夫梁燾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以謂朝廷近以大臣罷御史當乎問曰不當燾曰言者論之是乎問曰當如此燾曰給事既知罷御史為非又以言者為是初不駁正之何也問曰是有臺諫燾曰朝廷命令之出間有失當初則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四

舍人繳納中則有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議不以為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今給事不舉封駁之職乃曰自有臺諫如此焉用給事乎問引咎燾請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差耻及宰相遣使召臺諫官至都堂聽詔燾約同列曰必以張御史當繼求對至宰相而下手詔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燾同御史與宰相執政辯論久之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曰臺諫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燾曰樞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聞天下不謂樞密以朝廷罷直臣為常事此非公論所宜出固非燾所願聞也門下侍郎韓維曰且重惜國體燾曰臺諫論不當因大臣罷天子耳目之官正謂重惜國體使綱紀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臺諫正

論之臣以紊紀綱曰重惜國體非所論也上章請對明日面諭至伏地懇諫退即居家待罪孫升再劾張問引責不知庶耻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光庭觀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規益宜稍遷擢盡於禁省詔同列升朋附責宜罷於是巖叟皆遞遷而升盡有是命 尚書左丞劉摯言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以章疏論事者蓋以謂職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會議進對顯奏公言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効方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稍遷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竊料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諫紛紛不已愛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五

也議者欲慰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朝優禮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為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為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耳數內孫升梁燾外議皆以為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寬此二人之責還其責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氣 丁丑手詔付呂公著曰巖叟不能自力為朝廷論事而多計會已下之官符同論列及為張舜民不當欲行黜責然以前後論事頗多不欲深罪難為授起居舍人今因堅請外補故除與一直集賢院提點刑獄差遣於恩

禮不為不優也如中理則持批巖叟再乞外補狀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封進入公著言巖叟近日言張舜民誠為過但自來臺諫亦是相率論事今若因其堅乞補與除直龍圖閣知落郡近時朱服滿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巖叟在言路日淺雖有除命比未服滿中行不曾赴職卿相度於龍圖閣下一等職任擬定實封進入竟以巖叟為直集賢院然故事知雜侍御史無提點刑獄者乃除知齊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堯俞罷知陳州王巖叟既辭起居舍人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堯俞乃言與巖叟事始末同願并罷中丞補外故有是命 壬辰承議郎秘閣校理張舜民通判杭州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六

月乙丑呂陶上疏論明黨見韓維解機政 韓維解機政 呂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劄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經今多日疑無奏牘及今開具聞奏却稱須候討尋 御集賜韓維手劄御向日延和殿奏待與范百祿理會十數事可只今開具進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 夫輔臣奏劾臣僚當刊章疏明論曲直豈當但口陳意欲無迹既無明文何異奸讒維為輔臣不正如此將何賴焉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上疏言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

以爲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奸邪事迹若以奏勅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來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仇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是日中批付呂公著曰覽卿所奏爲罷韓維事不惟性強好勝今日觀維族人知識布在要津與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維之強橫若俟其有請而後罷則今後朝廷何敢行事紀綱自此不復振也卿更詳度作文字進入中書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七

郎呂大防亦上奏曰臣竊詳韓維忠諫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沉滯之中季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威德爲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中批付呂大防曰覽卿所奏韓維事維爲大臣僚罪惡自當行公豈有口陳而已者此不爲罪爲何耶宜依已降指揮施行日後果有臣僚誦言營救必當重行貶竄 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兩劄子論列韓維不當責降事伏蒙聖慈特降批旨稍霽威嚴仍令臣更詳度作文字進入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蓋以韓維於兄弟中最有美譽亦別無奸邪顯狀若詔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譏議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來包容蔡確等使

自引去獨於韓維不能稍忍耶伏乞聖慈少留神慮其元降到指揮謹同封進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口韓維兄弟中最賢以兄弟推之則粗有虛名若考實則口維之欺罔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責止令其罷門下侍郎與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都實封進入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擬上鄧襄兩郡及令帶資政殿大學士更乞裁酌 甲子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乞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詞公著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候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八

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與韓維亦沾姻戚既欲上婢聖化難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以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詞頭具狀曰臣伏思韓維所言若百禄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則維言爲當罪在百禄百禄無之則維不爲無罪伏望陛下質以公議則是非自見所有告詞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學曰輔臣奏勅臣僚豈有案牘不具徒口奏而已哉蓋是出於容易謂予聽覽可欺也以此罷其職豈謂與范百禄較正是非然後爲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揮作文字施行聲復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禄所爲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維與百禄較正

是非正欲曩維之欺君與不欺君耳若維所陳皆中百祿之病則是維與執政敢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具案牘為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為無損不報先是左司諫呂陶累章論維怙勢任情陰竊威柄方陛下垂簾聽政不宜使大臣如此專恣若不早賜罷免邪計必行邪黨必勝非朝廷之福

陶家傳云五上章論維然未見陶五章實錄稱御史論維多除用親屬蓋指陶也陶論維除用親屬亦不一章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

及維罷免時陶已為諫官不為御史矣不知實錄所稱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與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嘗論維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傳略有此數語更須考詳今徽錄均傳亦不載嘗有章劾維奏議亦無

及是又言伏聞有旨差維知鄧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術聳動四海懾服萬方自古聖君英主無以過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還詞頭者蓋肇向忝中書舍人累有臣僚彈奏維為肇力主張之今日肇以此報德耳臣又風聞肇與韓族議為婚姻若果如此聖明更賜審察乙丑左司諫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 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等緣張

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請補外上疏論朋黨曰臣起自疎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慨自誓恨無以報萬一然臣嘗為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已抵牾同列亦既多矣遠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欲就別殿說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替實生厲階乃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願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耳非欲沮頤而伸已也同舍韓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睚眦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諫紛然共議營救亦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

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闕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從舜民之罪不當赦面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為恨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逸遂形惡奏上悅聖聰仰賴陛下睿聖天縱照見邪隱朋黨不攻自破孤臣獲全今韓維之客程頤之死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以此悅韓維也韓維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秘

閣之除命韓宗儒穢惡之迹郭茂懃賦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愆臣亦深矣彼杜純者與韓氏為婚姻則純之言臣以為悅韓維迹狀亦明矣至於賈易為願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許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為薄於風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舍不可執一而言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之弊至於斯也伏望陛下哀憐矜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之議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 又言杜純至臺以來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獨特深議意務在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一

與胡宗愈等各狀論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 阿表事嘗考此亦可見其附韓維矣賈易既與臣異又欲牽孔文仲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願素不與文仲往還忽謁文仲感稱賈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誘文仲故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說此朋黨可見矣又言所除臺官趙挺之乃邢恕妻兄從程願學因杜純得為御史以願與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其畧云傳堯俞王巖夷近嘗彈陶為不曾論列張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傳聞呂陶不自引咎尚敢毀誣忠良以為強橫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無忌憚一至於此且堯俞巖夷亮直一心求以報國天地鬼神固亦鑒其誠

意措紳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稱其賢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說請奸人安然履位按陶習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險於山川託朋附以自安懷機弄而難保及是陶與均罷言職陶外補而均內徙

兩人俱罷言職均內徙而陶外補蓋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由折當考趙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遠史辭呂公著於便殿復論責韓維事是日內批付公著曰卿適奏改韓維詞頭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作均勞逸意舍人蘇轍實為之 辛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二

新舊錄並書御史論維多除用親屬故罷獨不稱御史姓名按論維多除用親屬有呂陶章疏可考然當時罷維乃專坐口陳范百禄過惡而不具文字呂公著家傳及呂大防家所藏御劄並會肇奏議載其事甚詳不知舊錄何故都不取而新錄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鄧州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知汝州維解機政出而其兄絳言其病瘁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

王觀罷諫議

元祐三年五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王觀言胡宗愈自為部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為此周力排不附已者而深結同於已者操心頗僻如此豈

可以為執政內批王觀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仍不得帶職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觀章嘗求全本增入觀有章疏乃獨無此當考

翼日己未呂公著言臣與王觀舊不相識在前朝及陛下臨政之初並不曾薦舉但見觀自任言責以來凡言數事最為穩當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未必協眾情其內降指揮臣與呂大防范純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與包容更加聖慮裁酌後二日辛酉公著與大防范仁再論於簾前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三

然自任中執法頗為浮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眾望劉摯進說甚力太皇太后厲聲曰若有門下侍郎為奸邪甘受之否摯頓首謝曰陛下審察毀譽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當顧大體胡宗愈亦非所願文彥博曰劉摯言事願賜采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是日公著與文彥博及大防范仁等面口純仁退而上疏曰臣昨與呂公著等口今日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觀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人敢言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所以臣等不避違逆

觀緣開陳罄竭愚誠冀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處羣臣之右又况彥博公著等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輔翊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有雷同罔上庇護黨人蓋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惟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元降出貶王觀官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又奏臣曲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構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眾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因錄進歐陽修朋黨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四

此據曾肇墓誌

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三日奉內降指揮王觀言事不當與一外任合入差違不得帶職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數奏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啟言路拂意逆耳詎敢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聞者莫不虛心克己溫辭色以受之故如觀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為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觀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舉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伏望陛下以觀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

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終如一所有劄詞未敢修撰 庚午承議郎右諫議大夫王觀直龍圖閣知潤州尚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改除閣慢差遣詔答曰朕開獎言路通達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取眾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口藉軼之詞也 監察御史趙挺之奏王觀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觀任職皆爲觀負屈伏願追改責觀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獨責觀外論尤以爲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五

監察御史楊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復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觀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乞追寢罷觀之命

鄧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甲辰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以母喪去位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龍圖閣學士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言温伯賦性愴柔巧於附會元豐之末已在翰苑交結蔡確求固寵祿及陛下踐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時王珪實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預定議於禁途及爲確劄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輕重之間包蓄奸意陰受邪說以攘王珪之美徽幸異日操心不忠

莫大於此及確之敗罪狀方露適在憂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嘗有天官之命門下封駁就改亳州搢紳之間已有疑論今方累日遽復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實恐賞罰之差感伏乞收還除命別選賢才庶遠奸人以隆聖德詔以次舍人鄭雍撰詞既而給事中鄭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御史中丞梁燾等相繼論列亦不聽 巖叟又言臣近封還温伯詞頭蒙指揮以次舍人撰詞緣其日亦是臣當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疎謬無此處分若猶冒處義實難安伏望聖慈察特許罷職以適愚分詔不允 巖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亂正有害治體臣所以輒敢封還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徒改詞臣則是臣温居職分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六

補聖時莫伸守官之義有愧代言之責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俞允居兩月巖叟竟徙官 四月丁酉詔龍圖閣直學士鄧温伯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其翰林學士承旨告繳納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駁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曰臣昨封還温伯除翰林承旨詞頭伏奉指揮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無取兩乞罷職未蒙俞允今日別承温伯改除侍讀詞頭臣亦不敢執行緣臣本論人才之邪正不爭職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於春秋以進學爲急正當慎擇正人日侍經幃以輔養聖德之時而進邪佞以置左右臣竊懼馬伏望收還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命獲聞至公之論詔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後從初

命 辛丑詔鄧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學士承旨
 其四月二日提舉醴泉兼侍讀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諭
 執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記取便與遷及退右丞
 許將謂同列曰簾中語殊未婉順盍再將上中書侍郎傳
 堯俞和之呂大防以為然時鄭雍聞王穉夷再封還詞頭
 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頃除温伯為學士承旨而衆言
 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納說臣不知温
 伯為邪而退之或以為無過而用之也於是執政並雍疏
 進呈卒從初命而有是詔雍所撰承旨告猶在閣門乃從
 温伯拜受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除温伯
 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綴還詞頭繼又給事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一

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
 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臣再三思
 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板附之故遂加恩寵
 臣獨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
 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板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
 儲貳或自落邸春官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
 護之効謂之板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
 誕膺天命遽登宸極中間温伯雖曾掌箴記何嘗得望清
 光而遂以板附加之顯為非據 又言温伯資稟奸邪貪
 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
 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構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

事悉心付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履賞
 輔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曰
 尤嘉定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
 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
 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 庚申御史中丞梁燾權戶部
 尚書左諫議大夫劉安世為中書舍人燾等並以乞罷鄧
 温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詔遣中諭燾燾促令
 受告仍押赴省供職燾既謝即言過坤成節上壽訖當請
 外而安世以病臥家訖辭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孫升殿
 中侍御史賈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陰附蔡
 確不顧傳制命以欺惑後世温伯有負國欺天之罪中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十六

共知 已酉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
 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
 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洵洵經月不定而
 執政之意確然不同温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
 是以公議皆謂朝議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 七月
 丁亥侍御史孫升言凡命制詞者比其臣為稷契伊周則
 其君為堯舜湯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確為周勃
 誅諸呂定劉氏則未審以何后比方聖上也豈不知有所
 憚哉又曰及在受遺之列尤嘉定議之功安輯庶邦有若
 召公之老可屬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確受遺事也此
 皆故事之詞不可無實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論宣付大臣

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無以藉口 癸卯中大夫門下侍郎劉摯言自三兩月以來士大夫洵洵於下造作語言更相窺伺人心不安皆將溫伯及燾等去住陰卜朝廷意旨才見溫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搖政事邪佞之黨無不欣然得意見燾等罷言職便謂疎薄諫諍從來憂國之臣莫不疑懼去留之際中外便生觀望動搖事機無甚於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先是溫伯撰興龍節祝壽祠用負黼宸滉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溫伯非所當用以祝壽適象求差入別試所侍御史孫升又繼論之章三上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及除蘇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二十九

吏部尚書太皇太后諭執政令兼承旨於是溫伯有是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單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單五

哲宗皇帝

劉安世任諫職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為右正字司馬光既歿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字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姦回才識闇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啟沃進賢退姦亦不聞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三十

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丙辰右正字劉安世言歐陽棐憑藉閹閹素無聲聞才既闇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樸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為死黨搢紳之所共嫉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誤厚恩列職太史 五月丙辰劉安世言近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臣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過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竊謂挺之棟州守臣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閹巷小人有所不忍為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貴 八月己卯劉安世言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已累次論列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

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崇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
 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恩榮雖臺諫文章蓋有不能奪者
 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
 公議也 九月劉安世言制科謝棕申尚書省辭免新命
 狀云所有勅告未敢抵授以抵為祇以授為受虛薄寡聞
 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
 今陛下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十
 月甲申劉安世言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體貌而宗愈
 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騰沸不可弭塞請舉其近事之
 顯著者而極論之凡十有二願罷免宗愈以慰天下 戊
 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三

主之聽隨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傲肆異日顯主執
 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春
 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
 聞機政 閏十二月劉安世言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
 尚書按景溫在先帝時為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先於口
 誠哥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北及
 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盡國殘民莫此為甚
 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之郡下景溫僥倖大臣日使子弟
 就其家考問以至此妖人目為聖母以婢妾之子用為左
 右之侍吏輒勢以醉殿人景溫殊無畏憚釋而不問遂致
 言者彈劾出之近藩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

未幾即徙穎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
 理陛下曲從其請改守揚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關官忽
 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
 公議乎 戊辰劉安世言章惇強買蕪州崑山縣百姓朱
 迎等抵當田產方陛下踐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
 大臣既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為異論陽示強
 陰助奸慝以致悖慢惟懼之前殊無君臣之禮陛下以天
 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口退省前過痛
 自懲艾而長惡不悛凌蔑國法劫制州縣強市民產前後
 大臣肆行奸惡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劉安世言
 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資性儉任行已無耻熙寧初士大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三

有十金之誘目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
 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謀如刀錐之銛銳也少常
 卿之任素號清選豈容匪人輒爾冒處 壬戌蔡確在鄜
 州嘗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劃安世言蔡確招權納
 賂罪當大辟止送韶州編管確至貶所未及踰年移置黃
 州旋請近鎮臣謂確最萌外意之望蓋先用其弟量移之
 請嘗試朝廷遂敢凌蔑公議雖屢需非常之恩猶不能滿
 確之意復托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啟之也 三月劉安
 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咸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
 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陛下陳之蔡確陳乞穎昌常陶
 身任臺綱陰庇姦慝一也謝景溫誤恩並不論列二也章

博強市田產亦不絕治三也王汾請賜王安石惡語及除
諫議常等遂率全臺肆為醜詆四也常在戶部協助邪說
請復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常屢
乞改用經義背公死黨其事六也甲保之害眾所共知變
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編排率情妄作
七也 四月劉安世言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見蔡確
詩坊五月劉安世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見蔡確詩坊七
月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嘗有闕行嬖人用事干撓政
刑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
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潔之士耻與比肩流蕩之徒無
失懲戒乞罷新命以允公議詔育權發遣熙州 十月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四

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宣德郎劉安世遷通直郎為左諫
議大夫仍賜緋 十二月甲子右諫議大夫劉安世言伏
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興龍節意謂將有燕
饗是以輟通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年別無故事亦非
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
固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
春秋尚未納后紛華威麗之好不能動淵衷雖聞私議未
嘗輒信近日傳者日眾考之頗有實狀或者之論乃謂陛
下稍疎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
德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口仍
引近臣與之議論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俾悉開

陳以助聖學先是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
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誠至愚不能不感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此豈近
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
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
皇太后曰陛下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
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藉
藉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
寒心疏皆留中會劉安世呼牙媪為其兄嫂求乳母踰月
無所得安世怒詰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緣內東
門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驚曰汝言益妄上未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五

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內東門指揮令府司責軍令狀無得
漏泄安世猶未之信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亟以手簡問
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他日呂大防等奏事已將退
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則甚
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
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關內寢處宜無此老身又嘗
究治果無之可說與安世令体入文字大防對諫官例不
與宰相相見太皇太后曰然則當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
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見修實錄臣每間日過實錄院必見
祖禹劉安世與祖禹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
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後宮進御事行令大防論

止及祖禹得大防所傳聖旨即過安世安世曰此事繫聖德汗隆安世以諫名官何敢緘默純夫方侍經陛上所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傳聖旨盡具奏知萬一有為口口悔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廢諫官之職陛下萬一有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贖官之誅願何補於事惟願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節欲增口福基祖禹奏曰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所宜表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其後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

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取問後乃知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中書後省都吏時忱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遷補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都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賜省察 辛丑劉安世言鄧溫伯資稟貪附麗權勢詳見鄧溫伯罷內翰 七月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乞宮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

觀詔以安世為集賢修撰提舉崇福宮 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向者屢曾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累月於今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度公言何可不畏況臣久嬰疾病氣體衰憊已嘗奏陳一宮觀差遣伏望收還誤恩早賜命允詔不許辭免又言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臣論列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臣屬辭非工詢於應用記問衰落不練舊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懇追寢誤恩又不許仍遣中使問勞賜食諭令就職安世固稱疾詔閣門以中書舍人告就賜安世仍放謝安世固辭不受於是詔從安世所請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
易知蘇州 八年二月丙寅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奏伏覩侍御史楊畏言昨差賈易知蘇州稽留詔命二十餘日謂臣獨主其事臣議論疎遠致有臺官劾按其罪戾宜即嚴誅見居私家待罪又請早賜黜責詔皆不允初賈易坐言事出既殺復為京西路轉運副使經郊祀赦恩乃與知蘇州范錡對移頌言易為御史號敢言更赦乃下還非是或請加易館職頌又持不可或指易為姦邪者頌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當也須以實事論之既無實

蘇頌罷相范百祿附

事安可謂之奸邪者有旨再議而楊畏及來之邵等劾頌
頌竟坐此罷 二月壬午詔尚書左僕射蘇頌累上表引
年老乞解機政可依所乞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
使所有寶封食邑依自來體例施行於今月六日宣麻初
進呈臺章論頌稽留制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為宰相理會
差除可謂稱任況論差除執政皆得可否為相復不得論
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子為太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
曰差除皆宰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
議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之若臆
度猜疑即誣造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頌既罷相以
觀文殿學士宮祠便居燾又爭曰頌罷已非宜願兩宮察
言者之妄留頌以過傾搖之風朝廷軌罷免宰相事體極
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住燾曰若用自請即職名非
故事不可降職處外示以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
邵伯溫云楊畏攻劾相出意謂必相門下侍郎蘇轍朝
廷乃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
賈易謫命不下為稽詔命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為相
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見之純曰臺諫言蘇頌章累上
未有施行與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公李長者為
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降出蘇相遂
罷太皇太后察見楊畏等私意復自口召范純仁拜右
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之純與頌為相

家當考實錄不載之純有言亦當考李清臣與許將書
云子容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謂非面莫能悉不知
清臣所稱有謂是何事豈即邵伯溫所記楊畏反復攻
擊為蘇轍也乎當考
乙酉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臺官言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
詔旨累乞罷免劾章所指雖不及臣臣實何顏苟逃罪戾
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職詔不允 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宰
臣蘇頌近以稽留制書援引親黨除授不當罷政按除授
差遣自係中書省同共商議方可進呈今蘇頌既罷所有
中書侍郎范百祿實預其職豈可不任其責望賜罷黜以
慰中外之望 戊子慶基又言近論列中書侍郎范百祿
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內懷險詐陰圖傾奪而已其狠
愎自任援引呂陶為起居舍人岑象求為諸王位說書皆
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
宋昭知鳳州危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鳳州職田供給號
為優厚初除沈邁待闕已久乃遣邁知泉州以鳳州與昭
衆論莫不為之扼腕其罪二也馮如晦為戶部郎中坐前
任夔州路轉運日按發公事不當御史臺究治未結絕間
百祿以其同鄉遞除館職差知梓州違朝廷之法徇鄉里
之私其罪三也百祿頃曾相視大河利害是時力以回河
為非北流為是及去歲大河復向東流獻議者屢陳其便
乞遣近臣相視可否百祿固執前日之所見力行沮格竟

不聞違口口相視遲延至今春水泛漲已無及矣其狼懷自用執一偏之見而沮公共之議其罪四也為人臣者無有手已況敢顧其私乎豈有以待闕而奪與他人方條究治而驟加進用上罔聖明下紊綱紀擅威福之權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斷早賜罷黜以協公議 己丑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祿賄比欺罔狼懷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迹昨罷劉摯王巖史朱光庭孫升韓川而後其黨稍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矣百祿之親戚朋游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蒙賜詔書依舊供職者國法有常人言可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十一

雖善口之明不惑而口愚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口罰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詔以百祿為大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初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燾爭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職據梁燾行狀稱報遺老傳云范百祿罷政實坐口按實錄乃有黃慶基揚畏來之即劾章不知報何以云爾當考

乙未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燕頌言冬春以來內寒壅發則幾於委頓伏望許上封章俾還閭里詔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

二蘇賤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黃慶基言川黨復盛見燕頌言相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威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為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尋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為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輒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畧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為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殺川人太威之勢又乞廣為體訪等事已塵聖覽今採眾言有合開呈下項一訪聞蘇轍蘇轍范百祿輩各有奏舉及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十二

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不平之數中書省尚書吏部須籍姓名乞指揮供具便見員數之多寡事勢之如何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眾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索者詳一黃河救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眾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者詳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今陛下已行之命而執轍違而拒之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

駭矣軾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異日寇賊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竊惟願范百祿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軾與軾豈惟傲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編類章疏係八年三月二十日時奏此今因蘇軾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係之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却不先見於二十日故亦係以三月末蘇軾辨奏後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討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蘇軾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為

逆類事本末卷下五

一一

臣一人忝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顯且敦逸言臣非一並未蒙降出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免臣曖昧之讒 五月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軾禮部尚書蘇軾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軾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軾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非軾之罪慶基言軾知潁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係官吏軾已移揚州又入

為兵部尚書矣乃敢越薦申陳致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遷延該教考軾之意將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蓋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眾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軾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逆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敘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軾力為援引遂至於此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樸薄昨

逆類事本末卷下五

一一

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軾乃益庇吏人力陳強辯期必勝而後止軾在先朝口為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迹具存眾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政之初以軾為中書舍人遂因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畧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摠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詰云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於北方

而天下不靖河溢為灾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
嗚呼其孰能為朕勞來安集之故見於鴻鴈之詩是以先
帝方何代乎乃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蕪頌除刑部尚
書誥云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起獄市紛然惟
漢武時暴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
之此乃可謂紛擾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
之暴相擬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為使者親見民
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
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
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手至於安知
有今日之報此誥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顯揚先

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
河北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
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耶先帝用人豈不欲去
薄從忠耶今以為務以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
以為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
卿誥云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
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神聖英睿冠絕百王如此
而乃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陛下
試取而觀之蓋有聲述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
子罵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
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

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至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
與斷還臣義教於中不能自止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
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 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
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
獨斷者未有不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蕪軾已
歷疏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蕪軾懷邪徇私援引黨與
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為肘腋以紊亂朝政軾則外許人
差遣而公薦之輟則內為之應而引用之按軾與呂陶交
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
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遂
奏於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舍人軾

知潁州日趙令時為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於
朝稱其才美訪聞蕪軾見議除令時差遣國子司業趙挺
之為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
務摭太學中事欲沮抑挺之訪聞蕪軾見議除挺之為
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不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勳以篆字
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援引輟遂除為
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為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
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絕聞輟以川人遂除館職差
知梓州近斷教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
動也趙高帥廊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
臣是時輟為中丞得其書即與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

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幾於忿爭極傷國體蓋輟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為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爾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輟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真以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藉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輟亦恬然自若畧不引咎程之邵輟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一六

拱拱與之互論見條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為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誥公肆刺譏口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輟所為稍失控御則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輟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辭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告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裔而一時羣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在位博採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通欠

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以毀謗先朝為詞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竊輟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絲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淚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口深知大防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一七

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丙申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臨江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敦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觀望得任私意最肆狂誣故遠責之黃慶基董敦逸既責燕軾以劄子自辨曰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光庭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其間於義不可不辨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寬

逐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
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
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
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
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為先朝
威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
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
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界
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
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愚意以為古今如鯨為堯之大臣
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况

漢書卷之六十五

六

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
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
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語詞皆是慶基文
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
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
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
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始於朱光庭盛於趙
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
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云云 太皇太后令輟諭曰緣近
來衆人正相摭摭且須省事執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
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

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因境非二聖之
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
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不忘是以遇
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
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
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
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
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躬以報邱山之德 六月甲
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壬申禮部尚書端
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蘇軾知定州
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殿侍讀禮書論漢唐

宋史卷之六十五

七

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
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
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
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軾已乞越州詔不
允政目於二十日書蘇軾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
知定州 紹聖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軾依
前官知汝州 見紹述四月癸卯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
詩行蘇軾語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
罷起居郎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
作詰詞語涉譏訕望勅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

在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難服苟可盡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二

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監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攬歸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親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流風 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譴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嘗詔軾降充左承議郎 閏四月乙酉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為其用御史黃慶基言軾誣詆先帝董敦逸言軾以國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罔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

賜黜責詔之純實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 拯又言前瑞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按軾取以私忿形於制誥中厚誣醜詆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誣詆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軾特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餘見黨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六

哲宗皇帝

常安民罷察院

紹聖二年三月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權禮部尚書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豈有端坐不下筆之理況實錄成書希同遷一官矣比衆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問又復峻遷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蓋章惇之黨為惇謀客惇之肆橫強狠皆希救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奪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盡以付權臣乎章屢上不報由是惇與其黨日毀安民於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欲為范祖禹等營解然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二

有以顯中也 九月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言奸狀甚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禮部與監當差遣 舊錄云安民姦人之黨張商英薦之於朝得為言事官數以姦言進對初談正論浸懷異心上睿知屢察其奸遂逐之新錄辨証曰張商英薦安民於朝檢尋哲宗實錄並無證據如姦言異心等語皆是誣謗今依常氏家傳及奏議別行修定刪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詔常安民已降指揮罷監察御史來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筆九月三十日下編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稱上殿欲自訴哲宗降旨罷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假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諡號為文正及近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陰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奸謀謂他事難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二

惑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其得人 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園夫人第澆奠及報朝并命襄其 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 當聞吳居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復待制舍人再 繼而大臣尚欲再下願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 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 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 實耻為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 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

林希權禮書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權戶侍元年九月二

十一日高遵惠權兵侍戶侍二年三月吳居厚復待制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陳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職
事官不帶職三月二十四日詔寄祿官不帶左右字四

月三日詔

及祀明堂劉美人侍上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
安民面奏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章惇從而譖之
曾布初與惇不合見安民數論惇事意謂附己每於上前
稱之謂近來言事官敢言不阿附無如常安民口論布在
密院與惇互用親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間袖安民舊
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在元祐中上呂大防書乞消滅
先朝姦黨欲使援引其類百世承續安民因對上問聞卿

嘗上宰相書比朕爲漢質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嘗勸呂
公著博求賢才至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以動之豈有他意
古今議論皆然何獨臣也臣以蠢直觸犯權臣之怒久矣
惡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終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
其世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
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考試所拆號對敦逸
稱二蕪天下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公不當彈擊至是敦
逸奏訐安民前語上言乃軾輟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
安民遂責詔語皆惇批也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
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
曰常安民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監當

也

劉美人事安燾行狀所載差詳載燾出時新錄云詔監
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政人言燾狀甚
著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降監
當差遣先是安民數論事無所阿比論章惇以大臣爲
紹述之說實假其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
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
姦謀謂他事難惑聖慮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
私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鳳凰漢
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論蔡京巧足以移奪人主
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爲京

死黨他日援引羣姦布滿中外雖欲去之無及論張商
英在元祐之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
夫傳笑近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
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曰文正近
爲言臣則上疏論光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
言果出於公論乎又論林希李璋不當遷新制權尚書
侍郎吳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復制惇等積怒合力排陷
諧毀日聞完日上問曰聞卿嘗上呂公著書比朕爲漢
質帝靈帝安民對曰臣在元祐間獻書公著勸其博求
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深者指摘臣言
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雖辨之何益於是監察御史董敦逸

奏訐安民前嘗稱二蘇文章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乃
賦輟之黨平昔議論主元祐者詔罷安民御史與知軍
而傳批詔語乃擬送吏部與監當安民家傳所稱論曾
布與章惇互用親故當考

錢總罷內翰

紹聖二年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士知陳
州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為二王宮僚交
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
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
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
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謂惇曰用白帖

三朝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五

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燾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

邵伯溫辨誣曰初元祐中呂相引李清臣欲其為助至
紹聖初清臣首變元祐之政呂相出范相亦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穎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
覬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
至拜左僕射安燾除門下侍郎安公剛正每與章惇爭
辨清臣既不得作相亦與惇為敵惇初貶請元祐臣僚
盡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
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二王宮僚屢致人言述甚
危欲結惇為自安計私謂惇曰熙寧初王荆公作相嘗

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上惇遂安然
鄭竟罷政尋被誅

己已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穆衍知秦州安燾初欲用錢
總曾布曰總罪狀不在願臨下章惇曰當在臨上上曰何
可作帥皆曰不如用衍從之 御史中丞黃履言竊觀錢
總批答不允鄭雍所請詔草有羣邪共攻等語臣未識斯
言出於聖諭為之出於錢總之私意若出自聖諭自即請
罪而去若出總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緣雍之進在元
祐中當是時也凡有進擬差除皆出於執政大臣則雍之
進也決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攬政柄察知呂大防等
罪遂加貶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獨預擬臣誠恐天下有

三朝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六

以窺聖政之為一遂具彈奏使雍當日能以一言自明乞
不干預臣亦不論為肅陽及礙聖政所以雖至秦陳阮家
陛下委曲開諭不復論及今總乃以羣邪為詞未知總之
所趨何以為正何以為邪而公然形於詔答無所忌憚伏
望陛下特賜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趨鼎鑊如其不然即
乞追改詔及正總欺誣之罪侍郎史翟思言昨日嘗疏
錢總批答鄭雍詔書有羣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羣邪交
攻意有未盡傾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繼志述事
以大舜之智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總乃以臣
等忝任風憲指為羣邪則未知總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
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 左正言劉拯言伏

見去歲御史合班彈奏尚書右丞鄭雍不當任以政府臣於是時蓋嘗繼呈論奏今雍抗章請去翰林學士錢總代言批答乃有羣邪共攻之語謂之羣邪則臣亦處一焉且御史以擊邪為任而乃以邪人處之豈是朝廷正名核實之意顧臣義分難以安職伏望聖慈罷臣言責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覩士論藉藉為翰林學士錢總撰賜尚書左丞鄭雍詔有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當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總處代言之職其違辭命語雖出於總傳之天下載之後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羣枉竊據乞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六

非誣罔則總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檢會錢總撰賜鄭雍第二詔卿括靜恪已雅重鎮浮頌正臺綱遂躋政路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君臣之際固可無嫌進退之間所宜致慎夫何異趨乃爾乞身勇於自謀豈不有裕志於論報其或未安無重為煩所宜亟起詔錢總落職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辭謝元祐初章惇罷知樞密院中知汝州總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總知開封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總於上前上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容羣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為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六

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總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雍既罷政總亦坐貶絀而卞即為右丞總得罪初非博意也

常立以誣詆貶責

紹聖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檢會常立元祐中供納實錄院文字其間門人趙冲欲常秩事迹內有不遜詞語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勾當明道宮奉議郎趙冲別取旨辛巳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遣勾當亳州明道宮按宮觀之任惟侍御史職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姦人何得授此竊恐朝廷以不遜辭語是秩門人趙冲所致遂欲薄責望以立之惡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竄逐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所借轉通直郎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六

依舊鄆州觀察使與差當差遣奉議郎趙冲特降一官與小處監當癸未葉祖洽又言近詔常立仍舊鄆州觀察使與監當差遣趙冲特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按冲係秩門人只是與立編寫就使知情猶為從坐今則追官與遠小處監當立是秩子主名編錄供送之人今責降乃輕於冲公議未允望以冲情罪參較輕重特發神斷使刑罰允當詔常立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趙冲添差監道州茶鹽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上猶未許曾布乘間白上曰常立附麗章惇等先帝自處士擢常秩為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詔褒美贈官賻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悅先朝

一一三

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惇以周禮為不負先朝若立者
可謂有負矣及喜之則掩而不問然臣未知子細容更體
訪實具奏皇上曰且與問取來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
事實於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
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公獨
見幾知其必敗乃門人趙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銘繕
寫為兩冊元祐中納史院史官莫不見之翼日具以立等
此語聞達上甚駭其不避曰何謂必敗布曰臣所記不詳
然此兩冊現在史館可令簽貼進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
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無不見之者聞兩舍人云若有差
除必繳駁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豈可不言又翼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九

布方對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語布曰何敢妄若立
誠有此語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諸王皆先帝子豈可置之
左右兼狂悖不遜自當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對上口語
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
其語乎尊戴安石如此則以神考為何如主也惇謝不知
因請其語上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
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
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口為之惇卞皆錯愕
謝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
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為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上
赫然令與立宮觀冲別取旨葉祖洽繳錄黃以謂立父子

世受國恩而狂悖如此貶太輕李清臣具報布是日布對
上諭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僥倖昨以王府故借官今遂
不奪恩命優矣上曰賴卿言及不爾幾誤擢然人物亦極
平常布曰問青苗免市易差夫等數否上曰俱不曾問布
曰立誠嘗先朝如此又諂附執政及與人言青苗免役事
須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
使為諫官豈不誤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荼毒乃禁紂
事布曰書稱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敗是何語何敗之
有布曰諂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卞只
云卞但以安石為準繩安石所是者必欲進而不喜者必
欲黜立安石為準的以羅織士類此最為害政況安石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十

所是非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為據卞以此
深怒瓘而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為是臣亦嘗親聞先帝不
與安石之語今立乃以謂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則先帝
有為於天下皆出安石則先帝皆所不曉也悖慢不遜無
甚於此上亦切齒及三省進呈祖洽文事遂奪立借官依
前職官監當趙冲見任奉議郎奪一官遠小處監當祖洽
再繳以謂立不當輕於冲口曰置立於永州冲於道州監
當布稱善上又曰必敗之語殊可駭布曰不遜未有如此
者傳云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立之言
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
任國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

縱睿明於是非曲直無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聞不敢不盡底裏上曰固當如此布又言陛下親覽萬幾政事不一若廟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則每事不至如此上勞聖慮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聞常立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希合權臣言父秩與王安石之美詆誣先帝比者陛下照見底裏已行棄逐頗怪與議謹按立自選人入館未幾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講近又令上殿立之無狀如彼大臣親昵引薦如此立之上殿未審何人引薦最爾欺罔臣傳聞大臣每於陛下之前必云去詆誣之人而立之詆誣致有荼毒生靈公知其必敗之語乃略而不問猶且援進恐其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過必引咎避位今立過惡如此引薦大臣略無自咎之辭曾不愧懼廉恥之風不行於廟堂之上而欲風天下清士類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為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

此據次升奏議增入不得其時曾布獨不稱次升嘗論立當考曾布日錄并陳確尊堯集及尊堯餘言并序寬詩載此事頗詳陳確尊堯餘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薦處士常秩為賢召而試之及既厭安石秩亦隨罷初神考常諭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對曰陛下於誕謾盡政害國之人尚能體貌尊聽如秩者反見薄其後安石

為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毀也謂石可毀不可得也常立廣墓表之言以揚其父行狀進於史院而行狀之言云云又曰蓋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計之巧卞等二計其二曰罪訴理以警竄立之撓臣聞常立上殿之時葉濤奏之於是又作訴理之事警布與濤而罹訴理之禍者七八百人訖於曾布之家流離破敗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然則哲宗竄立卞等豈以為是乎按常立先以鄭州觀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時轉通直郎為王府說書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說書改王府侍講稱卞引立以選人為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

明日後蹤除侍從官今實錄殊不載立為崇政說書不容不載必是卞力請而哲宗未許也又稱擬立壽州監酒壽州監即是葉祖洽所駁監當無遠小字責輕於趙冲或先擬壽州後改永州耳又稱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無勒停事不知確何以云耳或是實錄不詳當考

王珪以誣謗追貶

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轉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他蔡確章惇聞之對眾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

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誠之心以擢位處珪以鼎餼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懲勸天下黃貼子近有高士英者執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則傳命者審已正色答之以爲豈可私議臣忝位中執法士英尚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執自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姦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切事有權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召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議諸之際既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於

山經卷之六下六

三

義則珪不可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政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權同處分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遺疾宰臣王珪持二心爲姦臣僚上其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推臣擅政確等相繼被逐又慮他日復用爲己禍也於是因事誣構擠之廢死之地而復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贈官錫與勅葬持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復官辭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體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爲忠者被禍爲姦者受賞何以教天下後世伏望聖慈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及今年

二月宮苑副使兩京第七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爲是時先臣爲高氏之長又知宣仁聖烈居常聽用故來相問尋時先臣泣下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況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指說與先辟機宜官王概自可照證切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後雖蒙朝廷稍加奉復然未嘗別加贈典今來有此忠義又不獲伸訴於陛下欲乞朝廷詳酌優賜褒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遠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

山經卷之六下六

十四

中外惶惶廷頸以望珪爲上相衆目所覩所宜率先建口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糊不決至於同列以大義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雖先帝澤及人深天下屬意陛下之久然名實未定忠臣義士安得無憂臣於是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藉藉罪珪如此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其時朝廷所以賻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殊勳異德珪爲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與遠處監當差遣

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姙國有常刑議難逃罪其申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科躬承險之詖行馴致顯位遂居家司先帝優容臣郵務盡禮意掩瑕瑕隱多歷歲時邱山之思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是謂憂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早正於國體矧復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窺度專務揜嬰指朝廷為他家用社稷為私計同列請詰又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身後之餘榮公議弗容舊疏具在反覆參驗心跡較然使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十五

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恩庶令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

樞密院奏事上宣諭葉祖洽案有文字論王珪事云先帝不豫珪為首相數召高遵裕之子士充與語訖同列問以大計答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長子又言彼時黃履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論珪事朕以宣仁聖烈於社稷大計聖意數定自是內外羣小妄有窺度朕嘗諭章惇等如先后乃婦人之堯舜也已今作告命册述此意仍先令進呈然後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當書之簡册以示後世此舊錄所書繫之四月十八日新錄因之按曾布日錄上宣諭時王珪

已貶萬安軍司戶珪貶萬安軍司戶乃二十四日不應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後方行可疑舊錄繫之十八日誤也今來新錄但因舊錄無所移附珪貶後兼用布所錄及邵伯溫辨誣則加刪修庶後世詳見本末新錄但因舊錄無所改正於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邪想與蔡確陰有異意確死貶所起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黃履舊與起相得起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為將官嘗與起同官士京庸暗起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十六

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公所親信王棫崇飾誣辭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愛少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嘗離左右士育每為人言初不見士充來告遵裕以珪所問事也其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稱意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辨宣仁誣謗其略曰初元豐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請率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

知宣仁之私其親也宣仁黨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遺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官禁語言且上書時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正記即確所修也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十七

載二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願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為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在篇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誚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觀親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為報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復為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必為天下後世笑悔可及乎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單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單七

哲宗皇帝

蔡確詩謗

元祐四年二月己巳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為觀文殿學士餘如故確落職再及一替故有是命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安世言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口碩口權納賂膩汚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鄧州編管確本同居眾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未及踰年確遽上言乞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一

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最萌意外之望肆無厭之求者蓋自近日政事頗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口姦謀遽可其奏確謂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廷雖委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作大藩蓋有以啟之伏望聖慈明教三省寢罷確奏以正國體 四月戊申先是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言伏見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

明白錄連投進所貴知臣之不安其詩云風搖樹果時聞
落兩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開波開逐伴小魚忙
此一篇只是譏刺昨言事者又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
曾諂及君親矯矯名臣却執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
沒如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朝廷情理切害
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觀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時
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
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
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於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由是
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明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三

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佑
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諱守安
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諂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
思於他而思處後此其意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喧六月
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流口何足道沉沉滄海會
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處厚又奏昨
為蔡確安州詩譏訛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竊慮確
有分析稱所思却處後不為此事今以舊唐書考之處後
所進諫者數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間或在中元
初唯進諫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
言直節上元間則正思此也又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仙

傳此乃時運之大變尋常詩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確在運
詩中因觀瀕河暴漲暴涸吟詩託意如何

據王巖叟所記吳處厚以四月五月繳奏確詩吳安詩
以六月上疏

右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訛後二日進呈安詩疏太皇
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譏訛却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
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今再進入要看
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出時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
安世各已兩上疏

據巖叟所記安世及燾自七日後各兩上疏今並附此
燾章疏年月日仍存之王鞏隨手雜錄云初吳處厚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三

蔡確持正詩進於朝即官以傳本報之九進入二日而
寂無聞執政因奏事東於簾前宣仁云甚詩未嘗見也
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
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
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為一複蓋初進日
亦通封明日進呈殊不怒但云執政自商量既而處厚
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
而分析未上間會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至京日
北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勳社稷臣也諫官以
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謂執政曰當時
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遵從蔡相請命

鞏所錄與王巖叟稍不同今但從巖叟若梁燾言邪怨
稱蔡確有社稷功則具之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壬子進呈安世等疏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 戊

午左諫議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怨訕罪狀明白辨當付

獄不須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又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

趣具報朝廷既用吳處厚奏今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

史威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言此錄

王巖叟所記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

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

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

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別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

道錄紀事本末卷之三

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

開告訐之路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

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望陛

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

正有辨不敗國事 五月辛未安州言蔡確所作詩初題

於牌及移鄧州行一驛復使人取牌去盡洗其詩以牌還

公使庫是日太皇太后諭執政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

確無黨呂大防曰確誠有黨在朝純仁所言非是劉摯亦

助大防言確誠有黨在朝是日文彥博同三省入對太皇

太后曰蔡確都無人管使司馬光在必不至此彥博以下

皆慙懼不知所對是日執政俱不敢進呈文字大防純仁

既退各上疏留中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

為兵部尚書龍圖閣侍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

朝奉大夫侍御史威陶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

光庭為侍御史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

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

其姦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遷戊寅觀文殿學士知鄧州

蔡確言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詩意涉譏訕詔臣開具因依

聞奏一言臣昨來謫降知安州包蓄怨心公肆譏謗形於

篇什此是臣僚橫加誣罔欲以激怒朝廷而實不知當時

行違本末妄料臣為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

於教察所致尋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寬貸委曲

道錄紀事本末卷之三

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謝

未知何以圖報何緣却有怨望且喜愠不以義者小人之

事也臣雖愚陋亦粗聞事君行己之大方況又當感而怨

豈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偶有一舊亭

名為車蓋下瞰湏溪對白北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

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輒及某事亦無運竊

不足之意其辭淺近讀便可曉不謂臣僚却於詩外多方

箋釋橫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

及某事而皆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湏溪舊有郝

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於詩句臣僚謂臣譏謗君親此

一節中傷臣最為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而妄裝

一第 25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卷之三

點按神仙傳謂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
方平之語也又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蘇
軾作坤成節太宴致語亦云方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
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之用此故事尤非佳
句先是安燾嘗語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
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為言眾皆疑燾實窺風之也 右
正言劉安世言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
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
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慮陛下未知羣邪交
結之詳緣此事正係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願陛下以
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六

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即次具狀劾奏姦黨乞行
寬宥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
京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確言非所宜眾所共怒聖恩深
厚尚俾分司乃知天地高厚無大不容日月高明雖細必
察然告訐之言至有累厚化罪人以疑似實非正體伏望
聖慈更賜寬恕必謂小人須當懲戒猶冀加貸以完德美
所有告詞尚候聖旨 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竊聞蔡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嫉不
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言沮格
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已言其朋黨之狀觀
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分

邪正以肅中外□□□□□□□□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
人王巖叟行蔡確責詞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
誅無先於訕上確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為身
謀以附下周上為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
孫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為眾正之仇日者寵榮
充滿於冢司賤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
叨之所從陽若不知潛與為地朕既屈邦憲以貸碩萬死
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曾不反思尚茲歸怨形於指斥播
在歌詩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
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
蓋怏怏之餘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為臣之戒用嚴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七

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後悔 又詔侍御史新除太常
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監察御史
趙挺之通判滁州王彭年通判廬州 中書舍人彭汝礪
奏曰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補完聰明為事事有是非
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擇可否惟言之為務是乃所以為
朋比也不言未必為邪言之未必為忠惟其是而已矣前
罷御史丞雜物聽已駭今又盡行黜廢所干政體不細微
臣愚慮未知所處伏望更賜詳酌施行汝礪初聞確有請
命未見詞頭曰若責輕則可及詞頭下并責陶等遂不肯
草詞亦不封還別具奏并申中書稱疾謁告歸第 初劉
安世等既劾確盛陶等乃言蔡確自引而去豈不知幸然

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確不應有恨使確無心於言偶多涉疑似人雖注釋近於摭摭使言而有意終不能強自為辭事關君親臣子難以輒議欲乞因其詩之言以觀其心據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苟涉譏刺何憚不誅其告言之人亦願詳酌處分故責詞指進言於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訖無論奏遂并黜之 吳處厚者嘗從蔡確為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己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繼奏口詩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 此據邵伯溫辨証王鈺補傳處厚乃為王鈺掌牋奏而確罷之

尚書左丞王存言感陶等不當責曰今以不言責御史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八

後來者不擇而言益紛紛可厭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與辨是非耳 乙酉蔡確既責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為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亦相繼論列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公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重竄 初輔臣以薰前共議再請蔡確獨純仁及王存以為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端端也又引尚書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 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

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路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前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郎以上即差本州職官 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於薰前畫可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為不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確責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口在去凶春秋原意以定誅責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詐迷國同林甫之深險固不易窺甚慮祀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而莫解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眾人邀圖福口尚賴神奪之暨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羣聽醜詞妄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據母慈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惜但未喪朋邪之氣祇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變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亦將為國家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 翌日詔入內侍省差內臣一名并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確至新州交割訖回所有前降指揮令沿路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伴送更不行送差入內東頭供奉官裴彥臣三班奉職

馬經如蔡確沿路或稱病乞住將理即添差遞鋪兵士用
兜轎擡昇前去從彥臣所請也初不差使臣執政以為喜
及改命彥臣等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及傅堯俞朱
光庭皆欲救止又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止已而范純
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與簾前論之然彥臣等訖無改
命

以不差使臣為喜又從彥臣所請以下並據王巖叟所
記王鞏手雜錄云堯夫論辯人之不從堯夫曰臣敢不
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
言之宣仁曰決不殺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內臣此無
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已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
事臺官皆罷去

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再登對太皇太后
加稱獎曰卿口於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此據王巖叟所記二十四日燾所言同劉安世進對太
皇仍有寢語今附見本日

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
新錄乃於十八日載此當在他日也

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曰確惡已久今
來罪狀尤不堪須合如此施行唯是確之朋黨心有不樂
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

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
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以為身謀恐皇帝制御此
人不得所以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蓋為社
稷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儲一事當時眾臣僚會書所批
聖旨月日次敘事理甚備文字盡在中書兼已闕實錄院
編記分明小人乃欲變亂事實輒生姦謀以圖異日僥倖
之利今來又非朝廷尋事行遣自是確怨憤不遜譏訕君
親公議所不容臺諫至二十餘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
咸知朝廷有典刑也 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
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為諫官所攻也 中書舍人
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陶等責詞故黜之 丁酉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昨被召
過河陽見知州事邢恕臣語次問恕云聞皇帝即位前太
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問肆赦云與皇子轉官先帝領之
則是太皇聖慮已決知否此事是昨任京兩提刑日在頴
昌府傳聞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為皇太子故云轉官恕
云此事元聞恕又云當時十日以前太皇於宮中大計已
定臣以恕乃蔡確所厚臣遂又問云是時大臣曾入未恕
云未曾入臣云如此則是事本出於太皇也恕云是如此
恕兼曾上一書具說本末皆出太皇臣又問得之何人恕
云得之甚詳不須問又臣問其書語恕不肯盡道但及其
略云旬浹已前大計已定此書必在宮中可考虛實伏望

聖慈指揮檢尋降出或失其書乞下恕取索副本進入復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書付史館書之國史更為別本藏之宮中擇謹厚宮人掌之近來邢恕對司馬光李之儀等欺罔誣誕語言反復此事最大不可不早辨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郎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交其姦狀眾所共知確既貶竄其徒不能無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眾心安矣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閣日落直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場兼酒稅務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恕特召康道河陽因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三

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為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書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蓋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燾已道溫縣入朝恕亦使人要燾出河陽燾與恕有舊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恕確書為證燾不悅及當言路會吳處厚奏確詩燾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招即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已且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

康乃悔之

此據邵伯溫辨誣編入已修入長編仍存本書於後自襄移汝當考月日

戊戌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風聞范純仁嘗與親賓言蔡確事自謂其父仲淹在明肅時專攻黨中之過亦不顧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與當時不同今來是確怨望譏訕即不是太母有關失如確者天下恨不食其肉純仁何故主張此事太錯純仁私與黨確為大惡乃以朝廷行違為過失欲以宰相之力權制威斷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議妄自比其父之敢為可謂不忠矣純仁之罪亦明白不可復留相位伏乞聖朝早賜罷黜 右司諫吳安詩言蔡確譏訕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三

君親罪在不赦免其死而竄之崩表矣彭汝礪不草詞頭戚陶等陰持兩端又皆逐之矣姦邪滅迹朝廷肅清誠社稷無疆之福也數日來風聞純仁當處厚繳進確詩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違之際純仁屢加營救又欲罪處厚致汝礪等承望風旨最為異論又言王存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今來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 己亥晦詔以諫官御史所劾范純仁王存章付門下省

此據王巖叟所記御史劾范純仁章當考

呂大防言內降臺諫官傳堯俞彈奏宰臣范純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營救蔡確事宜使恩省引罪自為去就輒已封留彈章更不轉示逐人 十二月甲子寶文閣待制知

穎州曾肇知鄧州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肇資東姦回趨
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揭
爲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捍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
確者靡所不至上賴聖明得正典刑肇不自安遂乞外補
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措紳之論
固已不平到穎半年遠易帥路非特無以示好惡於天下
亦恐氣餒凶慝小人浸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
以允公議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確母明氏進狀及訴
於尚書省乞量移確三省攜確母狀并呂惠卿自量移至
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確獨許遷惠卿呂大防劉
摯本與確爲地乃不知本謀傳堯俞口語王巖叟曰吉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

得明氏力巖叟謂摯曰蔡媪早來亦至密院漏舍蓋告示
以不行令其早歸久留恐動議論摯曰俟詳奏知令去
八月辛亥三省言蔡確母明氏狀乞依赦文呂惠卿例量
移確按前執政官罷政復因事責降散官者令刑部檢舉
人理期數準法散官及安置之類以三期詔開封府告示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轎車中呼
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執政
聚都堂呂大防問劉摯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見王巖叟曰
前來已聞有三期指揮是否摯曰刑部法當三期舊在中
書日一年一檢舉後歸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不出是日
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爲渠吟

詩謗確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
事公輩亦須與掛意摯曰只爲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
攀例蕪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
曰更說甚法大防曰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語大
防發遣太甚大防遂作小貼附錄黃奏知云早來蕪前議
欲開封府發遣恐致喧瀆且令告示詔可給事中朱光庭
封還錄黃言確罪惡比於四凶四凶之寵豈有復還之理
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已而執政
又聚都堂議欲用光庭論駁告示摯曰告示何者再三遲
疑傳堯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適已奏知摯曰難爲坐
聖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貼於告示更不復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五

聖旨既而復降錄黃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
矣五月二日確母進狀八年正月甲辰英州別駕新州安
置蔡確卒紹聖元年四月癸亥詔蔡確特依正議大夫亡
歿條與子孫恩澤 六月甲戌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
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迎合確意劾舒亶事獄成怨確不
用已取其詩曲意牽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
數治其誣詔之尤者以伸確之寃 十一月詔觀文殿學
士贈特進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頴昌府候葬日
並官爲應副四月壬午邢恕入對流涕曰臣不謂今日復
得見陛下以至淚灑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
親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

此必會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政為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為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起小官安得與此三年九月壬寅中書舍人葉祖洽言臣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皆以安秩歿於府第恩禮優厚賻贈隆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為元祐人所疾流離貶斥卒死嶺南伏望聖心加隆寵數詔特贈確太師本家宅一區 四年八月蔡京安惇究治劉唐老文及甫獄事詳是劉文獄事十月壬寅御批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 十一月癸酉中丞邢恕言謹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六

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參知政事至宰相備位政府不能建請早定位儲貳為宗社至計乃方乘時艱危密召高遵裕之子士英陰傳言於遵裕願遵裕慷慨引義不答其言且發其謀以請當時一二人遂亟協策以定儲貳云云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崇寧元年二月甲午詔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哲宗廟庭上謂韓忠彥等曰確於哲廟甚有功方皇太后當從神宗靈駕西行確密有文字令弟碩屬內臣閻守勲違太后請留保護太后以故輒行保佑哲宗晨夕常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為之親嘗確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詔仍錄確子洸渭並與陞擢差遣 五年五月辛丑賜哲宗皇帝配享功臣蔡確

墓道碑額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之墓

劉文書獄

紹聖元年七月劉鞏等貶責詳見通鑑元祐黨四年八月丁酉詔贈太師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郎碩特與欽換內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監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曩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文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穿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七

碩為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曰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軍事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請補外因為驟忿詆毀之辭及甫對以昭比摯如舊斥摯將謀廢立眇躬乃指上而粉昆指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故曰昆及甫初赴獄京等說之曰此事甚大侍郎無預第對以實即出矣及甫即妄自解釋其書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也

此用新舊錄今參取它書別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獄

竟
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
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師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
為施行劉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
治曷不治梁燾惇遂檢明氏狀進呈於是并付蔡京安惇
究治 九月辛酉曾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初貶淮
南湖北至昨來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違敕指揮今皆
在嶺表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從善地
足以感召和氣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
更在陛下裁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處為西

皇朝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二八

等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類似亦未為過上極難之布
自故云爾又云蓋自今春以來三省教陳司馬光有傾搖
之意又言范祖禹劉安世欲加惡於上皆有姦心浸潤日
久上詢之禁中亦以為有此迹故皆痛貶已而又貶王珪
高士英三省之言寔及宣仁矣又蔡渭繳文及甫書摯有
司馬昭之心乃及甫得之於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嘗為
布言方王珪含糊之時確惇因恕以通語言力主定策之
議及惇將去韓維亦已不安位光等遂有傾搖之意恕遂
共謀說呂公著引文彥博冀以保佑主上既而彥博來而
摯及王巖叟等力攻之雖不能奪然終以平章重事處之
實奪其權也彥博既去及甫以書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

問所言皆與恕同蓋恕等假此以明保佑之而渭力引及
甫等以為質證及甫又以彥博不為元祐之人所欲以此
解紛故其言不得不同耳上嘗宣諭西府文及甫等所言
為可信又云惇亦曾以書招彥博殆與渭所言昭合然則
摯等何可有望於寬貸也布又云惇又嘗語布以王巖叟
曾白太母上過要當宣諭大臣布曰誠有此則懷廢立之
意明雖然不知此意何從得之惇但曰人皆知之 丙寅
權工部侍郎王宗望為集賢殿修撰權知鄆州翰林學士
承旨蔡京言所究問文及甫事見已有次第然事涉不順
及甫止聞其父言別無他人證驗欲望差官赴所同行審
問詔差序辰審問仍差入內侍省近上使臣一員同之

皇朝紀事本末卷一百七

二九

十一月丁口雷州別駕化州安置梁燾卒十二月癸未
揚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
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屬廣東至京師九七十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沐等所告事八月十六
日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九月五日上怒稍息然安惇極
力鍛鍊不少置而燾先卒於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後七
日摯亦卒於新州眾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
罷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
提舉荆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為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
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謀殺元祐黨人時劉摯
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 三月詔呂升卿等差充廣

南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 五月辛亥詔劉摯梁燾據文及甫尚沫等所供語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欵仍各令於元口定處居住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詔究問文及甫書事尋具進呈乞賜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緣劉摯與其黨罪有司馬昭之心為同時之人所發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貸其萬死思至厚矣而臣拳拳猶有請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孫以信於天下伏望早降指揮詔以京言付三省於是三省同進呈而有是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七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八

哲宗皇帝

差役

元豐八年八月丙子戶部言見準朝旨修完諸路役書其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到事理修入所有免役額錢逐處支用外自來約寬剩各不過二分係是準備非泛聞入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今來申到帳狀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立定分數今相度欲乞將諸路數出役錢元額於役書內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來不及二分處即依舊所費稍寬民力從之 九月戊戌戶部言見修諸路役書將數出役書內立定各合用錢數外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緣兩浙淮南東路役法先已修定頒行其見今合用數外如有寬剩役錢二分已上去處亦合減放欲乞申明行下逐路委當職官親按所供役書帳狀將經久合用錢上量留寬剩役錢不過二分見合依令降朝旨減放錢數即以鄉村坊郭所出錢均定合減之類體量人戶今來出錢輕重從下等減放仍先具合減放錢數申本部點檢即不候造簿先並聽指揮減放施行兩浙南東路準此從之 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縣上官公穎奏臣先於六月初四日獻書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於備

者其目有六內一件為免役取民之制未究臣切怪者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者壯之役則歸於保田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格若以為者壯長仍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與百姓均減元舊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者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臣聞朝廷去歲下四方修完書役今猶未降臣願陛下因未降也詔有司以者戶長封格錢一切與民間均減元額又使寬剩之數其少者仍舊其多者不過三分以備編戶之逃移水旱之陞降然則朝廷取民皆有藝極利澤之施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

莫此為厚伏望特賜詳酌施行藉息元元使免困乏詔府界諸路者戶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者長許第三等戶長第四等以上應募等第給錢其舊以保正代者老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坊本保應募者聽府界諸路合支雇錢權與役錢寬剩內支給其餘逐路所格者戶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即行均減 十二月辛巳戶部言乞申明下府界諸路提刑司應州縣舊係坊正後來改輸甲頭並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舊以甲頭代坊正並罷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劉摯言神宗以仁聖之慮遠因革之數允政令制度急絀慢軫大解而

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既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為首尾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徭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有是命有司議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割祖宗差役舊款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直役又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縣斂之蓋於賦稅科調百索買納求取之外又生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州縣上戶常少中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陞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上戶所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三

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者大役至連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或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臣竊見徭役昔者有至破產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於農民矣農民既免此一重役外唯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者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徭役輕矣治於人者食人古今之通議則安用給錢

為哉其末曰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司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者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抵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僚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議裁立條格而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見其弊當有以變而通之臣謹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陳於前惟陛下採擇幸甚安喜戶一萬三千有餘而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每家之產僅能直二十四緡而止既已敷納役錢歲歲無窮其出於至貧可見當役法未行時第四

自注一

五

等才一千六百餘戶由役錢額大上戶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陞三千四百餘戶入第四復自第四等陞七百餘戶入第三自舊制以來等第之法三年而一陞降須其家業進而後陞之民乃無怨今天下戶之薄產未嘗有所增而直陞其等俾輸役錢以區區之一邑而歲斂一萬四千七百餘緡則斂法大重而民力不能勝民力不勝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歲支募錢之外撥以為保甲封樁者常三千八百餘貫實無其役而封樁之是何名也夫強人情之所難者終非可久之道使其當役而免之猶可也而大半下戶自終身不當與於役今乃令歲歲輸緡錢謂之免役竊以謂本不當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緡以為常

賦耳惟安喜一邑可見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見天下臣愚伏乞罷免役法如嘉祐教獨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共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餘百邑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賠悉用熙寧新法之禁則雖不助猶可為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役者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誠能如此人情莫不歡欣交通以安業而郡縣無事於督責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實今日之先務如乞臣所奏乞選用一二練達世務洞知民情之人典領置局詳議施行庶可以盡久遠之利 癸卯戶部言準勅府界諸路者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

自注一

五

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長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者詳所募者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慮所支數少應募不行兼壯丁舊既係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只輸充更不支雇錢亦慮難以出錢雇募兼慮諸路提舉司所司州縣為見今降朝旨並創行雇募却於人戶上更數役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雇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冊施行 二月乙丑先是司馬光言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以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

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戶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雖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賠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雇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設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疇零之物差將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六

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科民間陪備亦少於曩日不致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摺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過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騰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

行未得即仰限勅到五內日具利害摩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至一季內具利害摩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按光集自注以正月二十二日上此劄子尋得旨依奏舊錄於二月六日載之蓋二月六日方得旨依奏耳光二十一日謁告次日即論此豈非光所云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故如是汲汲乎又按閏二月一日章惇駁議却稱光此劄子係二月三日與光自注不同蓋二月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七

日降出此劄子耳二月三日降出此劄子四日三省與樞密院同進呈五日聚廳商議六日進呈得旨惇乃徐上殿議也今先載光劄子不著月日於二月六日云得旨依奏庶免抵牾 新錄於舊大率所因者多亦緣史官弗暇深考耳

乙亥左司諫孫轍言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尤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餘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齟齬不齊中外用事臣僚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於差役

之私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令但條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觀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弊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賜省覽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又言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八

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時降手詔大畧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丙子司馬光言近以抱病家居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爲小民患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

復祖宗差役舊法議慮短域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然臣聞今出惟行不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徵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敕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恪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丁亥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九

事劄子已於初六日同進呈獲旨訖臣以此事不屬樞密院又自去秋以來直至今春司馬光止與三省商議樞密院本不預聞兼劄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進呈因何乞與樞密院同進呈況役事利害所繫至大臣素不預議論何由考究完劄子所言利害本末臣實不知當時同三省進呈雖已奉旨依奏臣於籙前已會具此因依陳述後來戶部繳連到敕文臣晚夕反覆者詳方見其間甚多疎略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唯是稱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穀賤已自復農官中更以免役等錢督之則穀愈賤然朝廷

自議行免役之時本為差役受弊大則破家小則毀身所以議改新法但為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理當審詳況逐路州縣之間利害不同並須隨宜摩畫如臣愚見謂不若先具此意申教轉運提舉官司諸州縣各令盡心講究預具利害摩畫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處措置此命既已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後朝廷選公正強明曉練政事官四員充使逐官各更選辟曉練政事官兩員隨行管勾且令分使京東西兩路每路兩員使者四員隨行管勾與轉運或提舉官親詣逐州體問民間利害是何等人戶領出役錢是何等人戶不願出役是何等色役可差是何等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役可雇是何等人戶雖不願出役錢而可以使之出役錢是何重難優輕可減緣人戶貧富役次多寡與重難優輕寡名州州縣不同理須隨宜措置既見得利害子細然後條具措置事節逐旋開奏降勅施行如此不過半年之間可以了此兩路然後更遣此已經措置官員分往四路逐員各更令辟一員未經措置曉達政事官同行不過半年之間又可措置四路然後依前分遣逐往諸路如此則遠不過一二年之間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遍法既曲盡其宜生民永蒙惠澤上則成先帝之美志下則興無窮之大利與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為利害相遠萬萬伏望聖慈特留神慮詳加省覽特又嘗與同列爭

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觀今月七日敕口口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天下幸甚臣竊聞今下之後存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體氣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作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候臣僚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摯又言勅內指揮委逐縣若依今來指揮別無所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即限五日具利害申州州類聚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限勅到一季內奏聞臣竊惟事經變革其首尾牽連相抵牾者必不能無也而限以五日恐倉卒以應期會却致苟簡不免後日申請紛紛臣欲乞諸縣與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諸縣諸色役人其有冗占過多之數及熙寧後來既復募人之法給以役錢故行裁減至於今日並已是合用人數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寧以前舊法人額外其餘役人令州縣定差只依役法後來裁定之數

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請 左司諫蘇轍言臣伏見二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口口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見一一具言全在司節次修完自罷差役至今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闊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後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切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錢有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促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進運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即得審詳既行之

通鑑卷之六十八

二二

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舒緩進退皆便又言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兵知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無有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墮子之類近年以剝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府官吏如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扶邪壞法之人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

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竭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此為言

此據邵伯溫見聞錄并紹聖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伯溫謂蔡京詣政事堂白司馬光誤也或至東府耳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勸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未完備處若博採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雖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命令大體早來都堂三省樞密院會議章惇安燾大段不過商量況役法元不屬樞密院若如此議論不一必是難得平允

通鑑卷之六十八

二三

伏望宸衷詳酌或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遂具韓維李常范純仁孫覺孫永呂大防王觀姓名乞自禁中指揮選差三人降出又言自來故事朝廷有大議論亦多選差兩制或兩省定奪近劉摯王巖叟獲報數有論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擇 詔門下侍郎司馬光近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緣闕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及繼有執政論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法宜差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吏部尚書呂大防工部尚書孫永給事中兼侍讀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仍將逐項文字抄錄付韓維等 司馬光言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之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

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法之病民自
邇日臣寮民庶上封事及近日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
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
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
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敕下已踰半月
州縣差役約已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
朝廷前日之敕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
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
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
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出民湯火濯清泉復入湯
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救州縣言今來止為其間條目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

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敕一面施行候定
到事節續降下次庶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
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 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
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
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況法度乃
有司口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旁列庶位則
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
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乃言於光欲且議
緩行先行於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而推之一路庶民
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光弗聽純仁歎曰是又一王介甫矣
復折簡遺之曰蒙示奏藁益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

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民今公寧欲擾民而且
將疎略之法使繆吏遽行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公既
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堅之意蓋欲使其罪而默
耳默默何難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贊公使公喜而自
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則是純仁不
若少年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白首強顏於此竭公求
合哉惟其如此所以誤公一顧而提攜至此惟公少加采
察光亦弗聽也 始議復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司
馬光曰熙寧初百祿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衙前數
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薄為法之害今第
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可也光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

賄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
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
絕之將見面黥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幾為民害遂
已之 閏二月辛卯詔已差官詳定役法令諸路且依二
月初六日指揮定差仍令州縣及轉運提舉司各遞與限
兩月體訪役法民間的確利害縣具可施行事申州州為
看詳保明申轉運提舉司轉運提舉司看詳保明聞奏仍
令逐州縣出榜許舊來係納免役錢今來合差役人戶各
具利害實封自陳 劉摯言詔令舊納錢者今被差者皆
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
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

於遞送具達於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遍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於教內刪去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四十一字更不施行 王巖史言前教為已見民間免役利害故復差法而今教方云限兩月訪利害朝廷豈不知昨來四方應詔上書之人以千萬計皆是斥言免役不便足為信矣何須更煩體訪故作遲遲尋有詔令議論未見成法若許諸色人申陳恐徒為煩擾候有成法錄下諸路立限許實封申陳逐旋看詳更改 蘇轍言臣近奏乞取開開封府官吏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頗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限日輒敢差人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十六

勒於數日內感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為民官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相成蔡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王畿之政為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結絕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 戊戌詔已差吏部尚書呂大防等專切詳定役法內有合經由三省文字與免會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 又詔今差役議論未見成法若許諸色人申陳恐徒

為煩擾候有成法錄下諸路立限許實封申陳逐旋看詳更改其間月二日朝旨勿行從劉摯等言也 癸卯詳定役法所言司馬光奏請天下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令佐揭簿定差績準朝旨諸路且依二月六日指揮定差今看詳熙寧元年以前役人衙前最為重役有鄉戶押錄投明三色人充役除押錄係年滿撥充投名人係招募外惟鄉戶一色方係定差人數亦有酒場支酬長名衙前人數已定去處不曾更差鄉戶衙前其州縣典吏書手之類自來亦多有投募去處慮今來承受上項朝旨却一例定差又緣額管人數自募役法行諸處減數不少祇應已得辦集若依今降指揮似熙寧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十六

以前人數定差慮民間虛有煩擾欲乞先次行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募定差其餘役人除召募外並依二月六日指揮定差若有坊礙即遞限兩體訪役法的確利害申州轉運司保明聞奏仍令逐州軍一而先申本所其差衙前有坊礙或別有利害亦仰依聞二月八日指揮施行其見役人如未有人替仍許支雇錢候有人替方得住支從之尋又乞改雇募字作招募字恐諸路疑惑復行雇法也 王巖史言臣訪諸郡縣官員自來雇募到承符散從弓手力役之類在逐廳今例合差鄉戶抵替逐官有以鄉戶正身自充須令雇召其被雇之人遞勒鄉戶利要工錢者臣乞指揮

下詳定役法所立法約束官員不得抑勒雇人其情願雇人者口不得過元募役錢之數 蕪言近奏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誤其事有五其一衙前更差鄉戶其二坊郭人戶不出役錢其三諸色役人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其四散從弓手力役人並免接送其五州縣胥吏支雇詔送看詳役法所 甲辰左司諫蕪言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疎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眾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却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寔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實之樞臣竊惑矣尚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行巧智以害國事 丁未詔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詳定役法 三月己未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今年夏料納錢住罷更不走催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

役之法不知為誰堯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後來堯夫之去蓋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 癸酉詳定役法所言坊場河渡錢元用支酬衙前重難量添酒等錢準備坊場陪費如此之類名件不一除依條合支外並椿頓以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從之 詳定役法所云諸路見行出賣坊場河渡等并應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錢物未有所歸隸詔令提點刑獄司之 四月癸巳中書舍人蕪言詳定役法 五月壬申詳定役法所言元豐令坊務錢每年於諸路移那一百萬貫赴內藏庫寄帳封椿請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緣役事等費從之 癸巳詳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應坊場乞罷實封投狀之法立中數為額詔韓維等相度以聞欷乞以前界買名錢委本州看詳若累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最高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累限無人陳狀難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申州與轉運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滿責抵當約束餘並依舊從之 己亥蕪言乞應坊場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錢並用支酬衙前招募網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前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錢額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從之 六月庚子蕪言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

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者長為重稅賦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馬為重難以定限等第一舉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相度同立定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從上差撥從之 甲寅司馬光言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無何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欲合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三

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雇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人朝夕不定上下紛紜與二月六日敕意相違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右一臣起請雖云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縣知得的確合消數日令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雖為遠度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人廣求雇直官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覓一臣起請雖云見雇人後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

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係新差之人多不諳曉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給與雇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方放逐便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衙日不至破家若猶以才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產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為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三

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一從來諸州招募役人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是舊法今來別無更改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一臣起請委逐縣者詳具利害學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學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學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別有學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教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

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弊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
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
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
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奇之論不切事
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通行條
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
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弊畫申上隨宜修
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
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從之 七月丁巳中書舍人蘇軾
言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
為然臣遂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八

前所論奏並不施行而臣愚恣終執所見吏部尚書孫永
奏駁臣所請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
異議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
聖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狀申中書省曰軾近奏乞罷詳
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口奏駁前件聖旨乞取
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
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試已自知疎
繆決難施行所口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
下軾自今日以後更不敢詳定所答書公事伏乞早賜
施行從之軾意以為差役法弊當改但不當於雇役實費
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出為入無多取民錢則不足以害民

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州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作相不
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 九月丙辰司馬光卒 十月
庚寅三省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許私自雇人州
縣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祇候恐公
私未便詔應弓手止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募充弓手得力
之人仍不得過元募法雇錢之數令府界提點司逐路轉
運司相度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彥博言竊聞天下諸路
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
會始司馬光聞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役錢雇役其法不便
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甚詳而節目苛煩恐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〇八

縣不一一通曉又朝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
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已久皆素無定法及其
末流不容無弊隨時遷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令州縣刺
史令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
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至今其法未定蓋
滋校吏侵擾若如臣前奏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
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取進旨 詔令詳定役法所
限兩月一結如限滿有未了事並送戶部施行其合銷要
吏人令本部於舊局人內遷留 十二月己酉詔舊出免
役錢三百緡以上人戶並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色役
詳定役法所言也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觀新降役法

內一項諸出等高強戶舊納免役錢三百貫以上者依單
丁等戶法輸助役錢臣博采眾議皆以謂不見其利而見
其害非可久之法以寧天下之心不使有疑於國家幸甚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聞差役之法天
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厲
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
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加編竄此等
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
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
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
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三〇

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
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呂公著等令指陳差役二法各有若
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戶歲出役錢幾何今者差役歲
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
以此計其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介吏狡胥百端蠶食
比之雇人若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橫拙差手分須至
專雇慣習人尤為患若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
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致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今來
所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
答天戒下全小民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 張行者遂寧
人述之從孫也行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為

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差於是更
為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
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戶一年所
費有用數年役錢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
深殆非聖人哀多益寡天道張弛之義又言臣恐議者以
為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為天下之民
今日復之為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間可也章疏十上詔
監司取戒厲以聞行乃止 己亥詔衙前差鄉戶處速募
人抵替如見役人願不妨戶役投充者聽 六月丙子朔
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如願投
募者聽仍免本戶身役不願募者速召人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

三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九

哲宗皇帝

保甲

元豐八年四月乙酉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兩丁之家見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當教人外家止有病丁並第四等以下田不及二十畝者聽自陳提舉司審驗與放免詔可五月丙午詔府界三路巡尉弓兵並依保甲未行以前復置

此據呂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書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揮也

六月丙寅罷府界三路保甲不許投軍及充弓箭手指揮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九

丙戌樞密院言訪聞日近府界三路團教保甲多因正

長接擾或巡教官指揮苛虐致小人先暴凌抵犯法逐處提舉官多務姑息不喜州縣公行政官吏畏避不敢舉發監司觀望不為按劾含養姦宄深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撫監司提舉保甲司及州縣常切覺按察勤施行如違重行熱責從之七月戊戌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義勇舊法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修軍器教閱法及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三省同立法甲辰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先帝以邊寇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

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凡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

市功當其提舉官專獲本局不顧它司事十保甲州縣皆

不得開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甲保長競

為強擾茲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游惰

不復務農或自為劫掠或使陵鄉里先帝凌和其弊中教

州縣令保甲恩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

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養

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元次年之數又令

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

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

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志不堪營作第四等以下地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九

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

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

六然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

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口有變通使漁其

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為保甲若使之逐

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

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優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盜賊

若使攻討四裔則賦賦白徒敢闕雖熟未嘗見敵使之戰

關心望風奔潰詔書教遣吏不得使擾外界務要安

靜疆場然則此保甲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

民不堪勞苦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路保甲保正長使歸

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賦稅其所養保
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驛驛院坊監諸軍
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
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
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
縣以戶為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
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輕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
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
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
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願願二人
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則見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者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
即令充替如此則不煩裁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
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惡仍
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重加
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
村戶上依舊舊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
令分苗更互在縣核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
賊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
揮保馬別議直法 庚戌樞密院言所界三路圍教保甲
雖不當赴教日往往於市井村野以習學事藝為名聚集
飲博不治生業詔提舉保甲司關報轄下不赴教日令務

農作過閑暇許於本家閱習事藝違者重坐之 范純仁
奏臣伏觀提舉保甲司樞密樞密院劄子指揮鈔未保甲
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令閑暇於本家閱習事藝竊緣保
甲子弟家指揮並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日數全少然
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惰託
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為名不肯專意生業
官私及父兄終難覺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
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閑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私
與父兄易為勾管 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圍教保甲河北
東路左指揮使李侁京西路左藏庫使劉惟簡陝西路引
進使康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文思院高州刺史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士昌京東路東上門門副使王舜封供備庫副使馮景求
興軍路光州團練使高公繪鄆州刺史張節愛尋遣左藏
庫副使秦文炳代馮景 八月癸未詔府界三路保甲自
來年正月一日起教法冬教每月赴縣教閱五都保以
上並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罷零保即先從多教周
而復始仍降畫一處分府界三路已罷圍教其提舉錢糧
官司並罷撥與教閱司兼領皆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月丁亥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
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來年正月
一日施行 十一月丙子樞密院劄會已降指揮提舉府
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

有保甲只冬教三月合行監教有無差官云云詔應申奏
及行移保甲文字稱某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司遂縣
監教官並罷只委令佐監教十都保正上縣分於冬教前
自京差指使一名住彼同監教提舉保甲司各置勾當公
事并指使一員 監察御史王巖史言臣竊觀保甲一司
上下官吏無毫髮愛人之意致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
情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
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願豈忘父母妻子之愛
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教之至於此極爾臣愚以
謂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
畢無它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口二司發

皇朝紀事本末卷九

五

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
安撫司選冬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
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正長不相誰
何而百姓復優游治主無終年逃遁之苦無侵漁苛虐之
患無侵陵犯上之惡矣又言提舉三路保甲前糧司名列
監司實無職事伏乞廢置以省冗官既罷提舉錢糧司罷
錢糧提舉即此月二十六日也 巖史又言竊見新降保甲
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改逐縣巡教官乃知朝廷未察
所以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伏望陛下深察人情廢置
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百姓
安心為主以樂聖政不勝幸甚又言近降畫一保甲指揮

依循逐歲遣按閱者竊敢為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
駕其騎從之盛風采之峻供億之煩承迎之厚郡縣為之
騷然故所至人情甚以為苦又其所按保丁雖各得銀絹
三五匹而不知修按閱飲食衣服之費自己不輕既得
之而為衆人耗盡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幾許臣曾體
問云若國家但令冬教使不失農時則家無橫費自可有
餘天恩深厚非一按閱賜資之比矣竊考其情蓋不以得
一時之賞為足而以安終歲之業為樂也况所謂賜資者
祇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割其肉而吮其血若不取不割之為而得也臣愚伏
望聖慈因冬教以為思下令罷逐年按閱之煩省役錢封

皇朝紀事本末卷九

六

格之擾一以安靜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十二月
丙寅王巖史言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初首發德音下明詔
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
者戴陛下厚恩如履更生復復下令免保甲月教之法為
冬教人人始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第四第五等之家田
業整畝之多寡無甚相遠麗穡不充布褐不備均有凍餒
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與溫飽者同教於城下盈
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慈表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
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寬貧民但藉
姓名修緩急出力以從事可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法止
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五畿臣以為畿內保甲宜悉

罷之使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而下之家免冬教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商州保甲依舊更不冬教 辛
 亥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圍教其教閱器械令赴
 官送納仍立府界三路私有禁兵告復實格從之 二月
 庚申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圍教應保甲赴教日
 止用民間衣裝不得勒令別造從之 閏二月辛卯詔府
 界三路提舉保甲司指揮州縣如有見送納軍器若不足
 非理損壞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據見在定納不得須令修
 整陪填仍曉示若有隱藏換易元給官弓弩者限一月首
 納持與原罪限滿不首即與私有禁兵器法告賞 己亥
 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覩近制保甲罷圍教朝廷所以惠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疾氓愚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
 鼓舞然愚以為宜有法以飲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強弱高
 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召其情願利以為本
 州禁軍若舊係長等名色則此類軍中之階級隨其事差
 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
 為弓手力者戶長之役所責在軍者既團練都督來之
 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能其在役者既不夫阻職於公
 家比之召在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力為多 壬子
 詔河北東西路承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司
 並依提刑司例各為一司 七月甲子右司諫蘇轍言臣
 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

及陝西皆以地接北方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
 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
 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
 得歸農未始盜賊因此衰息故雖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
 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辭愬至於京
 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軍教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
 郡為此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
 宜寬恤特與蠲免 八月丁酉詔陝西路保甲冬教並自
 十一月一日至次年正月終罷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
 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次猶有二弊未便於民
 其一為罷去二十畝以下免役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
 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
 有十畝家有二丁則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况
 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自耕夫有田二十
 畝之家中年所收不過二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其贖
 一丁則亦難給蓋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
 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身閱習萬一或有凋殘雖破竭家
 產所得幾何覆糧而行並不重困臣愚欲乞於三等以上
 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詔府
 界三路保甲八戶五等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
 上並免教從呂陶請也

保馬監牧所

元豐八年三月竇政殿學士韓維奏農民以稼穡為生使
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瓊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
復使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肯至百十矣農
民如此未有已時愁嘆之聲聞於道路又聞京西保馬額
為軍監採取易乘騎如其外既臣恐吏易措置不可緩
也詳見變新法此一節合 四月年未詔開封府界京東
京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償錢撥買配填河
東鄆延環慶路關馬軍分自今府界并京東等路養馬指
揮並罷 又京東京西路保甲養馬法元定年限極寬民
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移宿守妄有陳請期限急迫遂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後授先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未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
路保馬宜分並依原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日並充以
次年分之數目又詔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楊景分提
舉京西路保甲兼保馬張修令乘傳赴京於三省乘議改
發其後詔京東京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軍除數發太僕
寺其格不應支配即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
舊錄云先帝以國馬不足追做郵乘之制高馬於民量
物產給債立歲限使民市馬養之得自乘習緩急則集
以為用仍命他其儀使法甚善司馬無言其非使遂罷
新錄辨曰宣仁參祖宗之制推明神宗之心保佑哲宗
皇帝以至元祐之治其公議在天下甚明而史官類出

私意取一時羣臣之議與神宗皇帝較其得失豈可以
示後世自先帝以國馬至非使遂罷六十字並刑去按
此時司馬猶未上疏論民戶養馬不知舊錄何以云
然其後則光固謂不可也

五月庚子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查翔知
州同管京西路保甲呂公雅知濠州 六月云云見上
七月甲辰門下侍郎司馬光言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
西兩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日並允
次年之數云云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
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祥買養補填尚猶如舊云云臣愚
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路保甲保正長使歸農其所養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路驛院坊監及諸
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
入美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
聖德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馬別議立法 八月癸
未詔府界新置牧馬監兼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罷應
合分撥措置事件令兵部條畫以聞 九月戊午詔京東
西路保馬數未足者更不收買據見管數令逐戶依舊口
養別聽朝旨 元祐元年閏二月辛卯三省言霍翔呂公
雅提口保馬不循詔旨至減朝廷元五年限之半詔霍翔
差管勾江州太平觀呂公雅差監舒州監酒稅務四月己
丑右司諫王巖叟言訪聞京東保馬事尚有餘弊宜在講

陳可因而變之。成國家之利。其一。牧監昔廢之初。職者皆曰。十年之後。天下當之。馬然不待十年。而天下之馬已不可多得。此非國家之利也。臣乞盡收。退還民間。馬三萬餘匹。復置監。如故。然不必置監。牧使止。委轉運使領之。口治辦矣。其二。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蓋始者。愚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慮後日。納租之難。投狀之初。爭立高額。而不知州縣又估高價。折納見錢。遂致力皆不勝。歲歲拖欠。轉運使不論水旱。與羣牧司認定。此錢督責之嚴。過於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錮受鞭撻者。無日無之。今若因復置監。牧地入官。則百姓戴陛下之恩。如釋重負。脫沉疴矣。其京西事。體既同。並乞賜施行。七月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

未太僕寺言。沙苑監。光祿河南監。牧司。昨因廢監。撥歸羣牧司。尋因置羣牧行司。撥入行司。管係其行司。後改為提舉監牧司。今已降朝旨。撥入右廂提舉司。即置馬監牧司。更不管係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司。名合除去監牧二字。從之。九月壬戌。太僕寺奏。乞應於本寺。事並依羣牧司法。仍只隸尚書省。或依舊隸樞密院。並乞內外馬事。並隸本寺施行。詔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丙寅。詔中書省。今後太僕卿丞簿。並選差。應外監事。令本寺依舊羣牧司法施行。庚辰。右司諫王觀言。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增庫。駝

坊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收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寄也。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修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務惡隸寺監。惡隸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之常情。願朝廷處之何如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害官制。追還九月九日朝旨。別降指揮施行。紹聖三年七月癸巳。權知郴州張赴等言。據知任縣韓均等申請。乞應有牧地。縣分許等第。人戶投狀。指揮請牧馬草地。或以佃牧地。項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五

色一項。給付人戶。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養官馬一匹。各於所屬籍。其毛色尺寸。齒歲。給付每歲分番。就縣令佐。點集若馬有死。夫許即時申縣。自備印給。非點集日。許私自乘騎。不許出州界。若干里。如九佃地人。係等第戶。願養馬者。祇令將文契。批整除其租數。若請不盡。并不願請者。依條召人。租佃伏望詳酌施行。樞密院言。熙寧七年。先廢罷鄆州東平鄆州原武兩監。及併衛州淇水兩監。為一監。至八年四月。中書樞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監。每在費用錢約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貫。其所出馬數。止用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可買兼所得監馬。堪配軍匹。數不多。若都無此。未為闕用。而監牧但存虛名。而枉費不少。見

管九監馬三萬餘匹時詔沙苑監令蜀軍牧司餘八監并
監牧司並廢罷後盡以牧地養民種佃並牧馬餘地所收
歲租百餘萬至今未嘗有夫限之數悉無前日異議者所
陳之患至十年二月羣牧司奏國馬缺用曾裁損支使策
名是時陝西路買馬止以一萬五千為年額至元豐中又
曾於畿內賦人戶養馬及於京東西路行保馬之法又於
開封府界鄆澤陂置牧馬所專差樞密部承旨張誠一等
提舉經度制置使就緒推贊踏路施行而事初講求有所
未盡及奉行之人或不稱職故人言以為未便元祐初並
不考究熙寧以來講議本末利害之詳研求所以增損措
置之術惟務盡罷元豐所行之法一切復置舊監遂將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九

三

間已請佃上地裁種到桑棗果園及莊井屋宇毀伐廢壞
不少兼興復監牧增置官吏所費不貲殊未見其効蓋自
復監以來前復原有臣僚論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倉
猝更張之法即歲月愈久為弊愈深自來議者欲於民間
養馬然所陳亦多不同或欲以牧地召人租賃官給草料
令百姓蓄養或責以蓄息或欲令逐月赴官閱視決責或
欲分配等第人戶以此終不可行今據知邢州張赴所稱
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牧馬但與蠲其租課仍不責以蓄
息俾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
抑勒如此施行必無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為條畫特示
令太僕寺雖即施行應有監牧地分州縣於要便處曉示

人戶願請佃牧地免納租課為官養馬者聽實封於本縣
投狀逐縣置歷收接月終具若干實封狀送州州縣並不
得開拆具數申送太僕寺開拆中樞密院看詳取旨施
行從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觀近降朝旨給牧
地召人戶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條然元初只緣知邢
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所請指揮其餘路並依此
施行臣竊慮諸路若有不使必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
揮令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稟州縣若抑令人戶作
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後永久無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九

四

皇家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哲宗皇帝

常平倉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馬光劄子勸會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糶大糶糶十不得四五之備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宜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舉官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塔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州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舉官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委豐熟州縣等官員體察在市斛斗實價添錢數廣行收糶如闕少倉穀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糶麥豆多糶穀米其南方及川界旱濕之地有斗斛難以久貯者即委提舉官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糶候將來市物貨價比元糶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青賤兩中價例然後將逐名價分為三等自錢錢為中等備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備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備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錢至下等之時即比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糶凶年斛斗價者至上等之時即比時價相度

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糶糶更不由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充有稽滯夫時之患仍委提舉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糶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糶至得替時的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歷子候到吏部日與陞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口家便差遣一次所費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舊既民無策也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某河北州縣有糶司斗斛見多緣遣州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轉運司見糶軍糧處吏不糶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舉官刑獄司逐旋學畫中奉施行從之 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觀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備上添錢收糶如年歉物貴即相度在世實價值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錢至下等方許收糶者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未平坐視而不收糶糶臣恐入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深夫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中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頒降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今

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十餘萬散在天下州縣
朽不用利不及物竊緣米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氏作業常
苦帶重方更益舉工秋稼切欲絲帛未來充滿壅市而坐
賣富家巧以賤債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而未免
寒飢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議於天下州縣各
置平糶一司以選人領之縣欲只令主簿兼管做古常平
糶糶之法於夏益秋稼之時就其直加數分而斂之及其
備騰也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元價靡有贏息無事酬賞
惟以利農桑之民為務庶乎米貨流通四民蒙福三代之
仁澤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
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糶意欲常有儲蓄而戶部
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糶平計止將常平斛斗充糶夫朝
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司合糶平計並先次令常平
糶買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過時轉糶與常平倉有妨者
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 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諫劉安
世言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糶朝
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
無統屬以糾其乖謬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
苟計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積月削殊無備足之期非有
懲革將不勝弊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取今日以前應於常
平糶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副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
守仍先行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三

五路糶米一邑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
行收糶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庫將一路所有錢案同
應付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
各隨戶口之多寡以制糶之大數每過山畝依法出糶糶
糶之法常比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
湧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致流散朝廷之惠
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至九年之蓄太平之
策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
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犯
違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
恤民之仁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詔戶部指
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糶仍覺
察違慢 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趙鼎言伏覩元祐
編敕文諸常平錢斛州縣過債錢量添錢糶備費量減錢
糶仍中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大夫及監糶官任內如能
用心及時收糶採用過錢本等第酬獎臣竊謂元祐初年
懲散欲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糶糶為常平法然自史制之
後州縣官吏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政自二聖臨御雖極
民深切竭除賦歛尤多以理論之當漸減息然比歲以來
物力凋弊甚於熙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
而不可得宜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無慮數十萬貫錢
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近年猶有錢貨千百貫流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四

民間雜糴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
艱難困乏甚於前無足怪也故望聖慈指揮尚書戶部
下諸路提刑令州縣先次計置倉放今後每遇物料收成
日廣行收糴逐年終具本并支出糴到已額數目價例高
下畫一申尚書戶部照類聚聞奏仍開牒御史臺照會
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不能用心收糴致穀賤傷農并開
食之際無以備出糴濟助人戶者並從本臺糾奏嚴賜點
青施行仍之下有司改修元條當務令優厚及添入料
奏熟青一節所青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通
民力紓緩倉庫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副聖政敦厚生
口富而後教之意取進止 紹聖元年正月辛丑戶部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准未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格并結收到坊場錢內
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乘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
撥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乞坊場
錢內撥賜從之

青苗

元豐八年八月己巳詔給散青苗錢不許抑勒仍不立定
額元祐元年閏二月初八日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盡括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
常平倉法詳見監司門 三月乙亥詔於常平錢內支賜
錢三十萬與京西轉運司 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嘗計天
下青苗錢除昨來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欲乞將一州見

在數家同斟酌諸縣戶口多寡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
豐年則添價以糴過歲小則減價以糴大則以貸之候
豐歲輸更不出息詔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相度
合收糴準倍數日須使處有轉運司支遣料料可以兌換及
出糴得行不至積留積敗保明奏聞 四月癸丑三省言提舉
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常平倉法其常
平倉春秋收散及歲成收糴歲出糴以陳易新與者穀交
充及年穀既饑賑代主司並依法推行降代常平錢穀絲
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
到寧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書省依舊常
平法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詔以為八也按四月己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韓琦已罷右相呂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實在五月丁巳朔
此時中書省止張瑛一人為侍郎至崇寧初有申明乎又
據四年五月到安世勅范純仁則復散青苗乃純仁建議
此但云三省不及審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馬
光乞約束抑配到于載四月二十六日敕文並當考詳
乙卯左司詳王巖叟言伏觀閏二月八日聖旨提舉官累
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括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
主管常平倉法穀錢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糴實所
以惠百姓也播紳之議謂是朝廷使此舊法遂罷出息二
分之法矣今見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錢穀給放
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復疑朝廷以利為事而惜為陞

下謀者夫弛張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論其弊者固已厭聞於朝前日之言臣不復道請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語為陛下言皆曰國家之意主於收息以助用即主于惠養百姓即主于收息以助用則無可言者主于惠養百姓則某等較量行法已來十六年於今但見百姓終歲盡室翻倒債負不見一家有增益者一歲之間常不免秋則賤糶而納春則責糶而食日陷於困窮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遠思百姓無窮之困繼在不疑明詔有司罷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監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議者必以為住時之散青苗出於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則養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而有司又不以多散為功在民必以為使臣以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皆用遺之者十之六七坊之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紛趨赴雖曰不強抑配然而散放追呼督促之煩道途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穀帛之惠未克如前日也故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昔年平糶之法茲萬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劉摯言準今年閏二月八日聖旨內一項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括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主管依舊常平法臣伏詳常平財用既歸提刑司又言依舊法則自是合熙軍以前提舉司所行常平糶糴之法事理分明請準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書省餘會遂將

前項制旨內依舊常平法指以為青苗散放取息之法申明行下令令反復天下失望尋聞臣寮果有論奏其事利害臣不復言今來復觀呂惠卿青降制均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為罪則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為也苟如其不可為又坐首議之罪矣而獨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諭苟以為此法誠有利於天下則何故明於制詔坐以為盡國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錢並依閏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教內應常平法謂熙軍以前常平糶之法以幸天下以信號令 八月己丑司馬光劄于乞約未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光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近功務求多散輒費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摺亦有無賴子弟誣味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主頭考較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結常平倉錢解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轉過此數又令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旨本意將謂朝廷便欲多散青苗錢較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請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

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為集抄劉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接獲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 錄黃過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循稍加損益欲行紛臂徐徐月操一難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開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責田宅在妻女湯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日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未免於設法困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費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第已下人戶並與免免無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瑞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

其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 庚寅御史下中丞劉摯言臣近以呂惠卿瑞降告詞有建青苗之語而青苗之法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理有未安義難苟止蓋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謂青苗之政是即苟以其法為是也則首議者無可苟苟以其議為非也則此法不當行二者甚易曉也今一事而兩之其用之於責人則以為非其用之於取息則以為名實不應深累國體臣恐四方得以覩朝廷而罪人豈得無詞乎伏望聖慈戴加寬察速令檢會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蘇息被罪者憐伏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口以二聖臨御盡革求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刑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寮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補以茶酒鹽稅之政未聞復用青苗故備取利與民爭錐刃之末以富國強兵者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使既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夫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

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點摘以懲臣等狂妄 辛卯司馬光到子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救福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以却欲廣取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一如未能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指揮遍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依所有舊欠二分之恩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 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揮蓋出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納光尋具劄子乞約水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羈前曰近日不知是何姦邪動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王巖叟等所稱大臣實指純仁也 紹聖二年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言竊見熙寧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農故稽參元王春秋補助之意行散放之法薄取其息以爲放闕入免之修政兼并得不專開闢之科而農得盡力南畝不爲兼并所困實大惠也行法之初論者不一賴先帝神武英明斷之不疑以克就緒數年之後取者雲集納音幅至天下倉庫盈衍豐羨而財不可勝

用自元祐廢罷以來兼并得縱農漸失業向之所積支用殆盡以至於今未之復也今欲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取增損適今之宜立爲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或假爲他司假借徒有應在所存無幾故乞追還向所假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閭閻之困夏稅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較賤則增價糶以助農救青則減錢糶以與民雖有水旱人不損脊奉議郎鄭僅言青苗之法其利濟甚溥然而行法之吏不能盡良政其間有貪多務得之擾耕新換舊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過也竊謂青苗義倉最爲便民願詔有司以次施行之 朝奉郎郭時亮言願復青苗法不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郡縣定額聽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復諸路縣邑抵當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避阻之弊令常平司與郡縣訪求民間溝洫之利以修水旱承議郎許巖言比者明詔有司條具免役舊法頒之天下又命擇提舉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義倉抵當農田水利坊場河渡復行之令未盡詔也欲乞盡付提舉官次序而復之 本議即周純言今復置常平官而詔告乃止於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豐稱常平等者謂常平免役坊場農田水利保甲義倉抵當也願詔大臣斟酌增損如免役之法則常平官名實正矣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法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

抑兼并之家賞既不可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教令所

市易務抵當附

元豐八年四月年未中書省言今年正月九日敕書內外人戶見欠市易錢物並仰所屬勘會元賒請本息等錢并已納見欠數目條其開奏其息錢當減放在京至今未見有司依赦以聞詔監察御史劉拯兵部員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家彭年赴御史臺置局點磨所欠息錢大姓戶放七分小姓戶全放外合納數臣聞所屬依條催納仍晚論人戶并具無欺弊聞奉限一月 八月己巳戶部狀勘當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至今一年有餘逐旋申明條

北魏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畫頒行訪聞諸路商賈少願市賣物貨人官本處官吏或不曉法意未免拘攔障固本部雖屢行約束尚恐未能止絕歲課未集已有侵擾之患兼勘會鎮寨市易抵當已準教旨更不與置今相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至薄以濟民間緩急可存留外其州縣市易及餘處抵當一切皆可省罷從之仍詔抵當如敢抑勒依納常平錢物法抵當元不能但罷市易而已 十二月戊申兵部員外郎葉祖洽奏市易之遺一三官中以法督促近雖有寬期會減分數之惠然民力已弊必無從出願教有司檢察加委無可納特議蠲放詔大姓戶見入市易三分息錢並特與除放其人戶本錢仰所屬依詳前後指揮催納 元祐元年正月

辛丑朔散大夫元祿卿呂嘉問知淮陽軍以監察御史孫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問夫限甚多故有是命 閏二月甲辰詔戶部應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並特與除放 已酉詔市易務見計置下準條外國人使收買之物約五萬餘貫今止據見在數目供責候結絕罷行計置今行人依舊例供應所有元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西驛買賣抵應令市易官認出賣朝旨更不施行 丙辰詔應內外見監理市易官錢在京委太府寺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令轉運各限一月取索逐戶元請官本點勘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亦依此許以納過罰錢折填淨利已上通折外尚欠官本錢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淨利而家業蕩盡及無抵保或正身并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所有今月四日勘會欠員指揮吏不施行 七月壬午右司諫蘇轍言臣頃嘗上言乞將市易欠數人戶通計所納息錢數如已納及所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旁霑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錢貧乏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政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日久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市易本錢前後諸處

撥到共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
共計五百三十萬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
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
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遠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
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伏
乞聖慈較其利害斷自聖意持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
書行下或更待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
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大府寺今歲終較課以本埋息
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
雖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數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之
數僅能遠足本錢則以本埋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五

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
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
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民社未允公議更乞重行
竄竊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劉子三道臣輒修錄進呈如左
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並
特與除放蓋從撤所請也二年四月丁未李常奏議更
許之
癸未戶部言乞罷市易所置青鹽場從之 二年四月丁
未戶部尚書李常言臣愚夙夜思今日人情猶窮弱尚
困唯有市易一事臣質之簿書考見詳實自蒙恩除放
二百貫又以來消滅亦不少矣昔稱三萬戶者今存四十

餘保矣昔稱百餘萬緡者今纔一十九萬餘貫矣蠲除者
既見不少理索者獨為不幸災蠲除者寬釋自如方理索
者禁錮困苦此窮困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竊慮和氣因
以未沃也臣待罪戶部典領邦計凡一錢之金一尺之帛
莫不為朝廷愛惜今不顧為死莫以蠲放為事者誠以上
累聖政下掩至和伏望聖慈決之不疑出於獨斷兼先帝
詳除已久社祭在近若於此時持下詔令尤為宜當而口
比諸崇異方之故以祈福祥相萬萬也 五月乙卯詔一
應官員市易增美酬獎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
勤人並免其餘轉官陞任減年磨勤備資者並各追奪一
半循一資升一任以磨勤年數比減之選以俟改官後展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

六

其備資已改官并減年磨勤不成一資者并以磨勤年限
對展內呂嘉問追三官展四年磨勤吳安持追兩官資呂
衡追一官 三年二月己亥詔罷變賣市易司元豐庫物
從三省請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豐八年八月己巳鎮江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加開
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絳陞見面諭河北水
災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時河決小吳未復
議者欲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絳五上疏乞復
澶州故道朝廷為之寢河役 九月丁丑秘書監張問相
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呂陶言
向者知澶州王令圖輒有論奏欲於迎陽埽開潘舊河使
水東注及乞於孫村地分金堤置約使河流復歸故道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北轉運司並不計審利害繼有論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圖
相度自迎陽埽已下許令一面經畫繞候止日放水入舊
河仍於大吳北岸修進踏牙辨約水勢歸後故道朝差李
常馮宗道相視未至本處而轉運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
欺誕不可掩匿乃於正月十八日論奏又樛李常稱迎陽
孫村兩處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稱不可已罷其
役按河流回復自古及今最為中國之大事今緣令圖一
言遂欲興復開舊壘新及朝廷遣使按口口實則方處底
乘以為難成同吳兩端情涉侮玩願付有司勸治子奇南
公之罪以戒欺諛詔范子奇李南公各罰銅十斤元祐二年
曆勸 吏部侍郎李常勾當御藥院馮宗道言準朝旨相

度黃河利害臣等所至歷覽其隄防全未高廣物料亦未
有儲緣隄防之設全係水官物料之蓄責在本道今經涉
歲月尚爾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詔
添置外都水使者勾當各一員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
水事張問言臣至滑州決口地分相視得迎陽埽至大小吳
埽水勢低下舊河淤澱若復舊道功力難辦請於南嶽大
名埽地分開直河并燕分引水勢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從
之 庚寅大名府奏引河近府不便詔張問再行相視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圖張問奏乞分河水入孫村口已蒙
依奏尋準旨未行今乞依前奏開修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政日八日事當考詳問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
二月六日令圖問再視按二年二月八日詔從王令圖
張問奏開修孫村河甯疎並不書此據呂大防政目然
既從二人所請令圖卒於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
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開修孫村河也四月十三
日又令顧臨代范子奇為轉運使以河議未決一十六
日乃詔轉運使副與水官共議開修的確利害據此則
二月八日雖降開修指揮奉却寢罷故今復令有司別
十月丁亥河北都轉運使顧臨等奏乞將應緣講議河事
行遣並依元降朝旨以講議河事所為名候議定合開修
去處奏聞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實委得允當許令興工

復為都大提舉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為京言
準敕開修減水河在本府魏城橫隄之南請下有司預行固
復詔令都大提舉修河司照會初元聖八年十一月朝廷用
王令圖議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規之常言不可役已與旋
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問坊開
孫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之尋亦中輟 二年三
月令圖死王孝先代領新水亦欲開孫村口減水河如令圖
議知樞密院安燾而奏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
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
故京師恃以限強寇景德澶州之事可驗也且河每決而西
則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

通鑑紀事本末

年遂為敵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
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南地勢平
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今欲使於治河而緩於設
險非至計也太師文彥博議與燾合中書舍人呂大防從而
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見右僕
射呂公著乘間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
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
不能回而堵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唯
唯曰當與公籌之然先帝能奪也回河之役遂興 丁未曾
肇言昨春使契丹還過河北獨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減
水河欲為回河之計獨發河北及隣路人大應副工役詢之道

路皆云見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黃河退背地
分恐難成功當河北累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伏望
聖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使議論平定不
至枉費民力吏招復悔 十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
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
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
庚子三省樞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
左僕射呂大防知樞密院安燾中書侍郎劉摯口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右丞
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通堵巨數奏河事臣預聞議論乞
更少采愚見孫村口回河利害論者不一近召謝卿材張

通鑑紀事本末

景先以與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狀稱河勢北流順快
已不行閉塞孝先等狀稱推孫村口可以取水還復故道
須決乞不舊堤乞更展一年如將來不測大河之漲衝過
直堤於淤故道變移別無取水去處乞免修河官吏責罰
且孝先等係建議官其說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
功口開減水河浚故道治舊堤計用兵夫數萬物料數千
萬尚未蓋將來閉塞河門所費口若果能回復大河為永
遠之利雖更勞費財力亦不足計較今據其說乃是僥倖
萬一成功未有的確利害將來若回河不成是虛費數千
萬物料因數路民力豈得不慮又諸臣言設險事此固為
遠慮然頃因地勢回復大河方可為險如孫村口回河不

得亦須別行相度遠近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豈是設險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關當時豈無黃河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須且詳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措又奏昔河決天壘端是時章獻太后垂簾兩遠近臣按視預積物料數年然後興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視候見的實利害然後興役亦未為晚臣非為異論實以憂責所係不敢不盡愚款願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議於是收回戎戎詔書此據范純仁家傳增入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樞密院言檢會都水使者王孝先於西岸上自北京內黃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與舊河殊村口相屬仍相度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與河第三河靠水作縷河小堤開斷河門於大名府南第四鋪下至孫村口比做住時作汴河規模開修減水河一道分殺水勢東移入河尋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陳述利害據李先等稱除孫村口外更無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處其孫村口欲作二年開修今冬先修舊堤稍葺一千萬來春春下手先開減水河分減水勢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數至元祐五年方議開塞北流回改全河入東流故道已令李先等供結罪保明狀訖看詳除預備舊堤物料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東流故道并來年開減水河慮別有未盡利害欲差官躬親相度具經久利害詣實奏聞詔差吏部侍郎范百棟給事中趙鼎賜躬

親往彼相度並具的確遠利害畫圖連街保明開春如孫村口不可開河即別下近界河路逐一處亦具保明開春九月五日蘇軾云孝先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然則孝先建議必在九月五日前奏文房博呂大防安燾三人者實主回河議范純仁獨以為不然主議者謂純仁曰某果官河北河上利害曉之熟矣公足迹未嘗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純仁曰利害則非純仁所知至於水性趨下則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純仁不敢堅以回河為不然但以違事未寧百姓尚困國家府庫財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簾之際興此大役安得不審慎乎乃議再遣百棟君錫按視范純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否便計買先修舊河埽稍葺一千萬來用錢近四十萬貫此是將尋常備例約度今來五限要二月中有修則必諸州爭買備例更高不惟所用錢物浩大官吏逃責恐不免勞擾既稱開減水河只要試探水勢已計稍葺若干萬來內若干舊有若干今買即來春所用兵夫須與稍葺相稱方能了當其開減水河本只欲試探水勢已費財用如此將回復大河塞決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謂用過財力既多欲罷不能之端也燕議者始謂今年豐熟稍葺易為收買以臣愚見惟是葺一已歲豐易得其稍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園林山年方肯所費豐年却恐難得況大河既未全復物料自當減數設此預備亦須漸次計畫戶部

侍郎蘇轍言近聞回河之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興修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緩然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閏十二月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同行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知河決不可回即條畫以聞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祿趙君錫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罷修河司旬餘不報於是上疏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曰竊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嘗復行於政道也今河行大岷之西至於大陸分注木門由閘官道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於海合禹之迹前人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輩敢妄議回河孝先身為水官無容不知有此臣既接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又況元豐四年小吳河決未兩月而神宗皇帝神靈審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脈絡之理明詔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政道已足於高理不可復自今更不聞塞於是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今孝先等乃敢橫議違戾先帝明詔之意欲望睿慈亟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之

罪以明典刑則天下幸甚 己亥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於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侍中趙君錫條畫以聞 七月丙申都水監言黃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口後來泛濫未若河漕朝廷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蓋新河堤防與政道全堤味絕若以為北流無患則前年河決南宮下埽去年決上埽今年決宗城下埽蓋是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赴東則南宮宗城皆在兩岸以為赴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元或決皆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在東岸顯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無以為經入之計昨來相度第三第四兩分決漲水少行臣前之患而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今本監勾當公事李偉狀相視得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功畢更撥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在國家為無窮之利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為長利然未下監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者即今所修較之利害孰為輕重詔令河北路安撫司監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聞

八月十日蘇轍言李偉張皇中報八月十八日置修河
 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臣去歲領戶部外書以財賦
 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
 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來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
 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而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棟趙君
 錫親行相度百棟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
 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往避高趨下可以一言
 而決故百棟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說說而致
 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
 當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

遊聖紀事本末卷二

而見今申報漲水出產田新開口地未入孫村不過六七
 尺故因六七八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
 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與大工開河道進路
 牙欲納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通
 使東行實同兒戲臣願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
 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來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
 憂其故道堤壞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
 河進納等事一切不得與功仍不許奏詳官吏調發夫役
 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
 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 已酉河北路轉
 運使都水使者謝卿材為河東路轉運使權河東路轉運

使直龍圖閣范子奇為集賢殿修撰河北路都轉運使兼
 外都水使者時復議回河故使卿材然子奇亦復以直
 龍圖閣歸政官 乙丑都水監句當公事李偉言已聞擬
 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具到
 衆勢開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隄第三鋪水勢傾快
 故道漸亦為修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
 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遠延議終不決觀望之
 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為
 名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舉
 以偉為專切管句應辦回河等事

遊聖紀事本末卷二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議合諸司保明回河云詔以
 回後大河都提舉修河司調夫十萬人
 九月乙未右珠議大夫范祖禹言元豐四年河決小異神
 宗皇帝下詔更不終閉決口至瑜補臣曰以道治水無違
 其性口議惑致先遣李常滿宗道後又遣臣叔百棟趙君
 錫按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使士大夫亦言不
 可塞者十有八九李偉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
 圖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得偉奏置都提舉修河
 司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自八月八日救護
 至二十八日用稍革百萬調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達旦
 掃輝愈危隨即墊去終未能守而直隄自潰決今繞開第
 一鋪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將來開塞北流何止萬倍

於此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
募或曰不可募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及二使
還奏大臣議論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河司
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錢糧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
以為不可陛下又以為不可以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
遂非妄舉大役輒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強擾之伏望陛
下明諭大臣博採羣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
財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必不
成之功罷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決溢隨宜
救護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臣叔百禄當被
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

上卷一

三

訟皆言不使臣有言責若避嫌賦然坐觀國事有誤臣之
罪大矣亦不報

祖禹新傳云朝廷卒從其議按此時初不從卒從之耳
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達給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書侍郎傅亮命言臣今月二十四日由奉
聖旨令臣與軍臣等更商量河事遂具奏聞臣與文彥博
呂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輕不能回奪兼緣都堂議
論婉順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天吳已役五萬餘夫兵士
不在其數將來踏路頗發人夫數十萬彈圖財竭民力以
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慮春中或遇雨雪寒凍不准怨嗟
潰散枉費物料錢糧亦恐傷害人命其數不少此陛下所

深知臣不復具論列今主議者去欲回河以緩北流之患
而未嘗於北流畧為提備若將來河勢不可東流不幸又
加大水則北流之害豈可禦哉欲望聖慈或因寒雪或因
他事批出指揮直罷修河司潘孫村口準備分減激水因
使檢討北流緊急堤岸疾速修完不替疎虞候三五年更
看河勢然後別議則兩邊俱無所失上下安樂可以全河
北百姓變禍為福其利無窮在陛下神斷一言而已 十
二月癸丑三省樞密院言昨令都提舉修河司從長擇一
順決處回河差夫八萬私雇二萬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
外都水丞司檢封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一
十八人故道人夫七萬四千五百六十八人兩項共計二十七

上卷一

三

萬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監丞李君貺等檢計裁減
水河其差夫八萬人於數內減作四萬人充修河工役於
李君貺等裁定差夫內共減作一十萬人今修河司通那
分學使仗餘依元降指揮 五年二月己亥詔都水使者
吳安持提舉修減水河 庚子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
今未得雨外路旱暵湖遠宜權罷修黃河以御支中丞梁
燾疎議大夫朱光庭言東北久旱河役動衆恐妨農事故
降是詔燾奏臣訪聞東西旱氣湖遠竊慮河事大役人情
勞怨稠衆妨農時其招災害之由疑亦因此望聖慈詳酌
權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 光庭奏曰昨議修閉大河
北流天下之人皆謂北流就下而未可強使之東俟一二

歲觀其水勢所向果有太過之勢因而導之豈不易哉朝廷審以為是遂權罷閉北流而水官元主議者殊不決所欲蓋所故本在於僥倖朝廷美官若一切罷去則遂無事矣故猶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議未為過失而又得依舊廣占官吏事權在手以從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偉一小人且減水河開與不開殊無利害若只留堤口深水大則勢須自過何須更役人開濬哉臣愚欲望朝廷罷李偉小人職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罷見役開減水河兵夫只委部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并州縣官吏將見修護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備理施行如此則無事不妄人情安安上天之恩必降膏澤 初范純仁既罷相知潁昌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上

開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未恐變改不定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陳蒙陛下專遣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四河之害甚明尋蒙宸斷宣諭大臣令速罷修河三兩月未却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為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祿趙君錫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說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三五年間必有溢決為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段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盡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

逐年兩岸埽防埽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甚處出辦則利害灼然可見疏奏主河議者不悅遂寢而不行後十餘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前日范純仁奏何在軍臣奏曰事體難從已口收矣 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先是河上所料夫役許輸錢免夫縣令上下皆以為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下費萬錢今已七十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與執役之勞豈不便乎純仁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携以隨身者不過三千文得一丁就食於官農民間未嘗有所費也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於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取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下

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勞苦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矣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括充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吳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靖場工預治所急 茂長侍郎史大夫孫升言臣伏見李偉吳安持自去歲興回河之議二人相與誣罔朝廷而安持說端多善既已誣惑大臣不肯回任其責萬一僥倖其成則欲享其利敗事則將來歸之建議者遂令李偉於去年八月獨奏陳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稿

觀今日兩岸增進馬頭錕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巳通快
顯有全回之勢惟與都水使者吳安持曉夕講究見得上
件害灼然安持遣官暫赴尚書省案議伏望聖慈早賜宸
斷即乞復置修河司其官屬諸般事件並依昨來已降例
施行所責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條理可以乘時建王大事
李偉吳安持協比為此姦言朝廷遂以為信並依所奏施
行今日考其奏請之言無一驗者而枉費財用民力已不
可勝數遠近為之駭然上頗示廟社稷之靈聖聰睿斷之
果昭察姦言一切放罷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吳安持李
偉利口輕便欺罔奏陳傳播中外姦言顯露罪惡難掩伏
乞早賜指揮罷斥以協天下公議仍乞罷修河司候有定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

議列聽指揮 九月丁亥宣德郎孫迥知口外都水丞提
舉北流右軍德郎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同
共提舉北京黃河北外仍那移兩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
日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
道每年夏秋之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未出因此張問等
輩欺罔朝廷為回河之議自是北流生靈塗炭之憂日
夜為遠徙之計監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
亦知其難矣其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執敢獻言欲閉塞
北流回復大河力排眾議萬一私親功賞朝廷為之置修
河司調發民夫剝削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費百費並
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

願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開減水
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
李偉仍提舉東流致道復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敕命尋
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今漲水
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日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
請候霜降水落從北外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
內妨礙處取豁河槽候冰凍消釋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
令深潤曠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扶姦意觀望朝
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以圖權利以臣觀之修河司若
不能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
代已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狀流氣李偉以正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

國法十月癸巳罷都提舉修河司 蘇轍又言臣近奏乞
罷修河司并旨降李偉尋準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
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
修河司臣以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
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
獨樹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雖然當於第四鋪地
分吏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
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
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檢會
前奏速賜流竄侍御史孫升言謹按宣德郎李偉狂妄懷
邪欺罔誤國既濁奏二股回河之議有乘時建王大事之

言內挾大秀博之勢權外假吳安持之游說大臣為之操
動朝廷於是聽從力役既興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
既罷則李偉欺罔之罪益明今來朝廷不獨不行李偉之
罰而又授李偉以外監丞之命如此則是無功受賞有罪
不罰伏望聖慈詳察李偉欺罔之罪早賜罷黜以厭伏中
外之心 六年正月御史中丞蘇轍言謹按自來河決必
光固下流淤高上流不決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
淤高今乃改回河使行於北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
水行地中甯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改道使水行空中
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
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河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三

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造馬頭三百餘步乞從收河
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之溢之時理
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
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奏隨宜開導口地
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饒為二渠臣觀其
指意雖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欲乞聖慈特選賢
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
及此外監丞官同共踏行詳具圖詳開述利害保明聞奏
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發東流一行官吏役兵
拆去馬頭踏牙依工伴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
流開河築堤使使所責河朔及隣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

財賦不至枉費有養足之漸則天下幸甚 三月始蘇轍
為御史中丞論回河三事其一乞存東岸清農口其二乞
存西岸投撒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踏牙朝廷下河北監
司相度惟以踏牙為不可去轍既執政於殿屋中謂大防
曰踏牙終當如何大防曰無踏牙則水不來水若不來北
流必有害轍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
常有決竭之憂何道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間通
流兩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劉摯曰今
歲歲開濬正為此矣轍曰淤却一大開得三尺何益若淤
漲水過後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令能勝任漲水撤去踏牙
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實利也摯曰河朔監司皆不如此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六

為之奈何轍曰外官觀望故爾何以言之張瑄雖言踏牙
當存而乞大修北京各橫堤所費不貲則準備踏牙激水
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目見則
頃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勢皆言以分水為便轍
具奏上語太遲太后曰右丞只要更高重耳轍曰朝廷若
欲慎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尤為即併力修完北
堤然後撤去踏牙如此猶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勢令批
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轍謂堂吏過已奏知乞候漲水過
別行相度摯大不悅大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
添後而已

此據龍川別志及穎濱遺老傳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詔大河東流都水使者吳安持賜三品服
北外都水監丞李偉令任滿日令再任

玉牒云平百河復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書侍郎范百祿言竊聞水官自元祐四
年正月二十八日準敕罷回河後逐年併功修進梁村錫
牙併大河兩馬頭經今四周年有餘用過功力浩瀚兼三
處並行若如水官之意既進埽輝又狹河門只留一百五
十步及預乞朝廷候北流淺小作軟堰閉斷詳此五事願
見必欲回河特以分水為名託云恐東流生淤陰行巧計
耳方且鼓倡言政以非為是致臺官章疏前後十餘中外
傳聽不能無惑深恐不便伏望二聖明詔三省速議果決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元

拆去河上錫牙兩馬頭開放河門任令大河自浚趨下免
致壅遏障蓋淤壞北流積為大害若北流通決將來每遇
水漲自然分向東流既足分水之利兩河並行久遠安便
百祿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勅罷回河今
來臣僚回河之意終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吳安
持等方曰主巧計壅遏北流前後多端致大河漸有填淤
之害寢壞尚迹之舊蓋不深可惜哉先是進呈御史李
之純董勳述黃慶基乞回河東流揚長乞差官相視及都
水監吳安持乞於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充填淤事時呂
大防在告蘇頌等皆言而量未定蘇轍面奏安持所言決
不可從而范百祿再上此奏二月己未門下侍郎蘇轍

奏臣今月八日口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
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
奏取旨切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嘗以為軟堰不可施於北
流利害甚明伏望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付三省所有
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對奏曰
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言日之間水官凡四次奏造事
端搖動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
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
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
東流北添進五七埽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輝約
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埽輝數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三

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
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
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學畫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
以為然時呂大防不入政未及以文字進呈也
據願濱遺老傳龍川別志并樂城所載到子日月並二
月十二日而實錄繫之三月十二恐誤也今從集及志
傳
卒未三省進呈蘇轍所議河事呂大防曰今來軟堰已不
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論吳安持百
日之間四次奏造事端蘇頌前乞遣官按實是非明示賞
罰此言極當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動搖朝廷若令依舊

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
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撤曰水官職事不
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
有可用之地也

資跡繫之三月二十四日今從頑漢遺老傳龍川別志
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紹聖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
軍城一城土聚被害者衆蓋是水司失於豫備若選臣系
與熟於河事之人子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
策便於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
鄧水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
開奏先是鄧水使者吳安持奏乞塞梁村口鑿張包口開
清豐口以來雖瓜河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
行時蘇轍以折穀宿番不與也呂大防為山陵使行有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

矣轍見大防於待漏語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
不換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范純仁舊不直東流議轍告
純仁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今西去純仁曰今已下奈何轍
曰事有理誰敢不從即議於畫儀門外而再降指揮使鄧
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即一面施行有
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
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思莫德河既已淤澱
內黃宗城不可復蓋而開村一帶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
饒候水消即開開村等三河門仗伏槽之水就不順直却
行開潘澶州故道准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衝銳意曰河論
奏以千百數詔平下轉運司議回利多畏恐不敢正言或

以不知河事為解，偏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爾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擾動半於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擇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徒為湖澤，其狀可見。況故道十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充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業隄閉，宗城一廢，上下約開，開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議以北流淺小，可為軟堰，權開張則決之，偏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一二

不能閉也。是三者能去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啟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例，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開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併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清。南紀德清西決，內黃東平梁村北出，開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固於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都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漫，深處舍敗，家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衣號之聲數里不絕。是年冬，水官又請回河，伏淺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明年，偏又上言壅水為患者，驗甚明。臣嘗追思

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遷德清并洛清，豈姑歸納故道，臣謂河通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其北抵滄棗，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奈何又欲泝分之邪？河自橫壘六塔，高胡小具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使之常勢也。尤帝嘗斷之，見河勢且整，壘閉，屢夫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壘，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災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開村河門，修平鄉，鉅鹿，滹家等堤，濬滹洲，故道以修漲水。如此則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一二

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偏既數建河議，水官方未能屈，或違以甘言說，偏曰：回河上意也。公母固執，恐自貽禍。偏曰：人臣當官而行，惟職是視，安敢妄測主意，以買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續斷張已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乘舟相視，且會遂司定議。偏議以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費不貲，已試久矣。安當果決乎？又欲權堰，續斷為首取之議，不敢回也。張已一帶，即開村舊河，中間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恐為縶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湖處，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嘗開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於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

北流又悉閉上壘橫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導張已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併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迨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遂司詰之曰將濬難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漕憲曰可第無益耳又曰將不塞張已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已存則東流敗矣于是時詔決曰審耳則水之趨北勢也奈何逆之由是從併議奏請存張已而治北流既先行矣會口口格復罷偶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擾之耳談者每以侵害塘梁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斷則塘梁遂於矣北流尚存則思美滄景悉為河南地以河為限此大利也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祐之末浮梁幾危詔聖之初竟深敗之西警廣武南牧漚洲吾謂不上壘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恐河無安定之理誰當復為上言之乎又大石府路安撫使許將言大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捨故道止從北流則慮下流已涇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大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為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束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及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從長相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具

利害來上 年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近又權都水使者吳安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轉運副使趙併議論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部水監丞鄭佑與本路監司從長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彙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部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字同議如議論歸一即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即仰呂希純并亮采定奪具圖狀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面奏許將與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吳安持亦以為然即詔安持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口危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二百步約水向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東流上流別無殊虞然後施行遂司遂乞減馬頭一百步然是秋漲水為馬頭所激轉射東岸深湯德清軍第一埽為害最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束行却倒射西岸恐須令遂司共議乃得其言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是時太皇太后以為水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今職遣人亦難決上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於是專遣希純亮采往視 二日己酉都水

使者吳安持都水監鄭佑言勸會堰梁村鑿斷張包開內黃決。疏口地開難入河凡五事乞據疏內相度同議已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認今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施行。丁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堰梁村鑿斷張包等河門開內黃決口於黃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開難入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路安撫河北路都轉運司提刑司都水監官北外司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興工已據運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訖。己未呂希純并亮采歸自河上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而奏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六

議奉世文房博吳充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為非。丙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吳安持所畫河圖及利害范純仁曰昨奉遣呂希純并亮采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說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月而還止到大名未嘗至思其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皆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祭御史郭知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水官失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采之議尋格。三月壬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奏本所奉親到北京元城縣徐村口及館陶縣堤埽相視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內黃縣舖橋口相北流水勢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勢順

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今水流分路頗多今來運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河門等最為要切安撫司都水監之意欲於鑿斷處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為北流下河所陳利害本所契勘東流自梁村西下至徐村水口一十六里有餘見今代猶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流照河身皆自人力所開大段窄狹其間村掃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橫截大河使之東去自開村掃至內黃下掃空缺者七十餘里張包河乃在其間雖即今水勢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為順便但自決大吳口後來累年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即自難以使依轉運提刑司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鑿斷流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張水之出仍乞開內黃決口鑿開九里堤使水勢無壅其東行亦依安撫司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難入河以助東流之水勢保明安是語實是日發百詔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舉照管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疎虞候將來漲水見得河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保明聞奏。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親相視得東流水勢已及八九分張包河一夫即日減落水勢甚微上件河門若不斷開竊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西衝利河門愈更深濶已據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修閉限十日畢工去訖。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開村以下至內黃下埽鑿堤七十里所用

新蜀萬數不少除將并計物料那駢分孽外其口七十里見為七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稍草四十萬未乘此秋成計畫每來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及乞差官措置並從之 七月辛丑廣武掃危急詔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廣武掃提舉救護 丁巳上諭執政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廣武掃詳見專本 八月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偉勾當落口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港河開燕家河門引水入澧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與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

此舉亦本末下二

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為不足開安燕亦以為然惇曰曹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遂以東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與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不必口以至原費提刑司封椿錢萬數蓋緣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筆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德清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困弊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是初決者小吳口口惇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工却無事燕曰各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約壘下流深澗處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敵

境則自可為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彥博輩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韓忠彥曰但青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狀自開村已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住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梧庶免嗟口之患從之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集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望

此舉亦本末下三

下臣等奏付文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額官等功力等第以聞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迹紹聖元年為都水使者朔部日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朝遂塞張包樊郡等河自開村已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則蔡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又設為經畫自開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修疏濬雖歲夏漲潦更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嘉其勞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月權工部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乙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順年曾乞開修其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耕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 癸丑三首 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猶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口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關村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上

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已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運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或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下惟舊堤多有損缺口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關村而下所緝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域上流言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疾速前去計會北外監丞司自關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或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即據昨來所閉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向去因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為公私大患亦當考覈事實重作施行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

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文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却乞開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則繞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用功九年費財動眾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漲水乃是狡老三穴自為潛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扶持訪聞先朝時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上

水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案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足議歸一免見年年過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過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日曹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逆歲調夫多至於率戕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煩索今京東河北皆飢歎流亡河役不可責解民力安盡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無口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尚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水患也夜昏曰舊亦有

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河決者三四未嘗歲為患也
樞密院再對布復陳安燾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亦無
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頃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夫役
不可盡責民力頃朝廷應制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
疑子宜以子開嘗以回河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
不晚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從之北流以便子開
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既被
督責計窮辭屈真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
以為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安持以謂河須東
流頃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
且為此說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為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周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為非當時何不言布
曰安持為工部侍郎乃其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
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姦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
來乘河口事因反復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萬未應
割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議二渠為使布
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新閉布曰然則
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為昨降文字以東流為非故如此
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為非亦不敢以此流為是但不敢
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爾事
但欲取口富爾東北何擇為盟曰同至安持劄子布曰計
窮辭屈姦言盡安燾曰安持先嘗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

曰如韓忠彥所聞乃是欺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劄子以
東流為非布曰臣嘗以謂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
臣素不預河事於此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
處國事當爾燾曰誰不平直上曰孰偏見誠不可反復久
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鑿七十里堤
未委可與不可擇禦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決之
患緣公私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為經畫此語恐亦合道至
於衆論所疑無不削口惇曰昨日已諭水官人夫物料極
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假貸上曰當如此 甲
子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
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經惇略無儀矩始以母老為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易稍乃可往厲聲云水官豈可
不為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口為自
全之計即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言布是王安石門
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婿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
此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陵夷如此何以舉天
下之具瞻為首秦之末武哉安持首鼠兩端心圖再用欲
乞下有司簿責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
錢糧稍草與得是何功利從初主意為是東流為是北流
若主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閉塞下流堤埝不曾修築若主
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入孫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
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淺殿却於資家港等處行水明正業

情具列情狀檢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青降施行仍自今年開塞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佑候過漲水取旨當罷况此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置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採擇

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發亥今附本

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雍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姦言故安持對水官懼後命不敢不為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韓宗彥曰蔡下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死人變亂是非

進錄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以保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 二年十月甲中三省樞密院言紹聖元年命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自開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於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夏不至壅滯衝決為患即據向所開北流之功當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為公私大患亦當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大河東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為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詔朝請大夫鄭佑承議郎李仲昌各遷一官乃減三年磨勘內鄭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請即黃恩轉一

官並賞治水功也又詔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詔郭知章李偉王孝光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賞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狀口書紹聖史官專主北流之議至東流斷絕乃不正言其日月蓋口目意別有主於此述則未詳細耳

七月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為南外部水丞遷都水監丞不主東流之議及是河決內黃故使孝廣按行因得中其素志 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共力救

進錄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護北河堤岸尋又詔東流各着埽分照管勾當 戊子監祭御史石豫言竊聞開村水漲其勢不至滿澤若加救護可無決溢之患而有司坐視不救意謂于流決溢則下流減殺益河口易以閉塞使俸逃責以到今日全河北流奔沒入戶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詰實重行期典以戒欺罔詔王祖道體究以聞

舊錄於此下云河順下北流先帝已降詔旨而據以為欺則誤矣新錄辨云大河流溢非細微可德之事既按視之必得其實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廬則然責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論事之虛實而即以豫言為誤蓋私意也今刪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諫王祖道言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
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
流建議取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員外
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閘蘇村埽今年兩
經危急請自蘇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
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為
便從之

導洛廣武埽附

元豐八年五月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可隸都水監

舊錄云先帝導洛入汴繕完戎於無事之日皆專置
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道洛水造軍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歸之有
司邪始則專置一司得以裁實事既就當有統屬故各
歸所隸是亦先帝之志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
十九字並刪去

元祐二年冬始開汴口

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去并三年正
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亦梁燾奏議當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燾言臣愚嘗求世務之急
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
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嘗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
抵山下舊來洛水至北流入於河後故道洛以趨汴梁乃

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開大河於北壞其地
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首導河以助洛水
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則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
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修竭京西
所有不足以為支費轉運司每干於朝廷勢不能不為之
應則為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
習為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然不以
為慮而殊不知新涉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濶
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口京師其患豈勝言耶此
其大可懼者是耳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
之患而已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故開
以時運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
成則免廣武溢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
京西生靈之困幸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歲夜之苦通江
淮入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
可忽也惟折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
謂損小費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
本末措置職悉在朝廷擇通習前後之臣者付之無辜淳
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
體願留宸念 九年十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

王宗望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 壬寅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聞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淮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難欲水勢趨南岸今時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發堤及去北岸嫩灘奉河順直則無患矣 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堤岸欲乞築濶水發堤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度從長措置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護大河堤埽官吏役兵口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澗口開放水有壘蛇見土人以為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於京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處魚池原武陽武皆已遣水官乘傳疾置復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亦須稽置為久計安持強幹可倚其促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 壬戌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十餘步地形稍高則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已聞 八月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為權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與清汴絕近接洛河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十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高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幕大堤初力浩大已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急緣陽武埽逼近京城請速那官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 壬子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堤舉開修新河等二役及令南外水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乙丑曹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外議未以為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益
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
頭之 十月己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別開新河
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官員外自餘
官吏相慶節次存減從之 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
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漕運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數十
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提舉汴河堤岸楊
炎壯稱自元豐二年導洛通汴至元祐元年八年之間不
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凍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
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豐二年四
月內導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凌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三

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
冬深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不完當日導通之意欽乞
於正月內擇日開撥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四時流通如遇
凌結止可將四五斗門減放節限水勢如惠民河行流則
自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世源源不絕之慶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哲宗皇帝

三后廢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諭軍臣呂大防等曰皇
帝春秋漸長將來納后儀式曾令入內侍省檢尋天聖
二年納郭皇后景祐元年納光獻皇后行禮之次第各為
年深並無據口兼其時只是降制連冊不曾御殿禮甚簡
畧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講尋大防等乞退而討論
六年七月乙丑軍臣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太皇太后曰
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長秋久未建立中
外極不違安外間謂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狀惟高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三

二

向二族獨未取索家狀深以為貴太皇太后曰采擇近百
除家猶未有與合者高家不聞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
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難輕議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損
抑聖德高遠固非臣等所能擬議然為國家計則自當付
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勳戚之門漢之陰姬是也而當
時亦不以為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時則無不可
今若自詔外家誠亦非便 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
禮儀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未有相當者高家婦女
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未擇又云選后當以賢德
為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養於閨門賢與不
賢人安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係

其人之福力可勝也 七年三月庚戌禮部言據太常寺
修撰到約后儀注命使納米問名納吉納成吉期發冊奉
迎尚宮導皇后詣福寧殿之大次以俟至日補後皇后車
入宣德門禮直官通事各入前引侍中跪奏中殿內侍轉
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尚
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
帝降坐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南東面揖皇后以入
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儀跪奏食具
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饌進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尚
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
飲用盃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尚宮請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帝御常服尚儀請皇后祥禮服入惟次日以禮朝見太皇
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儀詔依 四月初三省樞
密院進呈太史局勸婚文字呂大防曰雖云勸婚先須門
開於門開中勸乃可王巖叟曰不取於勸德之家無以服
人心久之口口 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諭云近選得
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長三歲然年頗殊未及王巖叟
曰不知是正出否應曰王廣淵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
因言只恐為勸婚又難成就太皇太后曰今臺官鄭雍揚
畏疎官虞某姚觀總有文字乞不用陰陽之說亦欲與公
等評簿吏不勘驗如何皆極贊美後兩日遂進呈納后不
當勸婚并孟家舊祭送召到子挺孫院再對太皇太后問

志房等亦聞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小官門戶辭別
無事又宣諭曰不欲選於貴戚家恐其驕驕即難教志
考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
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諭孟
家女入內能執婦禮可降制立為皇后大防奏曰俟擇日
應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巖叟曰太皇太后
宜降一手書付學士院庶於事體為順從之又詔及后家
故事大防曰漢時賜于厚恩曰漢時速且說唐時大防曰
唐時不見又問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無文字必是出於
內庫若不賜于必作債遺散都堂召范百揆梁燾諭以今
日降手書及於制中要見奉母命之意又今國史院檢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元傳送學士院乃擬手書草藁進入戊子手書曰吾近以
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為軍都
虞侯贈太尉孟元孫女聞閱之後以禮自持大姿端靖雅
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典禮並依已降
指揮 己未內出制書立改馬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贈
太尉孟元孫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修禮冊命 己卯
王巖叟取歷代皇后事迹可以為法者編成白書名曰中
宮懿範上之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余使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閣門 紹聖三年九月甲寅上
親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孟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余
下則不足以章明婦儀朕躬果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

玉音可廢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號并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 丙辰御延和殿見軍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考惑邪言陰執媚道迨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乎復案無與朕夙夜惻怛寢食靡寧難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秉兩宮慈訓恭被玉音夫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廟可上皇后寶冊廢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王玉清妙靜仙師賜紫法名冲真其居處供帳服用康給之類務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記事就坐之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問中人陳迎兒唱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歸有不平語繇此聞中皆忿冬至日會朝隆祐宮俟見於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婕妤在他坐意承頓况其從行者為易坐製與后等微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口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預於地婕妤怒不復朝泣而去且訴於上時內御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母以此戒戒願早為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為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嫔顧和醫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後公主藥弗效迨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嫔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嫔對以晉后曰六妤寧不知中禁嚴亟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候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藥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

半思有紙錢在考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蓋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為后情伺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當御藥院蘇桂即皇城司鞠之堅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司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構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禁察以生業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堅求問巷間所謂驅駒媚蛇毒叩頭者欲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上過后問作歡喜字號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殿與上教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廢死宮人燒死灰置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寢幾其以此疾志死又數次家針各一燒符置劉閣中皆以厭沉卒無驗成侍御史董敦逸疎問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在馬棊州刺史漆差鄧州總管王堅法端燕氏皆廢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夫幾察官取杖贖金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為語言激怒中宮微皆曰照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切起禁中被逮幾三十人蓋楚甚峻皆官宦官要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古無一人能聲對敦逸東華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勢遠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請上蓋宰相章傳迎合於外而隨擲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

三省樞密院約法博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鉉等議或謂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蔡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聖后地務是未成否我皆雙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侍后有禮不意其所為如此朕日夜沐浴至為之發癢至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於顏色臣博臣清臣臣布臣將臣下奏曰發后大事也臣等見未辭如此不敢復有開陳陛下為社稷宗廟大計誠出於不得已願少慰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台位號者推上遺意而行之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

新錄辨証曰紹聖中章惇為相扶姦固寵交結嬖倖動搖中宮致昭慈聖獻后之廢天下克之其策詞所坐事有至恨嚴閣卷不為者當時官侍治獄於掖庭宮妾輩被掠証服舊錄遂據而書之豈不虧損懿德哉公孫撫事口業削舊文以辨証語皆有所從謹條畫之附於後庶後來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靈矣自上批至稱朕所以待遇之意已上並舊實錄文全載一詔自初后朝謁景靈宮至錄此間中皆念已上條曾布曰錄所載今刪潤修入以見事因自冬至日至終當為疑好有兩已下條修撰官臣某紹興八年秋八月七日陞對面問今上皇帝聖諭及昭慈聖獻皇后証語甚悉如口坐上借

之事皆昭慈親言之聖諭又曰紹聖中宮之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命輔臣載於時政記矣今亦參考添修於後自會福慶公主病至厥鬼之端作矣已上並依王忠厚所稱親聞於昭慈聖獻皇后之事本館見修宣仁聖烈皇后傳始末用高世則所供事實紹聖中宮厥鬼之竟其端止坐於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慶之疾耳今據實修潤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條修撰官臣某陞對所聞聖諭分據實修入自未幾后奏母聽宣夫人燕氏至貶秩贈金有差已上用舊實錄所載燕氏等罪按及參合曾布曰錄所載按詞書之舊錄所載多上証昭慈王堅燕氏等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

厥鬼事凡涉劉婕妤者皆刪去不書此可見當時文官用意姦邪欲因天下後世使不知事所從起也今除去証語昭慈太甚之語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見按詞中所通事蹟其後有善楚善峻之証則從政廷等錄証用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諭輔臣至秋終逐之已上用曾布曰錄修入以平前所載陳迎兒事自詔獄初起禁中至無敢有異議者已上條曾布曰錄所載布記振廷秘獄甚詳其言速繫幾千人與今口所劾皆官宮女柔弱之人皆其本語又載孔元宿端王口夜聞善楚聲甚峻則是可為從政錄錄之証明甚至錄問時罪人無古事士大夫素皆相傳孟志厚自說亦同元符末黃裳上書

其言與所傳正相符合今並採用其語如曰率補迎合於外都隨擯排於內蓋與今上皇帝王翰大臣之意合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按付三省樞密院酌法至聖等三人皆處死已上並曾布日錄所載法官初欲從輕因布言故三人卒處死後元符初欲復后位既率諫數以此語持布就重法官不敢違布乃曰如此當時何以不言議罪論法莫須是宰相否然則廢后之舉博罪固大布亦預為布自述其過於日錄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諭輔臣至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已上並從舊錄所載上語及軍執等語自其後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並條曾布日錄所載影述錄問於前而論奏於後言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八

不足時過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銳宰相以理開陳遂止蔡卞激怒之辭至切弗聽也雖古明君聽言之美何以加此後元符末復后位號太后謂輔臣曰元符末年頗有悔意由此觀之使當時輔臣侍從盡錄皆得駁臣引義交爭則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羣公皆為將迎之說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悔悟意至推上遺志而行之也已上用黃裳元符中所上書修入策坐此書為蘇京所惡口口口口口口羈置遠郡其載哲廟語幸得錄其名即當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人主悔悟之實故采而書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王氏考感邪言陰邪媚道迨從克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王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恐成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或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違驗證佐而事迹秘器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官禁自治高下付聞官之手陛下但見素情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制院例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九

賦成臣官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不勝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蔡卞不當廢其略曰陛下奉養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人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書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 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蔡卞不當廢上批付三省堂吏白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許將皆言願陛下且亟容且言此事只宜靜不可令聞敦逸罷然則從官言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上曰不過是回類蔡卞見上怒且意堅遂言須臾乃可別白是非敦逸錄問了却許多時方有議論曰影逸文

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親攬政事方欲
開廣言路以來志言謹論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
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教違較曲
直亦何必於此須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敢責不少博曰
言外廷事不當致可欺上曰常安民亦敢與知軍布曰且
已函容臣非敢違矣但恐上累聖德下又曰教違云恐得
罪天下後世他既得罪則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
以教違之言為當固知其無理趣但冀聖意且函容耳博
曰臣觀其天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的施行不
知今朝廷如何施行若使罷黜誠恐衣端紛紛却駐紫朝
廷許將亦再三陳迷言願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笑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博這一言致衆
人紛紛極未便布又言欲因孟在賊攻以獄辭告中外使
人知中官失德之狀博將亦助布言以為當然下曰且與
一知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因怒目視下云若敢教違
而衆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下無以對徐曰衆人莫與教
違不同却可怒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須知軍清臣
遂言願聖旨布屬聲詰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
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更不若罷黜博亦以為然
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退博徐曰且乞函容將亦言
恐未可行布見二人皆不變遂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
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與博皆稱善 元符二年

八月戊寅賢妃劉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詔立賢妃劉氏
為皇后閏九月乙未皇子堯

配饗

元祐元年四月禮部言太常寺狀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
宗皇帝配饗功臣並於山陵前下兩制定議當寺謹按唐
配饗功臣如肅宗以苗晉卿裴冕憲宗以裴度高崇文李
愬皆多歷歲年方詔配饗及國家配饗功臣太祖皇帝以
趙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並咸平二年
制下所有將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功臣配饗今參
詳政事在前緣仁宗皇帝配饗功臣係於山陵前下兩制
定議英宗皇帝配饗功臣係在山陵後降朝旨以大司徒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韓琦太師曾公亮配饗今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配饗功
臣合自六曹尚書以下至待制以上及太常秘書省長貳
同議從之 五月甲午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聖配饗功
臣侍立太祖神御前聖趙普曹彬太宗神御前聖薛居正
石熙載潘美真宗神御前聖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神御
前聖王曾曹瑋呂夷簡神御前聖侍臣乞先行議定本
朝配享功臣修聖如未議定請依例權聖侍臣一員從之
戊申吏部尚書孫承等議按尚書莊子大享於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以累聖之業
尊禮致老共圖大治伏見司徒贈太尉諡文忠富弼秉心
直疎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許安宗社熙寧初訪落春過特

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受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
皇帝廟庭實為宜稱詔從之切議或欲以吳克太常少卿
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爾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
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 三年
十二月甲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種龍
歸用右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言也安世言臣伏見
周種龍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饗於神宗皇帝廟庭中外
喧傳頗駭羣聽臣聞大聖中踐惟演當請以莊獻明肅太
后莊懿太后並享真宗廟室以帝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
諷劾惟演種龍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
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嚴宗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也今種以疎遠微賤之臣隸森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
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者實從配饗在種之分猶不當言
而况輔政累年曾無善政殘民盡國流弊至今安可俯食
清廟俸之萬世如種狂僭宜輕併伏望陛下以春秋之
法誅其始意重行甄極以明好惡誠言臣先任中書舍人
日初奉學官臣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龍蒙朝廷差
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見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
安石配饗神宗皇帝謹按漢律種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台
至大景武軍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
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
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

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
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疎遠小臣即出私
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
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入亦
知之故置之閣散終不復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廢退安
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育舉亦已罷斥佛老
禁止字說大義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饗已定用富弼
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當試
朝廷漸進非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徼倖居之不
疑者也而臣忝倖侍從謬於知人比引此人以行學校皆
入隱而不言則因上黨毒其罪愈大謹自初以待罪伏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聖慈特赦有司議臣妄舉之罪早賜責降以儆有位 六
年二月辛丑詔以富弼預配饗功臣其遺表恩澤特許奏
異姓一名除人無得引例劉子紹庭請奏賜故有足詔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既觀文殿學士某禧觀使司司空
刑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饗神宗皇帝廟庭 除見華王七
石 二年二月丙寅詔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初元祐定
弼配享天下以為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
對上即問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
固已訝其不當弼最不為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
存義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為相君臣相得之
際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之人偏執已見不恤義理之所為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

徽宗皇帝

逐淳下黨人 後用附見

紹聖元年四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為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以惇有足策功不比他執政持除左僕射時惇方降官布因言惇當為正議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言即止遂右似未安上令遂左閏四月乙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入見遂就職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五月左正言上官均為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後六日乃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

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己未禮部侍郎楊畏為文部侍郎呂大防既起還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惇方喪妻擴往弔畏先託擴致意去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遂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鞅而二人覺知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公闕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靖問恨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論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入遷畏文部 六月戊子翰林學士兼侍講同修國史蘇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十月己巳三省同進呈呂惠卿除目曾布因言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凡小

人如近除劉定右史愈不合人望小人在朝者多實累聖
 政又言博專志弄權日甚一日若以恩舊欲保全之則不
 若制之於初若後天強悍浸淫害政其可已乎如近除彭
 汝礪召命堅持不下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汝礪不
 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博不果旨召令再任王欽臣
 謝表語侵御史而博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博多
 方欲曲庇其罪陛下欲不與志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林
 希經進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故同列不敢違言路不
 敢論以其言終有効爾威福操柄予奪廢置不在陛下而
 常在大臣此豈朝廷之所可容先帝禮執王安石言聽計
 從猶對上未嘗敢爾此誠不可長也博罪狀以此不一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一

臣與韓志秀書稍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吾臣每以越
 職犯分為嫌不敢喋喋然陛下置臣等於此將安所用侍
 從官猶以論思獻納為職事況置身近輔有所聞見其敢
 不自竭乎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丁亥初曾布與韓志秀
 同奏以被旨舉從官因言在朝之士用心邪正陛下豈可
 不知如蔡下資性柔邪乃事博門人爾林希亦志秀云
 范鏗朱服亦其黨也上曰劉拯何如布曰乃市之門人也
 志秀曰張商英亦是 二年三月丁酉試中書舍人林希
 權禮部尚書監祭御史常安民言希蓋事博之黨為博謀
 害博之肆橫強昏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靜希
 集上不報由是博與其黨日夜毀短安民於上前詳見常

安民罷器院 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為觀文殿學
 士知河南府燾舊與博相好及同省執政博意燾必助己
 而燾浸多駭議博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上
 祠明堂齋於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宮有馳道穿仗而過
 者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誅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大
 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寬假博因是
 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表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為
 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博爭陳厚獄
 厚亦坐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三年正月庚子太中大夫
 知樞密院事韓志秀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六月辛
 未先是校書郎周種以章博蔡下屬得召對殿中侍御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陳次升言種森險會佞不可進用於是上問曾布曰陳次
 升攻周種如何布曰次升所言頗有理種附麗博下衆所
 共知上曰博言不負先帝推種一人而已兼言正直有節
 操布曰公議則不然必不得已進種則須與陳瑾並進然
 博等必不肯進瑾則不若兩罷為佳上欣然 七月壬辰
 翰林學士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權吏部尚書林希為翰
 林學士 八月甲子校書郎周種為著作佐郎太學博士
 陳瑾為校書郎 九月庚寅曾布白遣鄧延兩將應副呂
 惠卿因言蔡下最陰巧章博輕率以相媚悅故多為其所
 誤凡博所主張人物多出於下至議論之際博毅然如自
 己出而下謀不敢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其所

使布曰外議皆云蔡下心章博曰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
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明正論 士寅起居郎兼序辰
起居舍人葉濤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 四年正月庚戌
中書侍郎李清臣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由嗣宗
指斥不遜之語也 四月甲午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
太學博士林洎用蔡下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
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
是瓘竭章博求外任因具以告博大怒召洎而罵之章蔡
由是不成 五月辛未蔡下脅章博使從吳居厚所請拜
見哲廟遂元祐黨人 九月丁卯章博等以呈變上
表待罪詔各不允表三上乃已 十月壬寅御批權吏部
尚書兼侍郎邢恕為御史中丞章博實啟上曰恕嘗謂博
有定策功而博每疑元祐人復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
不以序遷改蔡下已用安博上不許時博與下已不成恕
即上疏論朋黨曰伏惟人主深察洪範淫朋之言使威
福予奪足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則人人砥節向公
惟知事君而已豈復肯附執政大臣為朋黨哉執政大臣
雖植朋黨豈可得哉恕先與曾布同修軍馬勅嘗以事至
西府布謂恕曰已除中司中外青望甚重恕但戒布以和
布曰輔弼固當和公職事要須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可
否因言章博蔡下頗跋扈曰亦知之然不若且靜布曰如
彼不靜何林茂曰但推明正論以消邪黨最為得耳恕唯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四

唯而已 戊申權吏部侍郎安博為右諫議大夫 十一
月戊午吏部侍郎葉祖洽權吏部尚書新權吏部侍郎范
鍾試中書舍人中書舍人兼序辰權禮部尚書 元符元
年正月戊午右諫議大夫安博權國子祭酒 癸酉宣德
郎鄧綬為監祭御史三月戊午章博蔡下與邢恕謀陷元
祐舊臣漢及宣仁張士良乞就鼎鑊事 詳見宣仁垂簾
四月壬辰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知亳州御史
中丞兼侍讀邢恕罷御史中丞兼侍讀知汝州以希私積
怨憤竊歎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憤揚言排
擊妄意進用不計後先故並黜之丁酉權禮部尚書兼序
辰兼侍讀 五月辛亥給事中徐鐸為吏部侍郎 九月
辛亥朝散郎劉拯守右司員外郎初黃復欲置拯在言路
章博乘復奉祠亟有叱除曾布謂博曰上固嘗對林希言
拯不可為言官博笑曰此除且是矣蓋以希多以其差除
為不然也 十二月丁丑右司員外郎劉拯試太常少卿
二年四月甲午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使張商英為權工部侍郎章博乞退遂徑出居僧舍
其家已先出日加午上乃有旨令約攔行李翌日宣召又
翌日博復入 丁丑詔勿受軍臣章博乞解機務章奏
五月癸卯曾布既與章博蔡下等同進呈蔡序凡范鍾判
獄再對又言博下各有所主下主序辰博主鍾此兩人皆
博下未相失時共力為引今博蔡序辰下以鍾舉呂惠卿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

自代疑附博而吳已遂惡之以此議論各有所偏不惟此
兩人如周禮呂嘉問亦皆博下所至今既相夫博遂惡嘉
問而下惡禮此數人者亦誠各有所專附大約今日士人
皆分隸博下門下如許將黃履既不能有所主亦不為人
所趨故皆無門下士臣在西府亦無以威福入兼亦無所
黨與故門下亦無人持以公論稱薦趙挺之郭知章輩亦
未與之為黨挺之輩嘗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
只如挺之昨所草呂孝廉京東運使詞得罪士論既自羞
愧却乞外郡諫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為此其他奔競好進
之士不趨博則趨下然博性疎率多為下所窺雖與下相
失然極畏下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嗤笑臣嘗問

此類紀事本末下

博下處閣官不除人博曰才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
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下也下答之曰元祐黨
最分明者莫是劉呈以呈為博所主故爾然博用呈誠不
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下所指以為元祐人此數人者
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踏郭浩於蘇轍遂被逐師錫亦
被轍門下保簿多言之士博嘗與臣言自來於陛下前不
曾言元祐人不可用誠如此乃是公議人才難得豈有一
經元祐任使之入使不可用然宰相當曠然以公議收採
人才今乃獨偏於劉呈蔡肇輩直其為下所非也上曰劉
呈並不曾行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
當用布曰博如此所以畏下然臣嘗以為大臣能以大公

至正之道收用人才危言正色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孰
敢以為不然者今博下各有所偏致非無以相勝博初與
下同引序辰嘉問輩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始
來執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博引未服養序辰為下所誤
至今五六年臣此論未嘗變以至與博下議事亦未嘗小
為之屈臣等語人以謂下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必不敢
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 乙丑左正議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博為金紫光祿大夫 十二月辛
亥尚書左丞蔡卞乞罷政遣內侍封還所上章押赴都堂
下再上章再封還下尋視事如故 三年正月乙卯徽宗
即位 二月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

此類紀事本末下

為門下侍郎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
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口入言遂移樞府且元
祐中祖宗故事廢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
也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
日不援以為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
辛酉雷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
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不識
拯亦不知其為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純粹罷
帥無罪不可不與鄴州下力爭既而即日拯有文字言大
臣陰與為北大行怒數語下云拯何以知今分析來救之
遂已上曰亦不知是下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成里未敢

行下尋批出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布曰此尤不可
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使行如此乃
是奸險尤可然三月年未給事中范鏗為龍圖閣待制
知瀛州初議進呈鏗除日章惇謂布曰鏗序辰亦可用布
曰何謂惇曰衆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州
自不虧序辰鏗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紜惇
曰善及進呈上曰鏗亦知邊事衆唯唯而已甲申中書舍
人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先
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已降商英
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梁乙留中却揭去後降出布曰商
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乙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
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
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
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
道利宜不利固若是非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
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
是命蓋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

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繼詞頗具
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時也宰相因奏觀商英
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自中書
舍人出曾布曰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說今
不取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瑞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欲留
知章使京代之黃復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久闕帥
乞趣知章陞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可付以河
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布曰非不知
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下曰自來須用曾經
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上從官
如吳居厚安惇皆不曾作帥將之奇新自選上召選忠彥
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令京去須優與職名
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瑞明殿布曰兼兩學士不妨蔡下曰
之奇曾經遣帥莫亦可去許將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
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
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
除瑞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下曰况
不敢解行然論事累與時事違戾人但云為宰相所逐上
不答聖曰布再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鏗皆已去只
有安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稱舉職則此輩亦何
可安也四月戊戌瑞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知太
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諭以皇
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文恐陸佃等以修文得罪
不可用布力陳京下懷姦害政羽翼業後布滿中外善類
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人造

作語言憂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之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布曰臣等以陛下踐作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合人望政雖衰朽亦欲自竭一二裨補聖政中外善人君子翳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詔給事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給事中知濠州 乙丑左正言陳權言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掌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盡歸一月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蚋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為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養素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天下海內無敢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大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 五月乙卯龔文言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險邪始自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益威福中分國柄叢怨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已者棄斥無餘止緣為王安石之塚妄謂畫傳安石之學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親是非之實久矣恭惟先帝體說大臣極於忠謹而下之事君如此可謂忠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參預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

自晨表特行重黜以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左正言陳權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恩好平惡偏去彼取此蔡流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為賢也今卞特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回顧位復何所待安石進退以不如此願以臣章示下自為去就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比部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為軍野置監潭口口厥朝皆卞黨也 甲午左正言陳權上殿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論章惇又論蔡卞罪狀上以為京與卞不同權極論乃稍然之權再論章惇曰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厚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為天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下紀蔡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惇之始則不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便何所疑哉然而欲令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仁其誰乎 六月乙巳左正言陳權言伏見龍圖閣待制新知荆南府知府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山惇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母明氏謂劉摯

梁肅王巖史皆有姦謀而孽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
育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偏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
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
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亦久矣
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持降客
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 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
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七月癸酉御史中丞豐稜侍
御史陳師錫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為持威柄禍福大
下勇於害賢故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
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恕憐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
恕憐久矣今陛下誅之陛下何憐而不果耶望日師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又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是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
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等
劄子施行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
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吏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已
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
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軍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
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流
俗殺張天說之徒以藉口廣邪誥之獄以絕言路天下
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爾哲
宗一於委任何員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
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

下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 八月乙未秘書
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為也給事中龔
原榮濟駁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
讀行下士寅右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
無狀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舉陷浮不前露宿於野願速降
指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
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條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九月甲
子朔右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請
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復徑
出上謂輔臣曰朕侍惇如此於體貌不為不至念曰恩禮
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唐李璣事政與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相類初罷為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
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色從靈駕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
理會復議行遣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中
國公章惇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
仍放辭謝 庚辰先是御史中丞豐稜殿中侍御史陳師
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蔡卞姦邪狠復兄弟同惡遂圖誤朝為害甚大卞雖去位
尚竊岐嶽玷名卞京依然任職謂朝廷無職其姦日夜交
納內侍戚里以觀大用中外見陛下忍留京或謂果有
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
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

矣 年已授等對又言陛下持為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為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下稿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發元祐皇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傳下皇太后不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下之惡類陛下神明之斷投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甲中資政殿學士左疎議大夫知江寧府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賢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路昌衡為司農少卿分司南京賢文閣直學士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為光祿少卿分司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四

京光州居住二人皆嘗口京附會章惇蔡下殺戮無辜也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灤州范鏗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鏗知滁州二人亦坐惇下黨故責 十月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吳居厚既罷長安關帥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或曰先已除而學士上曰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罪狀已露欲只與端明上曰善曹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言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裝彦臣云且願於太后前王張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

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未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

蔡隆文補原廟為云京坐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緣此二事沉原廟實用京議條妄云耳詳見前

特進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始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檢會權章而有是命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稜言代見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伏過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各回竄伏安淳養序辰放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鏗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輝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雖聖度包荒尚稽黜責臣職在糾憲合具彈奏云云詔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輝落龍圖閣待制知湖州 戊午新知南康軍葉原改知壽州 己未詔略曰朕於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問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旋別忠邪用捨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夫其當人材各得其所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祇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偉歟若夫

曲學偏見妄意改作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
不與迨公議之所不容亦與眾棄之而已十一月癸亥
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右正言陳祐言
按林希為中書舍人草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
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時
已有異志至於大及甫造為劉摯甘心決意之事亦希有
以欺之陛下灼知奸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
況秘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之地伏望
聖明察希用心最為犯義重行黜降投之間散以中公憲
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太中大夫知揚州庚午
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二

京項在翰苑倚勢作姦自除邊帥即懷怨望臣僚屢有彈
奏不蒙顯議今除知江寧府仍領端明殿之職採之衆論
謂京負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
公詔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江寧府蔡京落端明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為太中
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京既貶輔
臣謂卞下輕故并及之 辛未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
與章惇俱盜權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
行之二人惡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
一時卞則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為
善其害又流於萬世也卞之為害實不在惇下惇既以散

官安置漳州而下則止於近地分司通達所欲何名為請
人心未服公議未厭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
監分司南京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建
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言通議大夫知揚州
林希過夫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其
而上使聖烈安得謂死節之義黨附權要不二年間致位
樞近其於謀身不得謂之拙託名王言多所倚陷以誤先
朝之事其於為國不得謂之忠又曰陛下以禮進退大臣
務存國體希嘗備位執政乃不知隆君親謹名分一不快
意忿躁不平之氣溢於言辭略無畏懼伏望省覽希章與
臣所言持賜指揮重行降黜又檢會侍御史陳次升上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三

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紹聖初備位諫官不圖報國乃
為宰相章惇結為死黨致誣忠良陷害善類餘見信任曾
希詔既林希知舒州降商英為朝奉大夫 丁巳詔武昌
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自哲宗皇帝疾勢彌留中外洶懼
惇為宰相自當副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為皇太弟以繫人
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補瀾之任惇謀異議成不加恤及
至陛下即位尚敢蔽前公肆異議逆大非人輕亂名分碑
既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
僅乞外補伏願早正兩觀之誅或從矜宥乞投海外又具
大事六件一蔡卞以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

紹聖已來竄逐臣僚並是蔡下誣罔一言中厥勝事作蔡
下已板庭置獄只差內官推治一編排元祐臣蔡章疏乃
蔡下議與蔡序辰白編排即未行一節浩以言事得罪
下執奏乞治浩親政迭行之罪一蔡序辰首建者詳理訴
之嫌安博助之章博連疑未許下迫之以此博即日差官
置局况此皆蔡下謀之章博行之也按下陰狡險賊惡機
滔天博雖凶狠每為制代執政七年門生故吏遍滿天下
今雖簿責如下在朝人人惶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
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其人復進天下安元祐未可保
博既竄雷州而下居池州如故 五月丙戌朝請即梁寬
言紹聖之初真臣持進是時不惟朝廷士夫羊面迎合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八

田野書主亦懷觀望押閣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
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口第其間言塔不願輕重有傍事
體俾播四裔所損不知又如紹聖之際方大若對策其間
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為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資為惜
大若聞中匹夫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持以蔡下用
事正持成柄方務傾復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
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下之飛走也鷹犬效
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
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為法式不得狂妄不恭
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
七月癸未曾布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姦惡 十一月士

于曾布進呈鄧洵武所進愛英助之圖並見曾布事十二
月庚寅朝請大夫知洪州葉祖洽為賢文閣待制知瀘州
呂希純知穎州先是上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
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為請也希又擬蔡京代張舜
民朱紱代劉安世召商英戶部侍郎祖洽初擬亦召為侍
郎上既許之矣韓忠彥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
聖旨不審其間有可論者尚容臣開陳否上曰不妨逆力
詆商英祖洽為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還祖洽
且今外補 辛卯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章復推章
博蘇軾進呈不行博子援判血上書上封援書付曾布布
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並奏疏一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九

疏乃通封所陳十事一陳聖瑞當正名號二京下極鏗等
復狀用三安養無罪當還舊職四博有功於國貴太重當
復用末篇言上當亟命元符令自表請退妃位避元祐其
狂謬類此及庚寅布乃留對遂呈後書上頗稱其孝有憐
之之意布欲且與徙廣南近表一州上亦許之又以誕所
呈十事具劄子事曰進呈上曰來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
須與勒博編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口志彥見之勃然
怒誕之狂妄也是日進呈初議進官勒博又議編管而志
彥欲除名送湖南上從之博亦不復內徙上但曰且休恐
動人心致遂已 戊戌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
閣直學士知定州 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陳州張商英

權戶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鏗復
集賢修撰知澧州朝散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邢恕中大
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呂嘉問中散大夫司農少卿分司
南京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新州昌衡知除
州除名勒停放歸田里人安淳為朝奉郎提舉太平觀賽
序長為朝散郎提舉明道宮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
學士 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
復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
外口口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乙卯詔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恩例如前執政官 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蔡卞知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一

名府 崇寧元年二月辛丑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定州蔡
京為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先是大名關帥曾布自上前
兩府惟有劉奉世上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
言熙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上從之
左正議大夫知大名府蔡卞知揚州 三月甲戌端明殿
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一

徽宗皇帝

禁元祐黨人上

崇寧元年五月乙丑臣條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
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
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黨固上更唱迭和
氣焰薰炙不可嚮迺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
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煩所在連結
罪廢者一旦羣復不以其新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
禦內外相應寔以滋蔓為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
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一

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
有為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
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無幾得罪名者無所
致怨不憂後禍觀望者消於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
得自盡以悉心於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
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為而治矣伏
望早賜施行詔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安燾降充端明殿
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澶州王觀降充龍圖閣直學士樞密
直學士知越州豐稷降充寶文閣侍制顯謨閣侍制知穎
昌府陳次升降充集賢殿修撰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
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改資政殿大學士贈金紫光祿大

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指揮更不施行 庚午臣條上言伏見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志害政大臣論列布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之際當國之臣不能公心平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幸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采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恤其間亦有于連牽掛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之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

據鄒餘奏議其文頗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必鄙餘也更詳之

又言蘇轍坐窮兵黜武之謗如此之類有實迹者宜行放棄又言曾經責降人見今任監司藩部者必不肯公心奉行法度亦乞朝廷契勘改授閑慢差遣又言竊見元符之末廉惟同聽政之日元祐大臣乘間用事盡復紹聖間罪責降之人或盡復舊官或超授職任不問其得罪之因惟務合黨扶同異論賴陛下察見弊端力持正道保全神考法度紹復祖宗基業萬世之治自此而定然前後得罪之人所授官職過當與援引之姦不治未厭公論云云伏望聖慈令所屬取上件合該行遣之人或削奪官職或旋行懲戒各以類舉必當其罪即號令簡重刑罰肅清 乙

及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降復右正議大夫太子太保呂公著降復左光祿大夫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公文彞降復太保光祿大夫呂大防降復大中大夫大中大夫劉摯降復右朝議大夫右中散大夫梁燾降復朝請大夫朝奉郎王巖叟降復定遠軍節度行軍司馬朝奉郎蘇軾降復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王存追所贈官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鄭雍追所復職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譙獻簡傅堯俞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瞻並追所贈官及謚告贈大中大夫趙高追所贈官已上告身並追所朝散郎集賢殿學士孫升追所復職朝奉郎孔文仲朝散

即朱光庭宣德郎秦觀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定國軍留後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獻張茂則並追所復贈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追例外所推恩數中大夫劉摯並依前宰相例指揮勿行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韓維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固為係神考階即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大中大夫蘇轍朝散大夫范純幹朝奉大夫吳安詩更不叙復職名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禮落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顯謨閣侍詔知穎昌府陳次升降集賢殿修撰朝請郎集賢殿修撰韓川落集賢殿修撰管勾崇福宮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閣管勾明道宮直龍圖閣朝請大夫知曹州呂希哲朝請郎

和相州劉唐老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崇並送直秘閣差遣依舊朝奉大夫提舉永興軍路刑獄孔平仲朝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副使畢仲游朝奉大夫提舉河東路常平徐帝朝奉節知太平州黃庭堅朝散節知益州范補之朝散節軍器少監韓歧朝散節王鞏劉當時常安民承議節黃隱通直節張保源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散節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與陳州別駕湯口更不收叙泉州教授鄭俠放罷通直節常立追所得一子官奉議節程頤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西上閤門使張昇追所復兩官依舊差遣曾經貶責人除遠表及罷政恩例已給還外其亡歿後所復官職已得指揮依舊表條與推恩之人並減半其三人以

上除數聽從多仍並與假承務節用上件恩例轉官陞資者依此比折磨勘資考年月應送吏部人並令在外指口差遣吏部依條差注承議節任伯雨準此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任滿送吏部陳權管勾冲佑觀龔夫候服闋準此制詞皆右僕射曾布所草定責光等云尊主死民大臣之職其事則不敬其謀國則不忠犯義干刑孰大於此爾等遭時艱疾身處廟堂垂簾之際惟口湖黑退托之間坐肆威福崇聚黨與據諸要塗肆為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變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以道聽塗說口口口施之政事而不恤於民情以朋比諂諛自謂直諒而不稽於士論蓋內懷怨望好勝遂非而忘事君之義推原罪惡

何可勝誅紹聖躬覽萬幾甫加竄逐朕入續大服與物更新而朋邪之人適復在位執春恤靡不過優言路交章謂宜追改稍從裁削姑示至公尚其有知肅此陰命責大防純仁云迨宣仁寢疾彌留永泰陵年已及冠而委政闕寺莫肯以復辟為言不視長君處之虛器責弒云嘗以謗訕抵罪神考貸而不誅元祐之間躡登華近挾持親黨鼓動羣邪肆為詆誣以逞怨望紹聖投之荒裔聊正典刑昨者地以誤恩復還朝者推原罪惡在所當誅追削致官置之冗散庶其黨類知所創懲

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曾布所草制書今附見姦言無所忌憚至此固宜存之詔書見二十二日

詔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條前任執政官王觀豐授見任從官外

蘇轍	范純禮	劉奉世	范純粹	劉安世
賈易	呂希純	張舜民	陳次升	韓川
呂仲甫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吳安詩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劉當時	孔平仲	徐常	王鞏	張保源
范補之	商倚	張庭堅	謝良佐	韓歧
馬琮	陳彥默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邦	朱光裔	蘇嘉	鄭俠	劉昱
魯君貺	陳瑾	龔夫	汪衍	余與

湯誠	程嗣	朱光庭	張興	張士良
曾焘	趙約	韓象	楊憐	陳恂
張琳	裴彥臣			

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
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為紛更紹聖
躬攬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其正典刑肆朕續承與之
洗滌悉復收召真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
事功報復仇怨為事翁翁訛訛必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
為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遠
叙不次無復舊章或錄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
殂謝之後遂僭職而橫加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從屏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遠姑務舍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過乃擇其尤者第加裁
削以適殿中尚慮中外誣誤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
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未嘗以朋比附黨得罪
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
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
曾布所草定也 已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右丞
閏六月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即曾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壬申通直郎曾文
閣待制新知越州鄒浩為衛州別駕永州安置見鄒浩本
事 七月乙酉臣寮上言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
昨行遣戍削責降元祐人數內輕重失當或漏落之人令

御史諫職彈劾以開除依詔旨施行除先次彈劾外緣本
局文字散漫口口難以檢會犯由比較輕重及指定裁削
的確人數伏望特賜睿旨下所屬契勘施行又臣寮上言
內一項其餘人為元祐送吏部罷職或監當者今或為監
司或為要部其逐一考驗未詳乞令所屬檢尋元犯一例
詳酌施行無無漏落又臣寮上言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
同奉聖旨昨行遣戍削責降元祐人數內有輕重失當或
漏落之人仍令御史諫職彈劾以開除依詔旨施行者臣
自奉聖旨雖已旋具所見奏劾外緣諫省文案不具艱於
檢尋或恐漏落雖加採訪亦恐不真臣竊謂元祐黨人其
植根固其流波漫今使言者一一彈劾不惟重煩兼慮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落有過之人則於陛下大公之誅有所未均臣伏望聖慈
詳酌更賜指揮下所屬檢會元祐責降人除今未見行遣
外有漏落及輕重失當之人令詳具聞奏施行檢會崇寧
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元祐初元符末今
未責降人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除韓忠彥
曾任軍臣安燾見條前執政官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
自蘇轍至裴彥臣五十七人姓名見五月乙亥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崇寧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揮籍記姓名
曾肇 陸佃 王觀 豐稷 王古
李格非 謝文雅 鄒浩 魯君貺 劉昱
徐常 呂仲甫 朱光裔 馬琮 劉當時

謝良佐 陳彥默 已上更不籍記姓名此據祐聖
故事所錄在洞真宮後已上臣寮上言與故事同但俱
無月日詔語冊在七月初間蔡京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所書黨籍猶有朱光裔姓名此九人內除光裔一人累
歷崇寧元年九月十七日陸佃編入黨籍當在七月初
不在九月半也

七月庚戌臣僚上言朝散郎管勾明道宮張耒在潁州聞
蘇軾身亡出已俸於薦福禪院為軾飯僧編素而哭詔張
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
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
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誠李清臣壘稜郭浩

建和八公六言二

張舜民子弟並不得與在京差遣陸傳吳儲呂好問呂凝
問蘇迨呂能問王撫張禹並與外任今入差遣

宣和錄有此他書無之七月十二日可考

九月乙亥御批付中書省應係元祐舊籍并元符末叙復
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契勘不得
與在京差遣詔旨及宣和錄俱有此

文臣曾任執政官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安燾 呂大防

劉摯 梁燾 王巖叟 范純仁 王珪

王存 傅克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曾任侍制以上官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勗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曹肇

王龍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稜 謝文耀 郭浩 張舜良

除官

秦觀 湯誠 杜純 司馬康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黃隱 歐陽棨 呂希哲

劉唐老 尾補之 黃庭堅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孔平仲 王鞏 張儂保 余典

鄭俠 常立 程頤 余卞 唐義問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邠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夫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呂仲甫

徐常 劉當時 馬瑛 謝良佐 陳彥默

劉昱 魯君貺 韓歧

內臣

張士良 魯濟 趙約 諱辰 楊偁

陳詢 張琳 裴彥臣

王獻可 張遜 李備 胡田

七月二日魯君凱到呈徐常呂仲甫朱光喬馬球劉言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審又見九月十七日

十月丙子臣僚上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入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壞法度復為元祐等人伏望詳酌施行詔奉議郎竇文閣待制知越州同常落職管勾崇禧觀婺州居住初二日自湖改赴承議郎知廬州龔原管勾玉局觀和州居住中大夫知徐州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奉世落職提舉崇福宮光州居住

奉世落職端明知徐州在崇寧五月四日此猶帶端明詔旨誤也詔旨又誤以光州為沂州今改之

朝奉大夫知穎州呂希純管勾鴻慶宮汝州居住四月十三日和穎州降授承議郎王觀管勾太冲觀 朝散大夫

王古管勾崇道觀 降授承議郎知濮州謝文權管勾玉隆觀並本處居住

文權此年二月三日已罷給事中濮州詔旨此云罷給事中誤也

朝請郎知滑州陳師錫管勾靈仙觀 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集管勾崇道宮

其以直秘閣知蔡州在靖元十月七日後與呂希哲劉唐老並落職在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

朝請大夫知邢州呂希哲管勾冲佑觀六月六日自曹改相十一日自相改邢 朝請郎知曹州劉唐老管勾鴻慶宮

六月六日自相改曹宣和錄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唐老管鴻慶十月二十五日却不書按唐老與歐陽集呂希哲墜黜多同今移入此詔旨載鴻慶宮於十月五日今亦不取

朝散郎晁補之管勾太平觀 朝散郎黃庭堅管勾玉隆觀 承議郎黃隱管勾靈仙觀 朝奉大夫畢仲游管勾

崇禧觀 朝散郎常安民管勾玉局觀 朝奉大夫孔平仲管勾太極觀 王鞏管勾太平觀 張保潔監西嶽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朝奉大夫陳邴管勾洞霄宮 朝散郎朱光喬管勾仙都觀 蘇嘉管勾雲臺觀 余卞監中嶽廟 鄭俠監南

嶽廟 胡田管勾仙都觀並外州軍任便居住仍依陳乞官觀新格餘違守不得同在一州指揮

此據宣和錄崇寧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事詔旨係之八月二月二十五日今不取但宣和錄不載責降人前官

及差違今却取詔旨所載增入其差誤者仍改正詔旨又於八月二十五日載劉安世范純粹居住光鄂皆誤

也八月二十五日安世初罷沂州十月二十五日乃令光州居住純粹罷金州在十月六日其居住鄂州亦在

光州居住純粹罷金州在十月六日其居住鄂州亦在

一五二〇七 中華書局影印 〇 三二二

十二月十五日詔旨并罷及居住於一日載之今不取
詔旨又載呂仲甫落集撰於八月二十五日今從之宣
和錄於十月二十五日亦不載呂仲甫姓名也宣和錄
於十月二十五日胡田下又有孟在姓名今從詔旨移
入八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庚申臣僚上言臣聞謚以易名所以昭其人美惡
而寵辱之宜不可以忽也夫憲國忘家之謂忠美聞周達
之謂宣若純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當時定議之博士
覆議之郎官承順風旨不恤國是謚其美而上之其謚議
具存而議之者固在也其世濟忠直既不得名其碑則前
日未嘗未謚理所應論不特純仁而已有如司馬光之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文正呂公著之謚正獻其類不一顧於此時皆當奪本議
各謚其惡以訓萬世詔純仁謚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十
斤其純仁神道碑如已錫立令賴昌府毀磨 丙寅詔
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依元符令常覺
察不得放出城 二年正月乙酉中書檢會任伯雨等上
言云詔任伯雨除名勒停編管昌化軍 陳瓘除名勒
停編管廉州 龔夬除名勒停編管永州 馬涓除名勒
停編管澧州 陳祐除名勒停編管歸州 李深除名勒
停編管復州 張庭堅除名勒停編管鼎州 江公望責
授衡州司馬永州安置 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以上
並求不得收效 王觀除名勒停臨江軍居住責授道州

別駕台州安置 豐稷除名勒停建州居住 奉議郎監
中獻廟陳次升除名勒停建昌軍居住 降授承議郎管
勾玉隆觀謝文權除名勒停邵武軍居住 責授楚州團
練副使張舜民除名勒停房州居住 三月乙酉詔應元
祐及元符之末黨人親子弟不論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
住不得擅到闕下令開封府界各據地分覺察如當職官
知而不糾或不用心探緝遂致容隱別因事敗露者並重
行黜責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違及得罪停
替臣蔡並依黨人子弟施行 辛卯朝奉郎管勾玉隆觀
黃庭堅除名勒停送宜州偏管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
堅撰荆南承天院碑語言涉謗訛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本傳云採摛其間數語以為幸災此碑今不傳
丁巳四月詔焚毀蘇軾東坡集并後集印板
臣察上言當考姓名明著之只云從某人之言即可不
夫事實其言不須具載詔旨有之
戊辰詔應自元祐以來將元豐熙寧臣蔡降及自元符
三年責降紹聖元符臣蔡除已降指揮奪復外其合得恩
數有尚拘存亡之限仰吏部勘會元非犯賊罪者詳指實
計其合得官除俸給外不以存亡並持與給還應見取誦
命官除元祐姦臣及到貶所未及年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應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
乙亥詔三蘇黃張晁秦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

齋記事劉放道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寅臣奏上言故宰相王圭遭遇神
 宗擢左此府凡十六年其所蒙被恩澤無與比倫逮神宗
 遠據至於大漸是宜早建儲君以定人心而乃遲疑顧望
 語及同列謂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又亟召高士充欲成
 其姦謀其為悖逆前後臣奏言之甚詳云云伏望檢會元
 符三年後來指揮並令改正依所得指揮施詔王圭追贈
 官并謚王仲端王仲英並放罷遺表恩例減半 臣奏上
 言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怪年以純異
 龔替愚俗項在元祐中因姦黨為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
 經筵則進過湖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十四

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詔程頤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詔云
 五月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名上書請誅即文云
 云詔齊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應天府路昌衡落職
 提舉明道宮 朝散大夫直秘閣管勾太極觀張恕落直
 秘閣降授朝奉大夫添差監高郵軍酒務 朝請郎管勾
 鴻慶宮楊球賈降授朝奉郎添差監宿州鹽酒稅 降授
 奉議郎權發遣華州陳并降授承事郎添差監建水軍鹽
 茶酒稅 降授宣德郎新差茶書秀州判官事周野降授
 承務郎添差監泉州茶鹽院 朝散郎管勾崇禧觀蕭利
 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 右朝散大夫管勾崇禧

官趙越降授朝散大夫添差監無為軍鹽酒稅 丁憂人
 前承議郎倪直孺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南劍州鹽稅 朝
 奉郎滕友持降授奉議郎添差監泗州鹽稅梁安國何大
 受蘇迥德固王歲並勒停永不收叙安國齊州大受襄州
 迥華州固湖州歲通州並羈管鄧允中梁俊民江恂陸表
 氏方迺並持衡替私罪事理重求不得改官葉世英追奪
 元授假承務郎 劉經國前死不及責
 安國等五人元中等六人及世英經國並不見所居官
 當考此十三人本末具載之實錄但載路昌衡等二十
 二人責罰其所上書詞並削去今復具載於前
 七月乙巳吏部言責降官程頤子瑞秀見任鄆陵縣尉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十五

子有子弟不得任在京府界差遣指揮詔瑞秀放罷今後
 以此之子依此 八月丁未朝詔涇州近已收復其元行
 發棄及迎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黜降曹布已
 青廉州司戶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夫移送化州張庭堅送
 家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宗秀責授磁州團
 練副使漢陽軍安置安燾責授郴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
 軍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
 杭州降授朝議大夫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
 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勒得人陳次升送
 備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遣坊州都貺降授宣義郎添
 差監撫州鹽礬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

勅停李清臣身死其男祉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
復州防禦使姚維持勅停光州居住 九月壬午詔宗室
不得與元祐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已定未過
禮者並改正 庚寅吏部仗勘會責降官已有碑石籍定
姓名外其子弟係選人者即未有指揮今欲將降官子弟
避人令所屬開具申部籍記不許注在京及府界差遣詔
吏部應係今來狀內責降人子弟告示候參選及到闕日
並于家狀內供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及後來結
漆王珪張商英李格非商倚吳儁鄧志臣陳琥未結姚維
亦仰照會施行 癸巳詔于元祐籍記姓名人子弟在外
指射差遣指揮內添入親兄二字丙申詔建中靖國元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及元符末姦黨并合焚毀文字等並依元祐辛丑臣寮上
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
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
知也陛下乎明責罰姦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
履履翰紀名刊石以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
輔郡猶有不知者况四遠乎欲乞特降詔旨具列姦黨以
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懸立石
刊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鈔錄到下項

元祐姦黨曾任宰臣
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司馬光故呂大防故劉摯故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故

曾任執政官
梁燾故 王巖叟故 王存故 鄭雅故 傅堯俞故
趙瞻故 韓維故 孫固故 范百祿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故
安燾
曾任侍制以上官
蘇軾故 范祖禹故 王欽臣故 姚勛故 顧臨故
趙鼎錫故 馬默故 孔武仲故 王汾故 孔文仲故
朱光庭故 吳安持故 錢勰故 李之純故 孫覺故
鮮于侁故 趙彥若故 趙鼎故 孫升故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王觀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耀 鄒浩 張舜民
秦觀故 湯誠 杜純故 司馬康 宋保園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棻 呂希哲 劉唐老
尼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行 余真
鄭俠 常立 程頤 魯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故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陳雅
龔夬 呂希靖故 歐陽中主 吳儔

詔緣姦黨入籍并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今後並令于所在州依條審量具官吏保明堪與不堪釐務內初出官仍驗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條式聲說委保事因各連家狀一就繳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 乙巳詔建中靖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并台焚毀不用文字等並併依元祐十月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籍官與請給吏不注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并親兄弟並與官觀獄朝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

臣條姓名當檢附姓名已見九月二十五日三年十月末張商英罷提舉靈仙觀當考

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於西臣條上言伏觀元符之末明黨通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屏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于今百廢具舉效應顯著紹述大有為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後至崇寧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微杜漸遏絕其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尚以為崇寧元年六月以前姦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與夫官吏希望風旨于下者或因人以發事或因事以發法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寧正月以後而用之則

與建中靖國之例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天下以隆太平事無大小其坐明黨而害政者不可以不盡也 十一月辛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勾官觀和縣以下資序與注監獄廟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乙酉朝奉大夫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朝請大夫知亳州孫載並放罷臣蔡論宗直暴刻凶味載庸邪會墨皆當附元祐姦黨以得進用故也 十二月丁巳詔應臣蔡姓名與姦黨等人相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

政事三十五卷有法全奏可考改名未統李靖中王公彥江向張鐸

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已未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若因功賞各該酬獎改官備移知今只于階下官上備移仍不得實任知令差遣與中詔應責降不注在京差遣及緣黨與停替未該叙復之人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其合注差遣令在外指射吏部檢會姓名闕送開封府覺察 壬戌詔元祐係籍人子并親兄弟係大使臣路分都監已上資序與諸路官觀獄廟差遣係親民資序與外路監廟差遣係監當資序并小使臣與外路監當差遣差使借差與外路合入差遣 己巳準部省批應籍記人子孫并親兄弟選人與監當差遣不得改官自不合舉送吏部照會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二

徽宗皇帝

禁元祐黨人下

崇寧三年正月詔三蘇某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某並毀板 二月口口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令具逐路寄降文置編管等臣某姓名下項除名勒停編管人

貴南路

黃州王庭臣武

潮州崔昌待武

連州吉師維武

封州李憲武

東州錢武武

梧州李壽亮武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二

桂州張庭堅

昭州鄒浩

贛州范正平

賓州郭子旂武

象州龔夫

惠州潘滋武

連州陳瓘

昌化軍任伯雨

瓊州趙庭臣

湖南路

柳州曹蓋

全州蔡蒙

道州葛茂宗

歸州陳祐

歸州屬湖南 澧州馬涓

澧州屬湖南 英州李祉

南安軍張琳

南安軍屬江南

江南路

江州洪羽李蘇

太平州李之儀

龍州蘇昞李茂

信州鄭居簡

歙州曹燾

池州裴彥臣

洪州李積中

南康軍尹正言

全州陳琳

淮南路

廬州金口

高州下有 高州屬廣州

福建路

福州王化基

高州又有王化基

京東路

單州李育

曹州石芳

登州黃萊

濰州鄧世昌

內臣 趙希德武

黃濟軍張夙

京西路

隨州趙天佐

全州李穆 內臣全州 均州馮百藥

陝西路

邠州柴蒙

已見全州

河北路

同州安信之

成州郭執中

相州竇景

深州王察

邢州李澗

棣州王貴

除名勒停編管人

湖南路

全州李穆

已見全州 安州顏禹臣

復州李深

江南路

宣州趙子遵

信州曹倫

淮南路

濠州李公弼

真州李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二

二

京東路	青州王化臣內臣
京西路	隨州高公應
除名編管人	
湖南路	永州曾紆 桂陽監蔡克明內臣
江南路	建昌軍杜師益
勅停編管人	
湖北路	
荆門軍孫琮	通鑑纂要文卷五十二
江南路	撫州高漸 筠州鄧考甫 廣德軍胡端修
兩浙路	虔州趙珣
益州路	維州張集 漢州吳安遜 眉州周求敏
梓州路	簡州封覺民
遂州李新	
京東路	

淄州衛鈞	
京西路	潁州趙令時宗者 唐州李保
編管人	
湖北路	荆南府吳則禮
勅停居住人	
湖南路	潭州藍緝進一官
京東路	徐州馮說
京西路	西京馮悅降五官
除名勅停居住人	
廣南路	循州陳次升
江南路	臨江軍王觀
福建路	邵武軍謝文瓚 建州豐稔
京西路	房州張舜民

除名勒停人

湖南路

郴州周誼

淮南路

亳州呂諒卿

勒停安置人

江南路

南安軍江公望

淮南路

海州馬城進三官

除名勒停編管真決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湖北路

峽州譚家決督杖二十

除名勒停配本州牢城人

廣南路

新州三班奉職王復武 高州入內侍首左藏庫

使王化基 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建州

除名勒停編管永不叙人

廣南路

韶州王道

雷州范柔中

安置人

湖南北路

鄂州常州別駕范純粹

漢陽軍郴州團練副使安燾

衡州賓州別駕改藤州司戶參軍曾布

全州賓州長史闕守勳

興國軍建安軍節度副使朱師服

淮南路

黃州黃州別駕張耒 汀州漢州團練副使曾肇

兩浙路

睦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章惇

別駕居住人

兩浙路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温州衢州別駕王古

逐職官觀居住人

江南路

宣州徐勣 翰林學士依前朝奉大夫提舉洞霄宮

淮南路

和州龔原管勾王旬觀

光州劉安世 提舉崇福宮

秦州李穀 落觀察使降授皇城使提舉鴻慶宮

兩浙路

婺州周常管勾崇禧宮

杭州楊長提舉洞霄宮

京東路	沂州劉奉世提舉崇福宮
	南京張士良降授西京左藏庫副使提舉鴻慶宮
京西路	汝州呂希哲降授朝請大夫管勾鴻慶宮
	蔡州蘇轍提舉上清太平宮
落職知州人	
淮南路	新州劉極
	舒州王湊之降授承議郎
兩浙路	
	杭州蔣之奇
益州路	成都府虞采
京西路	陳州石豫
陝西路	秦州曾孝益
河北路	成德軍呂嘉問
貴州人	
湖北路	

江南路	范致明落侍御史貴降監岳州酒稅
	董士良降授內殿承制添差吉州酒稅
	梁寬降授朝散郎添差南康軍酒稅
	黃安期降授宣德郎添監虔州酒稅
	都院降三官監撫州酒稅
淮南路	
	譚慶主藏庫使添差新州都監
	趙越降授朝議大夫監無為軍酒稅
	楊球降授兩官監宿州酒稅
	陳并降授承事郎添監連水軍酒稅
	滕友進兩官添監泗州酒稅
	張恕降兩官落職高郵軍添監酒稅
	曹興宗降授宣德郎監壽州酒稅
	蔡頌降朝散郎軍器少監依舊內殿承制監蘄州酒稅
福建路	
	倪直儒降兩官監南劍州酒稅
	周瓘降授承奉郎監泉州商稅
	蕭利降五官添監漳州商稅
	洪芻降兩官監汀州酒稅
兩浙路	

沈千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常州酒稅

陳師錫降授朝奉郎添差監衢州酒稅

梓州路

劉勃降授承議郎添差監綿州酒稅

京東路

徐州范純禮降五官少府監分司南京

陝西路

陳唐降授承務郎監華州酒稅務

延福宮使奉國軍留後知入內省事郝隨落職提舉

醴泉觀

郝隨罷知省必有政當考席三傳當考

左中散大夫

散大夫賈文閣待制知杭州宇文昌齡遷中大夫致仕

夫致仕

六月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

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

出籍今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軍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呂大防故劉摯故

范純仁故韓忠彥故曹布故梁燾故王巖叟

蘇轍故王存故鄭雍故傅克俞故趙瞻故

韓維故孫固故范百揆故胡宗愈故李清臣故

劉奉世故范純禮故安燾故陸佃故黃履故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劉安世 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勗故

趙君錫故馬默故孔平仲故孔文仲故吳安持故

錢鞏 李之純故孫覺故鮮于侁故趙彥若故

趙高故王欽臣故孫升故李周故王汾故

韓川故龔臨故賈易故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登校

張舜民 張問故楊長 郭浩 陳次升

謝文耀 谷象求 周昂 徐勣 路昌衡

童敦述故上官琦 葉濤故郭知章 楊秉國

龔原 朱絳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棊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故

司馬康 宋保國 張保源 孔平仲 湯誠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真

鄭俠 常立故程頤 唐義問故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故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故呂希綰故歐陽中立故吳儔故尹材故

葉冲故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炳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衡鈞	袁公通	馮百樂	周誼	陳宗
范柔中	鄧考甫	王泰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趙今時	郭執中	石方
李奇	金樞	高公應	安信之	張某
黃策	吳安遜	司永徽	高新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藏	鹿敏求	江公望	曹紆	高士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鄧忠臣	杜仲師	韓治	都耽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勅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遠	黃扶正
許克輔	楊壯	胡良	梅君俞	寇宗禎
張居	李修	達純熙	高遵裕	黃才
曹澂	侯顯道	林膺	高輝	朱壽岳
王公彦	王交	張濤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黃祥	楊珠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氏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危允	張恕	蕭利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造	陳弁	洪昂	周筠
許端卿	李昭紀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秀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興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諒
王復	趙希夷	任潘	郭子旂	錢成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政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憲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王玘	劉延肇	姚維	李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內臣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衣	曹誠	趙約	黃卿	馮說
曹燾	蘇祥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關守恕
王綏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章惇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事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				

本紀實錄全不載此

戊午詔曰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往茂茂明復相汲引倡導邪說實繁有徒或據要路而務變更或上封章而肆詆毀同惡相濟非止一端推原其心豈勝誅誅凡詔編類具列姓名乃下從班博畫眾議仍為三等及竭所開庶幾愈同固有漏大惟邪惡之復起蓋源流之相承迹其從來於元祐得罪宗廟寧分等差悉皆親書通為一籍載刊諸石真在朝堂為臣不忠附見于末所罷雖異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恩徧覆天下前既遣使弗忍再行亦有可矜出于籍外自時取後已定不諭章曉或字毋復執論其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二二

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寮更不得彈劾奏陳

詔章惇 曾布 黃復 本象求 董敦逸 馬濟 孫諤 王回 尹村 葛茂宗 范柔中 並依元祐係籍人逐次已降指揮其餘籍人子并親兄弟並免即不得到闕仍依已降指揮施行內李儼關守勳等子弟關樞丞院取旨尋改不得到闕字作即不得收在京差遣字餘依已降指揮 壬戌蔡京奏本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善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考罪狀第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二二

首惡與其附麗者以開得三百九人呈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刑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定功彰善瘅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姓名仍連元書本進呈 七月壬申朔詔應入籍人父並不得任在京差遣 戊寅降授中大夫并之奇追復右正議大夫念其進對之際堂陳紹述之說也詔李儼關守勳並依元祐係籍人逐次已降指揮其子及親兄弟並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李洵仁後關門候閑休後寄班候李洵直入籍籍內臣子并親兄弟有係入內使臣者並送內侍省 丙申詔除第一次立石入籍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二二

元祐姦黨及今年六月十七日降指揮章惇等十一人子并親兄弟逐次已降指揮外其餘入籍人並合依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指揮 六月二十六日指揮已併入十七日指揮或仍別見十一月丙子詔上書邪等人今後內外官司並不得薦舉改官及縣令已舉到人更不收使仍令吏部將上書邪等姓名通牒行下 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尉並許差注 丙申祀園邱大赦天下應係取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所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二月乙酉詔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明充三衛官親熱翊衛即知

三一九

同保係籍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而下告者處斬 五月
 戊申詔前降元祐姦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充三衛官及
 知同保有犯不告條內五服字上各添入本宗二字又詔
 元祐姦黨係籍除情罪人子不得到京師及不注知州知
 縣差遣外父子孫兄弟并餘指揮並罷 七月甲寅御批
 元祐姦惡即令皆有請寺歲度僧行及紫衣師號等尚如
 故未嘗降指揮衝改可令從今並任罷更不施行以戒為
 臣之不忠者禮部勘會呂大防韓維司馬光韓忠彥傅亮
 俞孫固鄭雍曾布胡宗愈黃履蔣之奇陸佃文彥博呂公
 著李清臣王巖叟蘇轍張商英劉摯十九人所管請寺詔
 本身所乞寺額特免毀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並改賜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頭為壽寧禪院別召僧住持 丁巳御筆手詔應上書奏
 疏見竊管編管人可持與放還鄉里仰州縣長吏及監司
 取音親屬保任其身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開奏
 此詔有咎之言

八月壬辰詔應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責親戚保任
 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誇訕其保
 任與同 十二月癸巳御筆手詔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
 見編管竊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
 其誣誇深重除范某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
 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三

徽宗皇帝

編類元符章疏

元符二年三月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入對言以舜繼堯所
 守一道然猶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
 帝始親政事詔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
 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諫言者至于本
 朝可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
 行之于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
 舜禹漢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
 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

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之爵秩小則
 賜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誕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
 罪庶以鼓勵天下敢言之氣舒發鬱抑壅塞之情當今先
 務無易此者惟陛下五行之是日詔送三省年卯詔曰朕
 以眇身始承大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
 幾之煩豈于一人所能備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教
 養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
 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
 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德況今周行之內
 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或左右之
 忠邪政令之否咸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聞

聞之疾苦有不上聞或聽直言母有忌諱朕方開謀正之
路消壘蔽之風其于獻論嘉謀惟恐不聞而行之惟恐不
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言而夫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
事空文尚志乃心毋掉後害應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及許
寄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于所在州軍附遞以
聞市告遞遞或和朕意中書各人曾肇之詞也 四月癸
丑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途
論大體指陳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妥官看詳
有可施行旋具聞奏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
家固非小補惟陛下留聽是日以奉議郎鄭敦義為承議
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為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敏求為
承事郎賜太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出身及開封府進
士呂彥祖並為初等官大正真州司法參軍彥祖淄州司
戶參軍敦義士育敏求仍令開門引見上殿皆以應詔上
書可採致賞之也 崇寧元年八月乙丑臣寮上言臣聞
前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士與眾棄之二帝三王之御
天下不易此道伏見前日詔誣先朝動搖法度罪不容誅
之人比言追貶而顯赫之昏板鑿所陳章疏且頒降手詔
著所以罪之之由俾中外洞知本末此真與眾棄之之美
意也臣愚尚以為陛下踐阼之始淵默不言當開獻書之
路而以書獻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合百里或加秩一等
或解武弁而等寺監丞簿之錄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論列

為何等語言往往懷疑迄今不釋欲望出其所上封事市
之四方果其言有補國是則至公之議帖然自厭脫或志
在觀望俾使名器無志嘉一定之論有無險而可之語附
下同上累光烈而害初政則于此時豈可以置而不問如
以臣言可採望早賜施行詔除鄭敦義江輝外鹿敏求退
所授承事郎降充簿尉高士育追所授官依舊左班殿直
呂彥祖追所授官何大正追所賜出身及所授官並下得
應舉
實錄無此元符三年四月十七日敏求自仁化令持改
承事郎士育以左班殿直特換承務郎大正以太學上
舍生特與賜同進士出身為真州司法參軍彥祖亦補
初等官為福州司法參軍士育敏求仍召對
九月癸巳降授朝議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鍾正甫為金
部員外郎正甫于元符末應詔上書第為正上第一人故
推用之
實錄載正甫除金部外它書不載正上乃檢會要增入或
削去
是月己未詔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寮章疏姓名如後
正上
鍾世美 喬世材 何彥正 黃古俊 鄧洵武
李積中
正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耿毅	宗雨	李中	俞泰	蔣靜
葉承	張景仁	馮祥	孫覽	張馮
蕭拱辰	張彥遠	劉涇	十三人	
正下				
許奉世	字大邦	吳珪	李籍	廖彥正
單暉	曾仁	王寧	李景直	王瑜
黃造	邵子濟	李彥遠	尹復泰	辛之武
陳南夫	祝向	曹謙	王景行	陳之正
周熊	范炯	二十二人		
邪上尤甚				
范柔中	鄧考甫	封覺氏	李新	吳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衡鈞	胡端修	趙令時	周瑄	安信之
孫球	高公應	郭執中	王察	趙詢
李傑	李奇	石芳	吳安遜	朱紱
周永徽	楊琳	金極	張集	呂諫卿
蘇炳	鮮于綽	黃策	高漸	王吉
張夙	王貫	葛茂宗	曹蓋	趙大佐
袁公通	洪羽	朱象	劉謂	二十九人
邪上四十一人				
梁寬	曹興宗	謝潛	許安修	羅禹臣
于肇	黃遠	劉吉甫	王公彥	吳仲正
楊壯	許克輔	胡良	李修	黃安期

梅君俞	沈十	張居	黃才	范宗顏
曹望	林廣	葛輝	連純熙	王交
張博	胡潛	劉勃	陳唐	董祥
陳師錫	王守	蔣津	高遵恆	王陽
張裕	王極	侯顯道	周遵道	宋壽岳
危克				
邪中一百五十八				
趙越	朱光裔	王忠恕	劉質夫	鄧允中
王岐	謝恢	蘇處厚	高公混	吳偉
江詢	劉冲	蕭利	劉幾	宋勳年
吳文規	張琮	狄瑾	郭時	楊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劉憲	張采	任賢賢	任伯雨	蘇大本
沈口	王歲	陳師錫	王發	呂陶
李浩	王復	陳師道	去言公裕	劉天啓
張承	史彭年	梁俊民	黃趾	李賢
李昇	楊植	薛達	梁景初	李靈
張浚	耿毅	劉渙	李平	劉郭
李孝迪	陳中夫	張永弼	張戢	李良翰
曹誦	黃安期	孫大暉	張恕	宋采
馬采	高定	曹相	富開	鮮于綽
韓英	范琦	陳象古	王天常	冨祖武
李幹	翁升	邵伯溫	張上行	韓安岳

高師中	宇文讓	李知遠	吳球	潘見素
蘇之悌	張蘇	李閔	衡石	祁彭年
陳結	葉世美	孫琮	毛隨	楊敦仁
檀固	許廣淵	李雲從	夏侯崇仁	唐廣仁
許劭	高薇	楊明	郭簡修	黎延
孫秉善	陳昇	朱曾	陳炎	段蔡
武仲苟	姚誼	王望之	李由嗣	蘇迴
段譽	馮伯樂	陳良能	王迴	趙孝三
宋之珍	楚興宗	陳彪	李晉裕	馮十星
高士戩	韓晞	王彥升	張確	劉奕
王中師	范植	賀昌辰	張及	張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鞠鐸	鞠嗣復	賈公裕	裴迪祖	王祐
梁安國	范說之	王奧之	劉經國	倪直孺
王夷約	楊天惠	劉覺	陳美	李處仁
朱恆	路昌衡	周鼎	李圭	陳鎮
部下三百一十二人				
王革	張說	朱暎	錢升	楊志信
王收	李庚	劉瑞芳	梁光	張敏
傅吉	王偉	趙茂曾	楊致祥	董玉
竹環	鄭綱	董鈞	任日新	趙齊賢
蘇克臣	高復	任仲奇	閻邱陞	陳口
陳卓	戎彭年	梁廷	陳琳	王健

喬大錫	丁執善	何宗翰	卞京	李和章
范子修	李接	徐瑛	王觀	毛叔度
吳倚	方造	林定	薛極	黃回
侍希龍	王彥弼	王師正	劉知至	劉策
李桂	馬牧	任廉	竇玟	黃汝方
宋通	張譽	杜之邵	王時	馬恕
孫發	李彥炳	倪直孺	楊韶	王威
鄧安正	黃正一	吳光美	李公素	徐公直
湯直	聶敏修	吳易	崔陟	徐純
謝楷	周邠	高臨	李志杰	蕭崇修
徐俯	李孝常	范百億	何權	宇文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俞次契	竇宗傑	魏瑩	李義史	蘇之悌
時君陳	張照	李茂	安津	魏介
章瓊	江榮	陳難	林崇旦	陳京
陸渙	裴保淳	程之才	余卞	呂奇
魏富	陸彥述	支殊	劉勃	曹勉中
馬承遠	董义	辛春卿	毛搗	黃叔靖
陳松	楊洵	鄭子淵	傅烈	蓋士宏
耿居正	毛克	薛睿	黃珏	聶思孝
楊明	甯鳳	舒洪中	洪習	武仲詢
向暹	徐愈	王驥	陳力	閻建
孟道	張友	劉政	汪忱	李壽

邵桓	胡盤	熊俊民	崔鶴	向詢
黃應泰	劉仲昕	司馬宏	黃熙	孟元旦
張元矩	唐嘉問	曾暉	范子丹	江汝言
馮正卿	王濤	劉思	徐大經	呂九中
吳文規	杜嗣	柴義	卞瑛	歐陽天
尹翊	胡沔	孫大臨	高敏修	葉疑
錢大中	燕景賢	任唐慈	張碩	陳誨
李庭堅	史唐陳	楊居	陳升	黃子爵
趙晞	張沆	王彥	富純	江洵
劉濤	吳環	文保躬	趙玉遠	王述
姜瑞中	朱繪	西門聿	趙象	馬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張濟	朱格	李黶	文嘉謀	上官彝
孫曾	潘琮	黃權	胡庶	程俱
馬待問	李翦	周希尹	燕然	蕭拱辰
傅爾	鄭少微	王和常	郝宗臣	林駢
鄭誥	劉寬	楊宏之	施邁	高公從
陳師錫	何景甫	范頊	張庭玉	魯靖
張朴	趙衡	王通	曹輝	劉蒙
毛求	益薦	李敦常	張直	楊珠寶
李處誨	晁詠之	宋由正	陳中	達純熙
張珙	文彭年	李機	楊禾	梁昂
高公傑	趙子決	家愿	王歲	陸表民

楊傑	白鎮	家公適	蘇家光	高漸
趙正	郭永年	楊傳	朱行中	王注
滕友	侯晉卿	周珩	毛直友	范世文
苗義	趙暹	王景行	謝學康	李世基
陳愨	曹下	孟長民	周紳	閻崇
郭奉世	薛及	任有功	徐商美	宇文溫
劉文美	上官均	張沔	王公彥	賈休復
宋直方	喬甫	高士玉	江偉	劉鼎臣
常蔽猷	何真	韓升卿	何大受	陳修己
賀霖	張彥遠	俞唐	馬布道	蒲俊
劉典	秦憲	蔣琳	方鼎	胡煥修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				
馮正雅	張元	句居體		
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為古諫議大夫諱其子為郊社齋 即世美元符末任福建路提舉常平因日食應詔上書乞 復熙寧紹聖政事以銷天變至是追贈 詔旨載世美書甚條按袋已先書降授朝請郎鍾正甫 為金部員外郎以元符末上書第為正上第一注云或 削去與此何如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之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 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考其言邪正今具名 來上其間昌言諫議指陳闕失皆有祈嘉納不能釋手至 其言當于理又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				

悉加精擢用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誣毀先帝政事者總
 百四十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譏誇斥言之尤
 甚者三十八人覽之流涕弗忍再觀得罪宗廟朕不敢貸
 可責遂遠方次等者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譏多與等第
 降官責遠小處監當以戒為臣之不幸者勸會邪上尤甚
 徐範柔中等三十八人內郭執中已除名勒停吳明王古
 已身亡未結致仕老疾邪上次等係梁寬等四十一人內
 陳唐亮充許安修已身亡劉吉甫係承務郎致仕詔范柔
 中等並持勒停永不收叙未結免羈管外餘分送逐處羈
 管

范柔中雷州 鄧考前筠州
 封覺民簡州 李新遂州
 衡鈞滿州 胡端修廣安軍
 趙令時蔡州 周誼柳州
 安信之同州 孫琮刑門軍
 高公應隨州 郭執中成州
 王蔡深州 趙响處州
 李傑曹州 李奇單州
 石芳曹州 吳安遜濮州
 周永成眉州 全極廬州
 張某邳州 呂諒御皂州
 鮮于緯河陽 黃策登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三三

高漸撫州 張夙廣濟軍
 王貫棟州
 梁寬 曹興宗 陳師錫 劉勃 黃安期
 沈千 羅鼎臣 高遵愷
 及降兩官寬等六人並添差監當鼎臣遵愷仍致
 任

于肇 黃遵 莫仲正 許允輔 楊咄
 胡良 李修 梅吉俞 張居 黃才
 寇宗顏 曹監 林膚 高輝 達純熙
 王父 張專 胡潛 董祥 蔣津
 王守 王陽 張松 王遜 侯顛道

同遵道 宋壽岳 謝潛 王公彥
 二十九人並衝替係私事理重仍不得改官
 首錄無此段此據詔旨及宣和錄二年九月十三日可
 考陳唐崇寧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五年正月十七日當
 考許安修崇寧五年正月十七日
 二年九月庚寅詔應上書邪等人和縣已上資序並與官
 觀厥期選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縣令 丙申詔建中靖
 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並合焚毀文字等並併依元祐已
 下立已元祐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四

徽宗皇帝

追復元祐黨人

崇寧四年九月九日鼎成 己亥御筆手詔元祐黨人
先帝罪在不赦曩在常憲密與之主屏之遠方固無遠理
案死既所豈不為寡矣先烈紹興年穀豐稔鑄鼎以安廟
社作樂以協神民嘉祥符錄和氣沃洽肆頒赦育章及萬
方興造邦誣入責避高一夫夫所朕尚惻然用示至仁稍
從內徙朕我寬德其羊爾心應嶺南移荆湖移江淮
江淮移近地惟不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
鄉人外依下項州 一今來朝廷寬恩所移州軍不見得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四

地里遠近竊慮所移却有遠近妨礙去處不同限指揮到
五日內許經州自陳乞去處本州入急速中尚書省即下
得陳乞非台移致分及拘礙去處如願依舊者亦聽 一
今來係持降詔許量移今後有司不得用例檢舉量移違
者以違制論 一量移增州人離州日並充伴送具起離
及到日中尚書省

鄂州昭州移漢陽軍

陳次升循州移鄂州

余奕封州移漳州

范正平蘇州移岳州

范采中雷州移全州

黃庭堅宜州移永州

陳瓘廉州移柳州

任伯雨昌化軍移道州

張庭堅東州移復州

二年八月一日自京移東
三年四月一日却移桂州

龍夫化州移桂陽監

二年八月一日自京移化

李祉英州移汝州

王道韶州移郴州

梁野瓊州移歸州

陳絢南恩州移峽州

馬瑜南恩州移岳州

王履新州移歸州

郭子旂賓州移峽州

趙希德賓州移荆門軍

王長民循州移江寧府

張林白州移衡州

范純粹鄂州移宣州

關守勳全州移建水軍

王化基高州移全州

曹布衡州移舒州兼口野

劉安世光州移江州

孫琮荆門軍移海州

馬洞濃州移荆門軍

李深復州移建昌州

曾紆永州移和州

蔡克明桂陽監移醴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四

鄭居簡鄂州移滁州

三年四月二日編管信州

韓忠彥濟州移相州 此到濟置

范純禮徐州移單州 此江史到

安焘建昌軍移農州

王古温州移徐州

曾肇汀州移台州

明年正月十七日復官其置
汀州在二月十七日

朱師服興國軍移秀州

張耒黃州移兗州

呂希純汝州移河陽

王觀臨江軍移湖州

豐稔建州移婺州

張舜民房州移魏州

謝文耀邵武軍移處州

龔原和州移湖州

吳安遜漢州移汝州

馮說徐州移汝州

梁安國齊州移澤州

王廣通州移陝州

曾熹歙州移華州 裴彥臣池州移廣德軍

朱敏福州移睦州 李穆全州移鄧州

鄧世昌益州移唐州 王化臣青州移濟州

李之儀太平州移唐州 江公望南安軍移衛州

陳祐歸州移光州

呂本中雜記崇寧間蔡京每謂人如劉安世史雄揭

嗆磨亦只說元祐是也京執政久亦時有長者之言

嘗有乞將元祐臣寮編置遠惡州郡者京曰元祐人

本無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其後蔡京得保

首領以沒未必不緣其有長者之語也

崇寧五年正月戊戌是夕彗星出西方由奎胃昴畢至

進獻紀年人又云

戊午沒 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頒常時中外臣寮

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者有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

人等今既遠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任藉許其自新朝堂

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

許以前事彈糾帝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言無

詔旨有此實錄乃削去不知何意也

丁未大赦天下應合叙用人依該非次赦恩與叙應見

帝爭官未量移者與量移應官員犯徒罪以下依條不以

赦降去官原減者許于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因依開奏

未斷者其仰依令赦原減 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

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違深慮郵淺惡人忘意臆

受種同間陳駝駭抵嶽觀政更張熙堂善此句害繼述必

真典刑宜喻通遐咸知朕意旨有中書省勸會崇寧二年

三月六日已後所降元祐姦黨指揮共二十二項詔除銜

罷外其逐項指揮並罷

二年三月乙酉六日七月乙巳二十九九月壬午六日

癸巳十七年丑二十五乙巳二十九十月庚午五日十

一月辛巳五日十二月己未十四庚申十五壬戌十七

己巳二十四三年六月甲辰三日戊午十七七月壬申

一戊寅七日丙申二十五四年二月己酉十日五月

戊申十二己上共十九項除三項當考今檢討得四年

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日詔凡三

進獻紀年人又云

項不知即是此否姑附見更詳考上二十五項並見元

祐彙籍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依下項收復

曾任軍臣執政官

劉摯追復朝請大夫

梁燾追復朝請大夫

李清臣追復左中散大夫故書戶

王巖史追復宣義郎

經第二等

曾授磁州團練副使韓志房叙復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官

青授廣州司戶參軍舒州居住曾布叙復太中大夫
提舉崇福宮
靜江軍節度副使軍州安置范純禮叙復左朝議大
大提舉鴻慶宮
責授郴州團練副使安燾叙復中大夫提舉鴻慶宮
中大夫宅州居住劉奉世提舉明道宮 <small>四年九月五</small>
左朝議大夫章惇追復太中大夫
輕第三等
追貶郴州團練副使黃履追復中大夫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追復宣義郎
<small>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small>
劉安世叙復承議郎
曾肇叙復朝散郎
鄒浩叙復承奉郎歸常州
朱光庭追復宣德郎
輕第二等
孔文仲追復奉議郎
范純粹叙復朝請郎管勾太清宮
豐稷叙復朝請郎管勾太清宮
王古叙復朝請郎管勾明道宮
勅停人
張舜民叙復朝散郎管勾洞霄宮

未師服叙復朝散郎管勾洞霄宮
師服安置興國軍在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除名勅停人
謝文耀叙復承議郎管勾太極宮
賈易叙復朝奉郎管勾玉局觀
呂希純叙復朝請郎管勾太極觀
楊畏叙復朝散郎管勾崇禧觀
輕第一等
除名勅停人
陳次升復朝奉大夫知漳州
降授朝奉大夫提舉崇福宮郭知章知虔州
<small>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small>
未敘特授朝散大夫知福州
朝請大夫葉祖洽知建州
祖洽未行丁家報上官均誌墓云大觀二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知洪州
文臣餘官
重第一等勅停人
任伯雨特授承務郎
范柔中鄧考甫龔夫陳璣並叙承務郎考甫依舊致
仕 鄧考甫叙復承務郎依舊致仕 元本無之今
自後假取增入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與范柔中俱不
許放還却不見其致仕月日

張庭堅叙復承務郎與監廟差違

馬涓叙復承事郎

封覺民追復承事郎

輕第一等除名勒停人

黃庭堅叙復奉議郎

陳祐李祉並叙復宣德郎

黃稔黃州別駕張耒叙復承議郎

李深叙復承議郎

李之儀叙復朝奉大夫

周誼叙復朝散郎

孫琮叙復承事郎

皇朝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胡端修叙復宣德郎

趙令時叙復朝奉郎

吳安遜梁去國並叙復宣義郎

王巖叙復奉議郎

曾紆叙復承事郎

勒停人

江公望叙復宣德郎監東嶽朝

李積中叙復宣德郎

王衍叙復承議郎

梁寬叙復朝奉大夫

沈十曹與宗並叙復承議郎

王極叙復宣德郎

陳師錫叙復朝請郎

楊球賢叙復朝請郎

陳弁洪芻周鈞並叙復宣德郎

黃安期叙復奉議郎

高漸叙復承事郎

蕭利叙復承議郎

趙越叙復古朝議大夫

滕友叙復朝奉郎

陳唐叙復宣德郎

李昭杞叙復朝散郎

皇朝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倪直孺王鞏並叙復承議郎

高茂華叙復承事郎

歐陽棨叙復朝奉大夫

陳系叙復朝請郎提舉崇福宮

廖正一叙復奉議郎監西嶽朝

劉唐老叙復朝請郎

楊彥璋叙復朝散大夫

張恕叙復朝奉郎管勾靈仙觀

梁士能叙復左朝議大夫

錢景祥叙復承議郎

李夷行叙復朝請郎

黃庭堅以下至李夷行并呂希哲張保源畢仲游常
安民見補之字格非米元尚黃隱蘇嘉神師極吳
安時並令吏部與監廟差違內見任官觀職朝差
違人依舊
程頤叙復宜義即依舊致仕
吳處厚追復朝奉郎
張夙追復承事郎
輕第三等
秦希甫叙復朝散大夫
降授宣德郎都院叙復朝散郎
朝散郎中正甫叙復朝奉大夫
許端卿叙復承議郎
向級叙復左朝議大夫
秦希甫以下并韓治令吏部與知州差違
選入輕第二等
呂諫卿 鄭俠 余真 范正平 楊琳
蘇昞 高茂宗 劉渭 柴采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馮百樂 趙响 李傑
李資 郭執中 石芳 金桓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周永藏 鮮于輝
王貫 蘇迥 禮固 何大受
以上並于舊資上降兩資收叙選吏部與合入差

違內無資可降人依條注違小處
于肇 黃遠 方侯正 許允輔 楊壯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厚 李脩
黃才 曹澗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宋壽岳 王交 張濤 許安修 胡潛
董厚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江洵 王公彥
方造 龐敏求
以上並令吏部注在外合入差違
葉世英復叙承務郎不理選限
呂芳祖 何大正 並許入學
衛鈞 秦公適 並與追復舊官資注
王系 於舊資上降兩資追復
以上見在人並在外任使居住重者不得至四輔
輕者不得至畿縣內身亡者據今來追復官品合
得遺表恩澤三分減一零數比類施行一名者不
減
十七日庚戌叙復劉摯等官資跡並削去甚無謂也
今用詔旨及宣和錄遺書或須稍刪之
癸丑詔元祐條籍人等石本已令除毀訖所有省部元錄
印板并頒降出外名籍冊並令所在除毀付刑部疾速施
行 丁巳詔曰者符祐邪臣來問擅權變亂此事未明

並興肆為誣誣誣詆宗廟父子之恩德君臣之義推原
 用心罪在不赦朕既承祖宗用德為治明示好惡止從竄
 斥以為天下萬世臣子之戒累年于茲不忍終棄是用差
 次錫叙復昇祿秩推以亦恩顯蓋復用尚慮姦朋妄意私
 議害國士大夫狙于邪說昏論溺以取賴朕甚憐焉布告
 天下明諭朕意毋惑 戊午御筆元祐係籍人石本已令
 除毀訖所有從初降黜于孫親屬職名拘礙差注薦舉并
 脚色保狀立項聲說及不得取應者並量等第與寬釋可
 連立法開奏 是日隨龍官却隨令任使居住謝健與知
 州差遣陳彥修盧連原吳珪范致明並與知軍差遣陳羔
 李熙載元書費恕李景夏慕容將美石城盧君佐田望曾

通鑑紀事本末

陳李口蘇肇霍漢英並令吏部與合入差遣

却隨以下十八人並詔旨當考謝健二月十六日知光
 州
 已未中書省言近降恩霽除石刻責降人已別降指揮外
 除未經檢舉叙復人數不少詔逐職及曾任京職事官監
 察御史已上并開封推判官及監司人令刑部限半月類
 聚一并中尚書省取旨外其未復官并未復舊差遣人并
 令刑吏部不候投狀及限兩月內贓罪及私罪情重人與
 依條叙復其公罪不以輕重私罪情輕人並復舊官及與
 未責降已前本等差遣如叙至兩官以上者取旨 三月
 戊戌詔應舊係石刻人除第三等許到闕外餘並不得到

闕下其前降重者不得至四輔輕者不得至畿縣指揮吏
 不施行勸會除第二等張士良今年二月十六日奉御寶
 批為係哲宗皇帝隨龍人特許任使居住外
 曾任軍臣執政等官

第一等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梁燾

王叡 蘇軾 李清臣

第二等

文彥博 章惇 范純仁 王珪 韓志彥

曾布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范純禮

通鑑紀事本末

劉奉世 安燾

第三等

張商英 蔣之奇 黃履 陸佃

曾任侍制以上官

第一等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孫升 曹肇

鄒浩 朱光庭

第二等

姚勛 趙君錫 馬然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鼎 王欽臣 李固 王汾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韓川	顧臨	曹易	呂希純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問
楊畏	謝文耀	岑象求	上官均	葉濤
楊康國	朱師服			
第三等				
陳次升	周鼎	徐勣	呂昌衡	董敦逸
郭知章	龔原	朱絃	葉祖洽	
除官				
第一等				
孔平仲	任伯雨	尹材	陳瓘	范柔中
鄧考甫	封覺民	張庭堅	龔夬	湯誠
馬涓				
第二等				
黃庭堅	歐陽棐	劉唐老	秦觀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吳安詩	張保源	司馬康
張耒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余度	鄭俠	晁補之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孫琦	陳邦
朱光高	蘇嘉	王回	李希績	歐陽中立
呂倚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趙昞

葛茂宗	劉涓	葉家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銜鈞	袁公通	馮百樂	周誼
孫琮	王察	汪衍	趙岫	胡端修
李傑	李甫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薇	高漸	張夙	鮮于輝
呂諒卿	王賈	朱絃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禮固	何大受	王晟
鹿敏求	江公望	曾好	高士育	鄭忠臣
种師極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昂臣	劉勅
王祖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遠	
方侯正	許克輔	楊咄	胡良	梅右俞
趙宗顏	張居	李修	達純熙	高遵裕
黃才	曹盟	侯固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爻	張濤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珠寶
倪直禱	蔣津	王守	鄭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胡潛
陳唐	劉經國	危克	張恕	陳井
洪昂	周錡	蕭利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迺	李昭化	陳泰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龍
第三等	韓治	都配	秦希甫	許端卿	向叙
	鍾正甫				
內臣					
第一等	張茂則	梁惟簡	陳衍	王化基	
第二等	梁如新	裴彥臣	李倬	諱辰	竇鉞
	王道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儼	梁弼	陳烱	張珠
	李儼	閻守勳	王綬	李榜	蔡克明
	鄧世昌	鄭居簡	王化臣		
第三等	張祐				
武臣					
第一等	郭子沂	馬懿	王長民		
第二等	王履	任濬	李永	張興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趙希德	王庭臣	吉師雄
	錢盛	吳休復	高士權	李遇	潘滋

	李玠	崔昌符	李嘉亮	劉廷望	李基
第三等	姓雄				
	二月十六日詔當考二月十四日除高陽副總管				
	四月丁丑臣蔡言伏覲知江寧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新				
	知漳州陳次升知福州朱絳是四人皆皆元祐舊黨政証				
	宗廟附會邪黨今任以技守尚典方面豈能奉行法令體				
	朝廷繼述之意哉輿論紛紛或以謂典刑若此恐非所以				
	明是非示好惡于天下若行放罷予以宮祠尚為優幸詔				
	朝請大夫知江寧徐勣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知虔州郭				
	知章提舉鴻慶宮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次升提舉明道				
	宮朝散大夫知福州朱絳提舉洞霄宮 七月壬辰詔舊				
	除籍人子弟不得到闕而今到闕者已見訖赴部令預集				
	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特與直差 又選人限一季若				
	在外指射差遣者聽仍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 一				
	係舊籍人子弟曾任監司以上職事而身無顯罪者今本				
	部持與陞一等資仕差注 一係舊籍人子弟不許注授				
	在京差遣其餘親屬不得注在京應奏官司差遣 一應				
	舊係石刻人並不許到闕先是臣蔡言自正月十四日				
	降指揮後來係籍人親屬并上書邪等人稍輻湊闕下守				
	候差遣或就吏部注擬在京官司當時朝廷應大以貫內				
	修政事理固當然稿恐浸久有害紹述宜略為防限以示				

好惡故有是詔 十一月癸丑臣寮上言伏觀崇寧五年七月三日勅應舊條籍人子弟不得到闕而今許到闕者見此赴部令預集注三次籍滿不授差遣者特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陛下既至仁之德開自新之路不忍終棄復列仕途茲城克齊之用心也又慮浸久有若紹述故略為防限以示好惡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限臣愚伏望聖慈特降口旨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若到闕三日即令投下文字朝見訖三日即令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則異趣之徒不得倚法之脫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上書邪等入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謂躬自臨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于子弟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為防限臣愚以為宜于七月三日勅內添入上書邪等無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天下幸甚從之 大觀二年三月戊辰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熱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之初姦臣乘間得罪放廢言念歲月之久屢更赦宥懷姦畔視報怨不已公肆誣詆罪在宗廟朕不敢貸其尚及朕所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人得罪止緣貪冒附會朋比或志匪誣誣言有近似或緣辨理語涉讒訛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可據元贓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特與甄

叙差違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先次看詳到孫國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未師服錢思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紛馬默周昂向敏李昭杞歐陽棨陳察梁士能楊彥章李青璉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易姚勅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仲陳郭木光喬蘇嘉吳濤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既節志臣廖正一呂希哲秦希甫張未社純四十五人詔除孫國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奪文看詳到葉祖洽郭知章上官均未致种師極錢景祥等六人詔並出籍詔旨六月十九日可考初草王珪孫固出籍在四月十三日今不取實錄並不載黨人出籍事甚無謂也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除節次看詳中納孫固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等六十人外今依赦看詳到韓維楊康國趙禹鮮于侁龔原董敦逸呂希純奉家求孔武仲葉濤唐義問余卞宋係國李深陳祐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社韓治曾野黃德馬諡王履任濬趙希德郭子旂劉延肇錢或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玘吉師雄趙希夷王庭臣高士權李承王獻可李嘉亮姚雄潘滋高茂華滕友張溥梅君俞楊瓌賈林膚彭鷗呂彥祖陳唐曹璽王守曹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虎敏求李肅高士育連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十宋壽岳侯顯趙越周錡蕭利高遵裕劉涓楊琳鄧允中董祥王交楊吐于肇劉勃許光輔謝潛張夙何大正張裕洪昌鮮于輝李積中馮百樂家公通李新許

安修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

詔旨政事三月二十八日可考實錄無黨籍事

戊申三省檢會大觀二年正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應允祐
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叙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
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

安燾此月十四日已卒三省檢會蓋在此前

自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
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官太中大夫提
舉崇福宮韓忠彥特授通直大夫降授朝散大夫蘇轍可
特授朝散大夫中奉大夫提舉鴻慶宮安燾可特授中大
夫致降授太子太保馮國公文彥博可追復太子太保故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四

追復左光祿大夫呂公著可追復右銀青光祿大夫致追

復太中大夫呂大防可追復通議大夫致追復朝請大夫

劉摯可追復朝議大夫致太中大夫曾布可追復通議大

夫致追復左中大夫章惇可追復通議大夫致追復朝散

大夫梁燾可追復朝請大夫致追復宣義郎王巖叟可追復

宣德郎致追復左中散大夫李清臣可追復中大夫致追

復左朝議大夫范純禮可追復左中散大夫致追復中大

夫黃履可追復太中大夫

初草六月二十九日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五

徽宗皇帝

明堂

崇寧四年八月丁亥車部員外郎姚舜仁言伏聞神宗皇
帝嘗詔侍臣故考古三雍之制開明堂辟雍以發政施仁
其初志蓋將以追配黃帝三代之治元祐紛攘之後紀綱
法度靡復存者陛下天縱之聖獨見于昭曠之先而執政
大臣相與發明神考之遺訓肇建外學規制辟雍而弦誦
之音遍於天下茲盛德之舉也又曰今陛下恢復先烈蒐
請上儀體虞庠之制立近郊之學即丁未之方辟雍之故
與夫區區之漢唐增煥祈年之館大營避暑之宮萬萬相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百二十五

矣臣伏願陛下上規黃帝三代之遺制下采戴禮經傳羣

儒之碩論即國之東兩已之地正明堂之大禮草元祐推

宜之設定崇寧不刊之規具大駕之由簿備五路之禮容

俾大旗物野布于國門鼓吹徐引于駢道萬國諸侯咸覲

于綈禮四方賓客咸覲於或儀則烈祖在天罔不來格上

帝時歌罔不頌誕陛下雖未及登封泰華之巔禪地汾陰

之北而橫經四學闡禮三雍臨辟水以擊羣英之綱御明

堂而受四海之贊頌不盛哉又曰臣謹考古禮繪成圖式

以獻其制中為一堂上設重屋太室居中西阿重屋四門

四堂各為一室其八室以通八方以擬八卦外闕四門以

示明四目達四聰之義四面各為五門以應五行皆法禮

記明堂位之文堂條十四步其廣十四步二分步之一應
周官世室之制其崇九尺以應周官一庭之數門堂取則
於正堂三之二其修九步三分步之一其廣十一步三分
步之二其門堂各為一室取則于門堂三之一其修三分
十分步之一其廣三分步六十八步之五十三室居中其條
四步其廣四步三分步之二四阿重屋各為一室其修三
步其廣三步二分步之一每室為四戶以法四時四旁為
八窓以象八節皆法三代之制總而計之凡九室以象九
州三十六戶以法三十六旬七十二楹以應七十二氣九
階以象天之道九上圓下方以體天地之形四隅無壁以
法呈道之四達戶設而不閉以示不藏至覆以茅青其簡

正氣記卷之六

也東序西序各二百一十有六軌之象也駢之于古則有
階參之于禮則不特奢不至靡儉不至陋號為崇寧明堂
定制之圖爰漢唐庶禮殆廢舉而行之意在今日千載
一時超絕運古臣愚妄議典禮死有餘地 戊子詔曰朕
若稽先王養帝之義嚴父之禮布政之居夏有世室商有
重屋周有明堂對越在天以孝以享朕承祖宗積累之緒
永惟先帝威德休烈懼無以稱而宗祀之報尚有闕焉中
夜以興休惕靡究比詔有司審加論定具圖來上于禮有
稽追三代之隆典熙諸儒之典說作而成之庶幾乎在朕
將扶禮祇載昭事上帝佑我烈考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其妣游仁所泰明堂園可依所定營建

蔡條云先是崇寧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宰相蔡京等進
呈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請即園內已之地建明堂繪圖
以獻上曰先帝常欲為之有圖見在禁中然考究未甚
詳京曰明堂之制見於禮記周官之書皆三代之制參
錯不同學者惑之舜仁留心二十餘年始知周官考工
記所載三代之制為文各互相修故得其法今有二圖
其齋宮悉南向一隨四時方所向上曰可隨四時方所
向仍令將作監李誠同舜仁上殿八月十六李誠姚舜
仁進明堂園上謂誠等曰聖人郊祀以配天配以
祖宗祀文王于明堂祀以考兩者當並行明堂之禮廢
已久漢唐卑陋不足法宜盡用三代之制必取巨材務

正氣記卷之六

要聖充以為萬世之法遂詔依舜仁等所奏明堂園議
唯不得科率勞民仍令學士院降此詔云
十月己巳詔明堂功力浩大煩覓立期限營建俟過來年
向成妨礙外取旨興功仍令胡師文梁子美各于本部出
材木處據合用造成熟材板葦上京其見役工可權罷
胡師文淮南發運梁子美河北都運實疎但云詔脩建
明堂俟過來歲興役不顯因由今用詔旨刪修八月二
十四日初下詔修建
五年正月丙午詔近以肇建明堂下諸路和買材植物料
已買者速償其價漸次附網送京師未買者並罷其拋
造工作如已造或願輸官者依舊直給價未造者罷之官

司如敢督索並科違制之罪 政和五年七月丁丑手詔
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遠而尊故配祖于郊近
而親故曰嚴父于明堂今三歲一郊侑我烈祖而宗祀明
堂以配上帝寓于殿寢禮蓋云闕朕嗣承先烈君極萬邦
罔極之懷欲報無所夙興夜寐靡違寧處宗寧之初嘗詔
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規模無足循襲朕為機餘間點諸
儒聽說制經稽古度以九庭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
方參合先王之制必無幾焉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傷工鳩
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御筆修製
明堂圖之大政即與前後營造事體不同應有司官屬自
當竭力奉上以成大功如是脩製所抽人匠取索材料材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植如敢占多隱諱不即發遣應劭者監官不以官高低並
行除名勒停送廣南遠慈州軍編管 八月癸卯詔脩建
明堂布告大廷依大禮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
及五岳四瀆等 己酉詔秘書省移于他所以其地為明
堂杭州觀察使陳彥言明堂基宜正臨兩方稍東方以據
福德之地故有是詔 壬子年詔曰明堂之制自三代以
還有為之君雖欲稽法先王終不能如古蓋遠經徇俗惑
于衆說夫其旨意朕承惟嚴父饗帝之禮尚闕未修取考
工記所載考其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令工倅圖無一
不合 又曰朕萬機之暇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
四阿重屋之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

地四戶以合四序八憲以應八節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
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憲兼三代之遺
制然諸儒之聽說饗帝嚴父聽胡布政于一堂之上于古
皆合其制大脩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以稱朕意布告
中外或使聞知于是內出明堂小樣于崇政殿集百官宣
示命太師魯國公蔡京為明堂使宣和殿學士蔡攸討論
指畫制度願謀閣侍制蔡肇蔡絛殿中監宋昇參詳與德
軍留後梁師成為都監保軍軍留後童師敏為承受以開
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罷以王革代之復以章為參詳明
堂使蔡京言夏后氏世室堂脩十四步方六尺為步廣明
七步半土室方四步廣益四尺木火金水四室各方三步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廣益三尺商人重屋堂脩七步 八尺為尋崇三尺四阿重
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則五室各自方一丈八尺三代之制脩廣
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
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為太室方一丈八尺則
室之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
九尺之筵為太室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
共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尺三丈一尺廣
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廣之
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无堂各脩四筵三丈六尺廣
五筵四丈五尺左右各脩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

各脩廣四庭 三丈六尺左右 各脩四庭 三丈六尺廣三
 庭 益四尺 三丈一尺 四阿各四庭 三丈六尺 堂柱外基各
 一庭 九尺 堂總脩一十九庭 一十七丈一尺 廣二十一庭
 一十八丈九尺 詔悉從之 七年三月 辛子 御製明堂上
 梁文 四月丙子 詔親祠明堂 六月戊午 太師魯國公
 蔡京進封陳魯國公 己未 童貫加檢校少傅 武成軍節
 度使 梁師成 為檢校少保 興德軍節度使 宣和殿學士
 蔡攸 為宣和殿大學士 大中大夫 開封尹 王革 連三官口
 和殿學士 大中大夫 武彥遠 兩官 顯謨閣侍制 蔡攸 蔡攸
 並為龍圖閣直學士 皆以明堂成 推賞也
 明堂推賞童貫及梁師成 降制 蔡攸以下 別降御筆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錄不書童貫及師成 蓋錄略也 今增入之 自餘轉正任橫
 行者 尚多 姑從實錄 更不一一書之
 乙亥 太師魯國公蔡京等上表 請御明堂 聽朝 頒常視朝
 詔 答不允 表三上 乃從之 九月 辛卯 祀上帝于明堂 以
 神宗皇帝配饗 十月 乙卯 朔 御明堂 平朔 左介 以是月 大
 運 政治 布告于天下 又頒來歲 歲運 歷數 癸未 蔡京等
 三上表 蔡靖 皇帝 御明堂 負來朝 百辟 南面 以聽 天下 從
 之 宣和 元年 十二月 壬寅 御製 明堂 頌
 官制
 政和 二年 九月 癸未 詔曰 朕所與共 天下之政者 惟二三
 執政之臣 而官稱之名 位序之貴 未足以垂萬世 我神考

訓迪 厥官 有司 不能 奉承 仰惟 前代 而以 僕臣 之職 充軍
 相之任 六卿之職 為三公之官 有志 以為 或末 遠暇 朕通
 進 來孝 若昔 大猷 稽三代 公孤之名 考左 輔右 弼之 號是
 正名 實惟 古之 師分 職率 屬期 予以 治官 不必 備而 惟其
 人 祇于 新書 克謹 厥服 同辰 於道 以成 烈考 之志 豈不 建
 與 公少 若除 三公 即為 軍相 今不 帶太 軍少 軍左 輔右
 弼之 任 三少 特進 以下 即帶 太軍 等官 稱治 省事 三公 新
 官 太師 舊官 太師 太傅 舊官 太傅 太保 舊官 太保 此古 三
 公之 官為 軍相 之任 今為 三師 古無 三師 之稱 今依 三代
 為 三公 論道 經邦 變理 陰陽 官不 必備 惟其人 為真相 之
 任 三少 新官 少師 舊官 太尉 少傅 舊官 司徒 少保 舊官 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

空 太尉 以下 舊為 三公 錄司徒 司空 周六 卿之官 非三公
 之任 乃今 之六 曹尚 書是也 太尉 秦官 居王 兵之任 亦非
 三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合罷 並依 周制 立三 孤之官 乃次 輔
 之位 三孤 貳公 洪化 寅亮 天地 或稱 為三 少為 次相 之任
 尚書 省令 太宗 皇帝 嘗任 今軍 相之官 已多 不煩 置新
 官 太軍 舊官 左僕 射新 官少 軍舊 官右 僕射 門下 省新 官
 左 輔舊 官侍 中中 書省 新官 右弼 舊官 中書 令
 竇 錄有 此但 置加 刪潤 今以 詔旨 別修 為尚 書令 若唐
 太宗 也當 時有 夫指 考今 但存 本文 蔡條 亦同 此誤 蔡
 條 國史 後補 官制 國朝 沿革 故事 太師 太傅 太保 為三
 師 太尉 司徒 司空 為三公 尚書 令侍 中中 書令 為三省

大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元豐中官制行皆如
 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至政和初復周官之
 制遂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易少師少傅少保為三
 少蓋古謂之三孤孤之為名不雅因以為三少焉尚書
 令開國初太宗皇帝嘗為之後不敢拜以為故事則如
 政若侍中中書令因易為左輔右弼雖易名焉亦未始
 有除授者至左古僕射則改為太宰少宰又復存太尉
 乃倣秦漢以為掌兵官其恩禮儀物或視執政蓋特命
 武臣焉而三公者當時為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前日之
 制特為官稱而已乃職任焉故以三公兼領三省事三
 省事宰相未嘗不兼領但不若今制以三公別總三省
 事為官長矣時魯公既為太師乃魏公相蓋以三公而
 下兼相任者然魯公權重固辭此任乃免書門下省
 者以樞密院事皆過門下省不致任兵柄故也上始不
 聽魯公曰今獨臣免書而已其制固存乃從之行之久
 矣宣和七年李邦彥執政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改太師
 直以尚書令代為三公蓋蓋使相之路而使不敢拜焉
 詔曰在昔神考董正治官肇建文階以祿多士職聯合治
 各有等差名實既實以克用人而武選官稱循沿末世有
 志未就以遠于今述而後明歷敢念朕朕夙夜惟念易而
 新之訓迪厥官自我作古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凡爾有官尚謹乃止致我成憲其爾之休所有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階磨勘遷改請給奉隆等凡厥恩數悉如舊章咨爾有求
 其祇新書無忽正任 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
 練使刺史 古六階仍舊不帶持節等橫行新官 通侍
 大夫舊官內客省使 正侍大夫舊官延福宮使 中侍
 大夫舊官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舊官客省使 中衛大
 夫舊官引進使 拱衛大夫舊官四方館使 左武大夫
 舊官東上閤門使 右武大夫舊官西上閤門使 中亮
 郎舊官引進副使 中衛郎舊官引進副使 左武郎舊
 官東上閤門副使 右武郎舊官西上閤門副使 右一
 十二階大夫又帶通節仍舊內通事舍人閤門祗候看班
 祗候仍舊 皇城使以下新官 武功大夫舊官皇城使
 武德大夫舊官宮苑使左右驍騎使內藏庫使 武顯
 大夫舊官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 武節大夫舊
 官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 武器大夫舊官內園使洛苑
 使如京使崇儀使 武經大夫舊官西京左藏庫使 武
 義大夫舊官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 武翼大
 夫舊官供備庫使 右八階帶通節仍舊 皇城副使以
 下新官 武功郎舊官皇城副使 武德郎舊官宮苑副
 使左右驍騎副使內藏庫副使 武顯郎舊官左藏庫副
 使東作坊副使西作坊副使 武節郎舊官莊宅副使六
 宅副使文思副使 武器郎舊官內園副使洛苑副使如
 京副使崇義副使 武經郎舊官西京左藏庫副使 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七

義郎舊官西京作坊副使東西染院副使禮賓副使 武
 翼郎舊官供備庫副使 右八階 內殿承制以下小使
 臣新官 毅武郎舊官內殿承制 修武郎舊官內殿宗
 班 從義郎舊官東頭供奉官 從義郎舊官西頭供奉
 官 忠訓郎舊官左侍禁 忠訓郎舊官右侍禁 成忠
 郎舊官左班殿直 保義郎舊官右班殿直 承節郎舊
 官三班奉職 承信郎舊官三班借職 進武校尉舊官
 三班差使 進義校尉舊官三班借差 右十二階 入
 內內侍省兩省新官 供奉官舊官東頭供奉官 左侍
 禁舊官西頭供奉官 右侍禁舊官殿頭 左班殿直舊
 官高品 右班殿直舊官高班 黃門仍舊祇候 侍禁
 舊官祇候殿頭 祇候殿直舊官祇候高班 祇候黃門
 內品舊官祇候內品 祇候內品仍舊祇候內品 祇候
 候內品仍舊祇候內品 右一十一階八階改三階仍
 舊 大將軍新官 進武副尉舊官大將 進義副尉舊
 官正名軍將 守闕進義副尉舊官守闕軍將 右三階
 殿侍新官 下班祇候差在京宗室及外州軍祇候稱
 殿侍非是除東西班應奉人依舊外餘改作下班祇應
 南班環衛官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率府率府副率列
 無職領不礙官制各仍舊 衛官各有三等 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共四十八階 左右金吾衛 左右馳
 衛 左右武衛 左右屯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監門

左右千牛衛 左右衛 合依舊率府率府副率五
 等十階左右衛司禦率府率左右衛清道監門內率府率
 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副率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左右內
 率府副率合仍舊 醫職新官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
 大夫成全大夫舊官軍器庫使 保和大夫舊官西綾錦
 使 保安大夫舊官權易使翰林良醫舊官翰林醫官使
 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舊官軍器副使 保和
 郎舊官西綾錦副使 保安郎舊官權易副使 翰林醫
 正舊官翰林醫官副使 合吏部依此頒行 翰林醫
 未勝非云元豐議官制殿中丞張誠一有春數言事內出
 誠一劄目送局請改內侍官名局官蘇頌蔡京王震陳
 煥同奏事進呈神宗顯視左右曰此無內臣祖宗為此
 名蓋有深意豈可輕議取劉子入御袖至崇寧初蔡京
 相徽宗置殿中監近侍遂有分職鄭居中執政議武選
 其後命下文武俱稱郎大夫內侍預馬自是押班都知
 殿頭內養等各一切革去蓋京與居中皆結閣寺以進
 故與之為地如此
 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等只稱某軍節度使之類其
 通侍正侍中侍大夫三階內外通轉所理磨勘並依橫行
 舊例 又詔通侍正侍中侍大夫請受並依元舊官則例
 支破 詔新定三公輔弼并武選等官名自來年正月一
 日奉行 尚書省言檢會政和三年六月八日朝旨吏部

一第... 丹... 日... 三...

與重修敕令所同共講究到分曹建據指揮令尚書省別
 行措置云云今契勘昨吏部與勅令所講定到諸州六曹
 參軍置員多寡不稱立定左右治獄參軍名稱非古又六
 曹參軍外吏依開封置散參軍員額混清無別按古有六
 曹據召可依舊復置庶官稱不雜分職聯治各有分守今
 擬州府分曹建據格目如後 三京河南府舊一十一員
 大名府舊九員應天府舊十員今置一十五員司錄參軍
 一員差承務郎以上通判次參判曹官據官士曹參軍一
 員士曹據一員戶曹參軍一員戶曹據一員儀曹參軍一
 員儀曹據一員兵曹參軍一員兵曹據一員刑曹參軍一
 員刑曹據一員工曹參軍二員分左右管推勘公事工曹
 據一員並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一員兼管檢法議
 判並差職官次今錄次判司 大藩五十二處並繁雜舊
 九員共四處今置一十三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
 上參判次知縣曹官士曹參軍一員戶曹參軍一員儀曹
 參軍一員兵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工曹參軍一員
 並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次監當如使闕限滿過一
 月無人就即差職官據官士曹據一員兼儀曹戶曹據一
 員兵曹據一員兼工曹刑曹據三員分左右管推公事一
 員兼管檢法議判司舊七員八員共四十六處今置
 十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曹官士
 曹參一員士曹據一員兼戶曹管左推勘公事戶曹參軍

一員戶曹據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儀曹據一員兼兵曹管
 右推勘公事兵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刑曹據一員
 兼工曹兼管檢法議判並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次
 監當如使闕限滿過一月無人就即差職官除州二百六
 十處舊七員八員事繁共一十三處今置一十員司錄參
 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口口口口次經任監當
 曹官士曹參軍一員士曹據一員兼戶曹參軍一員管左
 推勘公事儀曹參軍一員儀曹據一員兼兵曹兵曹參軍
 一員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刑曹據一員兼工曹
 工曹參軍一員管檢法議判並差職官次錄參次判司七
 員事簡六員事繁共四十處今置九員司錄參軍一員差
 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人曹官據官士曹
 參軍一員士曹據一員兼戶曹參軍一員管左推
 勘公事儀曹參軍一員兵曹據一員兼刑曹兵曹參軍一
 員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並差判司兼檢法議判
 工曹參軍一員並差職官次今錄次判司舊六員事簡共
 四十處今置七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
 知縣次經任監當人曹官據官士曹參軍一員戶曹參軍
 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兼管左推勘公事兵曹參軍一員刑
 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判工曹參軍一員兼管右推勘
 公事並差職官次今錄次判司舊五員事簡共五十二處
 今置六員司錄參軍一員差承務郎以上參判次知縣次

經任監當曹官務官士曹參軍一員兼管左推勘公事戶
 曹參軍一員儀曹參軍一員刑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
 刑工曹參軍一員兼管右推勘公事並差職官次令錄次
 判司舊四員事商共四十九處今置五員判司錄參軍一員
 差承務郎以上兼判次知縣次經任監當曹官士曹參軍
 一員兼儀曹管左推勘公事戶曹參軍一員兵曹參軍一
 員兼工曹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兼管檢法議刑
 並差職官次令錄次判司 舊二員一員事商共十四處
 今置三員判司錄參軍一員兼儀曹管左推勘公事戶曹
 參軍一員兼儀曹管右推勘公事刑曹參軍一員兼工曹
 兼管檢法議刑差判司 詔旨 又奏契勘左右選員多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少學校教養以成其材既命以官無闕除授天下事務比
 祖宗時過多而分職置官尚仍祖宗之舊諸州官少之治
 事之人吏部員元無試用之地蓋夫措置久矣今除已添
 差縣丞等外以吏部人數凡四萬三千有奇而吏部闕額
 一萬四千有奇是三人侍闕端開六年然後得錄士大夫
 不至兼謹亦良以此今因參定州縣曹掾量增員數五百
 餘處雖未足以稱事建官亦以助吏員云云詔依新定官
 名自來年正月一日奉行詔旨
 蔡條云政和間魯公又建白天下分曹建掾其實患員
 多闕少且五規模之美而已其後議者皆不以爲然復
 罷矣 初尚書省措置內六項云一兼事務近有司將

諸司管勾官於不詳差出官內兼充顯有相妨及其除
 舊來兼管及合委官事務諸路州軍不一謂如軍貨庫
 諸司管勾官架閣庫理又憑由磨勘司報料院倉庫給
 納監庫務之類今來並合依舊兼領如所兼事務與今
 定官屬各行那移由今所屬于合差出官內差或不合
 差出官于法合差者相度事繁簡別無妨礙即差安施
 行一今來所置官屬並先以見任人陞等填闕候通理
 滿替日依新法施行端如大藩曹官合差承務郎以上
 人若本等人不足且推合見任職官充又如餘州曹官
 合差職官人若不足即以見任判司權充之類除見
 任官差填外不足即依新定格日差除一今來合置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錄參軍其本州見任有簽判及錄參並類承務郎以上
 者欲將簽判改充內曹官合差選人處即權令見今錄
 參充近上曹官候通理滿替罷即以新法差注施行
 如願罷者聽內無簽判處其見任錄參係承務郎以上
 者即就改充一司錄參軍糾察諸案給進在六曹官之
 上其不置司錄處即合通判糾舉一應已分定六曹去
 處如行移闕牒中奏文字之類並只以本曹兼書官及
 知通繫御內事有干別曹者即向御繫書謂如工曹文
 字內有干刑曹者即向刑曹通言行違之類一應今來分
 曹掾條伴與大觀三年四月以前已降指揮合通行者
 並兼行內有相妨者從今來指揮其上月日已後指

擇更不施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六

徽宗皇帝

八行取士

大觀元年三月甲辰詔以八行取士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姻信于朋友為任仁于州里為恤和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孝悌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恤為下曾有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善天下孔子曰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教孝悌孝悌與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人

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賈與萬民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凡已立法保任孝悌睦姻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欲貪污無不為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政也近因除暇稽周官之書制為法度頒之學校明倫善俗庶幾于古 一諸士有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善內親為睦善外親為姻信於朋友為任仁于州里為恤和君臣之義為忠達義利之分為和 一諸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行八行見于事狀著于鄉里者皆隣保伍以行實中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中州如令 一諸士八行孝悌忠和為上睦姻為中任恤為

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
 為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中尚書省取
 旨釋褐命官優加推用 一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
 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為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
 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為上舍中
 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為上
 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為
 內舍之選除為外舍之選 一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
 者上舍貢入外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為內舍
 仍准上舍法 一諸士以八行中上舍選而被貢入太學
 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已下考職行資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一

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取旨推恩中等依太學上等法侍
 殿試推恩下等依太學中等法 一諸士以八行中選在
 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為諸生之首選免職事及諸齋長
 諭 一諸生以八行考士為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
 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倩月丁內舍免支移月丁 一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及大不恭詆訕不廟指斥乘輿
 為不忠之刑惡逆誣罵告言祖父父母別籍異財供養
 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衣為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
 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為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
 強姦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為不和之刑謀殺及累賈總麻
 以上親殺大功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為不睦之刑誣罵

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
 相犯至徒違律為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為不婣之刑
 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為不任之刑
 詐欺取財罪杖告罵者隣保伍有所規求避克或告事不
 干己為不恤之刑 一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
 自書于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一諸士有犯
 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姻
 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
 之貢者隣保伍申縣縣令佐審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
 第三等罰聽盡于諸生之列 六月庚午御筆令諸州學
 以御製八行八刑刻石從江東轉運副使家彬奏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八月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鄭居中以
 所賜御書八行八刑模刻于石立之學宮從之 十二月
 壬午御筆八行八刑之士所在皆得以名聞不限在學不
 在學令學制局申明行下從提舉福建路學士陳汝錫奏
 請 四年正月庚子朔中丞吳執中言竊聞邇來諸路以
 八行貢者如親病割股或對佛燃項或刺臂出血寫青詞
 以請或不茹葷常誦佛書以此謂之孝或常救其兄之溺
 或與其弟同居十餘年以此謂之悌其女適人貧不能自
 給取而養之於家為善內親又以孀弱寡取而教之為善
 外親此則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為睦婣二行當一過歎
 歲率豪民以粥食飢者而謂之恤夫粥食飢者乃豪民自

為之而已獨謂之恤可乎又有嘗收養一遺棄小兒者嘗
救一跛者之溺以為恤如此之類不可遽數伏願下之太
學俾長氣博士考以道義列白是非澄去冒濫勿使妄進
申飭天下郡縣長吏及學事司審察考驗要皆得行實有
其人則必公舉無其人勿以妄肯務在奉承詔旨不夫去
意而已從之 政和元年十一月乙酉京畿提舉學事林
震乞自今應以八行延入縣學者並依州學外舍生例給
食從之 三年閏四月甲寅詔八行許添差諸州教授從
奏詔即王愈奏議也 七月己亥新提舉承與軍路學事
苑詞言陛下製為八行法行之累年士以行實聞于朝廷
載在仕版已足以勸矣尚取行實之尤異者註其門閭使

鄉里至愚者皆知遵善遠罪從之 三年九月癸酉詔八
行人多占學額日久致妨士人入學可依條限貢發施行
六年十二月甲戌臣僚上言欲乞今後八行預貢之人
必與諸州貢士混試太學上舍俟其中選然後隨所中等
第與之升舍應所推恩如上舍法不中選者還之本貢手
詔依所奏 重和元年八月丁巳御筆諸州添差八行教
授自今許添大藩不預執事

州縣學武學附

崇寧元年八月甲戌右僕射蔡京請以學校為今日先務
乞天下並置學養士如允所請乞先次施行一乞罷開封
府解額除量留五十人充開封府上舍人取應外餘並改

充天下貢士之數所有諸州軍額各取三分之一添充貢
士額一乞天下並置學養士郡小或家入少則令三二州
學官聚學于一州一乞置州學並差教授二員一乞增置
田養養士應本路常平戶絕土田物業契勘合用數撥充
如不足以諸色係省官田宅物業補足一乞以三舍考選
法通行天下聽每三年貢入太學上舍試仍別為統令為
三等若試中上等補充太學上舍試中中等補充下等試
中下等者補充內舍餘為外舍生雖補止及中下等或下
及等及科舉遺逸而學行為鄉里所服委知州通判監司
依貢士法貢入委祭酒司業博士詢考得實當議量材錄
用一乞令郡守監司保任貢士若貢士到太學試中上等

及考選升舍人多即等第五法推賞一乞諸縣置學于本
縣委令位學畫地制及不係首雜收錢內務充費用一乞
學生自縣學考選升州學一乞州縣並置小學一乞並立
學生在學升黜法一乞外任官子弟許入學取應在外官
子弟親戚法不合在本處取應者許隨處入學即不升補
與貢在學迨及一年給公祿許赴太學取應國子監解石
一乞州縣學職掌學諭學長許差持奏名人一乞禁不得
教學生非經文字書文字詔令講議司立法頒降仍差將
作少監字樣于城南門外踏逐修置外學 十二月丁丑

詔諸邪說歧行非先聖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
學生犯者并出詔諸路教授序官外官小者並在本州錄

事參軍之上其供給承務即以上依條判餘依職官例
戊寅年臣蔡京等上諸路州縣學勅令格式乞鑿板頒降
從之 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臣等昨具陳乞諸路置學
奏士伏承詔旨令講議司立法施行謹以元陳請畫一并
參酌太學勅令格式取其可以行于外者修立成諸路州
縣勅令格式并一時指揮凡十三冊謹繕寫上進以聞如
得乞當乞下本司鑿板頒行其看詳者乞送國子監收掌
所有今日已前應州縣學校條件已係新書收載者更不
行用詔疾速鑿板頒行 二年正月甲申詔諸路教授自
外任移者除依條通考仕許就仕陞改其教導有方貢試
如法者仍聽保明再任內廣南路應陞改者減舉主一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辛丑詔學校大善育材無以文勝質選賢與能無以私
挽法母恣于始而急于終毋使已私而挽官事 三月乙
酉講議司言諸路州學生以前舉終場人數二百人以上
以一百人為額數少者以二州三州併附一州聚學今聚
學尚有不及二百人之處即於法未有定額欲將所併聚
學并信有教授不及二百人之處聽以前舉終場三分之
二並為定額其上舍內舍及撥定人蓋視一百人之額得
隨數減定從之 四月戊午詔提舉司每路教授及十人
以上者歲舉改官增三人不及者一人不許舉它官有能
訓導學生中太學上舍數及八分者提舉學事官保明以
聞國子監驗實依太學博士正法改官 庚午詔國子

監印書賜諸州縣學 五月庚辰戶部言提舉學事司乞
州縣學之費通一路財用恩副從之 戊子詔不置教授
州軍蓋學處學生以百人為額 六月丙辰詔縣學生不
及二十人處許依州學例併附鄰近大縣一處教養 八
月丙寅講議司言縣學校內三旬所試乞改為月試季一
周之五月試兼仲月試論季月試策從之 三年正月己
丑詔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八小
縣三十人 癸丑中書省勸會天下已置學養士士在學
校月書季考行藝純修方與入貢其選額艱而科舉取一
日之長人樂從律求易以趨故異意與忘情之人多彈于
入學甚夫朝廷教養之意語五路學生在州學一年方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取應餘路在學半年仍通縣學日即取應人衆而學校
所養數少雖今在學半年其不在學之人尚多者仰學事
司較量相度聞奏 辛丑詔季考月書鄉舉里選之法以
其間有未便事節近已委有司別行講充慮修立法度忽
遽未易成就猶須寬假歲月精加考求期于協順人情選
拔寒鄉口俊而後已所有後來科場可更令參以科舉取
士一次使遠方舉人知悉 三月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
元豐中太學生休假日引詣武學射聽習射聖嘗著為
令乞頒其法于諸路州學從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成
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遷一官以照檢卹州學生貴人
韋直方紳竹縣學生龐汝翼谷采詆訕元豐收事此也又

直方汝翼並送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 六月丙午詔諸
路州軍未嘗置學處並置學 七月庚子詔諸路知州通
判並增入主管學事四字 八月戊午詔諸路應錄學校
奉行違慢令監司糾察中尚書省 辛酉醴州醴陵縣學
主事邱彥特送五百里外編管元考較長論屏出學荆湖
南路特選判官兼提舉學事元書言邱彥試表言涉誘訛
也 九月癸口詔諸路應副修蓋學舍了畢提舉學事及
州縣官各與減磨勘年有差 壬辰詔諸州別為齋舍教
養材武之士隨人數多寡許令入學並依進士法其考選
校試升補取令武學條制看詳修定頒下 十一月丙申
祀昊天上帝于圓邱以太祖皇帝配禮畢大赦今來興建
學校廢罷科舉改考士素行以絕倖冒務得膏材然慮州
縣未能奉詔令人未勸向尚有遺逸致多士未盡在學
或歎于考選校定所取上舍內舍主不敷額數或學宇卑
陋食飲疎薄未足以稱朕教養待士之意已差提舉學事
官分詣天下仰疾速備行所部推原法意有不如令者按
罪以聞除將來科舉一次外並由學校升貢 四月閏二
月辛未詔應諸路州學據學額餘數額外增養學生並依
額內八條例施行 口月壬午詔諸州縣生徒試補入學經
試終場及自外舍陞內舍者免身丁內舍仍免借陞上舍
即依官戶法 九月己亥制曰朕聞先王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今天下承平休養日久垂髫幼稚在所樂育仰學事

司州縣長吏多方勸諭令入小學依大學例量令支給
與此食其考選校試之法仰三省措置取旨無幾有造之
時 十二月乙亥尚書省言諸路學校各已就緒其所前
人今來中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功
已見于此士之在學月書學考苟有成材理當不誤歲月
使令入貢今做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志為
歲貢之制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無使士益
知勉詔大司成兼侍講詳昂等看詳增損修立條約以聞
從之
送昂等看詳乃十月二十七日聖旨為歲貢之制乃尚
書省建議詳昂等看詳增損耳非昂等創為也宜錄則
修失實令改正
五年二月丁未詔去年正月指揮諸州添置武學教養武
士至今踰年教養每州無幾而月有按試乃為考校程文
使教官不得率意儒學又管勾按試兵官教頭皆有添給
食錢官中旋置鞍馬蓋造馬厰營葺射圃百端糜費有虛
名無實効可罷去 七月庚子詔曰學校以善風俗人倫
治則興亂則廢非特教養而已也乃者親詔有司以月書
學考之益退送頌勞待養有方未當士心故令考正若罷
縣學則士非里選廢學報則人無所養減教授則無師併
提舉則無總名存實廢甚非教育之本朕蒙覽庶寧詔書
以俟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

天下則無幾可復古矣復鄉舉里選布之天下以追三代之隆神考之志也而多減廢于朕繼述之孝其可得乎其縣學提舉官學田限放授並各依舊退送者更長一試特給假許不限次數以優士之在學者詩不云乎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咨爾多士宜體朕意 甲辰詔已降指揮張行學制比閱前後法令猶未極慮夫士心或因而稍擾有害學政可依下項一天下學生既令歲貢將來入貢其數必多所有辟雍並令依舊仍依崇寧四年十一月已前指揮施行一退送學生既展一年後之不為不久待之不為不盡此覽科舉舊法有因教理學許持奏名推恩之法學生貢至辟雍三試退送未有理舉推恩之文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退送之人所以惠無歸學生貢至辟雍試不中退送者並與理為到省舉送依例施行 九月乙卯學制尚書臣等檢會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朝旨諸州學別為齋舍秋春武士結有條畫頒下諸路後來入學之人已多昨因今年二月廢罷尋未曾復置臣等代觀御製學校新法內一項遂州解額五路已有指揮十人取一名可令以前榜所解額于數內以一分充貢武士額臣等未嘗今來立教春武士法合依舊通行天下或止于三路五路施行已降睿旨別具合措置事件聞奏御筆山西出將氣俗使然所當先者平治之時武不可廢可依已降指揮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解額取一分充貢額無則貢文士 十一月乙巳大

司成兼侍講薛昂園子監司業強淵明言竊謂文學之士自縣升之州由州貢之辟雍又合而試之第為上舍內舍之等而推恩侍殿試或升之太學其法可謂倍矣而武士之制雖有武學外置解額而選考升貢之法將見周王于適六師及之之盛如成周之時仰有以副陛下獎育人材之意從之 十二月癸未學制尚書臣等奏請學制合格武等凡三十五冊詔頒行之 大觀元年十二月壬午建州浦口縣丞徐秉哲遣一官以縣學生條籍者千餘人此一路最多東皆實專考校事提舉學事司乞加優獎故有是命 二年五月庚戌提舉京西南路學事路璠言臣所願八州三十餘縣凡諸路最為褊小管學舍乃至三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百餘人瞻學田業等歲收錢斛六萬三千餘貫石竊計諸路學舍生徒田業錢斛之數何翅數百萬此曠古所未嘗有也詔有司總會諸路州軍縣文武大小學生并學費所入所用實數具圖冊上之御府副在辟雍仍宣付史館從之 九月乙丑詔諸路州學有闕藏書皆以經史為名方今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口置闕處賜名曰稽古 三年八月己丑詔學校法度已見完備惟在奉行可令諸路提舉學事司檢察州縣如稍有懈弛及輒妄議按劾以聞當議重責 四年八月戊寅詔州小學生更不給食又詔自今取貢額三分于大比前一年解法不及學及雖入學而見條退然者方得取應又詔所

在學生及五百人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五十人者不置
以本州在任有出身官兼預尋改五十人作八十人詳見
大學一書中 政和元年正月辛未詔諸路州軍學生不
及八十人處不置教授若係熙豐曾置教授雖不滿八十
人自合存留 二年五月壬申臣僚上言參以科舉廢罷
縣學歲陞之法非使詔自今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
揮其後降指揮更不施行見太學 三年四月甲申宣義
郎黃冠言欲令天下士自鄉而升之縣學自縣學而陞之
州則通謂之選士可也其自稱則曰外舍生又其才之向
成而升之內舍則謂之俊士其自稱則曰內舍生又其才
之已成而貢之辟雍然後謂之貢士焉其自稱也亦以是
而已從之 六月丁巳詔武學州縣外舍生稱武選士內
舍生稱武俊士 庚申尚書省言學校養士以待天下賢
能可以作人材教士行與教化自縣學升之州自州升之
辟雍自辟雍升之太學然後命官則縣學為升貢之本今
天下令佐吏部注授多非其人俗吏則以學為不急不加
察治縱其犯法庸吏則發法容姦漫不加省有罪不治以
致學生在學既闕爭訟至或殺人蓋令位不加訓治州學
下切舉察提舉官失于提按以致如此不惟士夫其行亦
官發其職今具下項云云詔依 十一月癸卯詔補蔭入
官人隨學入所在州學仍別為齋公私試附州學生別作
試考校 十二月甲寅河北路轉運判官張孝純言同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六

三

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
宮之詔諸路州郡每歲薦貢士于學因講射禮從之 四
年三月丁丑詔諸路應小學生及百人處並增差教諭一
員 六月庚午詔小學做太學立三舍法 八月辛亥詔
諸路學校及三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上者增
一分之半即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
學事司具可增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 九月辛卯詔
以辟雍大成殿名頌之諸路州學從河南尹蔡安持奏乞
也 五年十一月庚辰詔應縣學生三經赴歲陞而不預
陞入州學者依三不赴條例除籍 宣和二年十月己巳
尚書省言契勘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願入京武學人已依
元豐法試補 入學舉試入舊制係與武學外舍人類試
取一百人同上舍生發解緣科舉已罷今此做新舊法令
尚書省于大比前二年春季檢舉降救下兵部依元豐法
奏舉其被舉人限當年冬季到闕與免試補試入學充外
舍生依與校定人赴次年公試其考選陞補推恩並依大
觀武學法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六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徽宗皇帝

道學

大觀元年二月己未御筆批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 二年三月庚申詔以金籙靈寶道場儀範四百二十六部降天下有道觀處令守令選道士依按奉行 五月辛亥御筆道門近添試經撥放年頭女冠舊止三十人可增作七十人內京畿三十人諸路四十人

蔡條史補道家者流為政和初上有疾踰百日稍康後一夕夢有人召上方其夢中謂若昔在藩邸時如赴哲廟宣召者及至乃一宮觀爾即有道士二人為僧相焉

道學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遂至一壇上諭上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上再拜受命而還二儀相者復乘上而去及寤作記良悉嘗遣使示魯公魯公時猶責居于杭也始大修宮觀於其中即舊奉天神所在玉清和陽宮玉虛殿羽人以歲時入內講齋醮事親製步虛樂章調其音聲焉而道家遂謂上為亦明和陽天帝然上肅祇神祇所崇者祀事而已亦未有少君樂大者 政和二年正月癸未詔釋教修設水陸及祈禳道場輒將道教神位相參者僧尼以違制論主首知而不舉與同罪者為分 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天下應道教仙經不以多寡許官吏道俗士庶繳中所屬附急遽投進及所至委監

司郡守投訪 四年正月戊寅御筆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額外鑒義品秩此視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等並無請給人從及不許中乞恩例 三月辛卯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教聲讀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 六年二月壬申御筆道教改隸秘書省 十月甲申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像可遷赴天章閣西位仍闕奉安

恐此時未有長生大帝君像當考王黼宣和殿降聖記云歲在丁酉皇帝乃悟本長生大帝君丁酉蓋政和七年也史須詳考之蔡條史補政和七年有林靈素出靈素温州人也少從浮屠學以無行為所在敗惡久之去

道學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為道士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附會諸闕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主東方青華帝君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華帝君亦曰判府天尊而靈素乃其府仙帥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曰一時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魯公曰左九仙伯鄭居中劉正夫等若童貫諸巨閹幸有名位王黼時為內相乃曰文華史故章革時選為天府乃曰仙獄伯氏時主進奉乃曰園苑寶華史又謂上寵妃劉氏曰九華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獨喜其事乃賜號通真先生初劉處二王先生皆為上禮然有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靈素

至乃以其事歸之於上而曰已獨佐之每自號小史佐
治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然靈素定無術徒最大言是
時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數以語
近伴於是神降事起矣

七年正月乙未御筆自命應天下道士與免階堦迎接衙
府宮觀科配借索登投郡官監察司相見依長老法 癸
丑秘書省奏據左右街道錄院申恭依聖古指揮將所降
道教五宗再行條具立為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為
宗元始天尊為宗師第二真人之教以清淨為宗太上王
晨天尊為宗師第三神仙之教以變化為宗太上老君為
宗師第四正一之教以誠感為宗三天法師靜應真君為

宗師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為宗南華真人為宗師至於
上清通真達靈神化之道感降仙聖不繫教法之內為高
上之道教主道君皇帝為宗師詔依所奏左右街道錄院
印行 二月甲子詔通真先生林靈素於道錄宮宣諭青
華帝君降臨事左右街道錄傳希烈等皆作記上之
傳希烈等畧曰連夜漏向丑香風颯至徐有赤光大如
彈丸東流空中上下往來既離復合已而電光四出雷
聲隱然環珮之音近在咫尺一空恍如白晝仰瞻繪像
俄失所在特緝素空存而已二天人躡空乘雲冉冉而
下其一絳服玉冠大頰和豫蓋教主道君皇帝也其一
上下青衣儼若青華帝君之狀又前藥一人貌與通元

先生張虛白無少異焉從者朱紫不可悉計迺還由西
而行又曰考之仙版青華帝君實高上神霄玉清王之
弟也仰惟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出明
應帝王之興起雖動而不失其所謂至靜雖為而實未
嘗為故其通真接靈澹然獨與神明居者若辛卯歲之
夢兆癸巳歲之示見則見希有中外交已悉聞而知之至
於今日坐堂與之上而神飛玉京來仙境之真而跡旋
禁御則或未之聞也

辛未御筆天下天寧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如小
州軍監無道觀以僧寺充即不得將天慶觀改仍於殿上
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 四月庚申御筆朕每登

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為
大霄帝君親中華彼浮屠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
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帝允所請令弟清華帝君權朕大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尚
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
敬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五月癸卯改玉清和陽
宮為玉清神霄宮 七月丁亥御筆如有僧徒歸心道門
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許赴輔正亭陳訴立賜度牒紫衣
八月丙辰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子文子皆著
書以傳後世有唐號為經並列藏室國朝始如莊列南華
冲虛之號以其書入國子學而亢桑子文子未聞頒行乞

取其書於秘書省精加釀定列於國子之籍與莊列並行從之 十二月辛未御筆太上老君所著道德經世以諸子等稱未稱尊崇之禮可改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 重和元年四月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訪道儒二教惡談毀詞分為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證驗又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上釋經詠誦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並從之 八月戊午制散郎新知兗州王純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問於其中出論題從之 辛酉手詔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叙列於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昨所注道德經可視做唐制命大臣分章司書寫刻石於神霄玉

清萬壽宮 庚午御筆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由漢以來折而異之黃老之學遂與堯舜周孔之道不同故世流於末俗不見大全道由是以隱千有餘歲矣朕作新之究其本始於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階行於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於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應入學並令州縣勘會保明不經刑責不犯十惡姦盜及違八行之人許入州縣學教養並依先行學法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

品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居士逸士隱士志士每歲試經撥放及有度牒合披戴者並依舊外唯須在學一年方許披戴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為道徒試中升貢同稱貢士陞貢到京入辟雍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闕鄉就殿試當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元士以下資任請給各隨品依品官法唯人從不差兵士役人止於宮觀人內量差其叙位在本品之下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天慶觀知及副知將來有闕並以學校登科人充其餘宮觀亦依此志士以上令禮部置名籍差注並如吏部法自與道教異人間至深慮山林高蹈之士尚多有之可令監司訪之縣縣下者保各其所管地方有無高上

之士依八行法以禮延入學並以名聞或不願入學監司郡守親駕給券馬人船差官伴送赴闕又不願即具奏聽旨當賜璽書招聘高上之士多隱於亭伍工隸僕廝之類或身自犯刑責以逃世離俗令延納招聘一無所問仰並以名聞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武奏乞選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鑲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下 九月丙戌大學辟雍各差通內經莊子列子二人為博士閏九月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本州官兼充從之 丙子尚書省言已降御筆處分道徒升貢三歲大比許闕鄉就殿試欲令禮部依文士給號被候

唱名初入仕並補志士道職已上取旨並賜褐服高者依
文士從之 十月壬辰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陳洵仁奏本
州學係籍學生止有九十一人而一兩月間士之勸誘入
道學及内外舍生願換道徒者將與儒士等妻是本州州
學教授當職官推行有方提舉學事置司在本州遵永詔
旨同共計力奉行州學内舍生宋瑀願換道學内舍生本
人係故翰林學士宋祁之孫已兩預貢舉行藝清修自來
留心道學舊有撰到道論十篇乃近撰神霄玉清宮萬壽
雅一篇謹具繳進呈 御筆宋瑀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
殿試 庚子御筆道徒止許道士及無妻人入學无道士
版本服餘服博帶幅巾其襪鞞指揮勿行 癸卯上御寶

上卷之三十三

錄官傳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 十一月己酉御
筆道流入官自一命以上至視品中大夫宜正名辨禮以
爲次遷之格而文階近列有館閣之職亦宜仿此定制以
待瑰璋高妙不次拔擢之人今以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同
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爲道階以待晨爲待制以受經同
修撰至直閣爲道職道階以年勞遷授道職如文臣隨官
帶職之制不限常格授惟其人無則闕之 十二月丙申
御筆莊周列禦寇所著書與太上真經並行方之孔門不
在孟軻揚雄下其令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司議所以褒顯
之設像並配太上祠 壬寅御筆道士簡格褐衣銀木紫
衣香木或槐木師號以上象牙 宣和元年正月乙卯手

認應寺院屋宇田產常住一切如舊永不改革有敢議者
以違御筆論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改從中國佛號
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士之號僧稱德士寺爲宮院爲觀即
住持之人爲知宮觀事不廢其教不害其禮而已言念四
方萬里之遙其徒之衆不悉茲意可令每路監司一員聽
其事郡守察佐召集播告咸使知之 御筆天下僧尼已
改宮觀其銅鈸銅像塔等按先天紀鈸乃黃帝戰蚩尤之
兵器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應僧尼寺院并士庶之家於
逐路已改宮觀監司處限十日送納不得隱匿毀棄類聚
斤重具數奏聞 御筆僧已降詔改爲德士所有僧錄司
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錄

上卷之三十三

屬道德院恭依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可並爲德士
司 己未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庚申詔已降指揮
鏡鈸佛像等限十日納官可除鏡鈸依已降指揮佛像並
存留依所錫勅號添用冠服通行天下 辛酉御筆德士
冠並依道流見戴諸色冠樣止不飾日月星辰除有官職
者許服皂襪紫道服執牙簡餘已有紫衣人並紫道服褐
衣改鈸褐道服皆木簡並稱姓氏舊有師號者仍舊在京
自三月一日依此外州軍候指揮到日限一季改易 御
筆寺院已改爲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真宮臣庶墳寺改
兩字下用黃錄院自合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拳拳
稽首賜天尊服仍改塑菩薩羅漢並改道服冠簪佛封大

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
 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
 初祖達摩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
 士四祖封靈 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
 永覺連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
 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修善到像不納並許改
 聖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疏度牒並改
 作披戴為德士 戊辰尚書省言改易佛菩薩羅漢等像
 及經文指揮乞橫且寢罷詔改易止為今後又申明行下
 寺詔別聽旨 壬申御筆羅漢已改為無漏和尚猶未加
 封爵可封比廬士 五月丁巳御筆手詔釋氏改服易名

續修四庫全書

七

盡從華俗不廢其教翁然成風然習之者不知道妙未稱
 一道德同風俗之意今後應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
 其德士宮觀知副已上職掌有闕非試中人不在選舉差
 補之限其德童遇試經撥放並習混元道德或靈寶度人
 一經庶人無殊習道通為一以副勸獎之政 戊午御筆
 禁以二月十五日真元節集眾為金仙涅槃會 六月甲
 中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
 二年正月甲子御筆儒道合而為一其道學自合廢
 寶錄只書甲子罷道學本紀因之止如此書亦可道學
 遽罷必有故當考纂條道家者流一篇亦不載
 十月癸巳詔僧尼非改德士女德口有未會批改度牒人

特與放罪許依近降指揮改換新式度牒 詔外路僧尼
 復用錢鈔令於在京官司收買 三年七月庚午御筆三
 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御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
 置道正一員從恭依奏請也 十月丙辰御寶錄宮神霄
 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秘錄及保仙秘錄仍許黼
 等拜表稱謝 十一月甲子御筆提舉道錄院凡修道史
 表不須設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為首三皇而下帝王
 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為十二篇傳分十類又
 詔自漢至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 四年三月丙子詔
 諸路提舉神霄宮監司解發有道行能行天心正法及拜
 章有應驗道士逐路各三兩人赴提學道錄院審察取旨

續修四庫全書

七

五年十一月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冲虛至德真經
 頌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 十年十月庚寅御
 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并帶職人並令封至朝官許蔭贖
 私罪為官戶

神霄宮

政和七年二月辛未御筆天下天寧萬壽觀改作神霄玉
 清萬壽宮如小州軍監無道觀以僧寺充即不得將天慶
 觀改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 重和元
 年正月甲辰御筆天下州軍置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
 詣檢察以聞 二月壬申手詔諸路提舉刑獄訪使者
 巡按所至仍詣神霄玉清萬壽宮瞻視觀像考驗殿室觀

其廢舉察其施設各具奏聞 三月戊子朝議大夫知泗州葉黶者授單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坐改建神霄宮不如法故也 六月乙卯御筆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並不隸道正司令逐路提舉官管勾 壬戌御筆特州修建神霄宮如法守或當職官并廉訪使者各遷一官 甲戌御筆天下神霄宮知州軍帶管勾字通判帶同管勾字 七月癸未御筆道隱於小成流於未俗人不足與明不顯於世朕作新斯人以覺天下神霄玉清府實總為大監臨下土比詔四方改營宮宇以迎神此官吏勤惰不一尚未就緒更賴輔弼大臣同寅協力宰臣可兼神霄玉清宮使執政官无副使判官聽旨差自改官制不置使名權時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二

仰本路提舉漕臣於逐州軍并縣鎮選擇寄居宮觀年六十已下通判以上人一員申尚書省就差管勾本宮專切檢察本宮事務 九月庚寅頒御注老子石刻神霄宮 十月癸卯上御寶錄宮傳度玉清神霄宮秘錄會者八百人 宣和元年五月庚戌詔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已賜田產房廊道業並割付本宮掌守置歷支用更不隸州縣字管所有前後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八月丙戌御製御書神霄玉清萬壽宮記其畧曰蓋嘗參道家之說獨觀希美之妙欽惟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體道之妙立乎萬世口上統御神霄監觀萬國無疆之休雖眇躬是荷而下民之命定神明所司乃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以嚴奉祀自京師始以致崇極以示訓化累年于茲誠忱感格高厚溥臨屬者三元八節按冲科啟淨供風馬雲車來顧末享震雷交舉神光燭天群仙翼然浮空而來者或擲寶劍或灑玉屑駭聽奪目追參化元卿士大夫侍衛之臣悉見悉聞嘆未之有咸有紀述著之簡編為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予佑者自三皇以還數千年絕道之後乃復見于今日可謂盛矣仍令京師神霄玉清萬壽宮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無窮 十一月辛亥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萬壽宮觀玉真王所說玉皇神變妙經刊印頒行從之 七年十二月戊午御筆神霄宮除依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並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三

原來去處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

方士

崇寧二年正月己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奉災福無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為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

此據蔡條史補增入口混康是何許人七月二十三日賜先生號蔡條史補道家者流上嗣服之初於釋老好尚未有適莫魯公喜佛因導上以性理天下始建崇寧萬壽寺後改曰天寧又崇於端午日因內道場上焚香再拜以禮佛并其舍利四散逆出於水晶匣外上為之贊焉方士劉混康有節行為上所信聽人詆佛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三

三月庚子詔劉混康肅恭祀事達于上境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朕甚憂之當體至懷精加禱請所建殿宇賜名天寧萬壽 七月庚子賜茅山道士洞元通妙大師劉混康號葆真觀妙先生江東轉運判官席震為之請也 五年七月甲寅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 大觀元年二月丙戌鳳翔府于仙姑授清真沖妙先生 初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詔已差李璣賞御封香社鳳翔府太平宮等處道場因就宣召于仙姑赴闕孫觀供到蔡京事迹道教之興自左街道錄徐知常供元符皇后符水有驗被寵過遂薦范致虛作正言致虛以為紹述先帝法度非相蔡京不可後有王老志獻廟嘗夢被

召如在藩邸時見老君坐殿上儀衛如王者論上曰汝以宿命當與吾教上受命而出夢覺記其事是年十一月冬祀老志亦從之上在大廟小次中老志曰陛下昔夢尚記之乎時臣在帝旁也黎明車輅出南薰門天神降於空中議者謂老志所為也道教之盛則自此始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指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上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人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寮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志

二年五月乙卯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劉混康特贈大中大夫 政和三年三月甲戌左街道錄觀妙元明真虛一大師徐知常特授沖虛先生 辛巳詔濮州王老志賜號安泊處士 九月辛卯遣兵部員外郎王童召濮州處士王老志赴闕令同本縣長吏以禮敦遣童實薦老志者故將遣之 辛酉詔封處士王老志為洞微先生 十月戊申朔御筆元觀法師程若虛封寶籙先生 寶籙宮不見起建月日或自此始程若虛事更考之 四年正月辛丑洞微先生王老志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 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 老志漢之臨朐人隸京東轉運司為書史自言嘗遇鐘

顯真人授內丹要訣棄妻子結草為廬施病藥者喜與人言休咎頗籍籍有聞政和三年秋詔州縣敦遣至京師封洞微先生館茶京賜第南園士大夫聞門數召對禁中上手書親妙明真之號賜之明年乞歸留之不得卒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

五年十月癸卯嵩山道人王仔昔封冲隱處士 六年二月癸未詔訪聞棣州士人劉棟疏食孫神虛心契道人之隱奧洞然照知處方書符每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於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券遞馬無令失所 三月乙卯冲隱處士王仔昔封通妙先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詔旨五年十月七月初封冲隱處士蔡條云王仔昔者豫章人也始學儒後自言遇許遜真君授以大洞隱書秘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於魯公第時大早上焦心禱雨每遣使持一幅素紙心求仔昔昔皆禱雨也一日中使又至出紙求書如常時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曰焚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有紙來禱雨今得此大誤矣詎敢進耶仔昔怒曰弟持去上得果驗異益上然祝為寵妃赤日者如其言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然仔昔神怪過老志道人腹中委曲前知事如見又言白晝能見星故魯公寢不樂從容奏曰臣位師臣

輔政而家養力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然之乃居之於上清寶籙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於是詔納焉於大內

七年二月壬戌棣州貢士劉棟奏伏蒙聖恩以臣本州并提舉司保舉四行聞奏特授將仕郎臣昨忽遇九天益昇韓真人授以景靈玉陽神應鐘法仰祝聖壽若臣苟官爵即負師言伏望時垂矜察所有勅命乞賜追寢詔依所乞賜紫衣道服

詔旨六年二月十九日召赴闕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鐘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召赴闕蔡條云劉棟者棣州人亦儒士自云嘗遇仙人韓君者與之丹曰剝取丹服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丹輒復如故政和中以丹上之上曰汝師賜服而奪之以慕長年非朕所用意也還焉靈素乃謂仙人韓君者乃韓君丈人也韓君丈人乃上帝之首相雖不隸於神霄而實佐帝君之治上乃命棟以官為直龍圖閣又為作韓君丈人觀於其鄉郡而使棟願之仍係籍於道流封先生方神降及廢釋氏棟亦預焉然棟頗涉獵儒書慕李泌之為人晚為利所奪不能自還也凡為神降之事者往往先後多不得其死

重和元年三月戊申召劉棟赴闕 四月壬戌御筆特改温州永嘉縣紫芝峯法因院為紫芝觀賜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充功德觀看管墳塋 五月丁亥通真達靈先生

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元妙先生通元先生張虛白為通元
 冲妙先生 九月壬寅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
 中大夫林靈素金門羽客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奉大夫張
 虛白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 閏九月己未通直郎管勾
 棣州韓君丈人觀劉棟為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不受
 十一月丙辰中大夫通真達靈元妙先生林靈素為冲和
 殿侍晨 十二月己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
 無稽據宜復舊名狂人指王仔昔也
 仔昔始寓蔡京第後居上清寶籙宮已而宮人有為道
 士亦居寶籙宮者以姦事疑似發因逐仔昔於城外東
 太一宮因之仔昔性傲上初待以客禮故仔昔視宦閣
 若奴僕又欲使羣道士皆師已及林靈素出仔昔寵遽
 衰眾乃使道士孫密告仔昔不遜語下開封府獄死陪
 仔昔者宦官馮浩尤力此據蔡條文補及叢談增入條
 謂仔昔死在政和七年按宣和元年十二月二日乃復
 九鼎舊名指仔昔為狂人則仔昔誅死當在重和元年
 今因復舊名附見其事
 宣和元年十一月壬申故林靈素歸温州
 楊氏編年十一月故道士林靈素歸温州靈素溫人善
 妖術輔以雷公法帝性來不逞於口口宿毫淮泗乞食
 諸寺羣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歐擊訟至府庭通判石
 冲聞之意其輕便俊捷脫之置於館問吐納燒煉飛神

之術搗至京師引謁蔡京致見上靈素因大言謂上實
 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伯靈素乃祐慈於是上喜之
 建寶籙於京城創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學改寺院僧尼
 至是京城大水上遣靈素禳之不驗靈素又嘗衝太子
 節不避太子繫之訴於上上遂厭之逐去蔡條云都城
 大水冒城將入靈素與諸道士為法事巡行徇佯於城
 上役夫數千爭舉樾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得免上聞始
 不樂靈素又與宦官近幸分黨爭敵上惡之勝於神霄
 之殿其繪像所曰褚慧罪惡不悛帝命削其遷秩降為
 下鬼焉因逐歸其鄉郡特差江端本通判温州而監察
 馮靈素去乃以廢釋氏事歸之釋氏旋復因各使納錢
 為批度牒得再披剃幾百萬緡久之上復思靈素使道
 流保明欲再召入釋氏大懼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
 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靈素下血死矣是時上益
 厭方士過怪姑竊廉而已且知其徒多妄作乃稍正於
 法未久而亂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八

徽宗皇帝

三衛

崇寧四年二月己酉中書省言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次舍之衆寡為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為衛而士庶子者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遠漢以郎執戟宿衛殿中舉衣冠子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衛五府其法詳審今殿庭設伏悉以禁旅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倣前世擇賢德之後勲戚之裔以侍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今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八

古修立三衛郎一員治一府之事秩比大中大夫三衛中郎為之貳文武各一員秩比朝議大夫日率其屬直于殿陛長在左右立于起居郎之前各分左右文武西在知承旨之後伏退治事於府博士二員秩比承議郎主簿一員秩比宣德郎博士掌教導校試親勲翊衛郎程文講書武藝親衛府郎十員秩比朝奉郎中郎十員秩比承議郎勲衛府郎十員秩比通直郎中郎十員秩比宣德郎翊衛府郎二十員秩比宣義郎中郎二十員秩比承事郎親勲翊衛郎文武各四十員分左右侍立給衣帶紫羅義襪窄衫鍍金雙鹿束帶執長柄八瓣骨朵親衛立於殿上兩旁勲衛立於堦殿翊衛立於兩階衛士之前三衛

郎依給舍中郎依少卿給依寺丞親衛口以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親察使以上子孫

勲衛官以勲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大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翊衛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并以親兄弟子孫充直退皆入府誦書各占一經一月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藝者許赴武學親勲翊衛郎許年十八已上人才秀整武攻即兼有材武之人親衛承務郎已上大使臣親勲翊衛許通選人小使臣各召六曹郎官武官正任團練使以上二員保明文臣令大學官武臣令武學官試以合格人聞三省審差從之詔旨太繁此用實錄所修稍增入本紀但書置三衛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八

郎等官

詔元祐嘉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明充三衛官親勲翊衛郎知同保係元祐嘉黨五服內親屬而不告者處斬乙丑改三衛郎為三衛侍郎三月丁未詔願試三衛官依鎖廳人例仍依條破券

四輔

崇寧四年七月丁巳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謹酌地遠近之中割移縣鎮分置四輔南以潁昌府為南輔荆汝州之郊隸隸之凡七縣東去南京道里差遠今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荆南京寧陵楚邱柘城京畿之考城太康隸之凡六縣西以鄭州

為四輔劉西京察隸之凡六縣北以涇州為北輔劉北
京輔城南樂隸之凡七縣四輔郡並依節度州以大中大
夫以上充知州事置副總管鈐轄各一員知州都總管餘
依三路帥臣法各屯馬步軍共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
百萬從之

輔州改為拱州在八月十三日趙挺之手記京置京畿
四輔郡每郡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京意
蓋欲以宗親如宋喬年胡師文等為之則兵權歸已矣
京初欲逐殿前指揮使王思以已私人代之臣挺之因
對奏云思受陛下聖恩除節度使殿前指揮使思武人
頗懷感激今京欲逐之願陛下留以宿衛上然之思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不逐京遂謀為四輔屯兵之計王思除殿前建節在大
觀二年正月此時挺之已死手記必誤或是崇寧年正
月除殿副時恭條史補都邑舊宣武軍也地坦平旁無
險固魯公自為侍從時已嘆其無戎備矣又上即位每
好下問故臨朝詢聽左右侍御之臣魯公微意欲稍革
去宦官親近由是崇寧中力陳祖宗寓將兵於畿縣不
惟就糧蓋亦防微杜漸焉但制度狹小今宜法前意微
漢三輔盡萃兵於輔郡仍各增屯至五萬人以近臣領
之季一入奏如故事遂置四輔又設三衛置三衛侍郎
主之擇大臣熟威子弟及儒士為親衛勳衛翊衛即然
四輔始置兵亦未及五萬制度猶未就時三衛諸郎既

多熟威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謗言時至謂魯公反設
此以囚人主由是四輔三衛皆虛罷魯公亦不敢言
復也其後上果聽任宦者晚年又亦稍厭之每臨朝御
幸至無所詢顧其應對者多察視親事口口徒耳及北
敵犯順舉兵而南自越大河畧無屏蔽遂直抵闕下四
輔之制良可惜云

八月丙子詔改東輔州為拱州

實錄但云改東輔為拱州沒其當日州名今增入

十二月乙亥御筆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
二萬人為額 五年正月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廡舍軍
營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 十二月癸亥京畿轉運使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果言伏見陛下中書王幾肇新四轉改提點為轉運使職
事繁劇信提點官兩員請於京畿增置運判一員從之
大觀元年四月戊午詔東輔依舊以襄邑縣漸次營建其
以曹州為東口指揮勿行 政和四年十月乙巳詔襄邑
縣復為拱州

元圭

政和二年十月壬寅太師楚國公蔡京左僕射何執中知
樞密院事吳居厚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
左丞侯蒙尚書右丞鄧洵仁等議臣等伏蒙宣示古元圭
其制兩旁列十二山長一尺二寸上銳下方上有雲雨文
下無琢飾外黑內赤中有小好溫潤光澤制作奇古大異

帝王臣等按主之制尚矣自舜輯五瑞修五玉以班岳牧
說者謂主在焉無見於經唯禹平水土告厥成功帝錫以
元圭而主之名於是始著王為純陽之精有充實之美土
居中央運四時生萬物故古之聖人以玉為主以重土為
圭之文有國者所當御蓋取諸地聖人統天地御陰陽妙
萬物非特地道而已天元而地黃天道致用於南藏用於
北坎為赤天之正色也圭之所以用元蓋取諸天又曰今
主銳上大也方下地也上有雲行雨施之文天成也下靜
而無所歸歸地乎也天地之道於是又備焉舜之所以歸
先祭見於此矣堯舜無二道二典之文又備焉舜典之所載
亦堯事也堯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作十有二章而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五

圭十有二寸其兩旁亦如之其制其數悉同則為禹圭明
矣又曰皇帝陛下繼禹之緒行堯之道親親以仁而九族
敦叙任賢使能而百姓昭明以善養人而萬邦協和惠養
鰥寡而黎民於變聰明文思格于上下與天同功天所履
命授以至寶而臣等親堯舜履考堯禹之制於千古之下
與萬邦黎獻舞手蹈足不勝大慶謹稽首再拜上議以聞
已酉太師蔡京等奏言元圭至寶歷世無傳道之將興
時若有待宜命攸司以時辰采拂龜筮吉昭受大寶以爲
邦家之慶以慰神民之心詔不允自是三上表從之詔以
冬至日受元圭分命宰臣親王奏告天地宗廟吏部尚書
奏告社稷太師蔡京公蔡京前朔三日奏告昊天上帝

司空尚書左僕射何執中告皇地祇 皇弟越王德告太
廟 皇兄豫章郡王孝恭告別廟 吏部尚書張充公告
太社太稷 三年十月庚戌手詔曰朕若古之訓惟天爲
大天下萬物無以稱之故先王以類而求祀於圓邱象其
形奠蒼璧象其色冬至取其時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
有以體其道夫天元地黃元天道也朕荷天顧誕錫以元
圭內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蓋周之鎮圭有法
乎是祇天之體予以昭事上帝而體其道過周遠矣將來
冬祀可播大圭執鎮圭庶格上帝之心教祐于下民永爲
定制 四年正月甲申顯謨閣直學士制議大夫新知秦
州胡師文爲中奉大夫以討論元圭推賞也 丙戌中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一宮使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直審思殿提舉龍德宮
熙河蘭會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爲太尉以受元圭故推賞
也 甲辰朝散大夫通判開德府王景文轉奉直大夫與
知州差遣仍召赴都堂以元圭待之故也
九鼎 重和九鼎附
崇寧三年二月始用方士魏漢津之說鑄九鼎 四年三
月戊午宰臣蔡京言九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內爲九
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墀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
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宮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
幣用黃樂用宮祭其北方曰寶宮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
皂東北曰壯宮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皂東方曰蒼宮其

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風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皂八幣皆為中祠祭絜用素饗其樂舞帝為泰嘉安之曲迎神送神泰景安之曲初獻升降奏正安之曲亞獻奏文安之曲文舞曰帝臨嘉至之舞武舞曰神娛錫羨之舞八幣皆奏明安之曲迎神送神奏擬安之曲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亞獻奏成安之曲帝為銘御製八幣銘實京為之

政和會要祭為篇云崇寧三年二月以隱士魏漢津言脩百物之象鑄為九四年三月告成與御製九幣記

年月不同蔡條國史後補與記同與會要不同口今以會要為據於三年二月末載始鑄九幣并取御制九幣記及蔡條云云附此後御製九幣記其畧曰朕荷天顧誕相特揆事庶幾有成然世俗罕見淺聞之士駭心愕聽胥動以言朕取成於心請命上帝屏斥邪言乃詔有司允徒趨事口口以崇寧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國之南鑄之中曰帝為後改為龍為金二十有二萬斤銘治之夕中夜起視夫光燭天一鑄而就上則日月星辰雲物中則宗廟朝廷臣民下則山川原隰墳衍承以神人盤以蛟龍飾以黃金覆以重屋既而群鶴來儀和舞其上甘露感格於重屋之下不運之

茲萬世永固萬物東作於時為春故作蒼鴻後改曰青以奠齊魯萬物南成於時為夏故作彤鴻後改曰明以奠荆楚平秩西成於時為秋故作晶鴻後改曰晶以奠秦陝平在朔易於時為冬故作寶鴻後改曰寶以奠北之區為乾物以資始鴻曰魁鴻後改曰健西南之區為坤物以資生鴻曰阜鴻後改曰順東北之區為艮民為終始鴻曰壯鴻後改曰壯東南之區為巽巽以中命鴻曰風鴻後改曰謙于以贊天地之化協乾坤之用道四時之和遂品物之宜消水旱之變弭甲兵之患一舉夏之心定世祚之永非上帝鑒臨宗廟眷祐何以臻此正月丙戌詔於帝為宮立大角星祠以導迎景祀 七月

甲辰製造大樂局鑄帝為八幣成宣德郎大司樂劉炳轉一官賜五品服沖顯處士大樂府師授大樂局製造官魏漢津為沖顯實應先生 八月甲申奉安九幣于九成宮

乙酉幸九成宮而獻

蔡條五行篇崇寧四年三月鑄九幣其制皆以九州水土內為中及奉安於九成宮翌日車駕幸之以禮焉至北方曰寶鴻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鴻忽焉其中水流於外然鴻金既厚水又久在其中不應及上行禮而作故魯公私恠之殊不樂於是劉炳進言曰鴻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獨寶鴻取水土於雒州界非燕之正方也豈為此乎當時尤以為神然其後終於北方致亂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己亥
大赦天下制曰朕承祖宗之烈宅兆民之上任大守重靡
敢違寧思持盈守成之至難念繼志述事之攸濟選用求
正共圖康功內則講修憲章與熙豐既隆之典外則攘却
口口復版圖已棄之疆慨難津以資賢能招巖穴以取遺
逸隆九廟以尊祖載五兵以阜民荷天降康方夏校靖星
軌順序年穀屢豐南至夜郎牂柯西逾積石星海鸞風請
吏稽首來庭永惟天命之至隆宜有靈承之丕應若時夏
后幽贊成能命九州之牧而貢金貫三才之命而制器是
為大寶三代奉之千載已遠百王敢議通者得隱逸之士
草茅之賤窮制作之妙於範圍之先乃因天之機以身為

皇紀本末卷二十八

九

度環大象以立極與神物以前民上承天休下奠坤載以
為邦家之慶以協神人之和宜大澤之肆均與群臣而共
慶可大赦天下於戲有典有則績禹之功卜世卜年過周
之歷惟天之所作者厚則澤之所施者鴻布告邇遐宜體
朕意 乙巳冲顯寶應先生大樂府師授製造九鼎官觀
漢津為虛和冲顯寶應先生秩比中散大夫賜宅一區田
六十頃銀絹各五百疋兩大司樂兼同詳定大樂書劉炳
轉三官承務郎張阜轉承事郎左藏庫使副俞隨等二十
二人各轉一官大將作王洵等六人授三班借職皆以九
品或推恩故也 政和六年九月癸卯詔奉安九鼎 差
太師蔡京為定鼎禮儀使提舉官楊戩就充都大管勾

詔旨蔡條云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
九重不宜處于外也一日出御筆曰遷移神像大器可
令疾速安排既已施行魯公曰何不祥邪乃奏改曰定
鼎

十月己卯天章閣奉安九鼎 十一月甲午詔帝為改為
隆陽正南形鼎為明陽西南阜鼎為順陽正西為為
陽西北魁為為健陽正北寶陽依舊東北壯陽為為
東蒼陽為為育陽東南風陽為為潔陽陽間為為圖象徽調之間
閣上神像左周陽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陽
陽神像各守逐陽排列用方士王仔昔建議也 重和元
年二月辛酉御筆左右街道院差威儀道士三百人赴禮

皇紀本末卷二十八

十

制局製造所迎靈神霄飛雲鼎赴上清寶籙宮神霄殿奉
安先是七月七日詔禮制製造所造太極飛雲洞紐之鼎
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
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九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錄神之
鼎蒼龜大蛇虫魚金輪之鼎自十月十日始鑄至是奉安
十二月己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
宜復舊名圖象殿調問仍舊狂人指王仔昔也

八寶

大觀元年十一月丙辰詔自昔皆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
下後省過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修宜重典
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

十四日尚書省乞置內外符寶郎寶錄有此詔旨無之
 十四日尚書省檢會云云即此事八寶迹本末當檢詳
 於此出之大觀二年正月御製八寶記其畧曰我神考
 以聖德嗣興講修百度考昔於今是正典禮爰詔侍臣
 作天子皇帝六璽追琢其章未克有就永惟成德洪烈
 夙夜欽翼又作子述敢忘厥志觀之載籍考之前世六
 璽之外有鎮國受命二寶寶而不用在皇祐中有進鎮
 國寶文曰鎮國之寶鑲以黃金書以小篆制作非古工
 亦不良在紹聖中得受命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其玉藍田其制泰也蓋不可以傳示將來貽訓後世
 方參稽憲度自裁作古有以古印獻者方不及寸紐以

壽龜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有以寶玉獻者色如
 截脂氣如吐虹溫潤而澤其聲清越有以古篆進者龍
 螭鳳翥魚躍鳥流奇偶相生縱橫得所有以善工進者
 雕琢衆形如切如磋分毫折綫不見其迹四者即備於
 是揭而璽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之文作受命寶
 其方五寸有奇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之文作鎮寶
 其方五寸有奇皆螭紐五盤篆以蟲魚貫以絲組上圓
 下方蓋合如契又以元豐所作天子皇帝行信六璽繼
 而成之通而為八正月元日端命于上帝祇受于路寢
 華裔聲聞中外稱慶于以修未備之典成一代之器願
 何德以堪之恭條國史後補云國初創業艱難諸寶多

口石為之元豐詔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璽有玉而未成
 大觀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壺篆而已玉亦不大
 良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寶泰璽乃藍田玉李斯之魚
 蟲篆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然獨得璽而無檢
 蟠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自有璽篆考驗甚詳
 傳于世上獨取其文而然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
 方四寸有奇時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
 無極者上又以其文做李斯魚蟲作寶大將五寸皆為
 螭紐其篆蓋魯公命季允備以意徵之受寶記言有以
 古篆進者謂是也名為鎮國受命二寶合先皇帝六璽
 是為八寶乃於大觀二年元日受之上自為之記焉魚

蟲篆者始於李斯以古帝王之瑞若所謂黃帝之大璽
 有虞氏之鳳凰周之赤烏白魚雜肖其形而為之篆爾
 其後又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
 下學士院召譯者出表語而後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
 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五百國五百國內條貫主師
 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方天下四
 方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前你要者玉自家甚是用
 心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繞得
 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久果得之厚大
 踰二尺色如截脂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寶亦螭紐曰
 範圍天地出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寶

命魯公賦其文篆亦魚蟲然韻頗不古乃梁師成所主
令睿思文字外庫人為之不知為何人書也至於制作
之工幾於秦璽矣其寶大九寸其檢亦九寸古人所無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下詔以為乾元用九者焉
在政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又於政和八年元日受之
凡兩受寶皆赦天下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於定
命寶乃受命所自制者也居常赦文前後皆翰林學士
主之其間事日與行文乃中書門下諸房排定進呈大
觀八寶赦乃魯公所自草故異常赦

皇宋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年之久或末大脩自天中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
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莫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為顧
何德以承之哉夫制而用之存乎其人天人相因自然之
理足以繼志烈考而博之萬世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
恭受八寶 乙丑尚書省言唐八寶鎮國以承百王傳國
寶修封禪禮神示皇帝行寶答王公疏皇帝之寶勞來勲
賢皇帝信寶以召臣下天子行寶口四裔書天子之寶恩
鑿錫天子之信寶發蕃國書今御寶禁中已有常用之寶
所用至多不可改移欲鎮國受命寶皆寶而不用惟封禪
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則用之皇帝行寶降御劄則
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寶答它國

書則用之天子行寶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
之餘用常用之寶從之 二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
慶殿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辰詔受命寶增鎮國二字
政和六年七月庚子詔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鼎寶
為稱仍以定命寶為首 十月辛巳手詔昔者帝王臨制
天下必有神器以承天休以前民用朕獲承累聖基業嗣
有鎮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
之數風興夜寐思所以稱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之符
於神霄乃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為
文下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
其數大脩昭示來裔傳信無極非特予一人有慶亦惟爾

皇宋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萬邦之休可以來年正月一日祇受 恭修云文見上重和
元年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 己丑
大赦天下
萬歲山
政和五年九月甲辰提舉翰林書藝局御前製造所奏契
勘修萬歲合用山石萬數浩大已奉旨專委管勾計置裝
發出卸其搬到山石日近不惟數小兼自今月九日至十
七日計九日並無拘到山石亦無船搬運到闕阻節造作
益緣裝發稽緩及管押使臣等在路催督津運留滯未有
約束詔令措置條畫約束兵稍等畫一聞奏
恭修宮室苑囿篇曰又於寶錄宮命工部侍郎孟拱鳩

土功梁師成主作役築土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相於諸苑其最高一峯九十尺山周十餘里自西介亭宮堯重復東西二嶺直行南山開門飛樓巖穴溪澗悉備有一洞口繞可納兩夫而其中足容數百人至於樞泉泛流皆晝夜不絕山中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而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山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有石大者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石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與其他名石望木率入其中始名鳳凰山故有閭業鳳後神霄降其詩有良歡排空霄因改名為良歡及南山成又易名為壽嶽南山之外又為小山獨坡陀橫直二里名曰

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五

芙蓉城窮極幽渺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大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甚雅名蓬壺然東盡封邱門止矣其西自天波門橋引江水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橋為複道通茂德姬宅實魯公賜弟時政和八年條以此抵狂妄罪者也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者上潛碑也
宣和四年正月辛酉朔御製良嶽記 詔古其載記文宣和五年九月己未召蔡京賜食良嶽 六年九月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改名壽嶽
詔旨楊氏編年六年七月金芝產於南山萬壽宮改良

嶽為壽嶽今從詔旨朱勝非云上皇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通禁中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使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持羣飲至上元後罷謂之先賞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良方也號良嶽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歲萬壑糜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勗於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閉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是年初得燕故也勗緣此口節度使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闕圍閉日久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篋雖惟大石基址存焉五年六月十三日甲午朱勗自承宣

皇朝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二

為節度使
七年十一月戊午御筆後苑造作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供奉局合罷歸本所良嶽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
花石綱
政和七年五月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并計置起發花石並罷管勾宿州見置花石除已起發外見在未般發令孫然專一管勾起發
孫然何人政和八年四月丙子為淮南運判
七月乙未提舉淮南兩浙路御前人船所條具合行事件仍乞比附直達綱條令及遵用見管押花石并御前物色

前後所得指揮並從之

據蔡條史補云蔡京始作提舉人船所但不記月日因詔旨載提舉人船所中請畫一在七月九日始擬取附見須考詳之蔡條云上在潛藩時獨喜讀書學畫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於諸王又與駙馬都尉王誥宗室令穰造二人者有時名由是上望舉關於中外及即位謙恭雅尚崇寧中始命官訪古圖牒宮中獨觀書臨字却去華麗之飾玩味竹石而已始命伯氏俾朱勗取江浙花石其初得小黃楊木三株以黃帕覆之而進上大喜異然其後歲不過一二貢貢不過五七物大觀末朱勗始歸隸童貫而所進已盈舟而戴伯氏亦自命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八

三

使臣採以獻焉俱未甚也政和初魯公被召上戲伯氏須土宜進遂得擬攬一小株雜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為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士人俞朝應奉旨採伯氏每花石至動數十舟號成綱矣戴章守姑蘇及歸作開封府尹亦主進奉然勗之綱為最延福宮良徽諸山皆仰之政和四年以後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船率有應奉多主伯氏至六七年間則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計會諸閩人閩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壁慈熟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蘇子龍眼橄欖海南柳實湖湘木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度江毀

橋梁壅城廓而至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建步徒

走難萬里用四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政和七年魯公亦嘗具奏陛下無聲色大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俱有司奉行過當因至騷擾願其浮漚而懲戒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闢郵文詰領焉時魯公有囊絡束封船艘得二千餘艘廣濟兵士有四指揮因又增置作奉駕人逐盡與之令每歲會所用花石從前降下使條應奉人始如數得貢自餘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上又詔不許用羅網若坐船及役百姓仍戒伐墳冢毀室廬或加黃封帕蒙人圍園花木凡十餘事批付魯公曰條進奉獨令朱勗伯氏王永從俞朝陸漸應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八

六

道六人聽旨他悉罷之由是稍戢其復不二歲天下爭進獻復如故而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知掠遂為大患後魯公奏罷然未久王黼當國乃置應奉司而自領之仍不以其何官司錢物皆許支用宰相既自領遂竭天下財賦四方監司郡守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貢獻中外以為言然黼特以自若也只令朱勗等七人管買物色自政和六年四月九日至宣和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乃罷提舉人船所

重和元年四月乙卯御筆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結並與殆無

虛日以故國用益窮上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報因而遂得以進其節用之說疏奏權倖以其不利於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謀已力謀所以中根者於是言章交上而上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網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不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網二十年矣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餘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五月癸卯御筆大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勗取發餘人不許爭占如違以違御筆論 宣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方臘僭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紀事本末類
卷二十八

蔡條史補云睦賊方十三攻陷六州三十九縣童貫因命其屬董耘作手詔稱為御筆四散榜文幾若罪已然且曰自今花石更不取人情大悅方寇亦用是無辭後遂擒破三年之秋貫平方臘而歸云云及賄罷花石之詔上大悅甚云云而貫見應奉司取花石復如故又對上嘆曰東南人家飯餉子未穩在復作此邪上大怒故貫雖以功遷太師遂復致仕而董耘即得罪矣
三年正月辛酉御筆自來收買計置花竹窠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縣監司幹置皆條御前預行支降錢物令依私價和買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意謂奉行之人道承約束皆知事上恤民之意比者始聞贖私之吏借

以為名率多並緣為姦馴致騷擾達於閭聽可限指揮到應有見收買花石造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丞指揮計置去處一切廢罷仍限十日結絕官吏錢物作匠並撥歸元處已計置造作收置到見在之物所在於管具奏若爾後尚敢以貢奉為名因緣科擾以違御筆論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百二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紀事本末類
卷二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徽宗皇帝

陳瓘敗逐

元符三年三月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九月甲戌左正言陳瓘為右司諫 已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眉容漏泄機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選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宜何如者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鴻禧慈蔭夸有目前之榮感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裝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

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為萬機之事點涉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 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說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二省請以瓘為郎上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見上闕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足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 甲中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選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至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威德不為無

崇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之所

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

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容小臣妄議其

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

為罪其仁如此而瓘俱得豈不美哉 丁亥詔新添差監

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

章辭免曰臣非者自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

進為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屬奏劄乞誅滅劉摯等事上件

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

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

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口口口口其罪益大重加貶竄

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

出則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

之天下之人必駭惑又實封奏曰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

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愚

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益惓惓之誠

也所有知無為軍勅不敢祇受迤邐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詔不許辭免 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楚貶亦

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

如此宜其感泣也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寅承議郎知

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 七月丁卯著

作郎陳瓘為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 八

月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為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却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為國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為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為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連下五勅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於西邊應先政於罷兵之後資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涓涓之取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

一 國用須知

三

不可嘿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謹去年五月十八日對案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其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實錄降付史院者為今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黑蓋唯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為自得師臣授以政極雖尹登湯成有一德無以復異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手經術

則微言與義皆自得之以言手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關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湖考事遂使密贊之語宣揚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於我后凌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乖謬莫大於此豈惟負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悵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 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于都堂以書責布曰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也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廢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

一 國用須知

四

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志孰大於此又曰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聖殿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大怒已而笑謂瓘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亦不較瓘又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 於且瓘又錄所上布書及日錄辨國用須

知其狀中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校書中書相公面論其詳謂璫所論為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璫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中御史臺乞賜解勅外伏乞教奏早得寬然 甲寅三省進呈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耶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賔客所記之事鮮不偏載而王安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對面反覆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璫以為臣尊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璫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璫必欲去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投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璫知秦州上令責璫忠彥及陸佃皆曰璫之言誠過當若責璫則璫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璫乃以璫知秦州布始欲璫附已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璫語其子正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却思不遠思夫與汝官奈何正蒙再拜願得書璫喜明日持以見布布果大怒遂有海寧之命先是璫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二九

都司權給事何執中為禮部侍郎一日以簡抵璫曰早見貴人公即真矣故璫語正蒙云爾 中書舍人鄒浩奏璫素以聲聞推重一時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以示天下而慰公議也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體所有錄黃未敢簽書行下不從 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言璫首蒙進摺摺紳之間咸以為賀今聞璫以宰屬議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人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 崇寧元年五月乙亥陳璫管勾冲祐觀 錄見治元祐黨人 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此據丁未錄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璫與自便初璫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蒙幹至餘姚適聞蔡崇政說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蒙即日自陳于執帥蔡藪藪方是時結蔡京為死黨遂執政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預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酷吏也乃并下明州捕璫士民哭送之璫不為動既就獄顧其子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孝稱骨璫使證正蒙之妄璫曰正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告璫以所不知素子之愚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奸邪必為國禍璫固嘗論於諫者亦不待今日

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勸所對火聲嘆息謂璠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第依此置對其後獄其克生正象以所言過實流竄海島而璠亦有通州安置之命璠之謝表曰脫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遠孤泣橫流伏念臣投竄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詒之戚天寶誕之災非無妄而來人誰矜者議律難逃於常憲原情獨賴於清衷積愆彌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發于深慈施刑罕失於過厚不遺疎遠咸與并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靜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愛主之誠死而有知尚圖結草之報璠留通久之至是方許其自便璠謝表曰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

正象事通

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崇恭叙感仰讀高聽伏念臣昨蒙善賞賜以生還萍跡孤蹤久寄食於異域華門軒蓋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滿身其出每錄於糊口去庭聞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執行親危而不顧錄帥司深疾其多事故傳者多指為病狂萬口噉噉兩路洵洵孤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愆事既隱而難曉時寢久而並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關扉而涕感瞻親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孤孀一身彌覺有身之

有患摧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殉國初無悔吝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息因詰論特免拘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仗之得所事惟恐其太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賢藉獎若水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遠使放無留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著柳之身已老尚可磨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日敢忘於傾蓋正象告變已見三月十一日更須考詳存一去一璠正象事通州安置在大觀四年三月其放自便在十月

附傳乃於

附傳乃於羈管台州後云尋放自便歸江州誤也 政和元年十月責台州後官自便蓋在五年後既後官自便乃還寓通州六年秋始至江州七年除太平觀尋居注南康軍移楚州卒璠南窓頌云自崇寧壬午流竄兩中閩月之九江始有南窓 政和元年正月詔明州取陳璠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 張商英建請也 五月再下通州取陳璠尊堯集送編修 政典局 九月辛巳詔陳璠自誤尊堯集語言無結並條 詠誣合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勅停送台州焉 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中 尚書省

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版正內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莫敢以居屋借賃者者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兩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時未有郡守通判朱興忠攝郡事朱與公有先世之契親望特甚人為公不平處之淡然不以介意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誠知州事二十五日誠知台州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詢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誠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却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垂簾如制獄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實祇是朝旨取索公尊堯集副本誠於台外施行意在迫脅繼又出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誓以死報國而義不為兒女態故安之不以為撓誠亦不敢撓犯技術寢窮終不能為公言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為發進表未得達而石誠之來聲勢甚異料其必受蔡絛風旨意在符其所秘書必將投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連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名誠至固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絛與何執中皆怒之未幾罷誠台州而公自此始免他虞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與絛初無他故故疑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結黨相

招實自為計今顯其迹則脅使之術有行也石誠攝公至郡也欲以刑獄怖公公見州庭獄具羅列知其意遽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告耶誠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益取尊堯集副本以為條詆誣之書合申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迨某至此復以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詆毀誣何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從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其中某此語某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誠不待公言單屢揖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璫表及封事具十二月十七日十二月乙卯臣寮上言陳璫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目錄之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尊堯集全文但璫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履為不然昨來大臣領政典局知璫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謀故下璫家取索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並乞立限繳納仍乞下璫家取索葉本一切焚毀詔依奏其尊堯集仍令知台州石誠於陳璫衢州於張商英處取及元降付張商英御批真本並繳進聞奏五年八月丙寅陳璫特叙承事郎許自便

璫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為管凡五年始降旨叙官
 自使叙官自使益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
 丁未錄云以郊霽露恩誤也璫初以宣德郎被誦而叙
 官乃承事郎錫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生省劄云
 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璫叙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
 官仍取旨與差遣符州告示本官知委陳璫既供知委
 還寓通州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璫具家狀陳乞差
 遣人皆賀璫以為起廢有漸璫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
 術耳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見於御批
 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違口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當供
 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貧困必乞憐耳乃報以家

狀昨因刑籍毀素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璫既寓通州而
 歲幸與石城有隙取密旨編置通州揚言為璫報仇璫
 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避遂望家至九
 江卜居焉 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今因石城編置通州
 在五年八月十四日即附著此
 七年十二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璫自江州移南康軍
 居住
 璫始自通州徙江州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踰年忽
 有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口下司文
 移以候新守之到人俱巨測為之震懼交遊間至有索
 平時往還書問者有碎璫所書碑刻者璫亦自期以死

劉安世聞之以書抵璫曰此乃鶴相恐魯濮上之策技
 止此爾聞教日方知王家得罪而讒者以謂璫來居王
 家之鄉因以危言陷璫賴上察之止令於南康居住云
 宣和二年十二月丙申是廣南康軍居住宣德郎管勾太
 平觀陳璫移居楚州始王家得罪璫自江州移南康及方
 施作或又為飛語云璫女婿已為寇所劫欲加中傷然上
 訖保全故卞京黨人莫能害也 六年二月辛丑承事郎
 管勾太平觀陳璫卒

鄒浩

崇寧元年三月辛酉兵部侍郎鄒浩為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府浩乞補外也 已上見履用元祐黨 四月癸卯寶文閣

待制新知江寧府鄒浩知杭州 辛未閏六月丙寅寶文
 閣待制知杭州鄒浩知趙州 辛未詔曰朕仰惟初宗皇
 帝嚴恭實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趙王嘉人逃言謂
 非后出此閱臣察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裁如考詳成有顯
 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緣何外人得入宮
 禁殺母取子實為不報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
 賊臣重害支恭之大義故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
 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史
 有言及者仍依此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元奏
 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 鄒浩劄子臣聞仁宗
 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

於民繁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奈何陛下遂忘其口乎臣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者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饋安乎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滅嘗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威德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五

聞江西數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臣受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為解惇為輔獨忍發此言今聞陛下以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誠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特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曰遂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願歸田里力農園為亂世之民願膾臣心以獻惇新惇首以謝天下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今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不言中外謗莫能

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宗皇帝況降旨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寮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鞠問儻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與謗之例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於方冊局可傳之萬世妾伏觀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後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勅有雷公式圖畫之跡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官眾所共知豈緣他人乃今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造過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摭前忿豈存內外輕重之理祇報先朝未用之恩哀口鑠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五

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妾稍有干涉用情不敢拱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瀝誠詳具奏聞安能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惻哲宗至孝至仁照繼妾之貞寬無告出自家斷特賜矜察於是賤通直郎竇文閣待制新知越州鄒浩為杭州別駕永州安置元符后劉氏上表稱謝言伏祝詔書布告中外責鄒浩誣罔故鄧王非妾所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冤上訴俟明命於三年頒詔亟行示信息於四海下以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以妾本京華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及於几材草木

焉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羣臣之會議旋加冊命進掌後宮非天克相以誰為在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為誑語以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當自反其所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倡事端遂從制勅禁書圖畫之條露御史錄案之甚明白取之刑俵聞廢命案贖因存於朝論推原豈本於妾身方群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當陛下承統之始屬欽聖垂簾之間泣血書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始見終始宣期元祐之明邪說善前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豈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尚何封章之可行妾所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九

五

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妾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苟小己之足論終期羣枉之冰銷果類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國邪正剖分黑白昭善惡言偽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誣深寃的見活名之賊曲文平悃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善繼上追兄弟友恭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昭明之典妾殞身何報沒齒知榮生富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詔並送史官浩之本章紹聖間即焚之今所降者蔡京使其黨偽為浩疏也

此據汪藻所編詔旨今徽宗實錄乃削去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章及詔旨哲宗實錄於元符二年閏九月二十

六日乙未越王夔因載崇寧元年閏六月十八日手詔并元符皇后謝表新錄辨誣曰初元符皇后之立鄒浩上疏極論坐貶新州太上皇帝即位遂復召用時蔡京寔用事忌浩因求浩信疏不得乃使其黨作為疏曰臣聞仁宗皇帝垂拱四十二年至新禧之首以謝天下此疏盛行而實非浩疏也繼而京執政故有是劄子及皇后劄子上表按實錄止合載當年之事以事繫曰以上三項係事在三年之後見合刪修入徽宗實錄今去全文一千三十七字然舊初不載鄒浩偽疏又今所修徽宗實錄既削去崇寧詔書又削去皇后謝表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疏及詔書耳今史院詔旨改元符皇后訴皇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九

三

后表只作上皇帝比舊所傳詔旨已自不同又不載劉氏謝表不知何也當考要是此段並非實事鄒浩疏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蔡京為之也丁未錄云上欲再敗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稿浩奏以元稿不存陳確聞而嘆曰若後日有誤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已而章惇果偽撰浩疏袖以進按惇元符三年九月八日已罷相偽鄒浩者乃蔡京也

甲戌知樞密院蔣之奇言近上劄子為元符二年內送簡子與鄒浩見般出劄音院待罪乞重行熱責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宣押仍封還劄子者竊以鄒浩上章狂妄不根王法所棄臣於是時身為從官不能詳審乃緣鄉閭之故猥

以尺牘通問罪應竄斥哲宗皇帝隆寃善貸止解近職出守使郡到官未幾復移帥府天地之施死且不報伏過皇帝陛下應天寶命紹履尊極臣旋被寵擢召還禁直繼蒙簡拔推武樞管甫及期年推冠右府望輕德厚粉骨難酬惟以夜戮力盡瘁庶以少答萬分今鄧浩舊章發露降散官開置臣備位大臣前日之事不敢蔽欺不言以幸苟免伏望聖慈下臣章有司俾詳議臣罪特從貶降詔不許收留仍封還劄子 戊寅起居舍人范致虛言伏覩詔旨鄧浩狂悖誣証先朝之罪已復正典刑按浩所為如此臣子之義所宜共棄而昨於鄧浩未得罪之時趨往相見因此望於吏議自太學博士銜替昨蒙登極大需除落過名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舊復充太學博士因緣召對遂叨近侍雖荷陛下寬恕素瑕收錄未賜譴責在臣於義自難安處伏望早賜指揮正臣罪辜臣見在家待罪不敢更供職事詔令供職錄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徽宗皇帝

尊王安石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荆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庭 閏四月乙酉殿中侍御史朱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廟庭請詔有司原考王安石事業特加誥號以慰公議詔所屬詳定以聞 五月己未監察御史周秩言近詔太常議故相王安石誥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東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次於聖裁而後有司頒焉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官共議謚進士一員撰議 六月癸未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恭恭性神宗皇帝聖智高妙該極象數常念文字之學世所不知深詔儒臣俾共探討而王安石實進其說當時未及頒行而學者亦已見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思過半矣元祐貢舉教乃令進士不得引用字說而與中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

新錄刪去元祐奏但元祐貢舉教令進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說乞除其禁從之辨曰安石穿鑿破碎不足以仰稱神宗明詔自其學既行之後士風人材視昔時為何如則所謂於性命道德之理思過半者詎可信乎 十月丁亥國子司業樊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嘗

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
 二年三月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嘗進其子嘗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家取所進義定本下本監雕印頒行詔令國子監寫錄一本進納 十一
 月庚子三省言國子司業龔原奏請乞檢詳前奏下贈太傅王安石家取所進字說副本下國子監校定雕印以便學者傳習從之 三年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鉞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雕板以便學者傳習又以池州石詠劉發嘗受安石學時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承輝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

進修紀事本末

今校對疑誤諸同看詳按承身為學官宜知分守而乃離次使官干預本監之事望賜容旨正其優越之罪詔特罰金六觔 元符元年九月癸口詔故王安石就京師賜第百間以上 三年五月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 十一月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趙國夫人吳氏江寧府官產六十間以吳氏託蔡卞為家信有賜第京師已納朝廷而下赴貶所故有是賜 崇寧元年閏六月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三年六月戊申詔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廷 四年五月癸亥河東提舉學事言絳州州學中荆國公王安石未有贊國子監乞依鄴國公例詔學士院撰

贊頌降

學士張康國鄧洵仁也不知撰贊者誰當考贊曰孔孟云遠六經中微斯文哉與自公發揮推闡道真啟迪群
 建優入聖域百世之師陳瓊尊堯其序可考
 政和元年十一月丙子臣僚言竊見通英講經皆并注入點釋因襲之久未及是正故乞自今只點正經其音釋意義並以王安石等所進經義為準從之 三年正月庚午詔若趙普潘美王曾韓琦鄭康成孔安國從祀孔子王安石破過先帝與其子嘗修撰經義功不在數子之下安石可封王爵嘗可配享文宣王廟廷 壬申改特進守司空贈太傅荆國公王安石追封舒王 六年正月乙未手詔

進修紀事本末

王安石熙寧中賜江寧府蔣山太平興國寺為本家功德寺訪聞近歲林木砍伐殆盡寺宇荒廢墜城無人洒掃慈緣過房孫王棟自攝至今無人管勾限此指揮到日仰王棟不得干與應田產未酬錢物等並令依王安石及其妻吳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蔣山住持僧下兩街僧錄選差前去應林木不得無有斫伐庶以上稱神考待遇安石之意 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 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程祖禹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為之說此造道之指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紙意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

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器而不講從俗就簡轉易
偏旁借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
肉勝股之類從舟舟青之類從舟靡有不辨而今書者乃
一之若此者不可勝數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
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也云云願詔儒臣重加修
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石字說為正分次部類
號為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太學官集眾修
實錄有此但削去以王安石字說為正等語殊失事實
今取初草元奏補增入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今其家論督理宜褒恤可賜第一區孫棟除顯謨閣待制
提舉萬壽宮觀曾孫琦玘並封宣義郎孫女二人各進封
號一等曾孫女五人並封孺人

不用呂惠卿

紹聖元年閏四月乙酉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知蘇州 癸
巳新差知蘇州呂惠卿知江寧府 七月壬戌三省具呂
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狀進呈當再叙章惇曰惠卿所
坐極無名云云上曰與後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十月己
巳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
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
無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 丁酉曾布與韓

忠彥言外議見惠卿移大名過闕遣工部升卿除落銜皆
疑惠卿復用上曰無此 二年二月甲戌資政殿學士新
知大名府呂惠卿為資政殿大學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呂
惠卿帥河東韓縝守北門時曾布在告韓忠彥力口事及
布出議河東帥上曰三省必欲用呂惠卿布曰不知聖意
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禮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
宮觀時上殿上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惠
卿於邊部生事未便惠卿曰章惇言地界予後河東方欲
作為非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靜若朝廷又示以
作為之意邊部安得無事上然之又問惠卿已行否忠
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耻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知天上四之 十月中中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
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 十一月戊午呂惠卿入對甚
久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既久上極有倦色既
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何語遂不進呈出而退布奉
事畢因言惠卿今日見蔡卞卞云惠卿言願先朝應副乃
可為布與忠彥皆曰邊帥奏請如可行無不應副之若不
可行何可應副上曰惠卿極凶橫不獨惠卿如此升卿之
徒皆然布曰臣與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實有凶德陞
下容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幾月乃辭去 三年十
一月癸巳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
惇謂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

此必有抱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為代者吾當殆矣布曰
 此無慮魁柄豈易抱耶及進呈上曰忠卿何可來眾皆言
 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邊事之際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
 陳係書聞奏及再對布又言忠卿初失金明寨見西連順
 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張大守禦
 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耻惟務貪進方此多事其欲來
 何意豈又欲留任上亦哂之 元符元年五月甲子觀文
 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呂忠卿換保寧軍節
 度使再任知延安府 二年八月丙申保寧軍節度使廊
 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
 勝軍節度使加邑食寶封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 丁亥宰臣奏前執政及從
 官姓名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左邊 戊子檢校
 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呂惠卿為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癸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
 杭州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
 宮呂惠卿引年乞致仕而首是命 崇寧元年閏六月己
 未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八月己巳知揚州
 九月辛亥呂惠卿知太原府 十月己巳觀文殿學士新
 知太原府呂惠卿為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三年六
 月壬戌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呂惠卿以弟諒卿名列
 姦黨奏乞罷免除宮觀詔答不允 十一月癸巳知大

名府呂惠卿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詔尚書省錄諒卿所上
 書付忠卿 四年正月丙申呂惠卿遣管勾機宜文字徐
 中勾當公事錢秉贛本路守禦團冊并劄子詣闕進呈上
 令諭忠卿曰此事乃安不忘危無事時做了極好合措置
 事但逐旋奏來 閏二月知大名府呂惠卿罷節度使為
 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惠卿再上表乞弟諒卿出
 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秦陵澗畧微文用保全於
 蔡卿言者論其引喻失當特責之 三月庚戌右銀青光
 祿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九月丙辰右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復觀文殿學士 五年正月甲
 寅呂惠卿落致仕知青州 八月甲戌呂惠卿知杭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呂惠卿責校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
 蓋以其子淵獲罪上表自劾乃黨庇其子不自責也 閏
 十月戊戌呂惠卿移廬州 二年十一月丙寅呂惠卿復
 宣奉大夫提舉明道宮任便居住 三年十二月辛卯復
 資政殿學士 四年正月呂惠卿降授正奉大夫侍御史
 毛注勸惠卿上表謝復官用詩風雨及青蠅節南山等章
 句以古君子自處而以亂世方歲時罪不可赦故有是命
 四年十二月觀文殿學士呂惠卿知大名府 政和元
 年三月癸亥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呂惠卿為醴泉觀
 使 七月二十七日致仕去年十二月末知大名府呂本中

雜說大觀間呂惠卿復召陳瓘瑩中以書勸惠卿平好惡無念舊惡無以元祐細故為意惠卿答云丁亥之禍猶無一念追憶之意况元祐乎丁亥歲張懷素事作蔡京欲因獄事傳致惠卿之子下獄榜笞數千下欲令招服與懷素謀反其子卒不服得免

七月戊子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呂惠卿守本官致仕
十月庚寅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久任曾布

元祐五年十二月壬辰龍圖閣學士知河陽曾布知青州
紹聖元年四月庚戌龍圖閣學士曾布除翰林學士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制詔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之宜改元以順天意初除戶部尚書尋改是命 四月壬戌翰林學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 癸亥翰林學士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六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曾布為中大夫同樞密院事 三年四月丙戌三省同進呈李穀言熙河雜著官解斗事云布曰司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為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彥博教光云頃盡換却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為及陰引鞞輟光庭巖史輩布謂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

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為無不如欲此最為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凡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為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他士大夫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覿亦能知之衆人所是當以理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為信上欣然聽納喜見於色

布姦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後世有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四年閏二月壬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為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日得獨對乃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口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元符二年正月乙巳曾布奏事畢乞致仕上不許徑出居僦舍上遣中使蘇珪封還布所上致仕章仍押入視事後二日乃復故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 戊子左正議大夫知樞密院曾布為右光祿大夫 復用元祐舊人逐章惇蔡卞之黨各見本事 六月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夫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近習極不樂有

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且曰
蘇李皆上親推尚且退縮何必爾但蘇欲必無事又曰陳
璘親聞上語謂子宜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
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
西府干預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
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定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為
布言上有所誣蓋恐徽徽後必更有所為布尋問韓忠彥
曰外議喧然謂多謾語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
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探試上語口有所疑
即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宜力何
敢隱也布所謂謾語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 十月壬寅

此類事不卷三十一

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 十一月辛卯侍御史陳次
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奸邪心懷凶險頂居樞府阿順宰
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車輻獨擅國權視同
察威福由已進拔親故羅列官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置
之臺諫以為腹心又曰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中
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國史致史官觀其變亂事實
多譽王安石之善掩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賓
客其門如市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 建中
靖國元年正月丁丑命尚書右僕射曾布為大行皇太后
山陵使 四月壬寅曾布以將出使留對因言求諂皆以

為臣出使之後必有合謀并力為傾搖之計者願陛下察
之上曰渠輩待人如此豈有此理也 六月甲辰右司諫
陳祐通判滁州祐渠章勅右僕射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
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為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
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
還二虞主不在腰與而行禮重於階大升譽其罪浮於章
悖三不當先與口口屬官推恩布之未遠祐已上兩章及
祐廟又連上數章皆留中祐遂繼中三省布乃具勝子不
後朝參而祐有是命制詞畧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
失朕用汝之本旨乎翌日布宣押視事先是布以劄子論
邊事其一乞修葺新邊城守備及鑿開新田其翌日癸卯

此類事不卷三十一

上作兩御批付三省樞密院又翌日進呈遂依已得指揮
行下是日上以諭布謝曰論事每承聽幼臣拙康頤何以
報稱曾布察上善悅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謀并力共為
傾搖之舉意謂萬全然不知聖意不可奪也臣自出使時
已聞此謀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求去此乃臣
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遂臣不復顧忌諱其言幾若况詛上
曰語誠類况詛布曰聖德仁厚無不涵容以此言之則何
可勝誅又言衆人謀欲逐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則
更不由陛下聖意不曰也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
為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又言峇象求輩揚言云軾鞬
不相則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

劉子叔祐上不顧亦不肯留劉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
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遂曾
布引李清臣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且夕當逐之又言曾
布安可去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
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有議也豈可便謂有
他意哉先是曾布甚惡李清臣不附已殺使人譏公望能
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
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此也呂太中墓誌增
入清臣罷在十六日 七月壬戌上因言元祐中欲毀先朝
政事人多不詳姓名可悉錄來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
亦具名進入又言張商英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

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謂一天下孰敢以為不然而偏見異
論之人各私其黨又有報復怨仇之意紛紛不已致聖意
厭惡此誠可罪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
公望嘗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執轍右不用京下
緣此等人在朝決不免懷私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
為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
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
矣上頷之而已 曾肇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卞異趨眾
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為亦眾
所共知使其得志必不肯舍兄就令兄肯與之解仇彼必
不信亦必不聽然則不獨宗社生靈善人君子罹其惡害

曾氏之禍必不在眾人之後矣凡方當國得君引用善人
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
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
皆置之閑地暗惜無氣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
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
卞一旦元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
所謂善人端士者則必首引惇卞自為固位之計人主平
日所聞皆毀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謂善人端士又未必
盡知其勢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卸其他曾氏
之禍其可逃哉思之可為寒心可為痛心可為惘天不知
彼亦曾思之否 布答肇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弊

故盡收元祐竄斥之人遂紹聖之挾怨不達者欲破朋黨
之論泯異同之迹以謂一士類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
論議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寧元豐欲一切為元祐
之政不顧先朝之逆順不顧人主之從違必欲回奪上意
使舍熙豐而從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
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合謀并力詭變百出必欲逐之而後
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
變惟其不雷同熙寧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
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
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粗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
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則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
黨亦何能加禍於我者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為祖考之辱
而累及親友也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
紹聖兩黨毒惡皆不可令得志使賊報京卞在朝則更相
報復無有窮已天下無安靜之理兼人亦不知成福在人
主但宰相一易則非其黨類皆受禍矣如此豈朝廷之福
上深嘉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因言貶責之人但可復職
寘之名藩巨鎮無所不可但在朝廷耳蓋在下之人
不安則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稱憮因其內
外之材可稱者數十輩以聞并具紙紫先朝紹聖元符不
許叙復人姓名進入市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貶

上錄事本末卷三十一

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不可不戒
也退至都堂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黨之論
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况如此最不用力但內不
作威獄外不興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靜日以無事則太平
之家也眾莫以為不然陸佃嘆曰如此則天下無事真太
平之效也 八月陳瓘上曾布書出知泰州 見陳瓘集
九月己未陳瓘既上論符之奇章瓘曰瓘為李清臣所
使元祐人遠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當眾人排排誠
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是日布入對留身面謝
慰勞加勅且謂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舉又曰元祐小人
不可不逐布對曰陛下初下詔以為用人無彼時此時之

與若臣下便能將順奉行則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別然偏
見之人終不可率當更緩治之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
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處眾人洵洵中獨賴眷屬
有以自立偏見異論之人誠不少彼不肯革而固當去之
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
若言臣隨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謂為如何上笑曰豈
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 十月癸巳右光祿大夫門下
侍郎李清臣罷為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 詳見用元祐
黨人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內
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
述先志群臣莫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為旁通分為

上錄事本末卷三十一

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左
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溫益一人
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鼎之范至虛王能甫錢通
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
於左序列立一項用小帖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上
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
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
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
曾布子練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
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
今不取

十二月甲午左僕射韓忠彥累乞罷相不許遂敕出東府
有詔押入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教傾之故忠彥請避位
見用元祐意 崇寧元年正月癸未曾布奏事訖先是溫益
留對乞因事劄劄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純王觀等職
名又言罷補之知河中不當上指令曾布看過却取進來
益以示布布答益曰因事熱之自當然也

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日奉世在五月十四日舜
民在四月十七日觀五月十一日

至是布留上心知為此故并留益布對如前上曰元祐之
人誠皆先朝義不可容今閭巷之人尚知父子之義朕豈
可已因言罷補之郎官却與河中似此皆過當取言謝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三〇

璫與呂公著書尊公著過於人主而詆先朝且語益曰書
已降出在曾布處又顧布曰將與三省看布唯唯益未退
布曰臣別有所陳欲更少留益遂退布曰臣得事陛下不
敢不盡犬馬之力然臣既不悅於元祐之人又為紹聖之
人所恚怒臣在朝孤立實不易處亦累常奏陳恐有讒譖
中傷之語乞賜考察上曰何故布曰近臣閻守慈李士京
罷黜乃有言臣以守慈之論為直言又非山陵臣曾辟士
京檢點道路士京逐臣必危矣臣遭遇神宗拔擢不次陞
下昨力排衆論置之相位春遇親厚特異衆人臣非犬馬
木石豈不知恩若謂陛下有不同心退有後言實為誣罔
上曰並不干人事只韓忠彥如此說布曰宮禁中事外庭

莫知其實臣昨日對忠彥云守勤之逐忠彥之子治與臣
子紆皆在太僕治問紆元守勤遂紆云陛下旬日之間
逐二巨闥可謂英斷此乃曰閨門之間父子之私論臣亦
聞忠彥謂臣故對忠彥面奏此語此最為明白如中傷之
言願陛下更賜裁察上曰不信 二月丙申雄州防禦推
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言臣伏聞陛下即位以來兩次
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昨夜震動自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
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
未有如此恭惟陛下致樸自己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
意正五事以育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者日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三五

薄蝕天地震動推求咎愆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災
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災異罕有完得
谷永譏斥惟懼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抵王鳳專
權蔽主竟以法誅禍志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
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
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其上宰相曾布書隨其進呈書
曰今監察御史劉焘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焘為幕
客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焘為刑定官焘持親喪相公奏
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義郎未及祥除又辟為編修官前
日相公為山陵使辟焘為掌殿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焘厚
矣如焘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焘為御史則不可也相公

有過舉者言手言之則忘思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
也又曰今右正言范致虛凡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婿
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
為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
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傍招俊又陶治天下眩之所
論止及煮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
以舉而不論也相公致置門人親戚為諫官御史此日月
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
時相公在樞府坐視然亦不得為無過也若以西府不
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况執政乎再貶元
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廢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

志

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郭浩能言之相公未
嘗救也蓋諫官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
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取泊欽聖皇后以天
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簡在潛邸注意
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觀考慎之效而天
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眩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
位高則憂深望重則責厚遇突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聞
善而遷然後可以來直言眩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
而已詔付三省 壯者服之從 六月辛卯左司諫王能甫
言曾誠左正言吳材言王防乞罷史官能甫言曾誠家富
於財自謂青錢學士材言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罪

當罷兼無出身是日布言其材錄引呂惠卿廢序辰等議
論不能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塔道臣以安持道制職名皆
挾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上曰他不敢爾亦
非挾怨他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
所薦陛下宣諭令除史官臣猶乞候京文字然外議但以
臣門下士為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搆其小人用意如此臣
嘗不自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人人有屏迹臣之意方
此時臣一身與眾人為敵如處風濤之中日不自保是時
助臣者惟此三數人而已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
斥逐此等是為元祐人報怨耳上置然曰如此乃是快元
祐人意卿但勿恤侍使指揮與蓋近日言者惟上所使耳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

志

布因言此等小人皆不快於臣以至張商英亦章惇門下
士王口之乃其塔議論之際多與章惇為地故商英力稱
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
此據曾布日錄增入誠防除史官已附五月末其罷附
六月末舊聞說京薦此二人乃傾布也而布不悟但無
文字可檢又不記說者姓名當更訪問之
丁酉曾布留對以陸佃取逐弟肇與佃同得罪之人佃既
被責則肇亦合施行臣待罪宰相當引咎避位乞罷然上
曰陸佃以奉行詔書不引避及慢上罪不以史事罪他不
干卿事其批旨甚明何疑之有布曰聖意雖優容然人言
可畏臣不敢不待罪上笑曰豈可如此朕於政事方賴卿

又曰卿不久自當遠豈可去布曰今日欲便遠出待罪以未嘗面奏來日奏事半引退上曰如此空費些禮數無益他日布獨留對自言待罪政府已九年罪戾日深每欲退避賢路但以上體聖眷不敢喋喋近日以來言路多不悅臣如共村王能甫陛下所知臣固不敢及如錢適嘗詐與臣弟肇銘其父墓及詐作肇書云有所贈遺臣弟亦嘗數奏上曰記得布曰如此亦恐於臣兄弟不能無憾臣果有罪惡不敢掩覆乞辨察虛實上曰無之布曰臣不敢不先事敷陳兼近日同列亦有相窺向者且如黃敏用與臣實非姻戚或聞亦有以為言者臣於敏用何所用情上曰不說卿只說章素與敏用是親布曰案與敏用誠是親然案亦何敢主張敏用人情如此臣益不安臣緣陛下以國史及編勅書此二書皆歲月可了臣必以此時告陛下請去臣衰老空疎得於此善去實為榮幸

通鑑新本末卷百三十一

三

此據布錄六月丙午所書今附月末

閏六月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適言伏見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別要途除摯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聖批如蠟燭致美官政引像浮盜竊名器後妨交通乎近習諸子選結手搢紳造請福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遞變炎涼鈞致口人之口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之謬說枉改垂世之典型為臣不忠莫大於此兼布初以韓忠彥為心膂李清臣為爪牙協濟奸謀

共神私忿其起雖其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清臣被職實誅死後之奸曰豈容斯人尚司魁柄况日食地震星變早災豈或時常度之或懲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連上章乞罷 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曾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澗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為右丞大與布異曾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於樞前奏曰每陳者陛下之壽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之婿陳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省檢會臣僚上言曾布天資陰險履行回邪靡聞報國之忠但肆穿窬之智專權自恣黷貨無厭結託宮闈交通近習竊弄威福莫敢誰何人臣懷奸莫甚於此以至遽起無名之毀大傷經入之財害國勞民恬不為恤又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為私結為死黨使其子婿共則禮外甥高茂華姓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暨登相位凶焰日滋後與忠彥清臣析交敵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已而怨望之心遂矣故不及半

通鑑新本末卷百三十一

三

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音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衡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非此而已又力引王古為戶部尚書以

學開閣欲散之權力引王觀為御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
 之論且二人者元祐之黨人也然以元祐之黨人而掌開
 閣欲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若此之類豈非敗壞神考
 之法度乎詔曾布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 九
 月丁酉布以御史中丞錢適言廢元符皇后事降授中大
 夫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 壬寅降授中大
 夫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軍節度
 副使衡州安置 十二月癸丑御史中丞錢適言仰惟哲
 宗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可謂不世出之畧矣前日權臣
 挾愛憎之私情逞一偏之曲說以欺朝廷盡委而棄之更
 以他罪戮及瞻身馳俊勳敵之臣聞之莫不喪膽臣以為
 今日朝廷不追正當時主棄地權臣之罪而顯黜之則無
 以伸往者之寃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武泰軍節
 度副使衡州安置曾布責授賀州別駕依舊衡州安置
 二年五月丙戌刑部大理寺以開封府勦勦曾布之妻魏
 氏并子紆縵等交通請求其獄來上三省檢會臣條上言
 竊見開封府根治曾紆等取受賂遺干求差違等公事稱
 曾紆計贓二千五十三貫曾布并妻魏氏計一千九百三
 貫曾縵計一百四十六貫口碩計二十三貫及各有銀數
 謹按布身為宰相受國重恩當明天子在上不務盡公守
 法以報朝廷而敢受賂狼籍研窮有狀欲望詳酌特降睿
 旨施行以戒為臣之貪者詔並依大理寺所斷刑名特不

以近降赦原責授賀州安置曾布授廣州司戶參
 軍依舊衡州安置劉修人前承議郎曾紆特送永州編管
 承奉郎曾縵除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

上卷一百三十一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一

徽宗皇帝

張商英事迹

紹聖元年四月甲辰左朝請郎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詳見述元祐黨人十月己巳右正言張商英為右司諫二年二月乙未遷左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澗謀害來之劾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十月丁巳權知洪州四年閏二月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為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 十月己亥江淮荆浙發運副使

張商英加直龍圖閣 元符元年十二月丁丑張商英為

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二年四月甲午張

商英為權工部侍郎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除中書

舍人 三月中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 元符二年九月甲申朝散大夫龍圖閣待

制河北路轉運使張商英落職知隨州坐俘下堂故責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寅右司諫陳祐檢會侍御史陳次

升言朝散大夫知隨州張商英奸邪克險徂狂妄作紹聖

初備位諫官不圖報國乃與宰相章惇結為死黨詆誣忠

良陷害善類而又與百姓益漸增改詞狀要在中傷大臣

既令蓋漸論訴而商英肆行彈擊天不容惡配計自彰卒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終棄每有進擬屢却不用而悍出死力維持久而遂玷從列小人得路排陷尤多近者朝廷欲懲姦惡聊示薄責公議尚未厭服商英曾不自訟到任謝表又肆詆誣以文已過冀惑聖聽詔降商英為朝奉大夫商英隨州謝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遺承六葉之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裔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庫充實守而勿失安所紛更只緣用事之臣自是專門之學累年懷蓄一旦吐伸揭薄差徭雕蟲考試回河東注割地西還汲引交遊羅列臺省拜彈雲上議論日新異同既繁威福隨驟其始也止於併罷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殛大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閩門羅織之端造成報復之譽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備察

細微登用謀臣究治誇語一麾汝海生窮兵積武之機萬

里吳州下配正欺愚之令於是四方響應眾口雷同政府

分閩封章史館推求羊削退朝聚議造膝進呈自嗟謀性

之愚蒙每被筆流之忌賜還朝既晚在職不多故始遂垂

簾之臣未嘗干預終行過廟之責亦因聞知區區曾致於

消滅一一可推於歲月其言無忌憚類此紹聖初章惇生

言者十九章責司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

人特多蓋商英實恃死黨今乃以迹跡交淺無所干預為

辭故次升劫之 十二月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隨州張

商英權戶部侍郎 戊申詔商英等並系驛赴朝 己卯

商英權吏部侍郎 崇寧元年四月丙戌為翰林學士
 八月己卯為尚書右丞 二年四月癸丑張商英為尚書
 左丞 七月辛巳中大夫尚書左丞張商英為通議大夫
 八月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絳余深奏尚
 書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
 禾篇謂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幼冲中外震懼因知社稷攸
 託方是時哲宗即位之後尚曰固知攸託可乎又曰成王
 冲幼周公居攝誅伐饒惠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應叔
 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彥博司
 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迨元符之末
 先帝遣弓陛下入繼大統而權臣用事秉君父不忍言之

商英傳

時起鄒浩於新州商英是時實與詞掖謂晉平公問於叔
 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
 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又曰思得端士司直在庭又曰浩
 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
 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乎詔發商英乘園機政議論
 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
 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臺州
 蔡條國史後補繼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權貨務中入
 納見錢已積三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
 耶蓋前皆志不給未嘗有積緡如是故上駭之張丞相
 商英時為中書侍郎忽後進曰啟陛下皆虛錢魯公愕

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
 英與臣各選差官檢點虛實以聞上曰可既下殿各差
 郎官一人檢點字號分明各在庫也翌日奏聞上顧張
 丞相曰卿以為虛錢何故張丞相大慚曰臣為人所誤
 而張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
 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
 門下又與伯氏親款魯公將相商英預為草麻其辭甚
 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
 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問垂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
 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廷事
 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

商英傳

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擯之
 以他事然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
 云
 辛酉臣僚言通議大夫新知臺州張商英作為謗書肆行
 誣訛固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貶示無窮之戒及商
 英所撰嘉禾篇并司馬光祭文等乞下有司模印頒示四
 方益明陛下約述先猷之意以懲為臣之懷惑者詔發商
 英改差知新州 九月庚寅通議大夫新知臺州張商英
 提舉靈仙觀言者論朝廷方興庠序之教修水土之政行
 黜若之法廣山澤之利商英既名在黨籍安肯悉心推行
 宜投置閑散不可委以民社也 三年十月庚午詔張商

商英傳

英宜置元祐籍中罷提舉靈仙觀 五年正月丁酉通議大夫張商英知鄂州 五月乙卯臣僚上言代規通議大夫知鄂州張商英操術傾邪資性狂悖方元祐間附會邪明著為文頌詆及宗廟迨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賂觀律宰輔會鄙無恥衆議不容朝廷灼見姦惡投置閑散為商英者宜省愆悔過稍圖自新近以寬大之詔假守方州輒因謝章復私忿妄議時政言幾訕謗其流及上恬不知非傳播四方有傷事體云云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降黜以正國論詔張商英提舉崇福宮 大觀元年十月乙丑臣僚上言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天資險悞陰比奸朋包藏邪心大恣欺誑著文刻石譏斥宗廟交通中貴希求宰輔迨復為鄂守舊憾輒發形於表奏善政良法妄謂紛更當時雖因言章即解州絃真祠簿責未快衆情臣愚代望詳酌特降睿旨檢會前犯正商英之罪投竄遠裔以為奸人之戒詔商英責授安化軍節度使副歸州安置 二年二月丙戌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張商英峽州居住 十二月己卯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峽州居住張商英任便居住

旨惟園土方田一二事乃太師去位後印本願下以此類聚前後朝古著之本章稱述聖德私心本欲朝廷知在外州縣監司不能奉行德意過為撻撻爾不謂言者乃以商英作表以播四方全不照會自有朝旨再三成勵敢有隱庇奏劾以聞况今偏州陋邑曉示往往存在而刻石於知州廳者方且護以絲極填以金字豈待商英之傳播也商英累年老病無望生全荷太師恩德自齋骸骨旋歸傲虛敢布一言於左右尚觀台慈察而慎之又以狀謝京其畧曰遠投荒徼殆從魚腹之遊內使使州獲遂孤邱之志恩私所激涕淚兼流伏念商英遭過累朝寅緣近輔此負山而力竭無測海而器盈自貽悔尤稍知循省杜門補過初無伯氏之恚言下石起時安得中山之謗蘆頰公明之洞照究心迹之靡他奪於衆口之唾涎假以一技而安美閩門感荷百口歡欣三年七月甲寅復安化軍節度副使張商英為通議大夫提舉玉局觀 十二月戊子提舉玉局觀張商英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兼驛赴闕詔比閣哲廟實錄見商英紹聖初力排元祐奸惡速狀甚明具載信史非崇寧初止錄與大臣議論不合罷政迹其本心實非朋黨雖已出籍自今仍不得依元祐黨籍人體例施行并有是除命 四年二月辛未龍圖閣學士新知杭州張商英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商英入對言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害興利而

已今談一一舉行則盡紹聖之美矣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 乙丑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張商
英為中書侍郎 六月乙亥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張商
英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十二月二十日為中侍合與此參考依日月附見商英
作內前行云堯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堯昂明朝
化成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注云商英視事明日始
得兩上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戊戌宰相張商英言臣少也賊刻苦力學窮天地
之所以終始三光之所以運行五行之所以消長人神之
所以隱顯潛心研思垂四十年而後著成三才定位圖今

皇紀卷之六十三

給為巨軸上遊如有可採願得巨石刊刻垂之永久從之
政和元年八月己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商英出居
城西僧舍御史臺定奪商英與給事中劉嗣口論路天悅
降官理曲故也 辛丑張商英押入 己酉張商英又般
出城西辛亥又押入 乙卯張商英第三次般出先是御
史中丞張堯功言謹按宰臣張商英資性極憤操行頗邪
積愆日深老不知悔昨陛下起於罪廢之中付以輔弼之
任庶革心從正協濟事功而乃陰懷忿怒長惡不悛近論
列給事中劉嗣口繳駁事御史臺定奪得條商英理曲乃
妄有奏陳不以本臺所定為是臺臣論奏乞賜與決照張
商英故罪如此商英有罪矣以有罪之人居宰輔之任臣

雖至愚未知其可也臣速考前代近摺本朝宰相稱不稱
職往往引咎自責必求去位未有罪狀顯白而包羞忍恥
貪榮冒寵如商英者也又歷數其十罪伏望收還相印明
正典刑是月乙卯也 丁巳詔張商英罷尚書右僕射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九月辛酉臣僚上言伏見張
商英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蓋體貌大臣未忍顯斥
姑示遠藩之逸未忘眷禮之隆然迹其誕慢自恣狠傲弗
恭虧奉上之志失為臣之禮則商英之罪在所不容出守
陪京已非其分况復觀文殿大學士之職自兩府以無罪
而除乃所當得商英安得而有之乎奉聖旨張商英觀文
殿大學士改差知鄧州 壬申詔通奉大夫知鄧州張商

皇紀卷之六十三

英降授中大夫差遣如故 校書郎李士觀辟羅博士尹
天民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給事中劉嗣明奏商英
詐作聖旨擅便降勅差尹天民李士觀編類御前文字於
是高英及士觀天民皆坐責 十月辛亥大中大夫知鄧
州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衛州安置昭化軍節度
副使單州安置郭天信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新州
安置以開封獄成商英天信等令余員借德洪彭口往來
交結臣僚再論列故有是責 二年四月壬子責授崇信
軍節度副使衛州安置張商英放令任便居住太師致仕
楚國公蔡京言臣自去朝班言多可畏伏聞前宰相張商
英誅毀尤甚蓋緣臣罪大德輻所以致此今日特蒙恩貸

召還闕廷口庇天地而商英謹責遠方雖其所犯醜惡而
臣與之同過先帝出入三朝薄有情契奉奉之私敢以此
請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辛未張商英特責授汝州團練
副使以李彪指斥謗訕等策在赦前今本府一面斷放也
五年三月癸酉張商英復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 六
年十月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 七年十二月癸未
張商英為觀文殿大學士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時陳瓘寓萬山
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為疑
者瓘曰彼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德者未
必享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蔡京事迹

紹聖元年三月庚戌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九月己亥以蔡京守戶部尚書 二年十月丙子蔡京為
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三年七月壬辰蔡京為翰林
學士承旨 九月甲辰蔡京依舊評定重脩勅令 元符
元年六月甲午詔編修常平免役勅令格式書成詳定官
翰林學士承旨朝散大夫蔡京遷朝請大夫 三年正月
乙卯徽宗即位 三月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口口口口口口知太原府 事見述
行下黨人 四月戊戌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九月丁

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
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聞隔對以後曾將上
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蔡京云云詳見述下黨人十月丙
申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十一
月癸亥蔡京知江寧府 庚午詔蔡京落端明殿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 十一月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壬午上決意用京 見信任
曾布 崇寧元年二月辛丑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
三月甲戌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四月乙
未蔡京入對 五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左
丞 七月戊子中大夫尚書左丞蔡京為通議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畧曰慨念熙寧之盛際開閣指
撥之宏基弛後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疏之制定節廟之儀
修義和之利聯比閭之政國焉著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
周卿屬口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無遠
而曲士陋儒因知本末強宗巨黨相與變更凡情狃於尋
常美意從而盡壞頽遺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尚
存慎厥終政在今日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八月丁
巳右僕射蔡京提舉議司 見本事 二年正月丁未蔡京
為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詞云適遠戎之弗率繫多算之園功師不踰時慮無
遺策益以荆湖關土功也

七月辛巳蔡京為左銀青光祿大夫 三年五月己卯蔡京為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嘉國公以為定郵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作兼字 六月壬戌蔡京奉詔書元祐黨姓名 十二月乙丑嘉國公蔡京進封衛國公 五年二月丙子趙挺之為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進封魏國公

挺之行狀云公既屢陳京紛更法度之非言其奸惡不一雅不欲與京同政府引疾乞去累上章至八九詔弗許崇寧四年三月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奏臣備位東臺以疾不任職力求罷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安可執尸事事口力辭居數月懇請補外除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京既口惡公留京師伺察已所為公亦懼京中傷明年春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既辨舟裝將入辭矣會蔡元祐西方其長數丈竟天尾犯參之左足上震恐責已避殿徹膳既深照京之姦周由是旬日之間凡京之所為者一切罷之毀朝堂元祐黨籍碑大晟府明堂諸置局議科舉茶鹽錢鈔等法詔禮部戶部議改遣中使賫御筆手詔賜公曰可於某日來上公既對上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公因奏蔡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于京師沿汴河雍邱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

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創置四輔不惟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將何以給其糧餉上曰行且罷矣又奏今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依久例又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鬪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養舊兵皆不為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宋安國獻言以為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為是且曰天久旱今京且求去而兩可喜既罷京免相遂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公特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安遠軍節度使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中大一宮使魏國公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復入相必考求其故明著於此實錄當具載制詞乃 火不載詔古有制詞 三月己丑幸金明池賜宰相蔡京等宴 十月庚申和賜蔡京君臣慶會閣落成詩 十二月庚寅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為太尉 二年正月己未太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為太師 六月甲午賜蔡京玉帶 金魚 累歷五月十五日事朱勝非云唐裴晉公平淮西憲宗

賜以玉帶公進表云御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
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先朝熙寧中取熙河蘭湟會洮
岷數郡神宗用唐故事以玉帶賜王安石以蔡三日附
表云賜更後於解衣報敢志於慈草大觀中蔡京賜玉
帶遂為常服其後童貫宗正仲忽宣元后父鄭紳皆賜
既得燕地王黼亦賜並為常服矣

三年六月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
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詣給恩並依現任宰相例制畧曰
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廢於燕閒尚懋
遠圖以膺多福 辛巳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姦雄
悍戾說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為

通鑑卷之六十一

三

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為治無敢橫身為國建議
立制者於是出而銳意更張以為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
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為聽所行之事惟京為從故
蔡京得恣其姦佞既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 十
一月己巳太師中太一宮使魏國公蔡京守太師致仕仍
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寶錄進封楚國公其請俸并雜給人
從等並依舊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臣班餘依故事又詔
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
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義郎條除直秘閣餘依
故事 侍御史毛注言孟州妖姦以天文惑眾等獻京詩
言涉不順京輒喜而受之因以獻易書而賜官卒致詆誣

以冒重辟而京不復愧恥張懷素惡逆以地理惑眾京熟
與之遊從京妻葬地卜日懷素主之嘗同遊淮左題字刻
石後雖除令人追毀以掩其迹而眾所共知以至尚書省
事多不取旨直行批下以作陛下之威重祿厚賞下給人
心以作陛下之福林樵跋扈之黨而置之政本之地宋喬
年奸雄之親而置之尹京之任考之以心揆之以事其志
有不可量者今並盤旋鞏較久而不去其情狀已可見矣
四年四月癸口蔡京上哲宗寶錄 五月甲子先是門
下省檢會臣條上言論蔡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摧震
中外輕錫予以嘉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
積皆出誕設務誇大以興事功肆為揆擢援引小人以為

通鑑卷之六十一

四

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
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曾無尊主
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已有
臣察論列臣更不敢具陳及至名為祝聖考而修塔以壯
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織計致姦
佞之告變而謬為心疾受孟州之誣言而與之官爵趙真
口轉之妖術張大成竊口其姦意驟動遠通聞者寒心皆
足以鼓蕩天下為害之大者也 是日詔蔡京權重位高
人屢告安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幸幕上難以至法特降
授太子少保依舊致仕在外任使居住制畧曰輕錫祿以
市私恩濫錫予以嘉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亮邪

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與化之水託祝聖而歸臨平
之山豈曰懷忠是將邀福辱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謀
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僂蹇弗避傲脫固收致帝
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
難以屈法宜禱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群情尚為
寬典 政和六年六月甲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復
太子少師依前楚國公致仕

復太子少師當考詔旨具載制詞乃宇文粹中所草其
末云蕩垢滌瑕既曲全於體貌率德改行宜益勵於猷
為 政和二年七月十九日可考八月五日又復太子
太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八月乙未太子少師致仕蔡京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

三年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

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降秩居外薦歷歲時况元豐特

從被遇神宗者今則無幾而又累經恩霽理宜優異可特

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 三月乙亥

詔太師致仕蔡京到闕令二十五日朝見引對拜致特依

元豐中文彥博例仍擇日垂拱殿賜宴許依舊服玉帶佩

金魚賜對見例物過六參日趨赴起居在大班退親王後

入 四月甲午燕宰執親王于太清樓上親為之記其畧

見御製蔡京上記曰政和二年三月八日皇帝制詔臣京

宥過省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禁州防禦使童師敏賁

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劄手詔十責以大義惶恐
上道於是飲至於郊曲燕於垂拱殿被褫於西池寵顧恩
渥念無以稱上曰朕考周宣王詩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
歸自錫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鱉膾鯉其可不如古乎詔
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寔太清樓命內館客省使保大軍節
度觀察留後帶御器械臣賈詳等五人總領其事 壬子

蔡京乞令張商英任便居住 五月己巳太師楚國公致
仕蔡京落致仕三月一至都堂治事每日赴朝參退至都
堂聚議於中書省前廳直舍治事畢直即以尚書令廳為
治所仍押勅劄 壬申太師楚國公蔡京言門下省乃履
殿之地臣欲兼而冒處實有妨嫌委素官制宜許臣免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門下省文字從之 己卯手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

錢氏尊相名寺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

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群邪醜正意在中傷

肆為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閱實均見厚誣州大

臣立朝諒當自信而哲士國任何畏巧言願予心之重乎

抑且衆言之足慮肆加開諭毋或介懷 十一月辛巳太

師楚國公蔡京進封魯國公 四年十二月乙卯雪降賜

宴於蔡京第 五年八月庚戌詔中書舍人陳邦光差提

舉洞霄宮池州居住先是邦光以中舍人兼太子庶事會

蔡京獻太子以食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

臣不聞道義相劄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擊碎

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含怒未發因是遷斥邦光六年四月庚寅御筆太師蔡京近三上章乞致仕親制詔書不允所請仍止來章兼而諭再四意確未回京位三公為帝者師然三省機政事無巨細自合總治外可從其優逸之意自今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省事以正公相之任事畢從便歸第五月甲午朔御筆蔡京遇朔望許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押不押勅劄不書鈔庚子詔蔡京已降指揮令三日一造朝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八月庚辰太師蔡京奏臣昨以年遠七十加之疾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三日一朝今臣疾病既已痊後筋力尚可勉強伏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從之丁亥詣建隆觀選幸蔡京賜第七年六月戊子朔太師魯國公蔡京進封陳魯國公己巳御筆太師陳魯國公蔡京力請免兩國公已降劄允所請特與白身親屬恩澤二人應恩數並依轉官例施行九月丙申御史中丞王安中為翰林學士王安中行狀其子鉅作有云一日訪對曰臣起諸生蒙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日夜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宗社惟陛下少留聽幸甚上悚然公出袖中疏所論乃蔡京也上曰誠如卿言公即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量力輒論大臣老奸多智必將為所中害自此竄逐無

復再望清光矣願拜辭上曰勿如此云當為卿罷京時子故日夜出入禁中盡率子弟見上泣且拜上曰中司文字如此奈何彼等固懇陛下儘全臣宗乞移王某一別差遣則事自已矣上寬慈惻然許之公方革第三疏翌日求對中夜有扣門者曰通御筆中丞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矣公嘆曰吾禍其在此乎自是京之勢益盛十一月庚寅手詔太師魯國公蔡京自再遷廊廟于今年云云適者革疏十上御之後來既繼以消息盈虛之理告老乞骸期於得請而後已朕禮說元老不欲固違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恩禮寵數並如舊制重和元年十一月戊申承議郎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勒停蔡條訴神文節文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神霄秘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嗚呼事既掣肘謀既盡露臣亦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軍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微聞閣門跨城為複道飛橋入賜第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悉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野矣臣不勝憤懣亟夜草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猶不肯出臣凡向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蔡昂盡搜索其篋笥然獨無有於昂遂伽項編管安州臣始勒往朝冬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

終不改臣父因賞口內宴巧入中禁獨拜慈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俄而置諸光州臣父以謂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特勅停令侍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

十一月丁卯茂德帝姬下嫁蔡條 宣和元年七月丙辰御筆蔡條向緣狂率廢黜幾年蔡京元老勲在王室未忍終棄可特與叙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叙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 九月乙卯曲宴保和新殿過玉真軒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其詞畧曰玉真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詔臣廢補成篇臣即題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九

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慶凡到總閣方是時人人自謂得見安妃矣既而但畫像掛四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松暖宜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鍾中姑射未應真酒史中使詔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况姻家自當相見臣曰頃緣葭草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進前再拜叙謝妃拜臣又拜 云 癸亥上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轟山離間事山即坐絀京作鳴鸞記以進其畧曰上曰今歲四幸鳴鸞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年其千載榮遇鳴鸞固早且家素業無其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 云

云丙寅蔡京奏臣伏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時命於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燕庭別製密詞親手焚奏仰惟異種今昔所無願首殺身難以仰報 云 二年四月癸巳中書檢會奉御羊車駕累幸蔡京弟子孫等並合推恩八子十孫曾孫四人可並於寄祿官上轉行一官 六月戊寅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京上章乞致仕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幸疏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親筆批諭諄復再四遣官宣押堅卧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其恩禮俸給之屬及見被官吏人從等並依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三

舊仍朝朔望今晚付翰林降制只今具狀進入 六年正月庚午勅停人蔡條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 十二月甲辰手詔朕執權秉要以正主道賦事圖功責在大臣比年以來任匪其人政失厥中明發悚惕念我烈考之謨訓修葺齋殿庶幾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講議太師致仕蔡京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閭勞以官職之事即安里閭憲其言行尚有頗焉書不云乎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答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責老貧賢之美

寶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京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二年復入

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
少宰未訖京東盜起京黨閤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
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八十歲目
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條用事凡判筆皆
條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黜
陟紛紜條妻兄韓紹者驟用爲戶部侍郎家與謀議貶
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語
堂吏抱文書率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姦者
令爲之不喜者令劾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
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示權寵於是效之請置
宣和庫庫置武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玉食
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
大觀庫及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專事供進次
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兄攸發其姦狀京
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兵犯關得非將亂之兆耶
癸亥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
朝請至都堂治事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
簽書 七年四月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提舉
上清寶籙宮兼侍講蔡條僻學邪見兩被降責今除通英
非所宜得可罷侍講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尋又降御筆
蔡條賜出身初可拘取毀抹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
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 初京再領三省未幾日

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條條威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
既罷條侍讀故有是命 壬戌臣條上言蔡條竊弄威權
率意自專縉紳惴惴靡違寧處而一時侍進苟得之徒聞
集其門勢焰薰灼矣手可熱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議爲
之切齒而條僊然居之不疑詔條落職 十月甲子太師
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臨幸問疾 十二月甲子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
邦彥朱勳六賊 靖康元年二月甲寅制太師魯國公致
仕蔡京特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
府居住 上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侍御史孫觀等
始上章論其姦坐貶 三月甲午左司諫陳公輔言蔡京
父子懷奸誤國之罪詔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
安府安置 四月癸亥御文中丞陳過庭言蔡京專政攸
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詔京可移
韶州安置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七月乙亥蔡京移徙
州攸雷州以臣僚累章論其陰賊奸惡罪孽彰著乞投畀
海外也凡京子孫皆分徙遠郡京行至漳州而卒年八十
攸條繼死
京天資險譎新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袒右向專爲固
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擊之俗竭九州四海之
力以自奉徽宗雖富貴之而陰知其奸諛不可以託國
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

正夫鄭居中王黼之屬逃居台司以視之亦每聞持罷
退輒入宮見上叩頭祈哀無復有大臣應承事燕山之
役起攸實在行京送之以詩陽為不可之言莫事之不
成得以自解暮年即家為府嗜利干進者趨起其門翰
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網紀法度一切為虛文識
者竊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結盤固牢不可
脫卒以召蒙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誅死而海內猶以
不正典刑為恨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一

三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二

徽宗皇帝

講議司

崇寧元年七月甲午詔曰朕聞治天下者以立政訓迪為
先篤孝思者以繼志述事為急蓋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
行之存乎人雖華夏又安黎民樂業而法難一定事貴變
通損益之間理宜稽考况宗室蕃衍而無官者尚衆吏員
冗濫而注擬者甚艱蓄積不厚於里閭商旅未通於道路
庶恥益寡奔競實繁風俗流漓薦舉私弊鹽澤未復賦調
未平浮費猶多賢鄙難辨歲稍饑饉民輒流離然制之必
有原行之必有序施設必有方舉措必有術是故俊彥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二

可以不旁求法度不可以不修講宜如熙寧置條例司體
例於都省置講議司差宰臣蔡京提舉遺簡乃條共議因
革庶臻至治以廣詒謀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
事件許中外臣庶具所見利害聞奏 八月丁巳尚書右
僕射蔡京言奉手詔提舉講議司仍令遺簡乃條共議因
革伏見戶部尚書吳居厚翰林學士張商英刑部侍郎劉
賡才猷敏幼練達世務欲乞差充詳定官起居舍人范致
虛太常少卿王漢之倉部郎中蔡珣吏部員外郎葉棣乞
差充參詳官臣伏見手詔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
調及尹牧事皆政之大者臣欲每事委官三員討論並乞
差充檢討文字有見任者令兼領不可兼及在外者並權

罷現任赴司供職 又言熙寧條例司檢詳文字及編定
并在司分遣出外相度共一十九人今事有多寡人力有餘
或不足乞從本司隨事分委仍乞以承奉郎為方鄂州司
戶參軍沈錫充尹牧檢討官 九月己丑少府監丞強浚
明為主客員外郎講議司參詳官 太常丞陳暘為駕部
員外郎講議司參詳官 癸卯翰林學士蹇序辰兼修國
史實錄修撰講議司詳定官 十月丁卯講議司檢討官李
口胡奕修提舉措置鹽事口淮南奕修西浙路 戊寅詔
河南府草士裴鈞上書乞崇修崆峒觀給付常住地上是
鹽池水化之源四京建二相廟邱呂誨銘是化水之本及
妄議熙寧以來常平免役市易保馬鹽法契頭義倉等事

通鑑卷之三十三

裴鈞當考

并稱上感虫蝗水旱克賊交起日蝕地震鹽池變海等語
言狂悖事理誕妄託意鹽池潛圖毒利理當懲罰以戒亂
化之民其裴鈞特送五百里外州軍編管所有講議司許
陳言利害文字指揮勿行

辛巳講議司言修定解鹽地分收到鹹土及淋鹵水依私
鹽法上三斤水三升計一斤之數等條從之 十一月壬
子講議司言江淮鹽舖戶每遇關鹽止用金銀等抵當出
賣客鈔坐邀賤售商賈折閱乞行止絕全部以為抵當元
豐法也過一年者沒官乞改為半年從之 戊寅尚書右
僕射蔡京言臣等昨具陳乞諸路置學養士伏承詔旨令

講議司立法頒行謹以元陳請畫一并參酌太學勅令格
式取其可以行於外者修立成諸路州縣學勅令格式并
一時指揮凡十三冊謹繕寫上進以聞 二年二月癸丑
講議司言市舶合措置事乞令逐路轉運司相度以聞從
之 戊辰講議司言修立產茶州軍不得私賣京東西
河東北路許商旅以官茶與販條告捕支賣等依元符令
格從之 丙子詔諸路學田一路所管戶絕田多寡不同
以有餘不足相補通一路支用從講議司奏請也 三月
乙酉講議司言諸路州學學生額見州縣學 四月癸亥講
議司乞下諸路茶場具開場以來商旅所納錢數申國用
房從之 五月丙申講議司言兩川以坊場錢歲數萬緡

通鑑卷之三十三

朝廷撥免陝西常平許商旅於沿邊納錢充兌便每一千
加三百以饒商旅者許陝西錢太輕若復加饒則為太
優詔罷加饒 七月庚寅講議司言知泗州姚學乞天下
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使邪說流行無自流行看詳
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講
難以施行口口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故事學術不許教
授條禁欲遍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作上條從
之 八月丙辰講議言權茶並依元符條令不當復分單
牒其未立文處合增入或單字或牒字從之 丙寅講議
司言熙寧格內三句所試乞改為月試季一周之五月試
義仲月試論季月試策從之 九月壬午講議司劄子自

去年九月十七日推行新法東北鹽十月九日客人入納
 算請至今年九月三日終收趕到錢一百六十四萬八千
 六百三十六貫三百六十八文本錢一十四萬七千七十
 三貫息錢一百五十萬一千五百五十三貫三百六十八
 文詔講議司詳定官塞序辰范致虛劉賡張康國參詳官
 崔彪鄭僅各轉一官鹽澤房檢討官馮謙轉一官與開封
 府推官呂琮轉一官與寺監丞權貨務監官丁維其為各
 減二年磨勘宋康年轉一官逐路提舉措置官陝西路李
 澄河北路韓敦立京東路郭異京西路余授各轉一官澄
 先為陝西路轉判官仍陞轉運副使

塞序辰翰林學士范致虛兵部侍郎劉賡刑部侍郎張

通鑑事本末卷三二

五

康國中書舍人崔彪都官員外郎國用檢詳持服人鄭
 僅朝散郎五龍圖閻馮謙朝請郎元年八月五日為鹽
 澤檢討馮京子呂琮承務郎元年八月五日為鹽澤檢討
 逐路提舉措置官八月二十九日差韓敦立郭異余授
 李澄呂建中淮南十月十六日胡奕修兩浙十月十六
 日呂建中先措置淮南兩路賞獨不及當考
 士辰命講議司官詳求禮樂沿革修為典禮講議司言乞
 置醫學養士命博士正錄訓導設三科以教生員治經試
 選等並依太學法從之 庚子講議司修立諸路知通令
 左起發上供及本處經總費皆足二稅無欠者通場務課
 額增倍轉官條從之 癸卯講議司言東北鹽已收入解

鹽地分慮客人影帶私鹽走失課利舊條未至嚴密令別
 正法及販乳香比鹽法等條從之 十月乙亥講議司言
 雅州錫窟元豐七年興置元祐二年廢罷令乞召九門取
 入賣依元豐法從之 十二月丁未講議司言解池未壞
 以前官給解鹽鈔募客人入納糧草遂還以鈔鹽今解池
 既無鹽可還并河北文鈔賣與在京交引舖戶兼時賤買
 致沿邊入納艱阻侵壞鈔法乞依熙豐買鈔所別以他物
 折博差確貨務監官二員別差使臣或選人三員同主之
 慮客人賣到文鈔正以米鹽鈔并東北一分鹽鈔及度牒
 官告雜物等博換從之

詳具後項熙豐買鈔所初置年月當改

通鑑事本末卷三二

三

講議司言勸會解池未壞以前官給解鹽鈔募客人入納
 糧草遂以鈔鹽今解池未復其鈔尚循舊法給解鹽文鈔
 客人齊赴京解池既無解鹽支還并河北文鈔賣與在京
 交引舖戶兼時邀利賤價收買致沿邊入納艱阻客人虧
 折錢本侵壞鈔法合行措置乞依熙豐元豐買賣鈔所別
 以他物折博條具八項並從之 見上 三年三月辛巳知樞
 密院事蔡卞言昨被旨以講議司武備房歸樞密院差臣
 提舉今來訓練民兵增置兵額已施行訖欲乞罷樞密院
 講議司限半月結絕從之 四月甲寅講議司言元豐中
 神宗令張範鎮劉幾范日新講求葉芋葉笠之類當時曾
 錢板宣揚大臣今韓絳家有之欲借借熙使詔可 乙丑

宰臣蔡京言伏奉手詔置講議司度今文字不多理當歸之省部欲乞限一月結絕罷司如有未了事件乞送尚書省分隸施行從之 五月癸未奉詔即檢討文字提舉措置兩浙香鹽事胡英修轉一官以本路鹽課增羨也 六月辛酉講議司言熙寧九年嘗置太醫局教養生員分治三學諸軍病急歲終比較等第給錢元祐裁減浮費遂行廢罷今已置到醫學教養上醫外所有本局並合與後從之 八月戊申詔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體例推恩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刑部侍郎劉廣提舉洞霄宮賽序辰顯謨閣待制苑致虛王漢之等三十五人各遷一官餘四人及尚書省都事任充等支賜銀絹遷官轉資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六

唐勤年有差提舉洞霄宮張商英係元祐黨及會言鹽法并奏鹽數未實管勾靈仙觀吳儲係元祐黨吳安詩子監滑州鹽酒稅李口昨為不親詣通泰等州措置鹽事特銜替添差以亭鎮酒稅虞防為毀哲宗謚號係入籍人更不推恩 又詔講議司係紹述熙寧元豐法度與其他官司事體不同應緣講議司所得恩例今後無得攀引 實錄全不載詔旨太詳宣和錄太畧今別修如上 宣和六年十一月丙戌手詔神考暨正六官修舉百廢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先後詳畧若網在綱用垂裕於萬世繼志述事正在今日比年以來官不修方使得撓政上下苟玩名為道揚而實侵紊法本一定可循勿失而官司使文

緣事建議遂至於條目滋繁以式均財本無不足而流品猥衆糜食無名遂至於用度冗濫謹名器重爵賞所以示天下之公而僥倖路啟請謁相先故人才失任使之實時賦役勸農桑所以厚天下之本而貪利誕設括充無藝故民力有匱乏之憂以類推之不可勝言可令尚書省置局詳議以講議司為名究本推原務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以廣紹述先烈之休其名遵存以稱朕旨 御筆差蔡攸同白時中李邦彥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百定制法令究具更不取索外餘並講究利害條具束上限一季結絕 初草十一月六日御筆按十三日始降詔置講議司恐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七

此云六日必誤未勝非云宣和七年置講議司以革弊事宰執為提舉官余在都司被命覆實凡已經裁減者再看詳訖方行取旨未幾太保領樞密院蔡攸同提舉余固已疑之彼違議以謂內侍掌職事於宮禁外庭無由稽攷乞應合裁減事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諸閣之長故也後旬日送下五十餘狀貫云禁中進呈得旨並依余即偏閣皆主者自陳名為減損其實增添知某局元置親衛兵士五百人自置營以來止有三二百人今減元額作四百人却限一月招換或取撥足數他事大率如此方悟攸言與此曹為地嘗檢照官制熙寧以前文臣朝議大夫至中奉大夫共二十九

員止有中散二員餘皆朝議令一百九十餘員武臣親
 察使至節度使止二十七員今一百七十員餘官五之
 二合文武官舊有九千餘員今三萬五千餘員余力請
 於時相白時中李邦彥謂置司無補不若不置未幾結
 罷初崇寧中蔡京作相置講議司凡謬政獎法流毒天
 下者皆當時所為也官更數百人增給厚俸濫賞驟遠
 浮費不貲會集僚屬蠲黃段頭一以用錢一千三百餘
 緡則他可知矣如是二年而罷今置司又以講議為名
 雖立意不侔亦無補也

辛卯開封尹兼侍讀燕瑛前歲獻閣直學士任諒時起復
 並為講議司詳議官朝散大夫直秘閣季向朝請大夫工
 部尚書

雲承議郎鄭望之朝奉大夫直秘閣高術並為參詳官
 十二月甲辰翔于詔朕執權秉要以正王道賦事國功責
 在股肱之臣比年以來任匪其人政失厥中明發悚惕念
 我烈考之謨訓修葺蕪蕪庶幾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講議
 太師致仕蔡京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勞以官職之事
 即安重慶憲其言行尚有賴焉書不云乎詢茲黃髮則罔
 所愆京可兼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簽書毋致勤
 勞以稱責老貪賢之美
 實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京崇寧元年
 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二年復入
 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

少宰未幾京東盜起京震聞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
 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已八十歲
 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矣子條用事凡判筆皆
 條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為姦利賞罰無章然
 陟紛紅條妻兄韓招者驟用為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
 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語
 堂吏抱文按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
 薦之不喜者令劾之縉紳無不側目

七年四月己未講議司奏內降臣僚劄子及杭州裏外市
 戶呂禧等狀乞納錢免行事看詳州縣行戶立定時旬價
 值令在任官下行買物益令知物價低昂次防虧損貪暴

之吏怙法倚勢非理接換等令相度欲依所乞今兩浙路
 依杭州已降指揮立為永法諸州縣依此仍令逐路提
 刑司選委清強官同州縣知通令佐取索行戶色數計在
 任官多寡隨陪費輕重立定免行錢其錢並作上供赴大
 觀庫送納云云詔依舊講議司措置到事理施行 庚申
 太師魯國公領三省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仕 乙
 丑講議司奏契勘諸州縣供官之物不許擅行科配比
 年以來轉運司多以州軍大小州軍又不以縣邑人戶
 家力一槩拋科及諸縣將拋降之物往往比合用之數賸
 行增添容縱公吏作獎為甚欲今後應科配之物轉運司
 隨州軍大小州軍隨縣邑人戶家力均拋令當職官前期

一第227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6 頁E句

依此品量均定其逐等逐戶合科配物色數目中本州檢
察仍以人戶等第家業合若之數單名降勝付縣曉諭人
戶通知如有不均或數外增添催科許人戶越訴監司覺
察按勅庶幾輸納均當革去姦弊從之 已已講議司奏
檢會講議司劉子勣會人戶輸納官賣鈔旁州縣不能鈔
束公人計會盡行收買却於人戶處逐求厚價比之官價
多至數倍兼又阻節留滯是致有人戶難賣所納物解用
充盤口為害甚大緣上件鈔旁錢法行已久難以盡行免
放欲更不印賣止令人戶從便自寫鈔旁輸納官置單名
歷用合同印記令人戶量納合同印記錢杜絕阻節之弊
亦可以關防偽造所有約束并納錢合行事件別具措置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行下詔依所定施行 六月辛未講議司奏欲令諸路豐
熟州縣估定大小麥實直上價與加稅三分聽人戶赴官
折納無得輒有抑動應合分科積欠只將合催之數勸誘
折納其未合催科次無得一例催理從之 癸亥講議言
視官非元豐官制不惟紊亂名實兼亦耗盡國用詔視官
並罷 甲子講議司看詳命官出身各有條法比年以來
吏職入任或進納并雜流之類補官人往往攀援陳請改
換出身所有應於遷轉請給奏薦恩例得官等欲並依元
入任本法施行詔依所奏今後出身並依本法更不得攀
援陳請改換雖奉特旨仰中書省執奏不行 乙丑講議
司言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皆有著令欲應臣僚恩數請

給人從等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指揮並更不施行從
之 講議司言者詳進納買官元豐條有止法唯因軍功
捕盜或選人換授至陞朝官方許作官戶結聖免從條繫
宗室及曰命婦親并義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陣亡之家
恩澤授官而係第一等人戶並同進納法見任小使臣宣
教郎以下役錢並不免及政和令亦不許免科配除進納
買官合依舊法外所有祇應有勞進頌文理可抹及特旨
并非泛備官若不以官序便為官戶例免科役顯屬僥倖
今措置欲將前項補官人並依進納授官法因軍功捕盜
轉至陞朝官非軍功捕盜人轉至大夫以上方許作官戶
所有以前見充官戶之家並依今降指揮改正兼契勸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非合作官戶而特旨許作官戶者依今來御筆亦合改正
從之 丙寅講議司言諸路歲貢共三百一十件今來除六
尚年計外可裁減八十六件罷三十七件詔近命有司考
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將加裁定允協厥中惟任土作貢古
之道也然化自內始正由身率乃克有濟 云云 應諸貢物
可依今來裁定施行 七月癸酉講議司奏奉御筆吏職
出身不以是何官資只支文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為令
講議司條畫以聞看詳吏職出身之人依法轉至武功大
夫止餘轉遇郡人合依下項御筆止支武功大夫俸及恩
例奏為依武功大夫格法外所有轉正任人理須分別詔
吏職出身轉正人請依選郡格遞降一等支破內正任

刺史依違郡本等其合請添支依條施行恩例奏薦依此
 戊寅講議司奏奉御筆外路不奉行御筆殆成虛文者
 詳州縣監司被受御筆觀望稽遲陰有沮壞不即奉行云
 云欲令從承受御筆指揮委其承受行違月日未行次第
 申州州中所屬監司點檢如奉行稽遲減裂不當並覺察
 按劾其監司奉行謬誤不即改正固執偏見公然阻隔仍
 依條互察以聞從之 甲午講議司奏奉七月二日御筆
 看詳內侍官請給欲自右武武功大夫以上應帶郡同
 依今降指揮支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武功大夫合依嘉祐
 祿令祇候內兵以下并隨戰功人依現行條法施行 九
 月庚午講議司奏契勘外路州軍遇天寧節啟建聖壽道
 場滿散日依舊令錫宴監司及提總官並合就赴近年緣
 外路申請許監司以本司錢排辦運於一郡之間連日宴
 設因緣控擾及多造酒數分受所餘殊失法意欲今後監
 司庶訪提總之官遇天寧節依舊赴所在州軍錫宴從之
 十一月庚午講議司奏看詳牛羊司并乳酪院手分專
 副請自元豐年後來於大觀元年政和八年兩次增添
 屬太優欲手分專副各減食錢三貫文其押司官所請不
 多依舊支破外餘本處奏乞事理減監官茶湯錢四貫文
 監門官茶湯錢三貫文書手食錢一貫五百文詔並依元
 豐法 庚辰講議司奏勘會州縣行戶供應見在官并公
 使等陪費不易已降指揮量立免行錢悉罷供應務使行

戶安業革去控擾之弊節次據外在官臣條上言奏陳奉
 行未久商賈四集物貨通流比之往日實直反更低小公
 私蒙利兼訪聞自降指揮至今帥府監司置司所在州軍
 推行已得就緒所有其餘州縣應合一體推行從之 十
 二月金人入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二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三

徽宗皇帝

議禮局 大觀政和二禮附

大觀元年正月庚子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尚書省置局仍
差兩制二員詳議屬官五員檢討應緣禮制可據本末議
定取旨 二月壬戌議禮局言臣等伏以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基陛下以威德大業緝熙太平
視六服承德之世可謂並隆矣乃者既成雅樂於是又置
官設局講修五禮臣等竊聞孔子稱商因於夏禮周因於
高禮所損益可知然則禮不可以不因亦不可以無損益
因之所以稽古損益所以趨時今去唐虞三代為甚遠其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三

所制作忍當上法先王之意下隨當今之宜稽古而不過
隨時而不陋取合聖心斷而行之庶幾有以追治世之彌
文善天下之習俗以成陛下聖治之美意一代之盛典從
之 己已起居郎劉渙秘書丞胡仲校書郎俞鼎並為議
禮局檢討官從詳定官翰林學士鄭居中等奏請也 二
年六月戊申詔付議禮局承平百五十年功成治定禮可
以興而彌年討論尚或未就稽古之制適今之宜而不失
先王之意斯可矣防民範俗在於五禮可先次檢討來上
朕將裁成損益親製法令施之天下以成一代之典 十
一月辛酉兵部尚書議禮局詳議官薛昂奏有司所用禮
器如尊爵簋豆之類與士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蓋古器

多出於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作必有所受非偽

為也傳曰禮失則求之野今朝廷欲討正禮文則苟可以
備稽攷者宜博訪而取質焉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
大夫或民間有蓄藏古禮器者遣人即其家圖其形製送
議禮局從之 癸亥御筆議禮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
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為法今親製冠禮郊社十卷付議禮
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 四年二月戊寅議禮局奏古者
裕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
相向而坐薦豆脯醢王北面而祀之此堂上之位也進
饌之後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
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三

之位也設始祖南面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
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
大袷祭口口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殿廟神主皆合食設
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
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
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
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為腥朝踐之士故饋食
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
子北面祀神之禮闕矣伏請每行大袷堂上設南面之位
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
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又奏古之祭祀必七日戒三

日齋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周官太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秦變古法改用三日漢則天地七日宗廟五日魏晉因之唐則大祀七日雖多寡不同皆非先王之制乞明詔有司應郊廟大祭祀皆前期十日而戒 秦七日致齋三日以應典禮又奏竊惟陛下度律均鐘更造雅樂施之天下為萬世法至於禮器尚仍舊制未聞有所改作禮樂者國之大本而起於度教度教得則權量正法度一而民不疑今禮樂異制不相取法非所以一民也乞明詔有司取新定樂律之度審校禮器有不合者悉行改正以副制作之意並從之

上並因實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三

又奏脩成大觀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冊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為看詳十二卷祭服看詳二冊詔行之

詔旨無之實錄蓋因新儀也御筆改正七項當檢新儀刪去增入本局劄子臣等聞國之事莫大于祀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嚴神祇之奉隆本始之報聖王之制以此為先其器服之用牲幣之等殊數之節多寡之數見於周官者為詳自秦漢以來禮文殘闕設開俗學因陋就寡雖天地大祀所當明祭而合祭之失千載莫革則其餘蓋可知矣道與世升理若有待恭惟皇帝陛下天錫明聖丕承先烈爰詔有司討論舊典親御翰墨著為

格目科指部居總集該盡承學之臣獲遵寶訓實千載難逢之會臣等今恭依所頒冠禮格目博極載籍先次編序大觀新編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并目錄五卷共二百三十六冊祭服制度十六卷共十六冊祭服圖一冊其據經稽古酌今之宜以正沿襲之誤又別為看詳一十二卷目錄一卷共一十三冊祭服看詳二冊謹隨劄子上進擬益裁成伏乞斷自聖學仍乞降付本局修定儀注大觀四年二月初九日奉御筆閱所上禮書并祭服制度頗見詳盡內禘祫禮自昔所論不一今編次討論尤為允當除依今來指揮改正外餘所奏脩定御筆改正七項 禮書本第一議先奏六樂後奏黃鐘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三

用禮神祀神之禮先王祀天各以象類求之方其求於幽則體其道而象其色望以圓牘以蒼日以冬至以其幽而遠故協樂而求之自黃鐘陽生之律至雲門之舞六變而後天神始降可得而理其求於顯則體其用而象其色不以望之圓而以圭銳不以積之蒼而以特之赤日以上率以其顯而近故分樂而序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而已夫天帝一也自本而求之則曰天自其用而求之則曰帝其禮其義其所其事各異也祀天者不可以求帝求帝者不可以祀天天者昊天也帝者感生帝也詩曰皇天上帝既曰天又曰帝體用不同故也今先獻以蒼後獻以赤考周官之書有分而序之之言無合而祀之之說有蒼望四

圭之興無先壁後圭之制有蒼犢騂牲之殊無先蒼後赤之禮夫牲本赤而飾以蒼欲以降神之禮格天天其可歎乎蓋自周以迄於今千數百載未之有改今無所稽據合其禮於圓邱冬祀之日違經背義不可施行 禮書卷第二議設壺尊於壇下禮之施各有其宜禮運所稱後聖有作為臺榭宮室以坫以堵以烹以炙元酒在室醴醎在戶案醴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列其琴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考其官曰室曰戶曰堂曰下蓋在寢在廟之制非邱壇之禮考周書酒正掌酒之政今有的數有器量亦無在上在下之文於古無所稽可不須改 禮書卷第四議乞立春後上辛日新穀先王祈鬼神各隨其事各協其時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異其禮萬物萌於春新於辛正月春之始和也上辛日之初應也故祈穀以正月之上辛不可易也若立春前遇辛不祈於立春後則以辛日是為次辛非上辛也今歲在庚寅上辛在丑立春在中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於亥日則辛之氣已過不逆其氣而求之非禮也不可行 禮書卷第五蜡祭增日月於南北壇罷去二十八舍星次重複先王制禮以求鬼神或於其所出之方出其所主之事日陽月陰方求神而親之則禮日於南禮月於北日出東方月出西方求神而口之則祀日於東壇月於西壇各有所主也先王之於日月或宿其出或致其至或錢其入或禮之或祀之其義不同蜡祭兼日月既祀於西東矣而又禮

之於南北天無二日豈不瀆乎且親禮所載親而禮之非祀禮也今去星次重複而增日月之祀重複甚矣不可施行 禮書卷第十一議乞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禮有等差以別貴賤故廟祭之數天子七世諸侯五世大夫三世士二世不易之道今以執政官方古諸侯而上祭四世古無祭四世之文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差等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大廟已增為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為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替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口而口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二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外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議乞立廟者居處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又無則隨宜創置禮以制情使貴賤大小各當其分則禮必有制制必有數故不敢踰不敢紊也古者廟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左內示親左示仁也今臣僚寓居口口無有定止禮令口口口立廟當麗於法矣可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議乞品官廟視宅堂之制寢勿踰於廟間數為限庶幾易行陽教考陰教攝天下屋室之制皆以陽為教今立廟制寢觀其所祭之數則祭四世者寢四間陰教也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借禮有五極

七種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微毀居宇以應
 禮制人必駭政豈得為易行可今後立廟其間教視所祭
 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用三間者德 四月
 丁丑議禮局奏臣等見編修賓軍以下四禮據周官以朝
 宗親選會同問視為賓禮蓋以古者天子之於諸侯有不
 純臣之義故其來也以賓禮待之開元及開寶惟以蕃國
 主及蕃國使朝見為賓禮自大朝會以下並於嘉禮修入
 軍禮除依周禮合編外有大均大役之禮及均賦貢力政
 及修築宮邑之事者詳古者六師出於鄉軍政寓於井田
 故大均大役列為軍禮降周以來兵農判而為二其事又
 非禮官所掌故開寶軍禮並不編入又有大封之禮自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七

郡縣其禮不存開寶雖有冊拜諸王公儀係於嘉禮中編
 入嘉禮除依周禮合編外有餘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有
 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古者飲食燕享之禮其事不同
 行之或在路寢或在祖廟今朝廷所行均謂之燕禮又版
 牘之禮親兄弟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說者謂兄弟
 同姓之國也異姓婚姻甥舅之國也今雖有賜酢之禮事
 既畢比及群臣其儀已具吉禮婚姻甥舅置第京師非如
 昔裂土受封開元及開寶定禮並無上件儀注乞斷自聖
 裁付本局遵依編修御筆賓禮鹿鳴之詩以燕群臣其詩
 曰以燕樂嘉賓之心蓋方其燕樂則群臣亦謂之賓非特
 諸侯也主尊賓卑君為主而尊臣為賓而卑賓主尊卑之

義辨矣今雖不封建諸侯賓禮豈可廢闕自罷侯置守守
 臣亦古諸侯也其赴闕被召奉事之類則朝覲會遇之禮
 豈可廢乎唐不知此而移於嘉禮非先王制禮之意可依
 周禮參詳去取修立軍禮兵農雖分均而恤之後而任之
 固在大均之禮恤災恤其事也大役之禮任眾任其力
 也恤其事非特地賦地職而已任其力非特築宮邑而已
 今諸軍三年一戍無久近之差無勞逸之異無遠邇之殊
 均之也營建城邑起保甲與兵夫之類役之也則均役之
 禮豈可無之禮春也故軍禮在焉其事則各隨所隸如大
 蒐田之制在夏官朝宗在春官而圖事比功在秋官則豈
 害於非所掌乎至如大封今有五等封爵然無合眾之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在於去取禮緣人情因情立制古有今無則不必膠古古
 無今有則自我作古惟當而已嘉禮飲食以親宗族兄弟
 今宗室親王皆有歲時牲饌酒食之賜是也版牘以親兄
 弟之國今兄弟雖不之國祭而受福豈可不與兄弟共之
 有司自當斟酌行事考循古意以立禮制 丙申議禮局
 奏文宣王自開元追謚之初則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
 之樂用宮架其禮制蓋嘗增崇矣國朝會要國子監神像
 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 崇寧四年八
 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
 繪國廟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 又
 言弟子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文惠秦商原抗

樂款從祀文宣王臣考之史記皆有其名唐開元禮亦載祀典乞皆贈侯爵使預祭享 又言九宮貴神皆星也自唐以來置壇特祀國朝因之玉用兩圭有却夫兩圭有却祀土地之玉以祀星辰非是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又乞增祀熒惑主壁及易每歲臘祀大社稷並用太牢如春秋二仲之祭 又言國家崇奉赤帝為感生帝以傳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尊異之也而乃於立夏迎氣之壇祀之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 又言周官天府比國之玉鎮大寶器大祭則出而陳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乞遇禘饗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從事凡親祀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廟依此 又言請詔有司仿古法制五齋三酒及依開元開寶通禮七祀不設奠幣焚幣之儀他小祀依此 又請郊廟牲牲命有司毛取純色芻之三月易一牢以應在祿之義中祀六十日小祀三十日 又請仿周禮置公桑蠶室以興蠶事而供祭服 又言元冥水官歷代祀之不應燔燎開元禮及本朝開寶通禮畢祀版蟠於齊祈非是乞祝與幣皆瘞之 又言周禮追享朝享裸用虎彘雉彘朝踐用兩大尊今春夏每享各用大尊二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禘祠烝嘗其為失禮明甚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 又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典瑞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瓚之制以圭為枋其長尺有二寸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為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下有繫其徑一寸所以承瓚也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乞改造以應古制 又言牙盤上食非古也唐天寶之末韋彤等據經而議謂鬯味多品不可交於神明欲罷去之乞祭惟藉以席不用牙盤 又言職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必有版以辨其名與位而版必以金為之者蓋禮大者莫過乎事上帝所以極嚴潔而不敢忽也乞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五上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與配神之帝皆以黃金飾木為神位版鍤青為字其餘則用朱漆金字以是為尊卑之差 又言大帝祀感生帝神州地祇犧牲用蘭采器用陶絕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又言感生帝神州地祇國家崇奉為大祀以傳祖太宗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祭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祭二舞並從之 又言古者諸侯祭五世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大夫祭三世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士祭二世祖禰而止按今品官下達庶人皆祭三世無尊統上下之差流澤廣狹之別錄偷襲其流已久請自執政官以上自高祖而下祧親廟四餘通祭三世庶幾有尊統流澤之差詔曰禮有差等以別貴賤故廟祭之數天子七世諸侯五世不易之道也 餘見上 閏八月己亥詔付議禮局士庶每歲中元節折竹為棊紼作偶人如僧居側號曰孟蘭盆釋子曰薦度亡者解脫地獄往生天界以

供孝德行之于世俗可矣景靈宮為祖考靈遊所在不應
 俯狗流俗曲信不根而設此物縱復釋教藏典具載此事
 在先儒典籍有何據執并是月於帝后神御生上鋪陳麻
 林練葉以藉瓜花不委運項可與不可施之宗廟又詔佛
 乃西王得道之士自漢明帝感夢之後像教流於中國以
 世之九卿視之見今景靈兩宮帝后忌辰釋教設水陸齋
 會前陳帷帳揭榜曰帝號浴室僧徒召請曰不違佛勅來
 降道場以祖宗在天之靈遊從佛勅之呼召不亦瀆侮之
 甚乎况佛可以稱呼勅旨有何典常又詔犬之為物在道
 教中謂之獸獸人且弗食而歲時祭祀係於禮科登於鼎
 俎於典禮經據如何該載本局言孟蘭盆本梵語譯以華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二

音即救例垂慈也釋氏之設以為大目捷連為母墮餓鬼
 趣中乃於僧自口之日具飯五果百味置盆中以供十方
 而母得食然則具飯以度苦趣設器以救倒垂行於世俗
 可也景靈東西兩宮嚴事祖考神靈在天對越在下奈何
 俯狗流俗設孟蘭盆之儀乎至若麻林練葉以藉瓜花亦
 非經訓獨出於疏鈔麻穀象草之論及楚人五月五日記
 屈原之說尤垂典禮不可施用景靈兩宮帝后忌辰用釋
 教設水陸齋供而僧徒召請有不違佛勅之呼以祖宗而
 從佛勅以浮屠而稱勅旨失禮畔經不可不訓求之典常
 所宜刊正今景靈宮所用水陸儀式除功德名位崇寧五
 年奉睿旨編類成冊外而其間應用詞語臣等以謂亦宜

如金錄森儀逐一供具明詔所屬選官再行看詳凡涉借
 祭悉行刪正庶於行用無誤太廟祀祠雖具犬牲然六牲
 之薦蓋亦未備矧犬為獸獸人猶弗食而載之鼎俎以享
 神明豈事死如事生之意乎臣等以謂宗廟之祭宜如六
 牲之不具焉雞四豆之弗薦薦醜之義去犬牲不用並從
 之仍令禮部取索詞語刪潤聞奏 十一月乙亥議禮局
 言皇后受冊用開元開寶禮奉以近儀修定是日有司陳
 黃麾細伏設宮架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臨軒命使羣臣
 皆朝服皇后服禕衣受冊於穆清殿以內侍受冊寶內外
 命婦班賀群臣於內東門上殿稱賀皇后表謝群臣入賀
 如儀乞修祗謁景靈宮儀注及製樂章從之 政和元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正月丙戌詔議禮局進禮書已降指揮各轉官內有見條
 責降人依例更不推恩所給告令吏部勾收毀抹 三月
 癸亥朔御製御書政和新修五禮序議禮局請刻石於太
 常寺從之 戊辰議禮局奏續次編成大觀禮書宿軍等
 四禮四百九十七卷詔依此修定儀注進呈錄版頒降
 四月癸丑議禮局奏有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
 室度養蠶以供祭服令其制度以闡合制公桑蠶室按古
 者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恆有三尺棘牆而外闕之
 後齊之制為蠶宮方十步墻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
 蠶室二十七今乞仿後齊之制度地為宮四面為墻高恆
 有三尺其屋室間架多寡視養蠶簿數修建台孟蘭館按

漢舊儀皇后蠶於蠶室手三盆于繭館合置織室按漢舊儀凡蠶熟絮織室以作祭服故有東西織室春蠶薄敷於經無見按漢舊儀養蠶千薄以上乞並依漢制合置桑林按晉制桑林在東而無多寡廣狹之限今若仿漢制養蠶即當約千薄所用之數度地為之合置桑壇按晉制築採桑壇於桑林之側至唐開元禮築於先蠶壇南相去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陞國朝開寶通禮因之合依此修築室建殿按後齊制為蠶宮其中建別殿一區用為親蠶之所今籍田有思文殿以俟御耕臨幸合依舊籍田之制於蠶宮中置親蠶殿詔從之親蠶殿仍以無數為名戊午倉部自外郎議禮局檢討張邦光奏唐開元禮文

通鑑卷之六十六

多重出如祀五方帝其儀皆同惟時日幣玉小異統制不立倫類不通甚失作者之體至國朝開寶定儀始循唐舊未暇改作且齊與祀四岳其事同者但云如岱禮周官祀神示其體類者皆曰亦如之未嘗重出乞做齊與周官類而為一其小異隨事入注庶幾不至重複從之 二年二月甲寅議禮局言乞耕籍禮畢還宮依養老例奏樂從之三月甲申議禮局言北齊隋耕籍皆倍法駕唐開元及本朝端拱明道皆倍大駕西簿今不親享先農止行耕籍之禮其端拱明道命五使稱賀賜赦之類更不施行乞止用法駕從之 四月庚戌朝奉郎許尚志言朝廷以新禮書頒降四方乞各擇官兼掌禮事以上之德意志慮達於

民而察其違犯者詔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神考成訓具在典冊道無廢興洪之在人官舉其職事乃無廢顧乃方討論以紹先烈可依尚志所奏令議禮局候五禮儀注成采酌條具取旨 十一月壬戌議禮局言註案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黃耆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始迎拜於門屏之間與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之儀蓋遵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刪去

通鑑卷之六十六

親拜之文以合經典又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則三者進見欲特與免拜但今贊禮者引當御座前躬揖皇帝為與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為之庶不失禮意伏望撥自聖學批降指揮修立詔依擬定修立 三年正月甲寅朔議禮局奏州郡貢士有鹿鳴燕古者於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遺禮請易其名如古詔籍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鳴燕乃古鄉飲酒之意可止以鹿鳴燕為名有古樂處令用古樂 庚辰詔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為名 四月庚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奏恭惟陛下德脩明聖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稱事斷自聖學付之有司因革綱要既為禮書織悉科條又載儀注勒成一代之

典跨有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徒更歲月志稟訓指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二百二十六卷辨疑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上之御用仰應一覽恭候宸筆裁定其當以治人神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蒐補遺逸講明稀澗告成功而示德意臣等願雖匪材猶當將順聖志而成之詔令頒降 閏四月壬戌詔議禮局官曾經應奉修皇后受冊儀注并預討論武選官制文字及五禮新儀了當中書侍郎劉正夫尚書右丞薛昂並轉正議大夫禮部尚書強淵明等並轉一官 七月甲申議禮局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師在城之東以雷神從雨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五

師之位為二壇同建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神之西非所謂各因其方以類求神者也乞假都城方位建立仍以雷神從雨師之位為二壇同建從之 已亥置禮制局 見本志六年閏正月庚申太府寺丞王昂奏五禮新儀既已成書欲乞依做新樂頒行之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使之推行民間喜以新儀從事從之 辛酉開封府尹王革奏五禮新儀既已布之天下而頒之有司乞下國子監委自學官將新儀內冠昏喪祭民間所當通知者別編類作一帙錄板付諸路學事司勸諭學生務令通知禮儀節文之意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徽宗皇帝

禮制局

政和三年七月己亥詔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富人墻壁被文繡倡優借后飾當世賢者至於太息時君世主亦莫能與得以前尊賤得以凌貴欲安上治民難矣比竊集三代鼎彝簠簋盤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考其制而尚其象與今為天地饗宗廟之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祭以類而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詔有司悉從改造宮室車服冠冕之度昏冠喪葬之節多寡之數等衰之別雖嘗考定未能如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二

古秦漢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無禮以齊之而刑施焉朕甚閔之可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表上朕將親覽恭酌其宜蔽自朕志斷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和錄有此定錄及詔旨並無之三年六月十一日并二十一日兩詔可參攷定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己書此詔案三年九月五日始命劉炳等為禮制詳議官然則置局當在三年七月宣和錄得之定錄誤也 蔡條文補亦係之三年紹述熙豐政事同書 本紀亦因定錄於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丙子

書置禮制局今不取蔡條史補禮制篇宋興崇寧大觀已百六十年矣而禮樂制度多闕不及漢唐始神廟有一代典禮之制不就及上自親政慨然述作故以屬魯公崇寧中始講求未暇大觀初陰為有意乃將君臣慶會間所藏一時朝廷所被受御筆悉編類以成書託此為名因命門客黃聲表兄徐若谷為編類官是欲因官給筆札密修講之二人者皆未官於朝編類乃家事故時命之教與谷博學謹畏近時亦罕有也方筆具未久魯公罷人觀三年六月四日京罷和俄又罷去遂不成時教始登第矣黃聲南劍州人大觀三年官安宅坊第四甲及第政和元年聲乃樞登聞鼓院密上當時所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議文書上喜命敕入館為正字政和二年九月十五日為正字而魯公益有召意二年魯公歸闕京二月一日受太師令居第五月十三日恭致任既復相而上於禮文更留神且屢督魯公魯公曰今為一代典章願何容之有不若擇通儒明以付之三年乃下詔具述作旨因編類御筆所以置禮制局焉始多聚曉禮之士與其中方講求會議郊廟廟有三格倍位禮而本朝二王後闕三格不備因議禮問纒及之而譖者忽出奇詆謂魯公又及三格是欲反矣上偶為之動魯公狼狽遂止因私嘆曰禮制其必不成是後曉禮之士或死或去而親戚賓客時多預焉徒隨時事故討論而已至于一代典

禮蓋後及也政和八年又下詔百官改用履合禮制局先是冠服適今之宜做古之意討論以聞當力行之其見服鞞先次廢罷然當是時定無創禮之志先改革者以為廢釋氏之漸未久魯公罷而局亦罷時鄭居中亦被旨修五禮新儀既不通詳又乃儀也非禮也亦終不能行屬政和以後上志移于道家者流俄教有期門之事官寺小人任權一代典禮遂不克就崇寧以來稽古殿多聚三代禮器若鼎彝簠簋犧象尊罍登豆爵尊玷洗凡古制器悉出因得見商周之舊始驗先儒所傳太訛若謂靈山尊但為器畫山雷而已魏王氏亦曰如是此殆非也制度今已傳故不詳錄政和既制禮制局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乃請御府所藏悉加討論盡改以從古薦之郊廟煥然大隆有萬壽玉尊者大猶四升器彤珠絕玉玷湖盈尺有二寸上每祭祀飲福大朝會爵群臣則用焉其他多稱是至其制作之精殆與古埒蓋自漢以來不克有此亦太平之盛舉也當是時中書舍人翟汝文奏乞編集新禮改正三禮圖以示後世有司因循亦不克就惜哉孫觀供到蔡京事迹崇寧初置講議司講求元覽已行法度及神宗欲有為未暇者官屬朱鈔徐處仁等局成作編類御筆所御筆皆賜京者後君臣會慶閣成又改作禮制局凡尊罍簠簋豆盤匱器均皆不合古于是集中畫出古器用銅依古制重造惟蓮以竹為之

如今紐竹絲器也又用銀鑄得五十枚東坡帶得古爵而不識詩云隻耳獸鑿環長唇鵝學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菊細疑其飲器也政和元年會上御文德殿受朝進賜酒三爵其製作如詩所云乃爵也時禮制局以從官兼領俸賜比它局獨厚又有議禮局知樞密院鄭居中所領今頒五禮新儀是也

九月癸未戶部尚書劉炳中書舍人程汝文為禮制詳議官起居舍人陳邦光國子司業曾聞為同詳議官 十月辛酉手詔先王制器必尚其象然後可以格神明通天地去古云遠久失其傳哀集三代盤匱要易可以稽考取法以作郊廟禮祀之器煥然大倍無愧于古可載之祀儀從

劉炳之言也 乙丑御崇政殿閱舉製造禮器所之禮器

并出古器宣示百官

定錄但書御崇政殿以古器宣示百官今以詔旨十六

日所書增入

禮制局言圓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陞七十二級二壇墀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圓邱澤中方邱蓋因地形之自然非人為也然王者建國所在或無自然之邱則於郊擇吉土以北神位為壇之制當有度數陽奇陰偶王令諸侯為壇三成用陽數也然則化天之壇宜為三成自後周以來始為四成逮今未革今定為圓壇三成自後一成以

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總三成二百一十有六乾之策也為三壇墀三十六步乾之策三十有六也成與壇俱三三天之數也考歷代以及今之壇制其次第星辰有不倫者舊制五星十二辰位於第一龕二十八宿位於第三龕夫五星二十八宿相與為經緯則二十八宿為五星之所舍而十二次是所相待以成者也臣等今議升二十八宿等四十四位於第二龕舊制第二龕星辰之位為重行則壇內之位亦當如之今中宮外宮之星為重行于壇之內其象星三百有六十位之外如故從之候過今次大禮施行 戊辰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

第一成崇三尺第二第三成皆崇二尺五寸上廣十六丈夫圓壇既則象于乾則方壇當效法于坤今議方壇定為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為四陛為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為再壇墀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壇再則兩地之義也其從祭之祇并四鎮海濱五行五嶽同位於第二龕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祇位內如故壇並飾以黃詔令楊戩依此修築 十一月乙巳禮制局言討論王輅公羊周官巾車言錫樊纒十有再就注樊及纒皆以五采蜀飾之十有二就就成也今馬纒止有十二而無

采色不應古制欲以五綵扇飾之樊纓十有二就周官馭
路儀以鸞和爲節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之韓詩外
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今路衡軾並
無鸞和乞添置周官斡人言蓋之圓以象天蓋弓二十有
八以象星今蓋弓二十有二不應古制乞增造巾車言玉
輅建大常十有二旂注太常九旂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終
旂則屬焉而不言色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日月爲常注凡
九旂之帛皆用絳以周尚赤故也禮記月令中央天子乘
大輅載黃旂以金象革木四路及所建之旂與四時所乘
所載皆合今玉輅所建之旂以青帛帛十二幅連屬爲之
有外龍而非交龍又無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
之色則當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則當用黃仍分終旂
之制及繡畫三辰于其上又周官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
人維王之太常今改制太常其旂與地當依周官以六人
維之又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錫在馬而鈴在旂
昔今前首無鈴乞增置又車蓋周以流蘇及佩各垂八無
所注象欲各增爲十二以應天數及輅之諸未盡飾以玉
爲稱其突而羅紋雜似乃用塗金乞改爲玉又車箱兩輪
有金塗龜文及鸞翅左龍右虎乃後代之制欲改用蟠龍
加玉爲飾又言既建太常當車之後則自後登車有妨曲
禮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鈴效駕會
衣由右上取或縱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

皇朝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皇朝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車則右君升車亦當自右由前而入今玉輅前有式櫃不
應古制恐當更易以便登車及改式之制又禮記言車侍
其式周官輿人參分其隊一在前二在後以操其式以廣
之半爲之式崇參分軫圓去一以爲式圓參分軾圓去一
以爲軾圓注立者爲軾今玉輅無式合增置詔玉輅用青
質輪輅輅帶其色如之四柱平盤虛櫃則用紅增蓋弓之
數爲二十八左右建旂常並青太常繡日月五星二十八
宿旂上則繡以雲龍之杠青繡鈴垂十有二就流蘇及佩
各增十二之數樊纓飾以五采之屬衡軾之上又加鸞和
輅之諸未羅葉端頭雲龍垂于鉞脚花板結綵羅文雜佩
羽童麻鏡香寶壓貼牌字皆飾以玉自後而升式櫃不去
既成高二尺七寸五分濶一丈五尺
寔錄有刪修與詔旨畧不同當別攷詳
四年正月辛丑禮制局言夏祭用法駕合乘大輅指揮乞
賜裁酌詔乘玉輅 二月戊申蔡京等奏禮制局所定皇
長子冠于福寧殿儀御筆依奏二月中旬選日行之 三
月丙子禮制局奏崇寧祀儀崑崙地祇設位於壇之第一
成其說出於鄭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地祇位
于壇上則崑崙地祇不當重設崇寧四年有司講明已知
其非乃復列于西方衆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
其中矣請撤去從之 又奏皇地祇北向蓋取蒼陰之義
故賜祀降神升禮于壇其位在丙陰祀降神瘞血于坎其

位在壬而歷代沿襲並設而獨之位非所謂春陰也今新
 壇亦于午陰下設小次非是詔神位北嚮于北而設小次
 四月辛未禮制局言周官旅上帝四望皆謂非常之祭
 則嶽鎮海瀆從大祫不當用玉祀聖親祠北郊儀注皇地
 祇以黃琮神州地祇以兩圭有卽嶽鎮海瀆亦不用玉則
 今來夏祭合依大禮格皇地祇神州地祇用玉外餘並不
 用兼者詳周禮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新義云日月星辰以
 璧為卽則四圭卽璧可知四圭卽璧則兩圭卽琮可知先
 儒之說兩圭有卽亦以璧為卽其理非是合依新義兩圭
 卽琮從之 甲戌禮制局造所乞進呈所製造冬祀禮器
 御筆令書藝局進呈 五月丁丑禮制局奏每歲夏祭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地祇及配位各用水鑑一今親祀正官署月所設酒醴牲
 牢禮料甚眾欲添置水鑑四十一正配每位各第六二成
 從祀二十五位各一從之 又奏黃琮禮地卽氏謂之在
 崑崙者兩圭有卽以祀地謂祀于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
 兩圭有卽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
 鄭氏之說本于識緯前代如長祿無忌鞏固嘗辨其非矣
 又皇地祇神州地祇同位于一壇之上於皇地祇則禮而
 不祀神州地祇則祀而不禮豈禮意乎請黃琮兩圭有卽
 並施於皇地祇求神則以黃琮薦獻則以兩圭有卽又言
 黃琮鄭康成及梁正三禮圖皆謂八方以象地最崇義言
 黃琮比太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寸蓋厚

寸乃大琮之制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于經無
 見考工記有大琮玉琮琮琮之制獨不言黃琮廣狹
 厚薄之度今方澤並用坤數則黃琮宜廣六寸厚二寸為
 八方而不刻 又言考工記云兩圭五寸有卽以祀地則
 兩圭之長宜共五寸琮色黃而圭不言色大宗伯以玉作
 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而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牲幣
 自當放玉之色則圭之色獨何以異于琮耶請兩圭用黃
 玉並從之 六月己酉禮制局言有旨定管軍班序乞殿
 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上副指揮在正任節度觀察留後
 之上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
 上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捧日天武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廟都指揮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司之上從
 之 甲寅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龍大角
 黑漆畫龍紫繡龍袋長鳴次鳴大小橫吹五色衣幡緋常
 畫交龍案樂令三品以上緋常畫約蓋惟承與器用並飾
 以龍今六引內係群臣鹵簿而新物通畫交龍非便合羣
 正又大黃龍負圓旂畫九一三二四六八五七之數仙僮
 細子大神三旂無所經見乞除去從之 六年九月乙卯
 禮制局言竊考太廟陳列祭品每室蓮豆十有二簋各
 二原於有唐開元之制因陋至今未足以副聖上致孝宗
 廟之意乞畫循周制蓮豆各二十有六簋各八如是則
 五廟三廟之器其等與數而可得議也從之先是詔造祭

恭頌賜宰執禮制局製造所乞降祭器名數故有是議
十月丁亥禮制局奏近奉詔討論臣寮家廟所用祭器禮
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遵豆各十有二簋各四
盞鑊鼎俎各二尊壘加勺鬯各一爵一諸室共用昨
祖一盞洗一從一品遵豆簋各降殺以兩正二品遵豆各
八簋各二其餘皆如從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
給賜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
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
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依次給賜 十一月乙未尚書省
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遵豆之儀遵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右
為上羞遵二為第一行朝事遵八次之饋食遵八又次之
加遵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左為上羞豆二為
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
豆八為二行在遵之外簋八為二行在豆之外簋簋所定
禮料乞依白來容受之數供辦無本色即以他物代之從
之 十二月己卯禮制局奏太廟祭器內銅用三登用一
為考銅與登皆美之器祭祀享牲於鼎升肉于俎其清
芼以鹽菜寔之于銅則謂之銅羹不致五味寔之於登則
謂之大羹周官烹人祭祀共大銅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
太牢而三銅寔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大羹止設
一登不知果以何牲之清而寔之邪議者惟知儀禮芼銅
有牛羞羊豕豕之文故用三銅而不疑至大羹無一定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之說所以止用一登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
豕之牲也上佐食羞兩銅司士進二豆酒兩銅銅羹也二
豆清大羹也少牢之銅豆用二則三牲之祭銅既設三登
亦用三無疑矣伏請太廟設三登寔牛羊豕之清以為太
羹明堂亦如之其賜宰執與高麗祭器亦乞增一於禮為
合從之 七年正月丙辰禮制局奏昨討論大駕六引脫
府令牧乘墨車兵部禮部戶部尚書御史大夫乘夏綬已
經冬祀施用唯駕士之服各隨其給之色則六引駕士之
服當亦如之乞墨車駕士衣皂夏綬駕士皂質績五色團
花於禮為稱從之 三月甲寅兵部尚書兼侍讀禮制局
詳議官蔣欽奏臣代見尚書兵部見行大禮由簿圖記寔
天聖間侍臣宋綬等所撰集凡儀衛之物既圖繪其形又
稽其制作之所自而叙于後一代之威容文物備載于此
矣陛下頃以治定制禮設局命官稽古從宜訂正批謬如
大略之乘元武之旗六引之各與其車導駕之官與其服
革而從新者多矣然每遇大禮本部所具字圖止按舊書
為之名寔相戾不可悉用臣愚欲乞特降睿旨命有司取
所謂舊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因而否革之仍以前更定事
防舊書之體補成全文藏于有司使永遠有所稽以從事
此亦治世致詳于禮之意也御筆比來集古鐘鼎彝器諸
器得見三代制作之象因命有司悉從改造煥然一新由
簿圖籍當行改修可依所奏令禮制局限一季了畢 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月丙子禮制局奏按詩稱郊祀天地而繼以我將祀文王
孝經郊祀后稷而繼以宗祀文王周禮祀大神示而繼以
享先王然則祀大神者圓邱也祀大神者方澤也享先王
則明堂在其中三者皆矣而後神示祖考之禮成然非一
日而能通蓋圓邱必俟冬至方澤必俟夏至明堂必俟季
秋千載百載斯禮弗俗今園壇方澤既展上儀而明堂肇
新宗祀之期理不緩伏請夏祭大禮後季秋親祀明堂以
稱陛下昭事神示祖考之意又奏案禮記祀大神於冬至
祀大神以夏至乃有常日無所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
則有常月而無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社用甲卯用
辛而日必報吉所以極嚴恭之義伏請明堂大享以吉辛

之日又奏昨夏祭前一日宿方澤內殿致齋太廟崇靈宮
冬祀既已親祠將來宗祀明堂伏請依夏至內殿致齋前
一日宿齋大慶殿又奏按周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祀昊天上帝則郊
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矣蓋于大裘舉正位以見
配位于衮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伏請祀明堂衮冕又奏按
禮記莞葦之安而蒲越蕞蕞之設釋者謂下莞上簞祭天
則蒲越蕞蕞漢儀祭天用六絛絛廣六重高帝配天用
紺席成帝初丞相衡等言其非是遂用蕞蕞東漢用莞葦
晉江左用蒯隋祭天用蕞蕞配帝用蒲越唐麟德用神褥
開元禮開寶通禮上帝用蕞蕞配帝用莞葦德中孫真

禮記卷之六

三

禮記卷之六

三

請席皆加褥慶禮儀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中從者
司之議始不設褥于明堂神席之上又以莞代蒲越蕞蕞
今郊祀正堂設蒲越明堂正配位並以莞葦取禮記所謂
莞葦之安明堂以人道享上帝故也然莞葦自是兩物故
曰上莞下簞周禮祀先王亦無單用莞葦之文乃今止用
莞而不設簞未盡禮意况郊用特而明堂用牛羊郊用飽
爵而明堂用玉爵其餘豆登簋俎尊壘並用宗廟之器但
不設壘不裸則藉神席亦合盡用人情所安兼東漢猶用
莞葦晉宋以後始單用莞蓋循習之誤伏請明口口口聘
禮曰壘設于東序北上以並南陳醜泰清皆兩壘蓋醜泰
清三酒也詩亦曰清酒百壘此三酒之壘也禮器曰

廟堂之上器尊在阼犧尊在西此定酌齊之尊也又曰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初獻酌酒之位酒正曰大祭
三二中祭再二小祭一二此酌尊皆有也然以五尊定五
齊則壘尊定三酒可知矣以酌齊之尊在阼階之上則酌
酒之尊在阼階之下可知矣蓋古者宗廟行九獻之禮君
與后各四而諸臣一獻以終之故謂之九獻終獻之酌是
也若止酌齊而不及酒非所以全事祭之義三獻之禮雖
畧於古而齊酒之酌不可偏廢則初獻酌醴亞獻酌盎終
獻酌酒而九獻之義格焉然而夏之尊曰壘周之尊曰犧
象記言壘尊在東犧尊在西此周禮也周先本代之器故
初獻酌犧後異代之器故亞獻酌壘今太廟明堂之用皆

異代器也當以近者為貴酌尊用犧象可也若夫設而不酌之尊宜以世之先後為次而寔之伏請明堂以恭尊寔泛齊山尊寔醴齊著尊寔盞齊犧尊寔綏齊象尊寔沉齊壺尊寔三酒皆為不酌之尊又以犧尊寔醴齊為初獻象尊寔盞齊為亞獻並陳階阼之下皆為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之少此大祭之禮也又奏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冬至日子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神鬼可得而禮蓋天神地祇宗廟以教類求之其用樂各異焉又案孝經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尊祖配天者

郊祀也厥父配帝者明堂也郊祀以遠人而尊故尊祖以配天明堂以近人而親故嚴父以配帝所以求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又案皇祐以來以大慶殿為明堂奏請致齋于文德殿禮成受賀於紫宸殿今明堂始建當于大慶殿奏請致齋禮成于文德殿受賀又奏皇祐以來明堂嘗一節故詣太廟景靈宮行禮陳法駕肅回宿文德殿即轉仗自宣德門陳列而至天漢橋今明堂郊享後次年行禮故不詣太廟景靈宮即車駕不出皇城惟列仗于宣德門外所有肅儀仗更不排設又奏周禮夜三襲以疏戒今奉嚴是也夫與宿齋其儀會本緣祀事其奉嚴本緣警備國朝之制警嚴並

列于通宮門外仁宗詔明堂直端門而奏嚴于外恐夫肅恭之意於是廢夕權罷今明堂始建于寢殿之東而不與端門直將來宗祀大慶殿宿齋皇城外不設肅儀仗其警備伏請列于宣德殿門內大慶殿門外 又奏自來明堂親祠于大慶殿有司行事于端明殿竊惟王者祀天則于郊今明堂始建而有司行事于郊恐未盡禮意伏請非就祠殿有司行事亦于明堂又奏按易鼎象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周禮小司寇祀五帝則定鑊水士師洎鑊水享牲于禮為重今之神廟鑊水乃委于庖史之賤伏請微周禮以刑部尚書鑊水刑部侍郎增洎鑊水庶合禮經之意並從之

自禮制局至此寔錄並因詔旨今從之
五月甲寅禮制局編修夏祭勅令式格詳議官兵部尚書蔣欽宣和殿學士蔡攸顯謨閣待制蔡條蔡倫各轉兩官除轉一官減磨勅年有差 六月庚申禮制局編修夏祭令成提舉蔡京轉一官回授與子條通直郎徽猷閣待制 九月庚子禮制局奏請以每歲十月朔即明堂設仗受來歲新歷退而頌之即轉其布政依此從之 十一月癸丑禮制局奏乞頌士服于諸路學官每州一副令依樣製造凡作樂釋奠諸生皆服其服 十二月辛未禮制局言所享功臣位版尚用舊官並合除去止用所贈及封國爵謚如王安石稱太傅舒王謚文之類從之 宣和元年正

月辛卯禮制局上親耕籍田儀 四月丁丑御筆禮制局
鑄景靈王陽神應鐘了當應副官勾詳議官中大夫兵部
尚書符猷等推賞各有差

詔旨景靈王陽神應鐘當考與劉棟所鑄如何

十一月丁丑御筆先王服制方圓俯仰大小形色悉有象
法自周之衰禮文殘闕無復制度因時從容擬以野服施
于朝廷稽古驗今通追先志不可不革可令禮制局先自
冠服討論以聞通今之宜仿古之意當力行之以革千歲
之習其見服辨先次廢罷改用履 十二月庚辰禮制局
奉詔易鞞為履履有約縵純綦諸仿古制皆隨服之色從
之 庚子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

差別詔文武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即武功郎以下去總
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總純 宣和元年九
月丙寅御筆禮制局親監典禮并修立儀注重備由舊成
書累年未成推恩吏部尚書符猷國子司業馮躬厚各轉
一官保和殿直學士蔡懌蔡倫並各落直字 二年六月
甲午詔禮制局製造所等各支過料錢物數浩濬可並限
一月結絕 八月癸未詔禮制局製造所等官併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
徽宗皇帝

大晟樂

崇寧三年正月甲辰魏漢津言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
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樂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為
含徽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為葦籥其樂曰光
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為
黃鐘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
為劫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
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
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

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
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
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律從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
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
黍容或之法遂致差悞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
宏用方寶常水尺至唐室田疇及後周王朴並用水尺之
法本朝為王朴樂聲太高令寶礪等裁損方得律教諧和鈺
諧和即非古法漢津欲乞請三指為法

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鑄九呂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鈞清鼓鐘次鑄二十四
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

揚氏編年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
晟樂時漢津取身為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
之取帝中指以為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
津本刺負兵士為范鎮虞候見其制作畧取之而京又
使劉炳綠飾之漢津范鎮虞候惟編年云爾當考劉
炳大晟樂論第三篇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
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度其規模
鄙陋鼓韻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
適與時應藝祖以其教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
律仁宗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跡累黍尺成律審
其教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取世俗之尺以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
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為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
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定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
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參
定詔天下知樂者至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
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奔蕩震掉不和滋甚遂
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
功元豐中採揚傑之論驛台范鎮劉幾與傑參議下王
朴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考古制是正闕失煥然
詳明實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雖互有異同而其論不
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起

然自得以聖王為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
鼎樂之法良唯以黃帝后夔為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
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秦律已成阮逸始
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與漢津
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
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
明睿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
治乃詔宰臣置司命屬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訛謬
殘闕甚矣大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
度參差不同蕭蓬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鼓韻清雜
而皆失之太高第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口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
曲不協諸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連呼于阡
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情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
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
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於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
乃請以聖上君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鐘之律
成為漢津得之於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質必與
眾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
惟三八之數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
應天其與之乎前此以秦定律遠就其數曠歲月而不
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為管大律之定曾不崇朝其教中

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急之教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惟欣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闕樂未終上曰舊樂如泣鼓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執事之臣無不大喜稱頌九月朔以舊樂成上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教鶴從東北飛來度廣庭回翔鳴唳而下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昴殿甘露自口角鬣下降有詔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之上備三獻九奏以祇謝景貺曲再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皆黃帝大合樂有元鶴六舞于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四

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教和也蓋教音之和上係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教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大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教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教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也哉

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教播于教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教順成南至夜郎將行

西踰積石青海周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逾遠遺教復存通者得隱逸之士於茅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錡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乎其舊樂勿用

定錄不載詔音亦不載本紀于辛卯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

辛卯大理卿曹綱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聞許光疑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五

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器莫不皆應古制竊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教但同鳥歌聆舞而已閣因奏欲古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願享次光疑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預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克諧光疑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疑曰

神考勵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功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犬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製大成樂記云在藝祖時嘗詔和峴在仁宗時嘗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嘗詔范鎮劉幾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于今然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借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勳未集則簋業之較不可行於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較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三五

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於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教中較之法宋成公之英華出於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感近取諸身以指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是命有司厄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為之應有鶴十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脩三獻九奏奉祠尚舊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如形影之相召于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于宮掖教之園子用之大學辟廋頌之三京四輔以及藩

府焉又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較則無古今之異四裔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較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為一代之制繼用勻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遠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 政和三年五月己酉手詔崇寧之初納魏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于燕享夫今樂猶古樂也此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教既具無恣憑恣急之較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頌之天下其舊樂悉禁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 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畧加磨礪俾與律合并造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三五

四學 金鐘專用于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崇寧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竊以算教之學其傳久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算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則周之盛時所不廢也神宗皇帝將建學焉屬元祐異議遂不及行方今紹隆聖緒則算學之設實始先志推而行之宜在今日今將元豐算學條制重加刪潤修成勅令冠以崇寧園子監算學勅令格式為名 又言竊以書之用于世久矣先王為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蓋一道德謹守法以同天下之習世衰道微官失學廢人自為學習尚非一體畫各異殆非所謂書同文

之意今四方承平未能如古蓋未有校試勸賞之法焉今欲做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簡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書之技朝廷所以圖繪神像與書一體今附書學為之校試約束謹成書畫學勅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國子監為名並乞賜施行從之即書上崇寧國子監書學之制也始置書畫算學五年正月丁巳詔書畫算醫四學並罷更不修蓋書畫學于國子監擬裁屋宇充每置博士一員生員各以三十人為額十一月乙巳大司成兼侍讀薛昂國子司業強淵明言竊謂周官以六藝教民而數居其一焉蓋于政治顯有實用故齊威公設庭燎以見獻九九之術者良有以也神宗皇帝追復古制修算學之法未及頒行陛下嗣承先志置學立法有司推行曾未就緒今春裁節遂置廢罷欲望聖慈特賜檢會崇寧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許復置算學仍依元降勅令格式施行從之 大觀元年正月甲午大司成兼侍讀學制局編修官薛昂言修整書畫學畢工額各三十人分為兩齋從之 二月己亥詔復置醫學 三月甲辰詔書畫學並依崇寧四年十二月己酉勅令式人額等其後來裁損指揮勿行 三年三月壬戌張邦昌定制算學文宣王廟從祀人合封爵自夙后封上谷公至隋盧太翼封成平男合六十六人從之

師時言春秋釋奠孔子止中祀教學乃六藝之一若以黃帝為先師則當用大祀十一月七日丁未竟以黃帝為先師又所奏七十人但擬從祀初未加封爵却恐十一月七日所奏合附在三月十八日以前須細考之十一月丁未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算學合奉安先師并配享從祀繪像未合典禮可令禮官講究以聞臣等竊詳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帝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使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之所以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欽起消息正閏餘其粗精顯微無不該舉今算學所習天文歷算三式法算四科其術皆本于黃帝宜尊黃帝為先師而以其常時之臣風后力牧大鴻大撓隸首容成車區當儀為配祭又以後世藉于數術者隨其世次分繪兩廡以為從祀今具下項風后力牧云云已上七十人今欲擬從祀 此據詔旨并三月十八日所書實錄皆不書 三月十八日已用孔子為先師其時云云可考恐此奏合在三月十八日以前詔旨誤編入此或移著彼庶先後不差更須考詳云 四年三月庚子詔六藝皆聖人著作乃者增學舍置師弟子而入流命官廡有區別其令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算學生入太史局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書局罷學官及人吏等 政和三年三月癸酉復置算學

閏四月辛亥詔復置醫學尚書省乞立校試之法隨所試
中高下分遣諸路三京七人帥府六人大藩五人上州四
人中下州三人次遠二人從之 五年正月乙丑左武大
夫康州防禦使提舉入內醫官編類政和聖濟經書孝忠
等奏乞諸州縣並置醫學隸于州縣學提舉事司選差本
州任官通醫術能文者一員兼權醫學教授比做諸州學
格內文士三年所貢人數十分中以一分五厘人數創立
諸路醫學貢額分為三年並不侵占文士貢額諸路貢士
與本學內舍同試上舍三歲共取合格人數陞補上舍以
上中等一百人為額並附文士引見釋褐學生分三科方
脉科通習大小方脉風產針科通習針灸口齒咽喉眼目
傷科通習瘡癰傷折金鐵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運路
並置醫學諭一員以本學上舍出身人充並從之 三月
己亥詔諸路置醫學教諭指揮勿行 六月癸亥詔醫學
選試如無通醫術文臣許于本處醫長醫職醫工內選差
一員同州縣有出身官出題考校如關醫長等即選本處
有出身管勾學事官管勾 九月甲戌詔諸州醫學博士
並改為醫博士 七年七月戊子太醫學奏乞本學三舍
生依太學辟雍國子監法隸屬禮部從之 宣和二年七
月己未詔先帝董王治官太醫局置丞教授立學生員額
成憲具存今醫局之外復建醫既達元豐舊制合選之法
本示教養今又醫學賜第之後畫官州縣不復貢以醫術

皇宋通鑑卷之三十五

二

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學可並罷應醫學三舍生舊
條內外學籍願入學者上內舍並特令于見醫學舍額上
降一舍外舍許通理醫學按定入學令禮部國子監限五
日條奏具聞奏 六年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
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編修汴都
志朱有仁並為措置管勾官生徒五百人為額家正文法
錢昂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真法歐虞褚薛草法王
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州南
書狄仁傑告顏真卿者顏允南毋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
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頒告命
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

皇宋通鑑卷之三十五

二

皇宋通鑑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一

徽宗皇帝

當十錢

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使許天啟申送到新鑄銅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于歲終須管鑄錢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口久矣學畫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為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住不必限其出入官給物料查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

十錢

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啟相度疾速率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陝西四川河東係鑄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令折十行用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九月癸卯尚書省言提舉陝西鑄錢許天啟起第一運馬背折十銅錢五千緡至京乞自禁中先用然後頒之四方從之 十月戊申尚書省言乞降當十錢樣于天下詔各降

一千分布曉示使人識認有司覺察如稍異許越訴論如和錢法以錢計賞 甲戌詔改折二折十錢並作當二當

十錢稱呼 十一月癸卯初令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州八

錢監依陝西樣鑄當十錢 江淮荆浙等二路發運司言

自熙寧以來鼓鑄當二大錢盛行民間而於條不許起發

上京以故目今諸州軍官庫見管當二錢甚多乞將當二

大錢改鑄當十大錢四文可得三文約四十萬貫寔計三

百萬貫工部欲依所乞仍依陝西見鑄錢樣于錢背鑄十

字以示所當小平之數其當二銅錢更不鼓鑄從之 三

年正月戊子詔江池饒建州罷鑄小平錢及當五錢並依

陝西當十大錢樣制模視大小輕重次第改鑄當十大錢

戊戌詔江淮荆浙等路所管當二錢盡拘收改鑄當十

大錢 癸卯詔京城外置錢監并復徐州寶豐監衡州黎

陽監並改鑄當十大錢其當二限一年更不行使 四月

丙寅戶部言舒衡睦鄂韶梧州六監歲鑄小錢共額一百

五十三萬內韶州從來專充琴水買銅本錢餘五監以給

本路常用今欲並行改鑄當十錢除一切費用外可得見

錢四百八十萬五千餘貫以兩本部經費仍自崇寧四年

為始詔從所乞 四年四月癸酉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

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十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鈔

四斤一十一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

每錢重三錢十錢重三兩詔頒樣于諸路仍令赤仄為背

字畫分明 六月丙寅尚書省言訪聞東南諸路盜鑄當
十錢率以船械于江海內鼓鑄當職官全不究心縱奸容
惡理須別行措置除廣南福建地里遙遠其當十錢逐路
今後更不行使舊有者限一月具數經官驗非私鑄聽官
司因事受納轉運使兌換於別路行使餘東南諸路乞依
畫一措置從之 七月丁巳尚書省言廣南福建路最係
產銅去處已降朝旨逐路更不行使當十錢其本路自合
鑄小平錢外有所合應到上供及起發往行使當十錢路
錢數並合依舊鑄當十錢乞專委逐路轉運判官措置從
之 十一月丙辰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
慮民間物重錢濫乞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路並改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運入東北宜以江為界
從之 五年正月甲辰尚書省言兩浙路官司弛廢縱容
從民間盡將小平錢銷鑄當十錢致民間小錢數少買賣
阻滯深為非便詔兩浙路將應上供小平錢並免諸官司
御書通寶當十重寶當五大錢上供赴京其小平錢仰留
充本路買賣給散仍仰本路錢監疾速依舊鑄造小平錢
行用 丙午尚書省言通寶當十錢東南私鑄甚多民間
買賣阻滯其荆湖兩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揮並改作當
五行使尚慮民間盜鑄不已其當十錢並行罷鑄其已在
官私當十錢依已降指揮行用外所有鑄當十錢監並仰
鑄小平錢從之 己酉詔諸路鑄銅錢監可將逐監工料

計定分為十分自崇寧五年為始內八分鑄小平錢二分
鑄當十錢 乙卯尚書省言契勘元降指揮正月十三日
十六日改鑄當十錢去處上條江池饒建韶州已上供路
分竊慮諸路疑惑今欲依下項 一江池饒建韶州仰將
逐監合得銅料以十分為率八分鑄小平錢一分鑄當十
通寶並依條限起發上供內韶州止條二分當十錢上供
小平錢充本路買銅等支用一廣南荆湖路除已降指揮
鑄夾錫錢行使外並許用逐路合得銅料兼鑄小平錢支
使 一除廣南荆湖路兼鑄夾錫錢行使外其非上供路
分舊錢監去處並依舊鑄小平錢支使 一廣南福建兩
浙荆湖淮南路用當二錢改鑄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四

京畿三路京東西路並各依元降指揮 一勘會江淮
荆浙路小平錢稍闕民間以揀選私鑄錢太急及見行便
認樣制及許人告陳等罪賞嚴緊致當五錢未得通行蓋
緣元初鑄造諸監樣制不一今來難于揀辨竊慮在陷平
民悉遭刑罰欲令逐路州縣量行揀選如大段輕小即不
得行用並從之 壬戌詔近降指揮鑄當十錢監並依舊
改鑄小平錢所有先降指揮計定工料分數內二分鑄當
十錢指揮更不施行 二月甲子詔荆湖江南兩浙淮南
路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東京畿京西河北河東陝西熙
河作當五行使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並隨處封樁在
民間者小平錢納換 乙亥尚書省言檢會今年正月二

十二日朝旨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路用當二錢改當十錢指揮更不施行正月二十九日朝旨創制當十錢監罷鑄當十錢可令就見物料改鑄小平錢候了日分撥結絕前項朝旨罷鑄當十錢將見在物料改鑄小平錢止為見在銅錫料其當二錢自合依舊行使竊慮逐路疑惑却將當二錢改鑄小平錢詔令工部疾速依詳上件事理申明行下 丙子兼京罷相是春監察御史沈疇言臣聞小錢之便於民間也久矣未有知其所由來也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誰為當十之議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恩何憚而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為雖日新之其勢不可遏也往往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則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豈經久計哉伏乞睿聰詳酌速賜寢罷 五月丁酉左正言詹至遠進對論當十錢上曰當十並行本以便民今却反為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直欲改作當三亦不難只遠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陡錫之不無胥怨否至遠曰陛下行法要改則草薶而禽獮之或聖慮哀矜取一夫不義欲且改從當五亦可上慨然曰終痛革之者猶謂以利不以義至遠對安石豈好利者東政許多有尚不及茶鹽權取京引用匪

人貽害無窮豈可比安石上曰京失京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聽此等人語言不為國家久長計人臣事君以利只此便可見京相業天啟待行違天啟且創為當十錢者六月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小鈔換易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須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憫焉可今亦限一季內知當計銅價加二分以小鈔還之如或隱藏不換以私有法論 十一月壬辰詔已降指揮當十錢行于三路餘路以小鈔換易若能悉力遵行不致違戾公私俱與深慮內懷願望沮壞減裂有害良法可依下項 一小鈔與錢相為輕重法行之初慮民間未信或有違慢欺弊或奸猾強抑買賣並覺察施行 一當十錢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在京已聽行用其畿內自合行使所有檢點公據並依京城法先次申明行下畿內納給當十錢換少鈔指揮更不施行 已亥指揮近當十錢指揮可依下項 一民間納當十錢請鈔者訪聞官私俾于書造止給一貫小鈔致知民難于分學行用應以一貫請一百文小鈔十緒以下者聽從便 一當十錢許京師與陝西河北河東行用陝西不與府界連接慮未至通快可令鄭州西京亦許行用並依前後條制施行 辛亥詔已降指揮當十錢給以小鈔候鑄到小平錢漸次歸還可令東南錢監額外增鑄小平錢封格以備將來給還之用疾速指置施行 壬子詔當十錢法係御前處分若有人懷奸亂議沮壞已行之令者

當實典刑 十月丁丑詔訪聞當十錢私錢甚多蓋是官
司禁嚴不謹公然容縱物價暴長細民不易可依下項
一外路私錢可計小平錢三文足以小鈔換易入官欲依
中賣銅價者聽 一在京官司出納並以大錢小錢中半
支給民間買賣一貫以上亦中半行用或分數用大錢小
平錢者聽各不得減三分以上一貫以下大小錢行用聽
從便 一在京私鑄竊慮官司既行抹選小薄粗惡私錢
不行致誤納官其行用私錢自合有罪可與免放仰于權
貨務計小平錢四文足換納私大錢一文依外路給小鈔
或願支度牒并東北鹽鈔者聽 十二月壬戌中大夫龍
圖閣待制知蘇州寨序辰落職提舉洞霄宮以序辰容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六

私鑄本州市肆所用皆私鑄小錢已差官前去制勸故也
辛未臣僚上言訪聞得兩浙盜鑄之奸因州縣容縱不
嚴禁戒間有告獲又置不問部使者懷私觀望不時舉發
以至私錢盈積散派民間延袤江淮充滿畿甸詔轉運使
孫虞丁判官胡瑛提點刑獄馬瑒等並放罷 癸酉監察
御史張茂直言被告體量汭汭知縣佐官容縱當十錢之
人具名聞奏續又被旨體量淮浙監司及措置止絕私鑄
盜販救京畿三路錢法之弊者臣契勘今年六月十一日
敕當十錢可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行用餘路不行並限
一季於州縣鎮寨送納當日給小鈔還之又準八月十九
日勅諸路納換當十錢限今來指揮到日展限兩月臣今

體訪得民間所有當十當五當三錢尚自新惜多不赴官
送納請鈔往往表私就小錢賤價博易以致轉販入京畿
三路或只依舊收藏在家若以一州一縣計之為數不少
近蒙頒降覺察搜檢朝旨甚嚴體量監司知縣佐官民間
為見指揮緊急雖欲赴官納換小錢然已限滿不敢將出
致有拋棄江河無所顧藉臣契勘元符勅并今年六月十
六日續降朝旨私錢隱藏不換以私有法論並博易罪賞
並止為私錢立法所有官鑄當十當五當三錢若限滿隱
藏不納或表私以小錢博易即未有立定條法若不學畫
竊慮盜販滋多愈難禁止伏望聖慈詳酌更賜量展日限
下不行使路分許依元降指揮納換小錢如內有私錢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六

依舊支給銅價仍令州縣鎮寨廂巡村保速相覺察必使
盡歸官府如限滿依前不納換或限內博易般販除私錢
自依元降勅條外官錢雖未入行使路分亦乞比類私錢
法嚴立罪賞許人告捕庶使貪利之徒有所畏懼而盜販
之弊自此息矣詔已降指揮私當十錢展限一季限內不
納入官依私鑄法外官鑄當十錢亦準此 甲申詔訪聞
福建路民間尚敢私鑄當十錢轉入淮浙及京東路遠
般至行使地分有言錢顯是逐路監司並不究心斷絕令
福建淮浙轉運提刑司依京東專委王專措置應于州縣
及捕盜官司將前後所降條法格式多出文榜召人告捕
仍常切往來巡察收捉不口少有透漏 元年正月甲午

募京復相 丁未尚書省言勸會外路當十等錢詔不行
使路分民間私有當十當五當三錢並限今來指揮致到
日限一月納換除官鑄錢以小鈔給還外其私鑄錢計小
平錢三文足或願依中賣銅價者聽並以小鈔給之如限
滿不納入官或限內私相交易者依私有錢法施行 二
月甲子詔淮南兩浙應私鑄錢限一季首納限滿不首並
依私錢法其納到私錢並許發赴京盡錢監改鑄御書當
十錢 三月甲午御筆比因改元更鑄大觀通寶錢當崇
寧通寶兼行即無更改慮致奸人乘茲改鑄造言搖惑可
申明行下俾民聽毋惑監察御史張茂直奏體量得兩浙
路容縱私鑄小平錢起于蘇州自去年六月不行使當三

道錄卷之六

元

錢立限令民間赴官納換其知州蹇序辰並不用心拘催
其本路轉運副使孫虞丁等並不檢照按治詔蹇序辰先
次勒停孫虞丁等並先次依術替人例施行 四月壬戌
詔江北昨鑄夾錫當五錢其樣制大小類當十銅錢若或
用行奸民趨利染為銅色私作當十難于檢察宜改鑄當
二自今可令計條物料廣鑄當二以足一路之費 六月
乙未詔不行使當十錢路分限半年聽民首納私錢 七
月丙午詔江東福建路監司督州縣巡捕官於兩界首及
相接處捕逐販私鑄當十錢入行使路分者容縱失察並
當加等責罰 臣察上言蘇州壞錢法始于蔡涓成于序
辰二人之罪惟均而小平錢之害又出序辰涓除名勒停

送蔡州羈管而序辰止降三官安居善郡罪同罰異士論
咸疑詔蹇序辰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癸丑臣
僚上言伏見侍御史沈時罷蘇州制勅事于汭路聽候指
揮竊為惟時為耳目之官不能盡公究寔奏牘語言自為
同異無以副朝廷任使之意又言沈時去春嘗上封事疵
毀朝廷法度意在迎合大臣其懷奸異意之心可見也詔
宣德郎沈時特降兩官仍展四年磨勘令吏部與遠小處
監當差遣

道錄卷之六

元

侍御史沈時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聞寔以聞時
宰大怒劾遣官鉅錄堯生刺配籍沒其家沈時既得罪
歸抑以死張再遠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
張氏不復振矣
九月丁亥詔合鑄當十銅錢路分每文重三錢令崇寧監
疾速鑄樣并錫母申納尚書省頒降餘依已降指揮 丙
申詔東南依已降分數指揮鑄小平錢崇寧監只鑄當十
錢 刑部奏蘇州重行制勅所勅到承奉郎西安州答判
章挺盜鑄事詔章挺除名勒停刺面配沙門島 二年正
月癸酉詔當十錢與小平錢官庫並合中半走遠訪聞近
日走遠當十錢數少慮日大錢漸少阻礙中半走遠指揮

可令江池統州上供錢監將合鑄小平錢所得銅料依舊
樣制並鑄當十錢起注上供餘監依舊 三月辛未詔不
行使當十當五當三錢路分將朝廷封樁及提舉司當十
當五當三錢並限一月起發赴大觀庫據數撥還 八月
庚辰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許良肱張叔元轉運判官張暉
各降一官坐失于禁裁本路小民以藥染擦夾錫錢如銅
色與當十錢混淆故也 三年二月庚子臣寮上言伏見
降授朝請大夫知州胡師文昨為發運使獨口建議將
當二銅錢改鑄當十銅錢自古積山之利以銅鑄錢不聞
以錢鑄錢當二錢法與小平錢輕重相等故私鑄不禁而
自止民間便之此神宗皇帝之良法也師文諂奉大臣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亂變更將已行當二錢毀而改鑄誠者痛心詔胡師文提
舉萬壽觀 六月丁丑蔡京為太師中太一宮使內降劄
子大觀錢法令舊文諸當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京西
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使河北緣邊登萊瀋密州緣海
鎮城寨堡及四榷場不在行使之限今增入下項 諸當
十錢在京京畿四輔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路並許行
使河北緣邊州軍縣鎮城寨堡及四榷場并登萊瀋密等
州緣海縣鎮城寨堡等並不在行使之限 九月庚戌詔廣
南東路英連等六州鑄錢院只鑄夾錫并小平錢更不兼
鑄當十錢 四年正月癸卯詔錢與物同少則貴多則賤
當十錢法行之方定今鑄不絕源源而來錢數既多法隨

而弊私鑄復與混淆無別其法必壞非長久之術舊鑄錢
監並依舊額止鼓鑄小平錢其後降指揮改鑄當十錢數
等並罷京畿大觀東監亦聞無物料可罷新置河東河北
陝西諸監鼓鑄當十銅錢夾錫錢可罷鑄當十銅錢外仍
尚書省取索如新造無鐵炭不可鼓鑄去處相度減罷外
有合存留者擬定將上取旨恐愚俗無知將謂不行當十
錢亂有鼓惑群聽仍令開封府立法行下 二月壬辰詔
當十錢已降指揮罷鑄其河東等路見鑄夾錫鐵錢亦依
此施行其餘路並依此 六月乙亥張商英拜相 七月
己未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
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商旅物貨交易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錢者必入中來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
市小民間故官私内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
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齋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
非採虛錢口得定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推于內
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于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今
以當十錢並鑄偽濫害法限年年更不行用今民間盡所
有于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
偽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
作三貫文各撥運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某施行乃可
議權貨通商鈔法

此據初草七月二十二日張商英進呈再論錢法之弊

今全錄初草蓋因商英家所供文字今史院已不可尋矣八月四日商英又論令下五十日而猶未大乎恐此奏不在十月二十二日必在已前矣須細考之蔡條史補國朝鑄錢沿革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慶歷元豐間為最盛銅錢歲無慮三百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為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工火之費錫一錢獨十得息者一二而賸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二錢加以鑄三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之費則製作極精妙乃得大錢一足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鑄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積多成災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為當二當三則折閱倍焉雖賸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罕執爭筆錢而市黃金在却金銀鋪未知之不兩月命下時傳為訛笑

八月庚午張商英言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詔捐棄幣數千萬給錢寶改當十為當三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舌歷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來未見如此之舉也然而奸邪之在內者察唱

其說曰不久必復舊可畜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折中矣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乎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奸邪愧服而漸消其凶悍不平之氣 政和元年五月丁卯降劄子累據臣僚上言錢法之弊內一項其當十錢官鑄例重三錢私鑄率皆鑿薄沙蠟既作當十錢行使即有虛錢幾及兩倍遂致物價高奸民冒禁公私受弊首尾十年若不別行措置顯見盜鑄不思為害滋多其官司見在當十錢寶可自今來指揮到日並作當三依舊地分行使以為定制雖公私稍有折閱行之既久物價自平豈不為利 戊辰手詔自我祖宗用十錢為兩之制法度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四

定人心作乎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議之臣不深計利病輕于變法行之數年錢益輕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勝言朕諮詢群議博采眾言皆願改更以平物價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數千萬給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倘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庫之指又何愛焉可自今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 六月乙未臣察上言畧曰以一當其十其為天下之害中外洵洵皆歸罪于獻議之人臣常考求其原寔自許天啟偶之而胡師文和之陝西之銅未嘗生發天啟矣以坑冶烹采之說取悅大臣穿鑿山谷飲取器用以資鼓鑄銅尚不納運乞鑄大錢當十行使務蓋前愆重幣之害自茲始矣是時師文為

發運使東時觀望異幸進摺請以當二錢改當十錢設官
置監歲于東南數路駭然不勝其困重幣之害自茲廣矣
仰賴陛下睿智有臨灼見其弊考察物理參以人情皆愿
改更平物價于是斷之無疑十年之害一舉而革此誠社
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而獻言之人尚此偃然未加憲典
師文官至朝議大夫口事妄作論本權臣馴致于此皆古
所謂民賊者也今既罪狀顯著眾皆切齒則其官職豈容
叨冒詔胡師文落集賢殿修撰提舉崇道觀 七月癸酉
詔昨更重幣作當三與小平錢一等行使更無區別屢降
詔旨戒飭丁寧務在安便民庶通行悠久尚慮中外臣寮
不體府庫折閱邦計有虧私相交易買物支給當三賣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

須納小平錢懷奸害法莫此為甚日後有違重行典憲
二年三月乙亥太師蔡京赴闕 五月己巳朝請郎知永
嘉縣虞所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
貴乎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時之私
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欲望特許興復以便
上下詔虞防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徽宗皇帝

水磨茶
崇寧三年三月甲午尚書省言伏奉詔旨重別措置水磨
茶場茶法今勘會茶場在元豐自有神宗皇帝成法至元
祐廢罷以來浸失本原雖屢申明終未全復故課利不登
客販阻節今追述舊志別立新額七項並從之七項未見
當考五月丁丑尚書省劄子京城提舉茶場所准詔旨水
磨茶場追述舊制別立新額奉聖旨依今具申請下項
一元置茶場以在京府界鄭澶穎昌府爲地分近茶場中
元置年曾許客販與販末茶往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貨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承朝旨依契勘元豐條例別無許客人販水磨末茶入京
東等四路專條今京城提舉茶場所遵依近降朝旨施行
一陝西自來到京路分茶並須經由京師中賣二分託
翻引前去契勘今承朝旨客茶到京十分許賣三分數足
更不收買未嘗客人若自願全于京場中賣許與不許今
買三分茶若客人故索高價不伏中價賣許與不許今翻
引前去應客人販到茶貨並於數內收買三分如客人故
索高價不伏中價即索元引照對元買價例酌量地遠
近廉費上量行添搭錢數抽買入官不得虧損官私五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如前者 辛丑罷行水磨茶 四年
正月乙未尚書省言准詔罷水磨茶場許客人通販每年

息錢今朝廷管認勘會水磨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改並存
 留但罷官差人勸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萬緡
 每月均納一切條禁並依酒戶納錢法磨戶賣茶並以
 舊茶場地分為界水磨應均節水勢令汴河都大使臣依
 舊主管任滿無阻滯者減磨勘三年住滯者科罪商賈販
 茶入京與籍足舖戶從便交易仍置收茶錢庫隸提舉京
 城所留見今茶場官吏主管從之 五年正月癸亥尚書
 省言奉聖旨茶場年額課利一百二十萬貫可更不越局
 交納便撥赴平準務充糴提收買解州新法鹽鈔庶得商
 旅通行鈔法不致停壅所有召募民戶磨茶可至歲終住
 罷却令京城所依舊用水磨變茶其條制約束並遵依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豐舊制施行本所勘會元豐間茶場水磨并本所近據
 到供奉錢茶事務係屬汴河堤岸司所領今欲依元豐條
 例將上件應緣推行茶法供奉錢茶等事並併入都提舉
 汴河堤岸司應前後兩局被朝旨等通為一法行用若有
 相妨各依本條外今先次條畫到下項 一勘會昨來茶
 場每歲朝廷拋墮下出產州軍收買起發華茶共八百萬
 斤發磨出賣致得官司應到不前及在京收買客茶數少
 使茶商每致詞訟今相度欲依元豐年例上下三場收買
 應到代外料茶一百萬斤餘七百萬斤並乞更不計置庶
 得客販通行候到京依元豐條例收買 一勘會昨廢罷
 茶場自交割現在未茶八十餘萬深慮再涉夏秋別致陳

次將來轉更出賣不行枉負失陷官物故乞自今年七月
 一日茶所推行水磨茶法仍自六月一日本所勸磨勘會
 元豐推行水磨茶法其福建蠟茶不許通販入水磨地分
 昨崇寧元年許客販賣入京本所為與茶法相妨曾具申
 請旨口裁茶令山場出引指定京場中賣雖行約束終是
 有害元豐茶政今乞依元豐舊法不許客販並從之 三
 月己巳專切提舉京城所伏勘會準朝旨節文今京城所
 依舊用水磨茶變磨茶貨今契勘元豐紹聖間推行水磨
 茶法條制且借用本錢三十六萬貫給降空名度牒一千
 道變轉營算今乞止將崇寧五年分錢茶庫合得歲額茶
 息錢五十萬貫權借充本計置茶貨漸次歸還詔許于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豐庫借錢五十萬貫 政和二年八月乙酉御筆水磨茶
 場課入不羨犯法侵多商賈滯留官司壅塞上下受禁內
 外非便其見行茶法仰尚書省措置以廣課額所有水磨
 茶法並罷事歸尚書省 庚戌尚書省言奉聖旨措置茶
 事今勘會水磨茶自元豐創制除近歲外即不曾分下諸
 路昨緣分配諸路有置官之冗般輩之勞致妨客販收息
 減少乃至商賈不通內外受禁緣水磨茶先帝建立不可
 廢罷欲只行於京城與客販兼行餘路並令客人與販可
 以走高賈者寔中都惠小民之具下項 一京城內以水
 磨茶官賣其京畿京西京東河北河東淮南荆浙江南福
 建永興廊延涇原環慶為客販南茶地方 一客販茶許

西至京城水磨茶兼行除京城水磨存留外餘路水磨並罷
一在京見置比較銷並罷

初草云條共四十一項以聞並從之今畧具一二于此
四年四月甲寅尚書省言契勘舊水磨茶場一歲收息不
及百萬貫一年內有每季泛進錢數茶務歲收錢約四百
萬貫以上比舊已及三倍以上不係省錢別無支用尚循
舊例只每季泛進未有月進之數今欲每月進五萬貫所
收錢尚有餘不至闕少詔依所奏仍自今月為始

解池鹽

元符三年二月壬戌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
城提舉措置從陝西河東木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七

鹽池

鹽策修廢據史例當具載而寔錄闕之今追書

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
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
故也 甲申詔以興復解池撫定西邊曲救陝西河東西
路 庚寅詔陝西提舉鹽事康詳解州通判呂潛御前處
分多不遵稟議論偏曲沮抑種鹽不務公心堅執已意不
欲究治顯示戒懲可並放罷送吏部別與差遣以朝散大
夫權知解州李百祿同管勾措置解州兼提舉陝西路茶
鹽香事 辛卯尚書省言勘會解鹽興復除已降朝旨給
新鈔支鹽通行陝西一路外其自來朝廷非之應到陝西

雜本等一例給降鹽鈔竊慮與請新鹽鈔名色一同別致
交互理當重行措置具畫一以聞從之 九月辛丑中書

省奉御筆向因奉行滄鹽法于陝西增置都大巡視私鹽
等官二員在四十二州軍分南北路巡視今既興復解鹽
並可省罷所領兵卒亦當還元差來處其逐州軍管勾滄
鹽官吏並可省罷其解鹽所至州軍約束條禁並依自來
鹽法施行 壬子詔王仲千昨往解池措置鹽種今稍已
就緒其隨行人吏特與推恩轉資賜絹各有差 十月庚
午朝奉大夫直秘閣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判官權發遣
熙州李忱降兩官言者論忱前為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興
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七

忱尚云所產皆是消酥更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
殊無忌憚故有是責 十一月癸亥詔付王仲千陝西鈔
法留滯物重錢輕兼乘權細民被害應告身度牒交子錢
引之類率皆虧損價直遂致富商遂坐選厚利易程踴貴
職此之由宜子細條畫救弊措置先後以聞時遣仲千奉
使陝西沿路有日擊興利除害監司守臣不虔遺法及未
盡未便事皆得具奏聞

仲千時任何官當攷

五年十一月辛亥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轉一官以措
置解鹽有勞也 辛仲千時除遙郡團練使 十二月辛巳
制置解鹽李百祿乞令解州知州通判依舊帶管勾權鹽

院提點兩池鹽場事并乞權奏舉解州通判安邑解縣知縣及巡檢使臣從之 大觀二年十一月丁未詔措置解州所種鹽數遇舊例除已推恩外提舉夫役并應辦官等六十八人轉兩官減磨勘三年二年一年有差 二年十月庚寅引進使耀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專切提點陝西等路解鹽王仲千言契勘解鹽舊法歲收鹽三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席一百八十斤為額昨自措置後來大觀二年種收新鹽三十八萬一千五百八十八席二十二斤并大觀三年種收三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四席一百七十六斤連併二年數遇舊額缺乞先次通行西京河陽汝州仍每歲更支鹽三萬席通見支陝西等路鹽數共二十三萬席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額候將來種收大段增廣別具奏乞通展舊法解鹽地分從之 四年七月乙丑中書省措置財用所奏本所勘會京東河北鹽貨熙豐舊法止依本路通行昨為水壞解池權許通入解鹽地分今來陝西制置解鹽司稱兩池鹽三年溢額其京東北鹽已過元立期限又稱見今解鹽地分與京東北鹽相兼貨賣欲行禁止今先次相度將京東北鹽只得於未通行解鹽州軍地分內貨賣其已通行解鹽州軍地分更不許放入其權貨務算計并諸場舍支入已通行解鹽地分鹽並自指揮到日住罷所有已算出京東北鹽未入已通行解鹽地分許于州縣鎮任便貨賣更不得放入已通行解鹽地分其已通行解鹽地分謂陝西川峽路州軍

并河東磁隰晉絳州京西南路唐鄧襄均金房隨郾八州軍京西北路西京河陽汝州其客人見般到京東北鹽貨未貨易者官為盡數拘收未得出賣別取指揮算錢還客如敢隱藏並同私鹽法斷罪詔在京通行解鹽其在京合經由州縣地分內亦許通行仰措置財用所相度却于先行解鹽地分內據今來添展州縣權住通行及合行事件並令本所疾速措置條畫申尚書省餘依所中 八月己巳措置財用所措置相度條畫到下項 一今來解鹽至東京合經由州縣缺乞令鄭州管下并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管下并令通放解鹽 一今來既令經由州縣通行解鹽却乞將昨來王仲千所乞通入京西北路陳穎蔡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信陽軍權住通放 一所有添展通放解鹽州縣客人已販到京東北鹽約來日限並乞依今月一日已申事理施行 一客人自降今來指揮到日已算請出京東北鹽元指定京東未到者今乞只令于所至州軍批引其在鹽場未請出鹽者今後只就鹽場批引其已到京東未貨易者限五日令所委官就都鹽院盡數依在市見賣每斤價全袋均買即不得解折減落其價錢乞令權貨務支還 一在京鋪戶買下客人鹽且令依舊價乘細出賣候都鹽院出賣日別有指揮 一乞令在京鋪戶赴都鹽院請買出鹽置鋪乘細出賣每斤官收價錢四十五文足每一百斤走與耗鹽十斤其鋪戶須得依官價出賣不得擅有增長 一

欲令戶部選委權貨務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切管勾買賣事件一乞就都鹽院擗截教屋收買客鹽一乞就委見差提舉買鈔戶部郎官專切提舉買賣鹽一宗事務詔並依 政和元年八月戊戌中大夫集賢殿修撰陝西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為顯謨閣待制以鹽池自生紅鹽及種鹽及年外增及一倍以上故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八
徽宗皇帝

方田

崇寧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劄子言臣等竊以賦調之不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貧于有餘原立價以規利貴者迫于不足薄移稅以達售故富有跨州數縣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無幾又且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寧初神宗皇帝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蓋以土色肥饒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為之限而步畝高下文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買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百三十八

賣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奸歸財自此豐民賦自此省其為法豈小補哉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私以為利遺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遍于天下今其文籍見在可舉而行今檢會熙寧方田救推廣神考法意刪去重複銜改取其應行者為方田法計九冊以崇寧方田勅令格式為名謹具進呈如九所奉乞付三省頒降施行從之 詔曰方田之法均輸之本舉而行之或有謂之利或有謂之害者何也蓋俸官之能否吏之貪廉若驗肥瘠必當定租賦有差無按擾之勞蒙均平之意則豈不謂之利歟若驗肥瘠或未撫定租賦或有增損徠追呼之煩有失當之擾官不能振職吏或緣為奸里正抑脅因

敢挾取則豈不謂之害歟如委官管勾切在遠選廉勤公正材敏清嚴善取吏者為之庶幾人被寔惠

蔡京申請及二詔詔旨誤載於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詔入此後詔見大觀元年二月己卯

八月己酉尚書省言方田法雖已頒降緣其係熙寧建立至為精密竊慮州縣未遠通曉又四方田畝山川不同須講論詳熟然後行之下致遠戾詔令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差能幹官不拘資序員數者詳方田勅令格式務令詳熟即告諭州縣官吏隨所在土俗令講論候滿一年已通曉仍候本州豐熟即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歲先行兩路內已經方田如元祐曾更改並依熙寧元豐法 九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丁酉奉議郎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言竊見朝廷推行方田均稅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觀熙寧元豐之政伴州縣利賦無輕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縣豐熟日推行此誠甚感之舉也然臣兩聞州縣官吏有苟簡懷異之人往往以本縣豐熟妄為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戶戶寔被災傷妄為豐熟務要邀求恩賞殊不知雖朝廷良法美意本以便民為務也臣愚欲乞詔有司下逐路提舉常平司常切覺察如有州縣有苟簡避免或妄說恩賞致推行遲戾者乞朝廷重行點責庶幾法令之行與時適當而下民均被德澤便之 十月丁巳戶部言滑州軍城縣民魯寶等稱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稅至元豐八

年以前約日量及數百餘是為損首餘而補不足訪聞京西河北西路見行方田本縣稅極不均幸今豐熟□□□乞早賜差官詔依所乞 四年七月丁巳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體量稅賦最不均縣分每歲逐州充方一縣如五縣以上先方二縣災傷縣權罷 九月丙午詔諸路方田更不專差官點檢令提舉司于本路見任人均委官大觀元年二月己卯御筆手詔農為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而賦役未均富者租輕貧者稅重殆兼并游手豪奪恣漁故歟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節之以作民賦以今地貢其法詳盡累年于茲未克底績其可忘志可候庶豐稔際選擇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遠始于一州以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一路市之四方使民無偏重之志以稱朕意 三年六月壬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蓋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訪聞京西南路將方田十等併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輕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則賦有重輕豈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况詔書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稅賦今乃於額外增添多至數倍至今民間詞訴不絕漸至逃移非經久之策所有今有張徽言建議乞不施行詔依仍以徽言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四年二月癸巳詔方田之法均賦惠民訪聞近歲以來有司推行怠惰置司督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定下戶受弊有害官法可嚴辦所部仍仰監司覺察如

連當行履斷 五月己酉詔去歲諸路災傷今春雨晴時
若農務方興所有方田可適用熙寧故事並推罷候豐熟
日別奏取旨其已方量了畢止是官司撰造文字去處許
依條限了當 七月辛丑臣察上言乞方田不拘已畢未
畢並權住罷詔應方田雖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肥瘠不
均見有詞訴在官司者自係未畢合依已降朝旨權罷其
稅賦依未方已前各依舊送納 十一月丁卯勅會朝廷
方田之法本均稅賦使無偏輕偏重之弊蓋所以恤民非
所以厲民也訪聞天下方田官吏多不體朝廷之意撻擾
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稅賦又且兼不食之山而
方之伴出芻草之直上戶或增數百緡下戶亦不下數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緡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徵募者有之仰所屬監司推原均
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舊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戌自去
年至今外路百姓不報經尚書省陳乞依昨來已方過田
輸納稅賦有以見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將未降大觀
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揮已前已經方田了處並依已方苑
行其未經方處依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施
行

詔旨四月五日載臣察上言檢會三月二十九日聖旨
今撥取附見更須考詳詔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準救節文奉詔應方田已經
方量未畢去處令先次結絕其餘州縣並別聽指揮本

司契勅本路大觀三年方田縣分內一十縣並各方量
周遍除西京僱師陳州西華蔡州新蔡汝州郟城滑州
昨城五縣各造帳均稅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
陽汝州襄城河陽王屋鄭州原武新鄭等五縣雖有方
量緣均稅未了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縣條未
經方處與大觀元年事體頗同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
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見將已造方
田帳分先次結絕其造帳未齊去處候農隙造訖均稅
所有未經方量去處亦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元年閏
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見候將來年分別聽
指揮施行緣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揮詔並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此稱勅節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聖旨疑有脫文或此
是節文大觀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復行方田大觀四年
五月十五日無罷方田指揮罷方田在五月十一日詔
旨稱五月十五日恐誤今改作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
月四日已方處並只納舊稅

八月壬寅詔京西北路監司應已方田並選官前去體
量有無違法不均不寔出稅有無偏輕如不曾方量處即
且令依舊出稅別選他州縣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
即不得差本州縣寄居待闕等官所委官仰先習熟法內
行違次節選差非本州縣吏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以違
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賊輕吏人公人並配二

千里 九月辛酉詔應方田路分見有人戶論訴不均者
並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揮施行其有人戶論訴
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稅甲頭合干
人等並差非本州縣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並以違制論
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贓輕吏人公人並配二千里
仍先次施行 十二月丁丑御筆方田之法本以均稅有
司奉行違戾貨賂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蠲賦役而移于
下戶時因契民力致使流徙常賦所入因此生虧廣額至
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指揮權罷方量自降指
揮以前應有訴訟不均去處亦難賦使一切且依未方以
前舊數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誘歸

通鑑卷之三卷百三十八

業見荒閑田土疾速依條各人請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
酉詔罷諸路方田先是中年縣民訴方田不均凡四百戶
指揮教官莫擬冒賞并方量官提舉司送轉運司體究故
有是詔

馬政

崇寧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言勘會見今請射收地養馬之
數共計養馬一千七百九十七戶諸射過收地三千七項
三十三畝中所養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東路二百
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
一十五匹京東西路一十四匹河東路九匹開封府界京
西南路京東路並無之 大觀元年三月乙卯尚書省檢

會元豐中先帝追復先王隱兵于農之意招人戶養馬法
未及廣遠元祐改革置監牧收馬不著息而費用不實合
沙院一監最號馬多本監牧地九十餘頃草料軍兵監官
衣糧俸給以陝西今日物價約計用錢四十餘萬貫而灌
喉塞藥糊并槽屋皮表之費又一萬餘貫而所養只及六
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拋死三千九百餘匹而馬不調習
不可乘騎以九千頃之地四十萬之費養六千餘匹而不
適于用及拋死之數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見見以九千頃
地以三分為率除一分瘠薄外良田不下六千頃以今陝
西土田中價計之每頃可直五百餘貫若召人請地二頃
養馬一匹則十口之家得五百貫地利焉得所養不至拋

通鑑卷之三卷百三十八

拋失人必樂趨公私俱獲其利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
之意故令永興軍路提刑司并通判同州胡奉節張彥壽
一同共相度措置開奏候見定利其六路新造荒田候拘
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從之

因附春末更詳之

二年四月辛巳御筆追述先王寓馬於農之意募人給地
先租收馬行之期年熙河類見就緒凡縣鎮寨關堡官衙
內並帶兼管勾給地收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
任責 五月庚戌御筆給地養馬之法雖已推行而地之
頃畝尚多訪聞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官括地限

一日起發親祖地所知違及不實不盡杖一百故隱落以
違制論 三年八月丁亥詔馬政近經分撥所降指揮不
相照應今後應緣馬事可依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
揮並隸樞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始詔諸路給地
收馬 又詔諸路馬食儲積亦艱途遠土曠農春發生青
草茂或應諸城寨若使軍馬分番出牧就野飽青晚持草
歸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價以省官芻詔開河東路見今
施行可令陝西諸路相度措置聞表 三年七月壬辰提
舉京西路給地收馬王愈言乞依提舉陝西路給地收馬
奏請已得指揮應縣鎮城寨每給地收馬及三百戶管勾
官與減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給地收馬一千戶檢點官與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八

減磨勘二年歲終仍委提舉官取給地收馬最多處保明
開奏乞自朝廷撥賞臣到本路竊見每州管牧地動輒數
千頃一縣或一二千頃者若縣給地收馬三百戶州通及
一千戶使行推賞則州縣惟及賞格而止今相度每縣及
六百戶州及二千戶減三年磨勘如此亦足以勸矣從之
餘路依此 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言神宗舊法成周寓馬
于農陛下幸迨聖謨給地增收法成令具吏度民樂諸路
皆功實武備無窮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從
之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御筆給地收馬議者本以著息
國馬為言今諸路倒失率以千計自行法至今即無中到
出駒匹數疲瘠口實既以浩溢馬戶輒鬪租稅科差政賦

役日益不均因緣騷擾為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
已後給地收馬條法可更不施行民戶見養官馬今樞密
院相度拘收支填見今關馬禁軍仍令逐路守臣兵官專
一鈐束如法餵養應租佃收馬及置監去處並如舊制內
收地先問舊佃人如不願佃即令見佃人依舊法租佃又
不願即依條別召人承佃應令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
措置以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九

收馬于陝右未久復止政和二年降詔力行之先于畿
東西河朔以舊牧馬地募人給養然後依次推行諸路
其制以條官選田若干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
疏募貧民受田仍除其一頃稅令收馬一匹此則三歲
限一駒收馬五年則諸官再易馬收其後盡括澤潞畿
西山東河朔等處田因陝右布著名馬以分給之其
始頗擾人以爲言魯公力白于上豈不知獲麟聽臣行
之既久百姓始忻悅蓋田一項贖一馬有餘頃故力耕
皆爲良田則家用饒足然官未嘗有芻秣支卒之費也
政和後收馬至八萬餘匹其後益或至九萬未已宣和
初群小用事始用馬以秋冬歲一呈提刑司小民動有

勞費因殺其令分遠近二三歲一呈則又四郡縣官皆
 擇取良馬竊乘之上尤切齒數以為言魯公執曰馬不
 使之習知銜轡顧安用哉大為之防足矣不聽二年魯
 公罷群小爭言給地為非于是詔牧馬盡給賜量貴及
 遣之陝右使補諸軍之闕焉者凡九萬餘匹既不知卹
 道斃者十八九其寔群聞與一二倖臣利其四爾遂盡
 收民田以賜諸苑園及道觀若後苑作書藝局良藏獮
 芳園上清寶錄宮觀德太乙宮佑神觀皆給千頃或八
 百頃他苑園宮觀亦不下三五百頃始時多荒瘠地貧
 民力耕既久皆為上腴一旦失業遠近咸苦之然祖宗
 豎收又久廢罷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須馬而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家無豎收與給地牧馬且廢久乃又盡括河南諸軍馬
 及諸處係官馬以綱發去聽其揀擇取之于是中國馬
 政掃地焉及宣和末事變沒危險知金人將叛盟始悟
 關馬伯氏時領振府亦悔前日預有短毀乃奏白復推
 行給地牧馬事時既無馬以與民又不得元田殆有其
 意而郡縣間亦強民使出馬以收徒虛文終不充就未
 久敵人犯關倉卒遂不能得馬詔盡括内外公私馬又
 取于在都馬軍不及二萬病弱在焉且後檢小聞梁方
 平等使領兵扼大河于滑州至則大敗馬復盡焉靖康
 之初後遺書生不知始末至冒然給地牧馬民間雖養
 以充數無復善者又驅之燕山志為敵人得此大終矣

六年四月己巳詔給地牧馬路分勸誘召人養馬自降指
 揮至今年三月中養數多去處干預收馬官吏宜與在實
 將提刑司官通本路所管州縣及三千匹以上各與轉一
 官六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縣分一千匹
 以上各轉一官二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縣官及三百
 匹以上各轉一官六百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 十月己
 丑中大夫秘閣修撰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兼提舉給地牧
 馬李孝揚轉一官減三年磨勘許回投本色本宗有官有
 服親以本路養馬及七十餘匹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徽宗皇帝

收復潼州

崇寧二年正月丁未東上閤門副使新加岢嵐軍王厚推發遣河州兼洮西公遣安撫司公事

此據王厚奏議正月二十八日狀云二十七日奉勅投前件着遣今用之去年十二月八日遣閤副王厚傳自鄆注之素畔羌多羅巴等迎隴州之弟曰緡賂羅撒國朝復廷賜隴州姓名曰趙懷德拜河西節度使還邈州緡賂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即阿章及泗什羅等更挾以令衆種落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于是詔供職閤門因問復故地厚對狀命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擇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往按七月五日童貫方自供奉官轉皇城使果州刺史初遣時安得便為內客省使本傳蓋因王厚行狀致誤王厚行狀議者以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上方銳意紹述憤奸謀慶國決策後諸郡歷選將帥無以易公大臣亦多論薦是冬詔公供職閤門公言恢復故地當以恩信招納為本俟其頑悖不服乃加誅不過破蕩一二族則皆足以潼州舊治人情決洽往則可得郡廓須踰年再出然後可定此故地也大河之南河源積石之域土廣人衆隱然自成一國

亦宜以時撫有大闢新疆上嘉納之賜對崇政殿知河州兼洮西安撫熙帥復吳議公請擇人協力詔遣令內客省使童貫以性協濟軍謀天威益振公條具賞于降人冠帶金幣旂者等及軍須要關上皆親為區處出自御府傳置相望于道召熙帥赴關以公權行帥事附塞美聞公來馳書迎于境乃分遣間諜深入諭恩信陰送款者甚衆遂檄岷州高永年及公弟端等各令招納二月戊寅王厚言熙寧間神宗皇帝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詔當時中外目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省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乞依照寧故事並付本路經畧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 詔青唐自神宗以來遣人緡納久有向漢之心昨王瞻等因其歸順朝廷許之招懷只緣帥司不務協心致其疑阻故一方功緒終未克就白那回兵馬後來彼土首領向慕中國其心不已今差知河州王厚專切招納走馬承受童貫往來勾當仰本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厚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奏為應接招納事生此密劄語旨不得其實日今附此初辛于二月十七日載命入內供奉官童貫重修建臨平山舊塔初草蓋據溫州報狀然王厚二十八日所被密劄云已差走馬承受童貫往

來熙河路勾當不應此時却差至杭州今不取要考恭
京臨平備塔事姑存此

三月癸卯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職
事 四月甲子詔付王厚委汝以招納青唐事措置施設
蕃中情偽如何審量羌人誠心向化有無端緒已上施設
方畧應酌對答語言並仰具確實事狀奏來 已已重賞
至熙州

此據王厚四月二十四日奏若據中密院功狀則云貴
五月至熙州按此月二十四日奏又云先遣貫往河州
五月十五日奏貴宣諭云云必功狀誤也王厚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中密院功狀云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州體問得元符棄地之後諸羌因我城壘聚糧整備結
集兵眾以為固守之計又涅州境內巴金亂當把抄宗
等處形勢險扼自來羌人負以為固有一夫當之萬眾
美前之說議者因此多言涅都難復得亦難守然厚久
已詳察諸羌情狀分雖不一互相窺伺必不能併力同
心保有其地若奉揚國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來降其
運命者亦不過口一二族則皆破膽矣厚先在涅州日
鎮撫境內頗見畏懷聞厚後來領帥各已欣賴問通信
息願為中國用者甚眾於是選委通判蘭州事王端將
官李忠王亨等勾當招納散遣親信人深入說諭有祿
所結族首領巴金城主遵巴及彝農族首領羌賊用事

者亂當多羅巴之副結令乾等大種名豪相繼出降各
補授官爵給以財物使其黨歸廣布恩威其餘深在羌
中為克黨脅制不能自拔者亦往往陰送降款奸猾強
悍之徒聞各憂懼聚眾自守厚以為事機如此當速用
兵出塞服畔招携指期可集若稍猶豫變不可知節次
具狀奏聞及中稟朝廷去訖厚自到熙州計度軍須糧
伏之屬分委諸州通判催督運至河州安鄉關及蘭州
京玉關下兩月皆辨是歲五月童貫至自京師傳語勞
軍將士皆奮遂奏請師期詔以六月十四日出熙州按
厚自叙如此然童貫以四月二十一日至熙州方此時
厚至熙州才一月耳既稱兩月故不得不以貫五月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至然則厚所自叙要不可憑姑附注此
甲戌王厚奏臣體問得河南北諸羌以大小隴拶爭國
之故人心極不安貼諸族首互有猜忌遂以兵革更相
侵掠殺戮其下人家緣是愈更携二今來事機如此正乃
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及選委得力
番部今同使臣李德慶前去篤丁計會緝什羅蒙送文字
與大隴拶評泊事務才候起發別具奏聞 又貼黃大隴
拶雖累與即阿章雖嘗得勝終恐為青唐吞併及慕漢家
威德決有歸順之意其即阿章亦以數敗內懷恐懼不安
臣今與童貫并召高永年在此商量乘此機便前去措置
但臣等稍似出界即請處強梗首豪當盡款服其間或有

說論不從即行剪戮庶幾一兩月便見大定伏乞聖慈詳察 六月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併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控之險拔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搆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顧母過執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勾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山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汪藻青唐錄六月厚貫發總領著兵將官高永年著兵將官李忠熙州將卒叔摩河州將卒叔獻蘭州將卒姚師閔劉仲武通遠軍潘逢王用及王亨黨萬等提兵分道並進悉巴溫鬆賒羅撒誘群羌旅拒我師我師稍竄不能前明日休士鼓行連日大捷遂圍湟州部族漆令等二十一族大首領欽獎等五十餘人率小首領四百餘人皆來降悉巴溫鬆賒羅撒遁去收復湟州并通川堡通津寨省章峽口堡安隴寨寧洮吐營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城寨十餘所 癸亥王厚次河州 甲子王厚次安鄉關童貫率統領官李忠等以前軍趨巴全城宿名安川堡在巴金山上多羅

已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阿新錄麻令次曰阿蒙率眾拒守城據高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開偏將卒叔摩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逆擊師少却安永國墮天塹死叔摩等馳還幾為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童貫遣其麾下來告厚使數騎馳戒李忠曰日既暮矣善自守明日大軍至當為諸君破賊翼日乙丑賊以大眾背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將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其酋長又往來城下部勒其眾厚乘高列大帥旗幟示之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遂阿令結曰吾父今夕當至正好相殺其弟亦不肯降語益不進遂命諸將布陳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

不能過天塹厚親至陣前督強弩射之賊少却別遣偏將帥勝率精騎由間道緣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斬錄麻令于陳其幼弟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眾來援聞賊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眾凡斬首二百一十三擒九十八人降者五百餘戶遂克其城賊恃巴金之險以一戰勝負不踰刻而敗軍成大震遠近爭降附厚誅強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其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

此並用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十九日王厚奏臣今月十四日帥領漢蕃將兵等起離熙州至十八日進兵收復隴州堡舊賜名安川已於當日具狀奏聞去訖十九日

自臘哥堡前進至无吹駐軍止宿昨賜名寧沁沁路遣
 委歸順首首譯語使臣等各往本族照管撫慰部族志
 令安心住坐不得驚疑及推諭朝廷撫存恩意去訖大
 軍自入澧州界除臘哥堡首領多羅巴男阿令結等三
 人據城與官軍抗再三遣人招撫說諭並不聽從又緣
 多羅巴父子將向順心白人戶擅行殺戮諸羌悉皆恚
 仇若不各行誅討恐不足震服桀黠之眾昨來廢棄澧
 州并管下城寨止緣多羅巴父子為擾之故今來大軍
 進復澧州須至將此首并餘黨盡行剪滅即澧州境內
 遂可一成安寧臣等尋令將佐等預兵臘哥城下引致
 阿令結兄弟三人出城與之接戰乃遣諸將分兵攻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三

其城阿令結等乃率衆向前力闢我軍尋斬獲阿令結
 并其弟斯鐸麻令二人首級小弟阿蒙為流矢中目貫
 腦遂竄去初聞多羅巴自本族奔至臘哥救應至中路
 遇見阿蒙始知男阿令結等二人已被誅戮及聞官軍
 占據臘哥遂投還本族人戶見其竄敗不肯接納及思
 都城為漢兵守禦潛伏所在見今未知去處臣令得力
 人散行根逐次今諸羌聞漢兵既誅阿令結等其多羅
 巴處巢穴各皆為漢兵所據莫不欣悅多羅自來只被
 多羅巴父子侵擾致令部族不得安心住坐男女等又
 不得躬親出漢公參呂阿耶奏知東京官家與男女使
 主臣已再三說諭令安心歸族住坐除多羅巴竄走見

根逐外阿令結等既已誅死衆心無不悅服大軍沁路
 經由部族地分送無纖毫驚虞口口並各安貼今取二
 十日進軍亂營撫定其餘羌衆及令權知河州李忠帶
 領本將人馬照管廂軍家丁修築亂營控扼險要臣與
 童貫口其餘將卒前去收復澧州合行措置事件節次
 別具申陳次六月二十二日王厚奏臣契勘自奉朝旨
 措置招納西蕃部族以遠近羌衆相繼歸款遂為青唐
 酋長所知遠多羅巴等據守并六心斡丁等族分據要
 害隔絕險羌其多羅巴等據守臘哥堡在巴金嶺之上
 峻長三十餘里六心斡丁等據守把穆宗在澧水之南
 傍有通道却稍平易臣遂與童貫親帥諸將出安鄉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六

上巴金嶺進次臘哥其城中拒守之人五千有餘衆聞
 門盡銳敵官軍臣與童貫鼓率士卒親督諸將奪險數
 路並進遂斬多羅巴男阿令結斯鐸麻令并射中第三
 男阿蒙仍斬強悍首領數百人然後得城今來心白羌
 酋悉皆降順即時說諭遣令歸族安心住坐其把穆宗
 路易於措置臣止遣高永年引兵萬餘人出京玉關前
 進招納而六心斡丁等族首領部衆聞臣等大軍已破
 臘哥堡誅阿令結等其勢大沮不能固守把穆宗相率
 遁去今高永年一行人馬已乘勢進至通津寨見取二
 十一日前進與高永年會合所有臘哥獲捷已具奏聞
 去訖據厚所稱臘哥堡在巴金陵上峻長三十餘里把

抄宗在涇水南傍有通道却稱平易恐與蔡條所記鐵
堠子崩相關須細攷之

乙丑訪付王厚近據尔等奏已卜此月十四日統率兵衆
出塞應接未委大軍登陟進途次第節目所至去處及沿
邊逢迎歸順蕃族多寡人情向慕如何更宜遵依累降丁
寧處分上體朝廷委曲誠諭之意慎勿輕易粗率不顧利
害落賊奸便惟在穩審從長措置多方招納是早得撫定
一方乃紓西顧之憂

此據厚家供到乃六月十八日所降詔也厚六月二十
六日奏爲奉御前處分令穩審措置即此十八日詔也
十八日發下二十六日奏上遼角大率八日或九日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到

丙寅王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字洮寨高永年等進據把抄
宗城 丁卯初巴金之戰有射阿蒙中其目者技夫而逃
道遇其父多羅已引衆來接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
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恸哭恐追騎及皆
馳而去至亂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復懼見擒
踰城奔青唐亂當亦險要之地與忽都城青丹谷相連間
可抵鄯廓其東即寧川等處吳時畔羌竊據多出斷道爲
涇州大患至是多羅已餘黨猶賊王厚慮其或持我軍後
是日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
趨亂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得古城之北

命李忠及童貫率萬衆築而守之後賜名來賓城厚即日
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隴朱黑城舊名安隴寨分

兵據新舊不城 己巳進至涇州會別將高永年等軍於
城東坂上先是永年等既出京王闕以乙丑六月十八日
收復通川堡羌賊拒把抄宗之險前鋒王亨劉仲武等論
之不肯下賊黨有謀內應者永年聞之率大衆赴之力戰
奪其險殺獲甚衆內應者見我師得利皆爭倒戈賊大奔
潰遂克羅瓦抹道城羅瓦抹道城舊名通遼寨越三日即
二十一日戊辰永年等先至涇州陳于東坂之上城中賊
首望見師少有輕我心謀以翌日出奇兵擊破之會厚大
軍至賊不敢發是日諸將各率所部列旂幟鳴鑼鼓環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充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
不下厚與童貫引中軍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
備分遣諸將各據一面攻城賊援力兵自城北宗水橋上
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兵我師攻戰久
已罷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
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引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
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願欲自
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
賊以石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
不絕殺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旒動賊皆掩耳號呼
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

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
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搗擊賊引眾
踰入賊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眾入據橋城而
戰賊勢猶未沮遂大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先盡力攻
城賊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吼潛遣人絕城送款請為
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賊下登西城而呼曰
得澶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充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
遁去 辛未黎明大軍入澶州既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
守之攻凡三日斬首八百六十四生擒四十一人臨陣降
者一百八十三人前後招納澶州境內濬令等族大首領
潘羅越等七十五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此皆用王厚三年六月申密院狀修入王厚奏契勘節
次被受御劄處分及樞密院劄子指揮招納西蕃部族
仍身一措置邊防事務臣謹遵依聖訓統帥將兵前去
新遠應接降羌經畫故地也 已於六月十七日親率大
軍分兩道渡黃河出安鄉京玉二關所過城寨部族逐
一宣揚朝廷恩信人人撫接務盡歡心先有大首領余
裝迎降臣等乘機徑至邀川城下會合高永年北路人
馬有青唐遠到大首領丹波充令結等劫眾據城抗守
臣與訖將攻拔其城至二十四日丑時臣與童貫及諸
將官屬收復澶州專分兵屯守要害堡寨仍召已降酋
長厚加犒勞各遣歸族撫輯蕃部安心住坐并無驚擾

所有新遠一行事務凡行區處畧已點定其收復澶州
境內地里戶口謹具畫一數目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
收復澶州并管下城寨周圍連面地里共約一千五百
餘里東至黃河蘭州京玉關西至省章峽宗哥界次西
至廓州黃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國蓋朱界 一收
復澶州并管下城寨一十所通川堡通澶寨省章峽
口堡安龍寨寧洮寨亂當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
一招納到澶州管下部族并戶口大首領漆令等二十
一族戶口約十萬餘計大首領余裝等五十餘人小首
領巴班等四百餘人臣檢會自奉朝旨措置招納已來
至今纔及數月一方邊事已見成效此皆聖算幽微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連機變致遠臣遵依從事舉無遺策仍以溫厚恩信普
加安撫是以□□□□□□□□□□□□□□□□
今澶州一境土壤膏腴實宜菽麥控臨西夏制其死命
前世所欲必復之地今乃一舉得之此緣朝廷威靈詎
施無外是使臣等得措微力共濟大功所有新降首領
已依元降等第支給例物補授官爵其下戶口人眾亦
差委使臣蕃官遍加撫存務令安靜所有逐處城寨見
行相度緊慢團結兵夫節次修完去訖謹具捷奏以聞
貼黃今來再行收復澶州并管下城寨諸羌降附兵
不血刃自古無有聖德所及千古盛事伏乞宣付三省
樞密院施行

甲戌王厚奏今日二十六日準御前劄子稱知尔近已統率兵將出寨安鄉京王與夏國青唐等接壤慮師出之後主帥遠離內地賊人窺伺間隙忽來侵犯西關乘勢奔衝越河作過可疾速差那得力將副軍兵在彼守把仍嚴行誡飭須管寅夜明遠斥候多作隄備勿使少落賊奸便以挫國威者臣契勘自大軍離熙州日首遣將官沈言帶領人馬屯守京王關照應夏國窺伺連面及差將官劉成陳迪引兵赴安鄉關駐劄照應西蕃河南強梗部族仍令成等常切輪往南川寨巡綽連面覺察奸寇今來臣等既已收復湟州及管下城寨蕃部各已安貼詳今兩關連面皆在湟州之裏羸落完固臣雖居外必保無虞兼臣亦自丁

寧沈言等詳審探伺過為隄備去訖伏望聖慈時寬過慮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眾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充令結不能守斬之以狗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尚強未肯望風束手我師初于新捷其寔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城未可與蔡若不恭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乳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首章在州之西正為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陜陝唐人嘗修閼

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兵出賊必乘間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誘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况此三地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運固降者悉為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報自遠益加招撫降眾必多此走解之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誼知體國耳這地師手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首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酒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

關大軍駐關中谿賒羅撒尚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今阿昆等五輩持著書詣軍門請保渴驍嶺以西而和書詞每至益早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聞志使不為備于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關城畢工 乙亥詔付王厚據童貫六月十八日奏曉哥堡有不順多羅巴男阿令結主管遂以大兵拒敵廣施智勇攻破本堡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并親屬部族捷報事者委爾措查撫納而小醜敢不恭順統帥纔出忽成大功傑酋既除一方安靜撫定必見有期蓋出尔良謀朝廷有賴坐觀能策朕甚嘉焉可疾速具的確得功將兵等人數開折聞奏以錫恩賞切宜多方經營更在穩密慎勿持

其勝氣不顧利害輒生輕易粗畧致少沮威遠之體落賊奸使

厚被此詔不見月日今約時附賊哥堡捷奏十日後七月己卯以收復澶州百官入賀

詔旨云青汝劫土百官入賀非也今改之

詔付王厚覽口累奏剋捷次第及收復澶州事具悉分道進兵應期會合叛討合服威懷並施平定遼川勢同破竹固吾疆圉控制口涼繼覽捷書不志嘉歎蓋由汝志懷節義識達幾微乘釁徂征舉無遺策特角夏寇冠帶氏羌師不逾旬武功克著強梗者既已授首柔服者尤在撫綏切務懷來式昭仁信除已差李石計置前去賜汝等衣帶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藥及將士賜設支賜外特頒獎諭宜體眷懷

厚初九日得此詔當是初一日或初二日降今附百官賀收復澶州後二十三日厚奏可致

壬午東上門門副使知河州權熙河蘭會路經界司王厚為威州團練使知熙州入內東頭供奉官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童貫轉入內皇城使宋州刺史依前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 甲申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勸會趙懷德彼土舊主昨來姑示矜宥遣還澶州以順衆心而乃阻命至今不令在澶州住坐今來未知所在仰經畧安撫司根問去處即令歸漢敢有遮攔阻滯或執行殺害者即移兵前去討蕩其造謀殺害之人全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誅斬除多羅已累肆狂悖降指揮呂人捕殺不在今來德音原先之限仰多方招募人捕殺外訪聞即阿章是彼土首領負罪逃亡未敢歸順德音到日亦子細說諭特與免罪許令自新開已降指揮如出漢即阿章特除防禦司辛丑詔付王厚勸會澶州雖已修築省章等處把據要害然青唐一帶尚未措置于撫定一方續用未完所當恣意處畫今據所奏以兵力勞弊未可前去廓州欲候南宋畢工遂班師過河各定當標一公撫寧河南部族俟來春進復廓州一舉可定即青唐不能自立詳所奏陳未為至計緣事責乘時今澶州初定方當措置青唐以弭後患雖未可進兵廓州亦當先務廣行招納可候南宋興築才畢爾且留澶州處置諸事仍抽秦鳳兵馬令附帶糧草與舊兵更番戍守務令敵勢相續以攝敵人之氣多方遣人括諭廓州等處部族及郎阿章已有歸漢之謀更切隨宜應接既澶州腹心之地有帥臣在彼又兵力數勢相續人人懼禍自當歸投者多如此則強梗雖未順服若有機會可乘便可及時撫定候措置青唐了畢方得班師前去熙州更在精加思慮依此施行仍節次具狀聞奏 是日以亂當川為來賓城省章峽為綏遠關南宗川為臨宗寨又以當標寨為安強寨一公城為循化城連南城為大通城三年正月十六日王厚言亂當省章峽南宗川三處並係衝要已築關城了當賜名來賓綏遠臨宗按三年九

日一日已有綏遠關二十三日已有來賓城即可見三處賜名不待三年正月蓋三年正月三處關城都畢工厚追言之耳汪藻青唐錄於二年七月但書來賓城不及綏遠臨宗却將備化大通城安強寨皆繫之二年七月今從之仍增入綏遠臨宗二關寨當標等三城賜名詔旨宣和錄在四年七月六日初草在五月二十一日今並不取

八月丁未朔詔澶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沮懷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降黜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參軍衛州安置外龔夫移送化州張庭堅送象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忠彥責授磁州團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三

副使依舊濟州安置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安黃責授祁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杭州降授朝請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勅停人陳次升移送循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坊州都貳降授宣義郎添差監州鹽礬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勅停序清臣身死其男社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復州防禦使姚雄持勅停光州居住

元年十二月一日忠彥等初責青唐錄云姚雄亦降皇城使勅停光州居住雄二年五月來自華州觀察使降

復州防禦使三年二月五日任便居住

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在元符末建中靖國間屢陳堅守鄜州之議見落職罷任可赦其小過錄其前功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丁卯詔王厚綏遠關已畢工須常留三千兵馬選委兩將在彼戍守如河南一帶部族可乘機撫定即差李忠就便措置兼措置廊州除勾收秦鳳兵馬一萬外如使喚不足大急具奏又詔童貫招誘說諭小隄撈及廊州洛施軍令結等早令出降仍差王端就綏遠關廣設方畧說諭招誘王厚候撫定廊州一帶事畢依累降指揮取便路歸澶州駐劄一面應副措置招納等事所有熙河合應辦事件即委官前去童貫候隨軍回至澶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訖權暫赴關

此據王厚奏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密劄聖旨則取增入已巳澶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為若不先事撫存據其要害大軍欲向鄜郡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為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澶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屬羌人大軍由來賓城以甲子八月十八日濟大河南出來羌過山後先遣裨將黨萬陳地為前鋒道容章谷指營探城是日已已進薄城下有生羌發伏邀截萬等與戰斬首百餘級追北十數里遂拔其城 後為安強寨大首領軍角四等率其部

族出降

此用王厚申家院功狀修入并增以九月一日賜厚詔及八月二十五日厚奏

厚將大軍自五年谷進至西蕃界首地名分水嶺統領官馮瑄姚師閔受郎家等族大首領角四結角四暗令結并鬼薩等族大首領所執龍龍哥令等降押赴前軍

此據厚二十五日奏并九月一日修入

辛未王厚別遣洮東安撫馮瑄統蘭岷州通遠軍將兵取一公城至城之西二十里賊衆據扼要路瑄與賊破之一公城平瑄還會大軍 壬申河北首領洛施軍令結阿撒四等領廓州遊龍拘掠等族五千餘衆自青丹谷出攻來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元

宿城城中先納詐降蕃部十餘人為之內應知城楊沐監押董仙巡檢赫連青弁等賊敗遂棄城走安川堡巡檢紀育死之 王厚自當標一公城引兵至達南宗城下西蕃王子之父欺巴温妻掌年約抄達所難率其大小首領等出降達南宗平賜名通津堡 癸酉王厚自達南宗引軍赴未川城即大通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賊破之賊焚橋遁去 甲戌厚修橋欲濟賊酋心年掩提等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為派夫所傷遣人招諭心年掩提等皆不從 乙亥來宿城臨王厚遣秦鳳路將官呂整及東路第三將劉黨萬陳地統兵八千往救弗及軍令結等入城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此據王厚八月三十日并九月三日奏修入

九月丁丑詔付王厚省童貫奏八月二十三日據前鋒將黨萬等申占據當標城及與蕃賊戰聞新獲首級大到賊氣其餘羌衆驚潰遁去并降附郎家族大首領等事具悉委爾經畫遠川既能成効已完壁障屏蔽新民又復因勢撫定當標再覽捷書益增嘉賞更宜相循士卒量度事機舉動審詳以終偉績應立功將士等可速具功狀奏來

丙申王厚既定河南羌族大軍將還會聞難賂羅撒之衆據勝宗隘以逼脅湟州新羌來宿城被圍守者奔潰乃復由巴金進討詔秦鳳遣兵一萬濟師是日九月二十日大軍至勝宗大破賊衆焚其族帳儲峙不可勝計復完來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三

城新棄城者

此據功狀增入

戊戌王厚又奏蕃賊見於勝宗宗哥一帶肅聚除已分擊人馬于吐當當操等處控扼外臣親統大軍進次湟州尋差高永年帥熙秦兩路兵隨臣前進誅撫勝宗宗哥一帶賊衆就軍前措置合行事務仍差選第九將劉仲為權領湟州職事在彼因定根本去訖九月二十二日奏此 又奏臣親統大軍二十二日至勝宗谷分遣將兵討殺賊衆焚蕩二千餘帳斬獲甚多未見的實數日勝宗一帶賊衆志皆潰散走翌日遂進軍丁令谷相度事機備具奏聞 厚二十三日發此奏今附此

已亥大軍離勝宗王厚以為賊雖敗散山中有適匿者必
來追躡我軍乃別遣兵設伏于後大軍既發賊果來襲伏
發斬首二百五十一生擒六人賊遂大潰 庚子次終遠
奉詔班師十有四日至熙州 甲辰王厚奏臣已向軍河
州措置事務仍每月一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
程前去涇州及臨宗終遠來賓一帶巡緝照管撫存新歸
部族訖即回本駐劄處並如御前處分去訖
厚九月二十八日奏此

乙巳王厚言新收復河南三城乞置官屬詔王厚更加鈐
擇可以倚仗者方許保奏給降付身 十月甲寅王厚運
至熙州遣童貫領獲大首領掌年杓抄遺斬雞及酋長溫

龍彪赴闕

此據功狀修入十一月五日奏當致

丙辰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為成州團練使依前皇
城使

累歷云應到修建景靈西宮當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
五日當致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等城是日兆西安
撫李忠統兵發安強寨往救之 十一月乙酉熙河蘭會
路鈐轄四方館使成州團練使兆西安撫李忠領兵救循
化城前一日次懷羌城是日行二十五里至骨延嶺距
循化城高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旦辛

叔唐辛叔獻皆為賊所傷却奔懷羌城是夕忠死

此據厚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奏修入十月三十日領兵
發安強寨骨延谷賊敗于青唐錄畧不相同當致青唐
錄十一月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城安強寨
兆西安撫李忠戰沒王厚遣劉仲武潘達統兵救之遇
賊骨延嶺後屢戰大捷解循化城之圍首領无抄出降
餘城寨兵皆散走詔以熙河蘭會別為一路

十二月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司命皇城使
成州團練使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司事王厚措置邊
事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罷熙河蘭會路勾當事差
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

副魯發

此據王厚崇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察院收復鄯廓
湟功狀云十二月二十八日準朝旨別建措置邊事
司云云今附月末青唐錄附之二年八月誤也三年二
月三日詔可致青唐錄又於十一月循化解圍之後特
詔以熙河蘭會別為一路按熙河蘭會別為一路久矣
此但別創措置邊事司非是別創為一路也或以命厚
貫領措置司條之初九日甲寅若初九日已出命則不
應二十八日厚方被受今但以厚功狀為據條之月
末初九日所書又貫于十八日乞差措置司機宜及
勾當官今亦并移入此

童貫言準差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乞不拘常制於文武
官內選差管勾機宜文字兼勾當公事二員從之餘見
後部廊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徽宗皇帝

收復部廊州

崇寧三年正月丁酉王厚妻臣近得弟端書近往涇州措
置招納稱宗哥城首領結種將文字遣親弟結菊來歸順
候大軍到開城門迎降及乞心白旂又廊州蕃僧缺候大
軍到獻酒青丹谷首領阿丹三人亦稱候大軍到迎降青
丹谷部族恃險最為強梗今皆通誠款情意如此部廊當
可生致矣青唐自來倚恃宗哥以為籬落又恃廊州為肘
腋之援今皆有向漢歸順之意即青唐何賴焉觀今事機
善中人情又如去年夏間未收涇州時大功必成惟是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施軍令結阿撒四諸首領竊弄權柄自作威福已失國中
人情其部族甚有歸漢之望切須措置守禦屯戍人兵糧
食之類足備臨時不致勞力臣已丁寧臣弟端等更切多
方撫諭速就事功去訖 三月壬辰童貫自京師還至熙
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 壬寅王厚
童貫帥大軍發熙州出薛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
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斌為同統制厚怒夏人援
助青唐不測于蘭涇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
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顧涇州知會
州姚師閻權顧蘭州照管夏國邊面別遣河州劉仲武統
制兵將駐安強寨因而興築甘樸堡通南川安強大通往

來道路于是本路家計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
西向 四月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澶州諸將狃于累
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軍用兵
詭詐若不出奇兵分道而進不足以振大教勢折賊奸謀
且澶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
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
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于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
中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
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
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
日貫猶以諸將多言青唐易與為然先趨綏遠用馮瓚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眾貫止綏遠
翌日初八辛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殺餘羅撒遣般
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至
決大軍至鋒亦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決還報以為我軍不
甚眾初不知分而進殺餘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
慮哉以其眾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
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有大湖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
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鷄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谷口
王厚奏臣等依奉御前處分統率大軍起離熙州前進
剋復鄯廓等處自河州度大河越巴金遼川今月七日
至澶州城西下寨一行人馬平安所有同措置邊事童

貫統領前鋒兵將馮瓚等先次前進于當日至綏遠關
下寨尋準童貫公文據洮東安撫馮瓚中今月初七日
已時統領選鋒人馬已占據渴驢嶺石勒會諸路兵將
並到澶州會合臣見統率繼續前去措置宗哥一帶事
務逐旋具狀奏聞次貼黃及丞童貫開報稱渴驢已占
據了當別無賊馬已指揮馮瓚審擇地利下寨明遠斤
候過作隄備又貼黃契勘今來諸路兵將會合澶州勢
不可久留不惟坐費糧食兼節次採到事機不可少失
機會已分遣高永年統制一項項取澶州北臨宗之東
勝鐸谷張誠統領一頭項由丁零宗谷臣與童貫統率
馮瓚等自渴驢嶺前去至宗哥會合才候到宗哥相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事勢前進青唐次
壬子王厚童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高永
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眾五六萬人
據地利列陣張疑兵于北山下其勢甚銳而厚命馮瓚統
選五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
未知所出厚謂童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
馬鐵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陣而行促選
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謀者言殺餘羅撒與其用事酋長
多羅巴等謂眾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為我必取之貫欲
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
轡久之無一語厚與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

為前軍將久此何耶永年皇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邊鋒相持未動餘賊羅撤以精兵數十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蓋列大旗指揮賊眾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逸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誅永年遠揭選鋒突陣賊少却張誠以輕騎涉河持其中堅取餘賊羅撤之旂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震地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迤北三十餘里餘賊羅撤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與及會暮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皆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

被傷逃去不知所所在宗哥城中偽公主前安化郡夫人陪叱牟蘭德兼率首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留兵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翌日癸丑勝宗首領欽所鶴率眾來降 甲寅王厚童貫入安兒城

青唐錄云十一日復安兒城青唐首領偽公主青宜結年乞降據厚中密院功狀青宜結年降乃十二日事厚功狀云十一日進復安兒城賜名保塞寨

乙卯王厚童貫引大軍至鄯州軍于城東五里偽龜茲國公主前封齊安郡夫人青宜結年及其首領李河溫率回統于閣般次諸族大小首領開門出降鄯州平

其後奉詔建為西寧州隴右節度置安撫使都護以高

永年知軍州事兼領之澁州至同安撫同都護以知軍州事王亨領之

初餘賊羅撤敗于宗哥夜至青唐謀為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契其長妻逃入餘蘭宗山中自宗哥沿道蕃馬走死者不可勝計厚謂賊必且歸青唐欲遣將連夜掩捕童貫以為必不能得及下青唐城中言餘賊羅撤常留一宿而去貫始悔之遣馮瑾統銳為騎由州之南青唐谷入餘蘭宗山賊復覺之逸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因討其餘黨按定吹喇波部族 丙辰由種山谷狗地趨林金城降其首領河英等林金城平 賜名字西戎 西去青海青鹽地各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丁巳璣軍還別遣郭祖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

率眾城餘蘭宗

賜名曰清平寨十四十五日事今并附十二日不列出功狀後云鄯州招降到六心等族大首領青唐偽宰相青歸兀耶等計千餘人管戶口三十餘萬不知六心等即是吹喇波等否青歸兀耶即是李河溫否始附見得考青唐錄云十二日王師入青唐城十三日復林金城餘蘭宗堡四月十二日厚等奏遵奉詔命統率大軍于今月九日收復龍支城十一日克復安兒城節次具狀奏聞去訖于十二日五更初統率大軍自安兒前進出青唐峽午時已來到鄯州城東門外下寨尋遣高永年統領本將軍馬占據鄯州及龜茲國偽公主青宜結年

驅率本州大小首領于閏四國般次出城迎降尋當
面搗勞撫慰宣諭朝廷恩信候令入城居住占據州城
了當一行軍馬平安給除羅撤與妻屬多羅巴等逃走
未知所在見行措置購捕次

戊午遼城馳報王厚等云夏兵萬眾陳于臨宗乳酪河之
東為青唐援會聞給除羅撤敗于宗哥賊氣沮傷厚即遣
張誠率師赴之賊望風而退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自鄯
州趨保敦谷過曠所溫所嶺南入鄯州界本州大首領洛
施軍令結率其眾降宗哥之戰洛施軍令為我軍砍傷其
首至是拜于馬前曰願貨餘生盡力報東京官家
此據王厚六月二十四日中密院功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六

庚申次結囉城

青唐錄云十三日使林金城駱蘭宗望越三日大兵趨
山南山南大首領給丁扑令骨及洛施軍令結部領諸
族詣軍前降

辛酉王厚入鄯州馳表稱賀命迪別將陳迪守之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及十八日奏青唐錄云十八日復
結囉城十九日復鄯州給除羅撤帶多羅巴逃走郭祖
德追之及于哥諾城斬級數千進兵令領精谷訛俄族
大首領阿撒四率大小首領獻酒軍前并洗納等大首
領阿所結等悉來降阿所結在青海往坐連夏國龜茲
羌之最遠者也此與王厚所奏日子不同當從厚奏厚

中密院功狀即云鄯州初賜名寧塞城是後遂建州置
安撫使命四方館使劉法領之此當依本月日附見
大軍駐于城之西青丹大首領阿撒四率眾詣軍前降河
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
禍福之恩誠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重為種族之累皆唯
諾聽命

此據功狀增入功狀又云河南既定大軍還城保敦谷
賜名寧平堡此當附本月日始注此青唐錄所稱洗納
等族大首領阿所結等悉來降阿所結在青海往坐夏
國龜茲羌之最遠者也不知厚何以不及功狀當考功
狀復云鄯州招降到大首領洛施軍令結并訛俄族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撤四等計一千餘人管戶二十餘萬又與青唐錄所稱
洗納等族不同當考越挺之手記蔡宗在崇寧初每于
上前奏陳今以首級受賞不若招納其直只計在京之
數不知至陝西則增至五倍也初營注州得注州矣又
營鄯廓每得一州指地圖以示上曰此處可以趨西界
卓囉監軍司此處可以趨宥州此處可以通青海朝廷
威德無所不計矣然當時運糧入中不計價直之貴鄯
廓米斗不下三四貫足陝西騷然民困兵疲惟富商大
室坐收百倍之利而一供奉官算券得未中之官有月
及一二十貫者京一切不問專意興兵起事方鄯廓未
下而旁論涇原那恕令為賊具旦夕結隊以為深入西

夏之形又令陶節夫居延州大加招納

乙丑成州團練使知熙州兼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司事措置邊事王厚為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昭宣使成州團練使勾當內東門司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童貫為景福殿使兼知州觀察使依舊勾當內東門司詔以厚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故有是賞

寶錄制童貫遣除不載今以當日報功增入詔旨于二十一日載童貫遣除却不及王厚于二十九日乃載厚遣除按當時報狀二人遣除蓋同日詔旨及宣和錄皆誤也五月三日又遣貫留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丁卯群臣以畫復青唐故地稱賀是日王厚引軍過龍支城次省章峽口之西相地利控扼之要得勝鮮谷乃夏兵來路遂于谷左建城五百步置兵守之

此據功狀修入谷口城後賜名德因寨

己巳王厚等奏今河南北並各安貼已將中軍于二十七日自省章取蘭州便路回熙會通遼京玉一帶邊面歸西州 庚午王厚過澧州公蘭州大河并夏國東南境上糧兵巡邊歸于熙州厚所克復三州及河南地上自蘭州京王開汧宗河而上取澧州臨宗寨乳洛河之西入鄯州界管下宣威城青海洗納木令波族東南過漢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復自洮州取麗公原循山後出懷羌米羌

城汧黃河過來賓城上巴金嶺嶺南谷抵京王開關嶺境幅圓三千餘里其四至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虛甘國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接連階成州界計招降到首領二千七百餘人戶口七十餘萬前後六戰斬獲一萬餘人

此據厚申容院功狀修入

五月丁丑詔以收復鄯州遼親王奏告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 甲辰改鄯州為西寧州仍為隴右節度 乙酉王厚奏臣契勘大軍今來收復鄯州拓疆幅萬餘里其鄯州管下自省章西峽口大川經由宗哥出安兒青唐兩峽至本州復自州之西直抵林金北取斃牛宗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南取鄯蘭宗廓州管下東西川及結囉城米川等處左右除是心白人戶田土依舊為主秋毫無得侵占外因與官軍抗敵殺逐心黑之人所管田土并元係西蕃王子董種贈任溫谿心等田土項故不少已指揮逐州盡行拘收入官標撥初置弓箭手應副邊防可省戍兵經久歲費為利甚博又得弓箭手與新附諸羌雜居向察羌人口不敢作過寔安邊萬世之利除已于四月二十六日具提舉弓箭手孫述所乞招置弓箭手文狀奏聞乞賜詳酌施行外已令逐州如有情願投刺之人一面招置聽候朝廷指揮仍將已種到青苗就便採充為種糧去訖所有上件田土可招置弓箭手不可置營田須招置廩軍耕種不免散居諸

處侵擾新附部族不可安心任坐偷奪羊馬之類必致引
惹別生它志非經久之計委寔不便竊慮臣僚不見得利
害別有中陳乞置營田重為一方之志須至預行申明候
降到許令括弓箭手指揮別具合行措置事奏聞次詔許
令本路近裏弓箭手依涇州例投換 五年八月癸未奉
議太常少卿馮漸貴投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漸以直
龍圖閣知鳳翔府上書曰臣竊以涇廓西寧三州本不毛
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教路耗內帑極生靈膏
血而取之復獲以來何常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
恪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
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之為計塞下無十日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積戰士飢餓人有菜色今殘寇游魂未即歸順然羌阻命
公為唇齒窺伺間隙忽肆毒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
弊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
四裔奈何以二一小聚困弊關陝一方生靈長為朝廷西
顧之憂乎臣愚欲於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虎節
第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巢穴奔禽遁
獸各安其故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畏威懷德稽顙聽命
輸誠効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廢財之志兵革不用
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施北部之辭傍釋西羌之志一舉
而衆利得策無上于此者御批涇廓西寧神考強理哲宗
開拓大勳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紹前人之心獲

仲孝友之義太常少卿馮漸頃上書既半為邪言下比流
俗遽有羈縻之請實為損棄之謀以嗣武為勞師以昭功
為往失動搖國事疑阻親民宜正恬終之刑以誠固悅之
俗蓋懷奸而害政非以言而罪人可送吏部與遠小處監
當差違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僚上言馮漸言陛下空
教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取之官也而帑已空取之民也
而膏已竭珠不知理財自有義朝廷政事修明財自用足
內帑之多寡非外人所得知而民之輸官亦豈嘗取于常
賦之外乎是乃妄生疑慮而公為訛謗者也又欲采前世
羈縻之說使失地無歸之酋復得其巢穴豈不知□□□
心難得而制強則先叛弱則後服乃其本性無故而還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巢穴豈非棄已成之功養虎而自遺其志哉又以用兵以
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賊卒轉足而專斧鉞金
錢充棟宇田壤連阡陌夫爵祿所以驅世而磨鈍使有勞
者實有功者進是乃駕馭之長策而謂之反掌轉足之易
則亦見其人以此榮感中外豈不矢志臣之心而沮壯士
之氣乎陛下灼見奸慝已降詔責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
然罪大責輕措紳詢詢以為未當公議臣等伏望聖慈詳
其罪惡特降睿旨重行黜責以戒為目之懷奸不忠者于
是重責之 宣和元年正月乙丑改涇州為樂州
收復寧州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樞密院言廊延路經畧司奏已收復

銀州乞賜名仍乞知州已下官屬並從本司奏辟詔依舊為銀州除知州已差人餘依奏

本紀三月戊午復銀州與定錄同詔旨無之收復銀州實錄極不詳須尋陶節夫事跡修入蔡條史補云收復銀州百條入賀北使不肯就列按收復銀州乃三月二十一日北使見在四月四日此必條安說初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樞密院劄子廊延路經畧司奏進築銀州自三月五日下午至九月畢工勘會到一行官屬分口立等第並乞優與推恩數內丞制張祖寧奉聖旨與轉一官此月日當考 陶節夫家傳乙酉春夏人又點集與本路經德軍相對久之謀者言夏人引兵東兵先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運取彥端為都統制而二兄從之云云疾驅至銀州夏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築事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泊聞城銀州五引兵來爭城或已幾月矣至城下顧勝無可奈何而遷延聖問已惠卿帥延朝廷有意取銀州惠卿難之至是朝廷嘉先公計之審取之易無一毫橫費而成此美功

西上閣門使廉州防禦使權發遣保安軍耿彥端西上閣

門使志州防禦使知威德軍杜大志朝請部新提舉節延路弓箭手陳豫降授內殿崇班新和銀州王舜臣朝散郎權陝西路轉運判官錢昂等十一人各遣一官賞收復銀州功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廊延路經畧安撫使陶節夫遣一官改樞密直學士 五年四月丙寅改銀州為銀州城威德軍為石堡寨

收德兆州積石軍

大觀二年四月甲辰查貫遠統制官辛叔獻馮璣等復兆州 五月壬子韜哥城王子城征撲哥降積石軍

青唐錄自收復浪黎所江諸族之後有結魯龐斡者帥羌兵萬餘逼峯貼峽寨而屯官軍即擄帥之繼而圍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道城宣威城順寧寨連形山一帶叛羌出沒新邊者數年不已 大觀二年正月以受八寶恩改封趙懷德為順義郡王昭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總領河南蕃將編什羅蒙為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 五月查貫奏四月二十三日臣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璣等統大軍自岷州入兆州南境運魯黎諸族其首領結連迎拒官軍以蕃字與臣其辭倍甚及殺哥城偽王子城征撲哥欲與官軍開亦無意出降叔獻等益整軍迫之諸羌駭散遂具板築城兆州招納兆州一帶蕃部命譯將潛率輕騎破斫其城前鋒奪及城征撲哥不服殺而騎奔丹寅嶺查獲其號箭旂胡床僭偽之物臣因撫其部族又

遠統制官劉法張誠工亨自備化城焦用誠陳迪自廓
州分兵西路劉法等或兵威于前焦用誠等持其策穴
及令隴右都護劉仲武于鈔哥城對岸撒道谷結橋過
師以順義郡王趙懷德隨軍論賊征撲哥以思信錄鈔
哥城皆懷德部族也以燕巖索征立賊征撲哥故嘯聚
紛然賊征撲哥既東失魯黎結連之援窮迫不知所為
乃以銀飾鞭遠懷德為投降之信留鈔哥城以候官軍
之來五月三日遣其弟筌所波領河南首領撒所金等
來納款臣以其日遣諸將至鈔哥城受賊征撲哥降復
鈔哥為積石軍蔡京奉百官稱賀詔修城征撲哥獻京
師輔臣各進官一等仍賜蔡京詔曰昔我神考肇開武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三

勝疆理西陲惟時臨洮雖未克復分置一遣以總其名
顯正聖謨蓋示必取朕克為前烈告厥成功遠徹河源
奄有積石名王係頸板築一新壘聚戡塗民因告病蒼
茲碩宜實賴相且若非斤去群疑發揮先志威馳塞外
□在日中差次嗜庸宜居第一蔡京可特許奏補一子
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初賊征撲哥以呪詛扇善俗居
鈔哥空城遠吏既謂能動衆心必為遠志重賞欲買其
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劉仲武出奇取鈔哥城賊征撲
哥迎降并女弱才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有兵也洎就
擒遠吏張大其功過為緣飾以金紵糊榻為頭冠木椅
為胡床淺紅絹為傘種種皆非羌物賊征撲哥至京師

披正任國錄使鄧州鋒路尋死于鄧州詔旨五月十二
日童貫劄子奏奉勅宜撫熙秦西路措置收復積石軍
洮州并招誘鈔哥偽王子城征撲哥及河南一帶部族
等日至熙州遵依御前處分及朝旨指揮差本路經畧
使姚雄隨臣赴河州及差劉法无却統制張誠王亨充
統制總率將兵分道前進收復積石軍招納部族并遣
順義郡王趙懷德前去開導恩信招納偽王子城征撲
哥及漢哥一帶未順部族及遣辛叔獻馮理統制將兵
前去收復洮州及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又遣隴右都護
劉仲武帶領人馬于漢對岸熙應大軍并于撒道谷口
修橋及臣密授方畧令相度乘機招納憑仗聖德節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三

據劉法趙懷德辛叔獻劉仲武等申到已收復積石洮
州及招降到鈔哥偽王子城征撲哥出漢并招納漢哥
洮州一帶部族並各安貼住生見行興工修築契勘先
奉聖旨今後立功之人限三日保明聞奏今來下項官
等悉能上體聖意究心宜力克濟事功宜被賞典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先次一等優異推恩所貴有以激勸
劉仲武傳仲武知西寧州童貫宜撫陝西議欲招誘王
子城征撲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壤仲武請賞計
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欲降或
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未易辦可不預
具若來命待報則失機會奈何許以便宜賊征撲哥因

欲降丐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柱而河橋亦成仲武
 以兵渡河擊偽降王以歸獻捷宣撫司貫揆其功止錄
 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復口口上遣使持金職賜先
 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夫者訪其實以職授仲武召對
 上慰勞久之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
 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與子曰九子以錫為右班
 殿直閣門祗候餘悉補三班借職復知西寧州政和二
 年十一月九日自西寧改秦州葉夢得云云附注三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丁巳中太一宮使武康軍節度使提舉龍德宮熙州蘭州
 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為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賞收復

積石軍洮州降王子城征樓哥之功也

正月二十五日初建武康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加檢
 校德鎮洮軍節度使不受實錄則此不載甚亡謂合依
 詔旨增修累歷在十六日更詳之耳或移見十六日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為洮州 戊辰左正議大夫知樞密
 院事張原國為右光祿大夫左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
 何執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梁子美
 尚書左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鄒居中並為右光祿大夫
 以收復洮州鞏哥城推賞也 己卯以收復洮州及鞏哥
 城偽王子城征樓哥降命戶部侍郎洪中多奏告天地宗
 廟社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百十

續修四庫全書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徽宗皇帝

討卜漏

政和五年一月丙戌長寧軍界□人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

此據初辛二月三十日今趙通措置 聖旨遣書須別

考詳 本紀于初九日庚辰書晏州夷反當移入此

三月十七日趙通奏□□正月二十九日已各歸國二

月二十八日復出犯樂共城楊氏編年云十二月瀘南

安撫使趙通以王育馬覺平卜漏閉純滋祥州初梅嶺

知寨高公老安宗丈夫也常携其妻以金玉器與卜漏

華飲思我洞卜漏欲之故因上元燈夕攻梅嶺寨高公

老逃去卜漏略其妻與金玉歸洞至是平之趙通行狀

瀘之熟夷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圍思我

州洞寨素惡勇善開大中祥符元豐間屢為遠志為諸

夷所畏雖生夷莫敢當之瀘帥賈宗諒者武人喜生事

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久已不堪政和四年宗諒執夷

人大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在法獄所犯重猶以夷法

論不過償贖書宗諒執其脊燕徒且死諸夷憤恚殺

言官殺其酋長非罪跳呼礮兵甲種類擊應晏州多圍

都大首領卜漏為諸夷長雄與其眾謀盡結諸夷出戎

瀘直據成都北屯鉅門東守白帝內乘無備外絕救援

全蜀可傳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臨之與吐蕃谷洞修

婚姻之好以為唇齒王師至在半年後而兩關已閉亦

何所及遂主盟合從入寇且結滋純長寧軍納土新附

之民然卒無一人肯從叛者仍力捍守其境明年正月

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我之寨并十州五

村圍羅思黨諸夷凡十餘萬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長

寧武寧江門安遠鎮溪諸寨堡不克遂陷梅嶺堡全城

被害焚廬舍掠子女虜守犯寨官高公老妻族姪等家

屬族姪濮安懿王之曾孫女于上服屬為近宗諒始以

赤白囊上聞上自覽奏勤宵旰之憂朝野駭念未有堪

任其責者時蜀久安人選慎不習兵所至關戰守備遠

近聞警騷動通通部次昌州即馳至瀘而提點刑獄

賈若水亦至通與謀萬一賊乘勢長驅逾瀘水何所禦

之乃至督宗諒躬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

近邊諸蠻轉餉給軍儲備無乏若水摘此近巡慰兵既

至又成都府利州夔州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眾

萬餘連賊再犯武寧樂共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

大帥禪將陳世基等死之賊屢勝益猖獗出入無虛日

蜀土大震夷中山谷深險林菁沮洳賊上下捷倍飛走

又善用弩以藥傳矢中人血濡絰執死其來則蜂集蟻

聚去則鳥飛獸散宗諒以未易力制方議招輯會上親

劉詔通督宗諒進兵倘賊悔過即聽其降仍俾宗諒乘

公節度賊聞遁將親督兵進其間脅從亦稍攜貳樂共
城兵馬監押潘虎因誘致其酋長數十輩來降虎盟而
臨之即酒半盡縛取殺之函其首來獻以為己功通逆
以輕兵趨樂共執虎以屬吏虎伏辜乃以虎狗諸夷列
其殺降勅諸朝詔斬虎于市又詔以賈宗諒妄配非辜
致冠喪師除民為名編置河外通與諸部使者賈若水
王良弼楊彥章坐伏罪皆貶秩二等通降朝散郎以康
師魯代宗諒復禪通節制

三月戊寅夷賊攻樂共城既退鈐轄司所遣諸路兵甫集
賈宗諒遂欲進討是日遣知長寧軍劉堯年就來入晏州
界先擊梅嶺賴因 已卯禪將陳世基王士傑為賊所害

官軍死者百數賊愈猖獗而羅始黨族又相扇攘奪轉運
使趙道與提點刑獄賈若水及宗諒權行招安共奏于朝
酒賊不悅徐治其罪時通已密奏宗諒教科飲吏部竹木
泉厥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點配
有死者夷眾忿怒遂導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
南違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
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違微早得寧息然通本意乃欲
專事進討兵端愈大矣 庚辰詔付趙通賈宗諒等晏州
夷賊夫于鎮撫致茲結約侵犯城砦比雖新獲首級殘燒
倉園高處出沒未已復生違憲仰趙通賈宗諒限指揮到
日立便將帶兵甲離瀘州江安縣審度事宜如西賊尚敢

搗掘出沒未已即仰前去掩殺不啻輕易落賊奸便如這
邇不進有失機會更致滋長當議並行軍法如已退散着
業或悔過歸降即不得邀求官賞別致引惹生事務要違
界早獲安堵仍先具節目措置次第入急遞聞奏餘通依
逐次指揮仍仰賈宗諒聽趙通節制 四月庚子趙道駐
樂共城以厚賞募人招誘晏州州頭羅陽縣夷人普博等
至城下與為盟誓賊勢稍折晏州三縣三十五村并羅始
黨諸族一百三十五村節次來降通乃留官屬經營未附
村族是日按兵發樂共城趨長寧軍夷眾憑高聚觀見通
部伍嚴整皆不敢犯通既至長寧復募人日行招誘朝廷
所降補殺賞格弗布慮夷賊或緣此致疑故也 丙午趙

通奏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碾五斗扶來等縣夷賊一千
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械十里以來梅賴村瑛與所差
使臣同刺猶壯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運更不作逆及
引領到官首領斗箇等共二百四十七人排日口赴臣行
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論到晏州多因姓二十一村
始謀作逆賊首卜漏等一十餘人亦來梅賴村瑛與所差
使臣趙安中同刺猶壯雞等和血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
作逆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沒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
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沒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
曾持戈入關嚴關驚惕惴惴比引至公廡臣並不敢設衛
以致其疑臣與走馬承受丁升等引問于聽事之所先以

既其過惡次以明敬君父不殺之恩幸皆面闕稽首再拜以謝臣即囑以酒食錫以金銀俾令着業而于擒設之際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願默然當時左右不敢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帝日等亦所不保此寔上賴王靈以濟乃事臣秉此款塞機便遂分兵復收梅嶺堡和板橋梅嶺卓望堡三頭山寧遠寨峰大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寧軍武寧縣舊壘瀘南安靜之日久守具不備緣恢復新疆以控扼城寨視為近裏一切毀廢樂共長寧城皆深在夷腹敵援孤絕賊得以窺迨其背叛惟以義軍士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豈能拒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透入故臣于城壘之役不敢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五月丁丑瀘南梓州路走馬承受丁升卿言夷賊已足招降臨設訂誓夫與銀絲給付祈號了當依舊出沒作過詔令趙通體究詣定聞奏仍依累降指揮措置施行 甲申詔付趙通訪聞晏州夷人近復結集死徒約數千人經過樂共城攻圍鎮裕堡鈔畧壘客殺傷取財出沒未已口血未乾背盟若此豈可信其誓約罷兵弛倍仰趙通體究今來作過因依多方講畫制禦事宜探口夷情區別叛服結其腹心離其黨類務要夷賊畏懷一方登得安貼縱敵生志國有軍法必不赦汝仍未得擅離彼界候一向定疊奏聽指揮仍令趙通親書知稟聞奏 甲申付趙通等仰被受丁升趙通奏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

為守備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即秦鳳兵一十人與黔兵士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強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既為禁禁加之今日罪大必須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即二三萬人同為我敵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臣于本路勾集黔兵士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為攻討之計欲望聖慈毋以此舉為輕 六月戊申詔付趙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華夷異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合何以示懷今招安撫定各以着業守禦既固約束已信乃復與數萬之師夫跋百倍遠功不毛之地為國家生事殺戮生靈騷動西土非計之得也又曰秦鳳馬步軍如未使喚不用勾集別有條畫疾速具奏 六月戊申付趙通等仰被受西夷賊攻武寧縣三頭山峰大臺甚急長寧軍出兵救援賊乃解去後三日再來攻守克 辛亥夷賊犯梅嶺堡守把衙進巡檢秦望等擊却之 庚申夷賊再犯梅嶺堡守把衙進巡檢秦望等擊却之 丁卯詔付趙通契勘夷人打誓之後尚未寧息向際復掠復出為惡豈吾人有以擾之或相備有所未至耶又曰彰善瘴惡悉去其附麗伴之內

屬斯得其策然乘機用間餌以官賞使生熟夷人自為向背因以知彼虛實探彼動靜乃措置其當定計于早使曲在彼不其善歟儻先自起釁務為奇功以速後患悔不可及丁卯即華七月丙戌被受是日趙通奏今聖恩寬厚許其自新宜知所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尚敢出沒時復攘奪雖已掩殺不落奸便然過無大小均為滄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置而不問寔恐養成奸惡異日遠方視微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為之計 七月壬申梓州路都轉運使趙通奏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為備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詔永興軍路都總管司選差

通紀卷之六十六

兵二千人差遣上官兵一員統押抵洛趙通司抽使喚辛巳手詔晏州夷賊自招撫後來輒敢結集違誓攻犯城堡比雖屢獲級失利以歸緣出沒不定長寧一帶未得安堵渝盟犯順師出有名可依趙通所奏乘時攻討除已差永興秦鳳路兵馬外更差涇原路三千人環慶路二千人并步人前去應副候指揮到仰本路帥臣選差曾經戰陣兵將官每一千人作一番管押赴瀘南聽候使喚限五日起發仍以趙通為瀘南招討統制使王育馬覺為同統制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養史王良弼應副錢糧王育以下並聽趙通節制禁亂除暴事非獲已帝王之師舉必為全蜀道險阻利在設伏間探密導所宜盡心毋得輕易墮

賊之計其晏州夷賊有脅從之人如能悔過自新即許招降免行誅戮並與原釋用示不殺之意 九月乙酉詔付趙通夷賊背盟犯順人神共棄料其所部不滿萬兵况跳梁踰時因弊已甚付卿以西州精銳之兵委卿以統制之重敵勢張大震動遠近彼必過為隄備以待我師久則不壯情見則不神諸路之師如已會合乘機進討必多方以誤之母或失時久稽天誅酋豪投首則脅從可貸因糧與眾就建城寨底定一方永固吾國軍前事機日具奏來甲午趙通敷遣人招諭羅始黨賊首領失胃歸順是日失胃詣江安縣降通授以承信郎冠帶執袍供給請受券歷并旂號及捕捉晏賊賞格令歸約諸國各自保守具奏云得

通紀卷之六十六

此族五十餘村不附賊便可滅西兵一萬人矣 此據趙通攻討晏夷錄增入 十月己酉趙通統兵發江安縣通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寧軍路張思正由梅嶺堡水蘆程中路期悉會于晏州轉縛大圍合陝西路將兵并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保甲弓手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人 甲寅趙通發樂共城命王育等攻上下樂落樣村思義州三圍上下落樣各數百戶思義州倍之舊係熟戶能知我虛實今乃為賊用前此諸酋各歸諸國獨三國以近故每晝伏夜出凡七十餘人次掠邊民故通首攻之翌日乙卯下落樣平後兩日丁巳上落樣平惟思義州最險固決旬乃

攻破 是日張思正克水蘆壩圍新級二百一十二馬覺
奪五里隘口斬賊首卜漏男得皆獲二十八級兩路並以
捷聞 丙辰張思正分遣思州巡檢田祐恭等擊凌然新
圍賊棄圍奔輪轉收其畜積器械焚蕩廬舍千餘間 丁
巳馬覺遣別將房仕忠劉克年等合兵攻茅平梅祿輪落
穀輪心大水梅當等圍惟輪落穀圍固守餘悉遁去 戊
午馬覺遣劉慶攻落祐等九村圍奪隘至落祐山破夷千
餘眾遂至落祐水村蕩賊巢穴又遣別將下罷破及梅例
村圍慶繼以兵進皆火其居而還 乙未馬覺克梅賴圍
攻五日乃克之斬首三百餘級盡取其積分給士卒 辛
酉十五日 趙通受御筆處分覽所奏諸路兵馬節次已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軍前尚云受甲擇日進發未見進討兵家所貴神速今兵
留兩月坐耗芻糧迨遲猶豫不切進兵非便所慮糧道窘
乏夷賊覘窺益肆猖獗非計之得限指揮到速具已未出
師并稽滯因依及夷人動息定狀勝負次第大急逐一條
件入急遞奏朝廷疑道遲故有此處分又引韓存寶舊
事以激之蓋未知通出界已踰旬矣通即具奏行軍次第
具言軍殺大震勢如破竹見深入攻討矣 癸亥馬覺遣
劉克年進兵梅子坎焚蕩賊巢又攻上下落汪并梅箇弄
村圍悉焚之 十一月丙子初趙通以思我既克賊之藩
離掃蕩殆盡便可提兵往趨輪轉而馬覺攻蕩輪殺因未
下不敢先進兼兩路兵力稍疲須少休之乃歸想樂共城

賞勞將士後四日復出樂共城明日駐兵果州平又明日
進至輪轉圍下是日馬覺張思正兩路兵始與通會翌日
分兵攻圍賊拒關甚力部將梁福死之官軍多被傷者
趙通行狀通軍既破隘首攻上下落樣思我州諸圍皆
久不下通冒矢石率勵將士結重樓以臨賊日夜力攻
始克之覺思正繼亦破梅賴水蘆壩石笋上下寨然諸
圍兵勢既振所向若破竹無不即下獻俘受誠無虛日
遂與覺思正軍皆至果州輪轉大圍據大山崛起數百
仞周四十餘里卜漏與其賊帳居之凡諸屯之奔亡悉
共保聚拒守緣以巨石為城星外設木柵當所通徑路
皆鑿坑穿仆巨柵布渠答夾以守障修築無一不至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自上施矢石直賊官軍中者即蓋粉官軍以強弓弩仰
射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從用智
力瀘州都巡檢使神支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
照州巡檢田祐恭本思照夷所部土兵藥箭手悉其種
族控捷習山險知夷中事道乃易從服躍馬命友直祐
恭從按行諸軍究視形勢顧山隈崖壁尤陡絕高倍他
處賊以險故柵壘疎缺無守恪道曰此賊不相及何用
屯吾重兵其志移軍當賊吾以此地命友直并祐恭所
部軍于下友直辭曰願得效死當賊鋒道曰汝欲干軍
法耶汝第往吾終不相負友直祐恭遂軍其下日無所
事嘗營營與眾恣睡服通督諸軍皆當賊要路每未旦

執鼓而進及山半峻不能前賊悉力拒守矢石下如雨
 兵復却居次者又進更迭率晝夜止賊久勞苦疲頓
 甚通密召友直祐恭至曰對汝所軍崖壁疑可以計登
 並山多狽思然兵若能捕取汝等至辨之信宿友直復
 與祐恭俱來白事言連夕遣人自箬中入操刀斧旋伐
 去蒙密僅能偪進及崖趾緣崩石藤葛至絕壁可引
 長綆挽而登祐恭亦已捕得生狽數十道喜曰事濟矣
 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曰各備雲梯懸山上大
 發即以進命王育馬覺張思正率利刀斧極其後是日
 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衆得二千餘緇森為長炬灌以
 膏燭使群狽背負之暮夜先以數輩登崖巔繫繩梯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二

十繩而下衆各仰救群狽次第挽繩梯而登難方喘
 衆已悉登及樹乃燃炬縱群狽入賊窟舍皆竹木茅茨
 爲之群狽所壓大輒發賊奔呼撲撲不暇孫登益此大
 益賊爭前驅逐群狽官軍已破柵鼓噪擊其後賊猶四
 與官軍力鬪時方資明遣望大發令諸軍過鼓擊麾而
 呼諸軍俱以雲梯進賊跡亂柵壘不復守官軍內外相
 應即新關環城而登破晏州輪轉大圍賊狼狽遁走與
 赴大者相半下漏閣官軍已入探重甲從諸酋突圍遁
 通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精甲五千進至山後
 輪多因遂擒下漏諸酋長遁自入城境至破晏州凡斬
 賊七千餘緇自破晏州至麓下漏又斬賊一萬餘緇衆

以爲京觀而賊之赴大者莫計其數凡脅從者訖俘與
 歸凡婦女老幼一萬餘人悉縱而驅之山巖阻居凡所
 平州二縣八與諸國凡三十餘城以其地之某州頭梅
 洞水蘆壁石笋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
 種植盡其疆畝募並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
 箭社之制號曰勝兵自出師迄還繞兩月指變爲之盡
 白全軍獨克所俘賊無噍類諸夷爲之胆落迄今十有
 二年不敢北向窺邊而朝廷無復有南顧之憂矣
 庚辰趙道攻破輪結大圍夷賊下漏遁去斬首三千一百
 焚蕩屋舍數千間獲孽生程斛甚衆 辛卯都字族首領
 特苗羅始黨族首領失胃皆詣趙道獻所獲夷緇特苗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言強壯者悉已斬獻餘老少乞留作奴婢通許之 壬午
 都字首領特苗以晏州族輪便國夷首領十人詣趙道降
 癸未字達知寨郭謹以石笋山及婆然新圍降夷斗洗等
 四百餘人送趙道仍付謹令管條日給食具奏聽旨 丙
 戌趙道奏于晏州舊州基州頭村梅櫃壩圍北平各建一
 寨梅櫃壩村建一堡統隸新強具地望功料差官等畫一以
 聞仍先次興築 明年五月十一日賜名是日勅書賜趙道
 晏州夷賊以某爾數國之地蜂集蟻聚之衆負義背恩逆
 利侵暴既盟復叛毒螫喻時悒懷敵愾之氣守志壯之節
 執上封章請加攻討置書報可勅中機會干戈所處勢若
 破竹新賊獻俘以數千計焚蕩聚落幾三十城捷音屢奏

朕用嘆嘉已降詔旨先次賜將士等銀合茶藥特支以激
士氣非常例也將士有功疾速奏來高爵厚賞朕所不吝
然賊勝易守勝難攻城畧地腹背是虞謹遣糧道審是走
集毋使賊計逼其墜歸無約請和在所深慮所得困度可
據守即以便宜與禁特角相望如受降城使夷獠不復為
志是為上策遂徵秦寒師不久暴速底平定副予注意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庚寅趙通聞夷賊卜漏等竄于輪多
因遣部將劉慶種友直進兵捕之是日卜漏等皆就擒辛
卯慶友直縛送卜漏等通亟具奏乞因永興軍路回兵護
送赴關 十二月丁酉劉慶種友直攻輪多國執晏賊次
首領卜勞送趙通并卜漏等俱囚繫以聽朝旨輪多等因
夷眾皆下因降取其強將而刺政和長降字各違歸因馬
覺下轉落教及梅祿村因利強壯亦如輪多各違歸 丙
午歲欲問待制梓州路轉運使趙通為亂國開直學士知
熙州 丁未趙通次樂共城明日次安遠寨又明日馳至
江安縣是役也凡攻破六十五村二十圍生擒賊首一十
十八人斬獲七千二十五級執俘五百八十六人招降奔
逸逃遁者三千一百三十二人 庚申以晏州夷賊平曲
報四川應緣軍興差使新兵能戮力攻討並別項具功狀
聞奏優加補授名目 癸亥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
征一舉萬全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
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國純慈祥州長寧軍屬焉

間之寄付界宜重可依河東代州置沁遠安撫司孫義史
應副錢糧頗聞宣力特除集賢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沁遠
安撫司 義史見任朝散郎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
使 六年正月乙未贈知梅嶺堡高公老妻宗女為節義
族姬夷賊破堡姐被執守義不辱旬日而終故旌之仍錄
其二子並承信郎 二月辛未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使
趙通入見
此據攻討晏夷錄增入通以二月六日到關七日上殿
三月十六日列上將佐功狀限十日推恩了畢
討方賊
宣和二年十月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
十餘里群不逞往徃囊索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竟
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運處幫源達
其黨四出侵擾鼓扇呈雲神怪之說以眩惑眾聽從者幾
萬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僧改元號永樂以其月為正
月乙丑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睦州張嶽言與官祠以治
郡無狀故也寔錄天章閣待制新知青州曾友益改知睦
州專一管勾措置捕捉青谿群賊丙寅方臘陷青谿縣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州賊眾二萬殺官兵千人于是壽
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為賊據 甲申方臘陷歙州休
寧縣知縣事趙嗣復為賊所執脅之使降而斬二士以恐
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尔當捨逆從順因我

以歸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賊數語賊何不遂殺我賊曰公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使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賊作率吏民修城門衆樂赴功守備不苟朝廷知之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加直秘閣嗣爲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于宣撫司未及行而卒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振栗先守歙詎賊遇害于是婺源績谿祁門黟縣等官吏皆逃去後四日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 丁亥通侍大夫保康軍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內侍省事諱揆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溪縣賊 三月正月七日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五

稟前去節制 戊子方臘陷宣州寧國縣進逼宣州 乙未方臘陷杭州知州徽猷閣待制趙遵適去肅訪使者趙納詎賊死 三年正月癸卯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 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廷慶充宣撫司都統制諸路軍馬 乙卯方臘陷崇寧縣進圍秀州知州宋昭年等擊却之 丁巳御筆處分已立賞狀捕免賊方十三及一行兇黨尚慮賞輕諸邑人未肯用命特殺今增立下項 一坐擒或殺獲爲首方十三白身特補橫行防禦使銀絹各一萬疋兩錢一萬貫金五百兩次用事人每名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五千疋兩錢五千貫金三百兩有名目頭首每名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各一千疋兩錢

三千貫金一百兩已上願補文官者聽一如係官負文武學生公吏將校兵級等獲到前項人並擬比遺補官職仍與支賜一係賊中徒伴購殺前項人將首級或能生擒赴官並持與免罪一切不問亦依賞格推恩支賜 是日童貫至鎮江甲子王稟等破賊于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州平 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壬午方臘陷旌德縣 癸未王稟等克杭州 乙未方臘陷處州餘黨逼信州 三月丙申賊再犯杭州王稟等戰于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于桐廬敗之 戊戌童貫留諱鎮駐鎮江帥中軍赴金陵 壬寅賊帥呂師囊屠仙居縣 戊申官軍復歙州賊攻台州不克解圍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辛亥劉鎮揚可世至欽之潘村遇賊萬餘迎戰後有萬衆衝後軍鎮可世分兵擊之夜半賊潰斬首一千五百四十級賊再圍台州不克解圍去 壬子童貫自金陵還鎮江 劉廷慶與賊戰于寧國敗之 王稟等復富陽縣 丁巳復新城縣 戊午王稟等至桐廬桐州港遇賊以戰船攻之奪谿橋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 庚申童貫駐平江府 壬戌王稟克復睦州 四月乙丑王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于睦州南門外對谿岸劉光世兵至衢州賊萬人出城我師大捷斬首二千二百五十六級生擒賊首鄭慶王 戊辰賊將呂師囊攻台州通判

李景淵擊走之 己巳前知睦州張徽言特貸命死其決
 刺面長流萬安軍以盜發所臨失職故也 辛未劉光世
 自衛將之發軍行一舍賊萬眾再犯衛將官棄處厚與賊
 戰為賊所掩處厚溺死光世聞之引軍還救賊後 丙子
 劉光世復龍游縣賊二千二百九級生擒五十人 丁
 丑賊陷天台黃巖兩縣 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琬
 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劉光世復蘭
 谿縣斬賊百九十四級生擒千五百餘人郭仲荀復上虞
 縣斬賊三百一十級童貫以中軍駐杭州 庚辰郭仲荀
 至湧泉縣寺斬賊兵三百十七級 辛巳劉光世至婺州
 薄城下賊二萬餘衝我師光世麾兵大戰賊敗棄勝奪門
 而入掩殺逃出之斬首四千餘級復婺州 癸未王稟復
 青谿縣 丁亥郭仲荀至南竇洞斬賊二百六十餘級生
 擒三十二人姚平仲收復浦江縣劉鎮等幫源洞後 戊
 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于睦歙間分兵四圍
 包幫源洞于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
 前劉顯等已復歙州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剋日既定當縱
 火為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偽囚上副御筆
 四圍生擒之策劉鎮將中軍揚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
 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
 險徑賊輒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
 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鈎縱火焚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其廢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與宗領前
 軍揚惟志領後軍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
 圍火攻之賊二十餘萬眾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光徒糜爛
 流血丹地火其廢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
 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擒四百九十七人
 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為商方臘翌日搜山
 庚寅王稟辛與宗揚惟志生擒方臘于幫源山東北隅石
 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偽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
 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 辛卯童
 貫遣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路往討仲荀駐兵三鎮
 新昌味縣賊合攻之仲荀四面距賊斬首二百六十一級
 復祈鼓等是日自三界鎮進兵佛果院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徽宗皇帝

金盟上

政和七年七月先是建隆以來金國嘗由薊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於是金國蘇州漢兒高藥師曹孝才及僧即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海欲趨高麗避亂為風漂達我界馳基島備言金國既斬高永昌六年十一月詳見北邊渤海漢兒羣聚為盜契丹不能制金國攻契丹累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中具奏其事朝廷因欲因之以圖契丹聞之甚喜乃詔蔡京及童貫等共議即共奏國初時彼國嘗貢奉而太宗皇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宜降詔遺故事以市馬為名就令訪聞事體虛實七月四日庚寅詔師中遣差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賣市馬詔泛海以往八月三日高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金國通者不敢前後回青州八月二十二日稱已入蘇州界金國不納幾為通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上怒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

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馬政等此據金盟本末稍增以北征記實如蔡條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作禮數否今皆不取蔡條私為其父諱獨歸其事於童貫耳要京與貫皆始禍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簽

務遂欲藉此欺世金人不與海上結約者人固不信也高藥師等回至青州封氏編年條之明年正月三日今依金盟本末併見於此 蔡條北征紀實七年秋會登州奏有遼人船二隻因避亂之高麗為風漂達我界馳基島高藥師等老幼二百餘人其能言遼人以渤海虜亂因為金人侵暴遼東地已半陷入金國矣上甚喜而魯公久不知上乃曰太師莫非作禮數否遂命中使宣押宰執詣魯公賜第發議因同具奏國初時彼國嘗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遺故事以市馬為名令人且訪其事體虛實何如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賣市馬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泛海以往探問久之則奏冒險已列彼蘇州界望見岸上甲兵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為赫怒頗疑外廷臣察承望大臣旨意因詔元募借補人兵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重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重貴已大用事故獨主海上通好密令往來不復使外廷知矣國家禍蒙自是而始通好事語具于下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無取蓋時貫尚未有名士大夫從之以為飾其姦耳既遣承買童師敏來宣示魯公甚惡之但留之亦無奏報上教遣師敏來詢貫策

如何既久不報又遠來索魯公但唯唯一日留身奏曰
貫徒有虛名耳無能為也臣豈不知且伐國大事安危
繫之陛下何以付肯上曰前日取青唐太師不記耶豈
非貫之功至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盟軍耳
當是時陛下方垂拱青唐在臣兵以屬王厚而謀策皆
臣也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為之且取青唐今日尚不
可為况代敵國乎上曰其國內自叛必不能久如何對
曰臣聞遠主之叔曰九大王遠主遠九大王將兵伐金
而九大王即軍中為叛臣強立之九大王得窺身歸國
遠主待之如初後復出師詢其帥則又九大王也未見
其相殘之理且漢高祖一蕭何猶疑之則遠主將負未

未可知天顏為怒魯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又曰貫頃
緣臣薦使為監軍權重過當他日或累臣不可無言且
貫位極人臣今與臣同則臣實貶之章凡四上而上乃
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
特別異之也貫又懼因以其城西外國與魯公西湖鄰
塢流水相接為名連伯氏與二兄同出城相見議分定
界至遂為伯氏置酒厚甚以二屏帶連伯氏會伯氏救
解之魯公議遂格伯氏仍指條於魯公曰條汝魯公勸
貫四章之語與外人大大不便魯公不聽始語條曰此舉
吾豈不欲人知邪蓋自是之後伯氏亦大生異矣
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金

講買馬舊好上既窺先所遣借官過海將校等復委重貫
措置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如違並
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馬政政兆州人也
責官青州富家年平師中言政可使運用之政與平海指
揮軍自呼慶等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九月乙卯初六日
下海才達北岸為通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
而縛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阿芝川來派河約三千餘
里共用事人曰粘罕曰阿忽曰兀室粘罕兀室金主之姪
而阿忽其長男也皆呼為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
實對金主與眾議數日遂質登舟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
發渤海人李善慶熟本部散都生本部勃達三人齎國書

并北珠生金貂華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以十二月乙卯
初三日 至登州登州遣赴闕
馬擴茅齋自序云父政也政和七年自青州學類試中
選貢入國學明年八年春省試中三月殿試武士上全
出身承節節京西北路武士放諭冬歸登州年平親親
至則父政被旨同北路人高藥師等泛海入金國是年
七年秋登州收到海北蘇州避難漢兒高藥師曹孝才
等備言金國兵馬與大遼爭戰數年侵掠境土已過遼
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蘇復興潘同咸州悉屬金國矣
登州守王師中具奏上委蔡京童貫議遣人船體蹟庶
實通好金國講買馬舊好 政和八年王師中遣父政

過海至金主所居之地曰阿芝川來流河其主則名阿
骨打國人呼皇帝姪曰黏罕兀室男曰阿保並呼即君
教人者皆詰遣使之由父對曰朝廷緣金國昔時與大
朝交通貴馬今聞金國新種已至蘇州與南朝登州對
海止隔一水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金主乃遣李善
慶等齎禮物圖書同父南來十二月父曰赴闕僕從行
重和元年正月入國門居十餘日差歸朝官趙有開王
瑛并父充使人齎詔書禮物與使人李善慶等復過海
為聘已而北遣奏探報大遼已到遼東封金主為東懷
皇帝講好了當於是逆罷過海之使止差平海指揮使
呼慶等送李善慶等泛海歸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三

宣和元年正月丁巳金使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
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詰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
散都從義郎勃達兼義郎給金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
直秘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翔郎王瑛充使副齎詔
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瑛師中子也初議報金主儀
趙良嗣欲以圖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彼國之主止節度使
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為尊崇止
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
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
會河北奏得謀者言契丹已到遼東地封金主為東懷王
且妄言金國帝祈契丹修好詐以其未聞乃詔馬政等勿

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六月戊寅呼慶等至
金人軍前金主及黏罕等責以中報且言登州不當行牒
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交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
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
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
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主不聽遂拘留呼慶
凡六月呼慶教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拿累日金
主尋與黏罕兀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
吾家本心吾家以獲大遼教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
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豈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
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三

足見讎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
果欲結好請早示圖書或仍用詔書難從也且遼主前日
遣使來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常
遣使人來遼主令冊吾為帝取其自薄使人未歸汝家始
通好後既誅汝家而遼主使人冊吾為東懷國立我為至
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報
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
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金主遂起翌日呼慶辭歸
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使人十二月二十六
日戊戌呼慶離金人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墜
指者明年正月乃至京師

十二月二十六日呼慶獻金國正月至京師二月四日
遣趙良嗣封氏編年以為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三月
六日遣趙良嗣今從實錄詔旨係遣良嗣在二月四日
呼慶至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關其日 此據封
氏編年他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
載金主謂呼慶共議夾攻匪我求汝家汝家再三責告
按初遣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金主遣回次遣
馬政與呼慶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契丹也又遣
趙有聞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
政子擴自序不應不載兼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
金主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責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三

亦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次耳不可謂三今併夾攻
等語削去大抵共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
年二月四日與王瓌同往此時猶用買馬名因議夾攻
雖議夾攻但面約耳亦不齋書安得呼慶執有此議故
封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金盟本末宣和
二年正月呼慶至自金國金國留之半年責以中報且
言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
人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詔遣趙良嗣
據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二
年二月四日以前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
二年二月乙亥四日 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

志訓郎王瓌使金國先是呼慶以正月自登州具道金
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慶詣
童貫白事實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投因建議遣良嗣
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
舊地面約不齋國書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五軍稍增以封氏編年及馬擴
自序五月十三日良嗣等口口上京九月四日與錫刺
勃堇等來實錄於乙亥日書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
趙良嗣志訓郎王瓌聘金國蓋因詔旨也詔旨則因金
盟本末但本末不載遣良嗣等日月耳封氏係之三月
六日今不取本紀云遣趙良嗣使于金國亦係之二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六

四日乙亥封氏編年云宣和二年春二月壬申二十六
日丁酉呼慶入朝奏言大金國主所言之事上令中書
再議其事選擇使人三月辛丑朔六日丙午詔中奉大
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大金志訓郎王瓌
副之面約不齋書唯付以御筆封氏所記三月六日遣
良嗣與詔旨不同姑存之馬擴茅齋自序宣和元年正
月呼慶等齋到金國文字報與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
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慶赴關見童貫論事實
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山乃差趙良嗣同王瓌持
御筆使金始約夾攻大遼劉還燕山故地以舊所與契
丹歲賂與之金人許之復遣使錫刺勃堇等還赴關擴

所稱宣和元年當作二年

四月癸酉金國分三路出師趨上京五月壬子趙良嗣王
瓌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追勞甚恭會金主
已出分三路趨上京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
良嗣等至青牛山阿骨打令從軍每行數十里執鳴角吹
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引良嗣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

二月四日遣良嗣及瓌九月四日使回此據金盟本末
及南北直筆

九月壬寅金國遣錫刺魯魯大迪烏高隨來詔衛尉少卿
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于崇政殿上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元

軒刺魯魯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初趙良嗣在上京出御
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
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爾南朝
方通款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
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如契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
爾家方許和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
契丹舊教良嗣問金主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地則并
西京是也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為拿阿述須一臨耳阿
述天祚小字也事竟亦與汝家良嗣又言平營本燕京地
高慶裔曰平滌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議又曰吾軍已行
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以手札付良嗣等

曰約以我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
白溝夾攻不如約即難依已許之約金主至松林會大著
馬牛疫連連遣使追良嗣已過欽州且登舟矣七月辛丑
回金主所居金主易國書約來年同舉結罕兀室曰使到
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
契丹兵王妃歌舞妃初配兵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
遂因于上京金國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
今作奴婢為使人歎 甲辰金國命錫刺魯魯勃董為大
使勃海大迪隨為副使并人從二十餘人持其國書來其
書云云 丙辰詔遣武義大夫登州鈐轄馬政借武顯大
夫文州團練使聘金國是日錫刺魯魯等入辭于崇政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二

賜宴于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瓌送伴馬政持國書及
事目隨魯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
承信介持示函書具聆放處之詳殊到瞻懷之素契丹逆
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志為暴虐知夙嚴於軍放用
縱集於人民致有詞逆聞為愍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
圖問罪之師念彼群黎舊為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承靖
於方陰誠意不洽義當如約已差太傳知樞密院事董貴
勳兵相應使回請示舉兵的日子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
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
據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
兵之後皆散到彼除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緡銀依與契

丹數目歲交仍置推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乃別降樞密院別目付馬政差馬政之子擴從行事日口一昨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所統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內面得大金皇帝指揮言吾本不須西京止為就彼拿阿廷將來志與南朝趙良嗣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州乃言候再三整會今圖書內所言五代以後陷沒幽朔等舊漢地及漢民即是幽朔涿易檀順營平山後雲象應朔蔚媯儒新武皆漢地也內雲州改為西京新州改為奉勝州武改為歸化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州奉勝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夾攻道路候將來師運計議蔚應朔三州則正兩朝出兵夾攻之地今議先次取復一全國書內已盡詳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謂五代以後陷沒幽朔一帶舊漢地及漢民即并西京在內不然安得許與銀絹如是之多一今所約應期夾攻須大金軍至西京大宋軍至燕京應期以入如此方應今來之約其馬政回於圖書內明示的至西京月日青憑相應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如趙良嗣押宴則以詔旨增入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二書并詔旨蓋因趙良嗣奉使總錄也實錄云錫刺魯魯等辭於崇政殿命武義大夫登州兵馬鈐轄馬政報聘政子擴從五代史晉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以幽涿薊檀順瀛漢朔雲應新媯傳武案州入于契丹四裔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

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

十月末馬政等遠來流河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金主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各以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遷漢地且北朝所以雄威之邁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唯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直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弊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請好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鄰至時以兵壓境更而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謀未遲唯結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金主遂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金主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事也既還諸部具飲食進進而使十餘日始革圖書差大使魯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末回聘書中大畧云前日趙良嗣等曰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難采意冀為報示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蓋此二書皆因馬擴自序稍刪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但以十一月末為十月二十九日丙申既有的日恐封氏得之今改十一月末作十月末仍并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當考金主與馬政等議論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

平滌營三州不條所管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抑云金國已許西京蓋良嗣首推朝廷實為禍本云

趙良嗣奉使越歸云十一月馬政至金國以書授之及

出事目金主不從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滌營三州不

條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

對以唯唯金國初欲絕好然亦欲自通於中國乃遣易

魯大迪烏齊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所稱金主不認西

京之語即此可見良嗣為姦也不知詔旨等何故不表

而出之今追見此

三年二月壬午金國使錫刺易魯并大迪烏高隨至登州

先是金國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欲便

此條在平滌營三州

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

北禁軍更成會方攬板貫以西京討賊朝廷罷更成指揮

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易魯等不遣易魯猶念屋出館

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關五月丙午金國

使易魯大迪烏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秀觀察使童師

禮館之未幾師禮傳言邦秀等曰大迪烏已知金人海上往

還難以後如前議論易魯大迪烏令歸邦秀驚曰如此則

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言候童貫回徐議

之易魯大迪烏留關下凡三月餘八月壬子金國使易魯

大迪烏辭道呼慶送歸國書止付易魯等不復遣使用王

輔之議也書辭曰遠動專使薦示華誠具承契好之修深

恣強封之論維風悖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

此據金盟本末并南北直筆及詔旨十一月末易魯至

其國蔡條北征紀實貫捕方冠而金國使人同趙良嗣

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金國

人可復回又為貫黨上下給之曰請姑竣貫歸及貫歸

而師成黼又與貫更相矛盾故上心甚開但浮沉其書

而遣金使徑回按條所紀或得實然黼訖與童貫共主

夾攻之議豈徽宗雖有悔意而竟為黼所惑乎黼此時

猶不欲遣報使後乃如此誠不可解

此條在平滌營三州

十一月金國使副易魯大迪烏自海上歸至其國金主得

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結罕兀室等悉

師渡遼而西用降將余覲為前鋒趨中京

此據金盟本末余覲以六月降金明年正月十三日陷

中京封氏編年十一月二十日辛巳易魯等泛海歸至

大金軍前國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諸部共議又言

易魯奏南朝運糧初欲不講歡盟而權邦秀論難方從

恐將反好或云國書既至別無反好之言姑且待之遂

遣國相勃及烈并結罕兀室等悉師而西用降將耶律

余覲為先鋒按權邦秀云云金使未必知恐封氏師說

未知封氏據何書姑存此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三

徽宗皇帝

金盟下

宣和四年正月癸酉金人破遼中京九月乙丑金國通議使勃堇徒始且烏歇高慶裔等見於崇政殿捧國書以進上特令引上殿上奏公事其國書云云先是金兵破中京取雲中屯白水泊六月初金主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烏歇高慶裔持書來詔烏歇等先詣高陽見童貫訖赴京師是月三日入國門詔以徽猷閣待制趙良嗣起居郎檀倬館之金國緣朝廷遣魯大迪烏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又未嘗報軍期執進兵取中原移軍白水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三

二

繫破天祚行帳仍已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金主與羣臣議恐夷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軍乘機措置此與金盟本末增入詔旨同 烏歇等既進國書又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辱來本國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地必不與約知聞貴朝遣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本國疑貴朝又復中報故遣臣來聘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陷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以兵以應貴朝夾攻之意彼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此據封氏編年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二

五

入不知封氏妹何言也 上待烏歇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
錫金帛不貲至報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
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遇契丹數倍而慶裔勃海人
尤桀驁知書文雖外為恭順稱思頌德不絕詞司眉眉較
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
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他日况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
慶裔遂出契丹例卷四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于是朝
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錢袍段疑與夏國締禍同節而
不受

封代編年烏歇慶裔以六月七日甲午遣來八月十一
日丁酉入見據詔旨兩人乃以九月三日至國門初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入見

越四日詔烏歇慶裔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
升堂講賓主之禮面授回書云云又明日詔檢校少傅開
府儀同三司梁師成臨賜御筵器皿供具皆出禁中仍以
綉衣龍鳳茶為禮 甲戌詔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
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開門宣贊舍人馬擴副之武顯
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伴送使詔旨是日徒姑且高慶
裔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上諭曰燕人無主止是四軍領
兵為違志乃挾女主攝攝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為佳烏歇
慶裔曰四軍愛離不耳彼何人敢爾到本國當即奏陳時
朝廷方以屢勝欺金國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令金國擒

之自相矛盾矣 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
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關不得歲
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
未可知揚可世種師道白溝之讎宣撫司氣沮而退在我當
固守前約且云自北朝與師便發兵相應緣昨以船送曷
魯等歸日聽師期不謂責期寂然但猜慮海道難測所以
不候的音舉兵相應仍便趨發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以
振中國威靈平燕而和金國既于夾攻元約無策且絕日
後輕悔之志奈何自布露心腹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
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帛借彼取之何以
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大金退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送倍保吾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顧後患愛掌失指邪
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可不易也是日遂出國門 十一
辛亥趙良嗣馬擴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至奉聖州
十一月甲戌先是趙良嗣馬擴等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
等以九月甲戌發京師時金國主駐軍奉聖州良嗣遣應
州結罕兀室晉賓禮物兀室權充使伴與良嗣等至奉聖
州時十月辛亥也金國主令其弟國相滿結奴相溫及二
太子幹離不等來計事滿結云皇帝聖旨兩朝通好時不
相疑所以問訊往來不謂中間責期斷絕如此良嗣對曰
本朝敦守禮義前此信約分明未嘗失信滿結云去年本
國為違人議如許大事時屯兵候使回望之半年已誤出

師期會後不遣報使止以咫尺之書致卒送使人歸豈非
斷絕乎良嗣對以當時書報云並如初議安有斷絕之意
浦結云本國人馬以正月到中京責朝何時出師良嗣曰
本朝三月末方知大金人馬至中京即遣童貫太師勒兵
相應五月攻契丹豈非已應元約浦結云本國取西京貴
朝當引兵自應朔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師暴露半
年有餘責朝方於五月駐軍雄州相去千餘里安然射利
夾攻者固如是乎適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以為失信
今年雖出兵復不如約前議當且置之勿復言也今欲得
以新取西京一路與南朝緣天祚尚在若不得燕京恐為
後志皇帝已下卜日親往燕京或與南朝不可知蓋是時

皇宋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四

聞吾兵以下涿易劉延慶軍次盧溝恐不測入燕所以有
此語良嗣錯愕答曰元議劉還燕地若不得燕京則西京
亦不要幹離不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時商量今既言不
要西京不敢強與擴見良嗣失言遽曰燕京係累次已約
定事不須更商量也今責朝先要交割西京此段契義尤
見誠意良嗣又云本朝軍馬盡往燕京安能來此交割譯
人未會良嗣之語擴復易之曰若今先交割西京即有河
東軍馬可來口燕京界見屯諸路大軍止候取燕京即成
來交割便是太平無事了也相溫云既是不要西京却須
要他皇帝速起良嗣云本朝與大國通好五六年自大軍
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反復乃爾寧不顧義耶况良嗣

等所奉御筆先燕而後西京固自有次第浦結云今先與
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日夕守燕京不能候吾既得之取次
臨時何為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以天為言前年皇帝
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撫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為
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浦結去少頃復來口言曰皇帝
言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
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餘
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滌州並不許與之數
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滌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
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
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

皇宋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三

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滌本燕地先曾約定以榆關
為界則平滌州在燕京之內矣御筆自自如本朝兵馬因
追襲未勝更須過關今言本朝平燕亦借路平滌本朝得
燕必分兵屯守太國人馬經過豈敢聽浦結元室勃然
怒曰汝家未下燕京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况汝兵
近為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乎良嗣答以本
國兵馬見候夾攻莫若乘未下之時早降燕京兩無所妨
為善浦結云當即行但已議定者決不可改也浦結遂去
少頃復來出文字三封一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已收
逆勇不得交侵一牒靈兵飛狐縣招誘蕃漢歸附一趙州
上李口溫書言全國多殺不道請速歸毋留令良嗣讀訖

浦結云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此何理也良嗣對以何灌不知界止妄發文字耳浦結云此事如置之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誦不許漢人歸我其惡亦同必協謀為此况書中備坐御筆招誘者漢著漢自本國收條豈非違約哉良嗣對以招降著漢乃本朝皇帝至仁不欲行殺恣使有歸何名背約浦結云適皇帝有旨以修國書為此二事即欲改更顧大信已定止是二國信中國一人從軍恐大國入燕守居庸關本軍借路以歸無人辨明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知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廷敷于新成也良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人王曰吾方行師豈用例時耶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字呈李靖王度刺充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六

信使副撒盧梅充計議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浦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為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便指良嗣朝辭至庭下有廷立二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善止乞燕京一職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國軍未即不及也對良嗣等面論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國妃愛離不曰勿與南朝交戰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遂以馬擴遣良嗣以是日戊午與使人同來西子到關詔良嗣充接待使及陪侍侍御史周武仲副之 庚辰李靖王度刺撒盧母等入見崇政殿捧國書以進曰適遣使傳持示音

函然已露于深險斯未洽于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矣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日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所轄漢民如或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計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莫為報示又得書云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報以為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燕國王上表稱臣水修貢進堯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為蕃輔亦無他望良嗣等方始來到且馬政元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大事須俟大金兵馬到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京大宋兵馬到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如此則方是夾攻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大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定欲夾攻圖謀理須當朝兵馬到西京以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此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令承芳翰再締新歡極遠也相應之軍立議後幽雲之地皆非約也其於信義未合許與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不必允應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民外其餘應干借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

如或廣務于侵求必慮難終于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翰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已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詣太宰王黼第齎諭西京平滌當如約撤毋曰死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來時上聞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今必欲西京平滌州方許契丹燕幣之數定恐難翻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欲大國莫降心相從否向來議事已定是不免違就今又得聖旨探西京分關別作一段此亦順大國之意止欲得燕京及平滌等一府盡許契丹歲幣相從何難靖等云契丹沃壤無如燕京已與貴朝具平滌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二十四縣交契丹歲幣其平滌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不可知一察言之徒性還也

已上並據詔旨及金盟本末趙良嗣總錄載李靖等語皆尤詳今不別出本紀于二十三日戊寅書金人遣使來許我山前六州今并入此

十二日戊子李靖王度刺等辭于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顯謨閣待制周武仲為國信使兼送伴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等云營平滌三州關每歲所得錢物斛斗不多又天荒地上不少况豐凶不常兼須贖給三州今朝廷頃許十萬銀帛已大過三州所入可子納以此計議又契勘契丹昏主尚在所有西京一帶若金國兵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三

回去本朝又不占據則昏主必出沒作過於彼此非便本朝所以欲收復西京者亦禦捍昏主定計當以此理開諭之又御筆批遣卿等詣大金皇帝軍前計議金國遣使人持到國書大概所請五事除入關至燕係官錢物移散漢民雜色人戶並如金國所論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日別行計議外止有營平滌州一事合依元約本朝收復如卿等到議尚或未合聞大金以平滌州出符些小桑麻所以欲得可于歲交契丹銀絹數目外持每年更交割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助金帛之用曲盡通好交歡之意所有營平滌及西京地土本朝並行收復內西京如金國軍馬已回即本朝便自計議度可出此御筆為據仍計會信誓界至等文字前來

徽宗御札兩件見藏撫州州學教授虞為出示臣蓋宣和四年十二月事也合附三日戊子良嗣武仲再使後更須考詳

辛卯金人入燕 詳見北邊 明日遣馬據歸朝廷獻捷 甲辰金國復遣李靖王度刺持國書與良嗣周武仲同來良嗣及靖等先以是月庚子至金國軍前入見國主曰數年相約夾攻云云良嗣對以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前計議云大國以去年不遣使為斷絕別議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于永清擊走曼離不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國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滌等州

未嘗計議如何必取若必欲取平滌等州并燕京不與汝
家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因主詔趣令南使辭歸良嗣
曰今到軍前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撤虛
母云皇帝已怒遂令人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
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可削去租
稅事粘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
與且遠遼涿州之師無留吾疆于是復以國書再遣良嗣
及靖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及詔旨等南北直筆封氏編年若
載收事甚詳則莫如總錄蓋諸書多用總錄也

五年正月丁巳金國使副李靖王度刺撤虛母以乙卯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一

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復館之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
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臣王黼如儀黼謂靖等
曰大計定矣忽于元約之外求租賦何哉靖等曰為本國
得燕所以及此黼曰類有間謀害吾兩國之成者撤虛母
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為皇帝言有國如此而以與人用
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粘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
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
遣就然飛說如是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諸問其
數黼曰已遣趙龍圖而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黼
曰歲有幣以得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
亦特許之 己未入辭于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先

供奉庫錫宴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使使到
兼送伴馬撥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
詔書自此遂口復及平營滌三州 官錄云李靖王度
判辭于崇政殿不載遣趙良嗣等

二月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
閣待制周武仲閣門宣贊舍人馬摭自燕山西至雄州以
全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嗣武仲摭等以正月壬戌
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已卯抵金國軍前詣部判館燕京郊
外獨置南使于一廢寺以乾棧為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
朝狗大國多矣止平滌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滌
初嘗未相許今欲作違鎮不可得也遂議租賦兀室云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燕地所出並課利計直可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
及課利何哉辨論良久兀室出燕京租令籍租錢歲四
十餘萬新租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
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為率哉兀室
曰姑置之責朝必已有成教幸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御筆
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兀室曰
此一小賒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運燕京一帶則與
契丹歲幣今責朝已除平滌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宮
戶工匠今更于此外廣增十萬匹西廣歲如之經久無窮
豈少哉兀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
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運糧兩朝各面進兵夾攻即軍馬各

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來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
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
兼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屑如是耶本朝欲起
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亦緣元約燕北人合歸北朝如郭藥
師常勝軍皆燕北人樂師亦鐵州人志貴朝酒此常勝軍
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
職官等抵遣樂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廣幣
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諧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
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元室曰皇帝已與兩府
議不須論稅賦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
絲綉木錦隔織裁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庶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文曾勇義劉秀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
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狗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
兩之數蓋指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息易彼所珍處相乘除
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指場之法壞矣語卒元室曰
郵筒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元
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論不
合逆欲以強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兩國不相疑之意何
為見詰

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正月十八日初草在去年十

二月十九日

翌日兀室傳其國主之言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百萬非

相侵迫而乃斯焉較秋毫如此借使如數得之異時以物
估充當益有難色不如且已還我契丹舊疆履其供輸之
約派易常勝軍舊屬燕京亦當見還諸貴朝退軍出城吾
且提兵按邊若兩軍相遇豈得晏然而已哉良嗣曰兩國
修好累年於茲本朝自以兵下派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
耶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責朝各甚若增作百萬緡則無
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單敢擅增况道舊款已七十萬不
為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若聞之朝廷庶幾
早決李靖曰即君之言非妄也不可思良嗣知其欲為籌
端曰大國通惟當以信義萬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他人所
憂也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萊祖稅事目云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

三

悉在書中能從困善不能從無以議為也并出燕地圖指
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歸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
為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放帳當還金國矣良嗣
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取之何哉再三力爭
良久方去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云古北松亭本奚地
合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將古北與
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戍不可求也問良嗣來期何時以
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來提兵往見矣
書中毫髮之真亦如之去年今年歲幣速齊以來遂令良
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王與粘罕等入契丹納踐行帳
前列契丹閭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

丹現式每入訖帳中門謂之上殿國王云使人回為我語
皇帝事當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
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
人留雍州以書驛聞為便國王許之時金人得左金弓輩
日與之謀以為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
我心左金弓常獻詩金主曰君王英輕相燕謀一寸山河
一寸金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固獲東歸交山後告
急天祚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速兵應援後張鼓
聚平州之眾亦須支梧既已出邊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
故玉示巡邊之意觀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虛滿悉
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 庚寅詔遣趙良

趙良嗣

趙良

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計議國書云云
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爭如不可爭方別
作一段商量 三月乙卯金國遣寧木剌王度刺撒虛母
來見于崇政殿 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庚寅
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元
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實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
可得惟西京早與季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下
寧極留意且煩奏聞兀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
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即欲棄之馬擴力爭
姑待次日 初四日戊戌兀室揚朴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據
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近四日方下士卒死

傷極求實為歡幸人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
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
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兼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
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却待遠去良嗣等曰既得強
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
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請軍犒賞耳擴答以貴朝既許西京
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
書云云 甲辰良嗣等遂與寧木剌耶律度刺撒虛母三
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寧木剌貴臣也善待之時度度
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寧木剌云此行良
遠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具取旨于子

趙良嗣

趙良

二月二十八日寧木剌度刺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並
用契丹故事仍別賜食褥巨羅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
儀黼欲令庭趨寧木剌不可分庭而見寧木剌云西京已
許貴朝願廣得珠盤二十榜樸士卒取西京焚甚乞加犒
賞之恩黼皆許諾上以寧木剌等屢乞花宴且其國主善
待之語詔特頒春宴宴日就辭于其英殿晚奏願聞犒賞
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寧木剌乞增上不許寧木剌退
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廣物起人戶珠求不已何乃爾邪
良嗣對以金人貪慕惟利之從其他不辭也馬擴云以本
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仲云願陛下聖德金主心服不爾
違志未易量上云然彼金人既入關先據燕地朕恐為後

德不惜歲增百萬以啗之且解目前之紛也 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尚書與良嗣俱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圖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國書誓書云云

按良嗣與寧木到等皆言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矣下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木到共為欺罔卒啟兵端云

四月癸巳初盧益趙良嗣馬擴與寧木到等以三月己未初六日發京師行至涿州金國主益等呼寧木到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屢却令回京師換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云

大國之意猶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皆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志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御書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况今已迫四月彼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約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擴盧母同赴宣撫司取溫訊等

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叙修入本末云終以人戶未足移文往來留使人涿易州教日按擴云蓋擴盧母同

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等經七日縛溫訊四今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楊璞來言封氏編年係此于二十日癸酉考按具不合今改云居教日庶不悞括丁丑始差接伴使勃里梁列副使少卿郭遵來與益等相見 已卯見全國主尋遣揚天壽傳其言曰高慶裔等齋書甚善然須核取戶口勃特不四議之

戶口勃特不據金盟本末勃特不英曉所謂疑即指趙溫訊等也

至今未至何故益等對昨過雄州兒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吝如變匿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間大事方定此知故也何苦相左楊璞曰已抹馬脂車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云

矣止候人口齊足即行 壬午益等赴花宴兀日金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已下指笏捧觴稱壽志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君不及交燕事盧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還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那立誓前耶良嗣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 初畫地圖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良嗣以為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尺

寸地耶良嗣不能答徐問交燕如何兀室曰候宣撫司戶
 口齊足良嗣云有名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如何兀
 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當之可也皇帝聖旨山
 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到官立辭去 癸未復
 遣良嗣撤盧毋等往雄州取戶口迨次撤盧毋等曰兩國
 議如許大事十分八九來成止為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
 事責在趙龍圍首尾計議之人良嗣 若張軫趙溫訊韓
 助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奈何楊珠察諭良
 嗣云拒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良嗣以瑛意白宣撫司
 宣撫司不得已轉溫訊赴軍前撤毋喜曰可以相賀矣若
 韓助張軫等皆得尤善是月戊子溫訊至燕罕釋其縛而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天

用之楊模尋出國書普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解轉
 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
 燕約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候皇帝遣止
 甲午良嗣及益換等辭金國主遂齋國書與楊璞俱來國
 書普書云云 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非
 實因留馬擴同入燕修緩急差使遣益良嗣與楊璞赴京
 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董貫蔡攸不得
 動以約束因使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國中國大
 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眾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
 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答迨與其
 使偕來始祖宗時敵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

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塢次第為之燕犒而
 至皆防嚴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惟務欲速以擅其功與
 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日遲皆然又其
 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減金人因是自負連索不已
 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易
 景順糧餉六州代稅錢百萬錫金人既得所欲迨許我又
 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
 地則歸我今平營二州迺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深州迺
 營平地舊已入北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於是我
 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
 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按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无

之議因劉燕山府派糧順易景劃為一路而歸其代稅一
 百萬婚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于是又遣良嗣議折
 物凡緡三十萬緡絳等稱是敵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
 二萬段香犀玳瑁琥珀七筋皆折閱倍償之至于龍腦每
 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為私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直
 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迺遣良嗣奉誓
 書以口金人取誓書到本先視之又正書界上俾我使復
 曰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既畢彼亦遣使以
 誓書來

此據燕條紀實修入條又自注云作紀實後六年始得
 見馬擴自叙信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備然獨不見

之紀實所叙金主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又有峻拒之語却有良嗣更易語錄之說又嘗謂山後行跡地里交割禮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泰商至如良嗣之為姦則是也故紀實直述當日朝論不報改從他錄按蔡條所紀頗與馬擴不同擴自序不可全信故于此仍存條說良嗣更易語錄今擴自序亦不見此

先是宣撫司遣姚平仲原遂分疆域立烽墩回是日再遣平仲同王珠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 庚子太師劄南東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少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蔡攸入燕山府 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損歲幣數

通鑑記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三

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遠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帝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恣說燕軍不當與我全熱黏罕猶首鼠欲止劉承易二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 交燕事金國主于契丹漢兒兩府中揭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滌度夏欲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經營榆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官戶未取榆關平漂路以歸金始得燕方自矜大運進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到燕地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即與汝遊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此我物也當折取之汝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

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金國主既得燕山子女加火駐氣色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燕之鄉兵劫掠因罵余觀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邱皆空時便有語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笑敢言也壬寅金國遣徽庭毋喬卿押燕山地圖來初欲令童貫蔡攸糾交馬擴姚平仲共疏之乃已貫彼厚賂之乃還 乙巳童貫等言收復燕城了當具表稱賀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樞定燕山上表稱賀 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等州 戊申金

通鑑記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三

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曰喬國書并誓書來遂並及雲中府武廳朔蔚奉聖歸化儒鳩等州山地則圖已交割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 五月辛巳童貫蔡攸至京師 是月金國主阿闐打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

皇宋通鑑記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徽宗皇帝

金兵上

宣和五年五月辛巳契丹有張毅者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會民兵殺其州節度使毅以縱撫功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毅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疋招豪傑潛練兵馬修蕭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知平州毅拒而不納金人既下燕首問毅曲折參知政事康公弼曰毅狂妄何能為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授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欲遣兵擒張毅而行何如公弼曰君加兵是趣之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二

也以弼昔居此州知毅往偵而圖之遂見毅諭金人之意毅曰契丹入路自金人之與今獨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黏罕信之改平門為南京加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天會改元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于毅者曰左企弓等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離散如此今明公盡忠遠國免我遠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漢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哉曰此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

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為然遂拘兩府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數其罪罷游放之稱保大三年重天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皆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諭燕人令各安堵如故應白堊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遠遠得之莫不悅性性南來至京師

此據金盟本末及七遼錄修入

石與高麗因詣燕山說王安石令招納張毅石改名安弼履常為三司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毅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後來取之必不違也其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帥臣張毅又文武全材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不然則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三

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為我患燕山豈得安乎安中亦以為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脩者故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為僧蕭后詔令歸俗乘驄赴闕將復用之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脩及安弼黨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 上初聞毅叛金國以御筆付唐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平州即日復回云張毅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闕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其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金

國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檢鹽阮鐵板等物
觀此則鼓之不歸金國甚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
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
加撫諭可因人論意然不可泄鼓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
迂濶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為我之計正當用夏
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苟希日
前輕失金國所當深察度令鼓之姻家王倚者諭之鼓遣
張興祐乘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金國入關之前
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金國終不見與又張鼓固嘗臣服
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為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比
著誓甚重豈當首違况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四

州正緣金兵處關中而鼓外振榆關入我以重兵壓境且
舊部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金兵既已出關他日若自與
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代平州則鼓蓋爾數州恐未易當况
我師既已解嚴舊部又復狼狽如此秋深金國歸師正是
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
以為後圖然聞鼓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
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
輩令密諭鼓意許之世襲度因與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
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鼓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
京集眾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
為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為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

嘗為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禍張鼓久欲歸附以所許不
速郭樂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教磨度密遣人誘致令率
眾歸附當厚以金爵昇之于是朝廷又聞邊民得歸至詔
王安中磨度加郵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鼓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焉 六月丙戌知平州張鼓
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聞鼓叛遣閻毋國王將騎二千
來討鼓帥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
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鼓即妄以大捷聞宣撫司 七月
戊午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
使譚稹為檢校少保依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錄宮使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四

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司 始童貫蔡攸歸自燕
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為宣撫使令駐河東交
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府及朔武蔚應等然金人以其地
多要害不欲與我俱沉浮其詞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
欺誑朝廷朝廷因是日夜益生希覬稹既出至太原經營
山後會天會初立未暇治山後故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
于我朝廷以稹有嘉靖之功因遷其官前此稹為宣撫使
但分治河東及貴致任稹遂兼治三路云 己未太師兼
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
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除豫國公神霄宮使致仕
八月乙未王師大敗契丹將變離不于峯山

實錄在二十一日今從金盟本末

變離不者蕭幹也金人既失燕京幹就吳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封氏編年條此書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北京師之恚人情洵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人此金盟本末所載生師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先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為其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五

下自得哥所殺傳旨河間府安撫使詹度上之 初王安

中令李安弼高靈詣朝廷乞招張毅已而宣撫司以毅破毋捷書聞毅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毅奉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趙仁彥張鈞張敦固皆擢職獻閣待制台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牌御筆付其弟令而授毅時外庭莫知其端趙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金國盟况金國方強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乞新安弼朝廷不從良嗣生此亦陰得罪毅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謀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皆為金人所得毅挺身走敵問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毅母及妻已為金人

所殺弄得毅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毅道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毅宣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人連敗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繼殺之函首還金人張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乙巳金國賀正且使盧州觀察使却字蓋高居慶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憲見于紫宸殿奉議即太常少卿連南夫為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 六年正月癸丑奉議即太常少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且使武翼大夫張搗副之 乙卯金國賀正且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癸酉御內東門別次為金國主成服 戊寅命校書郎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

六

南夫為金國祭英帛慰使武畧大夫張搗副之 三月金

人常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與之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封氏編年附此於四月一日今并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書求赤十萬石金盟本末亦云稹積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故金人愈怒封氏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

七月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軍曹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之著作佐郎許元宗

為金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燕訪使者董緒副之校書郎
銜虜敵為金國賀生辰使虜敵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
日今未聞彼遣使而我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
朝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至諸境上上以
為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

虜敵華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十年五月二十
四日再使

八月乙卯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罷宣撫落
檢校少傅太尉以本職命節度使提舉崇福宮住居性先
是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羽各以州來降宣撫司即
用京為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撫使正羽並遷官因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任

亡遺錄附見金人入燕後楊氏編年附此于六月九日
按五年七月七日譚稹遷檢校少保以連城次第輸款
故賞之正京邙來辭必在五年七月七日以前已附見
彼今復出此

已而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鎮達李嗣本禦之兵數交
夏人未即退聽金人恣朝廷納張致厚出恣言鎮又不時
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怒遂攻蔚州殺陳羽及陷飛狐
靈邱兩縣遂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皆鎮置處方攻
復起童貫代換童貫與蔡攸又共排稹等尋受鎮順昌軍
節度副使致仕太師除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

師除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
是行實出太原名為代譚稹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
祚來降自性迎之也 九月庚寅命校書郎賀九中為金
國賀正旦使武德即劉宏副之 庚子金國遣留使城州
營內都李董富漢古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見于紫宸殿
實錄有此十月四日辭五月二十七日詔旨差馬擴為
接伴金國謝登位副使擴自序亦云本紀因詔旨遂言
金人遣使來告嗣位按七月八日王安石奏富漢古李
簡乃遣留使非告嗣位不知馬擴既名接伴亦稱謝登
位不稱遣留又不知實錄此何所據亦稱遣留不稱謝
登位豈謝登位遂兼遣留乎七月十二日差擴接伴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可考

十月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國賀正使 十一月
童貫遣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燕訪使者馬擴知保州辛
興宗使黏罕軍月末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
擴元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諱
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諱擴以凡庸不知故常為朝廷
所然致性遷辯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日觀察既執
舊儀此亦暫擴元帥不敢執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請
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
後已許難以便交換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振殺之罪
本朝已新設首函送責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

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畧及交蔚州後縱軍馬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罷歸責譚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朝移文即已今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即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對金人訓習漢兒鄉兵增飛孫靈邱之戍教指言張鼓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師連營邊備貫不能用 七年正月丙申金國賀正旦使盧州觀察使李董高居夔副使太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于紫宸殿 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少卿充送伴使

通鑑紀事本末

七

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擒始天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乃間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蕃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乃改書為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祭第千間居之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在接童貫是以落致任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故不敢出及納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

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丹之眾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粘罕適已回雲中矣故為其追擊一擊而天祚之眾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走小骨碌帳中此據蔡條紀實稍刪潤之條自云亡遼錄馬擴自序其間載擒天祚事極踈略按童貫再為宣撫往迎天祚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條有此

通鑑紀事本末

二

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異色日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急 三月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軍且為志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莫若且撫而用之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眾止三萬餘人多馬軍武勇太師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之為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一屯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于雄州或河間府大牙相制使藥師之眾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 是月童

貫自太原真定議莫入燕山鴉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
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王元河中府楊惟忠大名府王
育令招逃卒及刺遊手之人為軍蓋用馬擴之言也

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末

又請嵩委蔡靖知燕山府召王安中還朝皆從之 五月

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為金國賀

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

武翼郎王觀為正旦使副 九月壬辰金國以大祚成櫛

遠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

高世則館之其實彼將舉兵先使覘我也時河東奏黏罕

至雲中願經營南寇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

通鑑書本末卷四

十一

會張孝純奏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先貫議交割雲中地
上願信之詔趣貫行無留

此據蔡條紀實增入條云貫遂並行實七年冬然則貫

發京師必在十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

太原遁歸時封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擴與宗

恐月日太早今不取遣擴合附十一月十二日

乙未實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蕭山授朝政即乘

驛赴關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原其

謀已深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詞以入

我然謀報已詳于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召之

此據蔡條紀實錄又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清

化縣植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大兵前來納掠居民
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與權等
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飛報朝
廷兼口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為郊禮在近匿不以聞
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置未晚但口大事委違臣未嘗
以廟謀留意

十月己亥賜金國人使宴

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日告慶使

十一月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

原遣馬擴辛興中復詣雲中使黏罕軍諭以得旨且交蔚

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關其國有無南侵意 十

通鑑書本末卷四

十二

月戊午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指揮乃可
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以
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趨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曰使
人今叩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邪擴等不能答皆拜之
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矣中間緣
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至今主上點
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為與元帥國相皆首尾主張和好大
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云汝家更無人可
妻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為大聖皇帝與趙皇跨海交
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敵不謂大聖皇帝崩與觀未歸按地
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除納張欽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

朝果以勝追第虛文見於今待與貴朝各辯是非一二擴
 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後為劉彥宗余親蕭慶華所怵
 然意尚猶預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志追擊不獲
 其二千奔大金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
 義怒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
 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彥仁之徒因張殺皆執望由是彥
 宗余親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眾因糧就兵可也黏
 罕于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又曰童大王今來白國相
 本朝綠譚鎮昧大計輒從李右張殺之請主上亦深悔之
 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府應兩州靈邱
 飛狐兩縣即除衆奉命若留聽則明示其期黏罕笑曰汝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十三

尚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
 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美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贖罪
 也汝輩可即辭我自選人宣撫使矣翌日館中供具良厚
 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是決入寇之意也 十二
 月戊戌金人破檀州 已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
 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
 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金人深憾本朝結納張殺又為契
 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因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
 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通歸意矣 金人破葭
 州接伴賀正且使吏部員外郎傅察為金人所殺先是金
 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使使人于葭州王四時韓成

鎮察至界上彼愆期不至韓離不據大兵遽入寇遂執察
 等責令報拜自副使蔣璽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猶不屈以
 兵脅之亦不顧韓離不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
 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爾欲欺盟以此為兵端爾
 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
 哉我有死而已勝不可屈也韓離不大怒起察死之 壬
 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榭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致渝
 盟等事及太子國相已與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
 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榭曰軍已與何告為國相軍自
 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
 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十四

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
 務安能遽侵撒榭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憐不長驅也移牒
 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到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
 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
 參謀宇文虛中范詢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
 撫使蔡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興權提舉官沈存等
 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韓離不
 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歿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
 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
 若以為不實則乞早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使從中

力主樂師每以為忠信無比又群小但取于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為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樂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熟其樂師亦熟其貴既在外故告於上者惟仗樂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檄上之皆不省幹離不以兵入樂師初亦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樂師因亦降遼回燕山因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

自郭樂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則脩增入

丙午幹離不至燕山郭樂師率眾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有令南宮不殺令悉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

是載也考入三太三十四

日幹離不達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勿忘休生南朝渝盟耳遂及張致并劫叛人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且曰大學南朝賢自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其間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入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加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賸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庫不足以饋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益戾俟霧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

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志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聞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維開門張樂以避之結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已酉知中山府唐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幹離不引兵向關以郭樂師為先驅幹離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 已卯幹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唐度禦之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上時已有內禪意矣餘見內禪 十二月己未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使金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 初童貫既歸自太

是載也考入三太三十四

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于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錢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條說攸曰此現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彼聞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鄴上書因其論強敵之情偽請奉使議和上大嘉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寶二各五十兩命書藝局銷銘為金字牌子遂

授鄴而去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 辛酉金人犯慶源
 府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濟州河橋以
 探報北兵漸逼故也 甲子圍太原府 武漢英從幹離
 不入寇倫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也行
 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
 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親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
 如某等者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
 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部漢英用是得
 出迺徑走關下具以敵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
 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紕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
 西京接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七

東都二軍仍會于東都而後不避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
 禪大臣憤此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却城新法城而
 守其乃舊法接櫓新法城而小而舊法接櫓大既不可
 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木匠五千
 人一日方得完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
 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從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
 前去往往上馬軌以兩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倉卒如此
 不暇悉數

此據蔡條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北兵至真定的是
 何日李綱所紀陳良弼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欽宗皇帝

金兵下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洛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
 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
 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敵因得不濟方平即遁何灌
 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口即遣郭藥
 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
 三百里贊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問
 事者皆藥師之為也議親征見李綱守以己丑聞幹離不
 兵拒河洛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津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一

門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妃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
 中太一宮使范純純統勝捷軍危從百官多潛遁 己丑金
 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屯車
 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其時郭藥師來
 朝得旨打毯于其間金人兵至境移其所藥師導之也敵
 騎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
 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後
 隊伍既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
 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者是夕金人攻宣澤
 門詳見李綱守以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工部侍郎
 即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望

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絕城下入何灌帳中北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為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遠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惟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相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李稅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既退稅與望之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兩及酒菜賜犒離不使人至幹離不南向坐見之遣燕人王洵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不攻者為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萬計馬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劉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稅等不敢有言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菜犒離不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孛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應恭三人來首言以我納張毀故舉兵既聞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

擬遣師弟訝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貴國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為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為質古亦有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果為失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為疆境今已至汴而皇太子郎君但欲畫河為界而已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交好以燕山為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為戰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為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

通鑑紀事本末

三

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為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日敵移壁開遠門 乙亥敵攻通天景陽阿一帶甚急餘見李綱守城又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原雍邱鄆陵扶溝僅存敵耻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隣率眾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也鄭望之等在敵營幹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瑄于其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馬萬疋衣緞百萬疋劉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瑄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幹離不曰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幹離不出玉帶玉篋刀名馬

各一遣三寶奴耶律忠王洵等來獻催使人回夜到驛望
之晚入對福寧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燕山都監
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郭沈瑄等並歸自敵營中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又詔大金
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
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
者限日下戶部尚書聶山送納又詔舊行宅諸王金銀絹
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經賜帑各家有
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取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官
觀寺廟奉先善安諸墳六尚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四

拘收納左藏庫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
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即將所
賜州府令歸金國詔令降詔 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
遣朝康王入殿然請行曰彼必欲親王今為宗社大計豈
應辭避即以為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
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稅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
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為金帛太
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割之何
以立國及李郭行留三鎮詔書不達徐為後圖 詳見李綱
守議 康王既受命日趨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備親王

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為敵所輕侮章不報 庚辰
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日午至夜分始達時敵騎交馳王
意氣間暇如平日李郭高世則支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
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
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圍隊伍皆行營司主之
辛巳敵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 壬午統制官
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
甚眾范瓊將萬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
勤王師未集敵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
無與為敵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
居矣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制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使神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關下
餘見李綱守議 戊子李稅鄭望之入對上曰敵須金銀無
藝安得先教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斫也稅等既
止王洵迎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太子即君緣打毬冒風
若有他議迨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
姓矣無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即以上意語洵洵曰誰
復敢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輸
而不受望之為洵上奈何洵曰公如為皇子言洵命之輸
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給耳望之等入
城已過關即入對上云珠玉當聚真宣和殿盡數以往
乙未輔臣率李稅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珠

王命梁師成同稅望之津致金營 二月丁酉李稅鄭望
之至金營金人先遣稅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神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戰朝廷始堅守和議侯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
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軍以其
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邊勢須逗留半
月重兵密逼彼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
還侯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直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
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可用
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
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意欲夜叩金營生擒幹離不奉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五

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金人皆知之金人先
事設備故反為所敗時康王及張邦昌留金營幹離不請
相見帳前立本朝旗幟數百面又俘虜將校數十人以責
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
結集為此舉耳幹離不曰謂我賊耶安得如許之衆相公
但可諉為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所館有韓魯太師者
傳幹離不語獨止鄭望之曰侍郎即首來議和者今當往都
統國王營因導之北行穿營柵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
寨處其實不出一二十里故為迂回以示衆威夜後始至
與國主相見盡徹從者以刀仗夾衛而入既見國主曰侍
郎首傳和議今願以兵相加侍郎道不得一死姑實言朝

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豈肯出
城犯死國主曰然則果何人望之曰以為勤王者自出意
耶萬一朝廷所命則使者為欺大國若直謂朝廷命之攻
耶萬一勤王之師實為之亦為欺大國若以實言即真不
知耳令人墻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支何況身在郊外
豈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國王辭色稍定徐徐問勞望之且
曰侍郎休矣明朝相見翌日望之回幹離不察其下警曰
公願得還矣張邦昌曰昨夕康王為公泣下蓋聞軍中詔
謂過國主營非善意也少頃望之從王泊馬歸洵曰公方
主和而兵從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統營之危乎今
幸脫彼未可言歸也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贊明出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五

陽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
圍敵騎出沒屢戰於暮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帥
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
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敵所
滅無復有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
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
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餘見李綱守議辛丑遣資政殿
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球使幹離不軍肅李
綱所留劉三鎮詔書以往仍就迎康王 壬寅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離不軍 乙
丑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解人使是日康王自金營

還幹離不欲退師遣閻門使韓光裔交來代朝辭之禮又遣閻練使賈寔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屏帶付寔遣幹離不為贈別王留軍中幾月數與觀蹴鞠雜伎會姚平仲劫寨敵人用兵責使者張邦昌恐懼流涕王止之曰為國家乃憂身耶敵人莫不嗟嘆幹離不由是畏憚不欲王留更請肅王及歸都人爭迎觀之上喜甚賜予良渥丙午制授康王太傅靜江奉迎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是日金人退師初幹離不長驅犯關無與敵者自四方勤王之師大集城下我勢已振即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候金帛數足遣使告辭就軍中錫宴遂行戊申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肅王癸丑澤州

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言金國相黏罕兵次高平初黏罕既破代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既次高平朝廷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環軍之險以种師道為河北宣撫司駐滑州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援中山河中諸郡三月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非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

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媿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得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自四月壬子以知應天府杜充為集英殿修撰知隆德府是日幹離不遣計議使賈寔副使冉企來就命王球引伴到關時球至中山望都縣遣還肅王幹離不以三鎮未下未令王回故遣寔等來議五月丁丑王師與金人戰於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幹離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

紀事本末卷之三

九

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鏃城法因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後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改圍于是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獲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隰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規者以為兵散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讀詔嘆曰逗撓兵家數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恐以此為罪乎慨然赴敵墜岸下而死將士退保平定軍八月庚申遣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離不軍應道軍承宣使曹瑛副

之許以三鎮稅賦之數 九月甲子金人陷太原 時朝廷以姚古為河北河東制置使神師中副之古引兵至威勝聞粘罕將至其眾驚擾一夕遁歸隆德河東皆震人民多奔懷澤間時諸路救兵未至師古兵最先進至榆次與賊戰死之詔以李綱為宣撫司督諸將救太原劉鈞副之折彥質王以寧郭執中等十餘人並在幕下又以解潛為制置使代姚古神師中統西番兵許孝為前軍統制道潛屯威勝鈞屯遼州以寧節制浙兵張孝純子顯為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浙東察訪使與都統制折可永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并進會城下有張行中獻戰車云可當缺騎於是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瓦籬四槩運轉甚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翼之結陳而行缺騎遇之皆靡又為變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却賊馬之衝突然河東七月旦暮已涼而兵猶未進且多江浙閩蜀人皆羸弱不可戰八月劉鈞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鈞兵潰懷州將領王彥戰死而解潛兵與敵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濟師潛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師中亦敗走所部兵僅有一二回者執中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衙錢歸善遁至隆德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眾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曰鈞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父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

兵以樂思正思正引兵出汾州執美瑋拘於家曰此不堅守石崩關還者也斬之是月十五日夜金人於文水縣張欽賞月謀者以告思正灑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嗣本十六日復出戰金人曰彼眾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乃以缺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灑以升兵數百趨慈隰于是威德隆勝汾晉澤絳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凡被圍九月至是力不支城遂陷 丁酉金人陷真定府吉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 戊戌金使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燕京童貫王黼具啟李綱等九人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屬命王時雍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細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之珍志歸二帥且以江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汭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縵十萬疋以行 金人陷汾州知州右文殿修撰張克戰死之 十月庚戌王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後寓辭以知樞密院事馮澥行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東上閤門事高世則領遙郡觀察使充參議官初敵騎之退也朝廷遣王雲曹曠奉使軍前六月十九日始回雲曠言金人七月十一日復至燕京十五日議罷兵八月一日更不點集

宰執以為不可信出雲知唐州職罷職至九月間聞金人已陷太原始召雲璩再使璩不肯行曰但速起天下兵控要害寇必再至又出璩外任官觀雲請試往探曠其意既至軍前即先遣從吏李裕回稱金人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癸丑金人陷平陽府初汾州既陷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崩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將衆駐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食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菽藿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戰乎金人領銳師寇嶺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天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為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去平陽琬領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三

兵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城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師道薨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解上賜以玉帶撫慰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 丁卯王雲馬識遠楊渙趙希顏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議和成大王方可行馮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雲以郵語抵澥澥怒即奏雲無禮誕妄誤國大計不報 戊辰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獲入門罷馮澥為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己丑集百官議主鎮於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溥呂好問洪易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

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不與者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况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與者曰朝廷嘗許三鎮今反不與是我國失信於彼若姑且與之縱復搗厥則人恣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乎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粘罕所恸哭于庭必欲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言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果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五

以待恪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癸酉晚金人至河東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賊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善宿大王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以加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甲戌金兵盡渡韓離不屯兵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宣撫使范洵統兵五萬守滑潘以扞之韓離不知有條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名 十一月乙亥命康王再使韓離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為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洵來云軍已

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為言陸辭殊不遜有奸臣
附閻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
書勅何栗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栗
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至晚詔金人已
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渡河西京提刑許高
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退京師聞之土門
清野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
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
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行
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項盒焚香乞起兵拒賊不宜北
去 戊寅康王發長垣入滑州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五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到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
言敵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
城民居命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此怨雲王至慈謁嘉應侯
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謀初言二太子
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
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曰已有萬人守
北關雖欲行不可耽延禧高世則論雲勿與辨雲曰人言
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
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
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番兵尚書
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人諭以不復北行眾乃引還

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為敵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
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
百餘兵沿路訪問欲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
磁人殺王雲不冷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
裁王合韓公商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
知者遣耿南仲使韓離不軍彘昌使韓罕軍且許以大河
為界不告和初金人入寇騎軍駐懷州不行者趙旬是日
遣楊天吉王洵勅蓋撒離母來命吏部尚書王時雍帶御
器械王球尚書吏部員外郎王及之館伴天吉云兵已臨
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民塗炭已久比緣
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致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五

兩國之歡好止求以黃河為界上不得已從之洵曰陛下
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未知遣何人報聘上曰待遣
洵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
劉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今傾國而來蓋要
理會今失信公事也若不撤左右親信大臣一往必不取
信於是上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陳過庭
以主要臣辱事首自請行唐恪馮海皆依違不對耿南仲
以老辭彘昌以親辭尋詔過庭忠詎可嘉特免奉使差辭
免人耿南仲彘昌為告和使日下出門 癸未南仲昌偕
王洵等出國門康王次相州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
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

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錢騎已逼城下矣自此敵兵日至初神師道聞太原皆失利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兵各統兵赴關會紀道卒唐恪取南仲端務議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關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于原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和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兗博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在京諸軍前出成河北河東往往潰散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勁勇及京東西路弓手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兵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十六

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弋仲統之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寨揚天吉等再來復以王時雍王球為館伴閏十一月甲午金人陷懷州知州嚴欽閣待制霍安國通判奉議郎直嚴欽閣林淵兵馬鈐轄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武經郎趙士諤訓武郎張港修武郎于潛統領勇渡路兵馬係義郎沈敦秉義郎張行中及郡隊五人皆死之丙申又陷拱州丁酉敵初至即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過夜即城下積草數百薪之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砲者班璠磨皆可施于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獲

因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手自蔽運薪土實葺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涸敵又為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戊戌金人遣蕭慶揚真誥撒離母勃極烈等來求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漢率牙兵十餘下城與之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己亥金人復于護龍河壘取道姚弋仲選銳卒下臨分布弩砲入于城上縛虛棚士眾山立箭下如雨橋不能守進乃棄去又造火梯雲梯偏橋控竿鶴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庚子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賊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越城出戰殺賊數百復繼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敵築望臺度高百尺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十七

覬城中又飛大炮塔樓將士嚴警備旋即結治及造雲梯施大輪以草冒之乘擁推以叩壘將士出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鶴車洞子攻北城軍士擊九斗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口敵砲架鶴車洞子及入分者白身投圍練使餘以次投賞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金營欲燬砲架遙見缺騎主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陷墜死者以千數聶昌至絳絳人殺之甲辰金人陷亳州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誨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幹離不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

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遂以祠子屋負土填濠 戊申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是日命康王為兵馬大元帥先是武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應募齎詔皆假闕門候惟仔先至于頂髮中出宸翰黃絹三寸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漸及仲溫士誦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誦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樂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西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敵于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砲傷王蹙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一八

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勅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丙辰大風雪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金兵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俄而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恸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初金兵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破之殺敵兵二千人彼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背橫卧雪中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濬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統卒不與軍

士皆愈出怨言再及策應不肯就募京城濶遠斥候音問不相接妄傳語言相鼓唱將帥莫有以身先士卒者禁制之故兩日之內四壁卒皆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一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

欽宗皇帝

內禪

政和四年二月癸酉皇子桓冠于文德殿 三月丙子朔
詔皇長子冠禮畢禮官強淵明等賜銀絹有差 辛卯詔
皇長子桓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 五年二月乙巳
詔長子太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桓可立為皇太子仍令
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甲寅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禮畢大
赦天下 六年六月癸未皇太子納妃宣和六年八月庚
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續講尚
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 十二月甲辰皇太子

進修本末卷百四十六

二

奏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
接續讀後漢書從之 七年十二月丁巳御筆皇太子除
開封牧餘依故事並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
制論此意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
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
以小直殿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
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
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迹而有是賜是日金人圍中山府
已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二紀于茲
雖就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
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愚悻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

能陷於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後
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謀利
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請
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懣悔之何及已
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與自朕
躬庶以少謝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
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
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
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
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望
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器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

進修本末卷百四十六

三

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
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沿邊能立奇
功者並優加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
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
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
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
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
為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
意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
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
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糶本及

3 頁下

括充募兵賞軍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例送朝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違畫旨大理寺同詔宇文虛中所革也

實錄詔旨並於二十二日己未裁此詔封氏編年條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

是日上召粹中第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報粘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

此條事本末卷四十六

三

以為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御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名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恐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僭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候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官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於所草詔上覽之曰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勅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膝寫旋次印押付出於京城張掛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附見二十二日己未罪己詔後虛中所革詔如內臣寄資等却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

初童貫得敵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

李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下爾翌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

此條事本末卷四十六

此據蔡條紀實修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金人檄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革定猶未下水日乃下也蔡條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適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密府或不能語方引之都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文虛中草詞大凡皆不正

通直即陝西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人論以將內禪且求和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

淮浙

宇文粹中承訓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

小差令稍政之

補臣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呈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察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為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為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無事只須兩員給舍六曹臺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於是止差提舉事務二員官後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五

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為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於此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人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違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壘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計皇太子相聰明之贊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於天下主聖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相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為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臣赴

都堂問計敏即詣閣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

班方晨朝遂留立廷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社稷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少宰李邦彥為奏敏宜召見戊午詔隨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己未登閣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召對于玉華閣下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懋皆在而宣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立敏前奏事曰願請問上皇願群臣少却立敏曰金人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稅守金陵敏率給舍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六

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使為秦京師計何理此命果行當死不奉詔稅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急敏於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寇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時韓琦言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寇之入臣嘗私禱於宗廟昔者得於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南鐵籠單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論所謂

孟子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論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政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帝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帝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宗社長安不能定計則恐不免於顛覆宗社之安危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六

敵至無益也時金兵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為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剛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於文字外庫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皇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嘆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認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曰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為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口卿豈敢言

或云內禪之際攸除敏為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敏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是上皇御筆

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目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輪教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恐終未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松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錄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為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革神師道何灌兩制是日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六

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曰計已定矣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實邦彥懷問皆上皇親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櫛景西園鄆王罷皇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執過者斬之類上皇皆自處分器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卿不須泥古又曰誰革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服遠裔意又曰朕此舉上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為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蜂蟻敢爾因握攸手怒氣塞

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詔召皇太子及三衛并召敏敏承命以詔筆進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為予遂左書詔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名而上皇疾作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九

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寧殿即位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寧西廡門宰執迎賀遂擁至福寧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已集日薄晚時中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群臣願見新太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寧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朕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是南仲

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闥欲至福寧內侍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欲祗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寧殿南仲以詔宣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群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於宣和殿遂見太子於福寧皇太子既即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於內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鄭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濂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扶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寧殿未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

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內侍傳言御崇政殿宰執立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上皇將出居龍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入對壺春堂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謝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願邦彥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衆上皇曰衆難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翌日宰執再至龍德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出居福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為龍

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恭攸門下侍郎吳敏到之 士
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
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革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
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立皇太子妃朱氏爲皇
后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
曰道君太上皇帝后 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彌文典自眇
躬嗣稱潤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
勤倦萬機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顛躓地以牢辭終
額天而莫獲難極天下之稱誦難名揖遜之風難盡海宇
之貴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考於前獻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一

奉嚴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綵錢之屬務
極隆厚事於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
恩之意又詔朕膺道君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
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優於
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飾庶府祇事中閤凡下教之時須
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
道君皇帝后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於柶景西園其
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
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七

欽宗皇帝

李綱守議

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上禪位於皇太子初給事中直學
士院吳敏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
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
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上皇
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李綱袖劄
子待對不及召而上皇疾作皇太子即位 辛酉欽宗始
御崇正殿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於延和殿翌日除
兵部侍郎綱初得覲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一

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
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
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
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人
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
所遵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
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稿師之物四也欲割疆
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
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
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
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

財姑如元數可也求將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此據李綱傳言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敏手錄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金人犯瀋州 己巳詔曰朕以金國淪盟藥師叛命侵軼遼郡劫掠吏民雖在繼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成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命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開德府轟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三

二

司是日聞瀋州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幸出通津門 庚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稅副之轟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網侍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鑿輿出狩襄鄧網語內東上問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

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網詣東壁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某地不許開之誠為淺狹然可以精兵強弩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三

三

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僕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中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即命除綱右丞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即時賜袍帶并笏網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稅留守綱言唐明王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將必不能久留捨

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
 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願回
 而內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
 決不可留此網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印中使追還
 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敵專以委卿綱曰受命
 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
 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
 綱入朝至祥曦殿見禁衛探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
 幙將陞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手願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四

從以巡幸手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
 與殿帥王宗濬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
 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有捨去萬有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
 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
 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
 其聲震地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
 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
 守各令免勵之意俾問門官宣撫六軍將士每向聲喏皆
 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
 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瑩副之置

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銀錢各百萬朝請武功大夫以
 下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壬申詔每路
 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癸酉韓離不
 軍至京城西北屯駝岡天駟監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
 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
 子城下火船至擗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杖木
 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
 定自上御樓之後方治却城四壁守其以百步法分兵備
 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
 焉修樓櫓掛繩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樞木
 備火油凡防守之具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五

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
 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
 將等口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設延豐倉倉有莖粟
 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
 朝陽門外占樊家園使敵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
 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抵城下
 矣 甲戌金使吳孝民跪奏云云又曰皇子今遣使人代
 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厚
 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
 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奉使鄭
 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綱獨留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

卿性剛不可以柱網對曰敵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
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
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而誤國事因言彼
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
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歛
而退如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
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 乙亥李
綱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綱督將
士扞禦綱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度壕以雲
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奮勇近者
以手砲搥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坐砲及之而金兵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
中矢石而踏者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繞城而下燒雲梯
數十座斬獲百數十級又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
上如蝟毛網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庫
酒銀碗練絹等以頌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
凡數千乃退武泰軍即度使何滋死之 丁丑宰執進呈
金人所須之日李綱力多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
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况都城
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統為三鎮其實十
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
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性親

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
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之太兵四集彼以孤軍入
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
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然綱因求去上慰
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歎我此徐
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與之不過欲脫一時
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此願更審處恐後
悔無及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李邦高世則為
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
集徐為後圖也 丁亥檢校少保靜觀軍節度使河北河

紀事本末卷之三

七

東路制置使神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
兵至關下李綱言于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
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
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滕可也于是別置宣撫司以
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
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
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中
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
者往往托以機密不復開報自是權既分 癸巳大霧四
塞李綱李邦彥兵數神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
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

子... 反文內

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之兵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穿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閭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絕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撤取誓書後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故反為敵所敗 詳見徽宗金國 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九

六

景陽門勒兵于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沒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既而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馬為敵所殲無復存者上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敵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問行營司兵所失幾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並如故是夕上降親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意綱感泣以謝 辛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

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雖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抵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帑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九

九

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稱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威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劄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貴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返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聞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

退朝自東華門至闕前衆指李邦彥數其罪慢罵至前攬其履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兼開封尹聶昌舉鞞揖東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選者以聞上令閤門受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倍感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聞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乃退于是知樞密院事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未利不得已罷之俟金兵稍退令復職猶不退時已日昃矣百姓乃昇登聞鼓置東華門外趨而壞之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猶愈于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漢奏于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十一

遇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于衆曰已得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堂宮院迎之上蓋怒于是相繼而宣諭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內轎而踰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取其肝腸搗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皇懼入對泣拜請死上亦即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西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回辭上不許俾出東華門右掖門宣諭衆亦稍去綱再對上命復節制勤王師師道亦歸其廡士庶知二人復用也遂散時師道實不罷蓋外議流傳之妄云 壬寅是夕李綱宿成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 先是蔡懋疏令將

士金人迫城不得輒施故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綱既登城令砲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之軍皆驚呼 丙午金人退師 已酉尚書右丞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棧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于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庚戌以中大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八

欽宗皇帝

誅六賊

宣和十年十二月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勳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于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勅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材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二

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臣竊為陛下計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而賢材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勳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道君皇帝方恭然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党與盡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僂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

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

其篡奪復何疑者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

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

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寃之緣京用事姦人

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傳驛柔曼之容肆佻優之行

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

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

厭姦賊狼籍措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營黼

實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為太師封王左

右指使官至承宣閣卒庖人防圍是任自古宦官之威未

有其比然貫實庸繆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二

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隣好今日之事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不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

不幸遭其熱汗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官官招權以為己力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執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

三

三

人不得盡言彥之兇讎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即誡監司招掖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勗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勗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勗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實緣交結閣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餒可笑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

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為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輒百端搜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徹民屋廬削民冢塋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勗父子方且長惡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因樊盜賊滋起邊方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

三

三

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必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遠裔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然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之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兼此六賊黨與之威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為之備者陛下萬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外寇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

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猶為諄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勗以奇伎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爵憤而死蓋當時用勗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勗當如何乃者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勗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鬪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八 五

皇帝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何容今黔黎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欽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鑒哉下仍云其後悉施行之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寧遠軍節度使朱勗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致仕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珣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籍沒家貲 壬申太

學生陳東上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勗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邑悉取給焉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瑛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冠市恩亦眾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查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為患豈外寇比哉望速追數賊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八 六

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危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村為盜所殺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勗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外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外難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取其兄保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傑守禦浮橋

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斤回隨駕衛士至於
 攀望慟哭童貫隨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墜者凡
 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
 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
 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
 至於此况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
 粹中乃京甥婿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
 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暎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
 潛專教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而有一
 鄉附已之眾惡皆平時陰結以為儲者一旦南渡即恐乘
 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父子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為尚不思於此非
 梁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檢校而其
 衷陰險禍賊招搖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進
 用宰執侍從師成必收以為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以行
 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
 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賜第之
 後仍令備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
 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授官之徒以獻頌上書特赴廷試
 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陞降絕滅公
 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鎮書藝局以進市井游
 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威福陰奪人主之

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尚存群賊等輩倚為奧援陛下雖欲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云云乙未詔暴梁師成朋
 附王黼之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
 八角鎮而死 二月甲寅侍御史孫覿言謹按太師蔡京
 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霖國害民之
 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
 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
 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塗禁錮
 忠良悉為朋黨閤門渾濁父子喧爭所役官為橫行勝妾
 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教任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
 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凶熾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八

肆覆出為惡怨氣充塞上下陰陽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
 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殿斥王
 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又言方王師之北伐
 也貫彼為宣撫使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敵手淹留彌歲卒
 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蕭后納款金國韓
 昉見貫彼于軍中卑辭折衷欲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
 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
 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
 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貫以
 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去年冬貫復出
 太原金人犯塞貫實促之攸見違報警急貫遁逃以還謾

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迨敵人長驅震驚都邑貫彼
一旦携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貫彼之罪上
通于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為亂臣賊子之戒 詔蔡京
特責受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童貫特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蔡攸特降授太
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三月甲午監察御史胡舜陟
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勗于田里天下稱頌然典刑未正
士論藉藉勗為民蠹賊為國召愆以御前財物東南諸司
錢燕山免夫錢悉為花石什物之費前後蠹耗不可勝極
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勗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鉞與將
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所役為橫行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九

妻有封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云云詔勗安置廣南籍沒
財產 乙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臣謂京父子雖無嘉謀謹
論輔導人主而邪佞姦險能為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
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陛
下雖欲制之不可得矣願獨奮威斷亟行竄逐以慰天下
公議制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
已降太中大夫為勗上皇北歸時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
省 四月癸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為
亂階均犯大惡然竄逐之刑獨加于黼而京貫止于善地
安置罪同罰異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
使郴州安置 臣僚又言伏見朱勗父子皆衡州一處安

置典刑未正詔勗移韶州勗管子汝賢全州汝功復州汝
文峽州汝明建昌軍姪汝相某州汝舟臨江軍汝翼歸州
弟勗撫州並居住 癸亥詔蔡京等久稽典憲眾議不容
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勗移衡州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勗子孫分送湖南 七月乙亥移蔡京於儋州攸于
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甲申蔡京至潭州卒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 九月壬
申臣僚言蔡京蠹國二十餘年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
威殺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抵
掌而笑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
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二

安軍攸行至嶺外上遣使以手劄隨所止賜死并誅其弟
脩及朱勗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欽宗皇帝

二聖北狩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京城陷先是韓離不遣劉晏以十一月己丑入城翰林學士莫侍防禦使高世賞館之都亭驛晏曰皇子遣晏來云國相一軍非晚亦到欲請皇帝出城會盟侍等曰兩國義均骨肉與二帥相見固無害但事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傳城下豈容車駕出郊晏頗以為然及引見晏執禮甚恭奏對亦甚婉上大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既去數日黏罕軍果至青城遣蕭慶等四人來復令侍世賞館伴次日引見慶等力陳本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一

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交今雖畫河為界元帥必欲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至都堂復申前說何桌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元方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况今兵火在外豈容輒出此事實難相從慶等退至驛受書去又數日復齎書來堅請出城會盟不然則圍城之師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侍等皆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迺遣李處權吳德冲報謝不得見黏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慶計議 閏月乙巳慶等復來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要僕射何桌議事桌色變上亦不許諭使人曰待遣馮澥曹輔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鄴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太子方數

歲如何到得軍前撒離母曰此事尚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得親王二人亦可上曰待遣近上皇屬二人慶留四日乃受書去明日朝廷遣澥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誦代親王出使至軍前黏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 乙卯劉晏再入城謂侍等曰兵已登城如杆禦得住即極力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悉心保全宗社今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次日入見具陳韓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末帶退至都堂大臣猶不肯遣親王侍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雪大作晡後聞驛門外大擾聞者報賊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回少頃都人競趨驛擒晏等備之 丁巳先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三

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及城陷二帥令若水歸報趣何桌來議事若水入城見上曰二帥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桌及濟王相為請命使午後桌相同回同金人使人來議和御史中丞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 戊午上御宣德門故守禦官吏軍民之罪侍宣撫諭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何桌鄴王相詣軍前請和二帥謂桌檜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桌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自己知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于陰雪中有雪然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己未何桌再

往軍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無致驚疑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何桌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從上過南薰門有一人自稱統軍厲聲云奏知皇帝得皇帝親出其事甚好但安聖心上望齊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中金人邀請乘馬而入上不聽二帥相見上與語唯粘罕應答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雪中以候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 癸亥

車駕自青城回父老夾道三呼拜于路側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金人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練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群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十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又索京城驛馬詔除現任職事官留馬一疋外並限三日赴開封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疋悉歸之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寇騎充斥攝大名尹張從誥王移行府以河水方堅自相至大名雖

涉河而地望不遠密通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金人遣使者致書且傳二帥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往先是輔回稱不知康王所在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粘罕亦遣珍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賀 壬辰金人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金人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激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桌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粘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其主徽號請

再幸營金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金人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傳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國傳仍為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東以下皆從至晚遣王孝錫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詔令王若冲帥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閩門宣讀舍人符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略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欲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若此痛若碎首 辛丑車駕在青城

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
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
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鼎執
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倚中書舍
人孫觀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勛太常少卿汪濂皆分居青
城齊宮初上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
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
而來索不已于是增侍從即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
搜掘咸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擾之家 丙午太學徐
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
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是日通奉大夫劉

上皇帝本末卷十九

五

給死於金營 已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
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 庚戌大風雨
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
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
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
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
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
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
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
道釋經板并館閣圖籍納金營 丁巳太學諸生為書欲
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

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 乙
丑都人傳聞擊鼓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
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
孟子著周禮義內侍藍忤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藏金
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
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斫取內侍鄧
珪及教坊諸工所窖于是開封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
大恐 丙寅金兵整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道王孝竭入
京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
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
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升莫倚自金營持

上皇帝本末卷十九

六

文書至今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
冊命仍遣太上皇帝出城孫傳等請詔號絕即以狀態請
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二帥以非其主本意却之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鄂王以下三十餘
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
封尹捕斬為首者一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人令
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侍
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
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劫禁中所為及升選上皇并取
諸王孫傳欲匿不遣示以鄧述與管官問者所供名字
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

之軍中用事云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升傳來督魯不已傳言於衆曰上蒙塵托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瓊慮變生以危言警衛士然後蓋兵擁衛以出于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開傳金中已定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通自外至或問以敵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孫傳張叔夜 壬申取傳及叔夜往軍中 二月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省士庶僧道赴棗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王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吳升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 甲戌升儔齋金牒擬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爲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

何鼎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並取家屬 戊寅金人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日大元帥府撤諸路云賊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械登城之寇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欲我師觀其形勢敵自說謀宜加意往探如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審觀形勢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待重母致候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敗盟之聲 庚辰康王如濟州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足納軍前康王次濟州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其節 乙酉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尚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緡何有哉願誠亡以塞責二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二帥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殺之泉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

索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
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中時入城邦
昌與百官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瑋即
入慈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
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
門畔為昏曉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恟導至宣德門西閣下
馬入幕次復恟金人持御衣繼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
至御街褥位望全國拜舞跪受冊畧曰咨爾張邦昌宜即
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纓遠以訖金人揖上
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
文德殿前進却鞞弗御步陞殿于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

九

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傳云本為
止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態奏復傳旨云如不
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
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開倚也 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
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瑋也遂皆擢用 乙巳邦昌往青
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
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
存留樓櫓其四乞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
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
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觀張徽譚世
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

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
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性
何稟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
不違回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勳孫
觀汪藻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
入齋到金人書云自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
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
科括之急且重困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 丁巳
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
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軍
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軒高不軍護送由滑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

十

路進發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尚書鄧懋提舉修繕
是日交割外城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偽置
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
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金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
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倚 夏四月庚
申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行皇后皇太子偕行結罕軍
護送由鄭州路進發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
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
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猶
多踐之如糞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五十

欽宗皇帝

高宗渡江

靖康元年十二月壬戌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見上 二年四月庚申朔車駕北狩 辛酉金營始空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潛善遣探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偽詔邦昌偽赦迎立太后

書各一紙康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僚屬呼問之恸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駐軍謀渡江左蠡重先鋒至山口三軍籍籍乃不果行王揮淚大恸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請曰此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速擊歸路於是布檄并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 癸亥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梁揚祖黃潛厚等率文武官吏勸進康王涕泣不受日與二三幕屬共圖北征群僚同請王固辭南仲等又言曰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群心惶惶不早圖之後時有悔顧以宗廟社稷為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四海生靈延頸以望王復流涕不受諸路帥臣監司郡守推戴表無虛日南仲伯彥等再言曰二聖北狩大王徑欲北征奉迎鑿與孝悌之誠足以昭假神明何舉不利然異姓僭竊奸雄睥睨群起並爭邦昌身為宰相受國大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一

恩大王早為計彼必拱手聽命倘或後時久假不歸矣王不納 甲子迎元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等齋咨日至大元帥府書至於王詢師愈等所以來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焘等未回聞有元帥府探兵入城固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焘及

興齋偽尚書省劉子至云四月二日奉面旨差往濟鄆等處訪尋康王所在仰運處州郡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尚書省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雍李曰二押字王問二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玉帶帽子王掩泣左右皆流涕即以札子付謹焘等曰曰大元帥府今差使臣潘謹焘李興體問京城訪聞二聖曾幸金營於甚日還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三

有脫金營來者供具不一京城即無報應文字未審今在京係是何人主管事務仰開封府具軍法文狀來向候行遣眾以為得體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勇章淵同齋日稱臣言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所以不死者以口君上之口口口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何嘗侍口王使口離口口口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王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詠拒再三恸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兵南下擄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

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相公必無是心但為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鬧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員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是果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為不然則先次受戮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三

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叛臣也邦昌命一切改正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遺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吾與師此為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庶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滿天乞王正位於濟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從曾密賜馬價珠

子合及王密啟欲決河灌敵人語為質驗宣和皇后以金鏤寄王及傅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群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予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鑲題以臣邦昌謹封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深拒之 甲戌太后告天下口書曰此以敵國與師都人失守履經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思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蒼弼以臨朝扶九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四

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廢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口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性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年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警而敷天同左袒之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錄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口漸底至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是日大元帥府約束比金兵進詣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迎外敵人先於三月七日押逼宰

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奉寶退避所有八日已後
稱中原音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關官即具
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偽
冒可疑文字並申審以顏岐為參議官滕康周望為紀實
李綱傳檄京師與湖南路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
王之師旬日間集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 乙亥以資政
殿學士路允迪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議大夫范宗尹
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探前路奉迎至大慶殿文武百官
再上表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 戊寅大元帥府命宗
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彥宗為
先鋒統制丁順副之初起前軍統制王徽副之張瓊左軍
統制孔彥威副之張俊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
制劉浩副之花寶後軍統制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
備護衛入應天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鄞延路經畧使張
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為都提舉曹輔路
允迪范宗尹以太后詔旨趣進發 辛巳康王次單州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都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
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啟
中興所有合排辦輿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
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
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驚下承之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

所欲於二十五日起離前去庶仲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
罪其一行事務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
少卿汪藻幹當公事從之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 甲申
康王率 下闕八字 三殿御容口口時口法 下闕十字 百司
庶務其半王時雍徐秉哲是日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
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
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係天元所屬應有宋
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遂燕安托迹琳宮惟務勤於香火棲心道妙口嘗事於朝
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以從
摧難私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庶惟每應政機如負芒
刺第手書之達意慨康國以投誠莫膺歷數之歸深慰宸
區之願臣鄰既往冠蓋相望圭竇既將物儀備設丹悃悉
期于陳露淵聽猶執於譙沖欲報之誠以日為歲今聞涓
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
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離心口恭既安衰老遂諧于素志
五月己丑朔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
聖皇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五十一

西夏紀事本末

三十六卷

光緒乙酉
刻于金陵

西夏紀事本末 序

西夏紀事本末卅六卷烏程張春治先生之所纂也昔洪氏亮浩有西夏國志世罕傳本今先生是書亦闕而不章其何以光盛業昭來許蒙得見遺文滋惜愛焉歲在旃蒙作詔乃屬詞氏俾有傳本客有諗于予曰西夏一隅僻陋在戎無與興衰治亂之故絲歷五代逮宋遼金數服數叛不衷于一撰述之旨又何取焉嗟乎是說也是丹非素洞表遺裏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唐季不綱移于藩鎮鳴張魚爛所在而有大有兼數圻連列郡小亦一成一旅爲國蠹賊楚子觀兵因而問鼎晉侯勒王終以請隨其甚者夜郎自大帝號竊娛趙佗越長張黃屋以居尊劉淵晉俘下青衣而肆虐西夏自珍逆巢用光王室李從曠之守岐隴壘土本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盛而奉正朔斥僞命終唐之世未嘗卷甲西來稱戈東向其當紀者一也十國鼎峙非中夏有瓜剖豆分改

序

元者七承叔列之世家任臣編之別史雖閩之殘賊南漢之荒淫亦幾幾塵彼竹素垢我宸筆而一繼體之長一通使之介有舉必書無微不信求之柱下載同闕文之史采之輯次刪異逸詩之篇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繇祚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得國自正其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記載闕如來者何徵其當紀者二也平夏戢戢天之西極河出蒲類山鎮蔥嶺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實沃饒之神泉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邈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都護府弦望孤離矩步備錯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陞中土人士罕能識之譬之休文之志州郡北治皆僞道元之注水經南流或紊今疆戎索于瓜州宏漢京于天水氏落羌落別其部居之殊河南河西稽其幅隕之大上以正樂史太平之記下以補王存元豐之志其當紀者三也李唐旣喪趙宋甫

五三五

興頌印百年之閒四維不張三綱攸斃制度榛莽禮樂灰燼故一行之傳六臣之書一則繫名節于一髮一則藉廉恥為芻狗馮道舊德敘言張其長樂陶穀名士禪詔出于宿成雖習尚之媿薄亦學校之墮弛西夏介在西陲儒術是尙帝我孔子為世權輿養賢務孝漢武博士之員陳經立紀文翁石室之教且法文物于西京潤辭命于東里鼓吹厲世得六義風刺之遺辭算稽疑衍五卜貞悔之武禮失而求諸野西夏有焉其當紀者四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雖以韓范之壯猶狄种之武略亦未拔其一舍收其一乘至是厥後兵制益詳兩鈔在外合一人為雜役六班在內分三番為宿衛撥喜立于左廂撞令居于前幕篝火測候決兵交之善敗擊弦審聲識敵至之疏密故耶律焱舉完顏電發皆與連橫莫為控制若其有覺且以乘之彼王都之貪上谷結

序

二

搆契丹李賓之恡朔方依憑党項以斯方之曾不足喻其當紀者五也凡此五者洵南董之別子班范之支流復何疑于客所云云乎先生是書網羅舊聞蒼粹羣說端委詳明同袁機仲之作義例精密過章茂深之編文質一貫不蹈于空疏衰貶得中不鄰于僭妄此則知幾通識末由吹索毛癢季緒軼才不復持捥利病者矣幕士蔣君房守寫本合肥譚尹力任校讐於是舊學之劬書乙庫之隊簡足以盈輝藝林厠聲筆削僕肄業及之撮其大凡綴諸末簡以釋客難並既後賢有司掌錄願附五代纂誤之餘竝世編摩竊比三史拾遺之末云爾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 南書房翰林安徽督學使高嘉定徐卞敘

西夏紀事本末目

卷首上

年表

卷首下

西夏堡寨 附圖

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

卷一

得姓始末

卷二

夏臺復入

卷三

統萬墮城

目

卷四

烏白失期

卷五

靈州失陷

卷六

六谷殲渠

卷七

西平就撫

卷八

青堂構怨

卷九

華州二賊

卷十

元昊僭逆

卷十一

三州之鯁

卷十二

龍圖招諭

卷十三

好水之敗

卷十四

渭川之變

卷十五

二廂被開

卷十六

曩霄受款

卷十七

甯令弒逆

卷十八

南壁債軍

卷十九

蕭惠再敗

卷二十

諒祚淫狡

卷二十一

大順受創

目

二

卷二十二

梁氏擅政

卷二十三

綏城易砦

卷二十四

五道西征

卷二十五

永樂失事

卷二十六

四砦之還

卷二十七

平夏初城

卷二十八

契丹婚媾

卷二十九

遼人救援

卷三十

二蔡構釁

卷三十一

橫山進築

卷三十二

武朔來歸

卷三十三

世輔南還

目

三

卷三十四

得敬亂邦

卷三十五

安全廢立

卷三十六

夾攻覆亡

目

四

西夏紀事年表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紀年未

西夏

遼金元

庚申太祖建隆元年

遼穆宗應曆十年

辛酉

壬戌

癸亥改元乾德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卷首上

徽嗣

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十二月以子克

戊辰改元開寶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丁丑 年十二月改

遼景宗保寧元年

戊寅	五月定難節度李克勣卒子繼筠嗣	卷首上	甲申改元雍熙	李繼遷襲據銀州○王
巳卯	七月定難留後李繼筠避改元乾亨卒弟繼捧嗣	二	乙酉	李繼遷襲據銀州○王
庚辰			丙戌	洗擊走李繼遷銀夏靈州蕃內附
辛巳			丁亥	命李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壬午	六月夏州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符四州其弟繼遷叛走入地斤澤西夏之禍始		戊子改元端拱	契丹以女歸李繼遷
癸未	遼聖宗統和元年復稱契丹		己丑	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庚寅改元淳化	

辛卯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叛降契丹	卷首上	辛丑	五月趙保吉死子德明嗣 <small>此從遼史較宋史先一年</small>
壬辰			壬寅	趙德明歸款以為定難節度使
癸巳			癸卯	
甲午			甲辰改元景德	
乙未改元至道			乙巳	
丙申			丙午	
丁酉			丁未	
戊戌真宗咸平元年			戊申改元大中祥符	
己亥			己酉	
庚子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卷首上											
契丹改元開泰											
契丹改元太平											
四											
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六月改											
契丹改元重熙											
夏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契丹改元重熙稱顯道元年											
壬申改元明道											
癸亥仁宗天聖元年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卷首上								
夏景宗元昊開運元年								
又改廣運元年 <small>宋史傳亦作</small> 廣明〇元昊反寇環慶〇元昊進壽州母衛慕氏								
夏改大慶或在此年								
夏改元大慶								
夏改天授禮法延祚或在此年								
元天授禮法延祚更名曩霄								
為鄜延環慶安撫使								
元昊遣使告宋即位宋青擊敗之								
削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〇元昊陷塞門諸砦〇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韓琦安撫陝西								
琦薦范仲淹知承興軍〇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〇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辛巳改元慶曆〇貶韓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								
琦知秦州〇范								
五								

壬午	仲淹坐與元昊 通書貶知耀州 ○分秦鳳涇原 環慶鄜延爲四 路以韓琦王沿 范仲淹龐籍兼 經略安撫使
癸未	元昊上書請和
甲申	范仲淹宣撫陝西冊元昊爲夏國王
乙酉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
丙戌	
丁亥	
戊子	元昊被弒子諒祚嗣
己丑	夏毅宗諒祚延嗣寧國元年
庚寅	夏改元天祐垂聖○夏復臣於契丹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夏改元福聖承道

卷首上

六

乙未	契丹道宗清寧元年八月改
丙申	改元嘉祐
丁酉	夏改元禪都
戊戌	
己亥	
庚子	諒祚上宋書自言慕中國衣冠
辛丑	
壬寅	夏改元拱化
癸卯	夏改拱化或在此年
甲辰	英宗治平元年
乙巳	契丹改元咸雍
丙午	夏人寇慶州又寇大順契丹復國號爲遼
丁未	諒祚卒子秉常立
戊申	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己酉	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庚戌	夏改天賜禮盛國慶或在此年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夏改元大安
乙卯	遼改元大康

卷首上

七

丙辰	丁巳	戊午改元元豐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卷首上									
八									
遼改元大安									
夏改元大安或在此年									
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夏人入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人									
夏秉常大舉入寇									
夏改元天安禮定○秉常卒子乾順嗣									
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春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畀之									
夏改元天祐民安									
丙寅哲宗元祐元年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甲戌改元紹聖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改元元符	己卯	庚辰	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壬午改元崇寧	癸未	甲申
卷首上										
九										
遼改元壽昌										
遼天祚帝乾統元年改二月										
復寇涇原宋師取銀州										
夏改元貞觀										
夏改元永安										
乾順納款于宋										
夏人圍丁星原										
戊子宦者童貫復洮州										
加司空										
辛卯改元政和										
遼改元天慶										
甲午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未	夏改元雍寧 <small>亦作永寧</small>	金太祖收國元年
丙申		
丁酉	戊戌改元重和。遣馬童貫出師收割牛城敗。政浮海使金約。大將劉法戰沒。夾攻遼。	金太祖改元天輔
己亥	改元宣和	遼改元保大
庚子	夏改元元德	金克遼天祚出奔
辛丑		○遼耶律濟建
壬寅		福元年。○北遼
癸卯		德興元年
甲辰	夏稱藩於金	金太宗天會元年
乙巳	十二月傳位于太子桓	八月。○遼天祚改。奔夏。○北遼天復元年
丙午	欽宗靖康元年。夏人知宋有金難遂犯	遼天祚復東渡河
丁未	二月徽宗欽宗北。夏改元正德。去。高宗建炎	天祚為金人所獲。遼亡

西夏紀事本末 卷首上

戊申	元年 <small>五月改</small>	
己酉		
庚戌	辛亥改元紹興	
辛子		
壬丑		
癸丑		
甲寅	夏改元大德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 <small>正月立不改元</small>
乙卯	徽宗崩於金	
丙辰		
丁巳		
戊午		金改元天眷
己未	乾順卒子仁孝嗣	
庚申	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金改元皇統
辛酉		
壬戌	夏改元人慶 <small>或在此年</small>	
癸亥	夏改元人慶	
甲子		
乙丑		
丙寅	夏改元天盛	金及蒙古和
丁卯		
戊辰	夏改元天盛 <small>或在此年</small>	金海陵王天德元
己巳		

五四三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p>丙子 欽宗崩于金</p>									
<p>年十二 月改</p>									
<p>金遷都于燕改元 貞元</p>									
<p>金改元正隆</p>									
<p>卷首上</p>									
<p>庚辰 辛巳</p>									
<p>壬午六月禪位于太子 存</p>									
<p>癸未孝宗隆興元年</p>									
<p>甲申</p>									
<p>乙酉改元乾道</p>									
<p>丙戌</p>									
<p>丁亥</p>									
<p>戊子</p>									
<p>己丑</p>									
<p>夏改元乾祐 或在此年</p>									
<p>金世宗大定元年 改十月</p>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p>甲午改元滄熙</p>											
<p>夏改乾祐或在此年</p>											
<p>卷首上</p>											
<p>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高宗崩</p>											
<p>戊申</p>											
<p>己酉二月禪位于太子 停</p>											
<p>庚戌光宗紹熙元年</p>											
<p>辛亥</p>											
<p>壬子</p>											
<p>金章宗明昌元年</p>											

癸丑	甲寅六月孝宗崩。光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宗疾太子擴卽位	夏仁孝卒子純祐嗣改夏天慶或在此年	金改元承安
乙卯	寧宗慶元元年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光宗崩		
辛酉	改元嘉泰		金改元泰和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改元開禧		
丙寅		正月夏襄宗安全廢純蒙古太祖元年 祐自立應天元年 夏改應天或在此年	
丁卯			
戊辰	改元嘉定		
己巳		蒙古入靈州夏主李安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全降	
庚午		夏改元皇建	
辛未		夏改皇建或在此年 又改光定亦或在此年 金使人求和于夏	

西夏紀事本末 卷首上

壬申		夏安全卒族子遵頊嗣金改元崇慶 夏改光定或在此年	古蒙古不許
癸酉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金改元至寧。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改	
甲戌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乙亥		夏人取金臨洮	蒙古入金燕京
丙子			
丁丑		蒙古圍興州夏主遵頊出奔	
戊寅			金求和于宋不納
己卯		夏人請會師伐金許之 孟宗政敗金人于棗陽	
庚辰			
辛巳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金改元元光
壬午		夏主遵頊傳位於其子 獻宗德旺乾定元年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癸未			
甲申		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 靈州鹽州	金哀宗正大元年
乙酉	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		夏德旺以憂卒弟子睨	

五四五

丁亥	嗣夏改寶慶 或在於年 夏主觀寶慶元年○蒙 古太祖滅夏○是歲 六月夏亡自元昊至 是一百九十五年		
		卷首上	
		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首上

西夏堡寨 見范文正公集并地圖二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道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卻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砦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卷首下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夾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定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滅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糴住入中白米御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

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閒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修城砦

東關城在岢嵐軍水砦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州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修令人戶耕種住坐續修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

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筆築城在秦州田況嘗請修築公乞依田況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蔣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卻承平南安長宜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

卷首下

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團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

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腳下有好事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

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擊街巷修葺軍營倉房草場解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口七族八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卻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蕃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寬

州城為青澗城

州城為青澗城

州城為青澗城

州城為青澗城

州城為青澗城

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

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敖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

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往鄜城修展城牆高一丈底闊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

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匹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修露圈

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為延州城

云彼中人煙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壕塹

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雇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

卷首下

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八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

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

路壁畫修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

邊寨之閒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

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安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慶

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修築計度到六萬一千

六百五十七工并修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

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

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修築

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

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

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

馬大為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八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

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

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

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訛

平口與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鷄子城公差殿直揚麟興工麟

卷首下

四

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

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修築作一砦計三萬二千餘

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木族

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修

義運鋪在延州康定三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

馬駱駝牛驛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開嘗因朝臣上言誠

廢公嘗與明鑄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腳延路

最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修補二驛每

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

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之閒為義

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葫

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

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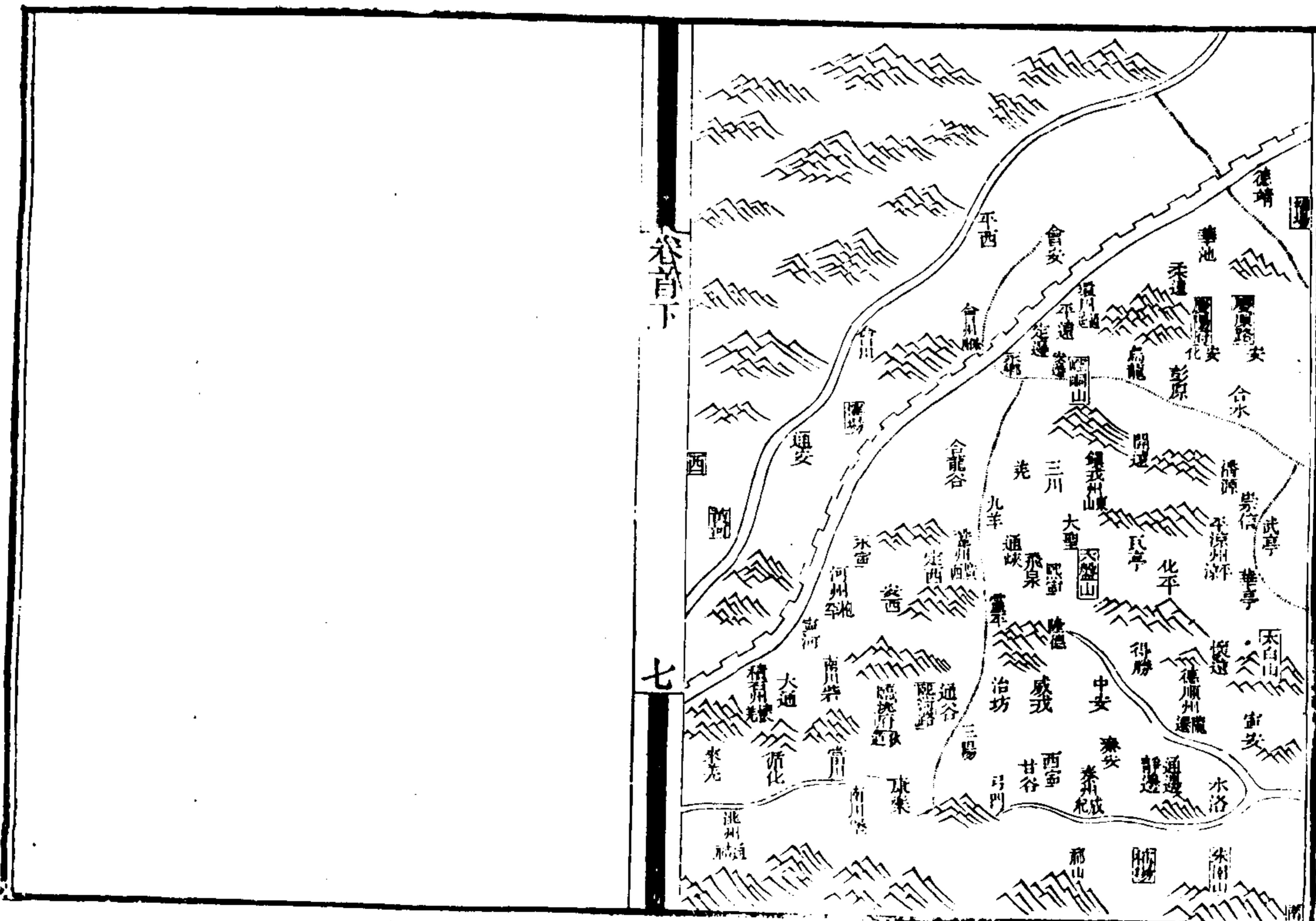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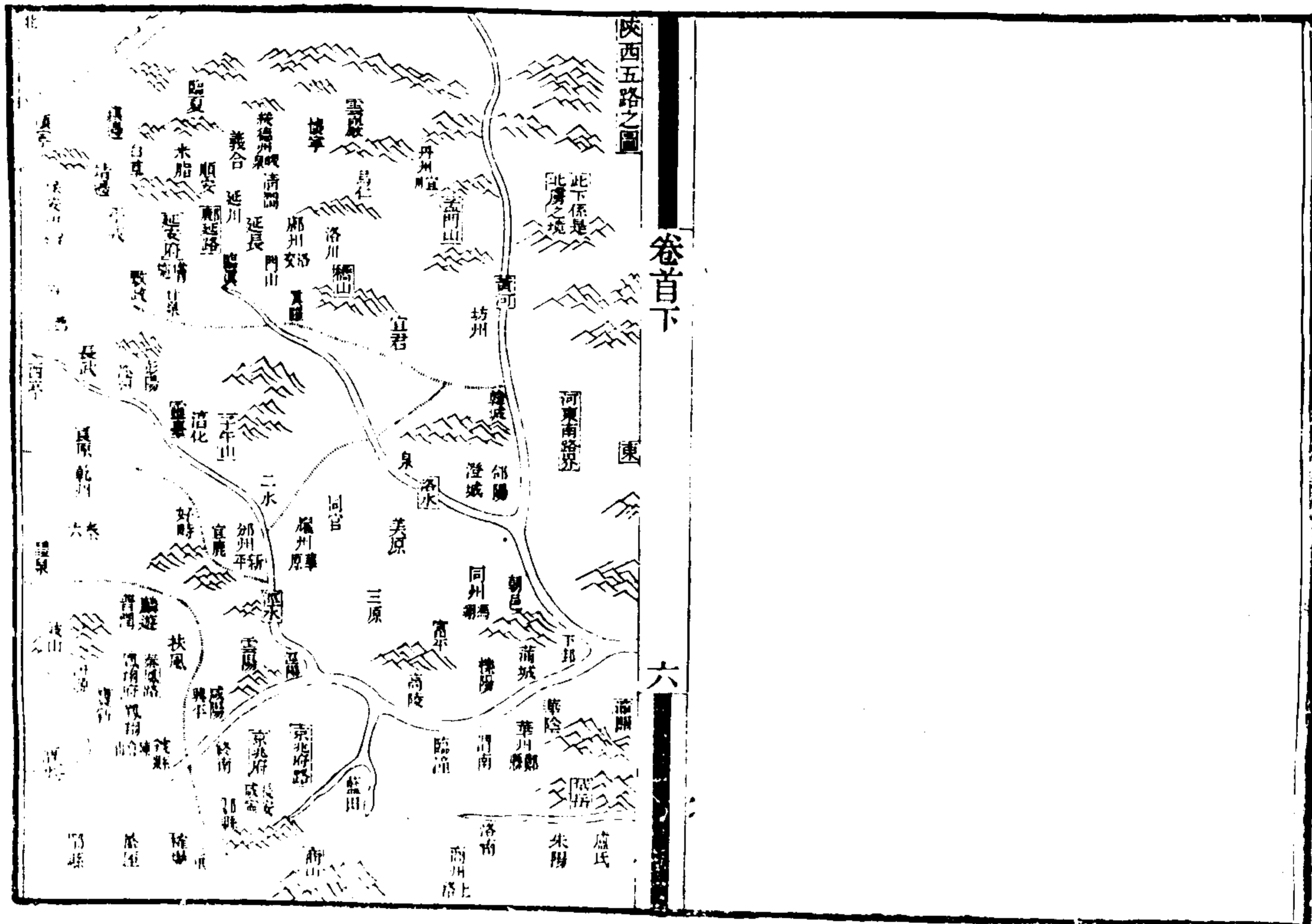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渭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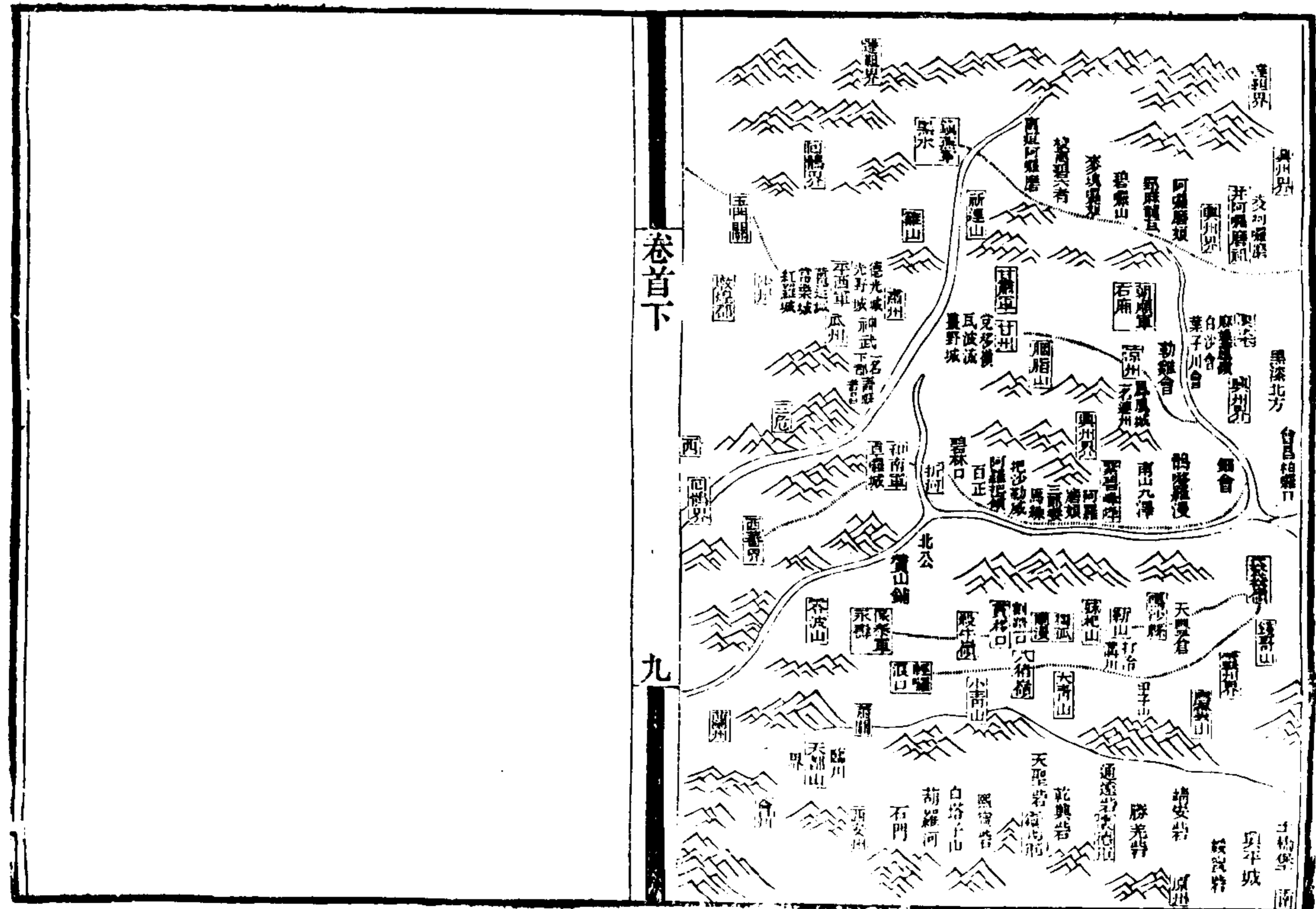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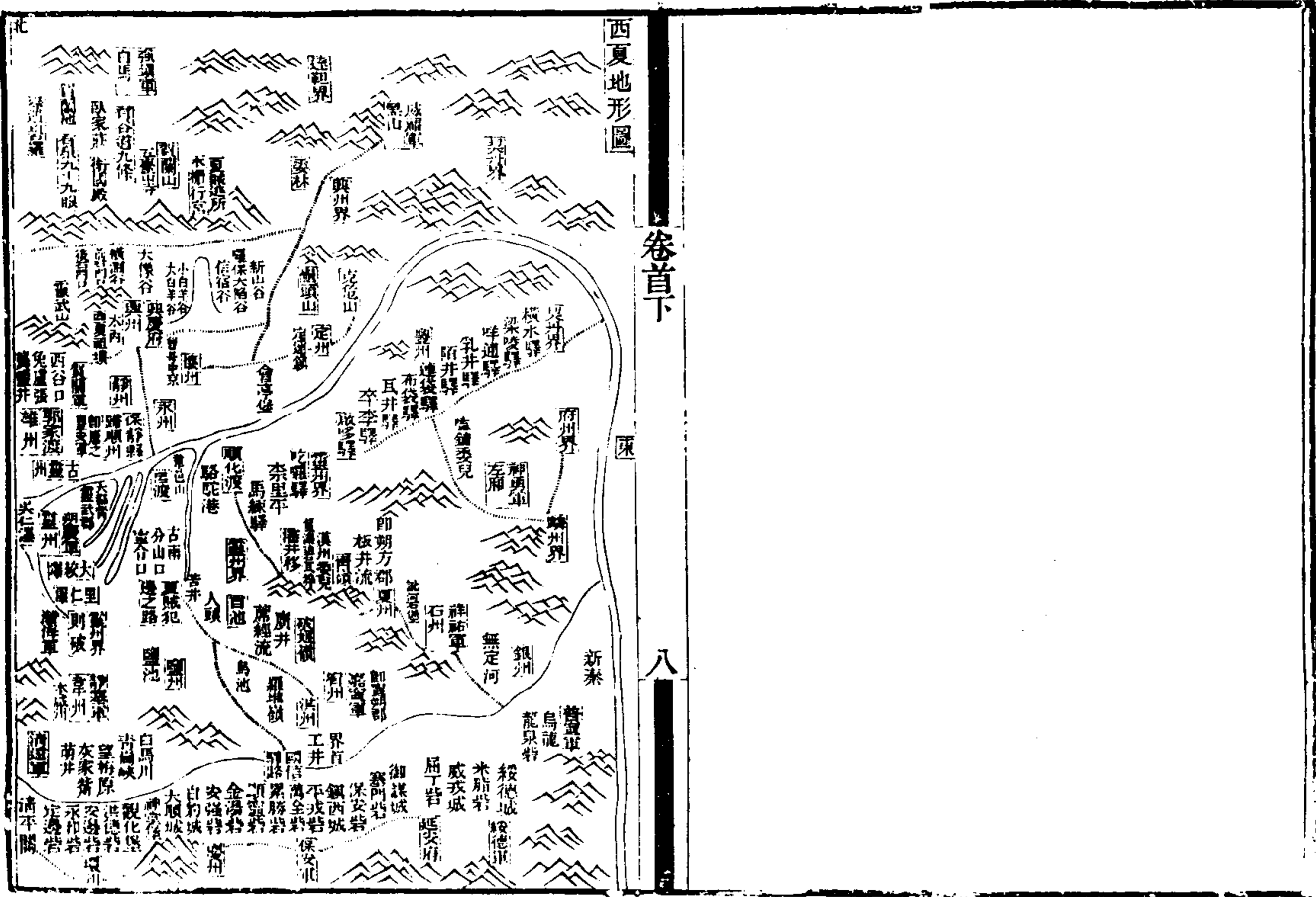
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

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卷首下

五





歷代疆理節略

馬端臨地理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元夏銀州綏德

不領于職方至道二年分天下為十五路五日陝西路府三州

二十五軍四監三西平興國二年分陝西轉運為陝西河北陝

五年靈州清熙寧始務闢國未及改元種諤先取綏州韓絳繼

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城熊本取南平

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

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當時王安石議曰吾

將欲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

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

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州安西

會靈金地城九以及金湯白豹會川等處也寨二十八

平戎珍羌暖泉米脂克戎安疆橫山綏遠靈羌靈平高平與夫

新泉靈羌通峽天都臨羌定龍谷大和通秦靈河關川靈遠神

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

稍舒民力崇靈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訖于重和既立靖夏

原制戎延制羌西三城雖夏人寢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

北事踵起宣和五年十一月初金人納夏羌之請割拓拔故

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與我至是夏人舉兵侵

朔武地界譚稹禦之不退

遼神冊元年征党項諸部俘戶甚眾五年征党項俘獲二千六

百口攻天德軍拔十有二冊徙其民天贊三年西征党項等

國俘獲不德光立東朝高麗西朝夏國

金之壤地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大曠謀克地為邊在

旋入秦州婆羅火所後界壕而西經臨黃金山跨慶桓撫昌淨

卷首下

西夏紀事本末 卷首下

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茂州及米脂

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

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

職方表

陝西關內道沿革

屬州

屬縣

衛所

西安府

宋永興元安商州

長安

東至山西蒲

西元改奉元同州

咸陽

百五十里

華州

藍田

北至延安府

耀州

高陵

宜君縣界三

乾州

涇陽

武功

整屋

永壽

富平

醴陵

渭南

三原

鳳翔府

宋秦鳳路

隴州

麟遊

鳳翔所

鎮羌所

陝西關西道

宋涇原

固原州

平涼

涇州

鎮原

涼郡

靈臺

靜靈州

順軍

莊浪

卷首下

陝西隴右道	中興	置興義府改	靈州李德明	州宋興州又	都此魏唐夏	夏赫連勃勃	秦漢朔方晉	靈夏衛
	隆德	涼州	宋	俱宋	宋興	宋	宋	宋
	環縣	宋又名	環慶路	環縣所	寧州所	寧州	宋	宋
陝西河西道	宋慶陽	鄜州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彭武	鄜州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陝西河西道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陝西隴右道	宋鞏州	秦州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陝西西寧道	宋熙河	蘭州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陝西西寧道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原府

定襄

太原

代州

榆次

五臺

大谷

繁峙

祁縣

崞縣

清源

崞嵐州

徐溝

嵐縣

交城

興縣

文水

保德州

壽陽

孟縣

靜樂

河曲

卷首下

西

西夏紀事本末卷首下

烏程汪曰慎校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得姓始末

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當唐僖宗時遠祖拓跋思恭爲夏州偏將以中和元年與太原節度使鄭從讜討黃巢有功受賜姓曰李又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爲朔方軍節度使分京城四面都統拜夏州節度使世有銀夏綬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州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梁開平三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節度使拜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有李仁福者爲蕃

卷一

部指揮使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四年七月劉知俊攻偏夏州誘沙陁振武大帥周德威涇原帥李繼德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會供奉官張漢攻國禮使杜廷隱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九月夏州圍解仁福奉梁正朔拜節度使中書令封朔方王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三月後唐長興四年三月仁福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齋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州留後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彝超附表奏奉詔除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伏乞更容臣周歲帝遣閤門使蘇繼顏齋詔促彝超赴任而以安從進爲夏州節度使

命師進攻夏州州城即赫連勃勃故城父老傳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為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党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班師十月已巳進馬五十匹清泰二年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周太祖時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冊府元龜一百廿九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以定難軍節度夏綏銀宥觀察使檢校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李彝殷封西平王世宗加太保恭帝加太傅顯德二年以折德展為永安軍節度使永安故府州也彝興既與折德展同為節度使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已並為藩鎮乃掘塞道路阻給使臣帝因問

卷一

二

宰臣如何宰臣以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卹府州甚為福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帝曰德展之數年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傳易資貨悉在中原儻與阻絕何能為者乃命使齎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彝興果俯伏聽命

宋太祖建隆元年遼之應祿十年也加彝興太尉春三月初北漢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承鈞引眾去彝興即彝殷避宣祖諱改為興

鑑案冊府元龜三百八十九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凝言於帝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据此則又當以彝超繼彝殷未知孰是

孰是

二年夏四月以彰武節度使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三年夏四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對彝興腰腹頗大如合抱之木帝曰汝帥真福人即遣使齎帶賜之彝興感服

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

五年秋九月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克叡權知州事 冬十二月戊辰以權知夏州克叡為定難節度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壬寅定難軍節度使李克叡卒贈侍中以其子繼筠襲位帝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

卷一

三

四年春三月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秋七月戊子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初為牙內指揮至是嗣繼筠為留後

七年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所領銀夏綏宥之地凡州四縣入六月乙亥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齋甚厚繼捧自陳其國諸父兄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中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諸親赴闕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入朝其族弟繼遷留銀州年十七勇悍有智謀開寶七年曾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不樂內徙間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

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 冬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閏十二月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靈州來貢馬牛各二距之

雍熙元年春三月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齋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壬申帝幸含芳苑宴射時劉繼元李繼捧皆侍坐 秋九月知夏州尹憲與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選精騎夜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及牛羊萬計而還於是賜李繼

卷一

四

捧國姓趙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有綏靜五州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爲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其實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因氏西河郡太夫人

冊府元龜一百六十六 後唐明帝大成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

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超擅稱留後詔邠州藥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勅書曉諭夏綏銀宥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藩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闔遠鎮塞垣咸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

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剿凶徒或遙尊聖主夙夜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眇躬益全大節協和羣虜惠養蒸民致朕端拱無爲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遠肅邇安委仗方深凋殞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于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啟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節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揮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竝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

卷一

五

舊勾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先必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暉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來朝從暉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弟竝建節麾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罔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良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暉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

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
開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
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十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
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
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捨更慮孤恩之輩
樂禍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卻謀相害自要
功勳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眾無聽邪說有落姦機宜
布丁寧咸令知悉

周太祖廣順三年五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辰上言河東界
偽麟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勅書曰
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
奏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今被部族侵迫乞垂

卷一

六

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聞逆命邊郡無歸值妖孽之脅從致
朝貢之阻絕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
向備觀變通之意特用弘納之仁宜示撫安用獎忠順已指揮
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諭軍民應是
通河東道路口崖晝時遣人守禦不得通人來往

後唐長興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
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
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
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
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
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

諭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
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又九百四 李彝興為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跋崇
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
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尋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
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尙與屠害矧臨之
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卷一

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夏臺復入

雍熙元年趙繼捧之言繼遷悔禍也其實繼遷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二年春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窮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葭蘆川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光實有子曰克明尚幼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沒秘不發喪使人傳

卷二

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繼遷既殺光實遂襲據銀州三月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

夏五月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七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撈捕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七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

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山是銀夏麟三州蕃一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四年春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 夏五月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中朝事于繼遷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端拱元年春二月以李繼捧為感德軍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可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任感德節度即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並賜之壬午保忠辭之鎮錫資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送之且謂之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及杲還保忠以土物為贖杲拒而不納 冬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卷二

二年秋九月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淳化元年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二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保忠于夏州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丙午詔曰王者惟赤心以待天監丹書而念舊置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烈之家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旗頌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廉車用綏于夷落爾其體匡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恃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許使之官先是保忠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

攻夏州保忠因奏繼遷誘蕃戎入寇乞濟師禦之乃遣程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聞守素至繼遷恐懼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靈授綏州團練使保忠遣使來獻鶴號海東青太宗詔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鑑按此條見王明清揮塵前錄作三年疑誤九月癸卯王顯徒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閒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坤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仲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然繼遷至是漸大自此傳十二世幾三百載

卷二

三

據夏銀綬宥靜五州緣邊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統萬墮城

清化四年冬閏十月初太宗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烏白池青鹽用困趙保吉因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士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保吉於是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

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左都押衙高文嘔等因眾不樂反攻敗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嘔知州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尙食使尹繼倫為都監及內押班秦翰為監軍以討保吉先是翰嘗使繼遷還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

卷三

一

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故以命之左正言王禹偁上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尙存此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擒又曰此賊通連北敵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尙書宋琪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陟五年西戎事頗熟間知昔李仁福既死彝興擅立詔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儲不繼遷命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失戈甲棄之遂為戎人之利臣聞堂項號為小莽本非勍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迫則窟穴幽遠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候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豫於麟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大約堂項吐蕃風俗相類其

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強壯有爲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搶蹕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五年三月繼隆率兵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爲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支不若先襲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眾寡若先據石堡眾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乙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及卒吏壁于野外乃上言

卷三

二

與保吉解仇怨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怒立遣中使督繼隆先移軍討之及師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被髮騎駿馬走還城僅以身免城中資財器用保吉復悉奪之初保忠遣其指揮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問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至是保忠還光嗣執之幽於別室王師之次延州者秦翰慮保忠遁逸卽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當出別室郊迎丁丑開門納我師翰與保忠因並驅而出遂執保忠繼隆入夏州繼車送保忠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去先是諱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兒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重

未易輕舉也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所謂囉瓦城是也 夏四月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高文旺爲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遷民于銀綬閒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之萬世之利也已西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于綬銀等處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王師之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

卷三

三

旣禽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牛羊萬計五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河西行營送保忠至闕下白衫紗帽符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命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景德元年夏六月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

西夏紀事本末卷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烏白失期

淳化五年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初轉運使鄭仁寶議禁鹽池困繼遷關隴民至無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至是以金帛誘繼遷酋長鬼囉鬼悉使圖繼遷而許以刺史鬼囉鬼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太宗雖怒答詔因稱之八月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為當 冬十一月復命保吉為銀州觀察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藁馳其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已臨民務推舍垢

卷四

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偏城池虔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于斯料卿所為良切興歎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靈保全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愆犯且言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為德以禁暴為心卿倘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悅焉朕不食言爾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質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也繼遷以王禹偁草已詔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已帝令

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遣帝賜繼遷勅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上皆拓兩石弓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繼遷因上表乞禁邊盜掠從之 夏四月壬寅答趙保吉詔曰先勅邊郡各謹封略無敢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並已還卿戎惟貪狼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誅之也六月丙戌遣開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為鄜州節度使將移鎮繼遷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為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秋九月庚午趙保吉寇清遠軍張延敗之詔奪所賜名 冬十二月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退謀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

卷四

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親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強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遣李繼隆等分道討繼遷初洛苑使白守榮自環慶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伏兵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僅以身免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督部署將兵討之五月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度沙磧為虜所抄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聞出兵擊賊城卒不破時命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廷臣各述所見利害時上初有

意棄靈州也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帝乃悔之呂端因請發兵由麟府廊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卽部分諸將復命繼遷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錦州刺史張守恩出麟州五道進討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略旣而直趨平安保安軍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準出呂端問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陛下以爲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卽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而沛公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

卷四

三

願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今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結怨仇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于延州令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帝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端策是時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災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 秋八月李繼隆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忽中變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道紆欲自清岡峽直入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比瑩至繼隆已與丁罕慶州路兵先發行數十日不見虜乃引還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禽二千餘

人賊首李繼遷遁去蓋繼隆丁罕旣不與賊遇張守恩亦見虜不擊獨廷召與超至烏白池與賊遇小大數十戰雖頓克捷繼遷遁走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焉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轉戰三日敵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德用貌魁偉而黑人號黑王相西人兒帝卽呼黑大王以懼之先是上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其運糧靈州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爲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待之故每戰皆捷時方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糧餉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極言餼糧乏絕力用殫窮

卷四

四

三年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 冬十月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請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巋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子餘矣守安可復得耶此之失策雖悔何及至是繼遷遣使脩貢求備邊任眞宗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加定難軍節度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有靜五州蓋用王禹偁策也時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于太宗因進詞曰天無私覆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彝倫仗順者享其高位銀州管内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趙保吉天寶

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眾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續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上甚悅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保吉甲寅張浦遣還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田錫上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三月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卷四

五

西夏紀事本末卷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靈州失陷

真宗咸平四年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承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穀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貸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眾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

卷五

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貸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眾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

6 又三

便則勳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跡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眾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置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靈無賤乎以滅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

卷五

二

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眾矣帝不能決九月庚寅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都部署曹瑑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冬十二月時靈州孤危丁卯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初上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右僕射張齊賢經略陝西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為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遙輸送甚易又守

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欲其奮不顧身令出維行不可得也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又極言靈州不可棄朝廷禁青鹽甚為允愜斯誠固圍之良策也至是乃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以鄭仁寶為隨軍轉運使繼遷攻圍麟州仁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閏月寬綵坐法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帝閱而釋之閏月丙戌詔築綏州城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級降千人二月己丑以王漢忠為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為鈐轄三月丁酉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先是靈州知州內客首使順州團練使裴濟謀集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至是彼聞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為西平

卷五

三

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己酉以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為應援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夏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繼遷率眾二萬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之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壬辰帝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 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西夏紀事本末卷五

西夏紀事本末卷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六谷殲渠

咸平四年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秋九月授潘羅支
勒改巴官西涼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繼遷

五年春三月繼遷陷靈州

六年春二月六谷酋長潘羅支蕃官來貢庚辰以六谷酋長潘羅
支為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
遷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因言蕃部中族
盛兵眾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帝以問宰相皆曰潘羅支
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
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並以旁泥埋為鄯州防

卷六

一

禦使俾特角攻討潘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
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
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三月辛卯綏州
東山蕃部軍使拽日等內屬 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若蕃將慶
香擊走之因以慶香等領刺史五月李繼遷攻西蕃于時繼遷虐
用其眾下多怨 冬十二月甲子繼遷陷西河取西涼府守臣丁
惟清死之于是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潘羅支
遂集六谷蕃部及者龍今作結隆族合擊之乘其將歸要而擊之繼遷
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丁巳卒於靈州境上之三十九井子
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
閣門使丁振弔慰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
降詔無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初太宗之時曹瑋知鎮戎軍

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
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
不應戎人問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
止以待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
士馬少選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于是各鼓軍而進
一戰大破其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
貪利以誘之比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
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至是瑋上言
繼遷擅河南要害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
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
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亂必矣既而河西延

卷六

二

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順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徒內屬諸小
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一日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
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景德元年春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
且言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
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鈴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得其報稱未非
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曰近據西路緣
邊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于靈州界云亡相
次鄜延路鈴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
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
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間諜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
二紀之聲教朕為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

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遽云喪逝况早聯宗屬曾列侯
藩自達子間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
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
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 夏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
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
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于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六月己卯賜潘羅
支詔曰渭川引送卿凡邦通支并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
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鬪敵大段殺下蕃賊卻
被賊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并望差築城人給
畚鍤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卻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
馬價乞支絹等事並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苾部

卷六

三

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鬪斯久
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
谷蕃部宜住賀蘭山掩殺賊眾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
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既領師徒
遠平難敵免爲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卽緣地理稍遙月日未
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卽差心腹人走馬齎
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
賊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斲定須兩面救應
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
秋七月李繼遷旣死故黨迷般囑及日通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
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讎會其黨攻者龍潘羅支率百餘騎赴援
將議合擊潘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

弟斯鐸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斯鐸督朔方節度使 冬十月丁
酉追封潘羅支爲武威郡王癸卯與其弟斯鐸督詔曰唯爾之兄
素傾誠保遠茲徂謝彌用盡傷唯爾棣萼聯華金行稟氣長撫西
夏爲吾信臣

卷六

四

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
毀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
齋壇受鉞賜履撫綏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眞王之爵整軍講事彌
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于西夏克壯英猷屬于踐阼
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需泥紵之徽章冠天臺
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爲異數於戲亨嘉之運
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
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
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
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
如故

仁宗天聖三年夏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

卷七

五

死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
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舍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
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勝置于廡下使輅始
出饒館已更赭袍鳴鞭鞞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 秋七月庚子
益屯備內屬諸部諭德明詔曰勅德明近據環慶等路部署鈐轄
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寨已降宣命添
差軍馬往彼撫過去訖事卿世濟勳勤任隆屏翰素傾輸于誠節
用保又於置陞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
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
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矚所深不忘鑒寐
四年春郊祀畢賜西平王趙德明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
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眷惟

邦屏恪稟朝彝爰稽述職之勤是與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
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
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傅尚
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
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
順存誠善濟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
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土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諄威惠以兼資煥
文章而彌辱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并賦之田叶於書社錫雲臺
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實彰寵數於戲歸祭牖以先同姓受福
攸均載刑馬而誓元侯承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略茂遵謹度之經
欽對嘉休慎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
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

卷七

六

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
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三月己亥卿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八年冬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
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
一藏從之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詔轍視朝三日
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
甚厚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西夏紀事本末卷七

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化破洮州木征之弟已種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南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帳

六年燕達爲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囉城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瓊爲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董瓊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卽官爵一隨所欲董瓊拒絕之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董瓊盡心守圍帝知邈川事力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夏五月庚寅以青堂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初命王詔主洮河安撫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

卷八

五

皆接青堂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詔主之詔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堂最大渭原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先致討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詔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旣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帝如其意賜姓包名順因有是命

西夏紀事本末卷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九

華州二賦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卷九

景祐元年秋七月元昊旣僭偽號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其始名不可得而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轉而流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爲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嘗爲縣宰所笞乃與吳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一日張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冒往乃勸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聞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張吳旣至夏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來此飲酒邈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憩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未更名曩霄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卽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夏人以爲謀主凡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韓琦

嘗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到臥內遂塞帷琦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琦復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去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墮姦人計中琦歎非所及延安刺客蓋張元所遣也元嘗以詩干琦琦不納遂投西夏迨王師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舉猶自說兵機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不遜如此當一二人之初入西夏也事聞詔徙其族於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死知州陳希亮上言曰張吳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既而復賜其家錢米以反聞之改隋州以羈縻之二人乃閒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卷九

二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嘗有詩詠雪曰七星一作五仗劍攬天池一作決雲霓倒捲一作直取銀河落地機一作帝畿戰敗一作退玉龍三百一作萬斷一作鱗殘甲一作風卷滿天飛白鷹曰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鸚母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其怪譎皆類是同時姚吳亦有詩嗣宗嘗題崆峒山寺壁山在兩界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述懷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又曰踏破賀蘭石掃除一作空西海塵布衣能效死一作辨可惜作窮鱗韓琦聞之大驚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薦試大理評事蓋自景祐以後羌人叛詔遣士獻方略皆得官或有無名氏題關西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月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

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此殆亦張吳之流歟既而一庸生張某亦堂堂人鬚髯黑面頂青巾衣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衍有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臺之句衍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職去任

嘉祐二年春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始以貢士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自是殿試士遂免黜落

卷九

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元昊僭逆

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惠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性凶鷲猜忿然大略善繪事能創制物始圓面高進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嘗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既長忽引兵襲夜洛隔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遂奪甘州自是益喜戰時天聖六年也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祥符中已嘗追尊其父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既以元昊襲破回鶻遂立為皇太子太子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終無益徒自疲耳吾

卷十

族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德明又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乎曹瑋在定武間其言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後直王諤知河南府瑋以為言至是果驗元昊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

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屢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耶律必為邊患授鄒寧環慶副總管遣中人就賜黃金一器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德明薨延州以間詔報朝三日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癸巳以元昊為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命司封員外郎楊吉為旌節官告使制曰朕土受氏維王所以衰

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于事親恩信長於御眾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捍難于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實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既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國

卷十

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于人設席自尊大吉命徒坐即實位不為屈既而饗吉于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鎗聲吉陰知其必叛還朝祕不敢言元昊既襲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始明號令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至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西夏舊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腓骨卜師謂之厮乱必定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王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閒以奉鬼神不敢居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二辨竹籊竹于

地以求數若撰著然三呪羊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視其五臟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謂之生跋焦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為斯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於罇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為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景祐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府州 夏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

卷十

三

蕃部巡檢嵬通領兵入夏州攻元昊後橋新修諸堡破之是月元昊率萬餘眾寇慶州稱復離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濠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及是帝戒之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宗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冬十月元昊自襲位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詠殺以兵法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擅冠紅裏頂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乃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其冠用金縷帖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衣穿鞞耳

重環紫旋襪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民年十五為丁有二丁者取一為正軍負擔雜使一人為抄四丁為兩抄餘人得射它丁皆習戰鬪正軍馬馳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格抄袋雨氈渾脫鍬鏝箭牌鐵箭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馳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即齋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篝火為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為前鋒用鈞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地本產刀古製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解者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種世衡築青澗城掘地得之以問劉原甫云興州又出良弓每張值數百千邊人嘗買

卷十

四

以獻董貫土產大麥華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苳苳苗小蕪莠席雜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蓀白蒿鹹地松實又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離近稍近弛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嘗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元昊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即以是年改廣運元年母衛慕氏之族人山喜者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閣門祇候王用中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賻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亢聞德明死後元昊喜誅殺其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

章數十上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四求佛經一藏賜之
三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形體方整類
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譯孝經爾雅四子雜字爲蕃語先是
其徒有遇乞者造創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
乃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紀事悉用蕃
書胡禮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

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懷龍皆即舊堡鎮改號爲州改甘州路爲鎮夷郡又立宣化府改
靈州爲翔慶軍又於山丹州置甘肅軍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
爲固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
河是歲始大補僞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廊徐敏宗張文顯輩主
謀議鍾鼎臣典文書成逋克成賞都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

卷十

五

設十六司以總庶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
至臥囉娘山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章
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
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
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
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號
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隊皆選部下驍勇用以自衛
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
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嵬名十沒羅
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而受約
束其左右廂諸酋亦各選精騎爲生剛捉生有野利剛浪崖遇乞
三將尤號爲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

茹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廡舍廟宇覆之以瓦民
居用土止若柵焉架險就中重複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澗亦不
浸潤其梁柱椽題頗甚華麗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
不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識古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輕生重死
任性忘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
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
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
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氊椎牛設祭乃以其草密加纏束然後
擇峻嶺架木爲高丈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
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
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秋九月己酉鄜延路

卷十

六

鈴轄司言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自五臺還
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饜饈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
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
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鈴轄河陽李
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卽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鋼送元昊示
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
怨懼向化之心絕矣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卒已數年矣既殺山遇
遂謀僭號 冬十月甲戌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
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爲天授禮法
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日光聖
皇帝廟號太宗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納旌節敕告
十二月鄜延路鈴轄司言元昊反詔陝西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

處皆禁絕之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二年春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
 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
 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
 舊國拓跋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
 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
 嗣奉世基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以
 端開輒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
 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
 達旦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期山
 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君子是再讓靡遑羣集

卷十

七

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
 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曆運在茲軍民同
 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款
 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歷
 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甲寅元昊使者將歸不肖受詔及
 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
 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旣而邊界傳元昊露布有
 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蓋張元所作也 夏六月削趙元
 昊官爵除去屬籍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郵支自立終
 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于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焉通誼疇
 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
 于稚年傲悖成于壯齒曩者德明卽世西夏控哀朝廷錄守方之

忠憫稱慈之禮拔于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眞王寵視同姓金紫有
 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買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
 固當竭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
 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轍公
 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旣張逆節合舉明刑朕深
 憐舊勳特加涵覆橫遏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
 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
 率配隸攘切塞民騰告文符訛誑區落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
 舉偏師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肆
 狂餘眾何罪況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帳懷忒苟
 戈鋌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
 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

卷十

八

姦兇遂其誑誤儻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
 賞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
 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
 獻者卽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
 推恩時呂許公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
 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
 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間有指斥之言矣元昊爲患
 旣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詐輸歸款
 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秋九月
 鄆州通判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眾皆謂之忽然臣
 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朝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
 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

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
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
測二也西部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
軍次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迫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三
也朝廷累次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
出之後使其帝者之儀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
川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
數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以公卿倚爲謀主五也元
昊援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爲奇首
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于分張六也元昊所遣使者部從
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強辯自高者
謂必不敢加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

卷十

九

少折其謀 冬閏十二月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書納旌節及所
授勅告並所得勅榜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三州之衄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己卯以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爲涇原
秦鳳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
略夏州時元昊反書聞朝廷卽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卽誅滅
吳育獨言不然

二年春三月丙午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
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隨獨曰
此行聞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耶乃召士
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丙寅
知永興軍夏竦諫西鄙事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

卷十一

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置吏謹烽埃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
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
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
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
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
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
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
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
者非良策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
願陛下令諸將虜卽入寇毋得與戰彼旣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
和市可坐待其斃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

屬羌以爲藩籬三詔明斷囉井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皆櫛
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
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
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
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皆以竦爲怯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
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并詔雍所至察
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
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
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
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鄜
延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
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於是旣有敵

卷十一

二

萬人之稱旣而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
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
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
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
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
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
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
者不可勝計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呢
咩歲毛奴尙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
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砦鄜延副部
署祥符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党
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

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
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皆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
雍聞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眞來言
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眞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
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待
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癸酉掩至士彬父子俱被禽士
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
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徒置
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

卷十一

三

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
卒聞鐵壁相公膽墜于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昔元
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
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
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
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
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
後十年乃卒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
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
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
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
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

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遣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方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偽二將唯諾遂下據胡牀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起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陡合蕃兵牆進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

卷十一

四

召還爲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亦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時平地雪深數寸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退之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策馬遁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柵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柵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

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已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爲二遂與元孫被執初郭遵言未識寇淺深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不聽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趣平戰故敗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萬萬無虞范雍嘉其言壯人心亦爲小安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蓋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人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刷之皆火出故易守而難攻也當困急時雍召通判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屢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合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

卷十一

五

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尙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至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初元昊旣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塞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歛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三月閒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旣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賊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

注射之中馬馬跪仆地被殺於是特贈導果州團練使事聞詔殿
中侍御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仍梟首延安城
下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黃德和之誣訪問金明敗卒二人
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焉賊云狗賊我
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元昊既破金明若議修復其城帥臣擁
兵不卽進轉運使明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四月戊
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方俟政延州都監
孟方郎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廷以戰歿並贈官五月乙卯贈金
明都監李士彬暨子懷寶官 秋七月郎延鈐轄張亢上言昨劉
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
開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
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已已降郎延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

卷十一

六

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
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
百餘赴之寨遂陷龐籍劾之故坐貶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
驅逐塞門等若蕃騎出境仍募以前弓箭手給地居之時邊威益
削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朝那平地祇巢密邇回
中川間賊徑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
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
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宵垂蔓以殞心由是
數為言事改換其語以為諱封章傳播漏泄近機為怯懦特甚江
幾難志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虜去家中一白
犬頗馴擾視之曰我問大之白者乃前世為人也能送我歸乎
犬俯仰如聽命即與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
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括異志又曰慶曆中
渭州巡檢張殿直事畢同回家後夫妻朝暮所是時關輔震恐同
食必分三器一以何大俱見陳耀文天中記

州觀察知秦州曹瑛請自關以西籍民為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
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西賊大將剛良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
東彌陀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是卽賊界出鐵製造兵器
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朝議出麟府并石隰州
兵馬與隰州兵馬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十一月張繼勳
破賊於歸孃谷
慶曆二年春蕃部巡檢趙勾明招到賊界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
蕃官共二十三戶皆賞賜冠帶補官
三年春三月邊吏言劉平降元昊尙存朝廷議收其家上以中丞
賈昌朝言事未可知平族獲免
五年夏五月夏人歸石元孫朝議請治其辱國之罪以為當賜死
時賈昌朝在相位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乃編管全州

卷十一

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二

烏程張鑑春

龍圖招諭

康定元年春二月丁亥帝懲三川之敗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范仲淹知永興軍時賊尙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抹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鄣延安幾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離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鬪又以二千人屬盧關巡檢以為三寨之援上嘉納之吳育因錄真宗朝通西域諸蕃并元昊父祖本末上之戊寅王巖罷初天聖中巖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巖見之瑋

卷十二

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巖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樵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至是果驗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召夏守贊王守忠俱還夏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蔡沂等死之乙亥元昊陷安遠寨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強壯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

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仲淹請建鄜城為軍詔以為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蕃漢之民歸業丙寅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丁卯涇原路都監劉繼宋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沒者五千餘人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若于延安城北

卷十二

三十里美領眾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寨二十復故城堡甚眾元昊又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王申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福密出城密部分諸將使王懷政攻其北斷葉西斷神樹觀來路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談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王慶石全攻其南武英入城門關敵福以大將駐于城外策應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獲一酋孛季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使押送慶州配土人為妻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

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互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甘且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水大足吾無困渴之患矣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無不濟者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其餘僧道婦女無不射也其以銀爲的者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則射益工由是人人能射 冬十一月仲淹以葛懷敏出師出歸孃谷與夏人戰敗之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爲龍

卷十二

三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兼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爲深州防禦使十二月乙巳詔涇原鄜延路討元昊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故有是命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萬一有失噬臍何及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傑傲今邊備漸飭至則輒擊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緩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掣旗來歸拓置禦寇莫此之利上亦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

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三權商賈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于朝廷乃自爲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世令終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

卷十二

四

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君之誓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伴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土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

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薨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壽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

卷十二

五

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必有離閒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閒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心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

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多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

卷十二

六

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

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二月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進討敗於好水川奏聞帝震悼 夏四月降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送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間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仰兀書詞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

卷十二

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二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好水之敗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從之既而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知朝廷乃自為書遣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

卷十三

一

昊渠遣眾寇渭州偏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將作監丞耿傳參行營軍事涇原都監桑維翰為先鋒鈐轄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勝虜而仲淹卻以牽制為名止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于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先是韓琦與判官尹洙詣闕獻入攻元昊之計欲自鄜延涇原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呂夷簡居上彌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

市驢乘軍需入關道路曉夜不絕州縣不勝其擾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趨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計事即并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會元昊聞兵折蓋會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福將行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棄馬羊橐駝牛畜令官軍將獲之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而去者追奔逐北惟

卷十三

二

恐後時桑澤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澤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籠絡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匹騎逸去不知其已陷於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故福等輕之明日癸巳福與澤至龍竿城北方遇賊大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澤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澤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傳山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澤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澤肅戰死敵分兵數

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時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以二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閒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

卷十三

三

擊死之虜驚遂引去因改涇原都監至是從福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乃東向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尔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目若電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英又勸傳且歎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也觀亦戒傳少避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韓琦得其書上之事始白傳尹洙友也力薦于琦使預謀議洙乃因眾所歸咎作憫忠辨誣二篇以排之是時關右大震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

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奏聞上震悼皆贈卹有差琦上章自劾乃奪琦一官使權徒知秦州戊戌夏人再寇劉瑤堡未退尹洙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

卷十三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渭川之變

烏程 張鑑春治甫著

慶曆元年韓范既各以事去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曹瑛副之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竦又嘗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併為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有云得夏竦頭者與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拚而已宣播遠近矣竦大慚沮其見輕侮如此初劉石之敗陳瑛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

卷十四

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卻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陣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復自擇偏裨參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璽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探吳抵木窰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眾以出土

皆歎服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 戊午月掩南斗元昊寇麟府二州折繼閣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主侍禁王世宣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率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谷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而麟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按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

卷十四

二

守然其無水如故也至是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於知州苗繼宣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飾俾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乃有泥以護草積是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而去乙未元昊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九月庚戌以張亢爲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旣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

堡下城旁有疏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奮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窺伺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于步馳溝捍寇路然賊自是攻城寇括不已時將校張岳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以鄜延都監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眾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城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

卷十四

三

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俯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賊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

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勝癸酉降并代副署王元鈴轄康德輿榻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但移文轉運副使彥博藉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命知并州楊偕速修復寧遠寨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以援麟州河外始固甲午夏竦陳執中罷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柵柵寨破五龍川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亡去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

卷十四

四

川尾曰橋子谷爲敵出人隘道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取虜所據地築清水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嚮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且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一日擁兵出諸將隨之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

寇盜益少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窟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仲淹在邊以長子純佑爲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時年方冠與諸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仲淹所料事純佑必先知之人或言純佑善能出神凡虜情幾事皆預通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仲淹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純佑之力也自後出神爲人所驚故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年亦甚少

卷十四

五

其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言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緣險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尙臥大驚起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曰今而後惟公所使皆感激心服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遣人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興修橋子谷寨成也 夏五月癸卯朔徙張亢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旣不得抄隨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

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崑以短兵彊弩數千
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爽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
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
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
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朝廷慮遼渝盟徒亢高陽是月范仲淹城
白豹金湯 秋閏九月辛未朔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命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
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
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
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
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
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

卷十四

六

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
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
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
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徒軍新濠外乃議質明
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拒賊歸路
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曹所屠懷
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
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
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
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謀言賊
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將報賊五千
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

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
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
流劉賀率蕃兵鬪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
英等陣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
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
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眾所擁蹂躪幾死輿至
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
刀斧手前鬪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
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大聚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
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
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
竿城往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束馬東南馳二里

卷十四

七

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
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
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
保向家峽皆不赴援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川幅員六七百里焚蕩
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
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犒迎
于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懷敏
敗于渭川敗聲益振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邠延路屯兵六萬八
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事聞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冬十
月贈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官諡忠隱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
人亦並贈官有差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

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
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
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
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可
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
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琦與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
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能輒犯邊境邊境人為之謐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是冬元昊求納款請歲入烏白池青白鹽十萬石售於縣官不許
先是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為領兵授初關右人心搖動及
見仲淹耀兵號令整飭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

城吾屬何憂

卷十四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二廂被開

慶曆元年夏六月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略判官田況上兵策十
四事有曰賊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
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習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
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

三年春正月种世衡已自青澗知環州乃設開始元昊分山界戰
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
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元昊倚為腹心中開劉平石元孫任福葛
懷敏之敗皆二將之策也方种世衡在青澗時即謀有以去之有
悟空寺僧光信者青澗人本姓王落魄耽酒趨勇善射習知虜中

卷十五

一

山川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察其堅樸誘令冠帶
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使為嚮導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
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光信感
恩既深一日世衡忽怒謂光信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
負也拽下械係極楚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光信終不
伏曰光信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
毅然不顧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詞怨望世衡知可任事居半年召
光信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
汝能為卒不言否光信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
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極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詞大抵如
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於尺素且膏以蠟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為若納

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因置書於襖間密縫之告光信非濱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書通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光信受效始及出界卽爲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光信別有書光信佯目左右旣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與光信自所治以歸元昊鎖光信囚于地牢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光信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光信延詰世衡書問所在光信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光信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光信意以爲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光信對如前遂縛光信拷掠干

卷十五

二

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乃命曳出誅之光信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光信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軍中急使人追問之光信具以對乃褫其襖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光信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卽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歸元昊大怒自此奪野利之兵旣又殺之世衡知謀已行因并欲開遇乞遇乞者又嘗爲元昊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會歲除日天都引兵巡邊深涉漢境

白姥乘閒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遇乞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天都世衡因使吃曩竊天都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倡言天都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多迷天都與野利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其文書之於版雜紙幣中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伺有虜至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乃伴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鑪中見祭文已燼尙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天都死天都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至不能軍元昊旣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鑿按此事長編載世衡長子古於皇祐元年請闕訟父功爲屬籍所掩龐因爲沈氏筆談爲正光信後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

卷十五

三

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其爲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上嘗降詔曰邊臣如此朕復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曩霄受款

慶曆元年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 冬十月壬寅張方平疏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為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十二月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

卷十六

人說之彼益偃蹇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亦厭之

二年秋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黃鼠食稼且天大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陰圖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剛浪凌遇乞者三人皆元昊黨有材謀剛浪凌即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閒之會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按東都事與弟旺令鬼名壞臥譽諍三人未知孰是列名為書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欲議罷兵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不若因以為閒使悟空寺僧王光信至野利處語在二廂受閒紀事元昊于是頗疑其臣之貳已乃遣其教練都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至青澗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實便于和世衡以告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于定州于是

籍自青澗召文貴至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贖使還報時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具述籍意乃出王光信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持旺榮等書來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時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為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三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稱于義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

卷十六

二

絕其請既而元昊仍使李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詔籍復許之

三年春正月辛卯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用王堯臣議也初元昊反以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可用者二十餘人皆為名臣癸巳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龐籍因李文貴還答旺榮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廷于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即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勛又致遼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

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元卒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因請詣闕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貶度迄不得其要領二月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勛赴闕乙卯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 夏四月癸卯朝廷以元昊名分未正使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與從勛至夏州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

卷十六

三

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于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資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往議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其不遜如此元昊又語眾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眾 秋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如定聿捨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問朝廷欲以殺中丞任頤

館伴元昊所遣來人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為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會鹽鐵判官任頤為館伴一切折以大義使者詞屈八月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為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冬元昊復遣其臣孫延壽等繼來議和及歲幣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書幣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若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茶青鹽生屬之部更不得侵犯增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其議乃頤所陳者朝廷因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

卷十六

四

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時元昊猶倚契丹邀索亡厭戡至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戡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邪及疆事少寧即還知永興而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夏五月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且上誓表言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係栲栳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蕃漢人戶住坐之處並乞以

蕃漢爲界仍于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領賜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爲好黨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承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于盟府先是韓琦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偽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苻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爲賊謀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人馬精勁習戰鬪與漢

卷十六

五

界相附每入寇必爲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爲三軍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至是諫官余靖亦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不從是月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之戰敗之九月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冬十月庚寅賜西夏詔曰勅省所進誓表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昨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忱覆懇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十二月乙

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爲夏國王更名曩霄其詞曰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於戲昔夏后薄四海建方伯化克又安漢氏載甲令昨萬國德以長楸何則外爲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內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茲錫命是焉稽古咨爾曩霄沈毅而敏靖恭以柔撫爰有眾保于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啟乃邦我國家歲時賚賜使介存恤著在盟府號爲懿勳泊爾承嗣率乃舊服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旨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遜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曩情日月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冊副之印綬今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閻門祇候延

卷十六

六

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爲大夏國王永爲宋藩輔夫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朵殿朝廷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若第不通青鹽子奭既行尋有詔卽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十二月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乃遣子奭遂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置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五年春二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且自是歲以爲常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毋得輒弛邊

備三月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夏四月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常閏五月丙午夏國主遣使謝冊命 秋八月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鄜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育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冬十月辛未始班曆于夏國

六年春正月己丑賜夏國主詔曰向膺典冊昭啟國封方踰歲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爲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肉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

卷十六

七

爲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爲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 夏四月甲戌賜詔曰自膺典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即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來誓詔用以祕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置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 秋九月甲午賜詔曰嚮受冊封備觀誠節心旣傾于忠順誼益保於悠長比閱奏函尙陳置事斯則前皆立制已有定規然其間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今差尙書刑部員外郎張子爽於保安軍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爽往延州與夏國議置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尙所侵耕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

爲界初夏國既獻臥貴龐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靈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戩言沒靈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爽往議之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爽道病故也即以建中管勾鄜延經略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請備之乃命建中築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按東路之衝元昊犯邊以鄜延有備不敢入

建中事見合璧事類作哲宗實錄疑有誤

卷十六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甯令弒逆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曩霄凡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遼太平十一年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駙馬都尉蓋遼真宗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真宗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重熙七年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之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亦但慰問而已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嚒氏五曰索氏或曰曩霄凡七娶而後房所愛者不與焉一日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

卷十七

子阿理謀弒曩霄為臥香乞所沈於河並殺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願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靈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國語謂歡喜為甯令亦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因以名焉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為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者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道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為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藏氏為沒藏訛噉之妹初欲為甯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為新皇后元昊愛之後乃

生諒祚者也甯令哥之母野利氏既怨曩霄之移愛於沒藏而甯令哥亦憤怒諒祚之母之兄沒藏訛噉者亦黠虜因勸甯令哥以弒逆之謀會野利氏欲除沒藏授戈于甯令哥使圖之甯令哥聞入曩霄之室猝與曩霄遇遂刺之不殊刺其鼻而去匿大佐沒藏訛噉家為訛噉仆而梟之明日曩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曩霄既死國人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贈贈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惟荼毒深用割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沒藏氏者既娠而曩霄死乃為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靈令其大首諾伊尙都等與沒藏訛噉議所立

卷十七

沒藏大族也訛噉為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委格靈令沒藏訛噉獨弗許曰委格靈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願也訛噉曰子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沒藏尼為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為諒祚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訛噉所族二月夏遣使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時京西轉運使任頤適奏計京師乃仍命頤為館伴頤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訖還不敢肆命開封府判官曹頤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為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夏

慰奠 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頴等爲冊禮使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時夏人方圍慶陽琳復止詔使於鄜曰敵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卽日迎冊使而慶陽之圍亦解

卷十七

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八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南壁債軍

慶曆二年春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謀興師請豫備因詔北邊戒嚴三月己巳遣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且問興師伐夏之故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做國亦共康黎元之意也 夏六月富弼使遼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弼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

卷十八

一

請和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馳於遼 秋七月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時元昊遣呂你如定至宋講和已有成說矣遼遣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佗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有議冬十月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遼主旣以強盛夸於中國深恥之四年夏四月甲寅遼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及夾山部

落呆兒族八百戶叛附夏國丙辰西南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幹魯母等奏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天德軍遼復命耶律侯哂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五月壬戌朔遼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遼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丙戌元昊始來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先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輸本國何煩遠求契丹六月元昊遣使窺邑改乞援於阻卜今準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窺邑改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將伐元昊 秋七月癸未遣使耶律元衡來告宋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遼使適至帝疑遼與元

卷十八

二

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戊戌以右正言余靖如遼為回謝使致贖禮且觀其誠否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普文人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因留夏國封冊不發是月夏遣使朝於遼八月乙未遼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如遼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之九月壬申遼主乃舉眾西伐自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會大軍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國內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時芻芻以備冬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兵多餓死 冬十月遼興宗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

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又以蕭尤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為十二行紮都監庚寅祭天地丙申獲党項偵人射鬼箭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以古迭為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沒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益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捕乃還營迭里得亦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元昊見契丹兵盛丁酉上表謝罪退師十里己亥元昊遣使如遼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且進方物遼主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逐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遼命革詰其約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時兩甄各據山巖兵相待曩霄親奉卮酒為壽大合樂仍折箭為誓遼主亦賜元昊酒許其自新遣之遼主欲還

卷十八

三

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先是元昊與遼兵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眾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而陣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癸丑遼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磨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遼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人乘之蹂躪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遼師大敗遼主從數騎走後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遼人輒剔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遼主之免也伶官羅六止之曰且觀鼻在否遼主怒以

繫帳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駙馬蕭胡觀以去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遼主懼爲宋所知乃出勝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曰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鴉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恃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歛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自西相繼而至其敗益明十一月辛酉遼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甲子班師十二月遼遣同知點檢司事耶律裏履奉詔索駙馬都尉蕭胡觀于夏三返戊申蕭胡觀自夏歸于遼

卷十八

四

以其前後反覆命遣右夷離畢蕭滴列往覘誠否滴列因爲夏主陳述禍福聽命乃還甲申夏遣使進鵠於遼 夏六月庚辰夏遣使貢于遼 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蕭惠再敗

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也春正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使告哀于遼遼卽遣永興宮使耶律裏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與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二月丙午夏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于遼丁卯鐵不得國使遼乞以本部軍助遼攻夏不許 冬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鐸軫相地鐸軫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卷十九

蕭惠爲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時遼軍分三道惠等所將爲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和克敵魯中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尙未發也已巳以遼師伐夏遣錢明逸致禮且報聘也辛巳夏使貢于遼遼留之不遣 秋七月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爲前鋒蕭迭里得奏軍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埃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遼主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旣而迭里得失利八月辛酉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時耶律鐸軫方奉詔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遼主御戰艦絕河擊敵退因以大捷問遼主遂親賜鐸軫卮酒問其所欲鐸軫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驚力乃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 九月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緣互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
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軍
未立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從阪而下惠與麾下
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眾 冬十月遼北道
行軍招討使都統敵魯古率阻卜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
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烏古
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幹里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
師還信先興宗等皆被責獨以惠子慈氏奴中流矢歿于陣詔釋
其罪贈慈氏奴平章事是歲夏改元延嗣寧國

二年春正月庚子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敵魯古為漆水郡
王其所屬將校阻卜等部長各進爵有差辛丑遼遣使問罪于夏
二月丁亥夏將注普猥貨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

卷十九

二

高家奴及攝西面招討使耶律僕里林牙耶律撻不也與同知金
肅軍事耶律獨懶等破之斬首萬餘級注普猥貨乙靈紀等去殺猥貨乙
靈紀三月戊戌遼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與夏人戰
于河南三角川敗之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
都部署事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癸卯
命西南面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散帥師伐
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案軍邊城以為聲援 夏五月癸
巳遼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蕭奪刺至蕭惠
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
以歸丁酉夏注普降於遼 秋九月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
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于遼始議通使
冬十月辛未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遼因其

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壬子夏國諒祚遣使上表
于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春二月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党項叛
戶 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
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已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
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丙戌遼以所獲夏國王李元昊妻及前後
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來遺
四年冬十月丁亥夏國諒祚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即遣蕭友括
奉詔諭之

五年春三月癸亥夏諒祚以遼賜詔許降遣使謝 秋九月夏及
遼平壬辰夏主遣使進降表于遼甲午遼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
奉詔諭之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卷十九

三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
進馬駝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
夏諒祚遣使如遼求昏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八月己丑遼興宗
祖遣使報哀于夏九月壬午遼遣使賜夏國先帝遺物
嘉祐三年夏五月癸酉夏遣使如遼會葬欽哀太皇太后
八年秋春正月辛未遼禁民鬻銅于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辛巳夏遣使貢于遼
三年春正月契丹始改國號曰大遼
四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十二
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
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夏遣使告哀于遼遼亦遣人弔祭

卷十九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九

西夏紀事本末 卷二〇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諒祚淫狡

元昊既薨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冊夏國主諒祚文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惇懿維撫有眾保于西蓋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于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祿稟齡不永殂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昨國委贄而勤王啟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尙書戶部員外郎任顯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非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慎歟是時諒祚生三月矣諸將未和日與遼構釁

卷二十

一

皇祐元年春正月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匹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嘉祐元年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沒藏氏之喪初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掌出納寶保細乞多已嘗嘗侍曩霄及沒藏氏于佛舍故出入無所聞沒藏氏既通于李守貴又通于寶保細乞多已守貴憤怒殺寶保細乞多已及沒藏氏諒祚母族訛唯乃族殺守貴獨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朝以諒祚母喪故也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詔詔曰詔

六〇一

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此歐陽修詞也

二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于白草平為候望曾經略使龐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遂為所襲恩眾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夔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秋七月壬辰麟州武戡除

卷二十一

二

名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陽而棄軍先入城也 冬十二月賜夏國主詔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闋充庭之資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是歲夏改元禪都

三年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所省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四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奉來祕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關至特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

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四年十二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有曰王正首歲皇麻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六年冬十一月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訛訛專且通訛訛之子妻梁氏訛訛患之梁氏密告訛訛將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於訛訛然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訛訛諒祚乃與漫咩等舉兵誅訛訛滅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己因以為妻諒祚性狂悖無常好為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至是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接待朝廷使人許之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

卷二十一

三

軒檻危儻不重修誠為慢易于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為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贖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舊詔

七年春正月夏國主遣賀正旦使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樞銘斯允中來進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爰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衷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鬼名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珊瑚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

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夏四月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恚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嗚嘶囉有少子董瓊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姻旣而復與契丹絕諒祚知其隙舉兵擊之戰于青唐敗還 諒祚求尙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又乞買物件 孔氏談苑蘇漢卿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幘頭四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幘頭帽子并紅鞵腰帶及紅鞵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問事具悉善纂前修逃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體乃馳誠勤于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睠私已令管勾都亭

卷二十

四

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六月卿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秦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生辰禮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白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

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四匹續具進止以問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釋理於祕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關給付

八年春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辰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詎

卷二十

五

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卽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三月帝崩夏四月遣使告哀于夏國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又乞工匠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蕃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倚庶匠以問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來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 秋七月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人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曼降禍萬國鐘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于永慕事或異于舊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與錯之

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
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
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 是歲夏改
元拱化

卷二十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大順受創

嘉祐八年春三月英宗即位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
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
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詬于
押伴張觀詔令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
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
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
沮服

卷二十一

一

問各許歲一乘駟奏事前世以宦人預邊事而將帥不盡其用及
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諫官御史傅堯俞趙瞻言不便後卒罷之
秋九月庚午賜諭夏國主精擇使人不令妄舉詔曰朕嗣守丕
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
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來將命之使不體朝廷之
意因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
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
宜一介于是開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
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
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引使
臣等亦已嚴行戒飭苟有違越必實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
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閒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是秋

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司馬光言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王臨辭自訴于朝朝廷不以爲意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脇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無乃非文王懷德畏力之意乎

二年春正月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質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詞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侵擾曰朕紹承丕命撫育多方念遐邇之所懷唯恩信之是篤迺顧涇秦之道適當蕃塞之交謹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積有歲年不圖非意之閒忽此無名之舉侵掠堡障蕩焚糧資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體此雖馳於詔命

卷二十一

復尙滯於使人泊觀奏陳尤異聞聽況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臨共固山河之界今輕渝舊約規肆末圖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後儻未思於遠略終曷釋於疑懷交兵殘民朕豈樂此其涇原秦鳳路一帶熟戶及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詔自今不可更行侵擾所掠過生口並須發遣各還住坐其孳畜等亦各令歸戶下庶二邊之俗得遂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歟諒祚終弗聽 冬十月二日賜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戰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豈欲與眾興勞爲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元禁之士田或禁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

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合容之體今復大驅兵眾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隳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凜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懲今特遣齎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聞奏十一月甲辰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來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人內地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

卷二十一

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職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熟戶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擅帽以督戰挺先遣強弩八列於濠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挺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荔原堡遣中使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且出媢詞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廊延經略安撫使陸誥止其歲賜銀幣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

十月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誥言不若且賜時服不從先是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誥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十一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琦扣御榻曰諒祚服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卿料也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尙多游詞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誠約夏國詔曰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爲國藩衛故於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于惇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略無寧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稟

卷二十一

四

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卹民氓之患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歎嘉詳觀敘陳尙達誠懇至如屯聚兵馬卽託言是邊上首領攻圍城寨又指說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況夏國兵甲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爲詞則使朝廷何以信憑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儻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誠邊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侵犯邊上其脚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並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擄及偪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

以釋眾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況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不先起事端曷場之間共期康靖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使鎮戎軍駐泊都監高遵裕告哀于夏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盭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土官語及大順城事盭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做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橐韃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上聞而嘉之 閏三月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因復以詔答之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含恕且詰端由

卷二十一

五

庶觀逆順之情以決眾多之論逮此露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三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徇乃誠旣自省于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夏六月陝西轉運使辭向言知青湖城種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 秋七月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因諭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曰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願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於熟戶實亦拒戰于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蹟先皇帝終務全于國體具往詰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

之存矧舊載於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漢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眾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八月戊午復夏人和市又諭夏國主令發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爲邊生患與眾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以金錢構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爲日滋深其害未已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旣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今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

卷二十一

六

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种諤襲擄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初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諤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諫議大夫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諤祚幸而勝之滅一諤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諤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餘眾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至是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嵬名山者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曰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遣銀夏監軍牙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諤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

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盡收河南之地取諤祚以降帝信之陸說言以眾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說召諤問狀且與轉運辭向議無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募可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徙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圍其帳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脇名山開門迎納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孟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名山賜名趙懷順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城其地說以無詔出師召諤還將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徒命至諤軍還次懷柔虜眾四萬人空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適折繼世亦領兵來會遂築綏

卷二十一

七

州城西方用兵自此始十一月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諤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朝廷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諤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論諤祚以虜眾餓孳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安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眾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卒存綏州貶諤四官安置隨州十二月初諤祚凶忍好爲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乘駱馬張黃

屋自出督戰埤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林廣以礮弩射之中
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
脫鞞血流于踝使人裹創昇載而去至其國殂年二十一國人益
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梁氏擅政

慶曆八年春正月夏國主曩霄既殂三月而沒藏太后生諒祚訛
唃之相諒祚也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唃子婦諒祚既長私
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其初妻訛唃之女沒藏氏與訛唃皆默
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知焉私以告諒祚諒祚
乃使召訛唃執于內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
悉誅之夷其族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
許其世襲

卷二十二

一

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軍事以不附
諸梁遷下治而死其時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
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
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人乘常荒屨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
熙寧三年秋九月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關訛堡之築梁氏
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北路巡檢林廣拒守深入牽制賊勢
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先是虜圍白豹城不解廣使城
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
蔽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深入遇賊數千戰敗之因追擊至金湯
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廣揚聲
令軍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卷甲疾行賊聞之不敢渡時賊圍羅
兀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

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 冬十月夏人寇環慶

四年秋九月夏國主請綏州

五年春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簽帙復帙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四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爲象數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四匹更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是歲以秉常七歲卽位計之才十有二齡耳

卷二十二

二

元豐四年夏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初秉常既不得志常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用以爲將軍清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梁氏知之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清又爲秉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遂置酒執李清誅之奪秉常政而幽之國人乖亂元豐中梁氏嘗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靈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兇懼有倡婦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陣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引其軍去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綏城易砦

治平四年冬十一月夏主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十二月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鬼名山郭遠曰詢庸人也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是月郭遠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遠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遠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至永興初辭向郭遠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非棄綏之時

卷二十三

一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殂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遣韓縝詰問宗道以殺傷楊定及擄掠熟戶不遣使賀卽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朝旨卽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帝命縝諭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戢服沿邊蕃部他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于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令縝錄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書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逮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道等宣諭及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鏡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

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秋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爲諒祚劫而西徒有空地百里名筆築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卽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冬十月遣使冊李秉常爲夏國王十一月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夏國之臣叛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酋豪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進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聽從十二月庚戌乃遣劉航賜秉常詔曰朕肇膺皇曆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來頗墮故矩以至聞令首領誘害邊臣寢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念方罹於荼毒嘗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首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日新今又奉表及奏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

卷二十三

二

安遠二砦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意嘉之夏國旣再修職貢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候誓表到日卽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誠飭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阜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時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略知延州趙鼎審計形勢爲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眞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眾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眞繼至賊眾散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辛酉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事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眾內附初韶爲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

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閒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王安石以爲奇謀故韶有是擢夏遣使貢于遼是歲夏改元乾道二年春正月夏國主乞卑頒封冊詔曰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襲世榮已飭攸司式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彼邊民間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睦遇今差某官先齎誓詔往彼至可領也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傷者不可勝計戊子賜夏國主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吝質神祇者宜務於要盟考覈彝章討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盤本周朝之垂範庶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爲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式矧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仰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

卷二十三

三

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動蓋此首戎之畫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釁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曾伸歷款之誠爰降綈函宛垂俞旨敢陳懇悃上達至聰儻給還於一城卽納歸于二砦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歡之永伏遇堯雲廣蔭軒鑑分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洎垂賜予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徵部族嚴戒首渠用絕驚駭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衛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懷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厭神而共誅信不克周翼百殃而成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尤乞頒迴於誓詔具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況爾世守西土爲國藩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之鬼神載貢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

無有易其進納塞門安遠二寨已指揮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綬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後歲賜並如舊例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勅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藏書祖廟永保休福詔諸子孫指詞已孚故不多及誓詔付夏國主三月將行冊禮復先以詔曰詔夏國主茲閱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爲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冊禮既薦綬於世土宜先諭於邊氓庶遂耕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冊曰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迪性純一飾躬靖虔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眾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

卷二十三

四

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典故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不榮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不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尙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恣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爲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遣使詣遼謝封冊八月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紹祖風且堅臣節宜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蕃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冬十月城綏州先是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

乞綏州上使韓縝與夏人議亦許之矣卿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然時已有詔使達焚棄綏州達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違詔之罪詔褒達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夏主遣其臣岡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尙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岡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砦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岡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時陳升之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更賜詔曰詔夏國主所奏差嵬名挨移等赴塞門地分與趙祕丞商量分割塞門安遠交領綏州雖差人去與趙祕丞一兩次相見終不與定

卷二十三

五

奪了當兼宥州續得保安軍牒開坐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安遠塞門蕃族住坐久已著業應雖起移任令蕃族依舊住坐所有綏州更不給還及云豈將邊圉之末圖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爲免稽留於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膺勤撫庶邦凡德澤之所加固邇遐之無閒矧惟西夏屏于一方比載覽于誓文尋俯同於誠請逮按還於舊境忽構述於異端因念二寨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曲示於仁恩蓋徇彼情匪樂生事重披來奏尙有所陳宜自斥於末圖庶共恢於遠略向都囉重進等齎到誓表備詳恭順既降誓詔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訖卻還綏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夏國遣來人口要交割寨基比移牒宥州指說舊日界至回牒卻稱趙高妄有指執顯是不依誓詔交割舊界朝廷務悖大體將示含容其二寨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綏

州固無給還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詔永保安靜無令任事首領
 輒起事端遂城綏州改名綏德城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
 而以爲藩蔽寶元用兵後涸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高因召
 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
 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貨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
 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
 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
 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涅其手屬歲饑高令蕃
 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于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
 于正兵戊戌以左監門衛將軍崑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名趙懷
 順己未夏遣使來謝冊封 閏十一月戊申夏遣使詣遼乞賜印
 綬

卷二十三

六

三年秋七月夏人寇邊先是虜遣兵二萬侵綏德城尋入堡判延
 州郭達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虜既
 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達遣將攻其大二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
 虜人又築堡于慶州荔源堡北曰開訛眾號十萬其堡在境外二
 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虜堡害其
 田作乃率眾千餘人與虜戰于開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
 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神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眾寡不敵按兵不
 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
 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
 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
 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西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
 敗復圭懼欲自解乃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

卷二十三

七

違節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朝廷因命復圭酬賽復圭
 遣將復出兵邛州破金湯白苟萌□和□等寨夜入欄浪市掠老
 幼數百人又使李克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
 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八月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
 柔遠砦荔源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落鎮兵多者號三十萬
 少者號二十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
 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退鈴轄郭
 慶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乃以
 絳爲陝西宣撫使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贈金縵及織文袍纒
 至邊悉與將吏治兵鄜延使神諤出青澗城絳欲自高奴通道河
 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月辛酉詔
 延州毋納夏使夏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源堡
 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閒出奇兵
 擊之賊稍卻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
 弦而斃指裂血流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
 麾之賊不敢當卽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兕字武
 之爲巡檢以功多遷左藏軍副使十一月甲辰夏人寇大順詔知
 延州郭達出師援之達謀知乘常幼留宥州卽遣燕達悉破近邊
 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
 伺其歸邀擊之夏人間達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于金湯十
 二月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夏改
 元天賜禮盛國慶
 四年春正月己丑絳使偏將神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
 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神諤爲鄜延鈴轄知

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遠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遠沮軍事遠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絳因命諤以眾二萬築囉兀城及雪中築撫寧堡自高奴通河東塞調發倉卒關陝騷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城築專為持重計絳又命順德軍判官游師雄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塞地逼賊境師雄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諤者至言夏人嘗伏精兵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于敵矣不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乞加旌賞從之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

卷二十三

八

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絳又嘗遣權管勾機宜文字游師雄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師雄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尙完諤在後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願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囉兀亦不守將士沒者千餘人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條奏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及言人鄙延界詢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便者

乞速毀廢會慶州軍叛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諤稱得密旨於高遵裕遵裕降為乾州兵馬監押而責諤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韓絳坐與師敗醜罷知鄧州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沒藏訛噶家奴得罪因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閣門祇候韓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軍至掘冢戮屍為功邪寧廣銳都虞候吳達嘗與文諒爭功文諒怨之誣以夜至野移會與賊鬪呼遠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送達慶州獄四十日絳至慶州將斬達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囉兀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廣銳兩指揮謀擁遠為亂雨作不授甲乃止遂焚北門大譟縱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送順多投降者時遠已擁眾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之者曰亂首去矣爾曹出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得百餘人至營激厲約束之授以兵器令攻城下兵擒戮皆

卷二十三

九

盡慶州遂安涇原路總管張玉郎延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子官樞密使文彥博曰兩人同是用而推恩不同上曰玉累有戰功永年但久熟邸廷未有代之者若一槩推恩無以激勸 秋九月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偏城寨須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坐耕收界至立封墩掘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因並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曰勅夏國再差鬼名曠寨等進誓表謝恩朝廷已降詔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二

十二日誓詔施行又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曰勅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齎到誓表及進納安遠塞門二寨詞理恭順朝廷已降誓詔並依慶曆年誓詔施行十二月戊午歸夏俘

五年秋又詔陝西母侵掠夏境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詔曰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當訖者臣幼叨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贈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歡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式置踐土約詞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納款堅持歸信之誠載圖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具悉世膺爵寵為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良所歎嘉弭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乃朕心爾不有渝朕無過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

卷二十三

十

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復賜立夏國主冊文曰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選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珍封內則屏毗中國肆朕纂服適追令猷敷考貢圖誕頌顯冊咨爾某性資沈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懋賞備物以嚴師精茂旃旌苴茅分土涓辰令吉長于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於戲世為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豈以戎索非信順無以又民允懷于茲罔墜厥緒欽哉迪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五道西征

神宗熙寧五年春二月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因險築熙寧砦謀告夏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為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時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慶州之役達有戰功故自鈐轄躡總管然自資淺故令權發遣自燕達始也達字逢辰初檢校慶寧砦羌人三萬滿城以所部五百破之故有是命六年春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卷二十四

一

七年夏四月乙亥王韶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八年是歲夏改元大安元豐元年秋八月壬子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集賢殿修撰俞充為邊帥

二年秋七月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三年秋七月庚寅熙寧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禹臧結通藥蕃部巴鞠等以驛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撤達宗城于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為無備驅逐約關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四年夏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

爲之備以東上開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
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諤入對大言曰夏
國無人乘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
括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 秋七月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
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國
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
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興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
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乃除充環慶帥至環慶議
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因命高遵裕出環慶劉
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
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吐蕃首領董璪集兵會伐董璪集六
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王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

卷二十四

二

之斬首千級丁丑熙河經略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璪兵三萬建
大將旗鼓節制諸軍敗夏人于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
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眾遂復古蘭州城奏至上甚
喜唯种諤帥軍次級德城遣將出師招納遇賊境上朝廷以諤先
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知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憲以蘭
州古金城地是爲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爲帥府九月乙酉董璪
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戊子蘭州新順首
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撤逋宗城敗之丙申熙河路
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
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關五六重僅通人
馬自夏賊敗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
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

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
以須佐事之人亦卽軍前權選委勾當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樑令
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其濟渡過索渾脫皆須
自備未聞千里運水隨軍令諤及河賊界屋並可毀或斬林木相
兼帝之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丙午詔諭夏國勅榜曰
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茲臣之擅命
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矜於信約暴驅兵眾直犯塞
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與問罪之師
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鬼名諸部同心之人
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
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
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

卷二十四

三

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肩向化之心咸適更生
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詞曰臣中
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卽
奏己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
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
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陣而進自級德
城出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庚戌夏兵救米脂皆鄜延經略副使种
諤率眾擊破之諤因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米脂之功大喜
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相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欲俾王中正
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辛
亥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斬首八千級 冬十月丁巳米脂皆降
初圍米脂城虜以眾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承亨曰虜

眾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陣待其至選
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
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襲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大軍乘
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
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埋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
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僞
鈐轄令介遇訛出降種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收城中老
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敵庚
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夏人遇戰敗之癸亥種諤至石州賊棄積年
文案簿書枷械舉眾遁走移軍據之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遇夏
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
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衛山必從涇原取胡盧

卷二十四

四

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
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
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
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
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麟曰賊眾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
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乃謀
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
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躍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
牌先登弓弩繼前麟鼓而出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
申夏人小卻大軍奮至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
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埋等二十二人斬
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戊辰知夏

州索九思遁去神諤入夏州己巳神諤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
略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種
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是日內侍王
中正率涇原兵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神諤諤引去中正軍于城
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
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鄙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
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因渡無定
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乃請
襲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
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
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
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遠乙亥李憲敗夏人屈吳山丙子鄜

卷二十四

五

延路鈐轄曲珍破夏人于蒲桃山高遵裕次旱海先是李察請以
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己卯神諤言效順人已刺歸
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神諤所過招納
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辛巳涇原節
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
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紆諸將欲從黛黛嶺劉昌祚
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己十八日未到靈州倘有不繼勢將
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
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爲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
城下有番酋乘馬馳突昌祚曰孰能爲我取此賊乎時郭成爲選
鋒即躍馬斬其首以還先是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
令兩路合軍伐夏至是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

遵裕疾其功遣李臨安鼎齋劄子止之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昌祚按甲不敢進少間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相爭乃止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遂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濼距城三十里遇夏人遵裕出精兵接戰斬首千餘級轉運副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開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曰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間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

卷二十四

木

曰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眾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種諤據所分地招討侯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乃令趙高應付糧草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莊公岳等自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種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

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三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公岳趙成二酋乃潰歸初種諤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在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饑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李稷稷以民苦措運多散走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斬首千七百級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為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眾共救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

卷二十四

七

和解之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西人亦聞從城上呼官軍曰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曰兀撻城上皆大笑蓋西人謂慙為兀撻也已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通川種諤降橫河平人戶因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斬獲甚眾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母梁太后問策于在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清塹堅壁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癸卯種諤至夏州索家平進次白它兵眾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相繼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潰而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塵塗四

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爲不然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是役也遵裕至圍城凡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多凍溺而死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蹶之復敗昌祚亦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胡盧河屯沒煙會帝始意謂夏童不恭命進軍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乏主帥方議班師無敢啟言者有內臣樂士宣方爲小行人之職獨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驛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帝欣然從之憲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城下獨憲不至五路之出也姚麟與

卷二十四

八

劉昌祚皆爲涇原行營總管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爲諸道先遵裕數日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爲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眾爭出死力全師而還

是役也涇原軍入爲前出爲殿戰嘗爲最而麟實將之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麟字君瑞王詔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爲熙河管界巡檢至是以功遷內殿承制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十二月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五年春正月庚子討敗師罪辛丑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昌祚初爲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僞遁昌祚卒遇

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以夏禦眾未有如昌祚者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不待報命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詞釋弗誅

漁隱叢話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卷二十四

九

烏程張鑑春

永樂失事

元豐五年春正月李憲既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鄭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時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知慶州趙鼎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敵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高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由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閒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馬七百牛羊老幼

卷二十五

三萬餘 夏四月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從之時李憲乞再舉伐夏丁丑始議五路舉兵五月種諤西討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烏延古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二人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初種諤以行軍紆道降文州刺史自以西討無功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

與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堞乃上言銀州雖据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

既請先城永樂竊惟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強寨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諤言若城永樂則夏人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庭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秋八月禧度諤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發延州蕃漢人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往築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輿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即永樂山川築新城共十四日而成距

卷二十五

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銀鈔帛充初其中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九日夏人即以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遂與李稷李舜舉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丙戌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大將高永能曰敵性如獸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將其髻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

列永能退肘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至者益眾丁亥夏人漸逼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又不聽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陣于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城下俄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鶴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軍繼之時鄭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蹂後陣夏人乘之師大潰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偏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

卷二十五

三

豈有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岩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鬪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神諤恐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城中無水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于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于外以示人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于此矣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

環城急攻城遂陷孫昌裔勸永能從開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戎職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願易一卒做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莫知所為城既陷舜舉以敗紙半幅筆摘略數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以上實遺奏也云臣稷于苦萬屈上得之不勝悲涕者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舜舉舜舉以鞭揮擊不肖上馬少頃僵躡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獲城內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乃還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 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神諤奏永樂城陷蕃

卷二十五

四

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豈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高品張禹勤官禧舜舉並諡忠愍永能子世亮錄為忠州刺史 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眾奄至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眾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是月帝賜李憲詔曰西賊首領最為兇黠者惟仁多陵丁而自來多於木國

西南邊出入料彼方蕃部必能有識其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佐
廣募蕃兵有能別識之人令密結敢死儕類遇事謀生擒致之不
然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丙辰
李憲為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
蘭州三月卒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西團
練使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己亥河東將高永翼
敗夏人于真卿流部 夏四月甲子李浩敗夏人于巴義谷五月
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尋又入寇麟州虜
將郭忠紹敗之又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
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毋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虜勢復賜李憲詔曰近麟府郡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
西賊已點集河南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

卷二十五

五

並要于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濟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
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為枝備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四岩之還

元豐六年夏閏六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役夏人
亦以困敝于兵令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
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
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
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聞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
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
別效忠勤通遐域之貢輸庶生民之康泰帝賜詔曰朕以爾膺受
封爵世為藩臣職貢之修歲時無怠朝廷待遇恩禮加隆頃以
強敢行廢辱達於子聽良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置而不報

卷二十六

一

繼犯置陞王師徂往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者遣使造
廷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戒邊吏
無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永勵臣節永綏寵祿庸副眷懷帝令錄
木付李憲戊寅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微巡毋出二
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置不許 冬十月癸酉朔夏
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帝賜秉常詔曰惟爾
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
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奏功豈虞靡思弗喻
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
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許修職貢披來奏論請故置朕惟藉服
不恭削地示過資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所
言地界已合廊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俟地界了日依舊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甲寅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
 散去然兇酋人多凌丁倔強任氣深慮恥于傷殘不決所欲忿不
 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犬豕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宜多方廣
 布斥埃督責守將無怠防虞仍頒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
 禦賊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
 城守之備經略安撫使劉昌祚以郵延自義合至德靖皆綿互七
 百里堡砦五十餘疎密不齊燧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
 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至是果大舉入
 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眾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
 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昌祚乃
 遣姚兪趨宥州王慙趨納乞會拒之又寇塞門安遠砦復遣米斌
 拒之 夏四月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真敗之復詔李

卷二十六

二

憲曰蘭州大眾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兇酋人多凌丁
 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國中下須逞其躁
 心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九月乙丑夏人
 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夏人寇熙河
 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十一月朔丁酉寇清邊
 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八年春三月帝崩 夏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
 襲夏人于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冬十月甲子夏國遣使進助山
 陵馬匹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十二月夏人以其母遺留
 物馬白駝來獻

哲宗元祐元年春二月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庚辰夏國遣使
 來貢 夏五月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夏主遣使來求蘭

州米脂等五砦初神宗于熙河路增置蘭州郵延路增置寨門安
 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繞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
 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知陳州韓
 維善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與兵
 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請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
 成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
 使人至見于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
 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于是孫覺首議棄蘭州 秋七
 月乙丑夏國主秉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國人謚曰康靖皇帝
 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冬十月壬辰夏人來告哀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
 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

卷二十六

三

之機不可不察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
 肅邢恕固爭之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
 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達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
 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并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
 止姚麟奏書以為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
 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
 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
 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
 詔除元係中國及西番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
 我永樂所陷人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楙往弔祭衍奏以為
 蘭奔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
 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

滋梅將無及矣議遂止又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間奏庚子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爾先人世修職貢計音忽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王命十二月十六日太皇太后弔慰詔曰詔夏國主嗣子乾順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今差供備庫使張琳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夏國主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太皇太后祭奠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亦與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願懷臨遣行人

卷二十六

四

往諭至意且致奠贈之禮以爲存沒之光今差朝奉大夫尙書金部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穆衍充祭奠使兼賜故夏國主贈奠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四日乾順進奉賀正日馬駝至使回賜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寶率皆任上之宜乃眷忠勸良深嘉歎今回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太皇太后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日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寶率皆任上之宜乃眷忠勸良深嘉歎今回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乾順復進謝恩馬駝回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上表進謝恩御馬一十四匹長進馬二百匹駝一百頭事具悉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恩報之深復馳來介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太皇太后詔曰同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儀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時梁乙埋數擾邊延安帥趙高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搆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眾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不請益戍兵爲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埃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乙埋終不悛高使間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

卷二十六

五

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閒國中遂疑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宋遣劉奉世崔象先齋冊封乾順爲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賀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傳命褒嘉恩體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蕃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于朕聽深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節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鎮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爲夏

國王承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先忠於戴君承膺福祉往
 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三月夏國遣使
 來謝封冊宥州送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因分畫西夏地界詔鄭
 延經略司候到日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
 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濠堦 夏五月癸丑夏
 人及西蕃酋鬼章圍南川砦遂城洮州遣游師雄行邊 秋七月
 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八月癸巳詔夏國政亂
 主幼失藩臣禮皆強臣梁乙通等擅權逆命其君民非有罪也與
 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效順與之自
 新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九月己未夏人寇
 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 是歲夏改元天
 儀治平時梁乙通用事久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輒語人曰鬼名

卷二十六

六

家人管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宋朝憚我而為
 國人求罷兵耳
 三年春二月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六月辛
 丑夏人寇塞門砦朱贊郝普等死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二月乙卯夏國主
 遣使來謝封冊 夏六月夏遣使來貢戊申賜夏國詔曰省所奏
 事具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批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
 其永樂陷沒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閒實有死亡或
 後來卻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郵延路經略司候將來送
 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今割計口支與賞絹仍將葭
 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
 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郵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

卷二十六

七

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丁巳又賜詔曰省所奏昨
 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塞門蘭
 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
 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
 久尙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款願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
 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
 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於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復換
 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已勅
 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
 隆謹封置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
 與夏人權涇原經略劉昌祚以為不可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
 刷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
 使入貢樞密院擬答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
 來送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
 仍將四寨給賜詔郵延趙高主分畫之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界
 界後歸四寨尚不以為然
 五年春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
 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仍約以委官定置界
 夏六月夏人寇質姑勝如二堡 秋七月乙酉夏人來言畫置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爾述領蠻畿恪循世守任來稱幣廷閱奏
 書永言疆場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繩直聲忠順而可嘉千里
 蕪荒歷誠忱而有請力祈務許蚤遂底寧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
 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願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
 草地詔自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

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墩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
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
修建即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墩其餘量畫未盡事已令
押作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鄭延路經略司夏國如欲
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陞悅義之心既輸惻愍而朝廷綏
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於恩懷亟保和於封略

六年夏四月辛丑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時知熙州范育言
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
界一抹取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
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
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之事
以爲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

卷二十六

八

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
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
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于中河岷焉得而守也臣
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爲可安而深爲異日虞奏至執政會
議蘇轍曰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
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
事常患先易後難此先易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
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寨
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
又要于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詎勉見從要約
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
凡此所謂後難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

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 秋八月癸未
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
官降等乙卯夏人寇懷遠若閏月夏人寇麟州及神木等寨眾十
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爲所殺掠焚蕩廬舍驅擄畜產甚
眾九月丁亥夏人寇府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
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丁酉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
萬備邊費 冬十二月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
策詔貶一官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夏五月
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初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陝西轉運使
衍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按要害至此始成 秋八月己
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九月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地

卷二十六

九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八年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詳請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以
遠順不常卻其請庚申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及
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合儀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
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蕃之始亟馳請命
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往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
章神民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
禦邊之中策仍策置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詞悔過何乃
謝章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蕃故置中國舊地已載前詔
不係可還其分界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
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論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
令逐路經略司依前亦已令蘭岷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

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
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別進誓表然後常貢
歲賜並依舊例六月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
議

紹聖元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二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
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二年秋八月詔熙河蘭岷廊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管帶官
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把守牒報夏國先是
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夏不
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
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
與之至於廊延河東等路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

卷二十六

十

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
實於邊防無分豪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制乞令
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
然蘇轍謂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
久難守王岩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
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為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卻須自棄不若推
恩賜予至是章惇為相以為十年之間合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
故遂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蓋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
分畫開邊自此始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平夏初城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璁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
故也時夏人欲與董璁通好許割駱駝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
爵一隨所欲董璁拒絕之整甲兵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
其使令歸語董璁盡心守圍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拒但
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六年是歲帝賜李憲詔曰昔六谷首領羅支斯鐸督輸忠朝廷協
力擊賊後終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
今董璁阿里骨既效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阿
里骨者董璁養子也

卷二十七

一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夏監軍人多零丁用事常率兵出入蘭
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謀神宗募人生致之不得時引兵十萬入涇
原蕃漢民死者甚眾涇原經畧使盧秉遣姚麟彭孫引兵趨靜邊
砦扼其歸路人多零丁戰死獲其器甲以獻按蔡條叢話以人多零丁為清唐羌誤
元祐二年夏五月阿里骨及夏人寇邊都監吳猛死之癸丑夏人
圍南川砦 秋八月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璽銀州團練使溫
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駭入寇故也丁未岷州將神誼復
洮州西蕃大酋領鬼章董璁別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甚銳神宗
時數為邊患至是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
州居之遂合縱寇邊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
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
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關智不關力

此機一失後將噬臍不濟焉願爲首戮三夕而後從之總管姚兪
種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齋並洮水而進兪部洮西領武勝正兵
合河州熟戶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
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眾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
順爲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
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并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
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爲
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情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
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繫構姦欲爲邊患臣與主帥合
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
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耶聞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安燾
曰乾順幼豎非乘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族

卷二十七

二

黨酋渠善用兵者如鬼名阿吳輩皆乘常族黨多反側願望不若
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未必不回戈而
復仇梁氏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舊策種
誼之知麻州也夏人將犯延安帥趙高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
皆潰鄭延人謂得誼勝強兵二十萬爲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
蘭州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
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
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
三年秋七月辛亥賜阿里骨詔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
日尋干戈亦惟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眾肆朕
命爾嗣長乃師而自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
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

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
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
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

七年冬十月丁卯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
慶州章綏數遣輕兵出討屢有功斬獲部族不敢窺居綏策其必
報乃取黠羌陷以厚利管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
舉兵所向卽馳歸以告果知羌情將寇環州綏乃選精兵萬餘統
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
怯爲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閒道繞出其後或乘障堡或
伏山谷間伺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積
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
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伺夏師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

卷二十七

三

而出馳突躡轢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
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逆蹂踐墜壑谷而死重傷
而歸者不可勝計梁氏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
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爲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爲常
綏獨覈實第勞無少欺微倖者不悅頗有謗之者綏不恤也
紹聖三年春二月丁亥夏人寇義合砦三月癸巳夏人圍塞門砦
秋八月辛酉夏人寇德靖寧順二砦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于
雞靴嶺敗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戊辰詔被邊
諸路相度賊砦要害增嚴守備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
府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
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至是又將大舉入寇鄜延經略使呂
惠卿諫知之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

定夏主李乾德奉其母梁氏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渡河至烏延口分爲三路西自順靈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砦中自塞門龍安砦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是月自長城晝夜疾馳至青龍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爲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卽拔寨北去攻陷金明砦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惠卿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輿及李淮戰死諸將不敢擊先是七月間阿里骨以夏人師期來告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

卷二十七

四

經略安撫司等奏及近淮進奉湯失納余龍到關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爲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緬惟誠篤深眷余懷至是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去旣去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吾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屢勉聽從遂于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十二月乙亥夏獻金明之俘於遼

四年春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于沒煙峽二月丙寅夏人寇緜德城三月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

胡山砦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張構等擊走之辛巳酉上閣門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初克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種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行爲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夏四月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破洪州環慶鈐轄張存入鹽州俘虜甚眾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失亡甲辰知渭州章棗城平夏鞏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葭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胡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間之帥眾來襲棗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鞏檄知鎮戎軍口口固守鎮戎時四路之兵無慮三十萬聽命于棗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

卷二十七

五

以折可適爲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制奪十三官而罷棗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而趙隆爲第九將與夏人戰隆功爲多其涇原路第一將則劉仲武子文也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檄仲武會兵約過某日賊不來則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乃遁去遂遷仲武熙河路兵馬都監時李顯忠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顯忠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六月丁酉環慶路安疆砦成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成詔賜人役及防拓軍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秋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

其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遂遣將官王愨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春二月戊辰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于塞外築興平城

三月丙辰米脂砦成丙子築熙河通會關 夏五月呂惠卿帥師

使劉安苗履破夏人于大沙堆六月夏遣使求援于遼丙戌遣官

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

渭州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略章綏謂諸將曰

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爲第十一將以成

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

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

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

遁去戎母慙憤榜面而還章綏追擊獲其勇將鬼名阿里西壽監

軍妹勒都通斬獲甚眾夏人震駭阿里西壽妹勒都通二人者乃

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爲邊患朝廷密詔圖之綏知其虛可襲

會二酋以放牧爲名窺伺境上十二月遣折可適郭成等間以輕

騎二千衛枚捷走出盪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

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懾計其地卽

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爲砦南牟爲州詔名砦曰臨羌州

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上曰可賀

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

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綏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

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

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因召知府州折克

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爲深入窮討

之狀賊疑不舉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歸秦希

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

帥用其策卒城之蓋章惇與綏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

九屢敗夏人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而諸路亦多建城

砦以備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十一月辛酉夏復遣

使求援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卻其使

因進章綏等官秩鬼名阿里等至闕下並貸其命 秋九月庚子

朔夏國遣使來

卷二十七

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契丹婚媾

雍熙三年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春二月癸卯繼遷叛宋始
來降繼遷授以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觀察處置使特進檢
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弟繼冲爲副使遂復姓李是爲遼聖宗
統和四年也 冬十月遣使貢于遼十二月李繼遷率五百騎款
遼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

端拱元年春三月癸未繼遷遣使貢于遼

二年春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遼通好遼主知其
非誠不許壬辰繼遷貢于遼戊戌遼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
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賜馬三千匹

卷二十八

一

治化元年春正月繼遷遣使如遼謝三月丁丑繼遷遣使貢于遼
秋九月壬辰繼遷遣使如遼獻宋俘 冬十月丙午繼遷以大
敗宋軍如遼告十二月癸卯繼遷下宋麟州等州使告于遼十二
月庚戌遼遣使封繼遷爲夏國王

二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之捷於遼 夏四月乙亥夏
國王李繼遷遣杜白如遼謝封冊 秋七月繼遷以復宋銀綬二

州告于遼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上宋所授敕命於
遼丁丑繼遷之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自宋附遼授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
十二月遼始聞夏國王繼遷潛附于宋初夏州李繼遷叛宋請附

于遼遼招討使韓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未幾以山西
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宋賂潛懷二心至是遼命德威持詔

率兵往諭之

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
威至靈州俘掠以還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告于遼遼賜
詔安慰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貢于遼

五年遼以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蕭撻廩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
討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癸丑夏國遣使貢于遼 秋八月丙子夏國遣
使如遼進馬 冬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師遣使告于遼 初

宋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遼謀知之韓德威復爲繼遷所誘遂率
眾入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與疾而出德威聞之遂頓兵不敢
進

二年春正月丙寅夏國遣使貢于遼

卷二十八

二

三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貢于遼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
告于遼己卯遼封夏國王李繼遷爲西平王 夏六月壬子夏國
遣使如遼謝封冊 冬十二月夏國遣使貢于遼

眞宗咸平元年春二月庚子夏國遣使貢于遼

三年冬十一月甲戌朔遼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明爲朔方節度
使

四年春三月乙亥夏遣李文貴貢于遼 夏六月戊午夏國奏下
宋恆環慶等三州于遼遼賜詔褒之

五年春正月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于遼 夏六月夏遣劉仁勛
告遼下宋靈州

六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明遣使告于遼先期
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

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而殿立引右立批少前拜跪奉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而北鞠躬通班畢引而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面謝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祇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北面鞠躬通辭再拜敘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六月己卯贈繼遷尙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 秋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明遣使如遼謝弔贈

卷二十八

三

二年春二月丁巳夏國遣使告遼下宋青城

三年遼以耶律唐古爲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禁姦民鬻馬于夏界

四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遼於中京大定府設來賓館以待夏使凡西夏國進奉使至遼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至丹墀而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俛興復位閣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俛伏興退復位引左下至丹墀而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閣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啜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

擯謝宴五拜畢贊有勅宴五拜祇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西夏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冬十二月辛卯遼皇太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夏

三年秋九月乙酉遼使冊西平王李德明爲夏國王

五年夏四月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於遼 冬十一月己亥遼賜

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寶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符行差

六年秋七月乙未遼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前後叛多投西夏西夏不納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明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八月壬戌遼遣引進使李延宏賜夏

卷二十八

四

國王李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

天禧二年夏六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未夏遣使貢於遼

乾興元年秋九月壬寅遼遣堂後官張克恭充夏國王李德明生日使

天聖四年冬十月庚辰遼遣使問夏國五月與宋交兵之故

六年夏六月遼以吳克荷充賀夏國王生辰使

九年夏六月己卯遼聖宗崩興宗卽位甲申遣使告哀于夏 秋

九月庚申夏國使遼奉慰 冬十月丁酉夏國遣使聘於遼十二月是歲遼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子元昊以元昊爲夏國公駙馬都尉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丙戌夏國遣使賀遼應聖節辛卯夏國王李德明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為夏國王

二年春正月乙酉夏遣使貢于遼 冬十二月己酉遼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寶元元年春三月辛亥夏遣使貢于遼 夏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薨遣使于夏問故

康定元年秋七月乙丑宋遣郭頴以伐夏報遼 慶曆元年春正月庚戌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問興師伐夏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

冬十二月壬子遼禁吐渾黨項驛馬于夏國詔沿邊築寨以防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厥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己酉夏國使遼賀加上尊號甲寅耶

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遼即遣使報宋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馳于遼 秋七月庚寅夏遣使上表于遼請伐宋不從 冬十月壬子夏人侵党項遼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自是遼夏連兵數載

卷二十八

五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馳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夏遣使求昏于遼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遼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道宗即位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九月遼以先帝遺物賜夏

三年夏四月夏遣使如遼會葬 八年春正月遼禁民鬻銅於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夏遣使貢于遼

四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于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薨

神宗熙寧元年春二月壬子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于遼三月丙子遼遣使弔祭乙未秉常上遼以其父遺物 冬十月戊申遼冊秉常為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遣使貢于遼

二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冊 冬十一月戊申夏遣使如遼乞賜印綬

六年冬十一月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九年春三月辛酉遼太后殂癸亥遣使報哀於夏戊寅遼以太后遺物遣使遺夏夏六月夏遣使如遼弔祭

元豐二年冬十月戊戌夏遣使貢于遼 五年六月夏遣使貢於遼

八年春二月己巳夏國獲宋將張天二遣使獻俘于遼 夏六月丙辰夏遣使貢于遼

卷二十八

六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 哲宗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己亥夏國主乾順遣使上其父遺物于遼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紹聖二年冬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于遼 元符二年春正月己酉遼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等部 冬十一月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謝遼

三年冬十一月戊子夏國王乾順遣使于遼請尚公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遼道宗殂天祚即位改元乾統二月

乙未遣使告哀于夏 夏四月丙申夏遣使如遼慰奠 冬十二
月丁酉夏遣使如遼賀

淳寧元年夏丙午李乾順復遣使于遼請尙公主壬子李乾順爲
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于遼

二年夏六月辛酉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尙公主 冬十月庚申夏
遣使求援于遼

三年夏六月甲寅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

四年春正月乙亥夏復遣李造福等至遼求援且乞伐宋丁酉遼

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三月壬申遼以族女南

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夏六月甲戌夏遣使如遼

謝及貢方物 冬十二月己巳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于遼

癸酉宋遣林洙如遼議與夏約和

卷二十八

七

五年夏六月辛巳夏遣李造福等如遼謝 冬十一月宋與夏通

好

大觀二年夏六月壬寅夏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使告于遼

三年春三月戊午夏以宋不歸侵地復遣使告遼

四年夏六月癸未夏遣李造福等貢于遼

政和元年夏六月戊戌夏成安公主朝于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于遼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遼人救援

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遣使詔夏國主秉常子乾順知國事時
遼道宗大安二年也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七年夏六月乙丑夏國以朝廷屢次征伐遣使乞援于遼

紹聖三年冬十二月乙亥夏遣使獻金明之俘于遼

元符元年夏六月夏遣使求援于遼 冬十一月辛酉復遣使求

援于遼時以鬼名阿里及妹勒都逋見獲於章桑故也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卻其使戊

卷二十九

一

子鄜延鈴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三月丙

辰遼人爲夏故來請緩師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

人議和仍獻玉帶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敢告南朝皇帝

西夏事早休得卽甚好上令荅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應討伐何

故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曰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

尙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

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于

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于保合豈知一失於

緩存而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爲止退盜謂輒違先旨

仍事遠征倘蔽議以無從慮造端之有自因詔遣郭知章報聘築

環慶定邊城 夏四月辛卯遼汎使蕭德崇回復書曰載書藏府

固和好於萬年使節馳駟達誠心于一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嫉

夫兇姦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殖俾獲安完雖于北嘗豫婚如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函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縉而不已加之封爵而愈踰殺掠吏民罔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事箠據要害扼控奔衝輒于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眾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詞往求拯救之力狡狴之甚于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于厚意事實異於前問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于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于一舉誠無益于兩朝祖宗詒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縉詞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念于前

卷二十九

二

徽宜益敦于大信相期固守傳示無窮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情僞之狀倘或徒爲空語陰蓄姦謀暫示柔伏之形終懷窺伺之志則決須討伐難議矜容若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聽達必亮惻怛方屬清和冀加葆蓄續遣使人諮謝以次又回劄子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疆土並是當朝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來累次舉兵犯塞中問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冊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分畫疆界而狡詐反覆前來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行舉國聚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冬又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賊之人被殺傷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有遁歸比之日前意過不爲不重以此逐路邊臣各須出兵討逐捍禦及於控扼賊

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犇衝夏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構造詭詞飾非文過干告北朝求爲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在北朝所當共怒兼詳慶曆四年興宗皇帝致書仁宗皇帝云蠢爾元昊早負貴朝疊遣林牙齋詔問罪尚不悛心近誘過邊民二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臨賊境又云恐因北軍深入御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依常作貢緬惟英晤勿賜允從又慶曆五年書云元昊縱其兇黨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式貢修之不謹親鄰協力務平定以斯宜又皇祐元年再報西征云元昊伺窺邊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馳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識於矜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征熟料兇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

卷二十九

三

云爰自春秋親臨寇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構浮梁泊成戍壘六軍蓄銳千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趣梟巢郡牧貨財戈甲印綬廬帳倉敖馳橐之餘焚燒殆盡蠶毒尋挫噍類無遺非苟竄殘全除必去又云兼於恃險之津已得行軍之路時加攻擾日蹙困危雖悔可追不亡何待載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深惟北朝興宗皇帝停篤勸和情義兼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國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有加于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義稍異況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寮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問達尋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

除況今來旨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干兼
夏人近以事力困窮見累次叫關諭命且云國母喪亡姦臣授首
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
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及緣夏人前來曾一面請款一面犯
邊慮彼當計窮力屈之時暫為恭順以緩我邊備候邊臣審察見
得情偽若依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并禦
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
初德崇堅乞國書內增退休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
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丁酉築威羌城戊戌築鄜延河
東路暖泉烏龍峯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
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 夏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
河東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鄜延而謀言梁氏之死乃北遼遣人醜

卷二十九

四

殺之使乾順自理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朝欲西人之
歸已可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畫
河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兩敵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
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畫河為界則皆
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
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
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
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
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
其詞滋恭朝廷亦得其近土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
遂命呂惠卿說諭漸示接納之意庚戌築鄜延金湯城癸亥建西
安州及天都等砦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甲午賜環

慶路之字平關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 秋九月庚子朔夏人
來謝罪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收
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畫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惠卿諭以
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敢受表 冬十二月
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略曰伏
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平
伐之師今母氏殂殞姦臣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
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貢獲紹先盟丁未詔曰勅夏
國主乾順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
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罰義何可容今兇黨殲除爾既親
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
經略司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

卷二十九

五

人不來侵犯即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
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讓許令收接至是來上誓表有
飭置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
倘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壬寅答詔曰爾以兇黨造謀數干邊
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靖乃副
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
遵信誓除置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已立界埃
之處為界兼遼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來並依
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並其餘應約束事
件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後恩禮歲賜並
如舊例自是西陲之民少安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夏帝崩徽宗登極賜夏國主銀絹詔曰詔夏國主朕欽承

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
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琪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月賜夏國
主曆日詔曰詔夏國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時眷言西陲世稟正
朔乃前嗣歲誕布新書俾我遠民咸歸一統尚遵時令益林政經
今賜元符四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
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二月又賜進登位土物回詔曰西
夏國主省表具所賀登位并差人進奉御馬一十四匹長進馬二百
匹馳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光宅萬邦眷西土之世臣效本
朝之貢職黃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惻誠彌嘉恭恪其差來人所
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
多及

卷二十九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二蔡構變

元符三年春三月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搆貳森摩結等
諸侯帳謀反瞻擊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詔奔鄯州初王
瞻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斃羅結請歸帥本部為
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
履姚雄帥所部來援圍始解
徽宗崇寧元年夏改元貞觀
二年夏五月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
卓羅右廂監庫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
可以控制夏人

卷三十

一

三年春三月壬寅童貫王厚帥大軍發熙州遣知通遠軍潘逢權
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 夏四月庚午
王厚過湟州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 秋九月初蔡京使王
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
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選者所獲
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
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
慶三路各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
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川蕃落兵士翟勝持檄抵
鎮戎軍城下自稱詰斥蔡京蔡卞主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

因此檄也於是羌酋溪賒羅撤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合兵寇宣威城下塞知鄯州隴右都護高永年用知河州劉仲武爲統制發五萬人禦之出西靈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固墨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蕃部熟戶也遷執永年以叛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已而溪賒羅撤羌眾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置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川逮治仲武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復與夏人戰傷足帝聞之免赴貶所

四年春閏二月夏屢遣使請昏於遼至是遼封族女爲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詔從之三月夏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僅四千城主楊維忠

卷三十

二

以便宜發常平錢募敢死士虜有善礮者所擊樓櫓摧折維忠以一矢遠之賊大駭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時韓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間道部敢死士死鬪一騎士銳甚問知爲駙馬兀朮世忠手斬之而還樞密院言鄭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至有引永樂事以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遠旬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選取彥端爲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銀州夏眾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陣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事聞節夫彥端各遷一官是月夏人攻塞門砦夏四月辛未遷遣其僉書樞密院蕭良來爲汎使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茲

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又遣樞密直學士高瑞禮來聘並爲夏人請罷兵也蔡京謂虜書悖慢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摠報之戊寅夏寇臨宗砦己丑夏人寇順靈砦鄭延路第二副將劉廷慶擊破之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偽王子益麻党征復攻溫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冬十一月林摠使遼因蔡京密諭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日夏人數寇邊朝廷與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合容今驗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竺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歡和之意也

卷三十

三

五年春正月辛丑遼又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諷歸所侵夏地三月乙卯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秋七月夏人納款李乾順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崇靈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爲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疑中國不信乃詔夏國其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于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大觀二年夏五月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六月甲午以平夏城爲懷德軍冬十二月夏人入貢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行沈勇有力在邊三十三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四年春正月丁卯夏人入貢

西夏事本末卷三十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橫山進築

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于夏遂並輕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政和四年冬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初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土有飢色若徑搗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至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害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城底河城故詔

童貫為經略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

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人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兵馬鈐轄趙隆以奇兵擄之虜大潰二月庚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三月夏人寇邊

秋九月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賊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路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知西安州神師道率眾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時姚平仲年十八從

從父在軍斬獲甚眾賊不能支軍中號之爲小太尉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戊午夏人入貢是歲夏改元雍寧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撥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又使知渭州神師道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賊全至据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陣河澗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首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道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賊底河城期以一句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眾股栗既而登城即潰去師道世衡之孫也 冬十一月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

起漲天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七年春都統制神師道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

棄永和割杏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以師道爲保靜軍節度使 秋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驛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

重和元年春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

宣和元年春三月童貫出師收割牛城至蕭關古骨龍皆斥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賊死命逼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強遣之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

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峽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受賞者數百人關右爲之擾然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今日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時陝西轉運使劉韜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乃解察哥曰勿破此留作南朝病塊遂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韜謂兵興累年中國尙不能支况小邦乎此實情也何疑哉卽

卷三十一

三

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童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鄜延環慶兵入西界至蕭關大破夏人取永和砦割踏砦鳴平其三城又破于震威軍辛丑進輔臣官一等五月丙辰敗夏人於靈武六月己亥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帳強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曆間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旣而元昊納款元豐間种諤亦以爲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之後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遣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爲太傅夏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右旣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靈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嚴迫館伴強之

使持還及境弃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琬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尋加大傅封涇國公

卷三十一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武朔來歸

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也是歲夏改元元德

四年夏六月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宿敗之于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是月遼主耶律涇殂遼人立其妻蕭氏爲太后 秋七月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八月金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

五年夏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

卷三十二

一

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曆金遣使如夏時幹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年春正月甲戌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黏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三月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進誓表于金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八月乙卯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

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逐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貫約遼主延禧來降自往迎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夏遣使如金賀乙未夏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卽位 冬十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己酉金以宗翰經略西夏

欽宗靖康元年春金遣使宗翰如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 夏四月戊戌夏人因金兵克朔州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乘虛盡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震威城攝知城事兵馬監押府谷朱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眾直

卷三十二

二

薄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齊介胃持千盾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京師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答曰新君卽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宣登極詔書示之眾皆眙愕城上鼓譟賊軍驚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遠諸城旣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旣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尙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眾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眾莫不恟懼已而下城坐於廳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汗汝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逸邁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詔將賈宗將母

過前昭呼曰媼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媼從之而軍士
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眾曰我與汝輩俱無累
矣倘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有
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眾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
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陣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于通衢
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墜城
壕中賊兵四集雷諫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瞑目仗劍
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字
彥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圍百日而賊陷
既而粘罕遣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逐夏人復奪
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
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秋九月夏人陷西

卷三十二

安州 冬十月甲辰朔夏遣使如金謝誓詔戊午夏遣使如金賀

天清節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初經略使席賁按南宋書 席賁

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互十

里而圍之銓晝夜脩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

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

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

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殺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

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願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

遂遇害契丹故將小鞠鞞者自其國滅奔于西戎至是招集叛亡

雜胡羌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寨兵纒數百知寨楊震與其

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高宗建炎元年秋金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人同

取陝西將以所得宋地賜夏國夏人從之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
而夏人又從之者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恃其時金勢方盛脅
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冬十月辛未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
自是年至天會十二年凡八年無不同是歲夏改元正德

卷三十二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世輔南還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庚子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洛索既得長安遂鼓行而西隴右大震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制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咨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意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靈方切為之寒心不野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當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與中府夏人遂不敢復言時韓世忠以御營左軍

卷三十三

十一

統制升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會王庶亦遣諜聞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夏六月以王庶權陝西制置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言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亦可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匝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為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遠軍明年亮乃還行在 秋七月金人間宗澤卒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瀚曰初與夏人約夫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

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閒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戡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至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

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白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夏四月金間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 秋八月壬辰詔夏國曆日自今更不頒賜

二年秋八月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金族誅契丹統軍諸將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兀寶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眾起亡入夏國兀寶至雲中余觀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

卷三十三

二

納投鞬

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宋趙哲將募洧以環慶附於西夏十二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粘罕既取遼將謀夏國夏陰為備久矣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給言於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是不敢西向發矢矣

五年春正月己巳金主昀即位癸酉金遣使告哀於夏及報即位 冬十二月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是歲夏國改元大德

六年春正月己巳朔夏遣使如金賀元旦自是無歲不然乙酉西

夏遣使賀金主萬壽節自是天德元年凡十四年無不同

八年冬十月鄜延故將李世輔以二十六人奔夏世輔者綏德青
鬪人唐至五代世為蘇尾九都巡檢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
家二百口悉為金人所屠初世輔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
正將西戎入寇屢擊敗之自是無敢犯塞

九年春三月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夏六月初夏國主所
遣鄜延岐雍經略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
世輔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及至夏人甚喜遣翰林
學士楊某郊勞禮意厚楊推誠世輔亦無他志自是無彼我之閒
楊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強盛陵亦有并吞之
意知君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適有閒自延安來報自世輔
之西金人即飭兵分捕世輔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斬之會大雪

卷三十三

三

世輔中夜自挈酒壺過楊楊延之臥內相與籌討世輔因泣數行
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
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楊惻然
翌日為世輔請於夏主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斬借兵時有酋豪
號青面夜叉者有騎射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
夏國患之願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令世輔圖之世輔欣然自任
問須兵幾何世輔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
易輕圖與騎三千命世輔持甲晝夜疾驅既過其境遇行者俘以
自隨危至其穴乃伏騎三千旁聞阜開謀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
者金冠鐵面其畫如鬼物號野叉未幾野叉持大刀跨馬名亦
馳指呼布陣世輔謂之曰汝徒恃犬羊眾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
戰乎野叉問世輔曰汝為誰世輔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

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世輔豫戒一

騎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叉又顧視問世輔
伺隙投槍手掉其背野叉身偃仆遂挾以歸其徒窘迫潰走伏兵
乘之眾悉降夏主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即益兵出二十
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嚆訛為陝西招撫使輔之以世輔為延安
招撫使鼓行而東世輔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守世
輔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
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緹城見世輔曰吾嘗捕殺蘇常柳仲
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言其仇也因剖心以
祭時金人已遣宋河南地簽書樞密院事樞密出朝廷赦書以示
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取教文觀
之因與官屬南望列拜大哭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猶其願

卷三十三

四

從者二千人來見王樞嚆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招
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刊
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
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夏國主感聖恩將遣使入貢既而夏人
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
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八子馬
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復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
東市率部下二千人南來至行在南宋書五月丙午鄜延副將李
世輔自夏國率所部二十人來
賜名顯忠字君錫以軍功遷保信軍節度使淮南北京畿河
北選鋒招討金吾將軍加太尉隴西開國公卒年六十九夏國有
芝生於後堂國主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乾
順崩詔曰聖文皇帝肅號崇宗子仁孝嗣立宋以其屬金廢封冊

秋八月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險要當擇久在軍中者已未帝又諭大臣曰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持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冬十月甲寅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閣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遣近所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至境上晞韓興化軍人宣和六年進士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改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犄角金人至是管押生番人口歸夏道無疏虞嘗和宣諭陝西方庭實詩云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翩翩出漢關未言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其風趣如此 冬十月癸酉夏遣使如金告喪十二月金主以胡盧馬為招討使提點夏國市場文獻通考

卷三十三

五

日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作仁孝未知孰是鑑案今諸史均作仁孝當是也
十年春三月丙申宋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應夏五月夏人侵金金詔張奕往征還奏曰折可求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我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讎金遂移折氏守青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得敵亂邦

紹興十年春正月丁丑夏遣使如金賀正旦癸巳夏遣使如金賀萬壽節自是無歲不然是時夏主仁孝初立改元大慶 夏五月金復取河南陝西地已卯金詔冊夏李仁孝為夏國王夏人復侵金金命右監軍撒離合出河中趨陝西 六月金平陝西 秋九月庚申夏遣使如金謝贈戊辰夏遣使如金謝封冊 十一年春正月己未西夏遣使如金請置榷場金主許之 夏四月金慕容洵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勇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冬十二月癸巳夏遣使如金賀受尊號

卷三十四

十一

十二年春三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夏使如金金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使詣皇極殿遙賀乙巳夏使賀金萬壽節如正旦儀時夏人始立學校於國中又立小學於禁中夏主親為訓導 冬十二月以明年改元人慶
十五年秋八月時夏人重建太學親釋奠設弟子員賜子有差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是歲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十七年是歲夏改元天盛按陳氏紀元要略當在十九年中俟再攷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鑄天盛元寶錢
十八年春二月壬子金以哥魯葛波古等為橫賜夏國使 是歲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脩律成賜名曰新律

十九年冬夏使如金賀明年正旦使中道遣還

二十年春正月乙巳金以廢立事報諭西夏金除胡盧馬鎮夏國
驪靬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秋七月戊戌夏遣使如金賀即
位及受尊號

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子金主生辰夏遣賀自是至大定元年無歲
不然 秋九月金以脩起居注蕭彭哥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
丁未宋傳檄出師討金

二十二年秋九月丙午金以吏部郎中蕭中立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三年金改元貞元春正月朔金主不視朝詔有司受夏貢獻
秋九月丁亥金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朝夏使至金者賜館燕
三月夏遣使賀金遷都

卷三十四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溫敦幹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乙丑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八年秋九月庚午金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為夏國生日使是
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九年春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 夏四

月南宋歸朝官李宗閔上書有西夏亦與金人為讐而金人亦素
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

矣丁未之歲伊寶即領萬騎賜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
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忿熱因

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
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

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它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

可知王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
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勝銳然欲往夏人
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
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
兵出境上為吾聲援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為夏國
生日使

三十年冬十二月西夏王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
抗禦有功遂以為相封楚王

三十一年秋八月癸亥金以太常博士蕭誼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宋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出師共討金人先是於紹興

元年吳玠為鎮西軍節度亦嘗遣人通信夏國四年亦如之至是
四川宣撫使吳玠因以檄告契丹西夏

卷三十四

三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夏兵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
騎寇馬家嶺 夏四月乙亥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

萬春節辛巳金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
賜食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

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 秋八月癸酉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子金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夏國生日使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夏遣使如金賀 二月庚寅夏又遣使
如金賀萬春節自是以至大定之末歲兩使率以為常 夏六月

甲申金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戊子金
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己亥金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為夏國生日使

孝宗乾道元年秋八月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戌以宿直

將軍朮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斜卯擢刺為橫賜夏國使 秋

九月辛亥金以翰林待制移刺熙載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秋九月乙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鶴魯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夏五月夏國相任得敬專政欲謀亂是月遣間使至四川宣

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虔允文報以蠟書 秋九月金以引進使高

希甫為夏國生日使 冬夏以明年改元乾祐

五年夏五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

甲寅朔金以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為夏國生日使

六年夏閏五月庚辰月日據金史夏國相任得敬賜其主李仁孝中分

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多內亂任得敬乃

仁孝之外王父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

卷三十四

四

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偏仁孝不能制得敬嘗遣使至蜀

既而知宋不足恃閏五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

靈州囉癭嶺地與得敬自為國金主以問宰相尙書令李石等曰

事係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

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偏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偏

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

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

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

孝乃謀誅之 秋八月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九月庚寅金以

戶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一月癸巳夏以誅

任得敬使金謝金詔慰諭之

七年秋八月金以近侍局使劉玠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三月壬午帝謂虔允文曰西夏小邦當時亦白枝梧不及

所以馴致丙午之恥 夏四月癸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

為橫賜夏國使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宰臣曰夏

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丙子

金以右衛將軍粘割幹特刺為夏國生日使戊寅以虔允文為四

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己丑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

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

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

九年秋九月辛卯朔金以宿直將軍胡什麥為夏國生日使

潛熙元年秋九月乙未金以宿直將軍崇肅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金以符寶郎斜卯和尙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遣使賀金萬春節改用次日

卷三十四

五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古速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秋九月癸卯金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為夏國生日使 冬

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于金金主詔卻之境上 十一月戊戌

有司復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權場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安全廢立

宣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秋九月辛未金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國生日使西夏遣將蒲魯合野攻金麟州至岩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使番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燬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六年秋九月金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刺為夏國生日使
七年秋九月壬戌金以少府少監養補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復綏德軍榷場詔仍許就館市場
秋八月乙丑金以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為夏國生日使

卷三十五

九年秋九月戊寅金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為夏國生日使
十年秋九月己巳金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為夏國生日使
十一年春二月丙戌金以器物局使尙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癸亥金以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為夏國生日使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邊謀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
十三年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秋八月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為夏國生日使
十四年秋九月己亥金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為夏國生日使
十五年秋九月甲午朔金以鷹房使崇夔為夏國生日使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金主大漸及國賀正旦使未至遣還癸巳金世宗列甲辰報哀於夏 三月癸丑夏遣使如金帛 夏四月夏遣使如金祭 五月壬寅夏遣使賀金即位 六月乙卯金勅

有司移夏天壽節于九月一日來賀 秋九月戊辰金以隆慶宮

衛尉把思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光宗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夏四月丙辰金以鷹坊使移刺為金為橫賜夏國使夏兵寇金嵐州又寇石州 秋八月己酉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金主以喪次不受朝已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答謀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金諭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辛酉金皇太后死丙寅金以左副都點檢尙等報哀于夏 三月丁巳夏遣使如金帛丁卯夏遣使如金祭

夏五月西夏陷金鄜坊州又攻金保安軍 秋八月乙巳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丁巳金以西上閣門使白琬為夏生日使 冬

十一月夏人肆牧于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金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

于於澗中戊午阿魯帶中流矢死金詔夏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 十二月癸卯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三年秋八月丁卯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九月甲戌金以郊社

署令唐括合達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四年夏五月丙寅金以尙廐局使石抹貞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

月甲子朔金主以天壽節御大安殿受夏及親王百官朝賀戊辰

以西上閣門使大魯為夏國生日使癸未夏國主仁孝祖年七十

在位五十五年國人謚為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

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 冬十一月庚

卷三十五

寅夏嗣子李純佑遣使訃告於金十二月甲午朔夏李純佑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進金甲辰金以西上閣門使大譽等為夏國勅祭慰問使是歲有亦刺哈走西邊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為西夏所攻走至龜茲國為其國人所殺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夏遣使如金賀辛巳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冊李純佑為夏國王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金以引進使完顏表為夏國生日使

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辛卯金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辰金以尙藥局副使粘割忠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丁三朔夏遣使如金賀天

卷三十五

壽節乙巳金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辛丑朔夏遣使之

金賀天壽節乙巳金以夏使朝辭詔答許保安蘭州榷場 冬十月丙申金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戊申金以客省使移刺都為夏國生日使 秋九月丙申朔夏遣使

如金賀天壽節

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寅金以兵部郎中完顏徹里合為夏國生日使庚申金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為

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寅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丁未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為夏國

生日使

嘉泰元年春正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 三月乙丑夏國遣使如金謝 秋九月戊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辰金以刑部員外完顏綱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壬寅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辰金以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為夏國生日使 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為橫賜使

三年春正月辛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丙寅朔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戌金以薊州刺史完顏太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寅金以提點尙衣局完顏變為夏國生日使

卷三十五

四

開禧元年春正月己未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一月蒙古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伐西夏拔力吉里素經落思城大掠及其橐駝而還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夏遣使如金賀夏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殂于廢所年三十諡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純佑兄之子也 秋七月丙申夏

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 九月辛丑夏人復

以羅氏表來金始命遣尙書左司郎中溫迺罕思敬冊安全為夏國王 冬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號成吉思皇帝西夏改元應天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七月乙未金詔覈西夏
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九月甲戌朔夏遣使之
金賀天壽節是月蒙古伐西夏克幹羅孩城 冬十二月丙午金
以符寶即烏古論福齡爲夏國生日使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未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西夏遣使求
援于金先是金泰和六年大發兵侵西北諸虜生蕃也鄰接比號
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虜還
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又李藻及午逢辰白綸田廣明皆以上書
言事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虜輸其力
于是元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
援金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
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

卷三十五

五

聽 冬十月辛巳夏遣使賀金天壽節先是金詔移天壽節於十
月故至是始行是時夏國有兵復遣使告金

二年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拒戰敗之
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
復敗夏帥獲其將嵬名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
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
古夏自是益衰 秋七月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

三年是春西夏始爲元軍所攻遣使求援金國主新立不能救元
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擾勢益衰夏人因此遂
叛乃改元皇建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
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
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九月金納

哈買佳曰近見蒙古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非圖我而
何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夏遣使如金賀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于
蒙古 秋八月夏國主安全殂年四十二謚爲敬穆皇帝廟號襄
宗墓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改元光定

卷三十五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夾攻覆亡

嘉定四年冬十一月金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運使燕人韓玉以鳳翔總管判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錢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王毅然有勤王志因傳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齊魏以高壘爲能堅蒲絳以穿空爲得計裹糧坐甲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于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邊孽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盼盼四集之師懸懸半載之上人誰

卷三十六

一

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元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或誣玉有異志驛奏玉與夏人通謀金人疑之囚玉鞠死郡學獄中 有白馬波者益強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獲夏國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五年春正月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三月金冊李遵頊爲夏國主夏人旋攻金葭州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時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冬十二月遵頊遣使如金謝封冊

六年夏六月夏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冬十一月戊辰夏八

攻金會州金徒單醜兒出兵擊之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七年秋七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

攻金以恢復故疆時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

絕 八月丁未夏人侵金金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辛未金詔有

司答夏國謀丙子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

八年春正月乙亥夏人攻金環州 二月辛卯金環州刺史烏古

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擊卻之於州境詔進官有差 夏六月

戊子金謀伐夏 秋七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

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 九月庚辰金陝西宣撫司來上第五

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

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陳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 冬十月

丁亥夏人攻金保安金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延安成將又敗之

卷三十六

二

是日捷至丙午夏陷臨洮金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利被執庚戌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尙書省于陝西 十一月夏人攻金綏德之克戎寨金人敗之犯綏平又敗之金賞有功將士及家 捷者甲戌金移刺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熱河 丙子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尙書省于陝西 九月夏人攻金綏德之克戎寨金人敗之犯綏平又敗之金賞有功將士及家 捷者甲戌金移刺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熱河 丙子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尙書省于陝西

千羊進金詔納之優給其直 五月己巳金來遠鎮獲夏謀者陳

昂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窺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爲之備丙子

夏人脩來羌城界河橋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賊

甚衆 秋閏七月甲寅夏人入金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

壽遣軍敗之己卯夏人入金結耶背川守將擊走之 九月壬辰

蒙古攻金代州蒙古織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 冬十一

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奏提控石蓋合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於定西金命行省視其功賞之 十二月丙寅金皇太子議伐西夏

十年夏四月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 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於大北岔是日捷至

秋七月甲辰夏人犯金黃鶴岔守將敗之乙巳夏人圍金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 九月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金

都統羅世暉逆擊卻之 冬十二月蒙古圍夏口州夏主遵項出奔西涼命其子居守

十一年春二月丙午金人破阜郊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 夏五月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金元帥承立遣兵敗之馬吉峯是日

捷至 秋七月辛未夏人攻龕谷金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 冬十一月戊子金龍

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

十二年春庚戌金元帥右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詞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尚書

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置場此文正綏我爾官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又曰朕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

佳爾 二月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是時西夏以金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

宋安撫丁焞許之 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葭州之通秦砦金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夏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寨提控納合

買住擊敗之辛卯夏人犯金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

以搆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守軍擊之眾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 六月癸巳宋利州路安撫丁焞復以書約夏人伐金 冬十一月癸巳朔金前嵐州倉使張祐自夏國歸金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 夏四月癸亥夏人侵金金元帥石蓋合喜破之 秋八月庚午夏人陷會

州金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癸未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

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以會夏人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甲戌金陝西行省報龕谷敗夏人之捷丙

子金陝西行省遣使如夏議和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院前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金鞏州且促宋師來會甲午統制王仕信引

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質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

田胃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太白晝見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鎮進攻定邊城金兵往救不利庚子夏人入定西州癸卯夏復侵

金乙巳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丁未遣董炤等攻城不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己酉夏人陷西寧州壬子程

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安丙命張威出秦州及夏人侵金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

丙辰夏人自安遠若退師金鞏州行元帥府事石蓋合喜報定西州之捷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

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宋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

十四年春正月壬辰金議禦西夏及征南事 三月己亥夏因叛

卷三十六

三

卷三十六

四

人寶趙兒之招入據來羌城金李朮魯合住以重賞誘脇從人爲
 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復侵金龕谷丙寅夏
 人復以書至四川趣宋會師伐金初蒙古主征西夏太師國王木
 華黎從駐青冢大饗將士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
 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于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
 木華黎引兵東行蒙古將石天應攻葭州拔之金將王公佐遁木
 華黎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眾會之迷僕問木
 華黎相見之儀曰汝見汝主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
 主命不敢拜因引眾去丁卯夏人犯金定西積石之境 冬十一
 月癸未金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乙未夏人攻金
 龕谷是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西夏世將野蒲首
 下率所屬降于蒙古

卷三十六

五

十五年春二月金賈天安上書有曰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
 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
 擄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吾如此夫以夏
 人既非前日奈何視宋人猶如前日哉金主不省癸酉金提控李
 師林敗夏人于永木嶺金郭文振奏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
 河南陝西金詔樞密備禦 秋八月甲申積石州蕃族叛金附于
 夏癸巳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堡 九月是時元軍自去
 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南山一帶堡寨皆陷 冬十二月
 己丑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敗夏人于質孤壘

十六年秋七月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
 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詔賞諸
 僧鈔幣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祿丁巳金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

夏金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 冬十一月辛酉金鞏州行
 元帥府報會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項傳
 國于其子德旺遵項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時蒙古主使史天
 祥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敵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

十七年秋九月先是蒙古主在西域夏國主陰結外援蓄異圖蒙
 古主密詔孛魯討之至是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生口馬馳
 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命都元帥蒙古不花將兵守其要害而
 還夏及金平金以夏爲北兵所偏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爲詔
 冊使既遣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追回初夏人與金通好不
 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
 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人請和金馮子駿往議李獻甫預行
 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往復之際至以歲幣爲言獻甫曰夏國

卷三十六

六

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
 豈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日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其在
 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昔
 忍言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
 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
 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某請以身任之使者
 語塞和議乃定夏以兄事金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脩好于金各
 用本國年號來聘奉國書稱弟

理宗寶慶元年冬十月金以夏國脩好詔中外新軍政癸亥遣禮
 部尙書與敦良大理卿裴滿敘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爲夏國報
 成使國書稱兄是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 十一
 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以西夏納仇人亦膺嗚翔昆及不入質子

也有守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于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李恒其後也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如金賀正且蒙古主鐵木真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兵伐西夏取黑水等城三月夏主父遵項殂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夏五月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蒙古有察罕者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配以掌羊羣者及長武勇過人爲蒙古主所知及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處示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各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併殺使者并力拒守及城破蒙古主欲盡坑之察罕言百

卷三十六

七

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秋七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擄羅河羅等縣夏掌國史宣州幹札箠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覲以兵事方殷告于金各停使聘冬十月丁酉夏遣使報哀於金十一月庚申蒙古主進攻夏靈州夏遣兎名令公以十萬衆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甲戌金遣使之夏國賀正且丙子夏以兵事方殷報金各停使聘蒙古主駐鹽州遣次六盤夏人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金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爲弔祭夏國使十二月金人聞夏師屢敗召諸臣議兵事西夏改元寶慶

三年春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繫土

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仍命阿朮魯總兵與賜銀印懷都等與敵大戰于合刺合察兒之地踰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太宗殺之時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人安集遣民蒙古太祖因命以夏主遺物盡賜懷都夏立國凡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元四國徇鄉無常視四國之強弱以爲異同至是乃元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藥物兩駝而已是時實金之正大四年元太祖之二十有二年也進士高智耀西人也世仕夏國夏亡隱賀蘭山中元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賢者得之元史自有傳

卷三十六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六終

西遼立國本末攷

遼史耶律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世孫通遼漢文善騎射登天慶八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陞承旨俗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按林牙與術通官累也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天祚帝西走雲中大石在中京遼中京即今順天府與宰相張琳等立秦晉國王爲帝中京不守天祚責之大石抗辨不屈三年大石在居庸關爲金人所執旋脫歸四年天祚欲出兵復燕雲大石諫不從又以前事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西去至哈屯城在今三晉諸部塔木爾河故駐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集十八部警衆興復得精兵萬餘人明年整旅而西先以書諭回鶻王回鶻一名畏吾兒時據火州東勝別失八里即今土魯番烏魯木齊地假道往大食回鶻王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國送至境外

按此段史文計有三失攷遼時西北屬國多在今喀爾喀境哈屯城即阿敦城遼稱鎮州乃其總要處大石號召各部圖興復當在至此城時乃書於駐北庭府下

西遼立國始末

失一北庭都護府乃回鶻境內地非彼允假道何能駐此乃書假道於次年西行之後雖冠以先字終屬眉目不清失二且哈屯城北庭府相距二千里乃連接書之一似哈屯城即北庭府者失三綜此三失皆因不明地理故耳

由是兵行萬里歸者數國按西游記靈思馬以西昌入喇阿里馬賽戰塔什干等城均有回王必在當時歸附之數至尋思干即撒馬兒罕或改作塔什干與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即呼拉商一作哥拉生波斯東北地名時波斯宰相克烈王建都於此西域人每以地名爲國名故號爲忽兒珊來拒戰分三道迎擊大破之駐軍九十日回國王即塞爾柱克國王來降西至起兒漫即給滿爾波斯東境羣臣勸進遂即位號葛兒汗西域史作古兒汗云對言衆汗之汗天祐皇帝改元延慶按遼史載大石稱帝爲甲辰二月五日錢氏大昕廿二史劄異言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二年七月是大石西去即甲辰年迨明年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尋思干者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在尋思干西而三千里乃即位其所歷月日久矣不特

西遼立國本末攷 西遼疆域攷 西遼都城考

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此言甚是然未能知其誤處何在余攷西遼傳五主八十八年至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始爲乃登酋屈出律所篡逆數八十八年其開國實在甲辰不知大石即位改元延慶延慶三年定都虎思斡耳朵又改元康國至康國十年殂凡十三年而史云在位二十年乃從西去稱王以後併記之也由是而言大石在起兒漫即位爲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明其西游記言大石西走移徙十餘年乃至此地蓋自西行至定都首尾十年所言固可據矣夫奔走長途艱難創業歷七年之久方能有成詳攷史書默揣情事一一脗合齊氏召南著歷代帝王年表忘在位二十年句縮減七年謂國亡於寧宗嘉定四年甲子固爲外謬時乃登酋尙未亡豈有王子走投西遼竊據人國之事即李氏光廷指駁齊誤謂康國本十七年史文漏書七字亦屬臆說無稽其矣

西遼立國始末

延慶三年東歸得善地建都城於虎思斡耳朵改元康國康國十年殂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后蕭氏稱制號感天后攝政七年子夷列立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其妹普速完稱制號承天后在位十四年爲國人所殺仁宗次子直魯古立在位三十四年乃登王屈出律伺其出獵伏兵擒之按西遼史而據其位尊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 西域史乃登古出魯克即屈出律自別失八里即上北庭都護府至庫爾車即回爾扎今伊犁事連綿歸於古兒汗古兒汗妻以女時東西屬部多叛畏吾兒哈刺魯等部本屬西遼時均降蒙古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爲乃進言曰我離舊部久今蒙古往往征契丹指金國乘此時我往葉密爾故城在今塔爾巴哈台南額爾齊斯河故哈押立克即後海都所封海押立地今俄國境爾城別失八里招集遺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既東行衆果來附遂至伊斯懇今門肯斯科在西遼都城西奪其庫藏遺貨勒自彌沙貨勒自彌國名在咸海西南即今塔吉克斯坦地時此國新強滅滿爾柱克朝後元太祖西征所稱西遼主者即此沙其爾也使至約共謀古兒汗東西夾攻而分其地古出魯克遂進攻八刺沙貨勒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爲西域所敗時西域軍已至塔刺思河名有說



ZW 21101000583446

提拉耳城在其河上而西遼兵復內變古出魯克再進護古兒汗陽為尊崇其國自立越二載古兒汗憂患卒古出魯克既得位暴斂橫征民不堪命又下令國中從佛教不得奉讚罕默特即回教始創名且自至利聞論民改教不從則釘其手足於門衆咸忿太祖命哲別征之軍未至先遁沿路民皆不納將入巴達克山哲別追到至撒里黑庫爾即薩雷庫里在葱嶺絕頂大帕米爾北山路狹隘處殺之西域史言地有山谷名茲拉時尼深僻不通人行古出魯克既其中哲別遇牧羊人得其處獲而殺之茲拉時尼當即瓦罕部西之瓦爾格地

按元史烏思麥里傳西域谷則斡兒朵即虎思斡兒朵人初為西遼庫爾汗即古兒汗近侍後為谷則斡耳朵所屬可散八思哈二城皆在浩罕境內焉爾喇喇東可散國作關塔入思哈國作為茲根長官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命為大將哲伯即哲別先鋒斬乃蠻王屈出律持其首往徇可失哈兒即喀什噶爾押兒率部業爾差鄂端即和闐等城望風降附觀此可知哲伯之征乃蠻蓋先定天山以西各地

然後追斬屈出律定今回疆各地城也 攷屈出律自辛未年宋徽宗嘉定四年元太祖六年盜據西遼戊寅年嘉定十一年太祖十三年為哲伯所殺凡八年

西遼疆域攷 西遼疆域合中西各書攷之其都城建於吹河南阿列三得山北凡伊犁河及特穆爾圖泊迤西如唐書所載碎葉城在特穆爾圖泊西千泉在入府沙衣西恒通私城即碎脫羅兒一作說答爾白水城在阿克蘇河上較未建地即突監今車木塔等皆在畿輔中北則有葉密里哈押立等地見上時哈喇魯魯為其屬國東則有和州今土魯番屬哈喇和卓別失八里昌八刺在今精河東阿里馬等地時畏吾兒為其屬國迤南為浩罕各城地可散八思哈均在其內迤西為撒格納八兒真流的地三城均近鹹海撒格納國作車力克八兒真國作巴思噶喇連的作占肯特其地後入貨勒自彌為亦赤攻取見西域史至其西南則自塔什干白納克特雀占三城在浩罕西撒馬兒罕布哈兒在撒馬兒罕西北直至起兒漫東南則自喀喇噶爾葉爾羌和闐

以及庫車阿克蘇喀喇沙爾縱橫各六七千里西域大國如波斯貨勒自彌皆納貢稱臣使息難命不可謂非一時之雄國也

西遼都城考

西遼都城遼史稱虎思斡耳朵攷遼史營衛志居有官衛謂之斡魯朵金史百官志斡兒朵官府治事之所西游記窠里朵漢言行宮也元史語解改鄂爾多惟以事釋之義恐未備虎思山名遼兵衛志屬國軍有胡母思山善又部族表太祖天贊二年破胡母思山善又諸部表有胡母思部虎思即胡母合音元史烏思麥里傳谷則斡里朵郭寶玉傳古徐鬼原本下有國字乃衍文訛蘇朵西游錄虎思窠魯朵均即虎思斡兒朵之變文非異地也西域史作八刺沙窠蓋虎思斡耳朵乃西遼人稱號八刺沙窠則其地之本名然自來無人知其地之所在近日李氏光廷謂在伊犁黃氏棟材謂其都有二一尋思干即塔什干一虎思窠魯朵在伊犁西南大清池東北皆任意武斷毫無根據之說余攷西游記自阿里馬城在伊犁河北阿星馬圖河渡西行四日至塔刺沒速發在維河也徐松著即今伊犁河十月二日乘舟以濟渡河處當在察林河西畔故距阿星馬圖四日十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按此河在伊犁河西其為吹河無疑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國指西遼都城所至南山西圖作阿列克三德爾嶺即遼史胡母思山也又攷英人蘭斯德中亞細亞俄屬游記云九月十一日由威爾森俄屬七河省會城起行計七日四百十八俄里每俄里合二華里過朱河即吹河至根士卑天奴付在吹河北岸又四十六俄里次卑施皮人居其地有書館花園種種多樹接卑施皮與胡母思虎思音俱相近雖蘭斯德君忽忽一過未知為西遼國都而觀其所記宛然一舊京景象證諸西圖自威爾尼即威爾西行八貼至寬恩坦廷諾甫斯科即根士卑天奴付過吹河又一點至阿拉滅丁知阿拉滅丁即卑施皮而阿拉滅丁譯音又恰與八刺沙窠相協然則西遼都城必在此地更無疑矣